《廣東新語》

自序

廣東新語》一書，何為而作也。屈子曰：「予嘗游於西方，閎覽博物之君子，多就予而問焉。予舉廣東十郡所見所聞，平昔識之於己者，悉與之語。語既多，茫無端緒，因詮次之而成書也。或曰：「子所言止於父母之邦，不過一鄉一國，其語為小。予曰：不然。今夫言天者，言其昭昭，而其無窮見矣。言地者，言其一撮土，而其廣厚見矣。言山言水者，言其一卷石，言其一勺，而其廣大與不測見矣。夫無窮不在無窮，而在昭昭。廣厚不在廣厚，而在一撮土。廣大不在廣大，而在一卷石。不測不在不測，而在一勺。故曰：語小，天下莫能破焉。夫道無小大，大而天下，小而一鄉一國，有不語，語則無小不大。然而何以「新」為名也。曰：吾聞之君子知新，吾於《廣東通志》，略其舊而新是詳，舊十三而新十七，故曰《新語》。《國語》為《春秋外傳》，《世說》為《晉書》外史，是書則廣東之外志也。不出乎廣東之內，而有以見夫廣東之外。雖廣東之外志，而廣大精微，可以範圍天下而不過。知言之君子，必不徒以為可補《交廣春秋》與《南裔異物志》之闕也。書成，自《天語》至於《怪語》，凡為二十八卷，中間未盡雅馴，則嗜奇尚異之失，予之過也。番禺屈大均翁山撰。

第一卷 天語

日

羅浮稱朱明之王，日之初出，山上輒先見之，有見日台焉。俯臨三千餘仞，所處高，故所見早。人見之於旦於晝，予則嘗見之於中夜，求之於未出之前，得之於將出之際。為之恭敬導引，寤寐不遑，而取火氣之精，光明盛實，以麗其德焉。蓋夜中見日，自昔皆言羅浮之異。嘗有客宿於山巔，夜分見第三重峰有塊火，大如車輪，光怪迴翔，與他火異，怪之。一客曰：「此為天燈。久之當有雞鳴，所謂天雞也。梵書云：「日宮一樹而有雞王棲其上，彼鳴則天下雞皆鳴，天雞者，日中之雞也。」已而空中果聞雞鳴，聲亮而長，則日出於蒼莽中矣。太白云：「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雞。」劉夢得云：「咿喔天雞鳴，扶桑色昕昕。」子瞻云：「人間有此白玉京，羅浮見日雞一鳴。南樓未必齊日觀，鬱儀自欲朝朱明。」山故有二石樓，其南樓，則觀日之所也。然扶胥之口地以卑，而見日若淩倒景，比羅浮所見乃益奇。鬱溪云：「日自地出而行於水之外，水自天來而行於日之中，故觀日尤宜於水。」扶胥者，廣東諸水之匯也，南海之神廟焉。其西南百步有一峰，歸然出於林杪，是曰章丘。俯瞰■■之洋，大小虎門之浸，驚濤怒颶，倏忽陰晴，洲島縈回，遠山滅沒，萬里無際，極於尾閭，誠炎溟之巨觀也。一亭在其上，以浴日名。吾嘗中夜而起，四顧寥寂，潮雞始聲，月影未息。俄而獅子海東，光如電激，由紅而黃，波濤蕩滌，半暈始飛，鴻■已辟，火雲一燒，天海皆赤。潮頭高以數丈，日體大可百尺，因詠子瞻「坐看■谷浮金暈」與白沙「赤騰空洞昨宵日」之句，心蕩神搖，欲擬之而茫然未得也。蓋日之初出，其體甚大，故《泰山記》云：「日觀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而吾嘗舟出零丁，四更月上，忽見大洋東畔，湧出一山，甚大，色深紅，其形如覆半月。舟人呼曰：「日出矣。」已而漸升，盡出水，約之尚可三五十丈，比泰山所見乃益大。又日中有青色四道，一直而三橫。其左一橫最長，欲出輪外，右二橫微短，皆以為樹也。予謂不然。蓋日以離為體，而震為用，離始乎震。日中之青，則震之象也。震為天地玄黃之始，玄出為青，青出為紅，紅轉為黃。青則火之始，紅則火之中，黃則火之終。鬱溪云：「凡月以玄為體而生光則白，金之生水也。日以黃為體而生明則紅，木之生火也。黃者離之元，玄者坎之元也。混沌之初，天欲開而一真之泄於坎為玄，地欲辟而一真之泄於離為黃。日也者，一真之泄於離是也。如曰日中有樹者，日以震生，震為木。而扶桑者，震木之大，在於海東。故鄭漁仲云：「日在木中曰東。」木，若木也，日所升焉者也。日中有樹，是或扶桑之影所入也。又日生於木，木者日之本，本在於日體之中，無象而有象者也。日體之大，則南方距日不遠，故見日大。南溟距■谷不遠，故見日大。又見其外體，故大也。外體者明也，內體者光也。初出時先見其外體，明而未光，陰而未陽，為山林川澤之氣所映蓋，故大而且滄涼也。亭曰浴日者，《淮南子》云：「日浴於咸池。」咸池者，■谷也。凡日出之處，昔曰■谷。南海

陽明之谷，谷之大者也。《書》云：「宅[redacted]夷。」[redacted]，海隅也。章兵在海隅，亦[redacted]也。[redacted]夷、[redacted]谷，一也。日出於谷，而天下皆明，故觀日者必於谷。上有羅浮，下有章丘，於高見日之小，於卑見日之大，而皆在於夜中。然西樵亦有見日台，在大科峰頂，冬時日行南，無羅浮之蔽，則見日尤早。蓋月[redacted]後於午之半，故晝中生月。日復於子之半，故夜中生日。而夜中生日，天下惟泰山與羅浮見之，以邊大海也。西樵亦然，見日台猶之乎日觀也哉！

○戴日

《爾雅》言：「距齊州以南，戴日為丹穴。」蓋南人最事日，以日為天神之主，炎州所司命，故凡處山者，登羅浮以賓日；處海者，臨扶胥以浴日，所謂戴日之人也。又日之所中，在其首上，故曰戴，其地亦曰日下。日下者，《爾雅疏》云：「去中國以南，北戶以北，值日之下，其處名丹穴是也。」

○日南

漢明帝時，合浦人張重為日南郡從事，舉計入雒。帝問重：「日南郡北向視日也。」對曰：「天下北有雲中，南有日南，雲中非必在雲之中。日南豈必在日之南，日南之日，亦出於東耳。」帝善其言。吾以為日南者，非在日之南，乃日在於南也。日南者，又天之南也，不曰天南，以其地在南方，積陽之極，人多文明，物多瑰麗，皆日之精華所發，故曰日南也。南方為離，離為日，以日名南，以其得日之多也。日出於南，是南為日之所有。月出於坎，是北為月之所有。日有其南，而月不得有，故曰日南也。又《易》稱：「日月得天而久照。」日得天之南，而天遂以南歸之，若天不有其南然者，故曰日南也。

○月

南海水咸，月出時，光照波濤，有如白日。蓋光生於咸，咸為火氣，月得咸而益光，非月光也，咸之光也。故曰山之月光如水，海之月光如火。莊子雲月固不勝火。非不勝也，為火之光所亂也。然吾意月之在南海也，得水之精十之四，得火之氣十之六，何也？月無光，以日而為光。日無光，以火而為光。日以火而為光，則月亦以火而為光也。又火無體，因物而為體。人心亦然。心體於物，而日體於火，月又體於日，則日者火之精，得之於晝者也；月者火之氣，得之於夜者也。故謂南海之水火水也，南海之月火月皆可也。

○星

秦二世二年，五星會東井，倍於南斗。說者曰：東井秦分，未分也；南斗越分，丑分也，丑與未相背。秦失王氣，則越得霸氣，故尉佗應之而興也。按《星經》，河戍六星夾東井，當南北兩河各三星。南曰南戍，主越門。北曰北戍，主胡門。則觀南越之星者觀南戍，觀南戍者觀南斗。故漢元鼎六年春，熒惑守南斗，而建德以亡。梁大同五年冬，彗出南斗，東南指，長一丈餘，面李賁稱帝交州。隋大業九年夏五月丁亥，熒惑入南斗，其八月，賊帥陳[redacted]陷高要，九月賊師梁慧尚陷蒼梧。十二年秋九月，有二枉矢出北斗魁，委曲蛇形見於南斗，而豫章劉士弘自稱楚帝，地及番禺。宋皇[redacted]元年秋九月乙巳，太白犯南斗，而廣源蠻儂智高反。四年夏五月，寇封川，復圍康州破之，直攻廣州。十月丙子，太白復犯南斗，而智

高敗死，廣南平。紹定元年秋七月，熒惑犯南斗。咸淳五年夏五月，有星孛於鬥牛。其後南恩州、肇慶、新封等州俱降於元。祥興元年秋八月庚申，月貫南斗。乙巳，星隕於海如雨。其明年夏五月，師潰■山，丞相陸秀夫抱帝赴海死。元至元二十一年秋九月癸巳，太白犯南斗，時嶺南義兵數起，發江西等兵擊破之。二十五年秋九月癸卯，熒惑犯南斗，時賀州賊焚掠封州。大德七年秋九月，熒惑犯南斗。明年，亻■賊李宗寇新州。元統三年冬十月甲寅，熒惑犯南斗，其後增城朱光卿等兵大起。明洪武八年冬十月，有星孛於南斗。永樂十三年夏，有星孛於南斗。其後德慶亻■鳳廣山、瀧水亻■趙普旺作亂，僭稱將軍，高要民吳大甑聚黨應之。又其後南海盜黃蕭養起，僭稱東陽王，攻犯廣州。天啟三年六月望，熒惑入南斗，自下而上，守鬥中十有四日，自西轉東。其冬，流賊自新會焚掠高明、四會。南斗之於越，古今皆有占驗如此。南斗固越之司命也。然《後漢書》云：「粵在牽牛、婺女之分野。」《宋書》云：「牛宿六星，三星主南越。」韓愈云：百粵之地，其次星紀，其星牽牛。故漢獻帝永建六年十二月壬申，客星出牽牛。於時士燮保郡二十餘年。疆場無事，民得安生。羈旅之徒，皆蒙其蔭。而偽南漢時，月食牛、女間。劉晟歎曰：「吾當之矣！」是秋而卒。則牛、女之間，皆可以占南越也。司馬遷云：凡瀕海澤國，當係南斗。粵之平陸上游，則係牛、女。然以度數考之，得牛、女為多。以災祥考之，則獨係於南斗。然晉義熙六年春三月乙巳，月掩鬥衡，而始興太守徐道覆反。四月，盧循寇湘中，陷沒巴陵，率眾逼畿輔。衡者，北斗之第五星，實殷南斗者也。而廣州與廉相去僅千餘里，而廉屬翼、軫，與江楚同度。故宋熙寧八年十日，彗星入軫，未幾交趾蠻陷欽州靈山，則鬥衡與翼。軫，亦可以占南越也。

○老人星

粵盡溟海，其次居丙丁，秋分之曙，南極老人見其位。《星書》云：「老人星常於秋分見丙丁之位。」是也。老人星亦曰南極老人星，以在南極之上，近於南極，故曰南極老人。亦猶之乎北斗之非北極也。

○南越之星

南越之星，多於天下。唐時有人行瓊海，以八月時見南極老人星下有大星無數，皆古所未名。元微之云：交間南極漸高，北極漸低，規極外星辰至多，《星經》所不能載。有詩云：「規外布星辰。」方愚者云：南極下有海石、金魚、飛鳥、小鬥、附臼諸星，於南極甚近。《漢書》載《海中星占》一卷，或即此等星。均按：瓊州於芒種日以星候秧枷，犁尾星出則秧死，豬尾星出則秧黃。此二星亦老人星下古所未名者。

○星聚

日月星起於斗宿，古之言天者，由鬥牛以紀星，故曰星紀。星紀為十二次之首，而鬥牛又二十八宿之首。故鬥牛與中星明，則其地儒道大興。中星在正南，又吾粵之所宜候者。洪武、永樂間，五星兩聚牛鬥，占者謂：黃雲紫水間當有異人，已而白沙先生出。其後成化丙戌，中星明於越之分野，而甘泉以是歲生。自此粵士大夫多以理學興起，肩摩■接，彬彬乎有鄒魯之風。祭酒倫右溪嘗築二堂於越山，一曰中星，一曰聚星，與名儒十有一人講學，以應其

祥。王青蘿云：五緯惟三星合者有之，四星合則鮮矣，五則又鮮。四星合曰昌，五星合曰祥，故五星聚東井，餘氣及於越門，而南武霸業以立。五星聚牛鬥，光芒射於南海，而江門道學以興，天象誠不虛垂示也。羅公洪先云：甘泉考終之夕，有一星從東南來，其大如斗，光景燭天，至貢院之中而隕，聲若雷震。先生之生，應中星之見；其沒也，應中星之隕。噫嘻！豈非一代之哲人者哉！

○風

南粵之風，當寒時天明無雨，從西北暴至，為頹為[redacted]，其名曰<風利>，亦曰<風利>。當暑時天昏有雨，從東北暴至，其氣純青，是曰青東。青東之起，氣甚寒，亦曰青凍。天昏無雨，從西北暴至，如雨雹聲，又如亂石搏擊，是曰石尤。其氣赤，亦曰赤游。赤，火氣也，游謂火之游氣也。天色淡然，微有日光，無雨而作，如龍氣往來不常，是曰狂龍。餘則夏秋之交多颶，冬則多攬霜，以紅霞暮起為兆，或臘月而大南驟作曰送年南，大北驟作曰暴北，又曰咸頭，曰泥浪，此皆風之變者也。平常則多南風，然南風暖，利於物而不利人。蓋嶺南陰少陽多，故四時之氣，辟多於闔，一歲間溫暑過半。以日在南，故風自南來者恒暖。噓[redacted]翕太陽之氣與火俱舒，又多起於赤天之暑門，故恒暖。暖風所至，百[redacted]蠕蠕，鐵力木出水，地蒸液，牆壁濕潤生咸，衣裳白[redacted]卜，書冊霉Ｅ１。而粵人疏理，元府常開，毛腠不掩，每因汗溢，即致外邪。蓋汗為病之媒，風為汗之本，二者一中，寒瘧相乘，其疾往往為風淫。大抵嶺南春夏多南風，秋冬多北，反是則雨，故凡疾病多起於風。故《觀》卦，風行地上，而君子必以觀我生、觀其生為務。蓋風主蟲，人為倮蟲之長，以風生，亦以風死。風之不正，莫甚於廣南，故多瘋疾。瘋字從風，可以知其患之所自矣。《內經》云：「卑下之地，春氣長存。」故東南之民，感風症多。《陸胤傳》云：「南海歲有舊風、障氣之害。風則折木飛砂轉石，氣則霧鬱，飛鳥不經。自胤至州，風氣絕息。孝陵敕使臣云：「炎方多熱少寒，其氣柔弱，最易冒風，非仁人君子不得而壽，並不得而壽斯民。」聖言哉！

諺曰：「南風尾，北風頭。」蓋地勢北高而南下，南風從下而起，故為尾。又南風愈吹愈大，其大在尾。北風初起即大，其大在頭故也。粵處南方，當歲寒時，每三二日南風則有霧。北方不然，三二日南風則有雪。凡霧從地起，南風之尾為之，是曰南風霧。其散必以北風，以暖而起，以寒而止也。雪自天來，北風之頭為之，是曰北風雪。其晴必以南風，以寒而起，以暖而止也。

海南三四月時，晝有南風。夜則無之。至五月乃有過夜南。諺曰：「半北半南三二月，南風過夜必端陽。」然瓊週歲皆東風，夏秋必颶。瓊苦颶風，崖則南風亦苦。盛夏時士庶出入，率以青布裹頭。蓋南風為厲，一侵陽明，則病不可起雲。

風之起，潮輒乘之。諺曰：「潮長風起，潮平風止。風與潮生，潮與風死。」凡朔望越二三日，潮初風，風必大。上下弦越二三日，潮漸退，風必小。蓋風者水之母，水生於風者謂之陰水，潮是也。雷者水之父，水生於雷者謂之陽水，雨是也。雨起於山，潮起於海，海為陰，故潮亦陰。潮以陰故咸，風乘咸潮而起，謂之咸頭。

凡海中，以子時末陰與陽合而潮生，為陽水。午時末陽與陰合而汐生，為陰水。水乘氣而生，風亦因之。氣為水之本，風為水之末，氣自北來而水長，風自南來而水消。長者自北而南，為南海之潮，消者自南而北，為北海之汐。

○舊風

南海歲有舊風，亦曰風舊，蓋颶風也。其起也，自東北者必自北而西，自西北者必自北而東，而俱至南乃息，謂之落西，亦曰蕩西，又曰回南，凡二晝夜乃息，亦曰風癡。若不落西，不回南，則逾月復作，作必對時，日作次日止，夜作次夜止。諺曰：「朝北暮南子夜東。」又曰：「朝三暮七，晝不過一。」蓋其暴者不久，或數時，或一日夜。其柔者久，或二三夜。有一歲再三作者，有三四歲不作者。凡歲有一鬼打節，則有一颶。有二鬼打節，則有二颶。鬼，鬼宿也。打節者，或立春、立夏等節，值鬼宿也。又凡六月有北風必作颶。諺曰：「六月無閒北。」北風為正風舊，東風為左風舊。風舊以鐵颶為大，無堅不摧，故曰鐵，回南時勢尤猛烈。

粵在南方，故其風起於南者為順，起於北者為逆。順者為正風，天地之仁氣也。逆者為颶風，始於北而終於南，從不仁以歸於仁也。仁，陽也。不仁，陰也。颶起多以仲夏以午，仲夏與午，陰長陽消之始也。颶得陰氣之先，初起時有雷則不成颶，未純乎陰也。颶作數日有雷則止者，陰氣為陽所奪也。起於朝者三日，於暮者七日。暮而陰氣益盛，故颶發之久也，然七日而無雷，則颶亦止。七者數之盡，陰與陽皆以七日而復也。又颶之暴者不久而柔者久，柔，陰之極也。奪雷者陽畜之極，故不終日。颶者陰畜之極，故多日。不終日之雷，其雷多吉，終日之風，其風多凶。颶，終日之甚者也，凶之氣也。天地之道，雷欲其有初而無終，雷而有終，斯為振恒之凶。風欲其無初而有終，風而無終，斯為終風之暴。

《說文》有[redacted]而無颶，或以為[redacted]即颶也。予謂颶起於日南，日之風也。日者火之本，颶者風之本，[redacted]與日交，風隨火發，故為最烈之氣，則謂颶曰[redacted]亦可也。昌黎詩：「雷霆逼颶[redacted]。」颶、[redacted]二字相連，則颶、[redacted]一也，[redacted]從日者。《律書》：「南方景風夏至至。」景，大也，日至夏始大，陽氣長養也。颶風大者皆以夏月發，日氣過盛，故掀山簸海而訇哮不止也。唐官制有[redacted]海道，不曰颶海者，以瓊海為日南之地，颶多從瓊海而起，故海曰[redacted]海也。

颶者，具四方之風也。凡颶以東北方而始，必以北以西而中。以西北方而始，必以北以東而中，而皆以南而終。蓋南方之風，以南為正。始於不正終於正，故颶必回南乃止，歸於其本方也。南人以颶為懼，颶又懼也。懼於始，復懼於終，懼其再作，終而又始也，故曰颶者懼也。當懼之時，人不望颶風之止，惟望迅雷之作，雷作而颶止矣。然雷亦必以颶回南而後作，颶不終，則雷不作也。二者必相代而不相奪，以為天地之用者也。颶莫甚於瓊，雷、廉次之，廣又次之，至韶南而力末矣。故瓊人最懼颶風，其發也，先期數日，有聲微作，作而旋止，急而旋緩，謂之練風。於是炎雲鬱結，雷聲殷殷，有虹欲斷欲連，下飲海水，海翻聲吼怒，浪浪沸騰，磯石搏觸。有濁氣凝結成破布，或若爛苔，遍流而北，水鳥驚飛，木葉南側，於是颶風作矣。益之以暴雨以驚潮，則其勢彌暴，屋飛於山，舟徙於陸，顛仆馬牛，摧拔樹木，海水湧高數丈，洋田

浸沒，鹵咸所留，稼穡不育，是之謂鐵颶。

○風候

廣州風候，大抵三冬多暖，至春初乃有數日極寒，冬間寒不過二三日復暖。暖者嶺南之常，寒乃其變，所以者陽氣常舒，南風常盛。火不結於地下而無冰，水不凝於空中而無雪，無冰無雪故暖。

凡水之氣欲其升，故傳曰：「水無沉氣。」火之氣欲其降，故傳曰：「火無災■單。」廣中火之房，氣嘗不降，故多燠。又傳曰：「天無伏陰，地無散陽。」廣中之陽多散，故四時常燠。大抵陽貴聚而不貴散，陰貴散而不貴聚，故《易》之《離》言：「畜牝牛吉。」畜者何？言貴乎陽之聚也。

凡地之陽氣，自南而北，陰氣自北而南。比年嶺表甚寒，雖無雪霜，而凜烈慘凄之氣，在冬末春初殊甚。北人至止，多有衣重裘坐臥火炕者。蓋地氣隨人而轉，北人今多在南，故嶺表因之生寒也。予詩：「邊人帶得冷南來，今歲梅花春始開。頭白老人不識雪，驚看白滿越王台。」又云：「一自邊人至，南中得雪看。炎天無舊暖，漲海有新寒。」

立春宜微寒。諺曰：「春寒春暖，春暖春寒。」蓋南中以春寒為祥，其望春寒，所以望春暖也。春，立春也。一春之寒暖，以立春卜之。立春又宜晴。諺曰：「春晴一春晴，春陰一春陰。」而元日則宜微雨，宜北風，宜西北東北風，不宜南風。東風有微雨，而北風則寒，寒亦為春暖之兆。又以是日權水，水重則雨多，輕則雨少。日直其月，至十二日而止，以測十二月之水旱。寒故水重，水重者多雨，而年豐之兆也。

嶺南之地，其屬韶陽者，秋冬宜寒而反熱，春夏宜熱而反寒。青草、黃茅二瘴，即土著亦有染者。大抵冬不堪寒而春寒，夏不甚熱而秋熱，似與嶺北氣候較遲。而風鳶之戲，嶺北以八九月，嶺南以二三月，則地氣升降，不惟稍遲，亦似相反，則亦楚之風候也。舊以隸屬桂陽，蓋亦有說。

嶺南瀕海之郡，土薄地卑，陽燠之氣常泄，陰濕之氣常蒸。陽泄，故人氣往往上壅，腠理苦疏，汗常浹背，當夏時多飲涼洌，至秋冬必發■瘧。蓋由寒氣入脾，脾屬土，主信，故發恒不爽期也。陰蒸，故晨夕霧昏，春夏雨淫，人民多中<廣■>濕，間發流毒，則頭面四肢，倏然■癢，醫以流氣藥攻之，每每不效。是曰走馬胎。以燈火迴環爆之，或男左女右，於手尺澤穴以艾灸之。其或霍亂、丅瘧。腹痛不堪，是曰急沙，以炒鹽沃清水飲之，或於足下股上，尋其紫色筋脈，以钅■刺血出之，謂之刮沙，皆可癒。諺曰：「緩沙急沙，刺出血花，走馬之胎，火爆如雷。」

○雷風

東粵之地，陰陽二氣恒不得其和，而雷、瓊二州尤甚。雷州在海北多陰，雷生於陰之極，故雷州多雷。瓊州在海南多陽，風生於陽之極，故瓊州多風。凡風生於火者陽風，生於水者陰風。雷出於山者陽雷，出於澤者陰雷。瓊州在水中，其風多陰。雷州在山中，其雷多陽。而二州雷風，往往相應。雷州雷則瓊州風，瓊州風則雷州雷，瓊州風甚，則雷州雷亦甚，雷州雷甚，則瓊州風亦甚，其氣常相摩蕩也。雷人事雷，瓊人事風，皆甚謹。風以颶為大，凡南海之颶皆起於瓊，瓊之颶又起於崖，崖為海之極南，其地最虛。去州

東百有餘里，有一巨穴，颶風恒出其中，呼於山則為迅雷，吸於澤則為淫雨，常與之終始，蓋地氣不得其平所致。黎人虔禱是山，颶風輒息，名曰息風之山。瓊有息風，雷有擎雷，二山洞竅皆相潛通者也。擎雷為雷州鎮山，或謂雷州以擎雷之山得名，非也。州多雷，而是山高大能擎是州，雷多從之而出，故名擎雷。所以然者，州之南地瀕於海，其陂塘堤岸不能自固。鯤鵬之所變化，瘴母之所憑陵，民日夜以懷襄為懼，疆域雖延袤千里，求一夕之安，未易數數然也。所恃擎雷之山，以為砥柱，所關不小，風水之災，皇皇焉拜跪不寧。噫嘻，雷州則誠危地也哉！嗟夫！地至雷州極矣。北極出地僅二十度有奇，瓊又少一度。自雷至瓊，浮海百餘里耳，度數已別。則地勢之卑，視北海不啻倍蓰。昔人謂地形欹，信矣。地以卑，故陽力微薄，不能厚畜其震驚之性，而雷動往往非時，州名曰雷，言多雷之變也。

○冬雷

嶺南以冬雷為常。蓋瀕海地薄，不能固畜其火，故陽氣早泄而冬雷。又其地最下，而雷州地形如舌，吐出海濱三百里，為卑下之極，故多雷。語云：北方寒有無雷之國，南方熱有無日不雷之境。地最下故熱，以其與日近也。與日近故與雷近，無日不熱，故無日不雷。陽氣太盛，常奮擊而為聲耳。然冬雷終屬災異。

○舊雷

雷州之俗，以雷在春前者為舊雷，交春為新雷。歲除時，舊雷與新雷相接，其占為明年大稔。有詠者云：「臘底雷鳴是舊雷，新雷聲向歲朝開。」舊雷之稱奇甚。雷州有舊雷，瓊州有舊風，可以並舉。

○陰雷

雷州之雷，其無聲者曰陰雷。陽雷以生，陰雷以殺，天之所以為道也。其陰雷何也？有受害者訴於神，其仇讎忽震以死，人皆弗聞也者。頂有一孔，氣出若硫磺，背篆書數行莫可辨，雷州人以為陰雷也。蓋陽雷在天，陰雷在人，陰雷之出無時，人實為之，故君子畏陰雷也。

○雷耕

相傳雷州陰晦之夕，謂之雷耕。曉視田中有開墾跡，非雷耕也。雷州地暖，春初時雷始發聲，農則舉趾而耕，故曰雷耕。雷出田中，故疑有開墾之跡也。又雷州無日不雷，故農人無日不耕。其稻有六十日而熟者，有九十日而熟者，有二月種而十月熟者，有十一月種至明年四月而熟者。或歷兩時，或三時，或四時，其稻無日不種，亦無日不獲也。雷人之耕，蓋有異乎他郡之耕也，故曰雷耕。

○雲

粵地每多赤雲。蓋粵本炎方，火之用事。火在地中則麗而為丹山，在水則澄而為碧海，在天則光怪而為赤雲，是皆離明之所發也。而廣州北山多白雲，或以為珠海之氣所化。海，大澤也。大澤者，吐[redacted]翕兑之精華，其氣多白。氣成形為雲，雲之諸色，則昏日之日與水氣相映而成者也。山臨珠海，每當晴霽，如積雪浮空，半天皆素，或作龍文，或魚鱗，微帶金彩。語有云：「越雲如龍。」殆謂是也。

客有登新安杯渡山者，見一縷煙從海出，漸次繚繞上天，化作稠雲，頃之海中復有千萬煙縷上出，天乃大雨。蓋雨者雲之所為，而雲從山中出者多晴，從海中出者多雨。《易》云：「雲上於天。」需，云者雨之所需也。氣始為煙，中為雲，終為雨也。

山之濕氣，蒸而為雲。澤之燥氣，動而為風。風生於燥，雲生於濕，故山氣清則月明，澤氣清則日麗。廣州治背山面海，地勢開陽，風雲之所蒸變，日月之所摩蕩，往往有雄霸之氣。城北五里馬鞍岡，秦時常有紫雲黃氣之異，占者以為天子氣，始皇遣人衣繡衣，鑿破是岡，其後卒有尉佗稱制之事。故粵謠云：「一片紫雲南海起，秦皇頻鑿馬鞍山。」而新會當宋皇[redacted]間，龍山下有黃雲鬱起，水色變為紫者旬日，人以為文明之瑞。明興，白沙遂符其兆。故今學宮書云：「聖人門青天白日，新會學紫水黃雲。」

或云，南海多蛟蜃，故云色駁。蓋蛟蜃乃雉所化，雉有文采，形雖化而其氣未化，氣雜於海雲之中，故云色駁也。大抵海之雲生於水氣者十之七，生於蛟蜃氣者十之三。《記》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此真雲也。

○雨

凡天晴暴雨忽作，雨不避日，日不避雨，點大而疏，是曰白撞雨，亦曰過雲，亦曰白雨。諺曰：「下白雨，娶龍女。」白雨者，炎熱之氣所蒸，夏間為多，其勢苦暴，邵子所謂火雨也。嶺海炎方，夏日火尤盛，故多白雨。六月火在天上，故先下火雨，乃為水雨而滂沱也。子瞻詩：「夏畦流膏白雨翻。」升庵云：「俗以暑雨乍落乍晴，日光穿漏，謂之天笑。」即白雨也。白雨宜早稻。諺曰：「早禾壯，須白撞。」或日色微黃，且日且雨，是曰黃日雨，亦曰黃雨。其氣溽而蒸，是生螟螣，禾最患之，故曰白雨宜禾，黃雨不宜禾。予詩：「炎天白雨早禾宜，更為園林熟荔支。今歲無多黃雨下，農夫相慶酒杯持。」又早禾宜朝雨，晚宜夜雨。廣州夏雨恒多，宜早禾。高、雷秋雨恒多，宜晚禾。其或東望濃雲，有雷電而雨，西則否。或南望濃雲，有雷電而雨，北則否。是曰分龍雨，亦禾之宜。其不宜者二蟲，蟲者，蟲也。其生於雨者曰雨蟲，生於風者曰風蟲。

瓊於廣州，風氣絕殊。瓊冬至宜雨。諺曰：「冬乾年濕，禾米莫粒。」而廣冬至不宜雨。諺曰：「乾冬濕年，禾黍滿田。」瓊元日宜晴。諺曰：「冬濕年乾，倉廩團團。」而廣元日宜微雨。諺曰：「年濕冬乾，農夫加餐。」瓊三月三日雨，天蠶損秧。四月八日無雨，蟲盛禾苗壞。而廣四月八日雨，十四日無雨，則谷多。瓊端午日暮而雨宜田，早而雨則下田傷，不雨則高田傷。而廣五月朔宜雨，雨則井泉浮，年豐。初二日不宜雨，雨則井泉乾，年歉。五日亦不宜雨。瓊七月七夕有雨，則八月有雨。廣七月七夕有雨，則八月無雨。處暑無雨，則白露有雨。白露雨謂之苦雨，禾沾之白[redacted]，果生蟲，蔬菜味苦。凡雨有甘苦，故《詩》曰：「以祈甘雨。」《左傳》曰：「秋無苦雨。」蓋春雨為甘，秋雨為苦，甘則生物，苦則殺物。」

○冰

粵無冰，其民罕知有南風合冰、東風解凍之說。歲有微霜，則百物蕃盛。諺曰：「勤下糞，不如早犁田。」言打霜也。冰生於

霜，粵無冰，以無霜也。故語曰：「嶺南無地著秋霜。」又曰：「天蠻不落雪。」即或有微冰，輒以為雪，或有微雪，以為冰。人至白首有冰雪不能辨者。大抵陽火之氣下積陰水之氣上凝則為冰。嶺之南，陽生多而陰殺少，火畜於地而水不斂於天。天之水嘗融，地之火嘗結，故隆冬之候，澤腹不堅，間有薄冰，亦不崇朝而釋，故其人輒不識冰也。冰者霜之終，霜者冰之始。凡九月而陽未盡，則霜不嚴。十二月而陰未純，則冰不厚。嶺南地暖，陰道不凝，故或以露始，而不以霜終。或以霜始，而不以冰終。坤道之馴，至於寒極而戰，未盡與大《易》准也。或極寒亦有微霰，然未至地已復為雨矣。少陵云：「南雪不到地。」是矣。

○霜露

廣州有霜而無雪，然霜亦微薄不可見，秋深以木葉微紅，知其為霜耳。霜者，白露凝戾而成。廣州地暖，白露出於土者難[redacted]，故霜在有無之間。所以然者，露者，純金之氣也。嶺南火盛而金衰，秋深猶熱，金氣不能成液，故少露。露少，故不結為霜而殺草也。然亞歲後霜亦微降，貧者無絮以御冬，手足微有皸瘃，亦非疾痛害事，蓋以霜不嚴故也。

○甘露

方文襄嘗與王青蘿、鄧敬所、何古林講學西樵，甘露連降三日。青蘿詩云：「同德之磋，如氣之和。同心之涵，如露之甘。」

○霧

嶺南之地，火氣多而常鬱積。火極則水生，生之時未成水而先成霧。霧者瘴之本，以霧始必以瘴終。每當日出，山野間有白氣縷縷自下而上，須臾渺[redacted]四布，蒙如輕塵，咫尺不辨人物。此乃濁陰乘太陽而升，為瘴之所從出，而與風相因者。蓋瘴者風之屬，氣通則為風，塞則為瘴。《易》曰：「山下有風，蠱。」風止於山，故成蠱。瘴者，蠱之所蘊釀者也。故凡濁陰勝，則為冷風冷瘴。濁陽勝，則為熱風熱瘴。其源因於霧，亦因於風。蓋霧之為瘴十而七，風之為瘴十而三。嶺南多霧瘴，滇、黔多風瘴，是皆氣候之最惡者也。嶺南之霧，近山州郡為多，自仲春至於秋季，無時無之。暖極而霧，是謂南霧，言南風之霧也。寒極而霧，是謂北霧，言北風之霧也。南霧三日，必有大雨或大風。北霧必晴，晴而自旦至午，霧猶不分。暑雨衝激，其氣毒淫，瘴之所結，蓊勃如雲，而香花瘴尤甚。當木樨開時，山嵐氣隨之而發，行者聞有異香出林，味如桂菊，氤氳不散，則香花瘴之所為也。瘴以香誘人，愛其香而以鼻呼吸，則其毒灌入心脾，不可藥矣。近海州郡，地氣稍舒，風潮之所蕩滌，清淑之所扶輿。雖一日之時，晝多燠而夜多寒，晴甚燠而陰甚寒，寒或多積霧，燠或多淫霖，而偏[redacted]之氣，方生即散，故為諸瘴絕少。天以陽施，地以濕感，寒暑相搏，但為瘧疾而已，無甚疫癘之害也。故凡瘴之中人也，疾多黃羸，足重而偏枯，癬疥不一。霧之中人也，體倦而腳酸，上嘔下瀉。療治之法，有宜散其寒邪，有宜下其熱毒，必診視所中何如，然後針藥從之。

凡十月朔有霧，則明歲正月雨。初二有霧，則明歲二月雨。一日應一月。是日無霧，則明歲是月無雨，霧者，雨之徵也。十月為水生之始，水將生，先之以霧，霧為雨始，雨為霧終。

○瘴

嶺南之地，愆陽所積，暑濕所居，蟲蟲之氣，每苦蘊隆而不行。其近山者多燥，近海者多濕。海氣升而為陽，山氣降而為陰，陰嘗溢而陽嘗宣，以故一歲之中，風雨燠寒，罕應其候。其蒸變而為瘴也。非煙非霧，蓬蓬勃勃。又多起於水間，與山嵐相合。草萊[redacted]氣所鬱結，恒如宿火不散，溽熏中人，其候多與暑症類而絕貌傷寒，所謂陽淫熱疾也。故人粵者，飲食起居之際，不可以不慎。當唐、宋時，以新、春、儋、崖諸州為瘴鄉，謫居者往往至死。仁人君子，至不欲開此道路。在今日嶺南大為仕國，險隘盡平，山川疏豁，中州清淑之氣，數道相通。夫惟相通，故風暢而蟲少。蟲少，故煙瘴稀微，而陰陽之升降漸不亂。蓋風主蟲，蟲為瘴之本。風不阻隔於山林，雷不屈抑於川澤，則百蟲無所孳其族，而蠱毒日以消矣。在《易》之《蠱》，剛上而柔下，則不交，故巽而止，止而蠱。父之蠱，父之氣止也。母之蠱，母之脈止也。天氣止，則為父之蠱。地脈止，則為母之蠱。乾之者，靜則為陰，以通水之脈。動則為陽，以通火之氣。吾之中和致，則天地之中和亦至，故曰乾。今之嶺南，地之瘴亦已微薄矣，獨人心之蠱未除耳。犀、象、珠璣、金玉，心之蠱也。沉、速、多羅絨、雨緞，心之蠱也。客游於斯者，其亦以清廉之藥治之，毋徒自蠱以蠱其子孫，可乎！

瘴之名不一。當八九月時，黃茅際天，暑氣鬱勃，有若釜E2，人行其間，苦為炎毒所[redacted]，昏眩煩渴，輕則寒熱往來，是謂冷瘴。重則蘊火沉沉，晝夜若在爐炭，是謂熱瘴。稍遲一二日，則血凝而不可救矣。最重者，一病失音，莫知所以，是謂啞瘴。冷瘴者，與[redacted]瘧相似，秋來多患之，天涼及嚴寒少有。若回頭瘴，則因不能其水土，冷熱相忤，陰陽相搏，遂成是疾。攝養者知此，亟宜自慎，毋多早行，毋多露宿，毋多日中而馳。蓋日中酷暑，驟雨初消，陰陽之氣交剝，草木蒸變，行人最忌，宜少駐駕以避之。而又毋輕解衣，衣解即服，涼勿逾時，斯為勿藥之喜。又嘗有溫中固下升降陰陽之法以相濟，使其天和不傷，真氣不耗，則亦何瘴之足云。嗟夫！天地一氣之始甚微，粗而為風，濁而為煙霧，為瘴，而天地之真氣隱矣。惟人亦然，神明蕩則其真氣亦隱，於是而陰陽俱濁，為煙，為霧，為瘴，以自昏矇，有不能保其天年者矣。故惟心存而後氣存，氣存於一念之中，而心周於天地之外，斯能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而無瘴癘之患。

瘴之起，皆因草木之氣。青草、黃梅，為瘴於春夏，新禾、黃茅，為瘴於秋冬。是名四瘴，而青草、黃茅尤毒。青則為草，黃則為茅，一盛一衰，而瘴氣因之。蓋青草時，惡蛇因久蟄土中，乘春而出，其毒與陽氣俱吐。吐時有氣一道上衝，少焉散漫而下如黃霧，或初在空中如彈丸，漸大而如車輪四擲，中之者或為痞悶，為瘋啞，為汗死。若伏地從其自擲，閉塞口鼻，不使吹噓，俟其氣過方起，則無恙。蓋炎方土脈疏，地氣易泄，百蟲之氣易舒。而人膚理亦疏，二疏相感，汗液相誘，而草木之冷氣通焉。其名中草子，吐與下之皆不可，宜於中脘、氣海、三里灸之，或於大指、五指灸之，或以針刺額及上唇，以楮葉擦舌出血，徐以藥解之，內熱除則愈。此鄺露之言也。

○半虹

雷之州，每見天邊有暈若半虹，長數十丈，初圜而黑，漸乃廣

闊如破帆，其名風篷，亦曰颶母。又曰瘴母。瘴母起則颶風隨之，颶生於瘴，瘴為氣，颶為風，氣者風之母，故曰颶風。颶母先成形而為半虹，胎風其中，經四五日而後颶發，積之久者發之暴，其候不爽。故蘇過云：「斷霓飲海而北指。」斷霓一作斷虹，即半虹也。廣州四時虹見，半虹則以將颶而後見。半虹飲水，水氣腥，又吐為犁頭雲，是曰颶雲。先為虹而後為雲，虹斷而雲作犁頭狀，夾日以翔於南，其色純赤，此火之氣也。火以生風，故為颶之母。又颶將作，先期一二日，有雲片漫空疾飛，海人稱為■潮。風本雲也，而以為風，見雲而知其為風也，雲得氣之先者也，此陰雲也。陽之云為雷之始，陰之云為風之始也。

○河漢

宓山謂：「河漢以十月隱，二月見，天下皆然。」而嶺南臘月晴暖之夜，河漢仍見不隱，予謂河漢亦海之散氣也。南海水大而氣溫，水暖則天亦暖，故河漢至冬不隱。凡水之精華，以春而上浮於天，則河漢見；以冬而下沉於地，則河漢隱。南海之水，其精英常浮，以陽氣太盛，其地又疏理，閉藏不堅，故冬有雷，有河漢。予詩：「炎天河漢異，南海大星多。」

○雹

吾粵無雹。蓋雹者冰之所為，冰以盛陰而堅，盛陰脅乎盛陽，則雨冰而為雹。吾粵盛陽之地，陰氣不凝，當寒時不結而為冰，則當暑時不散而為雹。左氏云：「雹者，冬這愆陽、夏之伏陰所致。」吾粵冬而愆陽多有之，夏而伏陰則少。白首老人，不識冰之為冰與雹之為雹也，故或見霰而以為雪，見霜而以為冰，見白雨而以為雹，以為珍珠雹也，不知其為白雨也。粵在天南多白雨，白雨在北則為雹，雹在南則為白雨，白雨者雹之所散，雹者白雨之所凝也。白雨盛夏益多，諺曰：「六月六，白雨足。」

○變風

風之始發，恒以月七八之日及早暮二時，過此即甚暴烈，多不終朝。諺曰：「七風八到，九日無來風過造。」又曰：「朝三晚七，半夜下風無過日。」然近海多風，亦不盡如所云。三伏時有颶母起，數日間即有巨風起東北，必回南轉西而後解，或未轉西而解，則數日必復暴發。凡先西北而後東南曰左颶，輒起輒止曰石尤。石尤多以夏秋間潮上時發，發必三日連發，望西北雲起如■禽■勞腳，瞬息即至，船行宜早避之。

瓊州有知風草，每能變化，乃蟲所變。葉面背歲或一拆，或二三拆，或無之。每歲葉葉相同，無間彼此，土人以候歲之颶風有無多少。王佐詩：「颶母崩騰山嶽移，方當海未練風時。瓊南瓊北無消息，獨有知風小草知。」瓊州最多颶風，颶風有祠，歲五月五日，郡守而下視祭，他郡則否。

○風火

火生於雷，亦生於風。丁巳八月二十夜，順德縣有大風起，暴雨隨之，拔木發屋，破壞民居無數，凡三日夜乃止。風觸物輒有火光，木摧朽處皆焦爛，此乃天之陰火也。陰火生於風，陽火生於雷，陰火多生於海，陽火多生於山。

第二卷 地語

地

地至廣南而盡，盡者，盡之於海也。然瓊在海中三千餘里，號稱大洲，又曰南溟奇甸。他若廣之大奚，為急水、佛堂一門之障，周回有三十嶼，廣二百里。其西南之老萬山又過之。潮之南澳，中分為四，與肇慶之海陵，皆廣三百餘里。廉之龍門島，高之[redacted]洲，雷之潿洲、蛇洋洲，皆廣百里，開闢之可以為一縣，皆廣南之餘地在海中者也，則地亦不盡於海矣。地不盡於海，凡海中之山，若大若小，其根蒂或與地連，或否，是皆地矣。雖天氣自北而南，於此而終，然地氣自南而北，於此而始。始於南，復始於極南，愈窮而愈發育，故其人才之美有不生，生則必為天下之文明。蓋其位在離，離中虛，故廣南之地多虛，極南之地在海中尤虛。虛而生明，故其人足文而多智，學得聖人之精華，辭有聖人之典則，以天忝乎海濱鄒魯。蓋自秦、漢以前為蠻裔，自唐、宋以後為神州，雖一撮之多，非洲非島，在煙水渺[redacted]蛟鼉出沒之間，亦往往有衣冠禮樂存焉。地之盡於海者，與諸夏而俱窮，其不盡於海者，不與諸夏而俱窮。南而又南，吾不知其所底矣。

○南交

南交者，粵也，陶唐之南裔也，故舉南交而可以概粵矣。然史稱周武王巡狩，陳詩南海。又《詩》曰：「於疆於理，至於南海。」則舉南海又可以概粵矣。漢稱粵為交州，蓋本於唐，秦分粵地為南海郡，蓋本於周。然揚雄《交州箴》，有曰：「南海之宇，聖武是恢。」又曰：「交州荒裔，水與天際。」則舉交州而南海在其中矣，舉交州亦可以概粵矣。其稱曰交趾，交州之趾也。粵趾於中原，而交趾趾於粵也。交趾自高陽時已砥屬，而堯名為南交，故論地名以南交為古，論事以宅南交為古。

○越裳

越裳，在象林界外，越之裳也。越諸上郡為衣，而諸下郡為裳也。南極入地，至南海而益下，故稱交州為天下之趾，而象林界外為越之裳也。諺曰：「裙田裙沙」，言乎為邊之幅也，裳之說也。又古言疆域皆曰服，越為荒服。漢文帝賜尉佗書曰：「服、領以南，王自治之。」《史記》：「領南沙北。」劉安云：「其入中國，必下領水。」《漢書》嶺亦作領。領者，衣領也。五嶺之於荒服，猶衣之領，故曰嶺。其邊海之地，則曰裳也。越故剪髮文身，非中華冠帶之室。漢高帝嘗遺尉佗蒲桃宮錦，而文帝賜上、中、下褚衣，其欲以衣裳襲彼鱗介也。春秋重衣裳之會，蓋以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天下而皆有其衣裳，而天下治矣。衣裳取諸乾坤，無衣裳，斯無乾坤矣。越西有甌駱，其眾半[redacted]，南面稱王。越裳之地而有衣裳，是猶知夫禮義，非同裸國之民也。古者衣與裳相連，猶乾與坤不相離也。越裳而欲通於中國，蓋欲以其裳連乎中國之衣也。

○越

《元命苞》云：牽牛流為揚分為越國，故越號揚越，謂揚州之

末土，揚之越也。《爾雅》曰：「越，揚也。」注謂發揚也，又其性輕揚也。李巡曰：「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揚。」《太康地紀》云：「以揚州漸太陽位，天氣奮揚，履正含文，故取名焉。」越又曰蠻揚，《風俗通》云：蠻，慢也，其人性慢，故又曰蠻越也。其曰百越者，以周顯王時，楚子熊商大敗越，越散處江南海上，各為君長也。曰勾越者，《淮南子》云：吳人語不正，言吳而加以勾也。勾，夷俗之發聲也。顏師古云：吳與越音聲多同，太伯自號曰勾吳，故越亦曰勾越也。大均按：春秋書於越，於亦勾也。勾踐名踐，勾亦語發聲也。曰大越者，勾踐自稱其國也。曰於越者，始夏少康時。曰揚越者，始周武王時。曰荊越者，以在蠻荊之南，與長沙接壤，又當周惠王時歸附於楚也。若蠻揚則始於湯也。曰南越者，吳王夫差滅越築南越宮，故佗因其舊名，稱番禺為南越也。佗自稱南越武王，已而又稱武帝。生而自謚為武，此蠻夷大長之陋，蓋始於秦政也。當是時，梅钅[redacted]與無諸搖，皆起兵從楚滅秦，又從漢滅楚，有大功勞，不愧為勾踐之子孫。顧佗倔強一隅，乘機僭竊，甘與冒頓分南勁北強以苦漢，斯誠勾踐子孫之所深惡痛疾者也。蓋勾踐之霸，少康之餘烈也。[redacted]與無諸搖之勛，勾踐之餘烈也。佗非其種族，故宜其棄冠帶，反天性，甘與[redacted]國之王爭雄長也。夫使南越之不得早為中邦，漸被聖化，至漢興七十有餘載，始入版圖，佗誠越之罪人也。

○三關

湟溪、陽山、氵匡口皆有秦關，名曰三關。清遠、滙口亦有之。蓋粵東要害，首在西北，故秦所置三關皆在連州之境，而趙佗分兵絕秦新道亦在焉。佗既絕新道，於仁化北一百三十里，即今城口築城，以壯橫浦。於樂昌西南二里，上抵瀧口築城，以壯湟溪。蓋仁化接壤桂陽，樂昌接壤郴州，當時東嶺未開，入粵者多由此二道。即使南安有守，而精騎間道從郴、桂直趨，可以徑薄韶陽，橫斷南北，此佗設險之意也。或曰樂昌古城，任囂之所築。其在隔河二里之城，乃佗所築，以夾武溪之水者。蓋自宜章而下，三瀧水最湍急，舟可兩日至韶，二城夾扼瀧口，則西北之要害據矣。自韶至英德，水路一日，故佗又築萬人城於湞水也。伏波出桂陽，下滙水為奇兵，即此道也。樓船出豫章，下橫浦為正兵，其道直，無瀧水之險，故先至。攻陷尋陝，伏波從衡岳而下，道遠，亦以二城夾扼，費攻堅之力，故後期也。武帝平南粵，以曲江、湞陽、氵含氵匡三縣屬桂陽郡，隸荊州，所以抉粵之門戶，為犬牙參錯，意深哉！

○海門

南海之門最多。從廣州而出者曰虎頭門，最大。小者曰虎跳，曰雞踏，曰雞蹄，曰三門，曰東洲，此中路之海門也。從東莞而出者曰南亭，從新安而出者曰小三門，曰屯門，曰急水，曰中門，曰鯉魚，曰雙箸，曰南佛堂，曰北佛堂。從新寧而出者，曰大金，曰小金，曰寨門，曰官門。從惠來而出者曰甲子，從潮陽而出者曰河渡，從澄海而出者曰水吼，此東路之海門也。從新會而出者曰崖門，曰松柏，從順德而出者曰黃楊，從香山而出者曰金星，曰上十字，曰下十字，曰馬騮，曰黃[redacted]。從吳川而出者曰限門，從海康而出者曰白鴿，此西路之海門也。凡三路，東起潮州，西盡廉，南盡

瓊、崖，皆有水寨以守。水寨在潮者曰柘林，在惠曰碣石，在廣曰南頭，在高、肇慶曰恩陽，在雷曰白鴿，在瓊曰白沙，凡六寨。六寨之信地，其港深者，在南頭有屯門、佛堂，在柘林有東山、下河渡，在恩陽有神電、馬騮，在白鴿有北隘頭，可泊大船。餘則港淺，洋中皆有暗沙，大船不利。在白沙有清瀾，可泊大船。若白沙與萬州，其港亦淺，鬼叫門亦有暗沙。在碣石有白沙湖，可泊大船。餘港多外淺內深，難於出入。碣石衛則海石嵯岈，船易衝磕。甲子門其港亦淺。蓋海防甚難，一遇颶風，船無灣泊之所，每多覆溺，船少又難以戰守，故必量各寨廣狹置船，多為之備。

○虎頭門

廣州山有三路，分三門，而以大庾為大門。海亦有三路，分三門，而以虎頭為大門。虎頭者，天地之陽氣所從入，劉安所謂陽門也。地體陽而用陰，海者地之宗，故祀南海神於虎頭門之陰。門在廣州南，大小虎兩山相束，一石峰當中，下有一長石為門限，潮汐之所出入，東西二洋之所往來，以此為咽喉焉。出虎頭咫尺，則萬里天險，與諸番共之，諸番非表而吾非裡也。大唐之地止乎此，然止而不止，天下山川之氣亦止乎此，然止而不止。止者地之勢，而不止者天之行也。自虎頭而入為濫口，次曰大濫，又次曰二濫，至濫尾則為波羅之江。予家在其上，終歲間南風多而不大熱，以海水盛也。北風多而不大寒，以山火盛也。蓋得安居之樂焉。

○[redacted]門

[redacted]門，在新會南，與湯瓶山對峙若天闕，故曰[redacted]門。自廣州視之，[redacted]門西而虎門東，西為西江之所出，東為東北二江之所出，蓋天所以分三江之勢，而為南海之咽喉者也。宋末陸丞相、張太傅，以為天險可據，奉幼帝居之，連黃鵠、白鷂諸艦萬餘，而沉鐵碇於江，時窮勢盡，卒致君臣同溺。從之者十餘萬人，波濤之下，有神華在焉。山北有一奇石，書「鎮國大將軍張弘范滅宋於此」十二字。御史徐瑁惡之，命削去，改書「宋丞相陸秀夫死於此」九字。白沙先生謂當書「宋丞相陸秀夫負帝沉此石下」，瑁不能從。光祿郭[redacted]謂，如白沙者，則君臣忠節胥備，其有關於世教更大。而予則欲書「大宋君臣正命於此」。凡八字，未知有當於書法否。

○甲子門

甲子門，距海豐二百五十里，為甲子港口，有石六十，應甲子之數。又有奇石十八，屹立如人。宋承奉郎范良臣，常刻「登瀛」二字於石，取十八學士之義。景炎元年，端宗航海而至，良臣給軍食三日，留帝像登瀛石上，今石中像端然臨者，帝也，跪而進食者，良臣也。予銘其上云：「天留一石，以作天家。君臣遺影，苔蝕如霞。蕪蔞之飯，化作瓊沙。銜珠青鳥，以瘞重華。」

○澳門

凡番船停泊，必以海濱之灣環者為澳。澳者，舶口也。香山故有澳，名曰浪白，廣百餘里，諸番互市其中，嘉靖間，諸番以浪白遼遠，重賄當事求[redacted]豪鏡為澳。[redacted]豪鏡在虎跳門外，去香山東南百二十里，有南北二灣，海水環之，番人於二灣中聚眾築城，自是新寧之廣海、望峒、奇潭，香山之浪白、十字門，東莞之虎頭門、屯門、雞棲諸澳悉廢，而[redacted]豪鏡獨為舶藪。自香山城南以往二十里，一嶺如蓮莖，逾嶺而南，至澳門則為蓮葉。嶺甚危峻，稍不戒，顛

墜崖下。既逾嶺，遙見海天無際，島嶼浮青，有白屋數十百間在煙霧中，斯則澳夷所居矣。六十里至關，關外有番百餘家，一寨在前，山巔有參將府，握其吭，與澳對峙。澳南而寨北，設此以御澳奸，亦所以防外寇也。初至一所曰青洲，林木芊鬱，桄榔、檳榔之中為樓榭，差有異致。又十里至澳，澳有南台、北台，台者，山也。以相對，故謂澳門。番人列置大銅銃以守。其居率為三層樓，依山高下，樓有方者、圓者、三角者，六角、八角者，肖諸花果形者，一一不同，爭以巧麗相尚。己居樓上，而居唐人其下，不以為嫌。山頂有一台，磴道橫貫，常登以望船。其麓有東望洋寺、西望洋寺。中一寺曰三巴，高十餘丈，若石樓，雕鏤奢麗。奉耶蘇為天主居之，僧號法王者司其教。凡番人有罪至寺，法王不許懺悔，即立誅斬。許懺悔，則自以鐵鉤鉤四體，血流狼藉，以為可免地獄之患。男女日夕赴寺禮拜，聽僧演說。寺有風樂，藏革[redacted]匱中不可見，內排牙管百餘，外按以囊，噓吸微風入之，有聲嗚嗚自[redacted]匱出，音繁節促，若八音並宣，以合經唄，甚可聽。有玻[redacted]黎千人鏡懸之，物物在鏡中。有多寶鏡，遠照一人作千百人，見寺中金仙，若真千百億化身然者。有千里鏡，見三十里外塔尖，鈴索宛然，字畫橫斜，一一不爽。月中如一盂水，有黑紙渣浮出，其淡者如畫中微雲一抹，其底碎光四射，如紙隔華燈，紙穿而燈透漏然。有顯微鏡，見花鬚之蛆，背負其子，子有三四。見蟣蝨毛黑色，長至寸許，若可數。又有自鳴鍾、海洋全圖、璇璣諸器。花則貝多羅、丁香，禽則紅白鸚鵡、麼鳳、倒掛，獸則[redacted]犭賁、短狗以為娛。人以黑氈為帽，相見脫之以為禮，錦<毛[redacted]>裹身，無襟袖縫綻之制。腰帶長刀，刀尾拖地數寸，划石作聲。其發垂至肩，紺綠螺蜷，[redacted]如也。面甚白，惟鼻昂而目深碧，與唐人稍異。其侍立者，通體如漆精，鬚髮蓬然，氣甚腥，狀正如鬼，特紅唇白齒略似人耳。所衣皆紅，多羅絨、辟支緞，是曰鬼奴。語皆侏亻離不可辨，每晨食必擊銅鍾，以玻璃器盛物，薦以白[redacted]布，人各數器，灑薔薇露、梅花片腦其上。坐者悉置右手褥下不用，曰：此為觸手，惟以圂。食必以左手攫取。先擊生雞子數枚啜之，乃以金匕割炙，以白[redacted]巾拭手，一拭輒棄置，更易新者。食已皆臥，及暮乃起，張燈作人事。所積著西洋貨物，多以婦人貿易，美者寶[redacted]華衤[redacted]，五色相錯，然眼亦微碧。彼中最重女子，女子持家計，承父資業。男子則出嫁女子，謂之交印。男子不得有二色，犯者殺無赦。女入寺，或惟法王所欲，與法王生子，謂之天主子，絕貴重矣。得一唐人為婿，舉澳相賀，婿欲歸唐，則其婦陰以藥黧黑其面，發卷而黃，遂為真番人矣。澳人多富，西洋國歲遣官更治之，諸船輸珍異而至，雲帆踔風，萬里倏忽，唐有司不得稽也。每船載白金鉅萬，閩人為之攬頭者分領之，散於百工。作為服食器用諸淫巧以易瑰貨，歲得饒益。向者海禁甚嚴，人民不得通澳，而潘王左右陰與為市，利盡歸之，小民無分毫滋潤，今亦無是矣。

○南澳

南澳在饒平東南二百里，蓋海中之山，而潮之邊幅，全粵之東蔽也。地週三百餘里，中分四澳。東折為青澳，風濤險惡，泊舟者患之。西折為深澳，環以黃、赤二嶼，一口裁通，可容千[redacted]穸。而隆澳其門戶也。其曰錢澳，則宋帝所嘗駐蹕。是為四澳。錢澳有洲

曰辭郎，景炎元年，帝舟遷於甲子門，邑人張達率義徒扈從，其妻陳璧娘送之至此，故曰辭郎。其名甚悲，夫婦之義，蓋與此洲而長存焉。洲之青徑口，有陸丞相疑墓及丞相母趙氏太夫人墓、少子九郎墓。周弘ネ龠詩：「身死[redacted]山勤少帝，魂歸南澳戀慈闈。」是也。其曰沙園者，有學士館遺基，蓮花石礎高丈許。海涯有太子樓，壘石為之，旁有行宮及指揮司甬道。區區尺土，在波濤浩渺之中，為閩越閏餘地，天偶忘之，故患難君臣得以相保須臾耳。噫！

○銅柱界

欽州之西三百里，有分茅嶺。嶺半有銅柱，大二尺許。《水經注》稱：馬文淵建金標，為南極之界。金標者，銅柱也。林邑記云：建武十九年，馬援植兩銅柱於象林南界，與西屠國分疆。銘之曰：「銅柱折，交趾滅。」交趾人至今怖畏。有守銅柱戶數家，歲時以土培之，僅露五六尺許。銅柱不一，考唐、晉皆立銅柱，馬援所立，在林邑南大浦，其銅柱五。唐開元時，何履光以兵定南詔，取安寧城及鹽井，復立銅柱。其後安南都護張舟，立銅柱。元和中，馬總為安南都護，又立二銅柱於漢故處。[redacted]著唐德，以名伏波之裔。晉天福五年，楚馬希范平群蠻，自謂伏波子孫，立二銅柱於溪州。銅柱故不一。馬援所立在林邑，則分茅嶺銅柱，必馬總之遺也。今人但知為馬援銅柱，豈以後人所立，亦即前人之所立乎？然柱之以銅何也？吾粵不多產銅，而伏波所為銅物，處處多有。吾意古時蠻裡多以銅為兵，伏波既平交趾，或盡收其兵銷[redacted]，既鑄銅柱五以表漢疆。又為銅船五、銅鼓數百枚，遍藏於山川瘴險之間，以為鎮蠻大器。於欽州北，又鑄銅魚為竇，今有銅魚之山焉。而伏波善別名馬，又嘗以銅鑄馬式上於朝，而合浦之北銅船湖，復有一大銅牛，時浮出水。橫州烏蠻灘，亦有銅船，每風雨晦冥，有銅蒿、銅槳衝波而出，聲若震雷，舟人往往見之，是皆銅之物也。伏波故有神靈，為徼外蠻酋所畏，自漢至今，恪遵約束，歲時[redacted]婁臘，或祭銅柱於西屠，或祠銅船於合浦。其涉烏蠻之灘，渡朱[redacted]、儋耳之海者，亦必精心祈禱，乃得安流。今雖山川移易，銅柱湮沉，而蠢爾跳夷，猶惴惴然以遺讖為憂，不敢埋沒故跡，蓋震懾將軍之威靈若此。吾觀交趾之山，其脈發自貴州，貴州為川之餘，其山自巴蜀而來，大率過龍，如波濤萬疊，奔騰不止，直至交趾而後結成國土。雲南為其後門，廣西為其前戶，東界則廣東欽州也。其地城郭不完，兵止徒卒，器止交槍，絕無中國長技。向者乘我艱危，阻絕天使，某將軍以數百騎突之，夷椎數萬，踉蹌潰走。所乘象，聞叢雷大炮，亦輒崩奔，其脆弱可見矣。漢棄朱[redacted]，今朱[redacted]為文物澳區，名公卿比肩而出。明棄交趾，使銅柱舊封，日淪異域。極目闕河，非復元封、建武之盛。使有伏波其人者出，安知不可蕩平，復為衣裳禮樂之地耶！霍尚守云：永樂中討平陳氏，收復交南，千載之奇勛也。倘於斯時，地瀕廣東者，割二三郡隸之。瀕廣西者，亦割二三郡隸之。各置大帥，屯重兵，以分其勢，命張英公世鎮，如沐西平故事，交趾之境，豈不若泰山而四維之哉！馬騏貪暴，而釀禍於先。王通棄地，而委弱於後。柄國者復執賈捐之之說，於是封疆竟歸黎利矣。嘉靖中，黎、莫變生，廷議徵討，文敏公欲遣大司馬按兵境上，詔諭交人，以郡歸者授之郡，以州歸者授之州，使人自為守，若廣西之土官然，可不血刃而定。湛文簡權論亦如此，人

咸惜其議不行雲。且夫交趾其為郡十七，為州四十有七，為縣一百五十有七，歲入司農一千三百六十餘萬，舉閩、廣、滇、黔之賦，猶不足以當之。乃宣德初，當國者棄若弁髦，且旋師倉卒，曾不少待，使中國官吏工商，淪陷異類，無慮數十萬，計亦左矣。豪傑之士，惡得不以此為痛恨哉！

考伏波銅柱，一在欽州東界，一在憑祥州南界，三在林邑北為海界，五在林邑南為山界。林邑者，秦之林邑縣，地屬象郡，漢之象林縣，屬日南郡者也。自伏波削平其地，至後漢末，有區連者，殺縣令自號為王。連死，外孫范逸代立。逸死，奴范文篡位，攻並旁國，及日南郡據之。文死，子佛立，猶屯日南。晉九真太守灌邃，率兵討佛，走之，追至林邑。今橫州東三十里有地曰平佛，疑即灌邃戰勝處。其後隋文帝平陳，乃遣行軍總管劉方擊之，其王范志，率蠻徒乘象而戰，大敗走。方入其都，護廟主十有八枚，皆鑄金為之，蓋有國十八葉矣，此亦一小南越也。尉佗王后，凡五世九十三歲而亡，而林邑自桓、靈之季至隋，乃得下有八傳，蠻酋之力，其亦強盛也哉！《赤雅》云：林邑王范文，本牧羊奴，於澗中得二鱧魚。欲私食，郎知撿求之。文曰：非魚，礪石也。郎至，魚化為石，其質如鐵。文異之，就冶作刀，刀成，舉之向石祝曰：文當有國，石即中開。石破，遂王林邑。子孫寶之，以魚刀比之斬蛇劍雲。林邑即越裳，今曰占城，在[redacted]州之南，風順一二日可至。丘文莊言：昔史臣紀禹貢山川，而終以聖化所至。其東、西、北皆以地言，至於南，獨言其方。蓋以聖人體天為治，面之所向，目之所視，其明德之光被，初不可以地裡限計也。數千年以來，三方皆未嘗越之而有加，惟南則日辟日遠，崖州在當時遠在荒服之外，今既開拓為提封，則占城他日安知不復為吾郡縣之地耶！去崖州南六百里即占城，每南風順，聞占城雞聲如洪鐘，自海外悠揚而至，其近若斯。瓊、崖屏障廣東，占城亦可以屏障瓊、崖者也。

○河南

廣州南岸有大洲，周回五六十里，江水四環，名河南。人以為在珠江之南，故曰河南，非也。漢章帝時，南海有楊孚者，舉賢良，對策上第，拜議郎。其家在珠江南，常移雒陽松柏種宅前，隆冬蜚雪盈樹，人皆異之，因目其所居曰河南，河南之得名，自孚始。嶺南天暖無雪，而孚之松柏獨有雪，氣之所召，無間遠邇。雪其為松柏來耶，為孚來耶？予詩云：「能將北雪為南雪，為有蒼蒼自雒來。松柏至今雖已盡，花田嘗見雪花開。」花田者，河南有三十二村，舊多素馨，花時彌望如雪，故云。

孚字孝元，其宅在河南下渡頭村。越本無雪，至是乃降於孚所種雒陽五鬣鬆上，可謂異矣。唐許渾詩：「河畔雪飛楊子宅，海邊花發粵王台。」有張瓊者，嘗掘地種蔞，得一磚雲楊孝元宅。瓊異之，因號南雪。

○安瀾門地

會城南，有安瀾門。其地自偽南漢時，從百寶水浮來，上有田，禾苗方茂，其主以為天賜，甚喜。識者謂地宜靜定不宜動，一旦浮至，在水旁而有米有田，於字惟潘，禾者五穀之美，其必有姓名潘美者來獲斯土乎？未幾，宋太祖遣潘美平粵，符其兆焉。

○西場

陸賈初至南越，築城於番禺西滸以待佗，名曰陸賈城。其遺基在郊西十里，地名西場，一曰西候津亭。出城凡度石長橋一、短橋二，乃至。予之生實在其地，所居前對龜峰，後枕花田，白鵝潭吞吐其西，白雲山盤回其東。泉甘林茂，有荔支灣、花塢、藕塘之饒，蓋賈之所嘗經營者也。其湯沐在錦石之山，其魂魄或嘗游此。予嘗欲以宅地作賈祠，私俎豆之。

○陳村

順德有水鄉曰陳村，周回四十餘里，湧水通潮，縱橫曲折，無有一園林不到。夾岸多水鬆，大者合抱，枝幹低垂，時有綠煙鬱勃而出。橋樑長短不一，處處相通，舟人者咫尺迷路，以為是也，而已隔花林數重矣。居人多以種龍眼為業，彌望無際，約有數十萬株。荔支、柑、橙諸果，居其三四。比屋皆焙取荔支、龍眼為貨，以致末富。又嘗擔負諸種花木分販之，近者數十里，遠者二三百里。他處欲種花木及荔支、龍眼、橄欖之屬，率就陳村買秧，又必使其人手種搏接，其樹乃生且茂。其法甚秘，故廣州場師，以陳村人為最。又其水雖通海潮，而味淡有力，紹興人以為似鑑湖之水也，移家就之，取作高頭豆酒，歲售可數萬甕。他處酤家亦率來取水，以舟載之而歸，予嘗號其水曰「釀溪」。有口號云：「龍眼離支十萬株，清溪幾道繞菰蒲。浙東釀酒人爭至，此水皆言似鑑湖。」又云：「漁舟曲折只穿花，溪上人多種樹家。風土更饒南北估，荔支龍眼致豪華。」

○茭塘

茭塘之地瀕海，凡朝虛夕市，販夫販婦，各以其所捕海鮮連筐而至。■家之所有，則以錢易之。蛋人之所有，則以米易。予家近市亭，頗得厭飫，嘗為漁者歌云：「船公上檣望魚，船姥下水牽網。滿籃白飯黃花，換酒洲邊相餉。」又云：「鱔多烏耳，蟹盡黃膏。香粳換取，下爾春醪。」

○沙貝

增城者，五嶺山水之叢。蓋大庾西來，由韶、英德、番禺至增城而止。羅浮東來，由汀、惠、博羅至增城而止。北江自南雄北來，由韶、英德趨虎門而入海。東江自惠東來，由龍門、博羅趨虎門而入海。甘泉湛公，世增城之沙貝，前對虎門，為山水匯會之區。語曰：「山川孕靈，不其徵歟！」大抵中原之山，至嶺而窮，至虎門而益窮。其水亦然。然而窮之所在，大通以之。予嘗欲移居沙貝，以翕受地靈，且所產多荔支異種，與香柚、甘蕉之美，實野人樂志之勝區也。況予沙亭鄉去沙貝僅五十里，扁舟乘潮，半日可至。沙貝在扶胥之北，沙亭在南，或渡江先至南海神祠，從祠外東行三十里即至。有湛子釣台，在於江曲。五湖煙水一亭，在於林間，前賢之流風，悠然其未遠也。昔白沙以江門釣台授甘泉，而甘泉以蒲葵笠與弼唐以為傳道之契。予亦垂竿人也，先哲神明，其必有以默相予哉！

○梅村

梅村，在翁源縣北三十里。自梅钅■至越，而嶺有梅嶺。嶺之上有紅梅驛、紅梅村，翁源則有梅村，是钅■之湯沐地也。梅村有一岩，上隙通明，為宋進士梅鼎臣讀書之所。乾道乙酉，梅氏舉族避寇岩中，寇以火煙薰之，僅一孕婦以口伏地得不死，產子名繼

祖，實嗣梅氏。宣城、麻城，是其分支，蓋梅钅[redacted]之後裔雲。钅[redacted]以兵從漢破秦，有大功德，子孫番衍有由哉。

○梅[redacted]

自乳源治北行，出風門，度梯上、梯下諸嶺，磴道[redacted]，尺寸鬥絕，民懸居崖壑之間。有出水岩、雙橋、梅花、Ｅ３水四處尤險。其險皆在石，石之氣，使人多力而善鬥，跳蕩而前，無不以一當十。以石為盾，火為兵，雖亻[redacted]蠻亦畏憚之，勿敢與爭。子生八九齡，即以鳥槍、鹿鐵教之，發必命中。予詩：「人人持鹿鐵，處處見熊伸。」

○[redacted]口

自英德南山寺，沿城西北行，一路清溪細流，隨人縈折。路皆青石[redacted]砌，泉水浸之，人家各依小阜以居。茅屋周圍，有石筍千百叢，與古木長鬆相亂。草柔沙細，水影如空，薪女露跣，亂流爭涉，行者莫不踟躕其際。行數十里至[redacted]口，山漸平豁。湛文簡嘗欲於此立石，刻衡岳東門，以識重遊之路。有詩云：「[redacted]口尋常路口，豈知衡岳東門。」[redacted]口為南楚咽喉，湟川、桂水之所會，宋設氵含[redacted]縣於此，米芾嘗為尉，有「寶藏」二大字刻石在焉。自[redacted]口而上，皆高灘曲峽，直至連州，山水之最勝處也。

○虛

粵謂野市曰虛，市之所在，有人則滿，無人則虛。滿時少，虛時多，故曰虛也，虛即墟也。《周禮注》云：墟，市中空地也，即虛也，地之虛處為墟，天之虛處為辰，辰亦曰躔，其義一也。葉石洞云：昔者聖人日中為市，聚則盈，散則虛，今北名集，從聚也。南名虛，從散也。商徵而市井之租不入於少府，或封君湯沐邑，自開阡陌，豈惟爰田，市亦非縣官矣。豪殖之徒，役財兼併，以武斷於鄉曲，恣睢圉奪，擅管山海之利。故先仁義，後爭奪，上教化，下貨賄。公利於人而惡其私於己，莫善於東莞之章村。章村有虛，為肆若干，或肆有常人，或肆有常人無常居。十日為三會，坐肆之租有常，負戴提挈貿於涂者無常，薄取之，歲入若干纟強。會民讀法，春秋賽祠，問高年，賓髦士，凶荒祈望，一歲經費皆取給焉。粵之虛，立法惟章村善。

○四市

東粵有四市：一曰藥市，在羅浮沖虛觀左，亦曰洞天藥市。有搗藥禽，其聲玎[redacted]如鐵杵臼相擊。一名紅翠，山中人視其飛集之所，知有靈藥，羅浮故多靈藥，而以紅翠為導，故亦稱藥師。一曰香市，在東莞之寥步，凡莞香生熟諸品皆聚焉。一曰花市，在廣州七門，所賣止素馨，無別花，亦猶雒陽但稱牡丹曰花也。一曰珠市。在廉州城西賣魚橋畔，盛平時，蚌殼堆積，有如玉阜。土人多以珠肉餉客，雜姜齏食之，味甚甘美，其細珠若粱粟者，亦多實於腹中矣。語曰：「生長海隅，食珠衣珠。」粵東所在，頗多難得之貨。士大夫逾大庾而南，罕有不貪婪喪其所守。濠畔之肆，佛山、澳門之肆，其為靈台之蝥賊者不可數計。噫！

○新興村落

新興村落，多以云為名。東有雲蓋，西南有雲稠，正西有雲秋、雲蕪，西北有雲洞，正北有雲座、雲吟、雲山、雲硬，東北有雲敏、雲河、雲禮、雲羅、雲端、雲右。山則有雲斛，在縣北一十

五里，高百餘仞，岩谷幽深，歲旱禱之，石中泉出即雨。有雲秀，在縣東南四十里，常有五色雲見。有曰雲乾，在縣西，高二百餘仞，直如木乾，上聳雲霄，下有[redacted]光梛古寺。蓋新興在萬山中，其地多雲，居人所見無非雲。雲之靜者為山，山之動者為雲，雲與山一也。地在山中，不以山名，而多以雲名，從其動而能變者也。

○珠璣巷

吾廣故家望族，其先多從南雄珠璣巷而來。蓋祥符有珠璣巷，宋南渡時諸朝臣從駕入嶺，至止南雄，不忘[redacted]分榆所自，亦號其地為珠璣巷。如漢之新豐，以志故鄉之思也。

○石湧

石湧在順德西南二十里。呂嘉敗時，與其王建德亡入海，伏波將軍路博德追至石湧，得嘉。今有橋在順德南門外，名伏波橋。有呂姓者，家其傍及石湧，雲嘉之後。南越之亡以嘉，而土地人民得去蠻為華亦以嘉。

○盧村

新興盧村，乃六祖生身之所，至今屋址不生草木。近其居者，毛髮稀禿，此地之不幸也。

○雷州海岸

雷郭外，洋田萬頃，是曰萬頃洋。其土深而潤，用力少而所入多，歲登則粒米狼戾，公私充足，否則一郡告飢。然洋田中窪而海勢高，其豐歉每視海岸之修否。歲颶風作，濤激岸崩，咸潮泛濫無際。咸潮既消，則鹵氣復發，往往田苗傷敗，至於三四年然後可耕。以故洋田價賤，耕者稀少。故修築海岸，最為雷陽先務。修之之法，分頃計方，每田一方，大約種稻百石，一石出夫一人。夫至百人，則領以岸長。秋成後，官督岸長，岸長督夫，以修所分得之岸。修之不已，約十年，積成丘阜，斯風潮之患永絕矣。雷地偏，民無生業，多半托命於田，而虞乾虞溢，莫東洋為甚。東洋田延袤數十里，大都資灌溉於羅湖、特侶二渠，藉捍御於長堤、烏岸。修則穰，弛則荒，固往事之驗也。雷人馮彬有此說，有詩曰：「長堤隔斷咸潮水，曲堰縈回特侶泉。」羅湖者，西山諸流所匯，自宋時何、戴二太守築堤成湖，而開東西二閘，引水西流以溉白沙田，引水南流以溉東洋田，民大獲利。歲久湮塞，治雷者能以此為先務，則雷民其不飢矣。又潮稱海郡，海水鹹鹵，不宜於田。凡三農皆藉溪潭以收灌輸之功，水少則引之溉田，水多則泄之歸海，於是乎歲無澇旱，而田亦無荒廢。潮民之以水訟者比比矣，有司者當詢其利病以斷之。

○沙田

廣州邊海諸縣，皆有沙田，順德、新會、香山尤多。農以二月下旬，偕出沙田上結墩，墩各有牆柵二重以為固。其田高者牛犁，低者以人秧蒔，至五月而畢，名曰田了，始相率還家。其傭自二月至五月謂之一春，每一人一春，主者以谷償其值。七八月時耕者復往沙田塞水，或塞{[redacted]洪}箔，臘其魚、蝦、蟮、蛤、螺、[redacted]呈之屬以歸，蓋有不可勝食者矣。其田皆一熟，或種秋分，或白露，或霜降，必兼種之。使自八月至十月，月月有收，其以八九月熟者曰小禾，秋分、白露、霜降等種是也。以十月熟者曰大禾，赤[redacted]占是也。沙田鹹鹵之地，多種赤[redacted]占，粒大而色紅黑，味不大美，亦名

大[redacted]占，皆交趾種也。其黃[redacted]占、花[redacted]占，惟內地膏腴者多種。禾既獲，或貯墩中，或即舟載以返。盛平時，海無寇患，耕者不須結墩，皆以大船載人牛，合數農家居之。喪亂後，大船為官府所奪，乃始結墩地居。自癸巳遷海以來，沙田半荒，主者賤其值以與佃人，佃人耕至三年、田熟矣，又復荒之，而別佃他田以耕。蓋以田荒至三年，其草大長。佃人刈草以售，每一日之功，可充十日之食。又有魚、蝦、蟮、蛤、螺、[redacted]呈之屬，生育其中，潮長輒塞{[redacted]洪}箔取之，其利甚饒。草之未盡刈者，則燔以糞田，田得火氣益長苗，而田荒之至三年又復肥沃。故佃人每耕之三年，必荒之三年，不肯為田主長耕，如數納谷，此有沙田者之苦也。沙田既多荒棄，於是賠<貝皮>虛糧，為累未已，而陰以其田賤賃於沙頭，有司捕問，則里長以沙頭告。沙頭乃上限狀於有司，請先輸糧而後獲。沙頭者何？總佃也。蓋從田主攬出沙田，而分賃與諸佃者也。其以沙田為奇貨，五分攬出，則取十分於諸佃，不俟力耕，而已收其利數倍矣。此非海濱巨猾不能勝任。當盛平時，邊海人以沙田而富，故買沙田者爭取沙裙。以沙裙易生浮沙，有以百畝而生至數百畝者。今則以沙田為累，半委之於莫可如何者矣。

粵之田，其瀕海者，或數年或數十年，輒有浮生。勢豪家名為承餉，而影占他人已熟之田為己物者，往往而有，是謂占沙。秋稼將登，則統率打手，駕大船，列刃張旗以往，多所傷殺，是謂搶割。斯二者，大為民害，順德、香山為甚。岩野先生嘗請著為令，凡浮生沙氵單，悉以入官，官募民耕種，以其租為賑飢餉軍之需。如有能清察報聞者，與墾田同功。此則既絕爭端，又資國用，誠為長利之策。或曰：古時五嶺以南皆大海，故地曰南海。其後漸為洲島，民亦蕃焉。東莞、順德、香山又為南海之南，洲島日凝，與氣俱積，流塊所淤，往往沙氵單漸高，植蘆積土，數千百[redacted]每膏腴，可跰而待。而農民又輒於田邊築壩，以致封岸之田崩沒，而流其泥沙至壩，以為浮生，以故爭訟日甚，有司者每不能平。使能於沙田已報稅者，按籍給之。無籍者即沒於官，召民承買，而取其價以供公，斯則絕訟之術也。

香山土田凡五等。一曰坑田，山谷間稍低潤者，墾而種之，遇潦水流沙衝壓，則歲用荒歉。二曰旱田，高硬之區，潮水不及，雨則耕，旱乾則棄，謂之望天田。三曰洋田，沃野平原，以得水源之先者為上。四曰咸田，西南薄海之所，咸潮傷稼，則築堤障之，俟山溪水至而耕，然堤圮，苗則槁矣。五曰潮田，潮漫汐乾，汐乾而禾苗乃見。每西潦東注，流塊下積，則沙坦漸高，以蕢草植其上，三年即成子田，子田成然後報稅，其利頗多。然豪右寄莊者，巧立名色，指東謂西，母子相連，則橫截而奪之，往往構訟，至於殺人。其或子田新生者，田主不知多寡，則佃人私以為己有，有田而無稅，利之幸而得者也。故凡買潮田者，視其不至崩陷。而大勢又可浮生，雖重價亦所不辭矣。香山人但以田之納谷多少為度，不以畝為度，問其田若干，則曰納谷若干，不曰畝若干也。以故田主寄命於田客，田主不知其田之所在。惟田客是問，禮貌稍疏，其患有不可言者。田客者何？佃人也。

○買官田

東莞袁伯益令南安，欲捐贖鍰買官田，田在某鄉，則以某鄉為

倉，立倉長以司出入。春夏青黃不接，米價高，則開倉發糶。其銀隨以買田，如官能於贖鍰外設法多買，上台量行獎勵，以示將來。官任其勞，上稽其力，十年之外，可使田谷如京，民無不足之患。

○義田

湛文簡常設義田，族人冠、婚、喪葬者，讀書者，給谷有差。龐弼唐請分為三等，以田七十畝為上，五十畝為中，一二十畝為下。上者勿給，中者量給，下者全給。若田至三五頃以上，須每年量出租谷入於家廟，以助周急之需，庶所積厚而施無窮。

○議建府縣治

清遠向稱寇盜淵藪，龐惠敏公有疏，謂清遠當蕭梁時，嘗建為郡，乃全省西北之要衝，而韶、廣二州之襟喉也。據其形勢，宜於此增設一府，而割廣之連州、陽山、連山，肇慶之四會、廣寧，梧之懷集隸之。又移連山一縣於■口，以扼上游，而堵截亻■賊渡水之路，則南雄、韶可以無虞。如懷集有言，則以肇慶之開建易之。蓋開建與賀切鄰，去梧甚近，且田糧戶口相當，宜無不可。夫惟設一府治，控山帶江，與廣、韶相望，勢如常山之蛇，上足增西北之門戶，下足樹東南之屏蔽，斯亦久安長治之計也。又肇慶當兩粵衝，大司馬節鎮之所，環郡阻山，獨陽江一面瀕海。西枕高涼，引四郡，通交南，孤懸海上，錯列於神、電、廣、海之間，去郡五六百里，議者亦欲別立郡治。又嘉桂嶺去會城之北二百餘里，當番禺、南海、三水適中，連接從化、清遠山峒，為盜賊往來衝要。隆慶間，何端恪、王青蘿同游中洞、王蕊諸山，見嘉桂雙峰獨秀，其地在萬山之中，盤據五邑之界，雲巒環抱，土田衍平，風氣聚而海潮通，可以建城立縣，控制要害，安戢峒蠻，為保障一方之利。昔人謂治廣以狹，誠上策也。訂議多年，以浮論而止。為劇寇巢穴，直至於今。又新會多盜，有議者欲因倉步舊城，益以新會之古博、平康，新興之雙橋，置縣，招集流亡，復里甲。又有議者，欲復高涼舊縣於電白廢基，以控諸寨，衛府城。又謂博白縣介高、廉二州之間，自石城至合浦，陸程五百餘里，往來不易，欲以肇慶之開建易博白，在梧、肇慶不為損，在廉則甚利。此皆經略之上策。

○開拓黎地

瓊之地，譬之人身。黎岐，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心腹之疾不除，勢且浸淫四肢，而為一身之患。黎之為害何以異？自昔以來，叛服無常，始之萌芽不折，終則斧斤尋之。明興百餘年，以大徵見者凡三，其間近者十數年，遠者四五十年，輒復蠢動，黎情亦大略可知矣。海忠介言，黎峒其地四方僅可三四百里，不能及羅旁三之一，誠能以兵三五萬縱橫其中，勢同壓卵。蕩平之後，伐山開道，立州縣以治之，移一二屯所，若南流、青寧等處以守之，不過數年，可使盡入版籍，化為編民。斯亦王者無外之舉也。

○禁鑿石礪

廣州東有石礪山，在氵琶洲之下，虎門之上，高數十丈，廣袤數百頃。其勢自大庾而來，一路崇岡疊嶂以千數，如子母瓜瓞，累累相連。人村大者千家，小者數百。自廣州治至茭塘，大嶺凡百餘里，皆在瓜蔓之中，互相鉤帶，或遠或近，或合或離，血脈一一相貫，以受地靈蜿蜒磅礴之氣。山至虎門，則聳為大獸者五，以收海口而控下關。有一浮蓮塔，上矗雲霄，與赤岡、氵琶洲二塔東西相

望，為[redacted]大洋之捍門，南越封疆之華表，蓋一郡風水之所繫焉者也。比者奸徒盜石，群千數人於其中，日夜錘鑿不息。下至三泉，中訇千穴，地脈為之中絕，山氣為之不流。一峰之肌膚已剝，一洞之骨髓復窮，土衰火死，水泉漸焦，無以興雲吐雨、滋潤萬物而發育人民。此愚公之徙太行而山神震懼，秦皇之穿馬鞍而山鬼號哭者也。崇禎間，嘗勤有司之禁，所以為天南培植形勢，其意良厚。今宜復行封禁，毋使山崩川竭，禍生災[redacted]，是吾桑梓之大幸也。

○遷海

粵東瀕海，其民多居水鄉，十里許，輒有萬家之村，千家之砦。自唐、宋以來，田廬丘墓，子孫世守之勿替，魚鹽蜃蛤之利，藉為生命。歲壬寅二月，忽有遷民之令，滿洲科爾坤、介山二大人者，親行邊徼，令濱海民悉徙內地五十里，以絕接濟台灣之患。於是麾兵折界，期三日盡夷其地，空其人民，棄貲攜累，倉卒奔逃，野處露棲。死亡載道者，以數十萬計。明年癸卯，華大人來巡邊界，再遷其民。其八月，伊、呂二大人復來巡界。明年甲辰三月，特大人又來巡界，遑遑然以海邊為事，民未盡空為慮，皆以台灣未平故也。先是，人民被遷者以為不久即歸，尚不忍捨離骨肉。至是飄零日久，養生無計，於是父子夫妻相棄，痛哭分攜，斗粟一兒，百錢一女，豪民大賈，致有不損錙銖，不煩粒米，而得人全室以歸者。其丁壯者去為兵，老弱者輾轉溝壑，或合家飲毒，或盡帑投河。有司視如螻蟻，無安插之恩，親戚視如泥沙，無周全之誼。於是八郡之民，死者又以數十萬計。民既盡遷，於是毀屋廬以作長城，掘墳塋而為深塹，五里一墩，十里一台，東起大虎門，西迄防城，地方三千餘里，以為大界。民有闌出咫尺者，執而誅戮，而民之以誤出牆外死者，又不知幾何萬矣。自有粵東以來，生靈之禍，莫慘於此。戊申三月，有當事某某者，始上展界之議。有曰：東粵背山而海，疆土褊小。今概於海瀕之鄉，一遷再遷，流離數十萬之民，歲棄三千餘之賦。且地遷矣，又在在設重兵以守，築墩樓，樹樁柵，歲必修葺，所費不貲，錢糧工力，悉出閭閻，其遷者已苦仳離，未遷者又愁科派。民之所存，尚能有十之三四乎？請即弛禁，招民復業，一以補國用，一以蘇民生，誠為兩便。於是孑遺者稍稍來歸，相慶再造，邊海封疆，又為一大開闢焉。

○大小箍圍

下番禺諸村，皆在海島之中，大村曰大箍圍，小曰小箍圍，言四環皆江水也。凡地在水中央者曰洲，故諸村多以洲名。洲上有山，煙雨中望之乍斷乍連，與潮下上，予詩：「洲島逐潮來。」

○珠璣巷名

珠璣巷得名，始於唐張昌。昌之先，為南雄敬宗巷孝義門人。其始祖轍，生子興，七世同居。敬宗寶曆元年，朝聞其孝義，賜興珠璣絲環以旌之。避敬宗廟諡，因改所居為珠璣巷。予沙亭始祖迪功郎諱禹勤，初從珠璣巷而至。族譜云：「南屈珠璣實始遷。」

○茶園

嶺南香國，以茶園為大。茶園者，東莞之會，其地若石湧、牛眠石、馬蹄岡、金釵腦、金桔嶺諸鄉，人多以種香為業。富者千樹，貧者亦數百樹。香之子，香之萌櫱，高曾所貽，數世益享其利。石龍亦邑之一會，其地千樹荔，千畝潮蔗，橘、柚、蕉、柑如

之。篁村、河田甘薯，白、紫二蔗，動連千頃，隨其土宜以為貨，多致末富。故曰：「嶺南之俗，食香衣果。」

○永安縣

自歸善水東，溯東江而行，凡三日，至苦竹氵瓜。取轎歷橋田、月角嶺至義容屯，涉溪四五，夕宿寬清溪砦。次日曆員墩、白溪，上嶺者六七，涉溪十有二三，嶺路逼仄，皆蛇盤。沿溪以行，或在溪左，或溪右，穿竹披茅，霧露沾濕，至午嵐氣不開，鬱燠蒸人，甚苦之。一路山谷間皆茅屋，或一二家，或十餘、二十餘家。高者曰砦，平者曰圍，或曰樓。或在山絕巔，或在隘口，一徑微通，一夫可守，皆絕險。自白溪以東，道旁多古松，樵火所燔，膏液迸注，往往凝結成芝菌，大者如盤，色瑩白。鬆或被斲伐橫臥，鱗甲四散，磴道多為所礙。至林田，漸有大村，高下棋列，稻田隨山勢開墾，徂夷相半，多狹長細[redacted]令，無有方廣至數十畝者。十里間兩涉秋鄉江，至鐵潭渡抵縣。縣所處稍卑，丹嶂宮之。嶂者何？蓋於諸山傑出，最高大，如屏障橫空，故曰嶂。其最著者，如羊角、燕尾、雞冠，以形名。白葉、簾紫、烏禽，以五色名，雞公、鹿母、黃獐、鹿[redacted]麻，以鳥獸名。柏樹、柏興、漆木、黃草、黃花，以草木名。餘如天字、寶峒、描眉、上瀨、寶山、企壁、吹螺、茅灘等，凡分三紀，其名一一皆美，狀亦奇秀。而雞冠嶂當予所居紫金書院前，大小為峰者八九，色丹紫多變，煙翠欲流，尤可愛。羊角嶂南當學宮，其旁一峰，與縣庭相直，名文筆。銳而不高，縣中士夫倘能人以一罌一甕實土覆其上，立可培高數丈，勢益峭拔矣。縣境多水，水從諸嶂而出，大小皆數百折。大者為江，江有五，以為之經。小者為溪，為坑澗，凡百餘道，為之緯。四面爭流，或分或合，而秋鄉江最長，自火帶逕以下二百餘里，皆號秋鄉江，納小水三十有八，自南而北而西，又而南而西以入東江。使從城南鐵潭口至牙溪以下，稍疏濬之，排其閼沙，燔其[redacted]石，使灘瀧三百六十，一無所阻，三篷、四篷船子可通行，則谷賈四方輻輳而穀貴，穀貴則種畬者多，益盡地力，田雖稀少而畬多，無農不畬，則無山不為村落，縣之富庶，可計日而俟也。

○永安三都

永安者，惠州府巖邑。先是，嘉靖三十九年，藍能賊長驅府之東郊，破湧口，旬日乃去，不能以一矢加遺。自是兩江群盜並興，彌滿歸善、長樂、海豐之間，大群數千人，小群數百，凡數十百群。執官吏，攻鄉保，[redacted]墳墓，係累子女，屠戮人民，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藪澤，假息城郭，不能盡去，高壘相守，往往陷沒，從衡六七百里，攻劫恣行。或至郊[redacted]，乃遣一卒道歸，且行且劫，猥去爰處，上下相匿，以文辭避法，百姓{敖口}[redacted]無所控訴。自萬曆初年，五軍合剿，賊乃蕩平。府以歸善秋鄉、鳳凰岡、[redacted]祭頭等，違縣五日。海豐鵝埠嶺，違歸、海兩縣亦各二日。山海之寇，倏忽出沒。最要害，度地創縣控制便。南贛督府下其議，竟寢。葉春及謂，昔人論廣，以狹治之。廣中一縣，常五六百里，緩則不馴，急則嘯聚，未可歸之山川與有司綏撫失策也。賊不畏民，朝廷之畏官亦然。故賊鮮犯城，官惟城兢兢，民蔑如也。永安縣，民乃免於鋒鏑，咽而固有，食可廢哉！永安既縣，違惠州府城二百餘里，重{爾蟲}三日乃至，水行自倍，皆崎嶇萬山中。異時未縣，罪

人黎來者鮮。龍蛇易生，盜賊蝟毛而起，其地然也。縣宜矣。縣有古名、寬得、琴江三都，幅員幾七百里，連[redacted]復嶂盡其地，[redacted]隧<谷含><谷牙>少夷衍，或二三十里無室廬，然地肥美，饒五穀，三都皆然。三都一曰古名都，自欖溪入，[redacted]行二百里至火帶。自火帶以下皆秋鄉江，旁溪注之甚眾，水道紆曲，舟行半日。從陸以趨，尚不及數里雲。兩山蹙沓，江流如線，樹木蔚薈，多鬱燠之氣。民皆佃作，地腴多谷，秋冬間，銜接漕歸，水湍石徑，灘三百六十，乃至瀧頭。上益淺，不可漕，載不過十石。邑令常議疏濬之，排其填閼而鑿橫江之石，亦銳矣。春夏水漲，沙隨之行，石[redacted]京積，恐不能卒就也。圍子Ｅ５、李郊、苦竹、車峒間，皆有亻[redacted]，依憑崖谷，伐山而{艹畝}，[redacted]草而播，患吾擾，彼不為患。一曰寬得都，北界河源，二合南趾、古名東入縣，而佛子凹綰轂其口。龍川江西下，都之門戶在焉。義容、神兩江皆皇流，衡貫都內入龍川江，而神江之源最遠，聚落數十，盤錯兩江間。被山排崎，豐草茂樹，散為夷陸，原隰衍沃，自昔以為上田。瀝口其望姓也。藍能作難，則柏埔不能安枕，桃子園[redacted]塞，弄兵之民負焉。上下窖鐵冶，昔嘗鼓鑄，下鳳凰岡，[redacted]俞梁化。因材於山，以入幕府佐饣襄。後賊大起，因之是懼，不敢言鼓鑄事矣。一曰琴江都，石馬西馳，突起雞公嶂，過芙蓉徑入都，白葉、簾紫官山諸嶂，怵Ｅ６南走，[redacted]俞貉獠坪至南嶺山漏裡，海豐、歸善之山，由此始矣。是為邑之脊旅。水東西分流，若兩脅然，西皆入秋鄉江，東會琴口入橫流渡。民務稼穡，饒積聚，有餘以出米潭、大梧至潮，上鎮、中鎮，其會也。上方近河源、密坑、海豐、長樂之間，逃軍坑直其下方。異時兩處礦開，奸民趨之，如水赴壑，則南嶺、赤溪以至上鎮，當其要道。日夜行[redacted]訇[redacted]不絕，東與海、揭、程鄉地比，三縣盜起，不得安枕而臥矣。故昔壘寨，是都為獨多雲。宋末文信國提兵至循，屯南嶺。南嶺信險固，不義之民，往往負之。乃設文武將吏，屯戍其地，今空壘矣。狡然思逞其凶，何日蔑有，其可忽諸。

○火帶

火帶，在永安縣古名，距城四十里，一徑如帶，丹崖翠壁夾之，日射霜林，[redacted]豔如火，故名火帶。永安景有火帶長林，火帶名亦佳。有詠者云：「逼側雙崖道，長林一帶紅。嶂從丹竹見，路向鷓鴣通。鳥語泉聲裡，人行樹影中。沿溪看不盡，恍與赤城同。」又有詠者曰：「石路紆迴古木深，粱霜楓葉滿高岑。知誰昔日燒丹灶，一帶長林[redacted]至今。」

○秋鄉

秋鄉，在永安縣西南，川流自鐵潭渡匯合眾水，奔瀉而西，距城二百餘里為縣水口，合於大江，凡艘艇皆泊於此。怪石嶙峋，驚濤湍急，村燈漁火，隱映垂楊深竹之間。此地又多楓林，秋時葉丹，如火豔豔，一望燒空無際，絕與秋色相宜，故名秋鄉。予詩：「人家秋色在秋鄉。」

第三卷 山語

　　梅嶺
　　梅嶺者，南獄之一支。《星經》曰「南戎門戶」，《漢書》曰「台山」，《輿地志》曰「台嶺」，其名不一。其曰秦關者，以始皇三十四年，所適治獄吏不直者所築也。《南康記》云：「南野三十里至橫浦，有秦時關，其下曰塞上。」是也。南越呂嘉叛，殺漢將軍韓千秋，函封使者節置塞上，即此。故又曰漢塞也。曰東嶠者，以居五嶺東偏也。曰台者，以高而平。曰嶠者，以高而峭銳。台專言梅嶺，嶠則兼言五嶺也。五嶺，一嶺也，其在東則為梅嶺也，然自昔皆以梅嶺為五嶺之第一嶺也。五嶺皆越門，若台關則秦所築，故亦曰秦南門也。漢之北塞至寒門，南塞至暑門，台關又暑門之大者也。以其山曰台山，故關亦曰台關，又曰橫浦關。而梅嶺之名，則以梅钅█始也。钅█本越句踐子孫與其君長避楚，走丹陽臯鄉，更姓梅，因名臯鄉曰梅裡。越故重梅，向以梅花一枝遺梁王，謂珍於白璧也。當秦並六國，越復稱王，自臯鄉逾零陵至於南海，钅█從之，築城湞水上，奉其王居之，而钅█於台嶺家焉。越人重钅█之賢，因稱是嶺曰梅嶺。其曰大庾嶺者，漢元鼎五年，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擊南越，裨將庾勝，城而戍之，故名大庾。其東四十里勝弟所守，名小庾。是則嶺名梅以钅█，嶺名庾以勝兄弟，秦之時嶺名梅，漢之時嶺名庾也。然漢時亦稱梅嶺。《史記》云：漢破番禺，東越兵不至，楊僕請從便擊之。上令屯豫章梅嶺以待命，餘善聞之遂反，入白沙、武林、梅嶺，殺三校尉。上乃遣僕出武林，王溫舒出梅嶺擊之是也。然此或豫章梅嶺也。《史記索隱》云：豫章三十里有梅嶺，在洪崖山，當古驛道。要之梅嶺皆以钅█名，非以梅，蓋钅█奉其王，自梅裡至豫章，又至台山，亦名台山曰梅嶺。其姓為梅，復從梅裡至，以台山為梅嶺，猶之乎以臯鄉為梅裡也。然钅█之王亦姓梅，則梅嶺又非以钅█名，蓋以钅█之王名也。今俗稱梅嶺為越王山，人皆以為趙佗，不知乃钅█之王故治。故予詩云：「禺峽本因黃帝子，梅關亦以越王孫。」而世乃謂陸凱折梅寄友，嶺遂名梅，因築折梅亭其上，謬矣。嶺有紅梅驛，驛有城，當嶺路之半。累石為門，南北以北為中，相傳钅█所家在焉。自驛至嶺頭六十里為梅關，從大庾縣而南者，望關門兩峰相夾，一口哆懸，行者屈曲穿空，如出天井。從保昌而北者，一路風臯綿亙，岩磴傾斜，梅與松石相亞澗林間，或蔽或見，偃鬈大皆合抱，或數百或千年物，有張文獻手澤存焉。關路乃文獻所辟，行者歌之，以關出入甚易，號為人關，以與西粵北流鬼關相對。鬼，鬼方也，在西為陰，故曰鬼方。東陽，故曰人，故梅關一名陽門。
　　○臘嶺
　　五嶺之第二嶺，在郴州南境曰騎田，騎田之支曰臘嶺，在乳源西境。壁立峭拔，高四百餘仞，週三十里，蓋天所以分騎田之險者。大嶺為騎田，而臘嶺其小者也。曰臘嶺者，以乳源在萬山中，風氣高涼，於粵地暑濕不類，是嶺尤寒，盛夏凜冽如臘也。一曰摺嶺，以嶺高不可徑度，從嶺邊折疊而行，如往如復，故曰摺也。又

西北境有關春嶺，嶺之左為梅花峒，山谷陰寒，夏多積雪，梅花繁盛亞梅關。一名小梅嶺，一曰梅花路，亦曰小嶺，蓋又以梅嶺為大嶺也。初梅嶺未辟，小嶺為西京孔道，韓昌黎赴潮時，以昌樂瀧險惡，捨舟從陸道出乳源藍關。藍關，或即此小嶺也。梅嶺自張文獻開鑿，山川之氣乃疏通，與中州清淑相接，蕩然坦途，北上者皆由之矣。予嘗謂昔稱五嶺，以人跡所絕，車馬不通，天地所以隔內外，故尉佗絕新道，拒三關，而盜兵即不得至。今梅嶺之旁，連峰疊嶂間，小陘紛紜，束馬懸車，縱橫可度，雖使千夫[redacted]關，萬人乘塞，而潛襲之師已至雄州城下。又況郴之臘嶺，與連之星子、朱岡，皆可以聯鑣徑入乎！雄州居五嶺之首，為二廣衝，韶石聳其南，大庾峙其北，豫章、吳、楚、閩、越皆以此一關為限，誠東南天地一大樞鍵，非僅為嶺表第一門也。或謂任囂稱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蓋秦時以負北一帶為番禺，其南皆為南海。佗移檄告橫浦、陽山、湟溪關，乃備粵之北門。漢五將軍或出桂陽下滙水，或出豫章下橫浦，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或發夜郎兵下[redacted]江，而咸會番禺，此則粵之門戶俱入矣。其東則隔於東越，此東越王餘善所為請以卒八千從樓船將軍至揭陽，以海風波為解也。橫浦之道為直，故楊僕先陷尋陝、石門，桂陽由衡岳下，稍紆淺，故道遠後期。觀於此，則所以為越守者不難俟。予曰：雖然，夫以南越竊據為雄，已歷世五王，歷年九十有三矣。天將以土地歸神華，為衣冠文物之區，所以愛斯民也甚厚。使建德、呂嘉善守，終亦覆亡。故劉钅長時，廣人見群星北流，知為舉國歸中原之兆，天之所廢，雖阻險無所用之。故曰：「固國以德。」

○五嶺

唐李侗以衡陽為五嶺門，以五嶺之中，皆南嶽之奧室也。南嶽，君也。羅浮，其東諸侯也。羅浮分南嶽之司以治五嶺，而朱明洞與南嶽之朱陵洞相通，則羅浮者，南嶽之神氣所聚者也。南嶽之都在南嶽，而離宮別館在羅浮，故亦稱羅浮為南嶽。北之太行，西嶽之臂也。南之五嶺，南嶽之臂也。然五嶺以大庾為首，則始安、臨賀、桂陽、揭陽，又大庾之臂也。故予詩：「五嶺南拖衡岳臂，迢遙直與海天長。」或謂台城之嶠在大庾，騎田之嶠在桂陽，都龐之嶠在九真，萌渚之嶠在臨賀，越城之嶠在始安。是嶺有五，而廣東得其一，廣西得其三，湖廣亦得其一。然騎田今屬陽山，去陽山城北二里，一名黃岑，即古湟溪關也，則廣東得嶺之二矣。又乳源西五里有臘嶺，為五嶺之一，亦名騎田。連揭陽而言，則廣東又得嶺之三。五嶺之稱，始《史記．張耳傳》，曰：「秦南有五嶺之戍。」師古曰：「西自衡山，南東窮海，一山之限耳，而別標五者。」裴淵《廣州記》曰：「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為五嶺。」鄭德明《南康記》曰：「大庾一，桂陽騎田二，九真都龐三，臨賀萌渚四，始安越城五。」《輿地記》：「一曰台嶺，一曰塞上，即大庾也。二曰騎田，三曰都龐，四曰蔭渚，五曰越嶺。」方以智謂九真太遠，當以裴說為是。王伯厚曰：「騎田即郴州臘嶺，都龐即道州永明嶺，[redacted]渚即道州白芒嶺。」則道州有二，可疑也。大抵五嶺不一，五嶺之外，其高而橫絕南北者，皆五嶺不可得而名也。

○三峽

自基德至清遠有三峽，一曰中宿，一曰大廟，一曰湞陽。大廟介二峽之間，尤險狹，故尉佗築萬人城於此，漢楊僕先陷尋陝。姚氏云：「尋陝在始興三百里，地近連口。」即此。然其險蓋與蜀異。蜀三峽其險在灘，粵三峽其險在峽，自阜石山而下，危巒峻[redacted]，為鐵步障，為玉屏，凡數百里不斷。其在中宿者，有南北二禺，南禺峰三十有六，北禺少其四，峰峰相抱，一水縈回而出。水如環肉，北禺為之好，而北禺之山且憩，南禺之山且行。行而南以東，至廣州為白雲諸峰，又東至海上為羅浮。其憩者，聳而為峰，兩兩壁合，[redacted]銳絕特，望之若攢玉插天，其下蒼磴屈盤，箐從茂密，臨危飛石與古木互相撐拒，往往有崩陷之患，蓋粵山之第一[redacted]。南禺路陡絕，挽舟車率從北禺，衣鉤筰掛，乍卻乍前。至湞陽，路益緊束，彼此繩索相牽，騰藉而上，踝血沾溅利石，往往至劓。陳岩野先生詩云：「雙峰若人立，舉手相攀摘。步障四十里，愷崇勢均敵。磴道雖新鑿，猿猱苦絕壁。往年[redacted]牽夫，山鬼至今嗅。」其險如此。大廟峽，一曰香爐，當虞夫人廟右，有一峰狀若香爐，故名。其前有二小峰，曰獅子、眠羊，橫當灣環之間，舟人畏之。歌曰：「朝見眠羊，估客燒香。暮見獅子，梢公化紙。」自此至清溪、[redacted]裡二驛，一路多虎，又歌曰：「清溪[redacted]裡，早眠晏起。」而中宿峽往時嘗有潮至，經宿乃返。予則歌曰：「潮上飛來，一宿即回。飛來潮上，二禺皆響。」峽中又有望夫台，予歌曰：「望夫台，儂今化為石，郎且不須回。」望夫台，一名望夫山，又歌曰：「望夫山，儂雖化為石，猶自待郎還。」自南禺以下有七灣，則歌曰：「一灣復一灣，朝流儂淚去，墓流郎淚還。」又歌曰：「一灣復一灣，朝流郎淚去，暮流儂淚還。」蓋皆言行旅之苦也。凡自韶陽而下先湞陽，自廣州而上先中宿，予歌曰：「湞陽頭，中宿尾，中央一峽香爐是。」又歌曰：「頭中宿，尾湞陽，香爐一峽是中央。」峽中復多怪石，或有兩兩相抄，狀如牛頭者，曰牯牛灘，則歌曰：「過得牯牛，舟子白頭。」有名龍頭硬者，鱉背者，歌曰：「舟上龍頭，一沉一浮。舟上鱉背，一進一退。」有曰獅子角者，歌曰：「水沖石口，獅子哮吼。水石爭飛，舟船卻走。」有時灘水甚濁不見石，石激水成花乃敢行，歌曰：「船行莫行，看石花生。」有名銀瓶釣絲灘者，則歌曰：「大銀瓶，小銀瓶，酒香魚味美，沉醉臥沙汀。」又歌曰：「天晴釣絲短，天雨釣絲長。但求灘水滿，不用鯉魚嘗。」有曰磨刀灘者，歌曰：「石為刀，舟為礪。朝磨暮磨，人與之敝。」又歌曰：「舟石相磨，舟奈石何。」有曰彈子磯者，遠望之，一峰銳竦，欹壁千仞，絕似太華南峰之背。上有穴，亦與[redacted]肥[redacted]遺穴相似，雲黃巢彈子所穿，是中空洞，一聲入之，如震雷盤旋石腹，四山傳響。壁上花木，與石色青白紅紫相間，若錦屏。其南有數十峰，亦皆絕壁，石乳下滴，半空沾濡，時時墜一巨石，與驚湍日夜舂擊。過此又有數峰相連，一壁橫出，高廣不及彈子磯，而迤邐若層城，蓋皆與彈子磯本一圓峰，而削其半以為壁者，此巨靈斧鑿之跡也。山翠空[redacted]，陰者如煙雨，晴者如雲霞，為日光所奪，不能自主，日午色多綠，薄暮多青，青而[redacted]千百乃可數。越十餘里，又一峰若彈子磯，上有洞曰碧落，僧嵌壁為樓，俯臨潭水，勢甚危。

○二禺

二禺在中宿峽，相傳軒轅二庶子，長太禺，次仲陽，降居南海，與其臣曰初曰武者隱此。太禺居峽南，仲陽居峽北，故山名曰二禺。在南者曰南禺，北曰北禺，七十有二峰相對，一一奇峭，而北禺以飛來寺尤稱勝，由十九福地坊而上，有嘉會亭，迤而西。一崖曰蒼雪，異石矗立，如疊古瓊，老榕橫架其上，輪[redacted]盤攫，風嘗颼颼不絕。[redacted]俞澗，有軒轅二帝子別業，祠二禺君。二禺君者，太禺、仲陽也。右為山暉堂，祠二禺臣，則初與武也。其下復有二帝子讀書台，皆邑人朱叔子所建。台旁為飛來新寺，折而西，地稍夷曠，有叔子清音樓，泉自上行，鏘鏘有聲，乃子瞻所謂「仰看泉落[redacted]，俯聽石轉轂」者。四壁多青脂石乳，及海棠紅躑躅之屬，有泉滲出，縈紆伏流凡九曲，可以泛觴。左折沿澗而上，東望有一瀑布，其下為淙碧軒，子瞻以溪水太峻，當少留之，教寺僧於軒北作小閘，瀦為澄潭，使水嘗雷轟雪濺。又夏秋水暴，可為啟閉之節，用陰陽家言，寺當少裕雲。歷磴二百餘級，至一洞，鐫「仙源」二字，瀑布發源處也。下有橋曰流香，是為第三橋。沿澗西行，竹林中有阮俞徑，昔二帝子善音，彩阮俞之竹吹之，鳳凰來集，至今月明，猶彷彿聞其遺響焉。兩崖摩挲皆作翠褐色，古木蒼藤，垂陰水際，煙波隱映中，時有漁[redacted]往來。篙落一聲，巖壑四應，是為石洞最幽之處。其巔最高峰，林木益深，希見天日。有一岩廣數百步，多鐘乳，地下有石棋子，大者徑二寸，凡百餘枚。下為和光洞，安昌期丹灶在焉，常產五色榴花。折而西，為歸猿洞，孫恪妻留玉環之處也。又一岩有古窯器，函黃金蛻一具，壁上刻「秦時五百人避難於此」九字。上即古飛來寺，梁普通年，二帝子自舒州移至此，一角遺於梅關，今為雲封寺。粵故有客山二，一曰浮，一曰逃石。有客寺二，一曰飛來，一曰雲封。飛來寺頗多題詠，區海目云：「客帆山寺兩依依，聞道飛來便欲飛。若使客帆同此寺，不煩一宿也能歸。」予和云：「潮至胥江力漸微，峽門開處野猿歸。空王亦愛禺陽好，飛寺而今更不飛。」寺後絕壁有「雲隱」二字，羅隱所篆，上嘗生異雲，禱之輒雨，稱雲台峰。距古寺數里，又有一岩，內分三洞，甚高廣。唐時望氣者言：南海有靈山產神草。遣使求之，果於此得金芝數十莖，鏘然作金錢聲，因名金芝岩。岩中牀、幾、瓶、爐悉具，一丹井與海眼通，石盂中有乳英滿注。岩上又有天池二，一大一小，其水散為北禺諸泉。南禺巔為縹幡嶺，與北禺之巔並高。下有鐘樓岡，一巨鍾舊懸其上，俄飛入水，每寺中伐鼓，水底鍾隱隱相應。今漁者歌有云：「山上鐘聲水底聞，南禺飛落北禺雲。」謂此也。由岡西折有一洞，又數百級有岩二，塢三，平台一，皆產金粟花。泉分數道而下，流為花溪，自一灣至於五灣，灣盡為百花洲。第五灣上有奇石三疊，高五十尺，平衍而白，名瑤台。下有花阡，叔子瘞落花之所也。二禺皆多水，凡山罅輒有流泉迸出。而南禺尤多泉，所衝齧[redacted]崩塹斷，每為橋以便牽挽。宋時有[redacted]弋閣七十餘間，今易以石，Ｅ７路如絲，繚繞峰麓，舟上者百纜糾纏，鉤藤[redacted]石，乍斷乍連，呼號多悽慘聲，如哭如相殺。一散為百，百散為千，遠近相應，自二禺至湞陽，凡三日皆然。湞陽峽小而長，其西壁益[redacted]岩，可蛇行者僅尺許，故於東壁鑿梯為平路。湞陽有連州水口出賊，大廟峽徑路四通。花山、鐵山諸寇，率從此乘龍艇出，每艇二十餘槳，首尾如一。上下互為首尾，輕捷如

飛，多用砂炮利器，遙見黑煙一點，即已中人。又數從廟東殺雞坑而出，坑口下，又有氵琶江、大燕兩水口，及黎峒坑，皆賊要衝，戍兵往往與通，咫尺間輒不赴救。哨船塘鋪，皆在大廟對岸，不當隘口，名為禦寇，實避之。

○連峽

自氵匡口西北行，有數坻石橫江，狀若橋，雲神人之所設，灘勢澎怒，篙者胸腫痛，钅句者手酸，十人之力嘗不給。上一峽不知其名，連峽自此始。越三十里又一峽，下有豆豉村，望前山如千葉芙蓉，半包半解，解者為峰巒，包者為石，絕與西華相似。峰峰有樹，樹樹有峰，瀑布橫穿而出，其不成瀑布者，紛披四注，如雨雪。密葉叢箐中，有影無聲，每與猿鳥幽咽，此連峽中第一境。如此者二十餘里，上一峽，絕壁頗寬廣，上有石窟數口，前後相穿，綆藤梯棘，從峰罅而上，人方營治飛巢，為避亂之所。自此水益灣環，灘益高，石益廉利，魚陂高低，水車[redacted]水擊，舟行益艱苦。既至陽山縣，縣西二里有石刻，曰「韓文公釣磯」。磯左為祠，一石刻文公像，為南海陳昂所寫。城絕卑小，郭外屋高於城，茅茨數十間，火煙寥落。文公所云：「隔江荒林密箐，小吏十餘家，鳥言夷面」，今恍然在目也。二十里至老牙、大理二峽，夾壁攲疊，狀若頹城，無數古木支拄，石色蒼綠，皆作雲水紋。鬆、彬、茶子諸樹冪之，怪藤千尺，多有黃猿嘯牽而下，或戲丸墮之，空中猶能翻接柔枝。已入晾紗峽，水叩石牝，嗚咽有聲，水石相吞，久之始答。有數復岩噴水，從風飄滴，峽盡猶沾濡不已。又入一峽名同冠，壁之石皆為白筍芽，叢乳葳蕤，倒披而下。有一洞甚大，多文石，丹青綺分，樹影森沉，瀑光明滅。駐舟其下，久之，峽轉峰旋，舟層層如入螺尾，乍出陰崖，乍入陽竇，淒神寒魄，一日不知幾變。一潭曰龍湫，湫旁有三穴甚深，水出穴中，為瀑布者二。上有洞，洞中石柱無數，自上生下，復自下生上，望之有如堂廈。又有小瀑布五六道，與峰上諸水相連為大水簾，其前有灘，灘上為羊跳峽，言峽小羊可跳而越也。一巨石塞峽，沿石角攲側過之，一岩張其口，若吸舟狀。數里得楞伽峽，峽勢欲墮，兩崖相[redacted]追，石皆雕鏤通透，如破蓮蓬。內外有懸乳千萬枝，長者[redacted]俞千尺，白者成人，黑者成物，石脈所出者色多白，石膚所出者多黑。有一大瀑布作數折，大風一激，騰躍三四峰乃散。一石人傳為丁蘭所化，旁多篆刻，苔蝕不可讀。越半里，林上又一瀑布，參差與數折者對，土人謂之雙龍灌水。水在峽中又絕異，日光所蕩，含草色則綠，含石色則青，亦多金沙丹礫，粼粼可拾。自此至銅鼓、龍涎二峽皆然。龍涎峽去連州南五里，其水發源九陂，流二十里或隱不見，乃自峽之腰吐一小乳，噴薄而出，因曰龍涎。予以為此真龍乳，易名龍乳峽，刻石其上。蓋自氵匡口至此，峽凡十餘，皆絕奇。奇在兩壁，奇在多瀑布，奇在水，而峽止矣，而上灘猶甚峻也。

○諸峽

嶠南之山，自西自北，自西北自東北，皆兩山相夾成峽。西自德慶至高要，有大湘、小湘、羚羊三峽。北自英德至清遠，有湞陽、香爐、中宿三峽。西北自樂昌、平石下六瀧，有泠君、藍豪二峽。東北自連州至漣溪口，在楞伽、羊跳、同冠三峽，而樂昌二峽尤險。其險在六瀧，六瀧之險在水，諸峽之險在山，連州兼山水之

險，羚羊峽山水稍平。東上揭陽，則蓬辣、烏蠻諸灘亦甚險，蓋以居上流多石故也。柳子厚謂：楚之南，少人而多石。石者，未化之雷。雷者，已化之石。嶠南多石，故亦多雷。隆冬而雷未收聲，新雷與故雷常相接也。《易》艮為石，反艮則震，震始於十一月，故冬有雷，雷者，石之反也。雷之斧與霹靂[redacted]甚，皆石之所為化而未盡化者也。其化也多在峽中，峽中為石之藪，故亦為雷之藪。

○兩三峽

湞陽、香爐、中宿為北三峽，大湘、小湘、羚羊為西三峽。從西而下者先大湘，從東而上者先小湘。小湘下二十餘里，有小峽曰香爐，香爐峽盡為高要。城東二十里則羚羊峽至矣，羚羊比大、小湘較長，漁者歌云：「長者羚羊，短者二湘。香爐一峽，亦在中央。」蓋中宿、湞陽以香爐峽為中，此亦如之。或謂香爐即小湘，然小湘與大湘本一峽，長僅十里，其首名大湘，其尾故名小湘耳。予詩：「大湘未盡小湘來，兩岸叢峰束不開。直到羚羊江始放，西江倒卷北江回。」西江既出羚羊，勢乃沛然，與北江合為一大川，每當夏漲，水如萬馬奔騰，巖壑盡崩，舟與驚濤相為[redacted]敵。其性既湍悍，又苦峽門隘小，稍失勢，則帆檣倒下千尺。予詩：「六月滇黔水大來，端州城門不敢開。左右雙江爭一口，白波倒卷失崧台。咽喉最苦羚羊小，水花四飛如白鳥。洪濤鼓舞不因風，一出峽門成浩渺。」又云：「水如奔箭穿霞壁，舟與浪花相拒敵。千岩萬壑勢將崩，一石中流猶蕩擊。」又云：「北江勢比西江緩，水性西江尤勁悍。時時一口似龍門，萬里飛流東欲斷。」峽口之西有亭，曰東江。其上為靈山寺，登之俯視建瓴，水頭十丈，排山而下，真滔天之勢也。

○三山

會城中故有三山，其在番禺治東南一里者曰番山，迤邐而北一里曰禺山，其北曰粵秀。昔人嘗以堯山及番禺為三山，與五嶺並稱。今堯山莫知其處，疑即粵秀也。三山之脈，自白雲蜿蜒而來，為嶺者數十，乍開乍合，至城北聳起為粵秀，落為禺，又落為番，禺北番南，相引如長城，勢至珠江而止。自劉[redacted]鑿二山以為宮闕，而番禺遂平。今郡學有小丘高僅數丈，則番山之餘也。禺山自譙樓、雙闕，連西竺至玄覽台一帶皆是。登高望之，猶見其盤旋不斷、回抱三城之勢。蓋司馬遷所謂「番禺一都會」，劉安所謂「一軍處番禺之都」，任囂所謂「番禺負山險阻」，皆指此三山之中也。番禺之名最古，《山海經》云：「黃帝生禺陽、禺號。禺號處南海，生傜梁。傜梁生番禺。番禺者，賁隅也。禺陽、禺號者，黃帝之庶子也。番禺，黃帝之曾孫也。則番禺之名，以黃帝子曾孫也。若中宿之山曰二禺，亦曰禺陽，則以二庶子也。然番禺之山甚大，《山海經》云：桂林八樹，在番隅東。隅，禺也。又曰：南禺之山，[redacted]雛是出。而《羅浮記》云：羅山之頂有桂，所謂賁隅之桂。賁，番也，則又以囉山為番禺也。或曰：羅浮之西麓為白雲。番禺者，白雲之南麓也，則白雲、羅浮皆可名番禺也。《山海經注》曰：丹穴之東，是曰南禺之山，其廣四千七百三十里，有鳳凰、[redacted]雛。或曰南禺謂羅山之南，番禺之東也。則禺山甚廣大，處處皆可名禺山也。今會城之禺山雖沒，而自清遠至博羅，謂皆禺山之所磅礴焉可也。番禺之山甚大，故秦漢時，以廣州之地總稱番

禺，不然者，城中之番、禺二小山，特培[redacted]婁耳。昔人合之以名廣州，其義何居。地理家眾山皆尊，小者為主，夫豈其然耶！番與賁同音潘，禺與[redacted]通作隅。《史記》宅隅夷。《列子》隅谷亦作禺。禺之名，惟廣州有之，而說者謂番禺舊讀翻容。故諺有云：「北人不識番禺，南人不識[redacted]」，然不知又何以讀番禺也。西竺山名，在今城隍祠後，然亦平矣。而南海縣治西南，有坡山高五六丈，俯臨大市，亦皆三山之支雲。粵秀聳拔三十餘丈，舊有番、禺二山前導，今巍然三峰獨峙，為南武之鎮。城跨山腰而出，下有二門，左曰大北，右曰小北，中峰之正脈，落於越王故宮，故都使司署是也。山上有朝台故址，相傳台象北斗為之，圓基千步，平頂三畝，復道飛軒，逶迤曲折。是南越王朔望升拜以朝漢，自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之處也。《南越志》云：熙安縣東南有固岡，高數十丈，岡西面為羊腸道，尉佗登此望漢而朝宗，故曰朝漢台。台從西曆番、禺二山以上，石路紆迴，《廣州記》以為直峭百丈，螺道登進是也。台西有歌舞岡，乃佗三月三日修禊之處，劉[redacted]疊石為道，名曰呼鑾。夾栽甘菊、芙蓉其間，與群臣遊宴，又名此岡曰游台。台久廢，今但曰台岡。此三山之大概也。

○白雲山

白云者，南越主山，在廣州北十五里，自大庾逶迤而來，既至三城，從之者有三十餘峰，皆知名。每當秋霽，有白雲蓊鬱而起，半壁皆素，故名曰白雲。其巔為摩星嶺，嶺半有寺，亦曰白雲。左一溪曰歸龍，其上飛流百仞，盤舞噴薄，陳宗伯瀦以為湖，湖東北為樓館十數所，環植荔支梅竹之屬，名雲淙別業。下有古寺二，右景泰，左月溪，林徑水石皆絕異，黎太僕譬之仙女見人，散發垂腰，而姿態自遠，絕不染煙火之氣，亦一說也。月溪下有九龍泉，流為大小水簾，志所稱重重掛玉簾處。其北為鶴舒台，安期昔上升，有白鶴舒翅以迎，故曰鶴舒。又北一里有峰曰賓象，上有動石，遊人叱之輒動，前有泉，因虎跑而得，甚甘。其西南王裡有太霞洞，秦泉之水出焉，故有李忠簡玉虹飲澗亭、小隱軒，及孫典籍白雲山房，今皆廢。又一里有洞曰玉虹，其南曰聚龍岡，折而西，有宋高宗御書閣。又七里為蒲澗水，安期舊居此，始皇遣人訪之。太白詩所云「秦帝如我求，蒼蒼向煙霧」是也。《記》稱：「安期將李少君南之羅浮，至此澗，彩菖蒲一寸十二節者服之，以七月二十五日仙去。」今郡人多以是日彩菖蒲，沐浴靈泉，以祈霞舉，而宋時郡守，嘗醵士大夫往游，謂之鼇頭會雲。澗旁有寺曰蒲澗，前為丹井，水甘溫，微有金石氣。其陽有滴水岩，水氵千微不斷，無風則滴，有風則不滴。上有一石狀懸鍾，人至輒鏗然有聲，其下又有水簾，濺灑如霧，時大時小，下注為流杯池。沿澗而南為文溪，為上、下二塘，至粵秀山麓則分流為二，左曰菊湖，右曰越溪。又會東溪之水至此山下，為甘溪，冰馳雪驟，喧[redacted]震山，是曰<音[redacted]>[redacted]水。吳刺史陸胤、唐節度使盧均，常疏濬以通舟。胤傳云：州治臨海，海流秋咸。胤畜水，民得甘食。是也。均又築堤百餘丈，瀦水給田，建亭榭其上，列植木棉、刺桐諸木，花敷殷豔，十里相望如火。偽南漢引以流觴，與宮人荒宴，稱甘泉苑。是山之勝尤在水，其大水凡二，其源於月溪者為溪一，曰雙溪，溪本一而名曰雙，以其上為月溪，而下復為此溪也。溪上瀑布交流，陳宗伯嘗築邀瀑亭

焉。其源於泰泉者為澗一，曰蒲澗，澗流為溪者二而湖一。

○靈洲山

靈洲山，在廣州西北七十里鬱水之中，西北二江之來，至廣州，先以靈洲為砥柱，次以海珠，次以海印，次以禺珠，皆在水中央，所謂鼇峰也。而靈洲尤高大，山根如鼎足，其西曰象嶺，曰三台。南曰鹿馬，曰缽盂。北為讀書岡，上有寶陀院，超然、妙高二台，蘇學士遺蹟存焉。倫公以訓云：嶺南英氣，鍾於會城，而秀髮於靈洲，其溢而出者為海珠，奇觀相望。郭璞占之曰：「南海盛衣冠之氣。」蓋後千古而言益徵雲。靈洲以北一帶，古謂肅連山，其勢若斷若續，春夏水溢，與靈洲同一浮沉，嘗欲遠於江岸然者。蓋炎方在大海濱，地薄而多浮，山之浮者有浮山，而浮丘為之門戶。石之浮者有海珠，而靈洲為之肺腑也。而韶州城北二十里舊有浮嶽山，其地躡一處則百步內皆動，後沒於五溪水，然則浮者亦終必沉歟！

○羅浮

蓬萊有三別島，浮山其一也。太古時，浮山自東海浮來，與羅山合，崖[redacted]皆為一。然體合而性分，其卉木鳥獸，至今有山海之異，浮山皆海中類雲。《漢志》云：博羅有羅山。以浮山自會稽浮來傅之，故名羅浮。博，傅也，傅轉為博也。浮來博羅，羅小，浮博而大之。羅卑，浮博而高之，故曰博羅也。或曰：羅山亦蓬萊一股，故浮來依之。羅主而浮客，客蓬萊而依主蓬萊，故袁宏、竺法真作《登山疏》，皆言羅而不及浮，言主而客在其中也。然羅為浮主，而羅浮之東麓有博羅之白水山焉，西麓有番禺之白雲山焉，與之鼎立，人亦以為三島，則羅浮又為白水、白雲之主矣。其峰四百三十有二，羅與浮半之，游者自西而入，則羅多而浮少，自東而入，則浮多而羅少。羅之巔曰飛雲，其西有三峰亦峭絕鼎峙，往往中夜可候日。而浮山極巔，每當雨霽，白雲洶湧四出，大風蕩漾，乍往乍回。若尚在大海之中，浮而未定，嘗欲遠於羅山然者，或曰首陽、太華，一山而分，羅與浮二山而合，實有巨靈主之。分之者所以通黃河，合之者所以鎮南海。然二山下合而上分，其巔有分水凹，是曰泉源，山之交[redacted]奧也。水分於西則為羅，分於東則為浮，浮之水與羅相吐吞，羅之山與浮相補綴。水分其上而山合其下，故觀其合，而得山之情狀焉。觀其分，而得水之情狀焉。當二山之交，有磴穹然如衡，二砥柱峙其兩端而色蒼黝，是曰鐵橋。非橋也，一石飛空，梟梟數十百丈，上橫絕[redacted]，下跨懸崖，以接二山之脈，故曰橋也。益浮山善浮，下有浮碇岡以定之，上又有鐵橋以貫之，而後與羅長合而不離也。山故有二鐵橋，皆天生石樑，而此為上鐵橋，其在大石樓南者曰下鐵橋。大石樓在上鐵橋西，相去五里許，有小石樓，三石對峙，上下俱方，峻削嶄空，岌岌欲墮。登之則重簷四柱，窗戶相通，煙霞開闔，常若有人往來。度其高，僅得山頂十分之四，然俯視滄溟，夜半見日，亦不減飛雲之上焉。二石樓兩峰相際，其脊乃鐵橋，故凡登飛云者，自二樓而上，必度此橋，率以此為鐵橋矣，不知乃下鐵橋也。蓋石樓二，以大小分；鐵橋二，以上下分也。下鐵橋西有一大瀑布，所謂分水[redacted]奧泉源，為二山之界者。羅浮瀑布凡九百八十有奇，流為長溪者七十有二，豬為潭七，為神湖一，為淵池者六，天下名山未有瀑布多於此者。最

高為分水[redacted]奧之泉源，從二頂而下約三千丈。大則蝴蝶洞之水簾。次高則明福觀之小水簾，黃龍洞之二瀑布，夜樂洞之瀑布，流杯池之二瀑布，龍王坑之瀑布，東麓之白水，皆以數百仞計。其在神湖者，上一瀑布輸之，下眾瀑布派之，轉相高下，傾瀉如注[redacted]，尤奇，其他淵潭之水，一一皆然。大約水斜則為簾，直則為布。石壁平則合懸而為布，不平則分落而為簾也。羅浮石壁多平，故水之為懸布多，而為垂簾者少也。水簾凡二，有大小之名，自梅花村西行二十餘里，及大水簾，冬時水勢小，從旁披灑，不及石上三之一。春夏之交，水盡冒出石上，內澎湃而外霏微，乃極穿雲絡雨之致。或曰：凡水以山為屏，山以水為障。大水簾在羅山，所以蔽二石樓。小水簾在浮山，所以蔽蓬萊、夜樂二洞。是山蓋有璇台、瑤室七十二所，多隱於瀑布之中。而朱明洞者，嘗有人縋下至五丈許，下視無底，日月星辰無不備，初有白雲，須臾散漫五色。茅君傳謂，其北與句曲洞天相通，中皆大道，可達林屋、岱宗。甘泉云：朱明在沖虛觀後，左倚蝦蟆、玉女，右挹麻姑、石樓，流水氵虢[redacted]，從岩口而出，有大石刻曰「朱明洞」者是也。泰泉云：羅浮之洞，周回五百里。蓋舉其全，猶人之一身也。以朱明洞為在沖虛後者，猶人之有腧穴也。而葉纟[redacted]齋謂山兩肘下，右[redacted]且卓起，曰麻姑峰。蒲伏而東，左蜿蜒乘之，綰轂其口，環中皆朱明。

秦置博羅縣，言博羅而浮之，奇可知矣，故不言浮。然浮博於羅，其事荒誕，而始皇信之，至以名縣，亦可謂好怪者矣。考浮來之說，本《封禪書》，謂三神山未至，望之如雲，及至，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浮山乃蓬萊一股，是必此山無根，隨風來往，故方士可望不可即。其與羅山合也，浮而遂定，故其東麓、北麓有二小山，皆名浮定，謂昔浮而今定也。始皇嘗使人入海求三神山，未能至，以其一峰澌來，傅於羅山，因以博羅名縣，蓋亦甘心之所至也。羅浮之名，自陸賈始言之，而後司馬遷稱之為南嶽佐命。賈者，開闢羅浮之祖也。

大庾東馳至海而盡，廣州宅南之[redacted]奧，自為堪輿。而羅浮離立天外之為鎮，有浮而羅山益其博厚，縣曰博羅。博者，博厚之謂也。其博也，環博羅之山皆羅浮也。有曰象頭山者，在博羅東北二十里，其高大幾與羅浮埒。南有白水山，雲蘿杳冥，號為仙窟。其佛跡岩，則梯山首路也。羅浮之東麓迄白水，而西麓迄番禺之白雲，博羅之四履皆羅浮，則白雲亦羅浮也。其專以四百三十二峰為羅浮，猶華山周回千萬峰皆華山，而獨以落雁、明星玉女、蓮華三峰當之也，則番禺亦羅浮之主也。

羅浮之狀，雨則二山相合，晴則二山相離，嘗有白雲如水，汪洋數十百里，諸峰漂散，如有海在於山中然者。鐵橋者，天之所以拘係二山，使之不隨白雲流浪者也。鐵橋一石也，其形如鞍，橫亙倒垂，從二石樓間登之，高五十餘步，兩端有石柱二，色如鐵，名曰鐵柱。鐵橋以[redacted]鎖二山，鐵柱以鎮鐵橋，巨靈之用心苦矣。

羅浮乍合乍離，變態不定，予有《羅浮曲》云：「可憐羅浮山，離合亦有時。天雨羅浮合，天晴羅浮離。」蓋其合也，以鐵橋而合。其離也，以鐵橋而離。鐵橋者，羅浮之司命也。予又有《鐵橋曲》云：「浮山不復浮，與羅合為一。若非一鐵橋，安得如膠漆。」又云：「羅浮若夫婦，一合不複離。只恐鐵橋斷，大川來間

之。」又云：「飛橋天半接羅浮，鐵柱雙標在兩頭。銷住蓬萊東一股，浮山不逐海潮流。」

浮山有二碇石，其在博羅西者曰浮定岡，在增城東者曰焦石嶺，亦曰浮定岡。高可三百餘丈，盤踞二十里，相傳浮山初來，以此二山為碇。蓋天地之象，天在水外，地在水中，地以山為碇，而山以石為碇，勢誠如是。宋人詩云：「乃知雲浮山更浮，二山長與三山流。」二山謂羅與浮也，蓋羅以碇而後長有浮，浮以碇而後長不浮，一卷之多，浮恃之，羅亦恃之。

向稱羅浮在海之中，不知海乃在羅浮之中。自朝至暮，自云如波濤，浩浩無際，予身渺然，乃一葉之舟。嘗言登羅浮有如浮海，賦詩云：「{■沈}■太古雲，至今未開闢。山氣日洶湧，隨風灑精液。觸石生洪波，微茫在咫尺。登山若浮海，舟航即輕策。浮山復浮去，與羅萬里隔。僅餘玉女峰，娟娟在肘腋。」

羅浮向在海中，今離海甚遠，豈歲久陵谷變遷耶！羅山以在海中，故浮山自海浮來傅之。自遠望之，浮小而羅大，浮卑而羅高，羅之大之高本以浮，浮既以其大其高與羅，而以小以卑自處，可謂有謙德者矣。羅善取而浮善與，其體合，其神氣亦復不分，二山之得其友如此。自惠陽東下，兩山夾江，忽一峰橫出中流，形如蒲盧，謂之蒲盧嶺。博羅縣城環之，以為主山，遙望羅浮，如崑崙巨艄，此山在其東三十里為碇，若羅浮之大小二石樓，則帆檣也，故是山名浮碇岡。風濤作時，岡勢隱隱欲動，故名浮碇。浮山為蓬萊之一股，是岡亦浮山之一拇指耶！

山遠視之，一云也，大約陰則雲在上，晴則雲在下，半陰半晴，則雲在中以為常，頂曰飛雲，言常在雲中不可見也。又羅山在西多陰，故云常在其上，浮山在東多陽，故云常在其下。日之出，浮山先見，而羅山次之，以雲在其下故也。天曉時，雲如萬箭從崖石隙飛出，遇風則彼此相射，如戰鬥狀。山大，故氣盛，盛而其勢怒髮不可御，為石所壓，故縷縷觸之而出。大抵雲出於石不於土，石剛，故云必觸之乃出。出時四山搖蕩，惟聞風雨馳驟聲，岩岫漂流，乍遠乍近，亂峰浮者如泡沫，沉者如墜雲，日光隱隱如五彩綺羅。日東則雨西，日西則雨東，日下則風雨上。風雨下則日上，是皆雲之所變怪。非亭午雲在山腰來往，不復上繞，羅浮二頂不可得而見。《山志》云：山高絕處，匪惟人跡不到，即日月亦不曜。煙霧霏霏，四時若雨，故頂以飛雲名。

羅浮之洞凡十餘，最勝者曰黃龍，葛洪西■之故基也。南漢主劉钅辰，嘗夢神人指羅浮之西，有兩峰相疊，一水對流，可以為宮，訪之，得斯洞。又夢黃龍起宮所，因名洞曰黃龍。兩峰相疊者，大小石樓也。一水對流者，洞左右交飛瀑也。瀑水落■下成潭，潭上有歌舞石，可坐千人，而麻姑、玉女諸峰隱見林際，若窺人微笑然者。玉女峰在小石樓旁，小石樓狀似老人傴僂，一名老人峰。予詩：「笑他玉女峰娟妙，長伴雲邊一老人。」杜少陵詩：「南為祝融客，勉強親杖屨。結托老人星，羅浮展衰步。」山中有老人峰，一石老人向北箕踞而坐，俯視石樓，相傳老人星降精為之，結托老人星者，結托老人之峰也。

從黃龍洞後以上，路皆壁向，有一峰絕銳，童石戴之。側有微磴，陟者頂踵相接，磴盡為玉女峰。當羅浮肩脊之交，險勢稍平，

上有地數丈，上戴羅浮兩頂，若冠若髻。下則諸峰累累，如腰膻之附於身，而肢體脈絡無弗相貫然者。從玉女旁以上，至錦繡峰，有一岩可達絕頂，身屈折如穿九曲之珠，下視大小石樓，皆培[redacted]婁也。玉女在群峰中，秀麗而小，絕與太華玉女峰相似。太華玉女峰在東峰右腑間，婉孌懷抱，狀若有情，予嘗有「東峰襟玉女」之句。

朱明洞為一山之根本，譬之人身之臍，精神所穴，日月歸宿其中，故曰洞天。臨[redacted]有天齊，當天中，斯洞其亦天齊乎？曰朱明者，言純陽無陰也。蓋天好陰，地好陽，洞中而有天，乃陰含陽，太極未分之象也。朱明洞群峰如環，中虛以成奧室，於卦為離，離為日，故曰朱明之洞。曰為天之主，洞而有日，天之精神在焉，故曰洞天。天數七，第七洞天，又天之所都也。又凡地皆虛，惟虛，故多其竅穴以為洞府。其曰朱明耀真者，言南粵為大火地，其洞府皆火之所從出，朱明耀真，乃天下之火府也。水府實而火府虛，故與五嶽相通，而玉笥之山有八竅，南竅為羅浮，而勾漏句曲洞天，亦南通羅浮，皆大道。又羅浮在東，西樵在西，彼此相望，日生於東，故羅浮為朱明耀真之天。其曰第七洞天者，七為火之成數，日復於七，羅浮為日之奧府，故為第七洞天也。

凡地中之虛，皆天也。《記》曰：「地載神氣。」神氣者，天也，天以地而載，神氣出於地中，實出於天中也。仙家所稱洞天，皆在地中。仙人出入於洞天之中，蓋出入於神氣之中也。羅浮者，洞天之大者也，其小者凡山之虛處皆然，以其洞，故有天之名，洞者，虛也。山即地也，《易》言天在山中。蓋天不在天中，而在地中也。《大畜》者，大畜其神氣以為風霆，為風霆以流庶物之形者也。

三者，洞天之象也。上之一為山，下之一一為洞，而天在其中矣。第七洞天者，羅浮在南，南之數為七，少陽之數也。少陽為日，故曰朱明之天。朱明之天者，又《爾雅》所謂距齊州以南，戴日為丹穴也。日之光華所映射，故丹。此炎方之色也。謂日者，內明玄黃，五色無主，不可以一色名者，非也。

公孫卿言，仙人好樓居。羅浮有大小二石樓，仙人嘗見其上。又有瑤石台一，石色如玉，直聳六百餘丈，廣七十丈，天之莖台也。台有銅柱，謂之莖，瑤石者，台之柱，其上無蓋，張衡所謂通天渺以竦峙者也。鐵橋之兩端，皆有鐵柱，高亦數百丈，是亦莖台之類。又崑崙縣圃，有五城十二樓，仙人之所常居。羅浮多天成樓台，瑤台而外，有見日、鳳凰二台，各為一石，盤踞飛雲頂上，旁無依附，色如錯鐵，然內則玉白瑩然，亦一瑤石台也。其下大小麻姑台、華首台，皆與十二樓彷彿，而二石樓相去僅五里，各有門俯視滄海，夜半見日，雲霞中常若有人開闔，則仙人之大府也。

石洞多石，一山之石，若皆以此為歸，大小積疊無根柢。有曰掛冠石者，一砥一峙，峙者高數尋，砥者可坐人百許，尤傑出。自石罅行百餘武，夾壁一懸泉，僅三十尺。影蔽楓林而下，猿猴飲者出沒水花中，見人弗畏，此洞之最幽處也。

幽居洞後有岩水，從上滴下，既滴又弗即滴，意其上為風所遏，故滴而斷續不常。滴間不宜久立，往往寒凜襲人。

石樓之南，有一青石鑒，朝陽倒射，光景照耀林壑。名麻姑妝

鏡。其旁有麻姑台，嘗有登者，見一麗女子，散發踞坐，旁有童女十餘，彩衣丫髻，手持樂器，其人趨而避之。童娥皆鼓掌以笑，倏然不見，惟餘歌管聲，隱隱空中者久之，意麻姑狡獪之所為也。石鑿下有棋局，黑白棋子各一十有六，執之不起，仙弈也。稍上至飛雲頂，南有磨石，甚圓大，兩兩相疊，中有一小石支之，登山者暮輒隱其下。又南有峰亦平圓，號曰石鼓，上有二石，叩之逢逢，與潮相應，予詩：「石鼓聲聲應海潮。」又書堂坑南有石臼三，藥槽一，乃葛稚川煉藥之遺。石臼似華山洗頭盆，槽亦天成，生在一處，水注自臼至槽，槽下為一瀑布，以石障槽口，則瀦為潭也。旁多紅翠，一名搗藥禽，予詩：「玎[redacted]禽搗藥，飛向藥槽邊。」

羅山上有神湖，周回五里，陸賈所謂羅浮山頂有湖，環以嘉植者也。賈兩至南越，於諸山川皆無稱，稱止此湖，非以其所處至高，與海潮相應耶！凡高山上皆有天池玉淵，以自滋潤，其洞穴與大澤通，故一開而潮升，一闔而汐降，湖本非神，其神皆山澤之氣所使耳。飛雲頂上，又有瑤池、阿耨池，深二四丈，廣數尺，亦與潮應，分為諸峰瀑布，山中人以為羅浮二目雲。

山中有羅陽溪，水甚淺，可筏而不可舟。吾嘗恨南漢劉钅長於增江水口穿渠達羅浮，其事未成。此渠成，則北從增城舟入羅浮之陰，南從東莞舟入羅浮之陽，無不可矣。

庾嶺之脈凡二支，其一南行，自南雄至廣州，甚末乾直走潮州，於潮州又分二支。其一西下惠州至羅浮，而水亦因之，或以為無水不流東。此水乃自龍川縣夾城十里西流，道書最貴逆水，此羅浮所以為仙源雲。

羅浮二山接處，一道飛泉界之，東流於博羅，西流於增城，縈回百折，為諸谿澗之源。道書所謂第三十二泉源福地，仙人華子期治之者也。二山欲合，而泉故離之，使人得見二山離合之跡者。此泉也，大抵山水之情，合必有分，分必有合。合而不分，無以為形，分而不合，無以為氣。有時水合之而山分之者，山之為主者也。有時山合之而水分之者，水之為主者也。水之為主，故福地號曰泉源。蓋山水之情，山多則主水無分一勺，水多則主山無分一卷，語山水者，所宜知之者也。羅浮山之奇在合，水之奇在分，予嘗至分水[redacted]奧縱觀，因憶蘇子瞻詩：「何人守蓬萊，夜半失左股。根株互連絡，崖嶠爭吞吐。」此言其奇在山也。又云：「神工自爐鞲，融液相綴補。至今餘隙罅，流出千斛乳。」此言其奇在水也。子期專治此水，以其為羅浮之主也。予詩：「羅浮主客一泉分，泉影天邊似白雲。湯沐東西雙瀑布，仙人誰似子期君。」

飛雲頂之南，有夜樂池。每夜池底有樂聲，人以為怪。予疑池底空虛，石多孔竅，風水相激，故成種種音聲，有如奏樂耳。以夜始聞者，蓋又夜靜響沉，龍魚吐噏，助成天籟也。

寶積寺有卓錫泉，子瞻以為過於清遠峽水，實嶺外諸泉之冠。嶺外惟惠人喜鬥茶，此水殆不虛出雲。泉久湮塞，山中人莫知其處。崇禎間，有僧湛若者，嘗於昧爽，見白氣從[redacted]石下縷縷而上，疑有異物燔石。發之得一井，深二尺許，有碑云：「古卓錫泉」。飲之味甘以洌，始知為子瞻所稱之泉，其石乃震雷所墜也。予為銘曰：「天生靈泉，以石封之。甘而不食，淵默自持。素華夕上，白氣朝滋。寒含水玉，暖吐金芝。養蒙既久，時出如斯。於其始達，

貴即充之。放乎四海，有本宜師。」又七星壇北，有九眼井，晉王叔之所鑿，味亦甘，與卓錫泉相似，飲之除病。黃才伯云：「凡水出羅浮者，大抵金液濡滋之所委，清冷甘美，可以蠲邪而起痼。雖人力所鑿者皆美。」蓋謂此也。然此穴本一泉眼也。

沖虛觀後，有葛稚川丹灶，夜輒有光，見於龍虎峰上，或以為霞光，非也。取灶中土，以蘗槽之水洗之，丸小粒，投於水中。輒有白氣數縷，衝射四旁，生泡不已，匇匇有聲，頃之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然後融化，服之可療腹疾。道士號為丹渣，嘗以餉客。灶高五尺，週六丈，旁有八卦石一方，蓋昔時鎮爐之用者。黃泰泉云：「四山皆有稚川壇址。」而丹灶當羅山中脈，可謂神解道之妙微者，有為銘者云：「堅如石，赤如日。灶雖存，火已息。民鮮知。爭餌食。豈泥丸，生羽翼。各有自，不愛惜。至哉仙公，萬古無極。」

梅花村在山口。前對麻姑、玉女二峰，深竹寒溪，一往幽折，人多以藝梅為生，牛羊之所踐踏，皆梅也。冬春之際，以落梅醅酒，於村南麻姑酒田賣之。一茅茨有碑曰「師雄夢處」。予因書高季迪句於楹云：「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而自號曰花田酒田之農。酒田一曰賣酒田。屬之麻姑者，以麻姑峰在其前也。羅浮故多田，唐有尚書常袞，捐貲開墾千餘畝，以供游者，是曰嵐田。自中閣之南，盡梅花村西，皆稻區，畬蠻之所耕種。田上膏，所產白粳歲兩熟，《山志稱》，浮山有平田七畝，水旱不及，禾稼異常。今二山皆腴田嘉谷，雖高頂可以耕耘，估客多往彼中糴取，信樂土也。

安期生常與李少君南之羅浮，羅浮之有游者，自安期始。自安期始至羅浮，而後桂父至焉。秦代羅浮之仙，二人而已，安期固羅浮開山之祖也。其後朱靈芝繼至，治朱明耀真洞天。華子期繼至，治泉源福地，為漢代羅浮仙之宗，皆師乎安期者也。安期報始皇書云：後千歲求我於蓬萊山下。而少君云：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羅浮者，蓬萊之一股也。菖蒲之澗，九節綠玉、三花紫茸，安期之所服餌而得仙者。合則見人，不合則隱。其見始皇也，與之語三日三夜，可謂合矣。千歲之期，始皇豈有千歲者耶！當時何不使徐市、盧生等，往求之於羅浮之間耶！要之安期、徐福之流，皆以始皇為戲，方朔之於漢武亦然，所謂神仙多狡獪，非耶！安期在秦漢間名最著，故欒大以能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而漢武即心豔之。妻以公主，然當時方朔在前，何不以安期事跡一問之耶！

南海洗少汾有書台在青霞洞，王青蘿訪之，賦詩云：「惟有山泉知此意，至今猶作讀書聲。」是時湛甘泉、方西樵皆在羅浮。甘泉治朱明，西樵治金牛。其後黃泰泉治泰霞，龐弼唐治黃龍，葉纟[redacted]齋治石洞，於時講學之盛，海內莫有過於羅浮者。羅浮遂為道學之山，佛老之宮皆廢，此誠四百三十二君之幸也。考羅浮始游者安期生，始稱之者陸賈、司馬遷，始居者葛洪，始疏者袁宏，始賦之者謝靈運，然皆不如豫章先生者，以聖人之徒，來此講學，辟二氏之煙雲，而懸仲尼之日月者也。白沙雖未至，然嘗夢長髯翁，遺以囉浮，盡四百三十二峰，一囊括之。開半面以待游筇之入，則未知羅浮在白沙之中耶，抑白沙在羅浮之中耶，章楓山嘗寄詩云：「有美羅浮仙，金聲玉為質。安得辭世紛，雲山隨杖舄。」噫！必如白

沙者，德為聖儒，始可稱羅浮之仙也已。白沙詩：「長髯遺我一囊山，鐵橋流水非人間。我今決策山中去，踏斷鐵橋無路還。」可想見高逸之致。或曰：長髯翁，先生所自謂也。

四賢祠，在黃龍洞，羅浮最勝處也。祀者為濂溪、豫章、延平、白沙，以四先生皆於羅浮游息，故合祀之。洞在山之南，凡東自浮山，西自羅山入者，皆以之為中。劉钅長嘗作天華宮，其際有黃龍出見，故名。弼唐嘗講學此洞，謂龍當乾之九二，乃黃龍也，龍而正中者也。此爻既動，則乾變為離。有天下文明之象，故講學者當以此洞為歸，以利見四先生之大人云。葉化甫云：弼唐先生醇儒，結髮學孔子之道術，而一稟於六經，士抱一藝而來，如水赴壑，先生為度堂都授其中。黃龍為湯沐邑，施於無窮，是天所以奉先生也。予不佞，逃於石洞，石洞帥四百三十二君，為先生保黃龍。

羅浮凡有約必不成游，昔梁公實常與黎瑤石約游羅浮，觀滄海日出沒，探勾漏令丹鼎，庶幾其人一遇，而屬海颶作，不可以舟，乃止宿田舍者三夕，颶益甚，山木盡拔，道為徙，而公實亦意盡，乃賦詩而歸。是時屬寒疾中湊矣，歸而疾大作，遂不起，年僅三十有六也。使公實不即旋歸，於黃龍沖虛之間葬骨。羅浮有一詩人塚焉，以與葛洪衣冠塚為鄰，豈非羅浮之幸事乎哉！羅浮固靈山也，得游與不得游，良有命焉，觀公實可以知之矣。

葉化甫有逃庵在石洞，其銘云：「葉子遷賓州守，倦游，至竟上書乞骸骨歸，廣西巡撫郭應聘劾守春及逃，兩廣提督殷正茂劾如郭，奉詔削為士伍，臣春及頓首，世之塵垢，欲逃久矣。天地囿我，陰陽縛我，臣安逃哉！逃於羅浮之間，無所往矣。四百三十二君聞之，邀於石洞，築逃庵以居，遂不復出。萬曆丁丑」云云，洞左有石如砥，方廣丈餘，南海朱完者隸書■之，字大六寸許，至今猶存。

元次山嘗謂九疑當為南嶽，予謂羅浮可以當南嶽，故常大書南嶽二字於朱明洞口，而賦詩云：「羅浮亦南嶽。」又云：「南嶽臨南海，祝融之所都。」夫北嶽在渾源，為天下之極北，羅浮在博羅，為天下之極南，羅浮固宜稱南嶽，以與北嶽對。予所居，書曰「南嶽草堂」，不知者以為身在羅浮而有懷南嶽也。豈知身在南嶽而不見其為羅浮也，故以囉浮為南嶽佐命者，史之陋也。

○西樵

廣州有三樵，曰東樵，曰南樵，曰西樵。西樵者，南海之望，而東樵羅浮之佐也。去廣州治西百餘里，奇秀峭拔，挹雲霄而上之，望若青蓮之華，而四面方立。立皆內向，諸峰大小相聯屬，皆隱於削成之中，又若芙蕖之未開然者。山之東凡二十峰，南十有五，西十有八，北亦十有八，合為七十二峰，而以大科為絕頂。岩二十有一，洞有十，其飛泉散出於諸峰間，乍合乍分。合者為臥泉，分者為立泉，狀各不一。凡泉三十有二，其一在噴玉岩，一在錦岩，一在漱玉岩，二在垂虹洞。左右交流，如雙虹下飲，故曰垂虹。又有二泉在雲谷，谷中群峰回合，勢若層城，有白沙書院，瀑布左右夾之，合流行石上，委曲數里，從岩頂噴飛，因名其下岩曰噴玉。又有泉二，在天峰左者曰左天泉，右者曰右天泉，合奔雲谷，注於九曲之溪。有二亭，曰左瀑，曰右瀑，以收其勝。其在廣

郎洞口者，凡作三級，逶迤而下，冰轟雪吼，倒射青冥，勢益暴。又一在水簾洞，是曰水簾，為九曲溪下流，披灑壁間，霏微若珠箔。又一在雲端村，其曰瀉錢泉者，從空細下，傾擊有聲，石薄岩虛，琮[redacted]相應，亦一瀑布也。其在碧玉洞者，擘[redacted]而出，橫直恒無定勢，餘氣為煙為霧者，冥[redacted]竟數十丈，望之常若非泉然。蓋自噴玉岩至此，為飛泉者十有三矣，而以此碧玉之瀑為最奇。予嘗冒雨從飛玉台至泉頂觀之，絕愛友人陳中洲「壁立一片雪，風含白雲端」之句，書於石上，以與山中人共賞。是山故多泉，諸飛泉外，其迸出石間者，或仄或湧，為乳為湯，大瀾小淪，無不極其變怪之態，盤舞噴薄，響振一山。蓋西樵一泉山也，山中人沿溪以居，或截流為湖，或築塋為塘，於四十餘里間，以泛以漁，隨舟所至，蓋不知山在水中抑水在山中矣。山中又多平地，可以種茶，茶田中有村十餘，雞犬鳴吠，若近若遠，杜鵑、蘭、杜之屬，掩苒含風，花棧參差，雲畦歷亂，游者往往迷路。

○霍山

霍山在龍川縣北，周旋七十餘里，為峰三百七十有二，最秀者曰大佛跡。秦始皇時，有霍龍字靈陽者居之，因名霍山。其巔有二岩，東向者曰望月，無甚奇。西向者曰太乙，深八九丈，廣倍之，高二丈餘。上有覆石，平如掌，左右兩峰夾之，是為霍山洞天。其東有橫岩在半壁，岩中有一石，出地數尺，人偶撼之輒動，乃力撼之反不動，亦一異也。岩上峰名酒甕石，崛起平地百餘仞，上銳中博下頓如甕然。泉涓涓傾出，味甘如醴，因名酒甕泉。所注成潭，大畝許，清深不測，旁多萬年鬆、風蘭、仙人掌、金星草、黃精、白朮之屬，遠近隨風，處處芬馥，如入羅浮之百花徑矣。大佛跡峰在山南，石上有大人跡十四所，跡有黃牛漿，甚澄澈。鄰峰曰石樓，亦有巨人履跡。下有一石，可坐數十人，為仙樂石。又有搗藥石，常聞杵聲而不可見。尋之，多在志公樓峰之腰。又有七星石井，大各如盆，深數尺，水隨汲隨盈，不汲不盈，盈必七井一時盈。其上一峰曰船頭，凌晨望之，若大舶在海島中，雲氣往來，山如鼓[redacted]搖動，亦一異也。酒甕石，予嘗欲終老其間，有詩云：「酒甕峰頭石，涓涓出醴泉。願同鯨吸者，長傍白雲眠。」

○斧柯山

斧柯山海內有四，其在端州者，宋時凡彩石斧柯，祭以中牢，不爾則雷電晦冥，失石所在。爛柯處在山高頂，王質事，有無不可知，然山下姓王，多有稱質子孫者。成化間，東溪嚴氏子入山，方一假寐，家中妻子已失之二月矣。所裹未及果腹，啟視[redacted]亢香無恙，土人至今駭言之。山乃桂源第二峰，有仙奕枰，枰中棋子隱起，黑白判然，有手掌痕跡。石如屏如幾者七八聚，旁有樹甚怪，千百年物也。不知其名，但稱之曰仙樹。又有樹生附石，非椒非榕，冬月作白花，頗香，蓋茲源之桂雲。山石[redacted]嚴，遊人項背相抵，行於劍脊者，馬檝者，蝸穴者，皆不能有所攀援。得猿梯鳥棧，以為康莊矣。如此者，凡歷三十六峰乃達。東望山窩數十峰，有青灣亻[redacted]，西出谷口，有[redacted]湖亻[redacted]，其外有[redacted]間田與西岸十三村，皆腴沃而污萊半之。大抵桂源山為峰百數十計，皆黑墳肥饒，巔亦滋潤，蓋土膏泉脈透靈結液所致，是宜畬禾。及桐油、茶、筍、豆、芋之屬，而亻[redacted]稀力薄，棄為灌莽，極望無一茂陰，可歎也。

舊有爛柯寺，今無。

○頂湖山

頂湖者，端州鎮山，去郡四十里，從羚羊峽望之，紫翠滴瀝，若在帆際。捨舟後，瀝水從大蕉園取道入，有白雲寺，當山之正麓。寺右溪向產嘉禾，每粒雙米，不垂穗已三十年矣。沿澗而東裡許，有鋤雲精舍。又十里為上龍湫，所謂上飛水潭也。若不甚深而黝黑可怖，砰訇作勢。轉下三四折為大龍湫，垂綆測之，百餘丈不得其底，旁通乾穴，可達七星岩水洞，每大風雨，有青白氣一縷從中起，其黝黑過於上湫。又東有數疊泉，經小豬潭二，一大瀑布長可三十餘丈，是謂大飛水潭。自西庵而下，又有短瀑布八九，小湫潭四，是皆所謂頂湖也。廣中之山，其頂多有積水，而是山為湫為潭者八九，絕與西樵相似。

○東安諸山

自六都水口三十餘里至石夾，自石夾以上，峰皆純石。其中一一空洞，水聲入之，■堂■■四應。瀑泉大者豬成潭，小者成澗，諸小石亦各自為巖穴，鼻口相呀，有驚泉噴薄其中。有一谷兩壁■含■牙甚隘，仄身以入，漸寬豁，可藏數百家室。山高林黑，陰風颯颯然，不能以久立也。三十里許至東安山，尤詭怪。城北有天柱峰，拔地峭秀，民居其下，環引清泉，灌溉花竹叢中，與猿鳥相為主客。城南有天馬山，亂石驚飛，勢若風雨，自天而下者，其石大，自地而上者，其石小，望之以為奔馬也。其東為錦鯉峰，上盤危磴百級，四壁皆穿石，中有圓竅六七。窺其下，百千孔穴相連如藕心錢，泉水噴射，作數道而下，注於陂塘。其在城西者，有翠屏山，方正如削。在城東北者九星峰，日光照之，如太阿出匣，赤精芒耀。左右有數峰，黛橫紫擁與爭勝。西南一峰稍平，圓峰半吐，一舌為宮觀，有欄■飛接，下有岩曰九星，軒明爽塏，滴水不漏，石氣暖乾，絕去蝙蝠松鼠之跡，石乳穿地，履之丁丁有聲。其西又有一岩與眾峰連，兩水潛出其下，澎湃爭流，石樑茅宇，參差映帶，有數十人家依之。此近城之山勝概也。其在西北十五里為大紺山，山高絕，雲霞常罩其半，樵彩者每見有池館數所，碧桃垂實，白犬吠人，倏忽不知所在，蓋仙窟也。其西有路通羅定，從山麓仰行，攀林援葛，手口並運，凡百餘里，經谿澗者四五，皆在積葉之中。谷中時有白雲填塞，一望渺■，間漏出蒼■碧樹不可計。自白石墟度橋，橋長者數百步，或木或石架之。溪多坻石，可作魚梁，水峻急，乃反多魚，居人持以為■。其在西南五十餘里者曰雲霧山，在楊柳都者曰聖山，並高千仞。聖山有神祠，歲旱拆去數瓦，以竹引泉過祠下，霖雨立至。其曰書山、■牢、鐵嶺、雲扶諸山，皆絕高大，則遠城之山大概也。

○錦石山

山在德慶州西，高百餘丈。一石狀天柱，削成而圓，旁有數大石，若箕踞而坐然。蓋自崧台而西，舟行三日，夾岸皆土山綿亙，惟此石拔起，若蓮莖上矗，旁無附麗。漢大夫陸賈使南越，從桂嶺取道至此，施錦步障以登。嘗禱山靈，若佗降，當以錦為報。其後佗去帝號，受南越王封，與賈泛舟珠江，溯■■而上。賈因以錦包山石，錦不足，植花卉代之，遍岩谷間，望若霞絢，因名錦石山。至今異花甚眾，終歲如春，採擷者多不識其名。山之西五十里陸

溪，水口舊有大中祠祀賈，祠今毀。予謂賈功名以南越終始，其魂魄當不忘此，宜建祠錦石之下，為賈湯沐，一以報賈安南越之功，一以昭是山效靈於漢之德，此亦炎方之盛事也。又是山當羅旁水口，萬曆初，瀧水諸亻[redacted]為賊，常從水口出劫，以此石狀若兜鍪，因妄稱石天將軍，私禱其下。其後亻[redacted]賊平，分其地為羅定、東安、西寧三州縣，石雖隔大江二十里，而羅旁之口，藉以屏蔽，使九十九灣之水，不至直瀉，有補於西寧形勢不小。制府凌雲翼常屬黎舍人民表，大書「華表石」三字刻其上，以比伏波銅柱。故今行者謳云：上不見華表是封川，下不見華表是德慶，此誠西江之望，而羅旁之鎮也。始有功於漢，繼有功於明，又為南越之楨[redacted]，不可以不銘。《銘》曰：

「[redacted]惟天柱，實砥[redacted]。萬里南瀆，至此無波。效靈漢室，臣服王佗。

蠻椎大長，罔敢稱戈。大夫奉使，來指山河。梅關擁節，桂嶺鳴珂。

肅心致禱，步障婆娑。既刑白馬，遂表青螺。蒲桃宮錦，覆步岩阿。

植花代繡，五彩陂陀。木棉烽火，石乳酥酡。斑騅容與，蠻女謳歌。

存神過化，精爽相摩。金裝寶劍，留與煙蘿。頻消越霸，永去秦苛。

一峰鼓舞，五嶺包羅。金標共峙，銅界誰過。舟乘青雀，潭浮白鵝。

來斯秩禮，牲醴孔多。山神獻異，奇畜紛葩。果騮雙脊，魚翠千窠。

一群馬鹿，三尺雞駝。收香作室，吐綬爭柯。綠毛倒掛，清響相和。

[redacted]呈玉面，蝶弄修蛾。瘴消青草，煙墮紅荷。芙蓉九疊，為爾峨峨。

西南作鎮，奠此江沱。由漢迄明，巖巖瞻爾。神廟初年，傜蠻蠭起。

助賊凶威，妄遭讒毀。大藤既誅，永清瀧水。建縣東西，開疆千里。

維爾之功，盤瓠披靡。花角洞酋，白衣山子。刀稅咸輸，黃龍永矢。

藤弦響絕，銅鼓聲死。水口羅旁，險隘無比。汝作塞門，咽喉扼彼。

萬障盤回，千峰綱紀。蒼翠如濡，雲霞有喜。錫名華表，大書山史。

字渥丹砂，劈窠誰似。玉表巖巖，翠屏幾幾。削成四方，茫無首尾。

崧台為終，都嶠為始。羅定之宗，所宜[redacted]祀。並為漢臣，築宮其址。

重貺山靈，千葩萬蕊。以薦大夫，以惠女士。」

○丹霞山

丹霞山，從別傳寺右折為錦石岩，岩中多石花，如千瓣芙蕖，

大小黃白紅綠不一，倒生石腹，朵朵可以攀摘，蓋鐘乳之所為。左折至海螺岩絕壁下，其懸[redacted]相倚，下如層城，上如列屏，須飛梯垂纟[redacted]乃可上。上至蘭若，其地蜿蜒伸縮，開麓者九，或深三四十丈二十丈十餘丈，如西番蓮，一一花瓣相附麗。其下臨大江，明砂繡發，清瀾鏡瑩，外則遠近峰巒，爭奇競峭，多上豐而下削，狀若倒生苞筍，蓋山水之絕怪處也。有鬆數百株，瀑水交飛其際，壁半一巨石南向曰紫玉台，隱者鬱彬如先生舊居之，其曰半砦，尤險。

○官富山

官富山，在新安急水門東，佛堂門西。宋景炎中，御舟駐其下，建有行宮。其前為大奚山，林木蔽天，人跡罕至，多宋忠臣義士所葬。又其前有山曰梅蔚，亦有行宮，其西為大虎頭門，張太尉奉帝保秀山即此。秀山之東，有山在赤灣之前，為零丁山，其內洋曰小零丁洋，外洋曰大零丁洋。文丞相詩所云「零丁洋裡歎零丁」是也。小零丁洋有二石，一烏一白，對峙中流，高可百餘仞，當時以為行朝雙闕，今漁人稱曰雙箸，其海門則曰雙箸門，此皆亡國遺蹟也。嗟夫！大命已去，即一洲一島之微，天亦不肯以與殘華，使之暫為根本。浩浩滄波，必盡委君臣於魚腹之中而後已。天之所以厚其慘毒於宋，抑何甚也！白沙嘗作哀歌亭於[redacted]門，其詩曰「義盡君臣俱死節」，感之深矣。

○翁山

翁源縣東百里有翁山，相傳周王以翁山封庶子，子孫因以山為氏，故曰翁山。山高千餘仞，四面有崇山宮之，襟羅江而帶雷溪，延袤三百餘里。上有八泉，會合於靈池中。張文獻廟碑所謂「入泉會而為池」是也。八泉：曰甘、曰香、曰乳、曰湧、曰溫、曰龍、曰珍、曰玉，分為飛流而下，入於湞江。古時有二仙翁臨流洗藥，居人飲其水，往往眉壽，故號其水曰翁水。而縣名翁源，論者謂山以水而使人壽，飲其流當思其源。以翁源名縣者，欲人不忘其源也。予嘗夢登其峰，有一白玉台，高可百尺，一人散發箕踞，手執卷書。旁有一人指曰，此子之身，所謂翁山者也。覺而異之，因以翁山為字。天下之知有翁山者，實自茲始。然人徒知翁山而不知翁水，吾將以翁水字吾妻，若生八子女，則以八泉分字之，其亦於翁山不負矣乎！

○舂山

予所居沙亭宅後，有山曰覆船，其名不美。予以山上多古松，其聲與風濤相舂，響震四壁，因名之曰舂山。匾曰舂山草堂，舂音與翁相近。予字翁山，使人或誤稱為舂山，無不可者。考《穆王傳》云：舂山天下之至高。而《淮南子》云：日經於泉隅，是謂高舂，頓於連石，是謂下舂。《名山藏》云：傅說舂於深岩以自給，夢乘雲繞日而行。《漢書》：梁鴻為人賃舂。予也少而遭亂，思以耕稼終其身。杵臼之間，其敢自以為苦乎！高舂而作，下舂而息，與日而無窮焉，其志足矣。

○五指山

五指山在瓊海中，亭亭直立，上參霄漢，若端人正笏峨冠之象。以故瓊州諸邑，多出[redacted]襄瑋卓特士。五指而外，又有小五指。餘[redacted]截[redacted]，若瓊山、白石諸嶺，皆其支派也。迤邐而來，至丘文莊、王尚書弘誨所居之左，有馬鞍岡，與文筆、金雞二山，錯立掩

映。文筆從平地特起，高數百仞，天色晴霽，輒有蒼煙一道，界破碧空，若天門華表。歲多科第，則吐光如炬。王尚書詩云：「不知浩氵羔中，地脈潛何寄。突然五指伸，復此擎一臂。」由文筆渡清溪而西，為金雞嶺。嘗有金雞飛鳴其上，故名。蘇子瞻詩：「人間文筆無雙士，天上金雞第一星。」至今文士舉者，多以酉科。

○北甘山

陽江東北二十里有山，名曰北甘。甘非甘苦之謂，土人以穴為甘，以穿為婪，故高要東七十里有古婪水。《春州記》云：「岩泉有甘婪之奇。」北甘者，言其山多穿而在北也。山壁立千仞，有泉飛流，相傳鳳巢其上，大風雨嘗墜其雛。蓋■雀之類，予《春州歌》：「生憎雛鳳無情性，飛向南甘又北甘。」

○三白水山

陽春西南一百三十里有白水山，高二百餘丈，其週四百餘里。上有天池龍井，注為飛泉，一派十三疊，一疊一狀，或橫或直。在壁中則直，在壁外則橫，各隨石壁之勢。增城之西二十里有白水山，高千仞餘，上寬平，狀若仰盂，可田百畝。有飛泉長百餘丈，直至山足，繚繞丹丘而東，水車所激，無高不至，滿足田數千百畝。兩崖怪石夾束，如砥柱懸橋者，不可勝數。其旁多雲母石，是曰白水丹丘。博羅東北三十里許有白水山，北連象頭山，為羅浮東趾，有懸泉百仞下注。山凡八九曲，一曲一潭，深者墜石四五丈不能窮。蘇軾詩：「劈開翠峽走雲雷，截破奔流作潭洞。」又云：「坐看驚鳥投霜葉，知有老蛟蟠石{雍缶}。金沙王礫粲可數，古鏡寶奩寒不動。」旁有巨人跡數十，下有湯泉，是為東粵三白水山之勝。

○白鶴峰

歸善有白鶴峰，下臨東江，與豐湖諸山對聳，蘇學士故宅在焉。學士上樑文所謂「鵝城萬室，錯居二水之間；鶴觀一峰，獨立千岩之上」是也。中有思無邪齋。其《銘》云：「飲食之精，草木之華。集我丹田，我丹所家。晝煉於日，赫然丹霞。夜浴於月，皓然素葩。金丹自成，曰思無邪。」予愛其語，書之於座間。齋前又有德有鄰堂，其左為朱池，右為墨沼，木棉榕■完之屬，古色蕭森，學士之所手植也。

○圭峰

圭峰在新會城北二里許，秀拔玉立。其頂四方，名玉台，上有兩瀑布，從肘腋間飛出，下注百仞。白沙詩「弄罷飛泉下玉台」謂此。莊定山云：「吾聞南海之山名玉台者，有巨人。靜而無欲，深知所謂潛之道者。」沈石田因作玉台圖，以寄白沙。山上又有綠護屏，登之可望崖門。鄺湛若詩：「綠護天荒南渡跡，玉台鍾蠡建和年。」屏半神臯奧衍，灌為天田。田方百畝，有界水三分，與白虹亙天而下，中紐匯處，是曰聖池。池中龍吹息成雲，■■萬狀，白沙嘗與周鎬為雲潭之游，有《雲潭記》。莊定山見之，謂即濂溪《太極圖》云。

○春岡

春岡在增城城中，一名鳳岡，其東麓有唐時何仙姑宅。《羅浮經》云：其陰雲母峰，峰之西北曰鳳凰岡，神女居之。是也。仙姑常往來羅浮，其行如飛，天後遣使召赴闕，中路失之。天寶九年，

五色雲起，麻姑壇有仙子，縹緲而出，道士蔡太一識其為仙姑也。大歷中，又見於小石樓，廣州刺史高[redacted]上其事，賜明霞衣一襲，取所作餌雲母詩人大內。詩云：「鳳台雲母似天花，煉作芙蓉白玉芽。笑殺狂游勾漏令，卻從何處覓丹砂。」仙姑故善詩，孫典籍嘗記其羅浮口占寄家三絕，留研屏一絕。又昔有人見其題黍珠庵東壁一絕，字此晉人差清婉少骨。壁時半毀，惟餘「百尺水簾飛白虹笙簫松柏語天」十三字。其下必風也，越女以能詩知名者自綠珠始，至唐初有南海七歲女子，若仙姑，尤其清麗者也。予詩云：「綠珠豔曲先南越，爭似仙靈更有才。」

○七星岡

龍門縣有崇岡環之，岡從平地特起，大小相聯若七星，其頂皆圓，名曰七星岡。岡之外，自高明、鐵岡以迄天嶺、聖[redacted]祭諸峰，由北而西，西而復北，而東而南，為山千萬，皆如樓台屏障，森列無際，而七星岡其堂奧幾席也。譬之大樹，千萬山為枝為乾，七星岡則果實也。果實為精華所鍾，其發也必有人文之異。其地在崇山峻[redacted]中，寒冽易生，四時間，清溫多而炎燥少，風候與廣州諸縣稍殊，則又靈氣之聚也。

○茶托岡

茶托岡，在陽江西二十里。岡上有「父母」二字。大二丈餘，深至尺。岡周遭多有青竹，獨字畫中歲久不生，亦一異也。

○七星岩

七星岩，在瀝湖中，去肇慶城北六里。一曰岡台山，一曰員屋，七峰兩兩離立，不相連屬。二十餘里間，若貫珠引繩，璇璣回轉，蓋帝車之精所成，而瀝湖則雲漢之餘液也。玉屏居七峰之東，是象玉衡，或以七峰純作金形，上應西方白虎七宿。予謂《易》稱效法謂坤，天有七星以為象，則地有七峰為為法。象者精氣之所為，峰無精氣，以星為精氣。其含雲吐雨，居禽獸而生草木，皆星之所為之。石乳者星之津液，寶藏者星之光芒，一卷之多，皆珠門之子孫也。其或岩間積濕生光，熒熒若星，則咸之所作，威始於潤下，終於炎上。潤下為火之陰，炎上為火之陽，亦皆星之變化也。七峰皆中空，各為一岩，岩畢南向。一小者名阿波岩北向，南向者陽明之洞。道書所謂「大天日月，分精照之」者也。日月忽然起滅，不由孔穴，則陽明之所為也。大岩當諸岩中央，有南北二門，前後相通，是為崧台正室。其頂穹窿如蓋，高數百丈，上開天井，雲氣可以直出。折而北，洞戶益敞，有龍牀，坐人百餘，其平如砥。又有龍磨角石，朋友小龍井三四，與潮汐上下。岩中復多石乳，始滴為乳，終滴則凝為石，長者玉柱，短者瑤[redacted]，自上而下，復自下而上，互相撐抵，如此者以千萬計。其為人物諸瑰異，五色間錯，亦皆石之餘髓非他物，大抵山空則氣蒸於內而為乳，山實則氣蒸於外而為雲，雲暖故散，乳寒故凝，雲與乳同類，故皆詭怪萬狀，變化成章。乳者山之精液，云者山之華也，岩外之石色多白，瓊脂的[redacted]，一一穿漏。亦有乳流注其間，乳乾者膏膩，嚼之淅淅有聲，其薄而成片者，聲皆清越，中訇竅穴，以衣覆而叩之，作鼓聲，杖擊則作鐘聲。其一在崖間者小如碗，吹之嗚嗚若海螺。又以石擊岩餘地亦作鼓聲，謂之地鼓。曰河鼓岩者，亦兩門，然皆南出，中有水，圓積如疊鼓。又如半月之弦，其淺處清見數丈，諸岩

皆水環石，此獨石環水，澄注淵深，故以水勝。曰辟支岩者，距後瀝水二里許，捨舟循平田北入，奇石森列，房櫳戶牖咸具。有水自岩端下注，溉田數百畝，土人於此祀禾花仙女以祈歲。當西水漲時，諸岩皆可舟游，宛似武夷九曲。古時肇慶稱兩水夾州，蓋西江之水，一從城南出羚羊峽，一從七星岩前出後瀝水。今此水淤塞，半為田，半為瀝湖。瀝湖者，言西江之餘瀝所成也。兩水夾州，則西江勢分，無泛濫之患，形勢更宜。非常之人，當復有疏鑿之者。

東峰名玉屏者，以磴道勝。初折而上，一石半嵌山腰，大丈餘，甚平，為扶嘯台。又折而上，峻石夾立如堵牆，中通小逕百餘步，一石橫臥崖上，若門楣然，長丈。大可五尺，質蒼黑，作斧劈皴，與諸岩石不類，疑飛來客石也。兩端僅及崖際，離崖寸許，若不著崖然者，欹斜若醉，左右二石扶掖之，是名醉石。自醉石而上，有一罅，兩崖相夾，容一二人，上有一石圓而小，半當唇齒之間，舊名含珠逕。予以其狀若華山千尺[redacted]爽，因刻云「小千尺[redacted]爽。

七星岩歲久石長，磨崖篆刻皆淺，多所漫滅。李北海書「景福」二大字在岩口，微有畫痕，其深不能指許矣。崖門張弘范刻字形如梯，亦因石長所致。山以石為骨，其生氣盛則骨長，所在皆然。

○玲瓏岩

去始興江口十里，有二山在城南，[redacted]岑對峙，左大而右小，左山多巖穴，大者曰玲瓏岩，岩中有岩，以大小相間，燠室涼房靡不備，類巧者之所為。其最勝者凡八岩，初自南壁上為二小岩，形如半月相環，外隔而中通，數十步一岩差大。上至山半，一岩甚大，可容人數百，日月盛實其中，名天光岩。路左一岩差小，石乳垂蓮，有紅綠蒼翠色。稍上又一岩，兩柱屹立如樓閣，一竅當東，日初出則陽光先貫，朝霞滿壁。內在窪，注水可飲，是謂下岩。自天光前繩屈而上數十級，有一岩穹然，其石乳懸者為杵，陷者為臼，雲葛洪煉藥之所。又級而上有一岩，石龍勢欲昂舉，泉自頷垂滴，味甘以冽，下有坎不盈不涸。又有琉璃草生其上，可療風疾，曰風藥。折而左，路稍黑晦，火行數十步，一竅圓明上通，是謂上岩。自半月至此，凡八岩，而山中人但稱為上三岩、下三岩雲。岩之外，奇石叢羅，<谷含>呀豁<門可>，詭環萬狀。凡繞玲瓏岩者數匝，一一中虛。蓋石之上拔者下必有根，根為雲之所畜，故中虛，石山多巖洞，土山則否。雲生於石，不生於土也。

○揚歷岩

揚歷岩，在保昌西北二十里，以漢將軍楊僕經其下，故名。絕壁有瀑布，瀑布中有祗林寺，瀑布為寺之屏，游者以為入瀑布中，不知其且入寺中也。岩高深各數十丈，廣三之，可置室十餘間，而瀑布之橫懸，正足蔽之。從外望之，但見瀑布不見寺，並不見有岩。岩下又有一岩，如巨口吸水，水噴薄至雨花台乃成溪，潭旁有大小蒲團石甚怪。

○三洲岩

三洲岩，在德慶州東七十里，哮豁靚深，如堂如房者半。兩旁有隙坼二，日光分透。從右壁而上，初甚暗，不數十武即洞，如飛磴盈尺，行者前後不相顧，從穴中屈首穿而出，乃至頂。古一亭，

古木叢蔭，丹灶硯池，仙羊窩、石柱皆在焉，古有皎叟修真於此。李綱書「玉乳岩」三大字，祖無擇銘之。其石皆蒼綠色，摩挲如玉，可愛也。其南又有亭，瀧江繚繞足底，下視煙波，茫然無際矣。

○白面岩

白面岩，在翁源縣東南七十里，石色中青外白，故曰白面。其寬敞可容千人，黑暗處炬之，約深數里，不能窮也。春夏時，有泉下滴，日供三四人飲，擊其石，片片音響各别，又謂玉磬岩。常有神飛至，居岩一二年輒去，去之日，有大風雨，拔木發屋，人以為異。

○穿鏡岩

穿鏡岩，在靈山縣西二里，峰半一孔相通，有如穿鏡，望之以為前後二鏡也。旁有三海岩，皆高廣，石乳森森四垂，肖諸物象。又有呂君洞，出入上下，如環無端，絕與穿鏡相彷彿。宋州守陶弼登此。見有螺蚌之異，疑古滄海之變，其玲瓏穴漏，或泡沫所成，賦詩紀之。

○陽春巖洞

陽春縣夾江奇石，自云霖鋪至下馬水，峰峰峭削，巖巖勾漏，凡百餘里不窮。最著者有空同岩，從郭西三里度水而南，又四里，矗石五六，中方橫不甚銳拔者，空同岩峰也。岩口前後斜出，深廣數十丈。上下層疊如巨廈，二石柱支之，上有天坼甚光耀。一石名龍牀，雲氣嘗濕，其鐘鼓石，左扣左應，右扣右應，左右扣則一岩皆應，以是山中空故也。凡石山皆中空，蓋艮象一實二虛，二虛其洞穴也。山以虛，故能通澤之氣，山無氣，氣皆從澤而出，氣凝則為乳，洞穴所有物象，皆乳所成。歲久乃堅為石，石者氣之渣滓也。岩中又有暗竇，炬行十餘丈，昔有金膏銀液之異。出岩，從高流河口行十餘里，有三峰出水。東曰潭西石，道書所謂「潭西玉髓」是也，一穴深廣百餘笏，古溜所積，多為雲霞鳥獸形鐘乳，隨手折之，輕鬆瑩透，疑即玉髓。四壁作龍鱗，有草斐■下垂若龍髯，金翠相映，土人云：此金芝也。嗅之辛辣。從潭西亂流數里為高岡岩，未至岩，一峰庳小為角石，一峰張其口為馬口石。二峰相屬為蓮塘口石，水穿洞腹而出，勢甚噴薄。冬月捕魚人始能行洞底，裡許無所觸礙，西二里為南岩寺，有元至正碑。東炬稍北為銀輝洞，循崖行。螺旋蠖屈，可數十穴，極其幽■。石瑩膩，得火發光，鐘乳懸冰，層■交拄，傳有銀甕湧出，不知何世之物也。又循崖行至西岩，得天然洞闕，稍加追琢為之，左右支洞，委宛各高數丈。其奧有一古龍蛻，土人療疾，每琢石出之，是曰龍蛻岩。又前有童真人騎赤豹處，曰赤豹洞，廣敞得龍蛻之半。入裡許，上通日光洞，前為合水口，從水口而東，越陂陀三四里，有寺曰川山，旁倚危峰四五。一洞下廣上銳，兩扉仄暗，捫其壁，高下隱起有鳥跡書，為苔蘚所蝕，罅光射處，時見片片琉璃，是曰玉玻岩。從水口而西，一石曰下那虹石，有虹陽洞在水次，其旁小峰曰小那虹石，北有數峰不相屬，曰上那虹石。又北有瑯陽洞，洞上有三峰，曰大瑯、小瑯、瑯背。從水口而北五六里，經鳳羅口，其西岸有峰四五。南戶之岩一，北戶之岩一，東戶之岩一，北戶在山麓，不甚廣邃。東戶去地二百尺，鐵壁平削，非人可度。又三四里則皆東石

也，凡三十餘峰，或相屬，或不相屬，謂之石城。其南巔則多[redacted]壘，北壁直瞰江[redacted]，又有二十餘峰曰合窠石，作四連。北四峰為焦青石，又北三峰為中部石，又北八峰相屬為中青石，四峰不相屬為敵坑石，又北六峰相屬又不相屬為兵營石，四峰相屬為那青石，東北五峰不相屬為那烏石，那烏水所自注也。其東三峰為鯨石，又東三峰為荔石，又東二十餘峰為潭葛石，自石城至潭葛凡百餘峰，屈蟠十餘里，隱隱皆有洞穴。崖岫多蘸水皺，潭葛北有石角洞，其懸溜高下相濺，其凝乳潔晶相積，其蘚花若剪玉而成，其嵐煙時吐五色，土人云「寶玉氣」也。又北三四峰相屬，半出陂陀，半入湖浸，為浮曜洞，亦曰小銅石岩。人家在岩口，蕉竹連陰，甚有致。去岩裡許，東北有四峰，平坡帶[redacted]曰隔岡石，又北六七峰曰銅石。其東南去人家半里，有磴道數曲至下岩，又百餘級至中岩。岩，劉仙蛻所也。炬探之，亂花瑤芝，倒垂四壁，壁光瑩射，炬如玉。旁有一石房，牀屏盂筐，宛若鬼作。又數十級，壁有周敦頤、祖無擇題刻為玄鶴岩，下坂則黃泥灣矣。自灣至天塘，道旁有六七峰相屬，曰黃泥灣石。北五里許有八九峰不相屬，曰梧桐石。又十數峰橫倚平嶂，曰石盎，往往洞戶出翠微，或隱林際，或覆重崖下，凡五六見，非钅句梯飛絚不可至。又三四里在群峰相矗間，曰雲霖砦，負石而居曰客砦，前踞泓湖曰三砦。砦下夾路數峰，高四五丈許，尺尺皴皺，絡藤垂筱。青翠涓滴石上，猿狙狎人，冬寒時群至就火，撫弄不去。湖外有雲霖洞，曆數十磴乃至，氵[redacted]氵爵之聲與風葉相答，洞中急溜，又若[redacted]瑤瑟然。裡許，循仄徑行，高下不知其幾，四旁委洞，時仄身蹲膝窺之，不能悉達也。數百步出後洞門，有白水飛瀑十三疊，嵐煙擁蔽其半，與響石、大岩、石窟三寵皆奇絕。白水之山最高大，在陽春西南，去縣遠，其在城北，有峰隆然起如寶幢者，涼纟散岡也。左右則雲林、射木、磁木之山，煙翠隱見，皆面江互相映帶。江由黃泥灣七十里至縣，與左瀧水合，又南五十里與輪水合，入漠陽江。一路皆奇石，或有名或無名。或石也而以峰名，或峰也而以石名，無不峻削奇詭，玲瓏穿空，不可得而窮也。

○碧落洞

英德之南約五里，一石壁高千餘仞，上有洞曰碧落。循磴而上至一洞，其廣二丈。袤倍之，高四五之。從洞右仄行，未及半石斷，有飛梯出於壁外，閣道空懸，兩翼為[redacted]檻承之。仄行復至一洞，兩壁牙交容一人，既束復舒，為虛樓一疊，一石吐出，上平下銳，可坐而臨水。從洞左仄行，又有虛樓一，其石皆如花草雲霞，所垂乳變態千萬，將雨則乳枝濕潤生雲，僧常熾火以辟雲，一水窪深二尺許，乳之涓滴所成也。有魚長數寸，見人弗畏，上有石棺，石仙人蟬蛻於此，蓋靈窟也。偽南漢命為雲華御室，有記，唐人周夔為到難篇云：「湞陽之石室，兩崖卷束。勢合如屋，孱顏百間，開待朝旭，峭然嵐壁，宛矣仙躅。羽容霓色，霏繞瑤局。」又謂：「忽驚呀豁，危赴騰立。背倚青壁，久而汗浹。是此洞也，洞外峰巒四合。一屏前立，江光樹色。掩映虛無，境絕幽麗。」

○穗石洞

穗石洞，在會城坡山之下，坡山向在江乾，稱坡山古渡頭。山本不高大，為劉[redacted]所鑿，今僅一培[redacted]婁耳。昔有五仙人，持穗騎羊

降此，仙人去而羊化為石，故名穗石洞。有一巨石，廣可四五丈，上有拇跡，跡中碧水泓然，雖旱不竭，似有泉眼在其下，亦一異也。城中天然之石惟此，餘皆客石。

○甘泉洞

甘泉洞，在增城東洲西嶺下，湛文簡之母陳，因禱是洞，生文簡，故文簡以為號，而建甘泉書院其上，其後文簡所至，輒為樓，名曰見泉，以示不忘所生之地。王文成嘗至甘泉洞中，有題甘泉居詩云：「渴飲甘泉泉，飢餐菊坡菊。」又云：「遙拜羅浮雲，奠以雙瓊環。」洞去曬浮甚近，文成嘗與文簡相約，未及往游，亦羅浮一憾事也。

○紫霞洞

瓊州治南二里蒼屹山之北，有紫霞洞。洞口一石版題曰：遠七里，近七里，不遠不近七里。壁間復有盤龍屈曲自何起伏八篆書，郡人產子者，多鐫名石上，以朱塗之，謂可得長命雲。

○浰溪石室

浰溪石室，在樂昌治西北三里，其山曰浰溪嶺。浰溪在嶺下，嶺以溪名，石室亦如之，高三丈許，廣倍之，左右各有斜竇甚深，漸入若螺螄尾。一飛來碑，刻真武贊八句，字如岣嶁碑，不能盡識。雲飛自武當，有陸羽題名及樞室二楷書，字大四尺。右有石牀，長二丈，平整可臥。其東四里，又有岩，縱橫十字，平廣若大衢，名十字岩。橫者甚深，有地道可通浰溪石室，似有陰暉主夜，陽精主晝。形如日月，飛在玄空之中，流入洞天之內，其光明與外無別者。

○山火

粵之山每夜多有火光，酈道元所謂熒台，若羅浮之珠燈是也。珠燈之出，大或丈許，小或六七尺，鐵橋、瑤石間，吞吐無常。每子夜日出，珠燈與相照耀。巖壑皆光，此皆山火之所為。俗以為火山，非也。然此乃陰火也，蓋山之陽火不可見，可見者陰火，以陰火故見於夜而有燈名。盧杭之野燈，常至萬炬，杖擊之，其光[redacted]然。噫，吾直以流螢視之矣。

○山影

龍川之霍山，當大旱時，有影山於天際，大小峰巒，與霍山一一相似，移時方沒。鄉人咸曰：霍山影見，不出三日雨矣。凡山影在地不在天，在天之影，惟霍山為然。他處雲也，非山影也，霍山之影似雲而非雲，蓋霖雨之兆，其神氣有以異乎群山也。予詩：「山影在天知有雨，雲光如水似非晴。」又云：「山因欲雨偏生影，影滿天邊不是云。」

○南嶺

南嶺，在永安貉老坪東，去縣東南八十里。其高四百餘丈，周百餘里，四崇中衍，一路微通，險阻可據。舊有城，有守備官，有撫民通判公署。萬曆二年，分守嶺東道參議趙可懷議，歸善、海豐、永安、河源、長樂，皆巖邑也，賊今幸平，補牢是急。新田，海豐屏翰；南嶺，永安藩籬，宜城之。移惠參將於新田，兼制海豐、歸善。移惠潮守備於南嶺，兼制永安、長樂。蓋新田、南嶺在萬山中，昔為巨賊某某窟穴，諸巢環布，膏壤沃野，誠吭背之區，而扃[redacted]不可緩也。其形勢，新田宜城壘左，二水交流，南嶺城宜壘

右，據高臨下，亦東西兩溪環之。但南嶺當永安、長樂之中，新田[redacted]俞海豐而東，歸善懸隔西江，壘寨攢聚，何止百餘。此皆新撫之民，跛不忘起。而明溪之地，內可以控歸善，外可以接海豐，城之，與新田更戍便。當事者以眾建力詘，第城新田，令參將督捕通判戍之。城南嶺，戍以守備及撫民通判，奏可。萬曆四年，南嶺城及公署成。南嶺者，嶺東諸山最險要，宋文丞相天祥，常以景炎二年，兵敗於永豐空坑，十一月至循州，屯南嶺。三年二月，出海豐。三月，屯麗江澳。十一月，進屯潮陽縣，討賊陳懿、劉興，執興誅之。十二月十五日，聞元張弘范兵水陸並進，又入南嶺，柵險自固。鄒氵鳳、劉子濬以民兵至自江西，弘范步騎尚隔海港，懿道弘范濟潮陽，使弟弘正輕兵直指帳下。二十日，丞相方飯五坡嶺被執，氵鳳自剄不殊，扶入南嶺，逾十日死。葉春及雲，永安有南嶺，南嶺有文信國、鄒處置之跡，邑若增而重焉。信國祠在南嶺城中，大均議以鄒氵鳳配享，氵鳳死國在丞相之先，精靈與文公當長在此。文公為永安重，鄒處置詎不足以重永安乎哉。南嶺當丙寅歲，有李唐宗者，起兵據之。既敗，有司夷其城及公署，惟文公祠獨存，與五坡嶺表忠祠，巋然相望雲。又南嶺之西有簾紫嶂營者，在琴江丫髻峰東二十里，文公亦常與鄒樞密氵鳳駐兵於巔。聞黃[redacted]鳴，徙南嶺，故嶂又名黃[redacted]嶂，亦曰聞[redacted]。上有階石尚存，此皆忠臣之遺蹟也。

○端州山水

何[redacted]雲，自廣州過三水縣而西，山石奇險，峽江屈曲，高嶺之上，小峰萬疊，聞斧聲丁丁，仰而矚之，乃辨樵子之與尺樹。儼在雲嵐開合間，長纟牽溯流，人百其力，舟行遲遲，看山良足也。過峽三十里至煙蘿山，山半有東江亭，此為高峽口，[redacted]西來，東以入峽故名。泉甘石潤最可玩。至端州北門，望有茂林飛閣為寶月台，老樹參霄，日景微漏，北窗正對七星岩，南臨[redacted]，江光明滅，蓋為郡城煙火所蔽。台下百頃ㄜ池，時雨平堤，芰荷數里，坐久涼生，非復炎境。二里為七星岩，端州之山，近而易登者無若七星岩。平地自起小巒，白石如雪，一名玉屏，雨之所淋，黑若點漆。樹自石壁挺出，根無所著，而冬夏深翠自固。雖名七星，然大小不齊約八九巒，高者百仞。北海李邕鐫記石壁，風雨剝落，猶可辨識，有洞有泉，卻暑避喧，允為佳勝。

○韶陽諸峰

自韶陽而下，多奇峰林立，狀如叢筍，插天爭出，橫斜離合不一。或有詩云：「應是攫龍爭化石，靈根一一長兒孫。」予詩：「削出枝枝是攫龍，無人道是一峰峰。山靈作意為韶石，欲使[redacted]岩似次宗。」次宗，華山也。

○東嶠

粵有五嶺，大庾在最東，故稱東嶠。孫氏雲，東嶠在大庾縣南，[redacted]橫雲，鬥上鬥下。初陟，彌望荒岡，登降，田疇靡靡。阡陌二十里外，乃連峰側立，隔樹見行人累累從峰上度。將至嶺，削壁橫亙半空，鑿石開徑，然後可度。有卓錫泉涓涓出鑿中，分嶺兩注，漱石長鳴嶺西下，深溪廣肆，砂樹平連，一一小岡起溪中，與怪石出沒。長鬆被阪三十里，鬆聲隨流，波濤四起，一嶺南北，頓殊涼燠矣，故又稱涼熱山。

○石礪山

石礪山，在番禺茭塘都，四週裹海，磅礴中流。外即[redacted]大洋，中有石壁，蹲踞狀如獅子。獅腹中空。可坐六七人。飛泉百丈，為虎門捍山，一岩名錦廊，石如迴廊，可百餘步，形家以山為南海捍門，控制內外，險若金湯，故築城置堠，以為禦寇重地。予嘗有公揭云：粵省靈秀，全注於[redacted]巨溟，所恃獅石、虎門、南岡頭諸山，屹然橫峙，以峻外防，而留旺氣。所謂水口之重關，海門之金鎖，非耶。乃有亡命奸徒，蜂屯蟻聚，鑿石網利，歲致金以十萬計。潛導番夷，陰藏劇盜，且運艘出沒，譏關難察，鑄錢賭博，多匿其間，為鄉村蟊賊，種種可憂。況山脈穿海浮沉，肺腑首郡，上則鴨墩、獨洲諸阜，下則五獸雄岡，靈氣泄藏，兆官民之災[redacted]。下關崩陷，致形勢之不完。近者牛口一屯，噴流黃血，浮蓮一塔，迸出黑煙，崖傾石墜，歲歲壓死多人，鬼哭連村，山靈哮怒。沿茭塘一帶，五里成淵，十里成谷，閭井窪{穴臼}，墳墓傾沉，長此不止，勢必丘陵大小盡平。高者既下，下者豈能復高，風水既傷，淵藪未已，其為全粵禍患，曷可勝言。萬曆、崇禎間，屢行封禁，今復公然盜鑿，群豪虎視，莫可誰何。痛心疾首，其誰同此隱憂也哉。噫！

第四卷 水語

西江

西有三江，其一為漓，一為左，一為右。右江至潯而匯左為一，而右江之名隱。左江至梧而匯漓為一，而左江之名亦隱。惟曰西江。西江在西粵為三，在東粵為一，一名鬱水。唐志稱，南海名山靈洲，大川鬱水，亦曰[redacted]江。予以其源遠委長，經流四省，可為一大瀆，而峋嶁碑有「南瀆衍享」之語，因名之曰南瀆。蓋東粵江之大者無如[redacted]，故南海一名[redacted]海，亦曰[redacted]大洋。南海固以江而重也，則祠[redacted]於廣州以為南瀆也亦宜。[redacted]者，江中兩山名。左思雲吐浪[redacted]，西江之水。以[redacted]之山為始，以[redacted]門之口為終，[redacted]其亦西江之岷山也。

[redacted]江即今巴盤江，黔之水惟此為大。由滇阿迷、羅雄，徑廣南泗城、田州乃至粵。自廣南以上，皆崎嶇不通舟楫，而唐蒙以為一奇，欲從夜郎浮船制南越，計亦疏矣。光武時，[redacted]大姓龍、傅、尹、董氏，與郡功曹謝暹保境為漢，自番禺江奉貢，蓋陸至廣南乃由水道耳。用兵貴取奇道，然深入人國，其勢在分，武帝攻南越，兵分五路，其命馳義侯發夜郎兵下[redacted]，特以為奇耳。正兵以下橫浦為先，下橫浦至番禺，水道平而徑，故樓船先至尋狹。

西江發自夜郎，盡納滇、黔、交、桂諸水而東，長幾萬里。然趨海之道，苦為羊峽所束，咽喉隘小，廣不數武。霪雨時至，則狂波獸立，往往淹沒田廬人畜，民居城上，南門且築三版。故老言，伏波平定側、貳，築堤於其國，使交水不為粵患。自是交人恒虞泛濫，賄粵吏去石一版，遂以我為壑。考《水經注》，馬文淵積石為塘，達於象浦，蓋以防交水之患也。文淵此舉，與史祿皆有功於粵。粵之上游，如氵匡，如漓，如橫浦，如[redacted]，皆湍急多石，其可舟行者，或皆史祿所鑿，不止靈渠。自史祿鑿靈渠，而兩伏波賴之以下樓船，唐蒙所以請從夜郎浮舟直至番禺西浦者，亦以祿嘗開闢此道雲。

○南江

南江，古瀧水，一名晉康水。其源出西寧大水雲卓之山，會雲河鬆抱坎底上烏之水至大灣，又會東水至德慶南岸入於西江。予詩：「西江一道吞南北，南北雙江總作西。」北謂湞水，南謂晉康水也。西江之源最長，北江次之，東江又次之，南江最短。然其水清於西江，西江歲五六月必暴漲，瘴氣隨之而東而南，飲者腹脹。惟北江絕清，潮之力僅至中宿，故禺峽之水，甘冽不減中泠。流至羚羊峽外，每[redacted]門潮至，由截西江之水使逆流，或半入於北江，而北江之水濁矣。江間見泡沫色黑，即知天將寒，風雨且至，白則否，西江亦然。

○三水

三水者，自肇慶而來者曰[redacted]江為一水，自清遠而來者曰湞江為一水，自廣寧而來者曰綏江為一水，皆會於三水縣東南之昆都山下，是為三水。《志》以[redacted]、湞二江達於廣州入海者為一水，非也。綏江至四會，會龍江顧水，東南出南津口以入湞江，又分一

支。西南出清岐口以入[redacted]江，其水甚大，不減湞江，一源而二流，西北二江皆受其灌注，可以為一水與二水參。夫以一水而能灌注二江，天下之所少。入西江以為上流，入北江以為下流，而不得合西北二江以稱三水，此前人志山川者之疏也。

○漲海

萬州城東外洋，有千里長沙，萬里石塘，蓋天地所設，以堤防炎海之溢者，炎海善溢，故曰漲海。《後漢書》云：交趾七郡獻貢，皆從漲海出入。漲者噓吸先天之氣以為升降，氣升則長，長則潮下虛，下虛十丈。則潮上贏十丈，氣降則消，消則潮下實，下實一尺，則潮上縮一尺，皆氣之所為，故曰漲。凡水能實而不能虛，惟漲海虛時多而實時少，氣之最盛故漲，若夫颶風發而咸流逆起，大傷禾稼，則氣鬱抑而不得其平，亦漲之說也。漲海故多颶風，故其潮信無定。雷州調黎之東，一日兩潮而兩汐，西則一。調黎之潮，東消而西長，那黃則西消而東長，其風不定，其潮汐因之，風者氣之所鼓者也。平常則舊潮未去，新潮復來，常羨溢而不平，故曰漲海也。或曰漲海多瘴，飲其水者腹易脹，故入漲海者必慎其所養，亦一說也。

○海水

炎洲之水，其邊大洋以北者，清而紺。邊大洋以南者，碧而黑。西漲暴下則黃濁，黃濁故淤泥壅積以成田。碧而黑，則性勁味咸，水鹵所生，火膏所發，鬻之可成鹽末。故凡海水，秋冬咸而春夏淡，咸則益清見底。諺云：「鹹水清，淡水濁。」「鹹水滿洋，不如淡水一掬。」言淡者雖濁而可食也。虎門外之水重，咸也。虎門內之水輕，淡也。舟入虎門，則低五寸，出虎門，則高五寸，水咸故有力也。凡下海之船日以輕者，水咸且勁，入木而木質堅，故輕也。上江之船日以重者，水淡且柔，入木而木質鬆，故重也。入夜則海水純丹，火光萬里，波浪乘風，如千萬火山衝擊，物觸之輒生火花，咸故生火也。然海中生火，亦嘗不必以咸，凡水中必有火也，天地間水不足則火不生，海者水之至足者也。火之體虛，必麗於物而明，水亦其所麗之物也。水貴乎行，火貴乎畜，畜於山亦畜於水也，故海色之碧與味之鹹苦，皆火之所為也。董子謂火至陽而有涼燄，此涼燄也。木華謂陰火潛然，此陰火也。邵子謂有溫泉而無寒火，此寒火也。大抵火生於山與生於水皆半，山之光，火之所為，水之光亦然。火在山則陽，在水則陰，在山則熱，在水則寒。而南海獨稱炎海者，既接[redacted]谷，復邇扶桑，其精氣與日相摩而生火，故曰炎海也。

出澳門，其水純黑，至瓊海則藍。其分界處水，一藍一黑不相雜，舟人謂之海[redacted]令。蓋水積厚則純黑如靛，以咸故兼碧色，淡則黃白，其鹹淡同流，當中必有一直路，兩色判然。然掬之在手，黑者亦清，黑者水之真色。又海大天色沉冥，日月為之不曜，兑之一陰與天同玄，故水黑。

凡潮水兩邊落至三尺，中間潮心乃高，潮心者俗謂之[redacted]令水，[redacted]令者界也。潮心行乎江中，其白如雪，明明可辨，故曰界。以其在江中流，故曰潮心。心從中而行，獨高出於左右之流，蓋坎中一陽之象，坎之心享以此。水非火之力不流，水之流，地二之火所使也。天一能生水而不能流，須地二生火以流之，地二之火陽火也，

無形之火也，有形則海中之陰火也。故夫求陽水於火中者必於山，求陰火於水中者必於澤。新安海中之火，每成塊，大如車輪，隨風入城，人驚以為天降火也，風止即旋消滅。以陰火故著物不焦，得濕而愈炎，以水折之，則光燄至天，物窮乃止。蓋陰火喜濕，陽火喜燥，陽火可以水滅，陰火可以火滅，以濕伏陽火，以燥伏陰火，其理一也。

凡江陽而海陰，陰故海水重而沉，陽故江水輕而浮。新安灶丁煮鹽，俟潮至取注缸中，以飯粒試焉，飯粒之所止，乃可分其鹹淡，咸則留之，淡則去之。蓋海水陰，有力而能任重，故飯粒止而不沉，能勝飯粒，則可以為鹽也。鹽與火同類，咸故生火，火故生鹽，火者鹽之本也，陽也；鹽者火之末也，陰也。凡人食淡則血紅，淡陽也。陽純故紅。食咸則血黑，咸陰也，陰純故黑。水者天地之血也。

祝融之汪，南海也，停水曰汪。楚曰汪，閩廣曰洋。從廣州虎門而出，水皆曰洋，在東為東洋，西為西洋。五月南風大盛，舟始開洋，亦曰飄洋。從洋皮觀水，近低遠高，如千重雲山，上接霄漢，與在江湖觀水，近高而遠低者不同。每望黃氣，知有人煙國土，白氣知有山峰，黑氣則水，是謂望洋。洋中空曠，風起即知，落帆下[redacted]丁亦無恙。惟經山島防旋風，若漏發，載重難尋則沉溺矣。然舟不能輕，輕須以土石實之，風浪既大，非重載不能鎮壓也。

萬州一港，四圍有天然石堤，常伏水中不見。港頗寬廣，海艟爭避風其中，稍不虔，則港口忽生一沙橫塞之，須祭禳乃滅。蓋海中沙磧，時有時無，皆有鬼神於其間。

廉州海中，常有浪三口連珠而起，聲若雷轟，名三口浪。相傳舊有九口，馬伏波射滅其六。予有《伏波射潮歌》云：「後羿射日落其九，伏波射潮減六口。海水至今不敢驕，三口連珠若雷吼。」

瓊州以海水占年，凡海水熱則荒。諺曰：「海水莫熱，禾穀將結。海水其涼，禾穀登場。」

○潮

廣人以潮汐為水節，或日一潮而一汐，或日兩潮而兩汐，皆謂之節。其在番禺之都，朝潮未落，暮潮乘之，駕以終風，前後相蹙，海水為之沸溢，是曰沓潮。一歲有之，或再歲有之，此則潮之變，水之不能其節者也。若以歲之十月，自朔至於十有二日候潮，朔日潮盛，則明年正月必有大水。二日則應二月，日直其月，至於十有二日皆然，此亦潮之常而人罕知之。蓋水之神於節者也，然大率潮與月相應。月生明則潮初上，月中則潮平，月轉則潮漸退，月沒則潮乾。月與日會，則潮隨月而會，月與日對，則潮隨月而對。月者水之精，潮者月之氣，精之所至，氣亦至焉，此則水之常節也。蓋水與月同一坎體，故以月為節者，在在有常，而以日為節者，在在有變也。餘靖云：月之所臨，則水往從之。故月臨卯酉，則水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彼竭此盈，皆係於月不係於日是也。

張潮謂潮者氣之所為，故謂潮應月可也。謂水往從月，潮係於月則不可。《臨安志》云：潮汐往來，天地之至信。氣升而地沉，則水盈而為潮，氣降而地浮，則水縮而為汐。然謂水隨氣而往來可

也，謂水因地而盈縮則不可。嘗有候二海之潮者，謂平於東者嘗先，平於南者嘗後，每差三時，又有謂北水南來則潮長，南水北來則潮落。夫潮長何以自北而南哉，蓋河圖一六水居北，後天卦位，坎亦居北。夫北，水之匯也，氣之闢也。天地之喘息，一翕一張，而潮之長落因之。氣之張於地也，則水自北奔南而潮長，張之極，則水益南而潮平。張極而翕，翕則水北還而潮落，夫惟氣之張翕無停機，故潮之長落應期而不爽，若夫小大早晚之異。《臨安志》又云：當卯、酉之月，則陰陽之交也，氣以交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於餘月。當朔望之日，則天地之變也，氣以變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於餘日。蓋時有交變，氣有盛衰，其氣機一與月應，故謂海潮應月，理亦昭然。若夫踏殘之水，則天地餘氣，吸將盡而復出也，春夏晝有踏殘，晝之永也。秋冬夜有踏殘，夜之永也，永故餘氣復出也。若夜短則汐水無踏殘，晝短則潮水無踏殘矣，蓋皆乘氣而往來也。袁昌祚云：有人於北海往來，見正北一望，海皆平水無潮。返東北隅，始漸見潮有消長。蓋正北方位，先天為坤，後天為坎，皆天一始氣。潮從此生而常平，漸乃通諸四海，若循環然，大率應晝夜子午二氣為消長之候，有不盡由於月者。雖月常一月而一周天，潮亦常一日而一周地，然皆以先天之氣，流行於後天之方位，世儒烏所據而雲月配先潮配後也。

○廣州潮

廣州潮，以朔日長，至初四而消。以望日長，至十八而消，謂之水頭。以初四消至十四，以十八消至廿九、三十，謂之水尾。春夏水頭盛於晝，秋冬盛於夜，春夏水頭大，秋冬小，故防倭者，自清明前三日，至大暑前一日，謂之春汛。春汛為大，以水頭故，言大汛也。自霜降前一日，至小寒前一日，謂之冬汛。冬汛為小，以水尾故，言小汛也。漁者歌云：水頭魚多，水尾魚少。不如沓潮，魚無大小。沓潮者潮之盛也，一名合沓水，水之親舊者，去來相逆，故曰沓。沓，重沓也。當重沓時，舊潮之勢微劣，不能進退，魚去而復來，故多。魚大者始能乘潮，故大。沓潮者漁人所喜。又粵人以為期約之節，予有《沓潮曲》云：「與郎如沓潮，朝暮不曾暇。歡如早潮上，儂似暮潮下。」又云：「兩潮相合時，不知早與暮。與郎今往來，但以潮為度。」

○瓊潮

瓊州潮，每月不潮不汐二三日，冬不潮不汐三四日，八九月潮勢獨大。夏至大於晝，冬至大於夜，二十五六潮長，至朔而盛。初三大盛，後漸殺。十一二又長，至望而盛，十八大盛，後又漸殺。大抵視月之盈虛為候，以為隨長短星者，妄也。以為半月東流，半月西流，亦非也。蓋地形西北高，東南下，瓊、雷兩岸相夾，見水長而上，則以為西流。見水消而下，則以為東流耳。然陳讓云：天下潮汐消長皆同，惟瓊海兩岸，東西異流。每南岸水流東而長，則北岸水流西而消；北岸水流東而長，則南岸水流西而消。同此一海，兩岸異流，彼逆此順。然東流日僅廿四刻，西流則計時有九，又或數日不流，蓋伏流也。天妃廟碑言：十六七八九四日伏流可渡，至中流始有怒濤，乃東西合流處所，所謂中洋合巢浪也。過此可勿戒心，如風大則半日可渡。又歲三月二十三日，天妃渡海南，必有北風，舟楫宜候之，以是日須臾可渡。是日廣東邊海地，亦皆

有風雨。

○惠州西湖

羅浮介廣、惠之間，為二州所瞻。今行者歌云：「下不見羅浮是廣州，上不見羅浮是惠州。」其厚[redacted]盤回數百里，支走通衢將並海，復奮起為揭嶺，其勢逆趨而上，蜿蜒不斷。至惠則攢巒疊[redacted]，如[redacted]如屏，為一城之擁蔽，其靈秀皆瀦於西湖。而惠環城皆水，龍川、淡水會為江，而縈於左。槎溪、濂泉匯為湖，而漾於右。右則密邇羅浮，為朱明之水所歸。於是湖遂為羅浮之有，而曰羅浮西湖。羅浮上有神湖、瑤池與海通，下有西湖與江通，以其在惠州西，故曰西湖。又以惠有豐山，自疆西迤邐而止於湖，而湖中之利弗禁。魚、鱉、菱、荷、蒓菜之屬，施於民者普，故曰豐湖。湖迴環二十餘里，分裡外湖，為三堤間之，水頗高，注江如建瓴，恃三堤以為蓄泄，故堤歲必修築。三堤各長裡許，有橋六，曲曲相通，中有漱玉灘、點翠洲、明月灣及大小島嶼。每當煙雨之際，乍有乍無，遠近望之，有海上神山之勢。吾粵故有三西湖，一在潮，一在雷，而以惠西湖為勝，子瞻以為不讓錢唐明聖湖云。

○樵湖

西樵下有湖，環山東南，隨水勢曲折而成，長亙六十餘里。湛甘泉嘗標為二十八曲，與弟子棹歌其中，予追和三章，其一曰：「二十三泉一半飛，飛為大小水簾肥。湖中盡是飛泉水，曲曲隨舟上翠微。」山上有二十三泉，皆瀑布也。其尤大者水簾。其二曰：「東北湖頭接白雲，東南湖尾大江分。諸峰不在煙波外，七十芙蓉總與君。」山四圍皆江水，環有七十二峰，若芙蓉注其趺，故云。其三曰：「芙蓉一朵一飛泉，流作湖波蕩碧天。廿八花灣行不盡，江風吹上瀑花邊」。山上又有天湖，方文襄嘗畜三瀑布為之，亦稱三瀑布湖。三瀑布者，其一出大科峰北麓為雙泉，流至雲表村為西竺泉，注於寶鴨池乃為瀑布而下。其一出小科峰北麓，合碧雲二泉注觀翠岩，又合紫雲溪，逕白山村、伏虎台乃為瀑布而下。其一出諸度坑，歷銀瓶、盤龍石而下。又有二小泉，一出盤龍石側，繞石泉書院門而東。一出後岡浮石，並會東澗之水而入天湖。天湖凡受大水三，小水二，煙波浩淼，望若無際。流至山下復為湖，下湖之水，即上湖之水也。每當雨過，輒有飛魚掛林杪，罾人截湖口而取之。湖口有方子釣台，予嘗垂竿其中。

○二湖

會城中故有二湖，其一曰西湖，亦曰仙湖，在古甕城西，偽南漢劉[redacted]之所鑿也。其水北接文溪，東連沙澳，與藥洲為一。長百餘丈，歲久淤塞，宋經略陳峴疏濬之，輦[redacted]故苑奇石置其旁，多植白蓮，因易名白蓮池而湖亡。其東偏，今有仙湖裡遺焉。其一曰蘭湖，《南越志》「番禺北有芝蘭湖。」《廣州志》「蘭湖在雙井街，其水常瀦。」今亦亡。其地亦猶曰蘭湖裡雲。城中又有二洲，一曰粵洲，在玄覽台西，為白雲之水所注。一曰藥洲，在越王台西南一里，即[redacted]所鑿仙湖，與之為一者也。二水既廣，復與番禺二山青蒼映帶，每當春秋佳日，登臨者不出三城之外，其觀已足。今也三城連而為一，三山亦失其二，番與禺僅存培[redacted]婁，而洲與湖之煙波浩淼皆不可問矣。王於一有言：世之變也，志風雅者，當紀亡而不紀存。嗚呼，吾粵之所亡者，今豈惟二湖二洲之勝概而已哉。

○陷湖

遂溪有陷湖，湖故托、寧二村也。相傳隋開皇時，有一白牛過之，村人殺之以食，風雷暴作，二村遂陷為湖，至今淵深不測，有龍居焉。旱則有司殺一白牛沉於湖以禱，霖雨立至，蓋激龍之怒雲。其水痕晴則日增，雨則日減。或曰：此為海眼，潛通於海。凡雨皆自海生，雨則水氣上於天，此泉下趨，故日減。晴則水氣復[redacted]於海，此泉不瀉，故日增。

○照鏡湖

番禺治東北五十里有小湖，每旦，湖中有一輪，光明如月，大四五尺，朝日射之，搖蕩照耀，土人以為古鏡，因名湖曰照鏡。有歌曰：「湖中有鏡長如月。」然淘之亦無所有。自掘斷後山龍脈，鏡光遂隱。

○夫溪

夫溪，在仁化東北百里，昔有婦送其征夫至此，故名。予有《夫溪曲》云：「夫溪溪水水分流，流向東西似御溝。恨絕當年征戍婦，潮痕長與淚痕留。」又德慶東五十里，有夫號水，其十里，有思夫水，昔有征夫不歸，其妻思之哭以死。比夫歸，未及家十里，聞妻死，亦號泣死之，鄉人因名其村及水曰夫號。水有二派，東派出西源，西源出富豪，合流入於西江，即思夫水也。水旁有思夫村，其歌云：「思夫之水，流聲嗚咽。夫號之水，與之同絕。」

○月溪

月溪，在廣州白雲山之陽，群峰掩映，若雲間之月，故曰月溪。宋時有月窟庵，予詩：「月溪如月在雲間。」

○銀溪

銀溪，在大埔西七十里，所產魚不腥，以其水浣衣，不用粉漿，自然皓白，故曰銀溪。詠者云：「水有銀光是月華。」

○陸溪

陸溪，在德慶西四十里，其源出佛子嶺，東流四十里入於江。自陸賈至此，溪名陸。山名錦石，江名錦水，亦曰錦江。以賈所曾濯錦，又名濯錦川。人知蜀有錦水錦江，不知東粵亦有之。舊有大中大夫祠，在錦江上。有詠者云：「陸廟春晴候，花飛錦水香。」又云「陸賈祠前錦水香。」仁化亦有錦水，其源一出崇義仙人嶺，一出太平山，會於長江水口過龍石，水中石五色如錦，亦曰錦江。

○香溪

有人自石龍得一小水，沿洄於斷峽深林之間，三日而至羅浮，捨舟八里，則沖虛觀在焉。蓋此水即羅陽溪，為羅浮七十二長溪之一。然自來游羅浮者，而東莞，而增城，而博羅，皆由陸路以入，未有蕩槳溯流，竟可達朱明之洞者也。此水無名，予以山中販香屑者，時時駕筏往來，因名之曰香溪，以為入山奇道。為詩云：「不用仙人綠玉笻，朱明門戶水重重。因君識得香溪路，舟入羅浮四百峰。」又云：「三日仙源路不窮，沖虛觀口係孤篷。自來漁父無尋處，曲曲千岩萬壑中。」

○沉香浦

沉香浦，在南海治南十里。昔無名，自吳隱之投沉香其中，浦遂名，浦亦幸矣。沉香在隱之，不如其在浦，浦存則沉香長存。士大夫有欲得沉香者，其問諸水濱可矣。自晉至今，南海無沉香也，

有則惟浦中沉香而已矣。

沉香浦又一，在臨高城南。昔有縣令，投沉香其中，沉香時隱時見。後一縣令，使人沒水取之，沉香長丈許，大三四尺，出水時波濤洶湧，聲若驚雷，久之復自沉沒，蓋亦有神雲。

沉香浦凡二，而墨研沙一。沙本無沙，以墨研而成沙。浦亦無浦，以沉香而成浦。然浦猶有其二，而沙僅一。然則投沉香者，猶易於投墨研者耶。浦與貪泉，皆以隱之得名，能飲貪泉者，能投沉香。今之不能投沉香者，皆其不能飲貪泉者也。吾將濬貪泉之源，而決其流，放乎三江，盈於五嶺。使士大夫飲者，多為沉香而作浦。

○昌樂瀧

昌樂瀧，在樂昌縣西北六十里。自瀧口以上至平石，凡有六瀧，乃酈生所稱。崖壁峻阻，岩嶺乾空，交柯雲蔚，霾天晦景，謂之瀧中者。瀧中之山名監豪，兩峽相抵觸，欲崩欲陷，楓、楠、豫章諸大木撐之。天從石罅中出，僅尋丈許，隨峽勢以為大小，屈曲縈回，百餘里至瀧口，乃稍開豁。峽中一名武溪，其水源出桂陽王禽出，入臨武，經鸕鷀石南流，合瀘水泠君之水，激為大瀧，灘流[redacted]怒，驚湍飛注。凡有六處最險，其曰寒瀧者，濤風沫雪，凜冽如深冬，舟出沒者，衣盡濕。如裸而泅，凍不可忍。上有廟，祀漢桂陽太守周昕，報始疏鑿之功也。廟左祀昌黎韓愈，愈昔至此，不敢涉。有《瀧吏》詩云：「險惡不可狀，船石相舂撞。」故亦稱韓瀧。一曰金瀧，其崖昔為雷擊，傾裂數百丈，頹波所入，眾壑[redacted]水沖，鼓若山騰，轉如電掣，嘗有金銀光怪。一曰白茫瀧，一曰垂瀧，懸洪百餘仞，匯為巨潭，氵旬[redacted]騰沸，望之茫洋。一曰梅瀧，上多梅樹，有獸白毛而長臂，旦夕吟嘯，人以為猿公。一曰腰瀧，言在瀧之腰也，亦曰穿腰瀧。舟人率以兩篙穿腰，舁舟而上，日不能十里二十里。舟下者，勢如劈箭，直入九淵，離巨石嘗一發許。路或窮，折而入岩竇，則山液滴瀝，陰濕毒淫。若有蛟蛇鬼怪之物，欲相搏噬，令人淒神寒魄，不能自持。自寒瀧至此皆絕險，舟上者與石爭，下與水爭，與石爭者勢在篙，與水爭者勢在船。其可為力者，人半之，不可為力者，天亦半之。出峽至瀧口，有鵝公石，在水中險若淫預，過此乃敢泊舟。嶺南謂水之湍濬者曰瀧，諸州皆有瀧，英德有瀧頭水，羅定有瀧喉，而以此六瀧為大，六瀧又以穿腰為大。予有《瀧中號子》云：「舟子穿腰欲上天，下瀧船笑上瀧船。上瀧爭似下瀧險，一片風帆亂石邊。」又云：「舟隨瀑水天邊落，白浪如山倒翠微。巨石有時亦卻立，白鷗欲下復驚飛。」瀧口東岸，有趙佗古城，佗昔自王，首築此以扼楚塞，蓋以秦新道惟此瀧中最險。彼北從湞水、西從漓水以入者，險皆不及瀧口。有望瀧樓，去縣西北三十里，縣西門曰西瀧，其東曰東川，南曰武水，武水至縣南有龜峰，橫當水口，水為縈紆倒流。上有一亭，予書曰武溪亭，有記。

○白鵝潭

珠江上流二里，有白鵝潭。水大而深，每大風雨，有白鵝浮出，則舟楫壞。丙申五月朔，二白鵝狀如小艇，隨波上下，時無風雨。舟經此者皆見，以小銃逐之，飛數百步沒於水。相傳黃蕭養作亂，船經此潭，白鵝為之先導，亦妖物雲。

○賭婦潭

賭婦潭，在龍門蓼溪水口。相傳有二童男女戲賭，各持竹一邊，從上流擲下，雲兩竹相合，即為夫婦，至下流觀之，竹果相合如生，遂成夫婦，故名潭曰賭婦。潭上竹林名媒竹，予有謠云：「兩邊生竹合無痕，生竹能成夫婦恩。潭上至今媒竹美，枝枝慈孝更多孫。」又博羅有合竹洲，其事亦相類。

○十龍潭

十龍潭，在東莞縣東南三十里，其山曰深溪，與彭峒、大嶺、青嶂相連，甚幽邃。山有一大瀑布，注處輒為一潭，凡十注，遂成十潭。初潭在谷口，春水初生，潭上之石輒掩其直瀉，水皆橫飛以入潭，狀甚詭激。右折為第二潭，水稍平，石齒歷歷可數，其上蒼壁平削，飛溜濺空，白晝轟雷砰磕，破頂門而出，毛骨為之寒豎。其下豬水相環，如雙輪迴轉，為第三、第四兩潭。又上峰益幵峻，水益湍駛，溪中多有美玉，色如紺青，樵人以礪斤斧，異花芬鬱，雲霧晦冥。白沙朱草之間，虎跡嘗暖，此山之最深處也，是為第五潭。上百步為第六潭，左右多怪石，突怒偃蹇，橫扺飛湍，勢若熊羆決鬥，以與潭水沖擊。常有火光熊熊，隨風四射。然火光非生於石也，凡海水寒則生陰火，潭水熱則生陽火，此陽火也。潭水寒而與石衝擊之，過則熱，熱故生陽火也。如是者，凡在第七、第八、第九潭皆然。磴道峭危，往往中絕，涉澗蛇蝮行，乃得至大瀑布下。大瀑布高千尺餘，排峰直注，水花成片如雲，既墜復起，從空旋舞，備極環詭之觀。其下為第十潭，水甚黝黑，是為激龍之淵，天旱，人輒怒其龍而投以熱鐵，則大雨，故曰激龍。石上有古刻「飛泉」及「紫虛洞天」六大字，筆法用顏魯公。

○氵[redacted]川

氵[redacted]川，在高明城南，區太史海目之所居也。嘗有泛氵[redacted]川出三洲口溯大江至石洲詩，又有《氵[redacted]川花樹歌》云：「正月二月春風微，氵[redacted]東氵[redacted]西花亂飛。著水纟[redacted]衝青雀舫，因風復上白鷗磯。」

○思鄉水

思鄉水，源出廉州之廢石康縣思峒山，至武利江復還本縣界內，入晏江，以其去而復還，故名思鄉水。予有謠曰：「水亦思鄉向故山，人流不似水流還。人流若似思鄉水，那有離愁在世間。」

○黃塘

端州七星岩西有仙掌峰，峰下有湖曰黃塘，相連數塘為一，廣百餘頃。野生荷花菱芡之屬甚眾，以水深，蓮莖長至二丈。予棹歌有云：「一丈蓮莖二丈花，枝枝高過釣魚槎。」又云：「蓮花二丈穿蓮葉，蓮葉雖長不及花。」

○黃泥灣

舟自黃泥灣乘流至陽春縣，一路重巒復嶂，與羅旁諸山相接，百餘里不斷，平疇中往往削出奇石。每一石高百餘尺，皆有古木槎椏其上，藤蘿下垂如瀑布，苔積如雲，蒼翠陰寒，停午失景，如此者數十百石。人家在巖洞中，與蝙蝠分其芝房，與猢猻爭其果[redacted]，偃臥者乳牀，漱飲者窪尊，多有巢居穴處之遺焉。竟日倚篷玩賞，恨奔流太駛，不能細加領略耳。嶺南多佳山水，此乃羊腸小路，行旅罕經，故無有言及黃泥灣者。

○迷坑

廣寧縣北五十里有圓嶺山，橫亙十五里。其坑凡九十有九，坑坑相似，失道必三日乃得出，採筍者一一記其處，稱曰迷坑。山歌云：「莫彩廣寧圓嶺筍，迷人九十九條坑。」

○潮水泉

韶州清溪驛東五里許，有潮泉。泉有雌雄，雄大而雌小，一雄長則一雌消，日凡三長三消。初以雞鳴，次午次酉。消則涓滴不留，惟秋冬間泉無消長，乃有細水長流。土人以泉應潮，名曰潮泉。湛文簡云：「此泉或如龍蟄，或如雷聲，倏忽無時，天下之靈。」予詩云：「一泉天半有神靈，吸得江潮上翠屏。千里潮來清遠峽，不教一宿返南溟。」連州南亦有潮泉，仲春至孟秋，每日從丑湧流至申。仲秋至孟春，每日從申湧流至丑。其下流又有斟泉，一曰斟溪，或經年無水，或一日十溢十竭。始興城東百里，有朔源泉，長於朔，消於晦。新興北蕨村有井，水泉溢出，高於他水尺餘。平時澄澈可鑒，至辰未則泉渾濁，流出木屑灰塵諸物，良久如常，是皆與潮通者也。

○貪泉

石門有泉，飲之輒使人貪，名曰貪泉。語云：「登大庾嶺，則芳穢之氣分。飲石門泉，則清白之質變。」由來久矣。然泉獨不能得之於隱之。隱之雲，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則是泉之力，亦有時而窮也。嗟夫，粵處萬里，禁網故號疏闊，異時吏者因得以操柄取盈，念無以謝粵民，則委罪於石門之泉。曰：「是飲焉，而能使人易心而墨也者。」而東莞之南，黃嶺有廉泉焉，長令者亦未聞有飲之而廉者也。何均之泉，而廉者不能使人廉，貪者乃獨使人貪，其人累泉乎，泉累人乎。

貪泉一在連州之五溪水，與在石門者為二。二貪泉為吾粵大患，飲者自陸大夫始，數千金之裝，捆載而西，千載下士大夫莫不豔之。珠璣、犀、玳瑁、果、布之奏，視者猶外府也。至輒甘心焉。曰泉實然，泉之見罪，非有吳刺史不能釋。泉乎泉乎，蓋望吳刺史也如望歲哉。

○豐湖二泉

惠州豐湖有二泉，曰清醒，曰古榕。清醒在豐湖南姚坑，泉口僅如盂，日汲數十石不竭，水比他泉稍重。古榕在湖峰西麓，迸出石隙，甚芳洌，清醒則甘。然冬盡春初，古榕泉味復與清醒埒，清醒不變而古榕獨變，亦異甚。

○醴泉

醴泉，在開建縣一里，從石中流出，味甘如醴，一名酒井，人聲一呼，輒有白沙滾起，泉隨沙上，涓涓不息。予詩：「泉應人聲出，潺[redacted]滾白沙。」

○壽泉

壽泉井，在興寧東二十里，每大雨，諸坑塹濁水交流於井，井水獨清，土人名其地為井子唇。濁在唇而清在腹，汲者去其唇之濁，取其腹之清，味甚甘，飲之多壽，是曰壽泉。

○三泉

瓊州有三泉，其在府城東北者曰雙泉，相去咫尺，一甘一鹹異味，蘇子瞻名曰[redacted]酌，有詩云：「酌彼兩泉，挹彼注茲。一瓶之

中，有澠有淄。」其在州北郭三里者曰粟泉，出石罅中甚甘，泉底多銀沙星，有粟葉長青，時時浮出粟米，啖之香美，子瞻名為粟泉。或曰泉非真浮粟可食者也，泉脈上湧細白沙，累累若浮粟耳。凡佳泉多兌之所出，乃天地血脈之水，最養人。山中石泉，則天地精髓之水，坎之所出，味寒冽，不甚養人。此泉與大澤相通，又含粟米之氣，是真可以久服者。

○甕泉

甕泉，在龍門南四十里，有石甕七，大者徑二丈，小者一丈，其深莫測。上有泉，自石間湧出入於甕，濤聲舂天，如雷闐闐。予詩：「石甕東西七星列，天泉日夜一雷舂。」

○十三疊瀑泉

舂州十三疊瀑布，為天下飛泉之冠。廬山三疊泉方之，鮮如也。予詩云：「匡廬三疊掛虹梁，復有黃山九疊長。爭似舂州十三疊，交飛白水一天涼。」又云：「陽春白水十三疊，勢比增城白水長。更有崆峒[redacted]巖洞好，龍湫偃臥絕清涼。」又云：「一疊冰霜一疊雲，峰峰[redacted]濕女蘿裙。白猿不敢潭間飲，鎮日雷轟隔嶺聞。」予平生絕愛瀑泉，嘗亭於三疊泉之下，為三疊泉操以落之，茲於十三疊泉，益用流連忘返。斯三詩亦將寫之於琴，而名其琴曰十三疊泉。銘之曰：「舂州十三，匡廬三疊。於此琴中，流聲相接。」

○海中淡泉

海中淡泉凡六，其在新安七都大洋中者，曰鼇泉。在五都蚊洲者，曰蟻洲泉。在陽江西北六十里，三丫港西水旁者，曰三丫泉。在澄邁東海港中者，曰那陀泉。在文昌七洲洋山大海中者，曰淡泉。在陵水東大洋雙女嶼者，曰淡水井。皆不以海而鹹者也。蓋天一之水，上出而果行，故淡，此源泉之混混者也。海水者，眾流之委，以潤下故鹹，鹹故不能生物。古人祭川先河，重其有源。又淡而能生物也，物生於淡，淡者一陽之真味，出於坎之心，浮於兌之面，而不少變，陽實於中故也。

○朋泉

陳文忠以抗疏罷歸，於城北白雲山築館，曰雲淙別墅。中有鏡機堂、寶象林、無畏岩、海曙樓、邀瀑亭、餘籥閣、清泠庵諸勝。嘗榜少陵句於門云：「天下何曾有山水，老夫不出長蓬蒿。」識者知其有憂世之心焉。公以雲淙噴薄，為瀑布下流，其水湍激悍怒，不可瀹茗。一日摩挲岩石，忽有兩乳泉從指間[redacted]沸而出，甘冽清寒，具中泠之味。公大喜，謂斯泉有偶，如賢哲之不孤生，因名之曰朋泉。自公殉節，雲淙淪於煙草。予視斯泉，猶公之碧血，而不能飲。

○溫泉

電白縣西三十里，有冷水池。池中有溫泉噴出，縷縷如貫珠，至溪則怒流澎湃，觸石生煙，熱乃愈甚，一二里猶炎蒸，鬱鬱不散。其餘山谷，亦有溫泉四湧，遙見火雲蓬勃，丹氣{分火}[redacted]，行者莫不汗流浹體。泉微作硫黃氣，其熱可以湯雞瀹卵，而寅、午、酉三時尤灼，他時則稍殺。蓋丙火生於寅，丁火生於酉，有帝旺於午故也。斯乃神人所暖，主療人疾，瘻、瘵、痱、痾，浸之則痊。故張平子云：「覽中域之珍怪，無斯水之神靈。」蓋火德所鍾，非同井之冽寒者也。粵本炎徼，得陽明之精氣居多，故其地皆產五金

八石。五金之水寒，八石之水熱，有五金之所即有八石，有八石之所即有五金，而溫泉則多為硫之華、丹砂之英之所融液。嶺南純火之地，生八石之所十之六，生五金之所十之四，故溫泉之旁，皆有涼水以和其湯，處處皆然。博羅之白水山，有二湧泉，相去僅步武，而東泉熱西泉寒，遊人以西泉解東泉，然後調適可浴。唐子西以為吹氣為寒，呵氣為溫，而同出一口，不知西泉之寒，五金之水也，東泉之熱，八石之水也。五金八石，相比而生，故咫尺間一寒一熱各異也。又惠州城北有三井相連，其泉一冷一溫一熱。而英德湘陂村有圓水，廣二百步，一邊暖，一邊冷。冷處清綠甚深，暖處白而渾，玄素既殊，涼燠亦異，是名除泉，亦猶江乘之半湯泉也，此皆五金八石之水所分也。英德又有熱水湖四，一在潭頭，三在太平庵溪左，皆湧沸如湯。乳源縣西二十里，有鞋田溫泉，出於石長盆中，溜湧如沸，名天湯，人多以蘼蕪香茅雜投其中浴之。其西二十五里，有小湯盆，又西三十里，有西田溫泉。西北二百二十五里，有大坪溫泉。而海岱溫泉有四，與榔木橋水尤熱。曲江東南五十里有溫泉，每霜雪時，益沸湧，炎氣雲浮，以熟生物，與炊者等候。然時有細赤魚游其中，弗為灼也。化州有溫泉，在州北。為羅水之源。遂溪有溫泉，在灟洲，其泥黑，以浣衣可白如雪。新安有湯井，在玉勒村，秋冬嘗有煙氣。新會有湯湖，在城西南一百十里，迤邐長溪、中流一帶，其熱如湯，上下之流皆冷。東安有熱泉，在城西南之西山。從化有溫泉，在縣東山麓。陽山有溫泉，在龍阪灘側。翁源有溫泉，在縣北桂竹峒，與韶城通，常有芝麻浮出。龍門有溫泉二，一在縣西十里，一在縣南六十里。清遠有溫泉二，一在邑東氵琶江陽塘村，一在邑西善化鄉。樂昌有溫泉三，一出冷君山下，一出縣北之周山，一出九峰湯塘。始興有溫泉，出靈水源上，當隆冬時，蒸氣數丈，凡二井。上浴而下烹。又有四溫泉，一出涼源，一出躍溪，一出葫蘆洞，一出清化。興寧有溫泉三，一出吉湖傍，既泛湖[redacted]，復潛行地中，自竇湧出，居人[redacted]盥以為常。一出南墩，其一出北墩尤熱。一出縣南泥沙中，廣可百尺，如蟹眼者百餘。河源有溫泉六，一在和溪，一在黃沙，一在熱水，一在立溪，一在黃田，一在康和。和平有溫泉三，一在湯坊水，一在馬塘江，其一在氵利頭者尤熱。長樂有溫泉六，曰雞子嶂，在縣東南三十里。曰橫陂，在縣東南五十里。曰下埠，在縣東南六十里。曰排嶺，在縣東南七十里。曰大渡，在縣東百里。曰嵩口，在縣西二十里。海豐有溫泉，在縣西北鵝哺嶺下。潮陽有溫泉二，一在新田山後，深廣四五尺。一在縣西坤柄山，地曰湯坑。饒平有溫泉，在東十里湯溪，流為別溪者三，入於海。惠來有溫泉，在西坑，冬時益熱。平遠有溫泉潭，在城東南五十里鐵礦山側。瓊山有溫泉，在縣南西黎都上十三峰下。文昌有湯泉，在縣南五十里多尋都，周百餘步，冬夏常溫。樂會有溫泉二，一在縣西上北偏鄉，一在城南十五里，嘉濂小河之側，名溫泉河。萬州有溫泉，在西四十里普禮村，凡五六所，而西田[redacted]甬者尤熱。陵水有溫泉，在西北五十里。崖州有溫泉，在{[redacted]思}{[redacted]勞}嶺下。又有熱水塘，在州北三里。感恩有溫冷池，在城東十里許，池週三丈，中分兩脈，一溫一冷。又有溫湯泉，在城北七十里。昌化有水曲泉，在縣南黎都，四時恒溫。澄邁有溫泉三，一曰南滾泉，在縣西封平都田中，夏冷冬

溫。一曰氵南豐溫泉，在縣西青嶺東。一曰水曲泉，在縣南黎都，四時常溫。臨高有冷熱泉，在縣西南百里，其源自討倫嶺，中分冷熱。羅定有溫泉二，一在平寶白龍堡柏水坪，一在雲際山麓，廣二尺，一名雲沙。信宜有溫泉二，一在譚峨鄉，一在縣城南半里許，春夏溫，秋冬大熱。陽江有溫泉二，一出北慣官路南，秋冬尤熱，氣蒸蒸嘗若煙霧，一出南河蚺蛇岡東。陽春有溫泉二，一在城東之南鄉，方廣四丈，深二尺，香潔無硫黃氣。一在城西北丹竹村，廣可三丈，長四尺，深半之。恩平有溫泉三，一在那吉峒，一在雲立山，一在仕峒之馬蹄岡。石城有溫泉，在縣東北八十里，石洞山之北，冬夏如沸。龍門有熱水潭，在鸕鷀石上，隆冬水暖可浴。靈山有旺泉，冬溫而夏涼。蓋嶺南十郡，無地不有溫泉，而泉又善變，忽寒忽熱。蓋五金與八石相為制化故也。其多夏涼，則以夏時火在天上也。多冬熱，則以冬時火歸地中也。溫泉者，火之水也，稟純陽之烈氣，為養生者所取資，故古之丹客，率來嶺嶠，借此正陽津液，以變其純陰金骨。以水中之火補其陽，以火中之水還其陰，溫泉之為功也，蓋莫大焉。

○毒泉

長樂有兩毒泉，其一在曾峒嶂下，相傳宋鄒太尉引兵徵鐵板僧，去毒泉二尺許，以劍專刂地，泉即隨劍入地不為害。一在黃[redacted]嶺，有軍士誤飲而死，文文山移營其上，禱而止之。曲江[redacted]氵裡驛對岸，亦有毒泉，沾足潰爛，泉所注田數十頃，食其田谷者，一二年輒死，號蠱毒田。斯乃地之孽氣所注也，安得有鄒、文二公者，以至誠消其患害乎。

○風井

風井，在陽江西北五十里南河都山巔，廣丈餘，深不可測。天將大風，井中先鳴三日，鳴止則大風起，蓋地至虛之所也。凡雷生於地之實，風生於地之虛。以實故雷出地而後鳴，以虛故風在穴中而已鳴，惟虛故生聲也。順德西南三十五里之美山，旁一石孔，有聲則風且雨。感恩城東二十五里，有一峒，春夏之間，竅中常發南風，猛烈如颶，晨起暮息，或至數日不息，亦皆以虛之故。然此皆陰風也。凡陰風出於地之虛，陽風出於天之虛，出於天之虛者其風生物，出於地之虛者其風殺物。

○九眼井

九眼井，在歌舞岡之陽，相傳尉佗所鑿。其水力重而味甘，乃玉石之津液，志稱佗飲斯水，肌體潤澤，年百有餘歲，視聽不衰。又嘗投杯於井，從石門浮出，舟人得之以為神，名趙王井。《通典》謂南海有天井門，天井者越王井，門者石門也。井又名越台井，以在越王台之下也。廣州諸井此最古，南漢主亦嘗飲之，號玉龍泉。其廣丈餘，有九孔，文石為蓋，汲者欲得井華，分綆而下，瓶罌各滿，毋相抵觸，人甚便之。自漢至今，以為尉佗之遺澤雲。廣州故多佳泉，其知名者有十。正德間，學士黃諫讠巽《廣州水記》，謂城中井水九眼殊勝，城外則雞爬井甘冽，因名學士泉。次則九龍泰泉，次蒲澗簾泉，次越井，次雙井、甜水巷井，次<音[redacted]>[redacted]水，次洗白井，次居士泉，次藩司、郡廨二井。學士泉去九眼井五里，石泉也，今烹廟後界者皆用之。九眼井又一，在龍川治西趙佗故城，名越佗井，味亦甘冽。

○綠珠井

博白縣本高涼白州，東粵之地。其西雙角山下，有梁氏綠珠故宅，宅旁一井七孔，水極清，名綠珠井。山下人生女，多汲此水洗之，名其村曰綠蘿，以比苧蘿村焉。綠珠能詩，以才藻為石季倫所重，不僅顏色之美，所制懊儂曲甚可誦。東粵女子能詩者，自綠珠始。今雙角山下及梧州，皆有綠珠祠，婦女多陳俎豆，其女巫亦輒歌喬知之綠珠篇，以樂神聽。綠珠又善吹笛，傳其弟子宋ネ韋，笛譜舊存祠中，酈湛若常手錄以歸，有《蒼梧訪太真》，《綠珠遺蹟詩》云：「雲裡玉環妃子井，綠蘿金谷懊儂村。霓裳[redacted]散華清舞，玉笛難招博白魂。」妃子井在容州雲凌裡，水最冷冽，飲之美姿容，旁多香草。容州又有綠珠江，予有《容州詠綠珠遺事詩》云：「綠珠江水綠，人向鏡中留。金谷知誰似，翔風見亦愁。月中教橫笛，花裡墜飛樓。自作懊儂曲，風華不可求。」又云：「自舞明妃罷，何曾秘玉顏。裁縫絲布Ｅ８，遊戲犢車間。笛響虛無外，樓高煙雨間。容州誰不羨，雙角美人山。」湛若云：「綠珠玉笛有屍滲，土花斑駁如繡。」昔宋ネ韋持入宋明帝宮，ネ韋死以此笛為殉，巢賊發宋諸陵得之。後入交趾，清夜聞歌，每能自叫，[redacted]公以名馬五十匹易之。其井汲飲者，生女必麗，土人以巨石塞其一孔，女絕麗者，亦損一竅。予嘗說其父老使除之。」大均曰：「綠珠之死，粵人千載豔之。愛其人並及其井，使西子當時能殉夫差，則浣紗溪與此井，豈非同為天下之至清者哉。」予詩云：「懊儂曾照井泉清，一代紅顏水底明。」又云：「一自綠珠留此井，風流不道浣紗溪。」

○何仙姑井

井在增城會仙觀，其深不測，水比他水重四兩，味清甘，人多汲之。何仙姑去時，脫履其上，故井上有亭曰存仙。吾疑井脈通羅浮，仙姑當時從井中潛出，見於羅浮麻姑之峰，令人取其遺履井上，蓋以水府為解也。浮丘為朱明門戶，有珊瑚井，井者朱明門戶地，地道四通，以一竅為往來之所自，此井如之。人見以為井，不知其為洞天也。

○亞姑井

羅定界石村，有曰東西二井。萬曆間，村中有婦善淫，人或犯其小姑，小姑沉東井而死。婦慚悔，亦沉於西井。今東井水至清，居人汲飲，稱曰亞姑井。西井則甚濁濁。予為銘曰：「水不能清，以姑而清。姑之清兮，水之榮兮。水不能濁，以嫂而濁。嫂之濁兮，水之辱兮。惟婦與女，水其因汝。人不知之，水則知汝。吁嗟婦兮，畏此水之知兮。吁嗟女兮，畏此水之因兮。」

○龍井

西寧治東五里，山半有龍井，大僅尺許，深五寸，滲出沙中，不盈不竭，飲之味冽以甘。予詩云：「瀧西一龍井，涓滴是真泉。有本雲根裡，無聲瀑布邊。」

○海月岩井

東莞海月岩側有石井，深六七尺，窺之輒見風帆來往。或有詩云：「井底風帆人盡見，非關倒影海中來。」

○官井

樂昌治東南百步，石上有湧泉數穴，味甘冽，名曰官井，亦曰

玉井。井水流入水溪，潺潺有聲，上有古榕數株，垂陰茂密，人家列居其旁，不用纟■井，而水無不至滿而溢焉。則溪分兩道以流之，溪之水為其所奪，濁而使清，輕而使重，溪蓋有厚幸焉。凡井水從地脈遠來者為上，近為江湖所滲出者次之。玉井伏流山谷間，至此趵突而出，乃天然美泉，非井也。古之為井者，底以黑鉛，鎮以丹砂，使長得純陽之氣，飲而無疾，凡以補泉之不足也。泉而天然，則金膏玉髓之所凝，所謂神仙美祿，名曰官井，以在官道之傍，人不得私，亦並受其福之意也。

○肇慶七井

包孝肅為端州守，嘗穿七井。城以內五，城以外二，以象七星。其在西門外者，曰龍鼎岡井，民居環抱，清源滑甘，為七井之最。此郡城來脈，山川之秀所發也。大丹幽溪邃澗之水，飲之消人肌體，非佳泉。佳泉多在通都大路之側，土肉和平，而巽風疏潔，乃為萬灶所需，食之無疾。孝肅此舉，端之人至今受福，大矣哉。君子為政，能養斯民於千載，用之不窮。不過一井之為功，亦何所憚而不為乎。《易》曰「君子以勞民勸相」，言鑿井之不可緩也。江城婦女，冒風雨出汲，在在皆然。惠州城中亦無井，民皆汲東江以飲，堪輿家謂惠稱鵝城，乃飛鵝之地，不可穿井以傷鵝背，致人民不安，此甚妄也。然惠州府與歸善縣城地皆咸，不可以井，僅郡廨有一井，可汲而飲雲。

○流杯曲水

流杯曲水有二，其一在增城張老岩，石版斜鋪十餘丈，一水從石罅中流，縈紆百折，遊人每以小石障下流以畜其勢，乃兩兩夾水而坐，使人酌杯酒置上流，聽浮游所至，取而飲之。然有不得飲者，有一再飲者，有杯流至前，忽復流而之他者。有順流而下，忽復旋回而上者。於是嘩然爭飲，相歡以笑。其一在從化之北四十里，一泉自山巔飛下，分為兩帶，上下凡二級，曰百丈帶。其深處匯為淵潭，不可測，淺者流離四出，引之可以浮觴。又龍門有聖■祭嶺，流水九曲，注為飛泉百十丈，下成深潭，亦可以浮杯逐暑。

○氵南

瓊山縣西北二里下田村，有第一水橋，名氵南一。又一里有第二水橋，名氵南二。又三里，水橋名氵南茂。其南十六里有氵南渭溪，西南六十里有氵南天橋，澄邁有氵南滚泉，有氵南渚上都、氵南■陂、氵南坑陂、氵南豔溫泉，定安有氵南白江，儋州有氵南灘港、氵南灘市，萬州有氵南陵山、氵南陵水，崖州有氵南漏嶺、氵南西嶺。氵南之稱，惟瓊獨有，他處無之，豈以瓊在天下之南，名水多以氵南者，其猶曰南之水耶？

○氵祭

龍門縣其溪灘之極險者，名之曰氵祭。有曰濠雙十二氵祭，有曰白水氵祭。氵祭與瀧，皆天下絕景。六瀧可比閩之九龍，十二氵祭可比浙之五泄。舟子歌云：「寧上十九龍，莫上一六瀧。」

○七夕水

廣州人每以七月七夕雞初鳴，汲江水或井水貯之，是夕水重於他夕數斤，經年味不變，益甘，以療熱病，謂之聖水，亦曰天孫水。若雞二唱，則水不然矣。廣州竹枝歌云：「七夕江中爭汲水，三秋田上競燒鹽。」

○水之異

白水山在陽春西南，上有飛泉一道，注於潭中。天霽，潭有聲則雨，雨有聲則霽。九牛瀧在南雄城南五十里，一名龍罩水，下有深潭，雨久，響則晴；晴久，響則雨。臨高之東南邁龍村，江中有灘，久旱，灘響則雨；久雨，灘響則晴。瓊山博落溪中，有大石橫亙曰銅銚石，下有六大岩，水注其中有聲，旱聞之則雨，雨聞之則晴。澄邁縣南王家都有東巽泉，流瀉可三丈餘，朝響則雨，暮響則晴，稱聖井。仁化有龍王坑，一泉湧出，溉田千餘畝，霪則小流，旱則大流。天久無雨，雲自其泉騰至浮山巔則雨。澄海縣南有鳴洋，在南灣海中，聲起若雷，自東則風，西則雨。廣寧之西三十里有石澗，山泉自竇出，旱則聲聞數里，雨則否。南海縣治之北有日泉井，東有月泉井，日出則日泉井中先見日，與月泉井相望，月出則月泉井中先見月，與日泉井相望。南海西樵山有金銀井，一赤一白，相距尺許，烏利丹井也。注赤水於銀井，赤水不白，注白水於金井，白水不赤。茂名觀音山上有金玉井，潘真人昔煉丹於仙坡，其煙通於金井煙則黃，通於玉井煙則白。茂名上宮灣之水，與府治後龍井相通，名曰龍眼。下宮灣之水，與寶光寺虎並相通，名曰虎眼。信宜東有龍山，其南有石孔曰風窖，北有石孔曰雨窖。韶州有雌雄泉，一日兩潮，雄長則雌消，雌長則雄消。始興有朔水，朔長而晦消。博羅有白水泉，東熱而西寒。翁源有燕子泉，春出而秋伏，與燕子同其來去。鎮平有長潭，與綠水湖相通，湖清則潭清，濁則潭濁，清遠有米貴水，在金釵灣上，中有二水，有謠云：「米貴水流朱溪岸，米賤水流綠林塘。」甘竹灘在順德之南四十里，凡灘水皆一流，而甘竹灘兩流，潮長則水滿而下灘，潮消則水乾而上灘。諺曰：「水消水上灘，水長水下灘。」是兩流也。蓋潮自灘入，汐自灘出也。舟行者，每紆道象山之陰以避之，名偷洋[redacted]。文昌有浮山，屹立海中，分潮水西東。朝潮至浮山而東，暮潮至山而西，謂之分洲洋。瓊海分東西二溜，凡渡海必候流水，東海鳴則風，西海鳴則雨，土人每占之以候渡。又瓊海半月潮長則西流，海南易渡；半月潮回則東流，海北易渡。朔望前後潮大，上下弦前後潮小。雷之州東有調黎之水，日兩潮兩汐。西有那黃之水，日一朝一汐。予有《雷陽曲》云：「郎心好似調黎水，不起風波春復秋。日日兩潮還兩汐，令儂消卻別離愁。」又云：「花下歡聞白馬嘶，郎來日日在南溪。莫如瓊海潮相似，半月東流半月西。」文昌西北有分水江，一水分兩溪，左者色黑右者白，交流至海。始興有墨江，水黑如墨，流至江口與湞水合，五里間，黑白判然。萬州樟樹嶺石上有人馬跡，或沙水上，跡隱則歲豐，見則歲歉。合浦南有瀏洲，去海[redacted]可二百里，天陰雨輒望見之，晴霽則否。定安江中有石人，令賢則石人出，否則隱。

○廣州城濠

廣州城北無外濠，以其地純石，又以山從南嶽而來，其首大庾，其足粵秀。粵秀為廣州主山，地脈一斷，則數千里神氣不相貫，故秦始皇鑿馬鞍岡而血流數日。岡在粵秀肘腋之間，靈異所結，乃東廣人文所恃賴者。然此方近山，又不可不為豫防之計。議者欲於城外築虛心墩台，台悉從城頭而出，以將軍大炮護之。又於城頭一帶，多築橫牆，自相隱覆，使敵人登高覘我，不能知城上虛

實，亦一策也。

○塞新河

郭光祿謂：會城妄將西翼龍沙從中擘斷，以為新河，此幾於蒙恬之絕地脈。蓋會城沙水氣脈，起伏周環，有情有勢，真天地造設之奇。惟右臂中斷，為害不小。今宜填新鑿之河，以培其舊，塞大觀之口，以折其流，使水徐至蜆子步乃出海，以順其勢。且也水循故道，性順而易行，力濬舊河，功省而易集。又宜開通彩虹橋、荔支灣、半塘上流，以引隨龍之水，使之迤南而會太平濠，東抱城郭，源既長而風氣固，則地富庶而人文大出雲。

○開河

陶三廣公嘗從高州開一河，直達肇慶，功垂成，為人所沮。今因前緒而繼之，費不大而成永利。蓋雷、廉、高、欽地方所以寥落，由水路不通，少商販也。開此河，則四郡皆為沃壤，寇盜不治自弭。而雷、廉積滯之粟，由河至廣州，廣州因以資裕，地利至要也。又陶公欲開河三道，一從那龍渡東一里許鑿之，以通恩平縣南階山之水，以達蜆岡。一從綿陽湧鑿之，使西流以達麻濠之水，皆遇石而廢。一從南津港沿海而西，以達豐頭港，今淤。然那龍之水達於階山，不過十里，南津之水達於豐頭，不過三里。今取他道另鑿，迄有成功，亦百世之利也。恩平諸父老嘗以為言，守土大臣欲興水利，其以此地為先。

南海治西四十里，有兩山對峙，呂嘉嘗積石其下，名曰石門，蓋百粵山川之會也。史稱楊僕先破石門，得越船粟，即此。水今乾淺。三江之水，一由大路峽逕九江以入熊海，一由黃雀岡逕分水以趨珠江，其分流西南潭者，夏月四之一，餘月十之一，以故舟楫不由石門。郭光祿云：西南潭二支之派，一繞廣州，一護順德、東莞，舊勢然也。今則沙淤水涸，不趨石門，會城無朝宗之水，無以貫通元脈，不得不勤君子經緯之慮。然則疏濬之功，不可闕矣。

○潭[redacted]河

潭[redacted]河，在新寧縣境。新寧最邊海，明初設衛廣海，以為備倭[redacted]阨塞。其前五十里地曰銅鼓角，山勢[redacted]{山律}，橫截海湄，怪石張牙，參錯沙際，風水沖激，噌[redacted]成聲，舟船每經，蘄蹙震悚。稍不戒，船輒傾覆，蓋洋海之灩[redacted]也。地去廣州三百餘里，一望汪洋無際，不可駐汛，猝有外寇，並力以渡，過險則揚帆直入，而新會、香山、順德、番禺等縣，邊鄙皆震。聞我治兵，輒先出險，徜徉角外，我師至險，方與風水為敵，[redacted]餘[redacted]不支，懼其犄我也，往往水犀崳旋，阻險而止，寇雖遁而不能追。兩廣總制吳公巡海至此，念新寧百峰山下有潭[redacted]鄉，河形隱隱，湮塞已數百年，濬之徑海，可以去患而就安，趨便而奪險，一日制勝，十世之利也，於是下令濬河。河成，逶迤三十里，下通上川、下川以至廣州，上通廣海大洋以出角背。口子設炮台若干，戍以水軍，寇至既不得入，又不敢越我而過險。設或昧於一來，我潛師從潭[redacted]出，表裡夾攻，必將片帆不返矣。不寧惟是，潭[redacted]所處，逼近百峰、蕉石諸山，層巒疊嶂，其民獷悍，往往阻{穴木}跳梁，不就戎索。自潭[redacted]開為坦途，兵民絡繹，至是姦宄失據，咸俯首而遵約束，此一舉誠眾善皆得雲。薛炎洲記。

○潮泉

潮泉，在運州者有三，沈水洞、紅{石非}坪、楞伽峽。在陽山者有五，潮水鋪、滑石坑、潮下坑、桃江水口、蓮塘村，皆潮泉也。在蓮塘村者即斟水，其穴若井，或彌年而竭，或一日而十盈十竭，每大雨三日則竭。其出也，率以潮為信。自春至秋，丑出而申入，為陽之潮，乘天地之朝氣者也。自秋至春，申出而丑入，為陰之潮，乘天地之暮氣者也。廣南泉水，大抵應潮居多，而斟水尤不爽其候，豈山澤通氣，獨於斯有准耶。

○三井

廣州有三井，一曰星井，在城西六里，古金肅外繡衣坊，始鑿見星於井。一曰月井，在廣州城內西南，古月華樓下，今鹽倉街舊月泉庵址。舊志，月出則照映井底，光熒澄徹。又有日井與月井相望，在舊青紫坊千佛寺側，今惟月並存，餘皆堙。

○羅漢井

羅漢井，在廣州城內光孝寺西廊，即古乾明井地。《古圖經》云：「寺有訶子，取此水和甘草煎，乳白而甘，又謂之訶子泉。」

○永安五江

永安縣有五大水以江名，名曰五江。自雞公嶂至小黃花佛子凹，岡脊之地，其水四馳，南為秋鄉江，其流最長。西則神江諸水，東則琴江，北則藍口水源、秋鄉江、神江、義容江、琴江。其大者小水注之甚眾，大者為經，小者為緯，源流見矣。五江，一曰秋鄉江，在永安城西南一百二十里。其源二，一出琴江寶峒山，一出官山嶂下，合流而北，過火帶社，西納車峒水，東納石坑、鍾坑水，折而西，田子逕水南注之。至縣，轎尾水東北注之，堤坑水北注之。南下，豬母坑水又北注之，至半江東納牙溪水，至馬頭山西納下瀨水。又西納官坑水，又東納黃沙水，又東納雙螺濁水，又西納逆坑水，東南納軍糧水，至鳳凰岡北納清溪水，又東納南山水，又西納龜坑水、吉田水，至曲氵瓜納下義水，入於東江。《廣東輿圖》云：其源一出縣東，一出縣北，眾山環繞，萬壑交流，百餘折而經馴雉司前。又折而至梅花嶺，入於江口。其曰牙溪者，一出羊角嶂北，一出公坑西，至番流水合流而北，納羅坑村水，西至牙溪口，入秋鄉江。曰黃沙水者，一出燕尾山，一出鳥禽嶂，至[redacted]祭頭合流，北過上下湯梅子氵瓜，西入秋鄉江。曰軍糧水者，出梅坑逕，北過唐田西北入秋鄉江。曰清溪水者，其出寶山嶂者為上下窖水，出狗頭山者為員墩水，合流，納瓦屋頭水，過沙子逕、神宮前半逕至旱塘。其出天子嶂者，為苦竹水，至旱塘合流，至鳳凰岡入秋鄉江。曰南山水者，出犁壁山北，過南山至石屯。其在歸善境者，一出黃草嶂，一出石塘，至[redacted]塘合流，至上石屯合南山水，西北入秋鄉江。曰下義水者，出[redacted]翕石逕北為卷蓬水，出犁壁嶂，西為犁壁水，過上義高岡合流，納梅子壩水，過下義至曲氵瓜，入秋鄉江。二曰神江，在縣西北一百一十里。其源二，一源在林村埔北，東出小黃花，西出嶂下。一源在林埔南，東出佛子凹，西出雞冠山，合流至龍潭逕，北受辣菜坑水，至黃竹逕，又北受曹坑水，至黃塘，南受白溪水，至橫石，又南受苦竹坑水，至[redacted]敢口，北受陳田水，至魚潭逕，又北受楊坑水，至陂角沙，南受龍頭山木公坑水，至停塘，北受花坑水，至企山下，南受大梨水，至鄧村，又南受禾坑水，入東江。《廣東輿圖》云：其源出雞冠嶂，周回百折，

眾水注之，經梧桐山之前，又折而至江口，入於東江。三曰義容江，在縣西七十里，發源蔣峒尾，至飛鵝嶺合月角嶺水，過義容屯至烏鵲潭，其出大魯嶂、貓兒山者，至安全合流，至中田，合桃子園水，至烏鵲潭，入義容水，至黃坭塘，受湯坑，入於東江。《廣東輿圖》云：其源出大魯山，折而至寬仁司之前，復折而入於東江。四曰東琴江，在縣東四十里，自雞公嶂發源，西受北坑水，至上鎮，東受象鼻逕水，至水口村，西受塔凹水，至練坊，西受童坑水，至官屋埔，東受甘坑水，至楊梅埔，西受馮坑水，至寺坑，東受黃小塘水，至羊羔，西受黎坑龜湖水，過長樂米潭至琴口，會南琴江，入於橫流渡，黎坑水出逃軍嶂，龜湖水出寶峒嶂。《廣東輿圖》云：北琴江自簾紫嶂發源，由山谷嶂折四十里入長樂界琴口。按東琴江，初志稱曰北琴江，故《廣東輿圖》本之。然此江在縣之東，當名東琴江，稱北琴江誤，今改正。其曰塔凹水者，一出芙蓉逕過賀岡，一出解沙逕過袁田，至塔凹合流，入東琴江。五曰南琴江，在城東南六十里，其源自西來者，一出嶂下，一出橫排嶺，合流至龍窩，納吉峒水。一出公坑嶂，一出岑裡，合流至清溪，合施坑水，俱至明亭水合流，至中湖，納鬆坑水至柘口，自南來者，一出[redacted]祭頭，一出黃坑，合流至小鷩，合貉老坪水，過細女灘，納掩桑水至柘口，會西水，過長樂、大梧，至琴口，會東琴江。《廣東輿圖》云：自羊角山發源，沿流由南嶺後曲折三十里，入長樂界琴口，與東琴江之水會合，入橫流渡。其曰黃花水者，東出芙蓉逕，西出陳塘上，不至鯉魚頭合流，北至散灘逕，納白溪水出康禾。

○西樵三十二泉

西樵有三十二泉，其出於大科中峰之南，天峰之北，東流兩崖之下，瀉於雲谷者為左天泉。南自福老峰，流於天峰之南，瀉於雲谷者為右天泉。二泉最高，西樵第一泉也。雙流過仰眠峰，飛瀉於噴玉岩下，出於大坑。又南則四峰之泉注洗研池。出於[redacted]子坑，流於九龍洞，出於西坑口，至於大坑，會噴玉泉而東，入於江。西則煙霞洞泉，伏流洞口，會於錦岩泉，又會於鐵泉，又會於龍泉，流於石子田，瀉於樂堯莊，為左垂虹泉，其雲端井泉二溢，流於龜頭社，瀉於樂堯莊，為右垂虹泉，合流洞口，出於羅漢岩，達於黃岡，而西入於江。北則大科村泉，流於西竺，會於寶鴨池，西出會於飲馬泉，南下為瀉錢泉，歸於天湖。其碧雲三泉，一出流清館，一出山坳，一出村邊，盈積五六池，瀉於觀翠岩，北會於階梯泉，與貴峰大槽之泉，歸於天湖，流出於豬坑，注無底井，又注於官山下，而北入於江。南則雲路二泉，流於村南，出於大嶴山下帽峰，達於江村而南入於江。噫。一山之巔，九十六峰之間，飛泉四出，其多若此。或有詩云：「誰信匡廬千嶂瀑，移來一半在西樵。」

○日月二泉

廣州城中有日月二泉，日之泉每夜輒有一日在其中，月之泉每夜輒有一月在其中。日泉今失其處，惟月泉在金華夫人廟神座下，有巨石覆之。又有星泉。予詩：「月泉西出日泉東，日月光生二井中。南海波潮從口上，朱明門戶與心通。朝含真氣知天一，夕有清光似碧空。汲取寒華供茗飲，仙人美祿此無窮。」

○潮候

晝潮夜汐，天地呼吸之氣。廣州裡海，視大海每遲數刻，徑迅

紆迴之別也。俗傳初一十五，水上日午，初九二十三，水大牛歸欄。蓋潮候左券，瓊海潮晝夜惟一汛，半月潮長則西流，半月潮消則東流。予詩：「半月西流半月東，乘潮不必更乘風。」又臨高、儋州接壤間，水性迴別，儋州東流，則臨高西流，儋州西流，則臨高東流。予詩：「瓊潮係星不係月，東流半月西半月。晝夜從無兩汛時，臨高儋耳東西絕。」王佐云：瓊潮東西流之說非也。海水只有消長，無東西流，蓋因地形西北高而東南下，瓊、雷南北兩岸相夾處，見水長上則以為西流，消下則以為東流耳。有分水漾在瓊海中流，漾南屬瓊，北屬雷州。予詩：「一漾分流大海中，南潮北汐不相同。」

○移肇慶水竇

肇慶江乾多石磯，苦無泊舟之所。或謂東門外三里許有躍龍橋，其下水竇兩重，為崧台石室一帶山水之所從出，如徙此竇，深入三四里許，豬水成灣。可泊大小船數百，免風濤不測之患，且於本城下關甚利。竇旁居人稀少，田疇不多，官買之築堤，費約數千金而已，此似可行。

○開濬河頭小河

新興河頭，有渠形在林阜中，可以疏鑿，使水南行三十里許，直接陽春黃泥灣，以通高、雷、廉三郡舟楫，免車牛挽運之苦，谷米各貨往來既便，則東粵全省之利也，此宜亟行。

○第十六條坑水

羚羊峽內第十六條坑，其水絕佳，不讓靈山寺之水。予詩：「羚羊高峽內，第十六清溪。水比靈山好，流當斷岸低。」

○南江水口

南江水口，有浮沉石在江中。舟人謠曰：「要知風雨至，但視石沉浮。」

○貴谷坑

增城之正果有貴谷坑，茂林修竹之間，有細泉涓涓流出。鄉人云：「歲穀賤則泉流而下，穀貴則泉流而上。」因名之曰貴谷坑。予為易曰賤谷泉，銘之曰：「泉乎泉乎，毋以穀貴而害我農夫。」

第五卷 石語

韶石

粵東之北之西北皆多石，其所為山皆石也。居人所見無非石，故皆不以為山而以為石。蓋自梅嶺以南，湟關以東南，千餘里間，天一石也，而石外無餘天，地一石也，而石外無餘地。巖巖削出，望之不窮，其高而大者以千數，小者紛若亂雲，亦無一不極其變。石多中空，或一峰為一洞，或數峰相連為一洞，此出彼入。四際穿漏，外視之皆無所有。色青藍，間以白理，雨後若新染然。花木蒙茸其上，恍若錦屏，是皆絕奇石也。然尤以韶石為大宗。韶石在韶州北四十里，雙峰對峙若天闕，相去裡許，粵人常表為北門。旁有三十六石環之，一一瑰譎無端，互肖物象，各為本末，不相屬聯。有記其狀者云：「韶石前後怪石相望，直若危柱，削若堵牆，圓若廩囷，半削如Ｅ９，首尾翹翹似舟航，方幅如布帆，廉起如簷宇。」約略盡之。大抵韶之山多奇，而韶石為最，若雙闕又韶石之最。他處石亦多詭，特以所處幽邃，故罕知名。然大抵形如火燄，森立崖谷間，以千萬計，光芒四射，與日精爭烈。蓋吾粵處天下正南，其位丙午，火之奧府在焉。故火之山居十之六，水之山居十之四。火之山純乎石者也，故多中虛而成巖洞，離之象也。韶石皆空心，竅穴相通，風入其中，大小聲一時響應，簫韶遺音，猶可彷彿其一二也。東北一里有逃石，高三十餘丈，廣圓五百丈有奇。相傳從武城逃來，臨江壁立，與韶石相麗。語曰：「蓬萊一山，合於羅山。東武一石，附於韶石。」蓋謂此。大抵粵之山，羅浮最名。粵之石，韶石最名。浮傳於羅，逃依於韶。是皆能得其所主者也。

○大英石

大英石者，言乎英德之峰也。英德之峰，其高大者皆石，故曰大英石。蓋地至英德，有石而無土，土不生於英德，石獨生焉。其為狀多直而少橫，每一直石起，輒至數千百仞，各自為根，不相緣引。一石一峰或數峰，峰無餘石，石無餘峰。卑者不相附，高者不相摩，卑者或側出而多歧，高者必矗堅而特乾。蓋自英德至陽山，數百里相望不絕，皆直石之為怪。而英德之峰奇而野，陽山則奇而秀，英德之峰少樹，陽山之峰多樹。樹少故其石盡見，見而數百里間似但有石而無山然者。又一似造物者以此地為無用而盡以委之石然者，盡以委之石，於是此地之山皆為石之所掩矣。噫，亦大異甚。

○小英石

英州為奇石之藪，其有根者叢起而為峰，無根者散佈而為石，石者峰之餘也，峰者山之骨而石其齒牙也，凡以皺、瘦、透、秀四者備具為良。其出土者曰陽石，受雨雪多，質堅而蒼潤，扣之清越。入土者曰陰石，則反是。石生山谷間，大小相疊，一一嵌空門竦，具峰巒巖洞之狀，即一卷許，亦輒芙蓉亂削，乳竇交通，[redacted]岩勾漏，小心視之，須五日始盡其一峰，十日始盡其一谷，此以小而奇者也。其大者土人嘗載至五羊，以輕重取值，使工層壘為山，連皴接筍，參差相配，臥者為嵩，立者為華，坐者衡而行者岱，千岩

萬壑，磴道周回，錯植花木其際，宛若天成，真園林之瑋觀也。英石外有曰蠟石，以黃潤如玉而有巖穴峰巒者為貴。又有鑿取岩中玉乳，長至丈餘或數丈，置水木間，標空峭豎，潔白■光然，是曰山芽。每與英石假山間列，而以蠟石平鋪其下，為陂陀起伏之形。遠視之，高者為群玉之山，卑者為黃金之谷，翠屏丹嶂，掩映如霞，雖炎洲多奇山水，而恒以此為絕勝。外有羅浮石亦貴。昔牛僧孺嗜石，東第西墅列致之，以太湖為甲，羅浮、天竺為乙。李德裕亦嘗使日南太守致羅浮石。而張■知南海，不持瑰貨，惟載羅浮石以歸。宋張愈亦嘗升羅浮買石。今客於東粵者，珠香犀象之外，未聞有此清賞也。毋乃泉使人貪，而石使人廉耶。

○蠟石

嶺南產蠟石，從化、清遠、永安、恩平諸谿澗多有之。予嘗泝增江而上，直至龍門，一路水清沙白，乍淺乍深。所生蠟石，大小方圓，■果■厄多在水底，色大黃嫩者如琥珀，其玲瓏穿穴者，小菖蒲喜結根其中。以其色黃屬土，而肌體脂膩多生氣，比英石瘦削嶄岩多殺氣者有間也。予嘗得大小數枚為幾席之玩，銘之曰：「一卷蒸栗，黃潤多姿。老人所化，孺子其師。」

○三石

會城有三石，東曰海印，西曰浮丘，中曰海珠，皆地之■也。海珠在越王台南，廣袤數十丈，東西二江水環之，雖巨浸稽天不能沒。語云：「南海有沉水之香，亦有浮水之石。」謂此也。相傳有賈胡持摩尼珠至此，珠飛入水，夜輒有光怪，故此海名曰珠海，浦曰沉珠，其石則曰海珠雲。石上有慈度寺，古榕十餘株，四邊蟠結，遊人往往息舟其陰，端陽、七夕作水嬉，多有龍郎蛋女，■魚酤酒，零販荔支、蒲桃、芙蕖、素馨之屬，隨潮來往。遙望是寺，魚沫吹門，蠔光次壁，朝晴暮雨，含影虛無，恍忽若鮫宮貝闕而不可即也。海印，潛石也。在下方之東，半出波際。其上有京觀樓，周以雉堞，視海珠、浮丘，隱隱若三台象。浮丘去城西一里，為浮丘丈人之所游，古時浮丘在海中，與海印、海珠若離若合。宋初有百二十歲老人陳崇藝言，兒時見浮丘山足，舟船數千，山四畔篙痕宛然。今浮丘距水四里餘矣，丘下有井，葛稚川嘗飲之。有海神獻珊瑚一株，因名珊瑚井。井旁多{艹希}薟草，三月上巳，遊人多往採擷。前有館曰朱明，館中有軒曰挹袖，堂曰白雲，宋經略蔣之奇所建。蓋以浮丘在羅浮之西，為朱明門戶。羅浮東有浮碇，西有浮丘，皆朱明之所從出入者，浮山之來，以囉山而定。浮碇以始之，浮丘以終之，斯朱明之首尾也，故觀曰朱明。郭弘農詩：「左挹浮丘袖，故軒曰挹袖。」予詩云：「浮丘舞袖長千尺，東拂羅浮西白雲」是也。白云者山也，亦羅浮之西麓，而浮丘又白雲之西麓也。羅浮之路，自浮丘而始，至白雲而終，地道潛通，無間遠近，故堂曰白雲。浮丘又白雲之門戶也，萬曆間，學士趙志皐以謫官至，開浮丘大社，與粵中士大夫賦詩。而范浮丘、稚川二仙像祀之，以浮丘公與王子晉吹笙得仙，又為亭曰吹笙，而堂曰大雅，樓曰紫煙，軒曰晚沐，於此地一大開闢。既去，人為亭以留其舄，至今百有餘年矣。荔支梅竹之植，手澤猶存，予每徘徊而不能去。《詠區海目詩》云：「林裡時藏蓬島路，城頭半出羽人家。」又云「羽人家在朱明口，卻辟此丘為戶牖。」又云「此丘往時在海中，三山煙霧晴

[redacted]。」今日丘林帶城郭，惟餘海月一片掛長鬆，不禁浩然而興歎也。丘前有撒金巷，予家嘗近焉，兒時數就珊瑚井旁嬉戲，為謠曰：「浮丘叔、浮丘丈人同一目，撒豆成金人不知，肩上珊瑚擔一束。」相傳有二仙，一老一少，兩人一目，彼此扶挈而行。居人遺以麥豆，撒之成金，視所荷之薪，則紅白珊瑚枝也。老者浮丘丈人，少者浮丘叔也。考《列仙傳》，浮丘伯姓李氏，不言浮丘叔，意丈人其即伯歟。然浮丘伯，班固以為荀卿門人，服虔以為秦時儒生。高後時，浮丘伯在長安，楚元王交嘗受詩於浮丘伯，又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當時浮丘伯或與安期生為友，安期生至粵，而浮丘伯亦相從而至耶。

○五羊石

周夷王時，南海有五仙人，衣各一色，所騎羊亦各一色，來集楚庭。各以谷穗一莖六出，留與州人，且祝曰，願此[redacted]永無荒飢。言畢騰空而去，羊化為石，今坡山有五仙觀，祀五仙人，少者居中持粳稻，老者居左右持黍稷，皆古衣冠。像下有石羊五，有蹲者、立者，有角形微彎勢若抵觸者，大小相交，毛質斑駁。觀者一一摩挲，手跡瑩然，諸番往往膜拜之。薰以沉水，有煙氣自竅穴中出，若石津潤而生雲也。予詩云：「神靈所窟宅，厥惟祝融鄉。浮丘與安期，來往亦不常。何者五仙人，各騎一色羊。手持五穀穗，[redacted]三尺強。黍稷居兩旁，粳稻居中央。羊亦銜果[redacted]，以種遺炎方。豐年再三祝，倏滅餘景光。越人念粒我，春秋修蒸嘗。報賽若先農，水旱仍遑遑。作觀楚庭西，五仙列成行。少者反當中，老者左右方。膝前各一石，或蹲或翱翔。或立或僵臥，大小相低昂。抵觸勢有餘，角形彎以長。言是羊所變，毛質皆青蒼。一卷自周時，摩挲歷帝王。斑駁見手澤，表裡含光芒。番夷多膜拜，薰用蘇合香。餘竅出煙氣，一縷何飛[redacted]。恍若白雲核，氤氳所含藏。尺寸天所留，所關乃雨[redacted]。」

○相石

文信國嘗於潮陽與元將李恒戰，兵敗，馬蹷不能起，忽有巨石轟然，墜於道旁，追兵驚僕，公得脫。居人異之，因名其石曰相石，今有相石亭焉。嗟夫，天能脫公於潮陽之一日，而不能脫公於燕市之三年，天之所以死公者，蓋將以為元也。葛氏云：公在小樓三年，其意在趙氏之孤。蓋宋絕於柴市之殺文山，非絕於[redacted]海之溺秀夫。

○望夫石

清遠縣有貞女峽，西岸一石狀女子，是曰貞女。相傳秦世有女數人，彩螺於此，風雨晝昏，一女化為此石，即今望夫石也。羚羊峽南亦有望夫石，陽江西一百六十里，有望夫山，旁有丫髻石。四會西百里，有新婦石，皆與廣西之留人石相反者也。留人石在南寧江之北岸，狀如女子。諺曰：「廣西有一留人石，廣東有一望夫山。」謂此。蓋廣東之賈，多贅於廣西而不返，其怨婦皆以此石留人，西望而詛祝之。予嘗代為之辭，其詛云：「留人石，莫留人。風吹石，化為塵。」其祝云：「留人石，既為塵。望夫石，復為人。」

○南台石

南台石，在平遠城西南八十里，高至四百八十丈，週四裡餘，

四面壁立，中一徑蛇盤而上，巔甚平，可居萬家，此天下之奇石也。以其奇，故不以山為名而掩其石，以其平，故名曰台。名為台，而石之為用大矣。

○九曜石

九曜石，在藥洲旁，南漢主劉■使罪人移自太湖、靈壁浮海而至者。石凡九，高八九尺或丈餘，嵌岩■聿兀，翠潤玲瓏，望之若崩雲，既墮復屹，上多宋人銘刻。一石上有掌跡，長尺二寸，旁有米元章詩。一石白色中空，一圓石為頂，若牛頭大，可五尺，身中直通至頂，四旁有十餘竇相穿。有刻云：「花藥氤氳海上洲，水中雲影帶沙流。直應路與銀潢接，槎客時來犯鬥牛。」一石通身有小孔如水泡沫，一石獨大，合三石為之，下有數萌，長三尺許，■差如雪。父老云：向未經見，此客石也。久而生筍，豈地之靈使然耶。然今亦摧折矣。

○羅經石

羅旁水口有平石，約二畝許，在大江中，上多紋，縱橫若羅經，名羅經石，一名錦被石。西水漲時，望之隨波下上，與三水之龜紋石，香山之浮虛山，歸善之浮碧山，皆南海浮石之一也。石名錦被，故其江名錦江。錦被石乍浮乍沉，常如浣濯之狀，又名濯錦石。

○雨之石

雨之石有二，其一在封川西南錦錢山，石上有巨人跡，歲旱以水濯之則雨，名聖石。蓋五行金生水，金為氣母，金在天為星，在地為石。星動搖為風雨之候，石津濕為雨水之符。石者氣之形，星者氣之精，以水灌沐，使之精形相合，而水生致雨，理亦固然。以為神人跡之所為，妄也。蓋石上雲而星降雨，勞其形以出其精，凡石皆可為之。其一在揭陽黃岐山，山有一窪池，容水數鬥，旁有峙石，方厚二丈許，歲旱積水池中，以戛灑峙石，石滋潤即雲蒸而雨。有銘者云：「元氣之核，風雨之胎。我疑爾腹，定有潛雷。」邑人因名其石曰潛雷，豈亦以巨人足跡耶。又高要西南五十里。有白豬石，旱以白泥塗之輒雨。澄邁縣西有奇石如龜，名石龜侖，石潤則晴，乾則雨。是皆雨之石也。

○獅象二石

有獅、象二石，在始興玲瓏岩。其色獅青而象白，土人取二石各一片，磨薄置盤中，以醋沃之，二石相去咫尺，輒能相就，離之複合。蓋獅之青，陽也。象之白，陰也。磨薄者，以火之力使之陰陽相合，而醋又炎上之苦所作也。有雞啼石，在從化縣東二十里，高丈許，方廣稱之。相傳自他所飛來，以雞啼而止。有二魚王石，其一在陽春城北，屹立江潭，古木蒼藤冪其上，歲旱禱之，投藤藥以毒潭水，有巨魚紛紛浮出即雨。其一在陽江東南沸村，歲有雞尾魚來朝之。有鴛鴦石在肇慶七星岩口，石凡二，各長丈許，大四五尺，一俯一仰，號曰鴛鴦石。乙卯歲，岩上一巨石墜，擊傷俯者，明年春兵亂，婦女多被擄掠，人以為此石破碎之兆。又有鴛鴦石，在德慶雲{艹強}山上，石亦二，一大一小。崇禎間，大石先墜，去平田數里而止。後一日小石復墜，與大石同止一處，又號公婆石，是皆石之為怪者也。

○海石

海石有二，其一曰海花石，蓋瓊海咸沫所凝，有似假山者、花樹者、人與鳥獸形者。初甚鮮翠，久乃枯槁，其狀若盤者名荔支盤，質如荔支之殼，皺而紅紫，以畜養金鯽魚甚善。其一曰羊肚石，出陽江，大如拳許，浮游水上。左思所云，雲雨所儲。浮石若桴者也，以之濯磨污垢亦善。此二石皆水之質水之渣滓所成。若山之石，則火質火之精華所成也。火之精華者，以紫石英為最。紫石英出東莞爆山，大如指頭，小者如石榴子。色純紫，光明鮮豔，若漳浦茅晶，而多五稜，廣人多以飾佩帶器物，婦人絕孕十年無子者可療，以為服食亦善。或有詩云：「增城雲母粉，東宮紫石英。仙人所服餌，往往得長生。」雲母亦火之精華也。有雲核者，多產羅浮山中，其黃者出黃雲，白者出白雲，各以其色，蓋亦云之母也。屑之調為漿，久飲之，口能吞吐五色雲。

○石糞

從化之北九珠山，是多青石，居民燔灰以糞田，名曰石糞。蓋田之瘠以石，而肥以灰，灰有火氣，田得其暖而陽氣乃生。火生於地，地之火不足，以人力之火補之，亦一道也。英德、陽山諸縣，耕石田者十家而九，亦純用石糞。以石而瘠，亦以石而肥，故其田多谷。予有《畲田詩》云：「畲客石為田，田肥宜石糞。英州石太多，燔石無人問。」又云：「火燒土膏暖，陽氣發畲田。盡斬陰陽木，斜禾種絕巔。」

○西樵石

西樵諸峰所產石，各各不同。獅腦之石其色白，性剛而粗理。鬆岡之石其色紫，禾倉之石多青，其用皆可為柱為磚為器。急水之石色紅，性最柔，可斬削為爐或墁地。龍泉之石性堅而理細，色兼紫黑，可為碑及硯，其黃則雜於諸色中。夫以一山而備此諸石，異矣哉。由西樵延亙至王借岡，其下多白石，可[redacted]垣屋，然久而[redacted]爛。一種花膏青，粗而稍堅，經雨則白點星星然出，可為柱及礎，性頗耐久。然且旦鑿之，未免損傷地脈。曩御史屠應坤有疏，謂廣州背嶺面海，左羅浮，右西樵、王借，南服一撮聚也。五嶺西起衡陽，東盡汀漳，朱熹所云第三重案山也，今亦神京之案山也。羅浮、西樵，又五嶺之門戶也。蓋山嶽氣完，則人才生而天下治。古者以山崩川竭為不祥，況於自傷殘可乎。且鄉民外名鑿石，內實開礦，聚眾多人為地方之患，不可不禁。

○端石

羚羊峽口之東有一溪，溪長一里許，廣不盈丈，其名端溪。自溪口北行三十步，一穴在山下，高三尺許，乃水岩口也。匍匐而入，至五六丈為正坑，從正坑右轉數丈為西坑，坑門最小。從其旁入為中坑，從正坑左轉十餘丈為東坑，東坑外即大江矣。坑中水淵停不竭，以罌甕傳水，注槽筧中，水稍竭，乃可下鑿。石有三層，上層者稍粗，中層多鴝鵒眼，下層在水底，多破碎不受斧鑿，凡西、中、東三洞皆然。三洞皆有蕉葉白、火捺，而東洞尤美。其美也以有青花微細如塵，隱隱浮出，或如蟣蝨腳者為上，粗點成片者次之。蓋石細極乃有青花，青花者石之精華也。外則有若黃龍文者，硃砂點者，麻鵲斑者，水氣縈折如一道川流者，圓文如水花珠湧有層數者，拖綠纖長如玉帶者，黃若絲縷名金線者，斑蝕如蟲齧名蟲蛀者，兩旁色赭名為[redacted]魚之邊者，凡十餘種。其火捺以紫氣奔

而回礴，又如血暈散開，有若雲霧之氣。或小而圓輪若金錢者，蕉葉白以純白成大片者，黃龍文以黃氣散佈，鴻鴻[redacted]者，麻鵲斑以點黃如粟者，硃砂翡翠以紅綠分明者為上。眼大者如五銖錢，小者芥子，以活而清朗有黑睛，非肉非淚非死者為上。眼又貴碧不貴黃，貴圓不貴長，貴陽不貴陰。黃明為陽，綠暗為陰，貴多暈，暈至十餘重者。大率暈有奇無偶，然與黃龍金線等紋，皆石之病。火捺、蕉葉白亦乃石皮，而青花粗者，又岩底最下一層，不足貴。大抵上下及四旁者皆不精，上層為天花板，粗燥，最下為沙板，過細又不精。惟中層者，純深秀嫩，一片真氣，如新泉欲流。又如雲霞氤氳，溫柔長暖，斯乃石之髓也，得之可以盡廢諸岩石矣。予嘗得其一，名曰水肪，其序云：端石有五質，水質為上，此水之質也。水之精華所結，虛而為雲，實而為石，人見以為石，吾見以為水，故以水肪稱之，肪者水之膏腴也。銘曰：「水為石命，火為石性。斯水之精，以玄而聖。其質尚柔，溫然可敬。」

唐宋古硯，大率老坑、新坑等十餘種，落墨而不發墨，雖有墨痕繡蝕，古色可愛。然不費水不費筆墨，未有如水岩之美者。他若黃坑、錦雲、梅花坑、屏風背、宣德岩、朝天岩諸石，率燥濕，渴筆飲墨，久用輒成鏡面。惟水岩古停墨不乾，墨著筆端即起，積痕細薄，拔之盡脫，以姜及浮炭片磨洗宿墨，復堅細浮潤如故。墨如雲氣蒸湧，少研輒滿，其體重而輕，質剛而柔，摩之寂寂無纖響，按之若小兒肌膚溫軟，嫩而不滑，秀而多姿，握之稍久，掌中水滋，蓋《筆陣圖》所謂浮津耀墨，無價之奇者也。水岩在老坑之內，宋治平中於此彩硯，東坡所謂千夫堰水，挽綆汲深，篝火下縋，百夫運斤而得之者。初從頭洞至水坑，自高而卑，二里許，魚貫而入，不得昂首直腰。中有軒有竇，或盤或援乃得至。以豬脂漬布燃照，沿洄曲水而行，行皆向東。初至者為西洞，其石無眼。又入為下岩，宋所開坑，名曰康子岩者也。此岩最寒，能傷人。又入為東洞，康子之前為南洞，多蕉葉白。其後為北洞，石彌純粹水彌深，近外江水，久必有穿漏之患。昔人取石留數柱，慮其頹圮，今名為東留柱、西留柱，亦取之，以木柱代矣。凡石外皆有粗石，粗石內連膘，剖膘乃得石。火捺者，石之堅處，血之所凝，故其色紅紫或黑。蕉葉白者，石之嫩處，膏之所成，故其色白。其一片純潔無斑[redacted]，真紫碧青，微有青花，如秋雲綿密，或如水波微塵，視之不見，浸於水中乃見，必須心如毫髮，乃知其妙。此石乃在窮淵，水之所凝，雲之所成，玉而非玉，冰而非冰。水為其氣，云為其神，其石之質欲化，而冰之體已堅，此真端溪之精英，其價過於瑤瓊者也。凡香有結，石亦然，香木之結者為香，端石之結者為硯。其石大至數尺，去其不結者，取其結者，僅得掌許，故硯之大而佳者最難得。通水岩中，石之結者無幾，非片片皆精好也。

端溪之南第一峰，第一條坑為水岩，第三條為文殊坑，當中一條為虎坑。水岩之上為屏風背，為朝天岩，為新坑，為岩仔，為宣德岩。宣德岩久已無石，西洞今亦鑿穿，江水入焉，不可以復鑿，即鑿亦僅容二斧四人而已。中洞尚可容六斧十二人，東洞可容四斧八人，更番鑿之。此岩自宋治平四年重開，有內官魏封勒名其上，封當與江西石匠數十人，被岩裂壓死洞中。今岩口有魏太監墳，葬其客魂而已。石匠常為怪，叫呼擲礫以嚇人，入洞者毛髮凜然，憂

鬼魅之為害，或亦山靈不欲精華盡出於人間也。他若亞婆坑在峽北，從第一條坑而入，黃坑在峽南，從龍華寺後而入，石皆有眼，而色紫質粗。梅花坑在峽口東，從沙步典水村而入，石亦多眼。眼大而暈重，不甚分明，質青亦粗，則山靈之所不甚吝惜者也。當宋時，水岩未開，皆於七星岩北將軍嶺之下，名為將軍坑者取石。其石色黑無眼，質亦粗，至今黃岡硯估尚取之。然諸坑石皆易取，惟水岩積水淵氵亭，非具大力者不能取。取必於冬始，於春終。天寒江落，峽水淺，乃可列炬而入，杓泉而出，金錢之費雖不貲，然得佳石無幾。蓋天地之精華有盡，一卷之多，與蛟螭爭於水府，崖壁一坼，性命齊捐。噫嘻，可不畏哉。大抵佳石之得，良有命焉，不可以人力強求。予少頗畜硯，以熊制府所開石為最，次則某藩王所開石，今時石皆不如昔，蓋端溪精華亦已盡矣。嘗從友人得一硯，名之曰大璞，有《乞硯行》，頗能形容其美。辭云：「羚羊峽東惟端溪，水岩之口臨江低。石師匍匐下絕磴，中穿四洞先東西。使君最嗜紫雲片，腳踏青天割為硯。青花細細似微塵，蕉葉白中時隱見。空[redacted]雨氣成黃龍，欲散不散浮水面。豬肝淡紫方新鮮，帶血千年色未變。中間火捺暈如錢，半壁陰沉望似煙。翡翠硃砂非一種，斑斑麻鵲點多圓。斯是水岩石中髓，水之精華結淵底。就中純粹含乾德，紛紛脂玉慚肌理。入手溫然暖若春，浮動心花兼意蕊。姑射冰凝總在神，昭儀膏滑那濡水。玉骨雖剛按似柔，生氣週身無不靡。鴝鵒何須活眼多，[redacted]霞亦是空天滓。使君命匠細磨礱，中有三方最高美。其餘浸潤水盤中，水碧金膏盡糠秕。分我東洞一大巒，似方非方非石子。縱橫六寸甚端厚，蕉葉青花相間起。前者兩片琢未成，贈我已與瓊瑤似。使君割愛本非常，不貪為寶吾難已。」而《大璞銘》云：「水岩一角，天然大璞。自成珪璋，不用追琢。蕉葉白凝，火痕丹渥。文聖之純，潛龍之確。水湧雲蒸，書成不覺。一氣氤氳，其元在朔。與我心華，慇懃浣濯。」

磨硯，先以水岩口之前亞婆井粗石磨之，次以靈山寺前細沙和粗石磨之，次以蚺蛇坑之石細磨之。又以飛鼠岩之石，細細磨之，然後上蠟，使顏色增潤。或偽為佳眼其上，蠟以沃之，亦可觀。予詩云：「石工欺汝只纖毫，翡翠硃砂總未高。鴝鵒眼多堪抵鵲，梅花坑好可磨刀。」大抵石以純粹無諸瑕疵，色如羊肝淡紫，生氣蒸蒸者為上，眼非所貴。水岩率無眼，眼者石之筋絡，亦石[redacted]也。然石美亦不妨有眼，相傳下岩舊坑卵石，色黑如漆，細潤有眼，眼中有暈，或六七眼相連。扣之清越，研之無聲，著墨不熱無泡，良久微浸，若油黷發，此至慶曆間已少。中岩在山半，名半邊岩。其卵石紫嫩肝色，細潤有眼，小如綠豆，有條紋或白或綠，扣之及研皆無聲。外有黃膘包絡，久用鋒芒不退，宋時此坑取之亦竭矣。中岩新坑，石色淡紫，眼如鴝鵒，有暈。其嫩者扣之無甚聲，磨墨有微聲，久用鋒芒退乏，此不及下岩遠甚。上岩舊坑有青紫，新坑石皆灰色，紫而粗燥，眼如雞眼大，扣之磨墨皆無聲，有鬆板紋。久用光如鏡面，比中岩又遠不及。總之，水岩石佳者有窮，自宋至今，英華日消日削，金礦、銀坑、砂窟且已告盡，而況於九淵神髓，美逾瓊瑤者乎。比年斧斤不輟，山靈告哀，有力者負之而趨，無以自保。予嘗為文以弔水岩，又有歌云：「水岩之石水精子，帶血羊肝純作紫。火捺金錢朵朵圓，白凝蕉葉為肌理。年來岩底彩無餘，鬼

斧神工多得髓。紛紛散入富豪家，什襲文綾與絳紗。未雨那知泉有本，長乾爭見墨生花。綠塵半與圖書積，安得松煙飽朝夕。真氣徒含天一深，空光未有雲霞跡。琉璃作匣杠稱珍，終日隨身詎有人。風雅紛葩思賦客。春秋羽翼憶經神。君今欲彩珪璋質，尺寸微瑕皆勿失。天留淳樸與遺人，鬼瞰高明悲巨室。」

羚羊峽西北岸，有村曰黃岡，居民五百餘家，以石為生，其琢紫石者半，白石、錦石者半。紫石以制硯，白石、錦石以作屏風、幾、案、盤、盂諸物，歲售天下逾萬金。性多狡黠，善以贗坑石惑人，每得重價，白石即西洋諸番亦來買取。蓋黃岡衣食於石，自宋至今，享山岩之利數百年矣。予有黃岡詩云：「村小當高峽，家家擁石林。琢磨兒女力，揮灑聖賢心。」又云：「此地耕桑少，人人割紫雲。雙縑天際至，一片水坑分。」其南岸金渡村居民，則以龍須蒲席為生。

宋熙寧中，杜諮知端州，禁民毋得彩石，而知州占斷，人號為杜萬石。周濂溪時提點廣南東路刑獄，惡其奪民之利，因為起請，凡仕於州者買硯毋得過二枚，遂為著令。葉石洞云：宋貢硯，惟賜史官，故端硯重於天下，杜諮遂以蒙詬。夫有尤物，皆足厲民。正統後，彩硯之使不至，人直礪視之，非惟上所好耶，善乎子罕之辭玉也。曰：「懼喪吾寶。」嗟嗟。吾寶無喪多矣，而奚人之寶為。傳稱唐有韋承慶左遷高要尉，有餽紫硯者，置案上。歲餘起辰州刺史，復以還之。包孝肅知端州秩滿，有一硯投於羚羊峽口。馬[redacted]驥判肇慶府，有潛以奇硯獻者。[redacted]驥曰：此亦長物也，謝之。噫。若三公者，可謂無喪其寶者哉。

○錦石

錦石，出高要峽，青質白章，多作雲霞、山水、人物、蟲魚諸象，以為屏風几案，不讓大理石，但質微脆耳。其純白者產七星岩，名白端，為柱為礎及幾、案、盤、盂，皓然如雪，皆可愛。蓋七星岩內外純是白石，亦有白質青文，然望之蒼黑如積鐵，以歲久風雨剝蝕也。最白者婦女以之傅面，名為乾粉，與惠州畫眉石、始興石墨，皆閨閣所需。

○石笠

西樵有一巨石，形如笠，文敏公鐫曰「霍子笠」。予補之以銘曰：「吾之笠，石所成。吾戴之。雲之輕。」又有一石狀冠，予鐫曰：「屈子冠」。銘之曰：「白云為衣，瀑布為帶。復此石冠，徜徉天外。」

○四石鏡

四石鏡，一在東莞青紫峰，朝霞則青，暮霞則紫。一在和平仙徑，山色明則雨，暗則晴。一在澄邁白石嶺，色白則晴，黑則雨。一在羅定八片嶺，體芒圓大可數尺，其下一水橫流，水映日，日映石鏡而光生焉。譬之月然，受日之光以為光。

○石船

高州潘仙坡有一石船，中圬，兩端微起若荷華片，長八尺有半，廣四尺。又有石篙一，在雲爐洞，長二丈許，相傳潘茂名真人遺物。予有《石船銘》云：「至人餐石，以剛為柔。至人乘石，以沉為浮。風將氣御，水以神遊。芙蕖一瓣，泛泛如舟。虛無之滓，為爾長留。」

○石的

會稽射的山，絕壁上有的，蓋石的也，訛石為射也。英德彈子磯上有一孔，亦石的，的有重暈，然不能時玄時白。

○石牀

電白湯泉之上有石牀，長二丈餘，廣七尺，鐫「浴沂石」三字。行者浴湯泉畢，多臥其上。萬曆初，泉忽涼。今越八十餘年，有客過之，以為陽鬱為陰、熱鬱為寒也，因濬導之，三日後復溫。

○端溪硯石

侯官高兆固齋云：「端州分野直星紀。」僧一行曰：「天地兩戒山河，與天之雲漢始末。」謂星紀得雲漢降氣，為百川下流雲。羚羊峽距郡東三十里，束三江之水。其山產石類■■力，唐宋以來，才人文士，彩作硯材，蘇文忠稱為寶石，蓋東西粵扶輿之脈蘊■也。未至峽十里為大■山，皆牛毛細皴，宛如畫境。峽山青蒼對峙，江流泓淨，頗似嚴瀨。峽石礦凡十一，北岸坑曰阿婆，曰白婆墳，其石質黯黝不鮮，佳者亦有火捺紋、蕉葉白，可亂水岩、朝天岩。惟青花中，黃星密灑如塵，眼大於螺，若人張目，湛湛無神，真賞家以此辨定。碧點長斜，似眼無瞳，每石一片，可得十二三點十數點者。梅花坑在峽外三水境中，峽將盡岸，南山坳有洞。書宋治平四年，差太監魏某重開，土人名曰岩仔坑。其石叩之聲泠泠，久磨能滑，旁有塚，相傳其時開鑿中虛，崩閉數百十人，太監死焉，守土者葬其冠服於此。坑下度小山曰新坑，其石細潤微青，蕉葉白亦青，西上越水澗隔裡，曰朝天岩。其石堅實，不能滑膩，火捺紋成結不運。若蠟炬著堊壁斜燄，及燒損几案處，蕉葉白色晦氣黃，純潔無痕者亦可貴。古塔岩其石比朝天岩，無火捺紋、蕉葉白。古塔岩後為屏風背，其石木如，譬豬肝曝於風日。宣德岩在屏風背下，去水岩二里許，其石彷彿水岩，今不可得。岩仔坑東有洞，廣如屋，曰棲安洞，舊時開坑石工所棲之所。又東有小山圓阜，下為水坑，折上數十武，有萬曆二十八年，差督理珠池市舶內官監太監李鳳，開坑封坑月日立石。洞臨江口，小於圭竇，石工裸身，盤盛■膏，燃火腰錘螺旋而進。入洞西轉，有淵不測，先投以石，聞水聲，急轉西折，不則墜深淵矣。正洞容工一二十人，由正洞入西洞，西洞漸寬，東洞舊納四人，二人運鑿，二人仰臥，膝前置磁盤燈於胸以燭之，不能坐立捧。今容七錘，且十四人矣。三洞，正洞石上上，次東洞，西洞又次之，土人皆名曰老坑。石三層，上層近山沙，透漏如蠹蝕曰蟲蛀，其質微遜中層，常有翡翠雜拉。中層火捺紋、蕉葉白，其絕品，東瓜穰、青花及眼生蕉葉白。下石工所名下層石也。又下，麻鵲斑紋成魚凍，或如唾涎，亦有眼。眼中瞳含沙多脫去，此中石時有蔚藍者，秀色可餐，不一見。下此底坂石雲。中層、下層火捺紋，如朝霞蔚起，散若馬尾。若刷絲縈繞，絢彩熊熊，大當錢，有芒，曰金錢火捺，品上上。<黑■>然黑色曰鐵捺，如蚓曰鳳涎，皆石疵。蕉葉白上下四旁，必有火捺紋掩映，舊坑皎潔比紈素，近坑白中雜出青花也。青花上品，若澗■細藻，朱碧瑩然，■縷隱隱。又如魚兒隊行，青花明顯如石花菜者，石工稱為芊紋，品中中。三洞眼各異，正洞眼赤，圜如珊瑚鳥目，石嫩眼侵土氣者若象牙，其瞳分明亦足賞，東洞眼碧，色數暈，對之奕奕射人，曰鴝鵒眼。圓正明媚者不易得，他洞偶一有

之。西洞眼黑，圜瞳一黍如豉。三洞石，正洞下層第一，入手溫潤柔膩有生氣，鮮潔茜麗，磨之與墨相親，摩挲心動。東洞西側深處曰飛鼠岩，其石有紋曰黃龍，斜亙石面，工指為瑕。正洞亦有黃龍紋，游揚如雲氣如薄羅，亦移人情。三洞俱水中，冬日引水盡乃可取，正洞北潭底水深不可引，時有鬼神。東洞徑傾仄，水工列小童，長跪舉杯勺揚水，水乃涸。以故開坑先引水閱月，費金錢至累千金。舊制把總一員，專轄守坑，律令盜坑石比竊盜論，其厲禁如此。永樂、宣德間開坑，未幾俱罷去。崇禎末，蜀人熊文燦總督兩廣日，指揮蘇萬邦致石工於江西，[redacted]火中夜開坑，不敢自日中也。丁亥後守禁罷，至今凡六開坑，工受官役日有程，不擇膚理，鑿伐坼裂，宋元明五百餘年未聞也。大抵石理日剝，精華日盡，氣韻顏色，不能一執成說，要以老坑具妍姿者為定。予至端州值開坑，所見三十年前石與今異，訪之石工，其言殊別，徵其說各護所偏。予既喜身親古人未言之見聞，復重慨夫文明之璞，一旦割裂而出，天地真蘊，山川元氣，漸至竭耗，不數十年，此山便成陵谷，無有問津之處。爰述於編，庶幾後之君子觀覽寶藏，知此石實雲漢之鍾萃，三江五洲之榮衛，或可以小慰於真宰也。陳恭尹跋云：硯之用，發墨不損毫，二者盡之矣。不損毫常硯皆能之，唯發墨之妙，非親試水岩不知也。他硯粗則銼墨，細則拒墨，水岩即不然，玉肌膩理，拊不留手，著水研墨，則油油然若與墨相戀不捨。墨愈堅者，其戀石也彌甚，以他硯並之。水之分數同，墨同，手同，而為研之數，水岩常少於他硯十之三四，每春夏間積雨時，墨竟日用之，則稜角軟腐反張，唯水岩可免此病。驟以他硯易之，頃刻不勝其苦矣。硯糟之水，隆冬極寒，他硯常冰，而水岩獨否。具此數妙，雖使椎樸無文，猶將拂拭用之，況其體質之美，千奇百變，不可殫窮，豈南離文明之德，獨萃於端溪耶。固齋所考，剖析辨證，已無遺義。然近歲往往有一二所新出之石，氣韻顏色，幾足亂真，不深心識別，鮮不為所眩惑。亦有出自水岩，如固齋所云，精華日見，不能一執成說者。大均跋曰：予嘗讠巽《石語》一篇，言端溪石頗詳核。而以天地英華，日消月剝為恨。固齋客端州，盡得三洞之精蘊，辯[redacted]毫芒，大泄神理，俾羚羊寶藏，一一肺肝如見，美惡精粗，莫逃淵鑒。自唐宋以來，罕有能言及此者，真端溪之幸也。固齋來值開坑，所見三十年前石與今異，其美亦不如昔，因慨夫文明之璞，一旦割裂無遺，天地真蘊，山川元氣，漸至竭耗。不數十年，此兩峽將成陵谷，將雲漢之扶輿，三江之榮衛，無以復完，恐為斯地之災眚。噫嘻，誠仁人君子之用心哉。予嘗為文弔水岩，有曰：

「嗚呼水岩，有此寶藏。斧斤自戕，精靈日喪。尺寸之膚，雲情水狀。

氣含九淵，無以自養。日燠月寒，晝夜摩蕩。似剛似柔，面粹背盎。

白葉青花，瓊瑤不讓。大璞難完，經營巧匠。天地大文，惟人醞釀。

豈在一卷，光華可仗。水坑雖美，於寶無當。作者之聖，不以為尚。

述者之明，不以相貺。嗟爾三洞，有消無長。山腹穹然，穿穴

相向。
　　無石可觸，雲不能上。發育無功，厲生腑髒。負之而趨，巖巖大創。
　　有力之人，肩項相望。山靈自災，敢雲無妄。曷不崩頹，淪於沆漭。
　　卷彼[redacted]江，以自深廣。」
　　○洗頭盤
　　永安苦竹氵瓜梅花岩畔，有一石坎，名仙女洗頭盤。相傳女子就盤沐發，能使發[redacted]美而長。大均嘗鐫其下云：「安得仙人九節杖，拄到玉女洗頭盤。」

第六卷 神語

雷神

雷州英榜山，有雷神廟。神端冕而緋，左右列侍天將，一輔髦者捧圓物色堊，為神之所始，蓋鳥卵雲。堂後又有雷神十二軀，以應十二方位，及雷公、電母、風伯、雨師像，其在堂復，則雷神之父陳氏钅共也。《志》稱：陳時雷州人陳钅共無子，其業捕獵，家有九耳犬甚靈。凡將獵，卜諸犬耳。一耳動，則獲一獸，動多則三四耳，少則一二耳。一日出獵，而九耳俱動，钅共大喜，以為必多得獸矣。既之野，有叢棘一區，九耳犬圍繞不去。異之，得一巨卵徑尺，攜以歸，雷雨暴作，卵開，乃一男子，其手有文，左曰雷，右曰州，有神人嘗入室中乳哺，鄉人以為雷種也，神之。天建三年，果為雷州刺史，名曰文玉。既沒，神化大顯，民因祀以為雷神。此事誕甚，然厥初生民，皆由氣化，<鳥[redacted]>卵吞於簡狄，帝武感乎姜[redacted]原，神聖之生，天必示之怪異，況雷於天地為長子。《易》曰：震，一索而得男。神生於霹靂，為天地始陽所孕，理誠有之。況雷與龍同體，其從龍而伏也則在山，從龍而起也則在田。雷者龍之聲也，電者龍之光也。龍本卵生，故雷神亦卵生，卵不從天降而從地出，又所謂雷出地奮也。又雷與風牝牡也，雷風相薄，雷之精入於風之血，故卵生焉。卵得乾之初氣，故為雷子。其生於雷州，則以雷州乃炎方盡地，瘴煙所結，陰火所熏，舊風薄之而不散。溟海蕩之而不開，其駭氣奔激，多鼓動而為雷，崩轟砰嗑，倏忽不常，故雷神必生於雷州，以鎮斯土而壁除災害也。廟名靈震，創於陳，[redacted]祀於偽南漢，賜王爵於宋，明初改稱雷司，定祀上元，俾雷神子孫世守之。歲之二月，雷將大聲，太守至廟為雷司開印。八月，雷將閉藏，太守至廟為雷司封印。六月二十四日，雷州人必供雷鼓以酬雷，禱而得雷公之墨，光瑩如漆，則以治邪魅驚癇，及書訟牒得雷屑，或霹靂砧，則以辟嬰兒驚以催產。霹靂砧一名雷公石，鬱溪云：天地之初，雷起於地。中則起於水，過中則起於石。起於石，雷之最迅烈者，故曰介於石，不終日。介者，言乎雷起於石之介也。夏間雷雨驟發，多在午後，而皆不終日，是其驗雲。又邵子云：石為雷，而龍常生石中，龍之生即雷之生也。雷以石為胎，其起也破石而出，石迸散於人間，故為雷公之石也。

○颶風神

粵在離方，颶者，離風之鬱而不得出，火氣暴發而為災患者也。粵歲有颶，多從瓊、雷而起。離之極方也，故瓊、雷皆有颶風祠。其神颶母，有司以端午日祭，行通獻禮，誠畏之也。颶者具也，颶一起，則東西南北之風皆具而合為一風，故曰颶也。曰母者，以颶能生四方之風而為四方之風之母，分其一方之風，可以為一大風，故曰母也。又巽為風，乾之長女主之，雷以復萬物之性，有父之道，故曰公。風以復萬物之命，有母之道，故曰母也。大風為母，而微風則曰少男少女也。起於澤為少女風，起於山為少男風，而皆以颶為之母。又巽為風主，巽者月與水之本，月與水皆生於風，故曰母。或曰：颶母即孟婆，春夏間有暈如半虹是也。此蓋

以虹為颶母也，然婆即母也。

天地之神莫大乎雷、風，雷、風者所以生日月者也。事雷之神，所以事日，事風之神，所以事月。而雷之神在雷州，風之神在瓊州，以二州南之極也。南之極其地最下，雷生於地之最下而風從之，故雷與風之神在焉。

○羅浮山神

羅浮巍然高大，蓋昌黎所謂最遠而獨為宗，其神必靈者也。考羅浮自安期生始游，而青精先生繼之，故茅君內傳云，羅浮山洞名朱明耀真之天，青精朱靈芝治之。今山中伏虎岩上有朱子庵，蓋青精之所嘗居。青精者，羅浮始開闢之人，故居人稱之曰青精君，而號華子期曰玉源君。子期淮南人，相傳[redacted]裡先生弟子，居羅浮玉源，玉源在分水[redacted]奧，所謂泉源福地也。他如陰長生居鐵橋，葛孝先居飛雲頂，鮑靚居酥醪觀，葛稚川居麻姑峰下，單道開居石室。蘇玄朗居青霞谷，軒轅集居蛇穴，是皆羅浮君所與共治斯山者。羅浮君亦稱四百三十二君，蓋山之神也。羅浮君每嘗出見，陳武帝時見於大石樓上，長三丈所，通體皓然，衣服楚麗，山中人莫不伏拜。其祀肇於晉，著於唐，唐玄宗嘗於五龍堂南築壇以禱，使道士申太芝主之。又於都虛觀置守祠者十家，宋乃著為令，歲十月下元，長吏醮山以禮事神。淳熙甲午，守臣王寧奉祀，有慶雲起於祠所，五色輪[redacted]，繪圖以奏，謂為太平之應。而先朝永樂中，遣官設醮，瘞所降玉簡於觀中，蓋皆以囉浮之神絕靈，為望秩所必先焉者也。葛稚川雲，羅浮乃正神所居，中多地仙之人，可以避難。若有道者登之，則山神援助，其藥必成，故今入山者或是賢哲，山神輒遣五色鳥相迎，或有異雲鬱起如幡幢華蓋以覆導之，而神亦嘗乘啞虎巡山，不使怪物為害。予二十年間數數往來，蓋未嘗佩五嶽之圖，服雄黃之粒，以辟除不祥也。

○海神

溟海吞吐百粵，崩波鼓舞百十丈，狀若雪山。嘗有海神臨海而射，故海浪高者既下，下者乃復高，不為民害。父老雲，凡渡海至海安所，聞濤聲哮吼，大地震動，則知三四日內有大風雨，不可渡。又每月十八日勿渡，渡則攖海神之怒。又云，凡渡海風波不起，島嶼晴明，忽見朱旗絳節，驂駕雙螭，海女人魚，後先導從，是海神遊也。火長亟焚香再拜則吉，其或日影向西，巨船相遇，帆檣欹側，樓舵不全，或兩或三，時來衝突，火長必舉火物色之，舉火而彼不應，是鬼船也。火長亟被發擲錢米以厭勝，或與之決戰，不勝，必號呼海神以求救。海神甚靈，嘉靖間有渡瓊海者，見海神特立水上，高可丈餘，朱發長鬣，冠劍偉麗，眾驚伏下拜。海神徐掠舟而過，有光景經久不滅，次日有三舟復見，大讠[redacted]拒之，風波大作，舟盡覆。語云：「上海人，下海神。」蓋言以海神為命也。粵人事海神甚謹，以郡邑多瀕於海，而雷州出海三百里餘。瓊居海中，號特壤，每當盛夏，海翻颶作，西北風挾雨大至，海水溢溢十餘丈，漂沒人畜屋廬，莫可勝計，蓋海神怒二郡民之弗虔也。故以生人餇蛟魚，蛟魚食之而弗饜。又為之噓[redacted]翕咸雨，放為咸潮，使水鹵積於洋田，逆流萬頃，禾苗朽爛，數年而不可復耕，以病二郡之民也。噫嘻。民之生長於雷、瓊，其不幸若是。然今粵人出入，率不泛祀海神，以海神渺茫不可知。凡渡海自番禺者，率祀祝融、

天妃，自徐聞者，祀二伏波。祝融者，南海之君也。虞翻雲，祝，大也。融，明也。南海為太明之地，其神沐日浴月以開炎天，故曰祝融也。祠在扶胥江口，南控虎門，東溯湯谷，朝暾初出，輒見樓殿浮浮，如貝闕鮫宮，隨潮下上。每當天地晦冥，鯨[redacted]去鼉擲，颶風起乎四方，霧雨迷其咫尺，舟中之人，涕泣呼號，皆願少緩須臾之死以請於祝融。其聲未乾，忽已天日晴朗，飄行萬里，如過衽席。而天妃神靈尤異，凡渡海卒遇怪風，哀號天妃，輒有一大鳥來止帆檣，少焉紅光熒熒，繞舟數匝，花芬酷烈，而天妃降矣。其舟遂定得濟，又必候驗船燈，燈紅則神降，青則否。其祠在新安赤灣，背南山，面大洋，大小零丁數峰，壁立為案，海上一大觀也。凡濟者必禱，謂之辭沙，以祠在沙上故云。而二伏波將軍者，專主瓊海，其祠在徐聞，為渡海之指南。蘇子瞻雲，自徐聞渡海適朱[redacted]，南望連山，若有若無，杳杳一帶耳。艤舟得濟，股栗魂喪，相慶再生，咸以伏波為恩我。李伯紀常禱於二將軍，北得生還，乃書子瞻所作碑，刻石祠中。祠有二，正祠為新息，別祠為邳離。

○南海神

南海神廟在波羅江上，建自隋開皇年，大門內有宋太宗碑、明太祖高皇帝碑，其在香亭左右，則列宗御祭文，使臣所勒者也。韓昌黎碑在東廊，宋循州刺史陳諫重書，神自唐開元時，祭典始盛，嘗冊尊為廣利王，歲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祝文書御名，宋真宗錫王玉帶。至和元年，加王冕九旒、犀簪導、青纊充耳、青衣五章、朱裳四章、革帶鉤<角[redacted]>、纟青[redacted]、素單、大帶、錦綬、劍、佩、履、襪。內出花釵九株、[redacted]、衤屬、簪、钅奠，署曰賜明順夫人。明順者，王之夫人，皇[redacted]所封號也。元時，數遣使奉錦幡、銷金幡、金銀香盒，吳萊古蹟記言，南海廟有玉簡、玉簫、玉硯、象鞭，林靄所獻銅鼓，面闊五尺，臍隱起，有海魚蝦蟆周匝。及宗真宗所賜玉帶、蕃國刻金書表、龍牙火、浣布，今皆不存。洪武六年，賜黃金香盒，重十六兩，黃綾幡一副。藩臬大夫每春秋仲月壬日致祭，先出香盒於官庫，齎至神前，祭畢復歸藏焉。其禮器，[redacted]一，籩四，豆四，[redacted]二，簠二，爵三。[redacted]如爵之數，篚一，尊一，羊、豕函各一，祭品羊一俎，豕一俎，和羹三[redacted]，帛一篚，黍稷二[redacted]，稻粱二[redacted]，棗、栗、鹽、藁魚四籩，韭、菹、[redacted]醢、鹿醢四豆，皆有司存。廟向無祭田，宣德間，吾從祖蘿壁、秋泉、南窗三公，始施四六頃六十八畝，在波羅海心沙、東馬廊、西馬廊、深井、金鼎、石魚塘，田乃潮田，歲一熟，淤泥所積，子母相生，今又增數頃矣。廟中有道士一房，僧二房，收其租谷。歲仲春，十二、十三日，有事於廟，蘿壁子孫主道士，秋泉、南窗子孫主於僧，予從兄士煌有碑誌其事。而吾鄉沙亭，與廟僅隔一江，一舸隨潮，瞬息可至，以有祭田之供，輒視之為家廟焉。而沙亭亦有南海離宮，高曾之所俎豆，靈怪之所憑依，世修其祀罔或懈。蓋生乎南海之上者，祠南海。生乎南嶽之下者，祠南嶽。亦庶民之禮也，非僭也。予嘗為文以祭曰：

「洪惟靈德，重潤南中。茫茫百越，潮汐咸通。火膏滋沃，金氣衝融。

洋洋發育，天一之功。三門以外，浩淼如空。天墟灑北，日母浮東。

君王百穀，莫不朝宗。扶胥南岸，有廟[redacted]。高陽苗裔，俎豆其恭。

此方士女，所恃離宮。天吳海怪，飲食咸豐。咸波不溢，禾稼[redacted]。

分龍有雨，怒颶無風。清和春仲，遠近來同。波羅望拜，相應雄鍾。

虔申禮薦，以達玄聽。」

○南海之帝

予嘗於南海祠書額曰「南海之帝」。蓋以家語云：水、火、木、金、土，是為五帝。又莊生云：南海之帝為儵故也。南海之帝實祝融，祝融，火帝也，帝於南嶽，又帝於南海者。石氏《星經》云：南方赤帝，其精朱鳥，為七宿，司夏，司火，司南嶽，司南海，司南方是也。司火而兼司水，蓋天地之道，火之本在水，水足於中，而後火生於外，火非水無以為命，水非火無以為性，水與火分而不分，故祝融兼為水火之帝也。其都南嶽，故南嶽主峰名祝融。其離宮在扶胥，故昌黎雲，南海陰墟，祝融之宅，海在南而離宮在北，故曰陰墟也。體陰而用陽天之道，故以陰為宅也。四海以南為尊，以天之陽在焉，故祝融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帝、河伯之上。

祝融，赤帝也。《淮南子》云：南方之極，自北戶之界至炎風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是也。《正義》云：赤帝，南方赤[redacted]怒之神。赤[redacted]怒者，火赫赫炎炎之象。火者南人之命，南人之事赤帝，蓋事火也，事火者事其命也。歲之冬日，必為火清之醮以答神庥，龍車冕服，極其珍麗為之，所在皆然。

○真武

吾粵多真武宮，以南海佛山鎮之祠為大，稱曰祖廟。其像被發不冠，服帝服而建玄旗，一金劍豎前，一龜一蛇，蟠結左右，蓋天官書所稱，北宮黑帝，其精玄武者也，或即漢高之所始祠者也。粵人祀赤帝，並祀黑帝，蓋以黑帝位居北極而司命南溟。南溟之水生於北極，北極為源而南溟為委，祀赤帝者以其治水之委，祀黑帝者以其司水之源也。吾粵固水國也，民生於咸潮，長於淡汐，所不與黿鼉蛟蜃同變化，人知為赤帝之功，不知為黑帝之德。家尸而戶祝之，禮雖不合，亦粵人之所以報本者也。或曰真武亦稱上帝，昔漢武伐南越，告禱於太乙，為太乙钅逢旗，太史奉以指所伐國，太乙即上帝也。漢武邀靈於上帝而南越平，故今越人多祀上帝。

○五帝

漢武帝迷於鬼神，尤信越巫，嘗令越巫立越祝祠，安台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至今越祠多淫，以鬼神方惑民[redacted]祥者，所在皆然。諸小鬼之神者，無貴賤趨之，況於五方之帝及五嶽神，不更讠舀事乎哉。吳廷舉知順德，嘗禁淫祀，其言曰：律，祀典神祇，有司致祭。不當祀而祭，杖。頃行龍山龍江，見五嶽廟，中禺五帝，冕而執圭。夫五嶽視三公，諸侯在其域內，乃得祭之。祭用木主，號如其山，壇而不屋，天子有事告以薌，無則已。今帝之而不知其公也，僭諸侯之事而不知其庶人也。季氏旅於泰山，孔子譏之，況庶人乎。淫昏之鬼，充斥閭巷，家為巫史，四十保大抵盡叢祠矣。歲時伏臘，釀錢禱賽，椎牛擊鼓，戲倡舞像，男女雜

沓，忽祖禰為出門之祭。富者長奢，貧者殫家，甚至攻剽[redacted]訟之徒，資以決[redacted]，是奸盜之主而禮法之蠹也。知縣不佞，有人民社稷之寄，民神雜擾，不可放物，罪則在予。四十保淫祠悉毀之，其材以修保之亭壇，有餘輸縣營繕，象投水火，民孝弟力田奉公，自求多福。不然於我政人得罪，求助鬼神無及已。於是毀淫祠八百餘所，御史汪宗器惡之，計竹木斤兩以罪。嗚呼，不辨善淫，而以其睚眥報，愧淫鬼矣。

○五穀神

晉吳修為廣州刺史，未至洲，有五仙人騎五色羊負五穀而來，止州廳上。其後州廳樑上圖畫以為瑞，號廣州曰五仙城。城中坡山，今有五仙觀，春秋粵人祈谷，以此方谷為五仙所遺。一仙遺一谷，谷有五，故為五仙。而五仙當日復有豐年之祝，故皆稱為五穀之神，州廳之繪以重谷也。城名曰五仙，亦重谷也。

○禾穀夫人

香山村落，多祀禾穀夫人，或以為后稷之母姜[redacted]原雲。予謂裡有社稷，社，土神也。稷，谷神也。祈年報賽，以二神為歸足矣。乃立淫宇而享祀無度，非禮莫甚焉。姜[redacted]原之祠在武功，天下無之，無已則改祠田祖乎，田祖者先農也。《詩》曰：「琴瑟擊鼓，以御田祖。」然古時田祖之祀，與社稷皆壇而不屋，社稷之壇有常，田祖之壇無常，有常以為主，無常以為客。然則社稷而外，民有侯禳禳礻會之事，亦可以無之他所矣。

○伏波神

伏波神，為漢新息侯馬援。侯有大功德於越，越人祀之於海康、徐聞，以侯治瓊海也。又祀之於橫州，以侯治烏蠻大灘也。灘在橫州東百餘里，為西南湍險之最，舟從[redacted]至廣必經焉。灘有四，曰雷霹，曰龍門，曰虎跳，曰掛舵。每灘四折，折必五六里，出入亂石叢中，勢如箭激，數有破溺之患。夾岸皆山，侯廟在其北麓，凡上下灘者必問侯，侯許乃敢放舟，每歲侯必封灘十餘日，絕舟往來。新舟必磔一白犬以祭。有大風雨，侯輒駕銅船出灘，櫓聲喧[redacted]，人不敢開篷竊視。晴霽時有銅篙鐵槳浮出，則橫水渡船必破覆，須祭禳之乃已，此皆侯之神靈所為雲。凡過灘，每一舟撥招者四人，使舵者四人，前立望路者一人。左右側豎其掌則舵隨之，然此地僅一姓人知水道，世為灘師，餘人則否，其人亦馬流遺裔也。灘為交趾下流，徵側叛時，侯疏鑿以運樓船，至今石勢縱橫，宛如壁壘，大小石分曹角鬥，奇陣森然，戈甲之聲，喧闐十餘里外，侯威靈蓋千年一日也。祠中牀、帳、盤、盂諸物，祝人拂拭惟謹。居民每食必以祭，事若嚴君。予亦嘗以交趾[redacted]珠為薦，[redacted]珠者薏苡也。

伏波祠廣東、西處處有之，而新息侯尤威靈，其廟在交趾者，制狹小，周遭茅茨失火，廟恒不及，交趾絕神之。交趾人每懼漢人訴其過惡於侯而得疫病，於是設官二人守廟，不使漢人得入。而其君臣入而祭者，必膝行蒲伏，惴惴然以侯之誅殛為憂。侯之神長在交趾，凡以為兩廣封疆也。

○飛來神

羅定州西五里許，地曰牛頭灣，有尉佗廟。萬曆間，廟乘風雨飛越數里，至玉樹岡譚石鄉，民乃增飾而祀之，號其神曰飛來神，

廟曰飛來廟。其鍾與香爐未飛去者，數移入廟而數去。噫，異甚。越人故俗鬼，越人勇之謂漢武帝雲。越人尚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佗固東甌王之流也，以一人之身，而歷中原七八主，享國數十年，壽至百有餘歲，意者亦嘗敬鬼耶。而其相呂嘉與佗同起，死時亦百有餘歲，皆異人也。佗死而廟食至今，民畏其神，復示之以怪異，其以越人ㄔ幾故耶。

○天妃

天妃海神，或以為太虛之中，惟天為大，地次之，故天稱皇，地稱後。海次於地，故稱妃，或曰非也。《易》：兑為澤。澤通於天，故曰天澤。以海為大，故曰天池。而兑為少女，故曰妃。艮之男為地公侯，故兑之女為天妃，然今南粵人皆以天妃為林姓雲。

○龍母

龍母溫夫人者，晉康程水人也。秦始皇嘗遣使盡禮致聘，將納夫人後宮，夫人不樂。使者敦迫上道，行至始安，一夕龍引所乘船還程水，使者復往，龍復引船以歸。夫人沒，葬西源上，龍嘗為大波，縈浪轉沙以成墳，會大風雨，墓移江北，每洪水淹沒，四週皆濁，而近墓數尺獨清。墓之南有山，天將雨，雲氣必先群山而出，樹林陰翳，有數百年古木，人不敢伐，以夫人有神靈其間雲。夫人姓蒲，誤作溫，然其墓當靈溪水口，靈溪一名溫水，以夫人姓溫故名。或曰，溫者，媼之訛也。夫人故稱蒲媼，又稱媼龍。唐李紳詩；風水多虞祝媼龍，然媼非生龍者也。得大卵而畜之，龍子出焉。養之以飲食物，龍得長大，蓋古之豢龍氏也。始皇以為神，遣使迎媼。以嘗聞徐福言，海神之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意媼其同類也，求三神山患且至，船風輒引而去，豈亦龍之所為耶。

○斗姥

斗姥像在肇慶七星岩，名摩利支天菩薩，亦名天後。花冠瓔珞，赤足，兩手合掌，兩手擎日月，兩手握劍。天女二，捧盤在左右，盤一羊頭，一兔頭，前總制熊文燦之所造也。文燦招撫鄭芝龍時，使芝龍與海寇劉香大戰，菩薩見形空中，香因敗滅。文燦以為菩薩即玄女，蚩尤為暴時，黃帝仰天而歎，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符伏蚩尤。又嘗下天女曰<鬼女>，以止蚩尤風雨。古聖人用兵，皆以神女為助，於是傾貲十餘萬為宮殿極其壯麗以答之。論者謂，文燦當時以此十餘萬金錢募召壯士，為朝廷辦賊，必有功業可觀。當剿賊時，菩薩何不再見，豈所謂福無重至者耶。

○西王母

廣州多有祠祀西王母，左右有夫人，兩送子者，兩催生者，兩治痘疹者，凡六位。蓋西王母弟子，若飛瓊、董雙成、萼綠華之流者也。相傳西王母為人注壽注福注祿，諸弟子亦以保嬰為事，故人民事之惟恐後。考西王母見《山海經》、汲塚《周書》、《穆天子傳》、《漢武帝內傳》。而莊子云：夫道在太極之先。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是則開闢以來，有天地即有西王母，而道家以為西王母者，金母也。木公生之，金母成之。人類之所以不絕於天地間者，以有金母之成之也。金母者，天下之大母，故曰王母。居於西，以成物為事，故曰西王母雲。壁上多繪畫保嬰之事，名子孫堂，人民生子女者，多契神以為父母，西王母與六夫人像，悉以紅紙書契名帖其下，其神某，則取其上一字以為契

名，婚嫁日乃遣巫以酒食除之。

○花王父母

越人祈子，必於花王父母。有祝辭云：「白花男，紅花女。」故婚夕親戚皆往送花，蓋取《詩》「華如桃李」之義。詩以桃李二物，興男女二人，故桃夭言女也，[redacted]梅言男也，女桃而男梅也。華山上有石養父母祠，秦人往往祈子，亦花王父母之義也。

○金華夫人

廣州多有金華夫人祠，夫人字金華，少為女巫不嫁，善能調媚鬼神，其後溺死湖中，數日不壞。有異香，即有一黃沉女像容貌絕類夫人者浮出，人以為水仙，取祠之，因名其地曰仙湖，祈子往往有驗。婦女有謠云：「祈子金華，多得白花。三年兩朵，離離成果。」越俗今無女巫，惟陽春有之，然亦自為女巫，不為人作女巫也。蓋婦女病輒跳神，愈則以身為賽，垂{髟肖}盛色，纏結非常，頭戴鳥毛之冠，綴以瓔珞，一舞一歌，迴環宛轉，觀者無不稱豔。蓋自為身為媚，乃為敬神之至雲。女巫瓊州特重，每神會，必擇女巫之姣少者，唱蠻詞，吹黎笙以為樂，人妖淫而神亦爾，尤傷風教。

○東莞城隍

洪武二年三月朔，上在朝陽殿，夢一臣襆頭象簡，一白鬚老者隨之，山呼舞蹈，稱臣東莞城隍，老者縣中缽盂山土地，謹奏陛下，東莞歲中致祭無祀。一次不敷，乞敕有司，遞年祭三次，庶幽魂得以均霑。上覺而異之，召禮部議，乃封東莞城隍顯佑伯，仍管城隍司事。賜伯爵儀仗，暨異錦龍緞一端，印曰東莞縣城隍之印。遞年三月三日、九月九日，有司以少牢致祭，別頒敕封缽盂山土地，賜以冠帶，詔東莞及天下無祀者。歲中清明日、七月望日、十月朔日致祭，著為令，敕書今藏廟中。而缽盂山土地像塑冠帶，與他處幅巾深衣者異。

○祭厲

葉石洞為惠安宰，淫祠盡廢，分遣師巫充社夫。遇水旱癘疫，使行禳禮。又遵洪武禮制，每里一百戶，立壇一所，祭無祀鬼神。祭日皆行儺禮，或不儺則十二月大儺。儺用狂夫一人，蒙熊皮，黃金四目，鬼面，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又編茅葦為長鞭，黃冠一人執之，擇童子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十二人，或二十四人，皆赤幘執桃木而噪，入各人家室逐疫，鳴鞭而出，各家或用醋炭以送疫。黃冠倡，童子和曰，甲作食[redacted]凶，[redacted]弗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汝軀，拉汝[redacted]，節解汝肉，抽汝肺腸。汝不急去，後者為糧，此乃古禮，雖孔子所不敢違也。後世此禮廢絕，每逢災疾，乃至禳星告鬥，作諸無益，其傷民財甚矣。予至東莞，每夜聞逐鬼者，合吹牛角，嗚嗚達旦作鬼聲。師巫咒水書符，刻無暇晷，其降生神者，迷仙童者，問覡者，婦女奔走，以錢米交錯於道，所在皆然。而諸縣尋常有病，則以酒食置竹箕上，當門巷而祭。曰設鬼，亦曰拋撒。或作紙船紙人燔之，紙人以代病者，是曰代人。人以鬼代，鬼以紙代，真愚夫婦之所為也。博羅之俗，正月二十日以桃枝插門，童稚則以桃葉為佩，曰禁鬼也。廣州婦女患病者，使一嫗左持雄雞，右持米及箸，

於閭巷間皋曰某歸，則一嫗應之曰某歸矣，其病旋愈，此亦招魂之禮，是名雞招。人知越有雞卜，不知復有雞招，亦曰叫雞米雲。至始死，則召師巫開路安魂靈，投金錢於江，買水以浴。而七七日百日皆為佛事，破家以從，無貧富皆然，善乎石洞之能導民以禮也。始下車，即召作佛事者雲。知縣到任二十日，禮教未敷，致百姓居喪而作佛事，罪在知縣。即取幡幢鬼<鬼█>鈴鐸等焚毀。孝子僧眾，聽講小學一章，有何選卿者，居喪不作佛事，石洞以為賢於峨冠博帶誦法孔子者，特具羊酒，遣父老親禮其廬，以示旌異。

○綠郎

廣州女子年及笄，多有犯綠郎以死者，以師巫茅山法治之，多不效。蓋由嫁失其時，情慾所感，致為鬼神侵侮。睽之象，兑女澤動而下，則見有豕負涂。離女火動而上，則見有鬼一車，此其徵也。綠郎者，車中之鬼也。未得夫而張之弧，已得夫而說之弧。夫者雨也，遇雨則吉矣。又廣州男子未娶，亦多有犯紅娘以死。諺曰：「女忌綠郎，男忌紅娘。」皆謂命帶綠郎紅娘者可治，出門而與綠郎紅娘遇者不可治，此甚妄也。咸之象，二少憧憧，則朋從其思。少女之思往，則綠郎之朋來，少男之思往，則紅娘之朋來，皆婚姻不及其時所致。綠郎一曰過天綠郎，亦曰駙馬。

○二司

崖有二司神者，一日降魂童言曰：欲與蕭公斗法。於是二司神各發馬腳。馬腳者，神所附之人也。以槍自刺其腹洞貫焉，刺咽亦如之。有疾病者，許火棚。既愈，如數伐薪，請二司神酬願。病者率眾輿二司神，跣行烈燄，毫髮無損。廣有三界神者，人有爭鬥，多向三界神乞蛇以決曲直。蛇所向作咬人勢則曲，背則直。或以香花錢米迎蛇至家，囊蛇而探之，曲則蛇咬其指，直則已。有許願者不還，蛇則騰至人家索飲食。又或有仇怨，於神前書其人年生八字，以碗覆之。神前碗大小紛然，無有敢動其一者。有急腳先鋒神者，凡男女將有所私，從而禱之，往往得其所欲，以香囊酬之，神前香囊堆積，乞其一二，則明歲酬以三四。新興有東山神者，有處女彩桑過焉。歌曰：「路邊神，爾單身。一蠶生二繭，吾舍作夫人。」還家果一蠶二繭，且甚巨。是夜風雨大作，女失所之，有一紅絲自屋起，牽入廟中，追尋之，兀坐無聲息矣。遂泥而塑之，稱羅夫人。番禺石壁有恩情神者，昔有男女二人，於舟中目成，將及岸，女溺於水，男從而援之，俱死焉。二屍浮出，相抱不解，民因祠以為恩情廟，此皆叢祠之淫者，民未知義，以淫祠為之依歸，可悲也。

第七卷 人語

高固

高固，南海人，周顯王時，以才能歸楚，為威王相。時有鐸椒者，以王不能盡觀《左氏春秋》，採取成敗，卒四十章，為鐸氏微，由固進之，以故文教日興。先是南海有勇獲者，仕吳王夫差為將，黃池之會，夫差命王孫雄先與獲帥徒師，以為過賓於宋，以焚其北郛焉而過之，南海介荊、揚裔土，周初始通中國。王會以翟貢稱蠻揚焉，尚力而已，迄附於楚，乃顯庸，有文事，則固之為功雲。黃佐云：「自會稽以南，逾嶺皆粵地也。秦漢之先，蓋已有聞人者。」鄒陽曰：「齊用粵人子臧而強威宣。」裴淵曰：「南海高固為楚威王相時，有五羊銜谷之祥。」歐大任曰：「固，越人也，世在越，稱齊高■之族。」

○梅钅■

越人以文事知名者，自高固始。以武事知名，自梅钅■始。當越人之復畔秦也，以钅■為將，钅■下令，戶出壯士一人，領以戶將，使合傳、胡害將之。戰則編為什伍，領以隊將，使搖毋餘將之。將士受命，乃率之歸番君吳芮。钅■勸芮西從沛公伐秦，芮然之，使钅■先往。當是時，郡縣苦秦法，多殺長吏以應陳勝等。項梁殺會稽守，田儋殺狄令，劉季以書殺沛令，東陽殺其令以推陳嬰，使芮不聽钅■言，終為秦守，其不同於會稽、狄、沛、東陽者無幾矣。钅■既行，遇沛公於南陽，與言相合，遂從攻析酈，降之。又從攻武關，破之。秦既滅，項羽封钅■為台侯，食台以南諸邑，其後沛公以钅■能成番君功名，復封钅■廣德十萬戶，廣德即今祁門縣也。夫以钅■之才為百粵人所歸，設當大楚方張之時，使庾勝兄弟絕關自守，其智勇豈遂出囂、佗之下耶。且是時，钅■之王在湞水上，固勾踐之本支也。钅■即奉其王，以繼禹、少康宗祀，亦孝子慈孫之所有事焉者。而钅■以為秦者，周之寇仇，非僅越人與六國人之寇仇也，越人首畔秦，吾當帥之，以為周先王報怨。且先君勾踐，能滅吳尊周室，其遺風餘烈，子姓當繼紹而起，毋以竊據一方為天下所指名為也。嗟夫，自唐、虞、夏而後，得天下之正者，莫如漢、明，而越人率為功首，能以大義鼓唱諸侯，钅■與何真是也。钅■可以為趙佗，真可以為劉岩，而皆不為。與馮盎者亟以二十州縣歸唐，皆可謂能知天命者也。台嶺故钅■湯沐地，今無钅■祠，吾嘗歎為曠典。夫任囂且祀於瀧口，佗亦祀於玉山，況钅■之賢者乎。祁門地接鄱陽，有钅■祠與鄱陽番君祠相望，今台嶺亦即建之以為钅■主祠可也。

○士燮

士燮字威彥，廣信人。建安初，為交趾太守，中國士人往依者百數，陳國袁徽與尚書令荀■書曰：交趾士府君，處大亂之中，保全一郡，二十餘年疆埸無事，民不失業，羈旅之徒，皆蒙其慶。雖竇融保河西，曷以加之。官事小闋，輒玩習書傳、春秋左氏傳，簡練精微，皆有師說，其稱之若此。燮兄弟並為列郡，雄長一州，偏在萬里，百蠻震服。會交州刺史張津死，漢賜璽書，以燮為綏南中

郎將，董督七郡。是時天下喪亂，道路斷絕，而燮不廢貢職，復下詔拜安遠將軍，封龍度亭侯。建安十五年，孫權遣步騭為交州刺史，騭至，燮率兄弟奉承節度，權加燮左將軍。建安末年，燮遣子[redacted]入質，又誘導益州豪雍[redacted]等東附，權益嘉之，遷衛將軍，封龍編侯，論者謂燮不能始終於漢。權乃國賊，與昭烈力爭交州，而燮兄弟乃助權為逆，豈誠識春秋之義也者。燮卒，而其子徽乃據交州，為呂岱所破，惜乎見之晚矣。後主建興十三年，有廖式者，起兵蒼梧，以應諸葛丞相，諸郡應之，此真漢之義士也，燮視之寧無愧於心乎哉。葉春及雲，《一統志》，蒼梧縣即漢廣信，蒼梧郡治此，故陳元父子載於蒼梧。而《肇慶舊志》謂封川西一里為廣信縣，雖非治所，固彼提封。陳氏之隸封川，未可知也。燮亦廣信人，身本名儒，兄弟四人，擁兵據郡，嶺海歸心。中原喪亂，孫權、劉表皆窺南土，燮於此時，以甲兵之力，循趙佗之跡，西連蜀漢，庶幾比美桓文哉。奉權節度，復誘益州附之，旄矣，豈度己審勢耶。然燮名雖不終，亦可謂一時之豪傑也。大均云：當是時，又有揭陽吳碭者。碭，漢末為安成長，權使呂岱取長沙郡，碭據縣以拒之曰：碭受天子命為長，知有漢而不知有吳也。又蒼梧衡毅，與同郡錢博，皆為郡太守吳巨所信用。建安末，權以步騭為交州刺史，騭至，使人諭巨，巨納騭而後圖之。騭如巨，以詐斬巨首以徇，遂治船兵二萬，下取南海，毅、博念巨部曲舊恩，且騭之來非漢命也，乃興兵逆騭於高要[redacted]口，與戰三日。既潰敗，毅與眾皆投水死，死者千餘人，無一生降。嗟夫，碭與毅、博，又皆漢之忠烈臣也，以列於季漢書內傳，豈曰非宜。

○韓瑗

韓瑗，南海人，唐顯慶中為宰相，諫廢王皇后立武昭儀，高宗大怒。褚遂良又諫被貶，瑗救之，許敬宗、李義府因誣瑗不軌，貶海南卒。廣人為宰相自瑗始。其直諫不回，蓋古大臣之誼。張九齡繼之，卓識風度，遠邁姚、宋。天下稱曲江公而不名，而瑗也實開其先。故稱曲江者，當先稱瑗。曲江縣當有唐時，三百年而有張文獻，又宋三百年而有餘襄公，其忠言大節，不一而足。而諫用牛仙客，安太子瑛，誅安祿山，留范希文，排張堯佐，尤為治亂所關。三言不用而二言用，天寶之敗，慶曆之隆，夫豈適然而已哉。

○崔清獻

崔清獻公八辭參知政事，十三辭右丞相，家大酉書其集云：東海北海天下老，亦有盍歸西伯時。白麻不能起南海，千載一人非公誰。文文山云：菊坡天人，文溪，菊坡樣人，菊坡不可作已，願見文溪。文溪云：唐賢相起炎方者三，曰韶之張，曰日南之姜，最後得劉瞻於湟，然皆奇拔於支郡。管府以廣名甚大，山偉海巨，秀靈鳩凝，又遲三四百載，菊坡翁始名在白麻臥龍蒲澗之阿，勤天使走半萬里莫能致。古未有命之相不屑者，高風全節，可以興起百世矣。白沙嘗迎清獻畫像於家，隅坐瞻仰，若弟子之於師者。久之為文以祭，有云：卷舒太空之雲，表裡秋潭之月，淮蜀委之而有餘，凝丞尊之而不屑，故能效力於當年，而全身於晚節。又有句云：萬里歸心長短賦，九天辭表十三陳。蓋實錄也。吾廣辭相位者，清獻而後，有若霍公文敏，而梁文康公迎世宗入繼大統，寵眷方隆，乞歸益篤世宗以為兼有張九齡之忠藎，崔與之之風概。若文襄方公，

年甫四十，即解相歸臥西樵，是皆急流勇退之哲人也。黍泉雲，吾廣帶海陸為郡，山奧川豁，古稱珍饒，於卷握若別出堪輿然，故其民素樂清曠而恬仕進。噫嘻，豈清獻之流風所被歟。

○何真

東莞伯何真少時，有相者謂曰：「公才兼文武，霸王之器。惜生南方，微帶火色，爵位不過封侯。」後果如言。既貴顯，先墓常有紫氣，人或指為符瑞，輒斥絕之。比事孝陵，夙夜畏威惟謹，在朝名公如宋濂、方孝孺輩亟稱重之。至論其保障炎邦，識時知命，則謂南越以來所未有雲。

○海忠介

世廟閱海忠介疏，大書曰：「此人有比乾之心，但朕非紂也。」持其疏，繞殿而行曰：「莫使之遁。」一宮女主文書者在旁，竊語曰：「彼欲為忠臣，其肯遁乎。」世廟尋召黃中貴問狀，對曰：「是人方欲以一死成名，殺之正所甘心，不如囚之使自斃。」世廟是其言，囚之三年得不死。公之學以剛為主，其在朝，氣象巖巖，端方特立，諸臣僚多疾惡之，無與立談。顧黃中貴何人，乃獨知其為忠，曲為拯救，非至誠之極，而能感動若是乎。公嘗言：「今之醫國者只有甘草，處世者只知鄉愿。」又言孟子惡鄉愿，其功不在禹下。湛文簡云：「老子鄉愿一途耳。」鄉愿似多一媚字，尤先得公心。公在獄，聞世廟崩，方食，盡吐下，一慟幾絕。瓊州有忠介石坊者，崇禎癸未春，石坊每日流血，淫淫若淚。明年五月，威廟哀詔至，血流乃止。蓋公之神靈，存沒無間，知國之將亡而主殉，故先之哀痛若此。嗟乎忠哉！

○楊文懿

楊文懿公臨終，於先墓衣冠北拜辭皇帝。或進曰：「醫諸。」曰：「醫者醫病也，吾其病乎？」曰：「禱諸。」曰：「禱者有所願也，吾所禱非吾所願。」曰：「若是將何以為歸。」曰：「親在安歸。」徐起徘徊四顧，若遠行狀，乃斂手足端坐而逝。公為學直窺性宗，而踐履真至，故死生之際脫然。

○黃宗大

黃宗大先生，香山人，名畿，嘗謂中庸，《易》之疏義也。太極通書、定性西銘，猶中庸也。其讀邵子《皇極》，歎曰：「自箕子以來，合術於道，其惟堯夫乎。」因作《皇極管窺》十三篇以通之。論學則曰：前之三代，由夏歷殷而文成於周。後之三代，由漢歷唐而文成於宋。名理[redacted]覃粹，周、宋其齊軌乎。是故周至玄矣，道同乎伏羲。程至大矣，見卓於顏子。朱至博矣，功亞乎仲尼。再辟渾淪，不亦玄乎。心溥萬物，不亦大乎。功在六籍，不亦博乎。先生所著，又有《皇極經世書傳》、《三五玄書》及《易說》。蓋粵人書之精奧者，以先生為最。

○報仇三孝子

報仇三孝子。一曰黃卿，字慶錫，新會人也。其族有盜魁景賢者，嘗殺卿祖父母、叔祖父、父與叔父三人。卿年十二，乞官兵往捕不獲，獲其一妾一女，某帥甚寵之，於是景賢因妾女以求撫，請輸金五千，歸就昆弟假貸。帥許之，使數十騎偕往。景賢偉軀多力，虯髭鬚，虎臂，日從數十騎奴，帶刀執弓矢，招搖裡市，時時過卿貸金。卿欣然許諾，偽與結歡除宿怨。景賢信之，遂留卿家飲

食，卿乃陰約同仇數人，伏前廂室中反鍵之。一日景賢至，值酷暑，念卿文弱，所服侍僮一小僮無他，乃解衣簡所貸金。小僮陰出啟扃，卿乘間以匕首刺景賢，中腹，景賢創甚，走呼殺人殺人，伏者[redacted]走[redacted]句而出，共斲景賢。卿麾之，自割景賢首，剖心取血，祭其祖父母、叔祖父、父、三叔父。其母居隔一巷，卿懷景賢首詣母。未至，首重墮地，途人大驚恐，卿笑曰，此盜渠景賢也。左手持頭，右手探懷中辭授令曰，景賢殺吾祖父母、叔祖父、父、三叔父。銜之十有二年，今得報之，願歸死司寇無憾。令念某帥金未償，恐得罪，將加刑卿，卿曰，刑所以威不服，吾誅大仇自詣，且即死，又何刑為。問有同謀夥乎，曰無有。問小僮，曰：主刺殺之，吾割之，無他人也。令解卿至廣州，卿喜曰：卿得報仇，以見先人於地下，死有餘歡矣。下獄久之，卿以己無子，請釋其無辜親叔父，代己養母，有司許之，尋遇赦乃免。一曰李兼貴，字伯鸞，亦新會人。有大盜呂昌雄者，以小嫌導官兵殺其一家，兼貴尋於黃岡伺昌雄，白日格殺之，持其首，瀝血二十里，走端州，有司以其壯士，奏授一官，兼貴固辭不可。一曰宋元亨，字應乾，程鄉之貢士也。其父為總兵楊乾所害，元亨乘間即軍中刺殺乾，有司繫之。予貽以詩云：「雄刀三載[redacted]中鳴，報急而今事已成。何必君恩頻見赦，千秋人識子崔名。」

○廣州二孝子

廣州二孝子，一曰曹麟，字聖瑞，番禺五鳳莊人，其父以渡江遇盜自溺死。麟號哭水濱十晝夜，聞者哀之。麟曰：「吾生不能得吾父之骸骨，吾其死以求吾父之骸骨乎。」遂抱其母木主，沉於江而死。一曰龐時倬，南海弼唐鄉人，丙戌冬，聞敵兵將至，泣告其師曰：「吾父性剛，兵至必將遇害，父苟遇害，則吾以死殉之矣。」師哀其志，然亦未之信也。比城拔。其父被俘執索金，果大憤罵敵兵，兵將殺之，時倬哭請代死。兵不從，竟殺其父。時倬伏屍哭踴，徐以衣衾覆父，投井而死。時年十有三歲，論者謂二子者，以其父母之身，還之父母，皆可謂不失其身。而龐生當兵未至，先能決其父之不屈。父子天性，夫豈偶然，然其年甚小，則尤異。

○梁孝子

梁孝子名煌晢，別號生洲，東莞人。其所為孝，率本中庸，無有奇詭絕人之行。惟母病[redacted]股，稍為人之所難，然而[redacted]股非古也，或以為天倫之間，有市心焉。而孝子以為親之遺體，固後於親者也。親疾苟瘳，夫亦何所愛焉。性之所至，身斯至之而已矣。孝子嘗患背癰，痛楚垂死，謂其弟曰：吾行矣，人死固如是乎。吾左足大趾，初一點寒如雪冰，漸漸延及五趾。由下而上至脛膝，右足亦然。乃指其臍曰，寒至此，中氣當絕矣。其弟曰：古人言，死生之際，正宜用力。孝子閉目須臾，乃曰：無可用力。但念老母在堂，情不能割，中心焚如，不覺火從臍起，臍中之熱，直驅兩足之寒。其母趨至，孝子遂力疾起，曰：兒無恙，寒氣退盡，兩足仍溫矣。已而病如脫，癰亦旋愈。噫嘻。斯乃孝子性之所至也。蓋性冷則身不可得而熱也，故生而若死，性熱則身不可得而冷也，故死而復生，不忍舍其親以死，斯不死矣。肱可[redacted]也，癰可生也，而不可以死也。其斯以為孝子之孝也。孝子大母沒，水漿不入口，杖乃能

行，父沒亦如之，母沒哀慟過傷，裡人為之罷舂，未期而卒。

○一味孝子

孝子何珍，字嵩山，高明人，幼喜讀書，以父母不見為恨，遂絕意功名。每日必慟，不兼味，人稱一味孝子。

○長壽人

崇禎間，東莞多長壽人，若溫塘之龍翁，一百有四。寮溪之竹園公，一百有三。鷓鴣坑之尹南峰公，一百有一。石碣之梁翁，萬家租之翟公，皆一百。同時同邑，誠天下之所罕者。比歲番禺陂頭鄉，有四潘翁者。一曰秉彝，年九十八。一曰峋嶁，年九十六。一曰慶存，年八十九。一曰慶餘，年八十八，皆同母之兄弟也。有司表其閭曰，「一門四皓」。予謂四翁在異姓則過於商山之四老，在同生則過於南齊之徐伯珍兄弟，蓋我八朝先君深仁厚澤之所培養而致者。予嘗與峋嶁翁游，聽翁談說隆、萬年間太平遺事，神往久之，嘗以鶴頂杯引滿為翁稱壽。翁賦詩見答，可傳也。

○吾祖多壽人

吾先世人多壽考。有聽泉翁者，年八十餘，以耆儒為鄉黨師。梁文康公儲銘其墓曰：「剛毅正大由天成，縝純溫潤鍛錬精，考[redacted]在澗王侯輕。」其配周氏安人，百有四歲。子滄洲翁諱氵英，年八十餘，有嬰兒之慕。孫梅侶翁，亦年八十餘。皆以齒德，屢舉鄉飲不赴，此吾之高曾也。而曾叔祖圖南翁者，諱起鵬，嘗十六赴省闈不得解，益攻苦。崇禎壬午，年八十有五，猶赴省闈，監臨御史憐之，諷以告老，翁不從。國變後，乃棄諸生，九十餘時，猶設塾鄉閭，講誦無虛日。時著高齒散屐，遊行田間，有所得，即篝燈作蠅頭小楷記之，成《野語》十有四卷。平生喜作經書制義，積稿數千以自娛，年九十八歲乃終。予鄉大宗祠，歲冬至日，翁必率宗人千餘奠爵獻俎於始祖。予曾兩侍翁飲福，隨諸父兄上壽。翁舉觴輒[redacted]，酣暢無倦。予祝曰：「天上有壽星，飲酒輒一石。人間有酒龍，為壽亦過百。」翁之謂也。翁大喜，賜以巨觥。

○真粵人

自秦始皇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略取揚越，以謫徙民與越雜處。又適治獄吏不直者，築南方越地。又以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戍台山之塞，而任囂、尉佗所將率樓船士十餘萬，其後皆家於越，生長子孫，故囂謂佗曰，頗有中國人相輔。今粵人大抵皆中國種，自秦漢以來，日滋月盛，不失中州清淑之氣，其真[redacted]發文身越人，則今之傜、僮、平鬃、狼、黎、岐、蛋諸族是也。夫以中國之人實方外，變其蠻俗，此始皇之大功也。佗之自王，不以禮樂自治以治其民，仍然椎結箕倨，為蠻中大長，與西甌、駱、越之王為伍，使南越人九十餘年不得被大漢教化，則尉佗之大罪也。蓋越至始皇而一變，至漢武而再變，中國之人，得蒙富教於茲土，以至今日，其可以不知所自乎哉。

○馬人

馬人一曰馬留，俞益期云：「壽泠岸南，有馬文淵遺兵，家對銅柱而居，悉姓馬，號曰馬留。凡二百餘戶，自相婚姻。」張勃云：「象林縣在交趾南，馬援所植兩銅柱，以表漢界處也。援北還，留十餘戶於銅柱所，至隋有三百餘戶，悉姓馬，土人以為流寓，號曰馬流人。銅柱尋沒，馬流人常識其處，常自稱大漢子孫

雲。」其地有掘得文淵所制銅鼓，如坐墩而空其下，兩人舁之，有聲如鼙鼓。馬流人常扣擊以享其祖，祖即文淵也。有詠者云：「銅鼓沉埋銅柱非，馬留猶著漢時衣。」予亦有詩云：「山留銅柱水銅船，新息威靈在瘴天。終古馬留稱漢裔，衣冠長守象林邊。」又云：「朝鳴銅鼓伏波祠，大漢兒孫實在茲。一任金標埋沒盡，馬人終古識華夷。」銅船在合浦，相傳馬援鑄銅船五，以其四往徵林邑，留一於此。天陰雨浮出湖面，樵捕者常得見之，因名湖曰銅船湖。鄺露詩「銅船互奔流」，又云「冒險觸銅船」是也。馬人今已零落，而欽州之峒長皆黃姓，其祖曰黃萬定者，青州人。初從馬援徵交趾，有功，留守邊境。後子孫分守七峒，至宋，皆為長官司。無時以貼浪峒長黃世華有討賊功，賜金牌印信。洪武初年收之，仍為峒長，其在時休峒者，祖礻■純旺，亦馬援戰士。永樂初，時羅峒長以事被革，移純旺孫貴成守之，其如昔、博是、澌氵稟、鑒山、古森五峒，亦皆以姓黃者為長。蓋皆萬定後裔，馬留之人也。然黃氏繁盛而馬氏衰，亦獨何歟。

○黑人

林邑記，有儋耳民以黑為美。《離騷》所謂玄國，即今儋州也。其地在大海中，民若魚鱉。魚鱉性屬火而喜黑，水之象黑，儋耳民亦水之族，故尚黑也。然儋州今變華風，絕無緩肩鏤頰、耳穿緦為飾之狀，獨暹羅、滿剌伽諸番，以藥淬面為黑，猶與古儋耳俗同。予詩：「南海多玄國，西洋半黑人」謂此。予廣盛時，諸巨室多買黑人以守戶，號曰鬼奴，一曰黑小厮。其黑如墨，唇紅齒白，發鬈而黃。生海外諸山中，食生物，捕得時與火食飼之，累日洞泄，謂之換腸。此或病死，或不死即可久畜。能曉人言，而自不能言。絕有力，負數百斤。性淳不逃徙，嗜慾不通，亦謂之野人。一種能入水者，曰崑崙奴，《記》稱龍戶在儋耳。其人目睛青碧，入水能伏一二日，即崑崙奴也。唐時貴家大族多畜之，有南海郡守，常贈陶峴崑崙奴摩讠哥，勇健善浮游入水。永樂間，娑羅國東王西王，遣使來朝，以黑小厮充貢物，亦是此種。其曰犭充者，出暹羅之崛壠，舉族巢林樾中，有同猿猱，身短小精悍，圓目黃睛，性專慤不知金帛。夷獠諳其性，常馴擾以備驅使，蒙以敝絮，食以■亞■，飲以漓酒，即躍然歡喜，舉族受役，至死不辭，雖歷世不更他姓。嘗使之彩片腦、鶴頂，皆如期而獲。授以毒鏢，有犀象輒往刺之，升木而匿，犀象怒，索之弗得，移時毒發而斃。犭充取其齒角以輸主人，他姓奪之，亦至死弗畀也。有曰奴囝者，出暹羅國，暹羅最右僧，謂僧作佛。佛乃作王，其貴僧亦稱僧王，國有號令決焉。有罪者沒為奴囝，富豪酋奴囝至數百口，粵商人有買致廣州者，皆鬈黑深目，日久亦能粵語。又紅毛船至，常以白小子贈人，長僅尺許，面與手足皆如玉雪，獨發紺耳。見人輒能脫帽跪拜，語甚細，咿嚶不可辨，雲小人之國所產，男女皆然，不能耕種，有自然粉豆取食可以飽雲。

○亻■人

萬曆初，兩廣寇之劇者曰羅旁亻■，亻■每出劫人，挾單竹三竿，炙以桐油，涉江則編合為筏，所向輕疾，號為五花賊。其畬有九星岩，一石竅深二尺許，亻■輒吹之以號眾。又有石，其底空洞，撞之淵淵作鼓聲，亻■亦以為號。其謠曰：「撞石鼓，萬家為

我虜。吹石角，我兵齊宰剝。」而羅旁水口有竦石，狀若兜鍪，高百仞，亻[redacted]每夜隔江呼石將軍，石應，則出劫無患，不應則否。將軍陳[redacted]以此石為賊嚮哨妖甚，燒夷石頂，有鮮血迸流，其怪遂絕，蓋鬼物之所憑焉。亻[redacted]故多妖術，又所居深山，叢箐亂石，易以走險。其謠曰：「官有萬兵，我有萬山，兵來我去，兵去我還。」其大紺、天馬諸山尤險峻，陳[redacted]嘗以馬不能鞍、人不能甲為慮。大徵時，勒兵二十萬，部分十道，凡兩逾月乃蕩平。覆其巢穴八十餘，斬獲數十萬。今東西山尚有雲欖、雲洋諸種人，率短小[redacted]捷，上下如猱ㄑ，帶三短刀，持鐵力木弩。弩長二尺，重百斤，頭作雙槽，釘以ㄡ銅鍇鐵。藥箭長僅尺許，無事射獵為生，有事則鳴小鑼，舉眾蠭起，以殺人為戲樂。雖設有亻[redacted]官、狼目以主之，然薄稅輕亻[redacted]，示以羈縻而已。亻[redacted]、狼以語音相別，亻[redacted]主而狼客，狼稍馴。初大徵羅旁，調廣西狼兵為前哨，今居山以西者有二百餘丁，其後裔也。諸亻[redacted]率盤姓，有三種：曰高山，曰花肚，曰平地。平地者良，歲七月十四拜年，以盤古為始祖。盤瓠為大宗，其非盤姓者，初本漢人，以避賦役潛竄其中，習與性成，遂為真亻[redacted]。袁昌祚云：羅旁之地，土著之民多質悍，利入亻[redacted]為雄長，客籍之民多文巧，利出亻[redacted]為圉奪，茲固長孽之媒也，則備諸亻[redacted]當自齊民始。

　　羅旁亻[redacted]，其稍馴者聽約束與齊民無異，從不入城。有見官長者，還語其類，謂不畏中間坐者，但畏左右雞毛官，謂皂隸也。婦人皆著黑裙，裙腳以白粉繪畫，作花卉水波紋。僮則以紅絨刺繡，亻[redacted]貞而僮淫，亻[redacted]之婦女不可犯，僮婦女無人與狎，則其夫必怒而去之。亻[redacted]欲娶婦，入山見樵采女，輒奪其衫帶以歸，度己之衫帶長短相等，乃往尋求其女負之，女父母乃往婿家使成親，否則女仍處子，不敢犯也，西寧、東安諸生亻[redacted]亦然。鄺露謂亻[redacted]人以十月祭都貝大王，男女連袂而舞，謂之蹋亻[redacted]。相悅則男騰躍跳踴，背女而去，此西粵之亻[redacted]俗也。又謂僮人當娶日，其女即還母家，與鄰女作處，間與其夫野合。既有身，乃潛告其夫，作欄以待，生子後始稱為婦。婦曰丁婦，男則曰僮丁，官曰峒官。峒官之家，婚姻以豪侈相尚，婿來就親，女家於五里外，以香草花枝結為廬，號曰入寮，鼓樂導男女入寮，盛兵為備，小有言，則嘯兵相鏖。成親後，婦之婢媵稍忤意，即手刃之，能殺婢媵多者，妻方畏憚。半年始與婿歸，盛兵陳樂，馬上飛槍走球，鳴鐃角伎，名曰出寮舞，婿歸則止。三十里外，遣亻[redacted]<貝毛>持籃迎之，脫婦中衤目貯籃中，命曰收魂，蓋欲其妻悸畏而無他念也。亻[redacted]<貝毛>者巫也，大均嘗至西粵，宿僮人高欄之中，頗知僮習俗，其人名曰僮牯老，與亻[redacted]不同。東粵有亻[redacted]而無僮，吾故詳言亻[redacted]而略言僮。

　　曲江亻[redacted]，惟盤姓八十餘戶為真亻[redacted]，其別姓趙、馮、鄧、唐九十餘戶皆偽亻[redacted]。其男子穿耳飾銀環，衣服彩繡花邊。首裹花帕，腰刀掛弩，下跣足。女人無[redacted]係重裙，皆繡花邊。其戴板者曰板亻[redacted]，以油蠟膠發，裹於板上。光閃似蜻蜓羽，月整一次。夜以高物庋首而臥，下亦跣足，婚姻不辨同姓。食多野獸，以膏粱釀酒。七月望日，祀其先祖狗頭王，以小男女穿花衫歌舞為侑，性亦工巧。或製器以易鹽米，有山官約束之，號亻[redacted]總。歲時一謁縣令，其無板者曰民亻[redacted]，耕山者花麻而不賦，耕畝者編戶與庶民同，女子飾耳環，婦則屏之。

連山有八排亻[redacted]，性最獷悍，其臀微有肉尾，腳皮厚寸許，飛行林壁，自號亻[redacted]公，而呼連人為百姓。自稱亻[redacted]丁曰八百粟，言其多也。稱官長則曰朝廷，月送結狀至縣庭，不跪，納糧則以委縣之里長，里長利其財物與交好，少拂則白刃相加矣。有亻[redacted]目八人司約束，歲仲冬十六日，諸亻[redacted]至廟為會閬，悉縣所有金帛衣飾相誇耀。亻[redacted]目視其男女可婚娶者，悉遣入廟，男女分曹地坐，唱歌達旦，以淫嶜相和。男當意不得就女坐，女當意則就男坐。既就男坐，媒氏乃將男女衣帶度量長短，相若矣，則使之挾女還家。越三日，女之父母乃送牲酒使成親。凡女已字，頂一方板長尺餘，其狀如扇，以發平纏其上。斜覆花帕，膠以蠟膏，綴以琉璃珠，是曰板亻[redacted]。未字則戴一箭竿，發分數綹，左右盤結，箭上亦覆繡帕，自織麥稈帽戴之，出入叢箐，首頻側而不礙，是曰箭亻[redacted]。其領袖皆刺五色花絨，垂鈴錢數串，衣用布，或青或紅，堆花疊草，名亻[redacted]錦。女初嫁，垂一繡袋，以祖妣高辛氏女，初配[redacted]瓠，著獨力衣，以囊盛[redacted]瓠之足與合，故至今仍其制雲。《後漢書》言：[redacted]瓠諸子，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干寶言：赤髀橫裙，[redacted]瓠子孫。是也。[redacted]瓠毛五彩，故今亻[redacted]央徒衣服斑斕，其性兇悍好鬥，一成童可敵官軍數人。又善設伏，白晝匿林莽中，以炭塗面，黑衣黑[redacted]，為山魈木魅之狀，見商旅則被發而出，見者驚走棄財物。呼曰：「精夫赦我，乃已。精夫者，亻[redacted]之渠師也。自[redacted]口至連州四百餘里，[redacted]路艱險，商旅不敢陸行，行必從水。官軍與交通為盜，而亻[redacted]官歲入其租稅千金，縱容弗問。四方亡命者，又為之通行囊槖，或為鄉導，分受鹵獲，其巢窟與連山相對，僅隔一水。官兵至，盡室而去，退則擊我惰歸，踉蹌叢薄中，不可縱跡。拒敵則比耦而前，執槍者，前卻不常以衛弩。執弩者，口銜刀而手射人，矢盡則刀槍俱奮。度險則整列以行，遁去必有伏弩。往時常勒五省之兵徵之，有謂其將者曰：亻[redacted]每匿跡，不與吾戰，乘暮乃出尾吾，宜麾諸軍直進，而主將督狼兵於後，散伏險要，乘亻[redacted]掩我，反出其後以掩之，歸師夾攻，必可殲盡。此致人而不致於人也，其計誠善矣。

德慶有{林田}亻[redacted]山、{林田}翁山，皆熟亻[redacted]所居。亻[redacted]曰{林田}亻[redacted]，亻[redacted]之長曰{林田}翁也。又曰{林田}馬山，亻[redacted]馬之所生，故曰{林田}馬。又亻[redacted]人多以其人為馬，馬多力善走，倏忽百里，故羨之而以為名。其曰犭令人者，亻[redacted]之別種，犭令猶詩所謂盧令令也。Ｅ１０人者，舊居文昌東北百里東Ｅ１０山，其人如猿，故云Ｅ１０。詩：遭我乎Ｅ１０之間。注謂Ｅ１０山名，非也，Ｅ１０犬類也。Ｅ１０人一作狙人，莊生所謂狙公也。與犭令人皆高髻雕題，狀若猩狒，散居林莽，飢拾橡栗，故莊生有賦芋朝三暮四之言，皆所謂生蠻也。

○黎人

黎母山高大而險，中有五指七指之峰，生黎獸居其中，熟黎環之。熟黎能漢語，嘗入州縣貿易，暮則鳴角結隊而歸。生黎素不至城，人希得見。歲壬子，忽有生黎二十餘，獻物上官，旗書「黎人向化」四字，以檳榔木竿懸之。二人負結花沉一塊，大如車輪，外色白，內有黑花紋。一人抱油速一樹，長七八尺。二人舁一黑豬熊，二人舁一黃鹿，貌皆丑黑，蓬跣短衣及腰，以三角布掩下體，

觀者以為鬼物也。當額作髻，髻有金銀鈀或牛骨簪，其縱插者生黎也，橫插者熟黎，以此為別。婦女率著黎衤甬，以布全幅，上與下緊連，自項至脛不接續，四圍合縫，以五色絨花刺其上。裙衩作數百細折，用布至十餘丈，長不能行，則結其半於腰間，累累如帶重物。椎髻大釵，釵上加銅環，耳墜垂肩，面涅花卉蟲蛾之屬，號繡面女，其繡面非以為美。凡黎女將欲字人，各諒已妍媸而擇配，心各悅服，男始為女紋面，一如其祖所刺之式，毫不敢訛，自謂死後恐祖宗不識也。又先受聘則繡手，臨嫁先一夕乃繡面，其花樣皆男家所與，以為記號，使之不得再嫁，古所謂雕題者此也。題，額也。雕，繡也。以針筆青丹涅之，有花卉蟲魚之屬，或多或少，而世以為黎女以繡面為絕色。又以多繡為貴，良家之女方繡，婢媵不得繡，皆非也。黎婦女皆執漆扁擔，上寫黎歌數行，字如蟲書不可識。男子弓不離手，以藤為之，藤生成如弓，兩端有[redacted]肖可掛弦，弦亦以藤，箭鏃以竹無羽，但三丫為菱角倒鉤，入肉必不能出。被射者以身就竹林下，屈垂竹尾，係箭[redacted]於其上，以多人按定被射者，使身不動。徐放竹尾，鏃即出，然筋骨俱已散碎，敷以藥散，僅能不死而已。生黎最兇悍，其弓重二百餘斤，戈以標刀，甲以角，盔以香木皮。熟黎弓則以雜木若擔竿狀，棕竹為弦，筋竹為箭幹，而不甚直。鐵鏃鋒銳有雙鉤，一小繩繫之，臨射始置箭端，遇猛獸，一發即及，獸逸而繩絆於樹，乃就獲焉。凡欲買沉香者，使熟黎土舍為導，至生黎峒，但散與紙花、金勝，及鋤頭長一尺者，箭鏃三角者，或絨線針布等物，生黎則喜。每峒置酒餉客，當客射牛中腹，即以牛皮為鍋，熟而薦客，人各置一碗，客前滿酌椒酒，客能飲則一一嘗之，否則竟勿嘗也。如或嘗或不嘗，彼則以為有所輕重，雖盡與客沉香，必要於隘路而殺客，其兇暴若此。生黎以熟黎勾引，嘗出盜劫，男婦盡室以行，蹻捷如飛，官兵不能追逐。惟婦女以黎衤甬太長，行稍緩，往往被擒，乃稍屈伏。其別種有生岐者，尤獷悍，雖生黎亦輒畏之。大抵五指山中多生黎，小五指山中多生岐。岐，隋所謂[redacted]也。黎，漢所謂俚也。俚亦曰裡，《漢書》曰：九真蠻裡，又曰歸漢裡君，是也。熟岐稍馴善，其巢居火種者為乾腳岐，與熟黎同俗，半生半熟者次之。計黎岐疆圉，凡一千二百餘里，絕長補短，可四百有奇。山勢盤旋若贏然，黎舉種盡落居其外，岐居其中，二三十里間輒有一峒。峒有數十村，土沃煙稠，與在外民鄉無異。第層峰疊[redacted]，林竹叢深，水毒山嵐，氛翳四塞，外人不能恒入，故諸獠得以負固為患。誠能撫綏有道，守禦有所，敷教有塾，則民黎熙熙，自可相安於無事，正不必以用兵為務耳。

黎有二種，五指山前居者為熟黎，山後為生黎。熟黎亦有二種，與生黎近者為三差黎，與民近者四差黎，徵傜稍稍加焉。熟黎者生黎之稂莠，而糧長又熟黎之蝨賊，凡生黎蠢動，皆熟黎為之挑釁。而熟黎之奸欺，又糧長之苛求所激也。糧長者，若今之里長，其役黎人如臧獲，黎人直稱之為官。而糧長當官，亦呼黎人為百姓。凡徵傜任其科算，盡入私囊，詰之則曰：此生黎也，激之恐變，其奸欺若是。官或詣黎村徵糧，所至宜一一嘗其酒饌，黎人喜官公平，乃相戒速完國課。如遺其一，即[redacted]恚，陰挾弓矢伏林間，凶其水草之性矣。赴州縣，裸而額髻直豎一雄雞尾，橫插骨簪，斯則其冠冕也。官必歡然笑語，受其所獻，賞以銀牌紅布，彼欣然持

歸，供之香火為遺愛。或鄙其裸裎，使著衣見，彼遞相傳語，見者遂希，而納糧亦怠，不得不委之糧長矣。

黎多符、王二姓，非此二姓為長，黎則不服。欲立長，則係一牛射之，矢貫牛腹而出，則得立。黎長不以文字要約，有所借貸，以繩作一結為左券。或不能償，雖百十年，子若孫皆可執繩結而問之，負者子孫莫敢諉。力能償償之，否則為之服役，貿易山田亦如是。黎死無子，則合村共豢其婦，欲再適，則以情告黎長，囊其衣帛，擇可配者投於地。男子允則拾其囊，婦乃導歸宿所，攜挾牲牢往婚焉。父母死。斂所遺財帛，會黎長與眾瘞之，以為父母恩深，我無以報，不敢享其遺貲，而旁人亦不敢竊取，懼其鬼能祟人云。每扛負諸物惟以一肩，登高涉險不更移。曰：祖宗相沿如是，不敢更也，其愚孝又有如此。

黎善咒鬼，能作祟，或與客商[redacted]悟，即咒其已亡父母，逾時其人身如火熾，頭腹交痛，知其故，勿暴其過。第曰：獲罪土神，請為皈謝。覓酒脯與之，祭於地，喃喃其詞。祭畢，夫婦分而啖之，病人[redacted]然起矣。其或土商與貿易，欺以贗物，則出伏路旁，執途人以歸，極其[redacted]楚。俾受者通信於家，訟其人償以原物，始釋之。如其人不可得，訟其同侶，聞官遣熟黎持牒曉之，雖不識字，睹印文而亦釋遣焉。其俗最重複仇，名算頭債。然不為掩襲計，先期椎牛會眾，取竹箭三，刃其乾，誓而祭之。遣人齎此矢告仇，辭曰：某日某時相報。幸利刃钅[redacted]矛以待，仇者謀於同里，亦椎牛誓眾如期約。兩陣相當，此一矢來，彼一矢往，必斃其一而後已。或曲在此，曲者之妻於陣前橫過，呼曰：吾夫之祖父負汝，勿斃吾夫，寧斃我可也。其直者妻即呼其夫曰：彼妻賢良如是，可解鬥，亦即釋焉，如已報矣。若力微不能敵，則率同里避之，報者至，見無人相抗，即焚其茅華曰，是懼我也，可以雪吾先人恥矣，凱還不再出。

○畬人

澄海山中有畬戶，男女皆椎跣，持挾槍弩，歲納皮張不供賦，有畬官者領其族。畬，巢居也，其有長有丁有山官者，稍輸山賊。賦以刀為準者曰亻[redacted]，亻[redacted]所止曰{冖山}，曰峒，亦曰畬。海豐之地，有曰羅畬，曰葫蘆畬，曰大溪畬。興寧有大信畬，歸善有窯畬，其人耕無犁鋤，率以刀治土種五穀，曰刀耕。燔林木使灰入土，土暖而蛇蟲死，以為肥，曰火耨，是為畬蠻之類。志所稱伐山而Ｅ１１，[redacted]草而播，依山谷彩獵，不冠不履者是也。潮州有山畬，其種二，曰平鬃，曰崎鬃，亦皆亻[redacted]族。有莫亻[redacted]，號白衣山子，散居溪谷治生，不屬官，不屬峒首，皆為善亻[redacted]。其曰鬥老，與盤、藍、雷三大姓者，頗桀鰲難馴。樂昌有偽亻[redacted]，多居九峰司諸山，其始也苦於誅求，以其田產質客戶，而竄身亻[redacted]中，規免旦夕，久之性情相習，遂為真亻[redacted]。相率破犯條要，恣行攻劫，為地方之害，即善亻[redacted]亦且畏之。亻[redacted]或作繇，《漢書》，江都王建，遣人通越繇王，是也。越東多亻[redacted]而無僮，僮惟粵西多有之，自荔浦至平南，僮與民雜居不可辨，大抵屋居者民，欄居者僮。欄架木為之，上以棲人，下以棲群畜，名欄房，亦曰高欄，曰麻欄子。狼人則不然，自荔浦至平南多僮人，自潯陽至貴縣多狼人，粵東惟羅定、東安、西寧有狼人。蓋從粵西調至，征戍羅旁者，族凡數萬，每人歲納刀稅三錢於所管州縣，為之守城池，灑掃官衙，供給薪

炭，性頗馴畏法。

○瘋人

粵中多瘋人，仙城之市，多有生瘋男女，行乞道旁，穢氣所觸，或小遺於道路間，最能染人成瘋。高、雷間，盛夏風濤蒸毒，嵐瘴所乘，其人民生瘋尤多，至以為祖瘡弗之怪。當壚婦女，皆擎一花繡囊，多貯果物，牽人下馬獻之，無論老少估人，率稱之為同年，與之諧笑。有為五藍號子者云：「垂垂腰下繡囊長，中有檳門花最香。一笑行人齊下騎，慇懃紫蟹與瓊漿。」蓋謂此也。是中瘋疾者十而五六，其瘋初發，未出顏面，以燭照之，皮內[redacted]紅如茜，是則賣瘋者矣。凡男瘋不能賣於女，女瘋則可賣於男，一賣而瘋蟲即去，女復無疾。自陽春至海康，六七百里，板橋茅店之間，數錢妖冶，皆可怖畏，俗所謂過癩者也。瘋為大癩，雖由濕熱所生，亦傳染之有自，故凡生瘋，則其家以小舟處之，多備衣糧，使之浮游海上，或使別居於空曠之所，毋與人近。或為瘋人所捉而去，以厚賂遺之乃免，廣州城北舊有發瘋園，歲久頹毀。有司者倘復買田築室，盡收生瘋男女以養之，使瘋人首領為主，毋使一人闌出，則其患漸除矣，此仁人百世之澤也。

山海多劫質，盜得人，則窒其耳目，灌以蠟膏繫之，遣瘋人往候贖者於野。贖者至，亦復窒其耳目，束縛以歸，既定要約，先納花紅手帕，次輸金帛，乃使瘋人導所釋者於野，委之而去，瘋人往往得厚利。或州縣有司催糧，亦輒使瘋人分行鄉落，其人糧未盡輸，則瘋人相率飲食寢處於其家，日肆罵詈，以穢毒薰染之，使之亦成惡疾。蓋有司以瘋人為爪牙，盜賊以瘋人為細作，其為無用而有用如此，瘋人最為人害。家有慶弔，則瘋人相率造其門，叫呼罵詈，大得財物酒餚而後去。其首者名曰亞胡，以錢先厚與之，使還分給，則亞胡以一花籃懸繫門首，其曹輩見之，弗復至矣。廣中丐者，惟瘋人最惡，每行乞，男婦三五與俱，人不敢以疾聲厲色相待。其為盜賊作耳目，山海間多倚任之，欲除其患，惟在收養園中，使毋他出，然瘋人亦不欲他出也。

○盜

粵中多盜，其為山盜之渠者曰都，都者多資本，有謀力，分物平均，為徒眾所悅服，故曰都。每一營立，遠近無賴者踵至，曰簽花紅。驍勇者曰花紅頭目，自大老以至十老，自先鋒一以至先鋒十，悉以十人為一曹，十人滿則更一名號以相統。行劫時，惟都及公王所指。公王者，范銅為之，戴兜鍪持戟，長二寸許，使一妖人為神總，朝夕虔祝，且咒罵以激公王之怒，昧旦以濃茶為獻，視茶路以知凶吉。茶路者，茶在碗中，其氣散為波紋，凝為物象，有兵至則茶中分裂，珠花沸起，若出劫鹵獲眾多無患，則茶氣為刀槍形外向，否則內向。又以[redacted]杯卜進止，凡盜渠死者，悉召其魂魄至壇，俾公王役使之。神總故多妖術，凡大而攻圍，小而椎剽，諸盜皆遵行惟謹。每分贓，則神總坐得其半，蓋盜聽於公王，公王又聽於神總也。其巢皆阻峭憑深，綿絡群峒，俚獠蠻邏之屬，皆與之扭紅盟詛。行劫時，傳籌為號，名曰趕馬，須臾[redacted]央徒四集，蟻聚蜂屯，鈀筅如林，不可止遏。其長在巢中者，曰飄子，亦曰飄馬，在花山一帶者曰東飄子，在鐵山一帶者曰西飄子，皆亡命之雄也。盜本徒卒，而曰馬，不欲言人，亦以馬有威武也。每十人為一錢，百

人為一兩，或問幾何馬，則曰幾錢馬、幾兩馬也。其在巢外，聞出馬而來者，曰搭馬。於墟市間伴為商旅牙儈，乘機竊發者，曰牽白線。為細作者，曰亞妹。先登曰Ｅ１２頭，其都或分子營，則其都子都孫，稱之曰太公，是謂老都。諸村落為所脅服者，曰開馬路。未脅服者，曰生水。謂官兵亦曰水，以財賂官兵，曰買水，此皆山盜之所為也。海盜則以龍艇，其長數丈，數十人裸袒操之，出沒如飛，亦多用撥槳飄風子。晝則瘞舟泥中，夜則起而行劫，其出沙田耕者，乘便利亦即攻劫。寄盜於農及傭作小販之屬，使人莫測，此其尤不逞者。凡山海盜，皆以捉人為先，勒金取贖，打票為約期，期過則拷掠燒鉗，備行慘毒。或投之於豕圈馬闌，或盡屠而肝其肉。女為妾婢，婦為乾濕奶婆，或以鬻諸澳門，或以質諸當戶，或以充作人事，餽遺藩丁。所捉男女，富者曰沉香，貧者曰柴，賊中有金多者，包買沉香以待贖，是曰挑香。金少則挑柴，更得厚利。然其為盜也，大屯小夥，皆有大猾主之。賊以大猾為資，大猾又以貪官為援，其人耳目甚廣，牙爪多，急則行賄賂，緩則舞文，持吏短長，與胥役相為囊橐。又善陰行鴆蠱，稍睚眥不平，輒假手金蠶挑生毒殺之。或嗾其黨與，詞連善類，使污蔑無以自明，而又與藩前有勢力者交為奸利，以瑰貨子女相膠漆，以故群盜倚藉之，公行無忌。當事欲發官兵而剿，官兵或即其黨，欲募土兵而徵，土兵或即其人。而且縣之令史，鄉之巡簡，亦往往受其珠貝，多所包容，以致良善之民，噤口而不敢一語。比年剿捕雖行，賊中有保結者得釋，無則誅戮。然皆盜之散仔，無足重輕。諸魁渠根株甚固，皆有主持之者，未能芟除其二三也。稍市恩縻以招撫，彼則陽為悔過，陰復橫行，出入官衙，與兵吏益習，表裡為奸。其撫丁仍居故土，與撫目來往不衰，雖曰歸農，其部落仍然未散也。鄉民以其既撫也，益畏憚不敢側目，一告訐，則先為所陷害，身死家傾，反不如其未撫之時。猶畏鄉閭指摘，不致白晝縱橫也。至有邊海之豪，偽為強賊，以圖有司招撫。有司不知，輒以詢之鄉長，鄉長受其財物，亦指為真。一得招撫，奉委為首領官標，則負力怙威，橫噬裡黨，父兄任其報復，子弟惟所誅求。諸輕薄之徒，與為羽翼，揚揚志滿，反以真賊為榮，偽賊為辱矣。嗚呼！民之不軌，喪失其心至此。所由者，內無賢父兄之教誡，外無威明大吏之督責，且上有好者，下必有甚。《易》曰：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今牧民者，其皆以利為寇，以寇為利耳。四境之內不治，豈盡盜賊之罪乎哉。

廣州諸屬縣多盜，最兇悍者新會。然新會盜又以新寧盜為先鋒，千人中得數十新寧人，可以百斗而無敵。其根株往往鉤連，山與海相為表裡，不可以盡殲。如得一盜即殺一，得十即殺十，得百即殺百，久之其類自少矣。若撫之，使其渠率為兵為總，防汛要害，或放散使盡歸農，彼仍然勾引群盜，為患未已。蓋諸盜皆以撫丁勾引，無撫丁則無勾引，而撫目尤其臂指之使者。欲絕其患，惟宜擇鄉而剿。於十郡中分四道，使四監司者帶領官兵，所至集其父兄子弟公言之。有五十人共指其姓名，或暗或陰，則取而誅之。然亦必責之使首，被首者且勿行刑，多召保甲而質之，辭合則已，否則更加重刑，責之再首，如是者數四。彼盜見首同徒，尚可苟活，不首同徒，遂致立斃三木，未有不甘為共盡者也。大抵無事之時，有司宜時常防備，小有出沒，即行捕擒，勿致養寇以遺患。又宜單

騎巡行諸險，勤誘諭之，使之十家為甲，百家為堡，平居互相譏察，有事互相救援。有不足，互相周濟，路徑之險要，立為寨圍，俾之戮力固守。凡大鄉設鄉夫哨二，小鄉一，每哨鄉兵二十人。選鄉良夫為練長，募其強武子弟隸焉。其餉則取之鄉之富人、大賈，及巨姓之蒸嘗，與墟市地產之租稅，有司無所利焉。鄉中兵食各足，又十鄉二十鄉歃血連盟，一鄉有盜，或為盜之哨探，則同盟諸鄉共執而溺之於江，而勿以聞。以聞，則有司必須審鞫。囚停智長，為患有不可言者。蓋彼兇人者，梟雄狡詐乃天性，不幸見擒，止憾其術之未工，豈有悔其為之不善。是以奇謀詭術，愈練而愈精微，出鬼入神，莫可方物，致有以官門，以囹圄而為巢穴者。其以囹圄為巢穴也，尤為深固。曩者盜遭俘執，必首同徒，今則惟扳良善，蓋非義於同徒也。就擒者自知不可復生，必藉未敗者供其口食，未敗者利其不首，必勤劫以報厚恩。是雖身在幽囚，猶坐享四方之奉也，故誅盜貴勿逾時。

○蛋家賊

廣中之盜，患在散而不在聚，患在無巢穴者，而不在有巢穴者。有巢穴者之盜少，而無巢穴者之盜多，則蛋家其一類也。蛋家本鯨鯢之族，其性嗜殺，彼其大艟小[redacted]出沒波濤，江海之水道多歧，而罟朋之分合不測。又與水陸諸囚渠，相為連結，我哨船少則不能躡其蹤跡，水軍少亦無以當其鋒銳，計必兵恒有餘於盜，毋使盜恒有餘於兵。又設為嚴法，如盜殺一人，則以一兵抵，殺一兵，則以一官償，劫一民舸，則奪一哨船之食。而責之立功，晝夜巡行，惟盜是索。而蛋人則編以甲冊，假以水利，每十艇為一隊，十隊為一長，畫川使守，略仿洪武初以蛋人為水軍之制。擇其二三智勇者，為之大長，授以一官，俾得以軍律治其族，與哨船諸總，相為羽翼。又使諸縣富民，仍得朋造烏槽、橫江二船，專業漁鹽，有警則船人皆兵，分班守直。凡出外海制賊用烏槽，裡海制賊用橫江船。又使東西二江日[redacted]度夜[redacted]度諸[redacted]度長，皆為哨長，而勿徵其餉。如此，則上無養兵之勞，而水師自足，一有事，旦暮可集矣。

○黃盜

黃盜名蕭養，初為盜下獄，臥榻枯竹生花，諸囚以為祥也。蕭養乃率囚越獄，糾集戰船數百Ｅ１３，直犯廣州，於五羊驛僭位，稱東陽王，改授偽官百餘人。珠江之南，有偽南漢離宮故址，增築居之，船抵五羊門外，其手下衣貌與同者數十人，官兵莫能辨。乃以響箭向天射，蕭養仰視，一箭直貫其喉，墮水死，其眾盡降。於是廣州始作外羅城，今南面新城是也。海寇之雄，莫過蕭養，前有曾一本，後有劉香，皆力攻廣州弗克，蓋當盛當則然。

○永安諸盜

永安重巒復嶂，昔固盜藪，[redacted]祭頭山與烏禽、天字、清溪等嶂，員墩、黃沙等山，聯絡歸善、海豐、長樂、河源、龍川等縣，綿亙險阻。而[redacted]祭頭山故有鐵冶，賊往往巢穴其中，分道出掠，官兵屢撲不能絕。賊窮輒還[redacted]祭頭，結寨自固，已復盤據五縣。山谷中多良田，流民雜居易嘯聚，出則賊多，歸則賊少，皆近巢居民半為賊黨故也。乘其未獲，以大兵臨之，乏食自困，乃可擒矣。古名、黃沙賊常伏烏禽嶂，出掠柘園，執求盜通判。藍能賊復襲郡城外東平，欲席捲去，未至十里而曙覺，遂破湧口營鹿游岡，擄掠子

女，責贖捆載而歸。當是時，煙火達於譙櫓，不能以一矢加遺，東西兩江群盜遂熾。先是長樂、海豐之間，逃軍坑有銀穴，河源密坑亦有之，兩處礦開，則豪民往往羶附。及封穴，所獲不足，更費折閱，遂剡戟而起，奸民氵畢沸，乘釁俱發，索隨和建名號者不可勝數。程鄉、揭陽之盜，又■洞其間，大群數千人，小群數百，凡數十百群。東至興寧、長樂、程鄉、揭陽，北至河源、龍川，西至博羅，南至海豐、歸善，以及東莞，無不罹其鋒者。永安其蹂躪之區也，執官吏，質墳墓，擄人民，室妻女，焚廬舍，據土田，死者以谷量澤若蕉，即欲假息城郭，豈能盡容。數村一壘，賊去則耕，至則閉壘而守，往往陷沒。凡賊有大總、二總至於五總，亦曰滿總、尾總，分哨為哨總。禽總，演禽者也。書總，掌書記者也。旗總，職志者也。紀綱諸事曰長乾，眾賊曰散班，其上有甲頭。合數群有都總，凡大總死，謀所立，建所授皂旗，束以青茅，以次拜旗，拜而張，則立之矣。張則陰風颯颯，若有憑之者雲。其祭旗用人，使目於旗而後殺之，漬旗以血，括其發為旄頭焉。其長技者有大布旗，旗端係以鐵鉤，有長竹槍，二三人執之，進如風雨。其出劫，卜於神以決勝負，以誘為知，以覆為奇，以望屋為糧，以闌出為用，以劫質為寶。當是時，盜賊孔棘，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妻子。鵝埠嶺乃至千人盡屠，哭泣之聲不絕，日夜乞師，有司縮■肉主撫，置不省，賊或聽，甫入城，輒言願歸舊巢，一出郊關，且歸且劫，送者固在。自是良民御賊，反蒙激變之辜。賊益恣行，逼近城府，乃遣一卒導歸，而以還鄉上報，賊鄉安在，其所據者，皆良民之產也。計自萬曆之末，至隆慶之初，歷十三四年，分巢諸鄉，聲勢相倚，出入無時，靡處不到。歸善、長樂、龍川三縣所破寨，殺鹵人民財幣牛馬，不可勝算。永安寨七十九，寨即圍也。一圍則數村人居之，多者千餘人，少亦數百，盡破，完者<廠堇>八圍耳。員岡圍殺至千人，三角圍殺四百人，樟村圍獨三人得存。凡破圍即據之，其後五軍分道大剿，慮各巢並力，遵廟議名討藍、賴二賊，而為質各巢。自十月至明年三月，諸賊盡平。蓋賊皆草竊烏合之眾，語險固則無深溝高壘，語糧食則無儲峙飛■免，緩急不相援，利害不相救，得忠誠任事之臣，滅之故甚易也。若夫招撫，則賊愚有司、有司欺朝廷之計耳，烏可蹈哉。大抵寇有山，有海，有倭，其害則山寇為甚。蓋海、倭去來有時，山寇常在境內也。嶺東賊本細微，蔓延十三四載，戻夫為之涕下。揆厥所由，上下相遁，無異穆宗詔云：封疆以講武為不急，以玩寇為苟安。盜賊隱容，不早撲滅，往往釀成大患，巡按御史參劾，聖明哉。

○永安黃氏三孝子

永安黃氏三孝子者，父曰黃讓，子曰啟愚，曰啟魯，永安縣琴江中鎮社人也。讓字遜齋，年十六，父母連沒，讓廬墓三載。其兄為賊所得，讓罄私橐三百金贖之。未幾，賊葉千復掘讓父母塚，質其骨，責贖千金。讓不能措，乃不告妻子，身自質賊，易其親骨，使從者懷歸。子啟愚、啟魯聞之，哭不自勝，假貸親友無所得。啟魯乃走賊壁，呼曰：吾家所有者田耳，非家長操書券，田不得鬻，願質我而歸父。賊然之，歸讓。讓間行，又為他賊黃允所執，葉千以讓久不至，乃以繩貫啟魯鼻，又貫其踵倒懸之。啟愚聞其事，哭盡出血，晝夜不絕聲。諸壘賊哀之，卒歸其父與弟。於是讓以策乾

督府吳桂芳，謂歸善之古名，長樂之琴讓，其地[redacted]阨塞，多連峰沓嶂，兇人之穴也。去其縣各二百餘里，賊一哨，民無所歸命，不如遂縣之，以安集其民，然後出兵四討，賊不足除也。桂芳以為然，遂上其事，其後卒縣永安者，讓之策也。隆慶四年，檄林天賜城永安，以讓為巡方，讓以軍法部勒其亻庸，均勞逸，時餱糧，平板乾，稱畚築，四閱月而畢，藩臬大夫旌其功者再。是年，率子啟愚、啟魯為知縣陳哲將鄉兵，攻破劉漢江賊，殺漢江。明年，破蘇允山賊，生擒允山，啟愚為賊所傷死。又明年，督府殷正茂大舉討賊，讓散家財，募死士百人，從監軍道顧養謙為衝鋒把總，與永安知縣陳立中至各巢說賊，各以精銳相從。至南嶺，賊江萬髲據險抗師七日，讓說之，以身質於賊，誘出賊黨，官兵遂乘間而入。啟魯以父在賊中，率所募壯士，大呼先登，賊盡披靡，斬十七級，奪讓歸，啟魯身被數創而死。讓前後率兵剿賊，如泥山、簾紫嶂、施坑、南嶺等巢，皆為所破，凡斬渠六首，生擒一百五十，賊帥二，說下賊巢四，降賊眾一千七百四十八，還被俘者一百二十八。當事屢加厚賞。讓為人謙退，志在報發塚之仇，不在軍功也。每有功，不肯自上，推與同事者，以冠帶哨官終。久之，巡按御史有教，訪孝節之士，邑人咸上言，御史異之，授以義民冠帶。讓辭曰：「讓遭不辰，禍及先人丘壟，破棺贖骸，子職常事，何孝之足云。至於待罪行間，賴天子威靈，大將指麾，殺賊以雪家恥，不勝幸甚，敢言功績乎。非分之榮，義不敢受。」卒不受冠帶。御史益異之，記郡縣禮獎。初啟愚戰死，知縣陳哲葬而表之，及啟魯死。至萬曆十九年，邑人乃請於縣，為啟魯建祠。讓享年八十一，連舉鄉飲大賓，以考終。三十六年，有詔旌其閭，樹坊於永安縣，曰一門三孝。讓工詩詞，善書。

第八卷 女語

五女將

越女知名者，自徵側、徵貳始。二女者，{米鹿}泠縣雒將之女也。雒一作駱，交趾有駱王駱侯，其將曰雒將。二女初起，自稱{米鹿}泠王，據九真、日南、合浦三郡，兵勢張甚。伏波將軍馬援徵之，凡逾兩年乃滅。古女子僭號為王，華戎皆所未有，可異也。其後吳赤烏間，有軍安縣越嫗，嘗著金箱齒屐，居象頭鬥戰，此亦女賊之雄，然不足道。惟二冼氏及虞夫人、寧國夫人，可稱女中豪傑雲。冼氏，一在尉佗時，保障高涼，有威德。其知名又在側、貳之先，故論越女之賢者，以冼氏為首。冼氏，高州人，身長七尺，兼三人之力。兩乳長二尺餘，當暑遠行，兩乳輒搭肩上。秦末，五嶺喪亂，冼氏集兵保境，蠻酋不敢侵軼。及趙佗稱王，冼氏乃賚軍裝物用二百擔入覲，佗大歡悅，與論時政及兵法，智辯縱橫，莫能折。乃委其治高梁，恩威振物，鄰郡賴之。今南道多冼姓，皆其枝流雲。又冼氏者，亦高涼人，其家世為南越首領，轄部落一萬餘戶。冼氏幼而賢明，曉兵略，善撫諸蠻，羅州刺史馮融聞其賢，為子寶求娶焉。侯景反，高州刺史李遷仕遣使召寶。寶欲往，冼氏止之，既而遷仕果氏，冼氏自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賦，至柵下襲擊遷仕，大破之。遂與陳霸先會於贛石，還謂寶曰：「陳都督非常人也，厚資給之。及寶卒，嶺表大亂，冼氏懷集百粵，數州晏然。永定二年，其子僕，年九歲，遣帥諸首領入朝，拜陽春郡守。後廣州刺史歐陽紇反，召僕至高安，誘以為亂。僕遣使歸告，冼氏發兵拒之，紇潰散，詔冊冼氏為石龍郡太夫人，賜繡[redacted]鹵簿如刺史儀。陳亡，嶺南未有所附，共奉冼氏為主，號曰聖母。隋高祖以冼氏所獻陳主扶南犀杖遺之，並遣陳主遺冼氏書。冼氏見犀杖慟哭，遣孫暄帥兵迎隋總管韋[redacted]，嶺南遂定。未幾，番禺人王仲宜反，圍[redacted]於廣州，冼氏攻破仲宜，領彀騎巡撫諸州，蒼梧以西首領皆歸附焉。高祖冊冼氏為譙國夫人，開幕府，置官屬，給印章，便宜行事。降璽書慰勞，皇后以首飾及宴服一襲賜之。仁壽初，年八十卒。夫人智勇兼備，至老未嘗敗衄，每戰輒錦傘寶[redacted]，敵望見以為神，諸蠻皆稱錦傘夫人。祠在高州，民奉祀惟謹。有曰虞氏者，英德之湞灣人。唐末，黃巢破西衡州，虞夫為寨將，與賊酣戰而死。虞躬擐甲冑，率昆弟及鄉人迎戰，賊敗去，虞亦死焉。其後兵亻[redacted]為亂，每見虞朱衣白馬率兵而來，賊輒驚潰。嘉定間敕曰：夫人生能摧黃巢之鋒，歿能制峒蠻之寇，封為正順夫人。立祠香爐峽中。有李氏者，雷州人，五代間，聲教不暨，以強凌弱。李氏勇敢有謀，眾皆信服，遂推以為主帥。偽南漢既平，餘黨剽掠，皆為李氏兵所敗，一方賴之，號寧國夫人，祠於雷州。有詹氏者，東安人李漆之妻。丁亥，漆集兵勤王，以總兵官戰歿。詹氏代領其眾，攻復瀧東西州縣，以功得參將，未幾病卒。自二冼氏至詹，粵人以為五女將雲。

○南海女子

唐上元初，南海女子所制有《[redacted]鑒圖》，名曰《轉輪八花鉤枝

鑒銘》，凡一百九十二字，迴環讀之，四字成句。其構思精巧，寓詞箴規，似有得乎風人之旨，可與蘇若蘭《璇璣圖》、范陽楊氏《天寶回文》詩並傳。舊有王勃序云：「上元二年，歲次乙亥，十有一月庚午朔七日丙子，予將之交趾，旅次南海。有好事者，以《轉輪鉤枝八花鑒銘》示予云：「當今之才婦人也。觀其藻麗反覆，文字縈回，句讀曲屈，韻調高雅，有陳規起諷之意，可以作鑒前烈，輝映將來者也。昔孔詩十興，不遺衛姜，江篇擬古，無隔班媛。蓋以超俊穎拔，同符君子者矣。嗚呼！何勒非戒，何述非才，風律苟存，士女何算。聊撫鏡以長想，遂援筆而作敘。太原王勃撰。」復有令狐楚跋云：「元和十三年二月八日，予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夜直禁中，奏進旨撿事，因開前庫東閣，於架上閱《古今撰集》，凡數百家。偶於《王勃集》中卷末，獲此《鑒圖》並序，愛玩久之。翼日遂自摹寫，貯於箱篋。寶歷二年，乃命隨軍潘玄敏繪於縑素，傳諸好事者。太原令狐楚記。」考唐武後時，有南海七歲女子，武後命賦詩送其兄，即應聲曰：「別路雲初起，離亭葉正飛。所嗟人異雁，不作一行歸。」此女子不知姓氏，豈即為《■鑒圖銘》者歟。此圖曾附《子安集》以行，復為令狐文公所賞。吁，亦異矣哉。

花上八字，枝間八字，環旋讀之，四字為句，遞相為韻。其盤屈糾結為八枝者，左旋讀之，自篇字起至詞字止，當就支脂字韻。右旋讀之，自詞字起至篇字止，當就先仙字韻。

○盧眉娘

唐時南海多奇女子，為《■鑒圖》女子而外，有七歲女及何仙姑，能為詩。有劉三妹者善歌，稱為歌仙。若盧眉娘者，巧於刺繡，皆古今絕奇女也。眉娘生而眉綠細長，人以眉娘呼之。唐順宗初，南海貢奇女即眉娘，時年十四，能於尺絹繡《法華經》七卷，字如粟粒，而點畫分明。又能以五彩絲一樓分為三樓，於掌中結飛蓋五重，中有十洲三島、天人玉女、台殿麟鳳之象，外有執幢捧節之童，不啻千數。其蓋廣一丈，重三四銖，自煎靈香膏傅之，順宗歎其工，謂之神姑。因令止宮中，日惟飯胡麻二合。元和中，憲宗賜金鳳環以束其腕，知眉娘不樂宮掖，遂度為女道士，放歸南海，仍賜號逍遙大師。屍解後，棺中僅一藕屨雲。

○劉三妹

新興女子有劉三妹者，相傳為始造歌之人，生唐中宗年間，年十二，淹通經史，善為歌。千里內聞歌名而來者，或一日，或二三日，卒不能讠州和而去。三妹解音律，遊戲得道，嘗往來兩粵溪峒間，諸蠻種類最繁，所過之處，咸解其言語。遇某種人，即依某種聲音作歌，與之倡和，某種人奉之為式。嘗與白鶴鄉一少年登山而歌，粵民及亻■、僮諸種人圍而觀之，男女數十百層，咸以為仙，七日夜歌聲不絕，俱化為石，土人因祀之於陽春錦石岩。岩高三十丈許，林木叢蔚，老樟千章蔽其半，岩口有口磴，苔花繡蝕若鳥跡書。一石狀如曲幾，可容臥一人，黑潤有光，三妹之遺蹟也。月夕輒聞笙鶴之音，歲豐熟，則彷彿有人登岩頂而歌。三妹今稱歌仙，凡作歌者，毋論齊民與狼、亻■、僮人、山子等類，歌成，必先供一本祝者藏之，求歌者就而錄焉，不得攜出，漸積遂至數篋，兵後，今蕩然矣。

○陳烈母

陳烈母者，東莞人，宋幼帝駐蹕崖山，母命其子李佳應詔。既行，烈母亦趨廣州，至黃木灣自沉死。佳赴行在，得潮州教授而還，哀隕莫及，乃築望慈台於烏沙之陽，朝夕哭奠，聞者傷之。東莞陳璉為辭，有云：「南海有烈婦，能執陵母節。淚血滿衣裾，泣與愛子別。爾盡忠兮大崖山，吾盡節兮黃木灣。茫茫此恨同精衛，一墮滄溟不復還。」

○屈美人

屈美人者，番禺人，洪武二十二年選入宮，擢為美人。屈氏有才德，奉侍恭謹，上恩寵之甚厚，召其父母兄弟詣闕，宴賚有加，復遣官送歸。予撰《洪武宮辭》有云：「新選珠娘作美人，瀟湘香草滿宮春。《離騷》數為君王誦，諷諫心勞似楚臣。」又云：「三閭苗裔在番禺，有女多才似綠珠。一入宮中稱第一，不曾歌舞上氍毹。」

○冼母

南海冼主事桂奇母陳氏，性方正，不喜世俗非鬼之祭。聞魏督學校毀諸淫祠，亟取先人舊所崇奉佛像，投諸水火，妯娌中有怵以禍者。陳氏曰：「有禍吾自當之。」桂奇字少汾，以理學稱，蓋得其母之訓雲。

○歐陽桂

歐陽桂，連州處女，年十八，未嫁而夫亡，孀守至九十五歲乃終。年八十時，當門二大齒長至一寸，人以為異。予家有姻母何，九十四歲時，生三長鬚，黑色，皆壽徵也。

○東莞三貞女

東莞三貞女，一曰水南林氏，諸生翼龍女也。許字陳生元耀，生死，女欲奔喪，父母兄弟共難之，不難得。以語其舅，舅重傷其志，許以吉服迎歸。既入門，伏夫位長哭，哭已，舅姑相見飲泣，遂易衰[redacted]，執夫喪如禮。喪終，乃奉夫主，[redacted]於先人之寢祀焉。尹守衡曰：「夫禮也殤不為後，女不為陳也婦，則陳之不得為殤也後明矣。女為陳也婦，陳不欲為女也後得乎，女歸而陳氏子可勿殤已。世徒以女節論，猶淺之乎知女也。」一曰周塘黃氏女，許字張邦俊子，婿死，女欲往臨視，母不能奪，與偕行。比至，猶及襄夫殯事，越三日，謝其母使還曰：「女為張家婦，不返矣。」夫葬，遂欲殉之，或止之曰：「而姑之初為此子哭也，皇皇不欲生，幸而至，姑乃強為而起，而即死，其若姑何。」女悟，姑哭亦哭，姑止亦止，朝夕奠，輒見有羽蟲飛憑女身如儷然。其一曰[redacted]湖陳氏女，許字於葉氏子，無何葉卒。女聞曰：生則氏郎君，死非氏郎君乎。因痛哭，偕媒妁於歸。尹守衡曰：「嗟夫！藉三女皆不忍其死，三氏子之鬼其不食乎。三女之能不死也，殆有賢於死者也，若三女者，可以風矣。」

○聶娘

聶娘，增城人，崇禎庚午，賊於增江口掠得之，戲謂基眉未婉。聶娘從容語曰：「女醮始婦眉，若欲婉，請假我刀。」刀得而刎。黎美周作《聶娘婉眉歌》有云：「丈夫髭髯愧如此，半尺垂虯掀不起。紫石稜稜婉婉爾，翠蛾如鐵真男子。」又云：「人生安能知死期，沙場血戰吾當為。借娘眉鋒不斬賊，先斬偷生巾幗兒。」

○二妃

二妃者，一曰益陽王妃。丁亥某月，王遇害廣州，妃某氏，色美，兵欲妻之。妃曰：「王故夫也，亟具棺衾，得盡一哀，以事新者，當無復恨。」兵出市棺衾，妃陰置小刀數十ㄔ目衣中，整刃外向，喪服哭泣視殮含，與兵出葬北山。既畢，兵遽前犯妃，妃大罵。兵怒，抱持益急。身數十處觸刃，血灑灑仆地，妃乃反刃自殺。予為歌云：「為我殮王，送之北邙。逝將從汝，不惜新喪。王魄已歸土，同穴終何補。利刃懷滿身。欲切奴為脯。奴血何淋漓，痛楚莫予侮。自剄以報王，黃泉相鼓舞。」一曰滋陽王妃，庚寅春，滋陽、銅陵、興化、永豐、信陽、永寧凡五王，同客惠州。其六月，廣州圍急，奉化伯黃應杰者，與副使李士璉襲執五王，以惠州先降，既而悉縊殺之。王子在襁褓者，及宗室女已嫁者，皆捕殺無遺。滋陽既薨，其妃某氏，色美，應杰苦欲犯之。裸其上衣，係於柱。妃乘間細析下衣為縷，經死。予為之歌云：「夫為王，妃是我。皎如霜，身可裸。何必衣與裳，禮義為包裹。天留一縷絲，以為絕命資。徒勞強暴守，蟬蛻不曾知。」

○某氏婦

某氏婦者，順德人，其夫以貧弗克娶，夫之母自鬻得四金，以與之娶。婦入門知之，哭曰：夫以婦故，而令母自鬻以娶婦乎。得婦而失母，婦以夫故，而令姑自鬻以嫁夫矣。得夫而失姑，是皆不孝。然安所得金以贖姑。請於父，貸得四金，使甲往贖。甲匿金紿以被竊，婦痛哭兩日，計無所施，即自經。鄰里聞之，執甲至婦屍所，震雷暴起，擊甲死，火燔甲衣，金出於袖。婦聞雷聲復甦。屈子曰：噫！雷之能死人而又能生人也。有如是哉，乃援琴為霹靂之操曰：一聲倏兮雷轟，聞之者兮一死一生。嗚呼噫嘻兮，雷乃救人，人可救兮，雷何獨私於孝婦之身。

○林氏李氏

林氏者，廣州之河南鄉人。丙戌城破，林氏投珠江而死，番禺羅賓王弔之，有曰：「黃泉隨母逝，白璧為夫全。抱玉雲飄海，沉珠月在淵。」又李氏者，番禺三元市人。庚寅廣州被圍，朔騎抄掠得之，不辱，賦詩十章而縊。有曰：「恨絕當時步不前，追隨夫婿越江邊。雙雙共入桃花水，化作鴛鴦亦是仙。」味其辭，其夫必先自沉者。又有王桂卿者，廣州人，為張參戎之妾。丙戌，年始二十，兵至，拜辭其夫，彈琵琶一曲，自經死。鄺湛若弔之，有曰：「墜樓未散香煙夢，被發猶存石鼓歌。雁柱只今餘玳甲，為憐落木晚風多。」

○天濠街婦

庚寅冬，廣州城拔，天濠街有婦襁負嬰兒，以長繩繫腰，接於樹，赴池而死。事定，引繩出之，色如生。予為之歌曰：「妾身不隨波，豈必長繩係。所慮黃口兒，一去無根蒂。」

○四孝烈

歲甲午，新會縣被圍，城中糧盡，守將屠居人以食。有莫氏者，諸生林應雒之妻，姑將就烹，莫請於兵曰：「姑老矣，肉不可食，妾幸膏腴，可以供君大嚼也。」兵從之，姑得釋，而莫就死。有李氏者，兵欲食其夫，哭拜曰：「吾夫五十無子，請君食我。」殺之，以首還其夫，使葬焉。有梁氏女者，其父諸生學謙，女年十

一，請代父死，兵不忍殺。女謂兵曰：「君以女兒身小，不足以充一飽乎。」將奪兵刀自刭，兵乃殺之。諸生吳師讓妻黃氏，亦代夫死，兵哭而殺之。是為新會四孝烈。予哭之有云：「可憐窈窕三羅敷，肌如冰雪顏如荼。再拜乞充君庖廚，解妝請代姑與夫。妾年尚少甘且脆，姑與夫老肉不如。請君先割妾膏腴，味香不負君刀殳。食之若厭飫，願還妾頭顱。姑老夫無子，妾命敢踟躕。有女年十餘，緹縈亦不殊。哀求赴湯鑊，保父千金軀。」

○李氏

李氏，名子秀，連州人，貢生紹英之女，舉人莫矜之妻。丁亥，避亂氵含[redacted]。賊至，拘其夫及二子以行，李氏跣詣賊所，見其夫被縛甚急，指賊大罵。賊殺之，以其義烈，為之具棺殮葬而釋其夫與二子。嗟乎，李氏者，蓋善於救夫者哉。

○麥氏

麥氏，香山小欖鄉人，諸生黃肇揚之妻。癸巳冬被掠，憤罵赴水，兵捉其發繫船間，麥氏乘間斷髮又赴水，既沒復湧出，作憤罵狀，如是者三，兵競射之乃沒。予弔之云：「入水不肯沉，罵奴猶未畢。身輕乘文魚，三躍江中出。佳人一赫怒，波濤為羡溢。[redacted]箭雖紛紛，難損芝蘭質。去為湘妃娣，魂烈知無匹。」

○順德六貞女

六貞女者，順德龍津李氏處女也。丙辰春，粵東大亂，有強暴謀脅致之，六女懼且不免，以酒相酹，一夕同赴水死，其家合葬之龜山之陰，好事者為植女青其上。予弔之曰：「冬青一樹分男女，近日男青讓女青。不見龍津諸女子，萬年枝上顯精靈。」萬年枝，即女青也。

○謝氏

謝氏玉華，番禺市橋人，同邑曹世興之妻也。世興卒，玉華誓不改節。其父母給之歸寧，車至門，女即自刎，家人亟救之。玉華左手探喉，右手引刀再割而瞑。又某氏者，南海蘭石人。夫梁，庚寅城破，某氏誓決一死。取二小刀，一與夫，一以自佩。未幾兵至蘭石，夫被殺死。某氏視含殮訖，即取所佩刀自割。姑驚哭，視其喉未斷，欲敷以藥，某氏亟再割以死，此二事相類。予為雙刃操以寫之，辭曰：「嗟烈烈兮佳人，知義兮不知有身。手持喉兮一再割，血灑地兮紛紛。夜有光兮非青[redacted]，鬼伯抱持兮叩天閽。」

○莫烈婦

烈婦莫氏，新會人，美而寡，守志不嫁。甲午，新會被圍，婦家人登陴拒守，兵窺其室無人，抽刃脅之，婦以首觸牆，血流被體。兵殺之，投其首於糞盎中。事平，其姊夫往而收瘞，首重不可舉。歎曰：「阿姨禮義人也，生與我未嘗相見。」走告婦兄，兄舉之，應手而起。予弔曰：「螓首邱山重，蛾眉日月光。簾帷生不捲，巾[redacted]死猶防。」又曰：「一絲孀婦命，九鼎美人頭。」

○二烈婦

二烈婦，皆番禺人，失其姓氏。癸巳、甲午間，有蜀人彭襄者，知縣番禺，鄉民逋賦，襄遣役人捕之，得其鄰一婦甚美。襄使婦沐浴，將嬈之，婦碎瓦罌自割死。又捕一婦，婦自訴，妾本諸生某妻，家無田，並未逋租，明府役人妄拘妾。欲行無禮，妾死不從，乞明府即治役人之罪。襄笑曰：「汝本農家婦子，為吾衙役所

愛，亦何負於汝乎。」婦大恚恨，即觸階石而死。是為番禺二烈婦。比年州縣有司遣招撫丁，或瘋人入鄉催糧，婦女被其拘執，以不肯污辱死者，不可勝數。噫，予安得盡其姓氏而紀之。

○順德某氏女

順德某氏女者，其父以許何氏之僕。何氏尋以訟破家，乃取聘金於女父，女父還之，將以其女改嫁。女使人謂僕，必無二志，且使再納幣焉，幣至，女父怒而麾之。女潛出，與僕相持痛哭，約以舟來，至夜舟不至，女遂自經，時年十五。予嘗為待舟操以寫其悲，其辭有云：「月將落兮潮水平，舟不來兮傷予情。獨立沙洲兮涕淚零，無人知兮惟流螢。掛榕枝兮心戰慄，裙帶斷兮泥沒膝。舟迎魂兮更莫遲，波濤驚兮魂恐失。」

○長樂興寧婦女

長樂、興寧，其民多驕獷喜鬥，負羽從軍者十人而五，蓋其水土之性也。其男即力於農乎，然女作乃登於男。厥夫[redacted]，厥婦播而獲之，農之隙，晝則薪[redacted]，夜則紡績，竭筋力以窮其歲年。盎有餘粟，則其夫輒求之酤家矣，故論女功者以是為首，增城綏福都亦然。婦不耕鋤即彩葛，其夫在室中哺子而已。夫反為婦，婦之事夫盡任之。謂夫逸婦勞，乃為風俗之善雲。

○黎母

瓊州府城西，故有黎母廟，相傳雷攝一卵於山中生一女。有交趾人渡海彩香，因與婚，子孫眾多，是為黎母，亦曰黎姥，蓋黎人之始祖妣雲。黎本鳥獸之民，其種性自卵而來，固與人殊。自古至今，宜王化所不能及也。

○羅浮女道人

羅浮女道人素月，嘗募種梅千本於梅花村，雅能詩。有云：「玉女峰頭人冷笑，杜蘭香去嫁人間。」

○[redacted]者

劉钅長時，宦者有為三師三公者，其官號加內字諸宮使字，不啻二百。女官亦有師傅令僕之名，目百官為門外人。群臣小過，及進士狀頭，或釋道有才略可備問者，皆下蠶室，令得出入宮闈，亦有自宮以求進者，由是宦者近二萬人。貴顯用事之徒，大抵皆宦者也，卒用龔澄樞以亡其國。潘美平廣州時，有宦者百餘人，盛服來見。美曰：「是[redacted]人多矣。」悉令斬之。蓋宦者自[redacted]，亦[redacted]人以盛其黨，故美以為言。然當時宦者，亦有賢能如邵廷钅[redacted]者，廷钅[redacted]今祀東莞鄉賢祠，天下宦者得祠，惟廷钅[redacted]一人。其[redacted]也或因小過，未可知。詩云：「夭夭是[redacted]。」夭者草之柔長，[redacted]而斷之，譬人方少好，榮如桃李，而人作禍以[redacted]之，民之無祿，至於如此也。

○割股婦

有李昌期妻者何氏，東莞人，鄉貢士何漢臣女也。舅姑有疾，[redacted]股煉糜以進，疾尋愈，鄉人嘉異之。夫逝，守節三十年乃卒。宋咸淳十年，邑令袁夢冊為立孝婦坊。景炎二年，旌表門閭，賜束帛。元初，重建孝節坊。永嘉梅時舉曰：昌黎嘗辯[redacted]人旌門為非禮。嗚呼，人有不愛其身，起親疾於垂死，乃以不孝律之，俾與好勇鬥狠同科，為善者懼矣。仲尼曰：有殺身以成仁，親親仁也。苟可報罔極之深恩，緩終天之鉅痛，雖生有所不愛，於尺寸之膚何愛焉。捐父母生我之身以還父母，一念之烈，雖通神明感天地可也。

如慮其因毀滅性，則自古皆有死，鮮聞以[redacted]股死者。不惟不死，父母疾鮮不因以瘳者，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旌之宜也。抑又有說，子事父母，婦事舅姑，一也。父子之合以天，自襁褓已知有父母，至親也。夫婦之合以人，笄而嫁始知有舅姑，由疏而親也。事至親而不自愛其體膚，非人情所難。由疏而親，雖體膚不敢愛，此人情之至難也。唐房玄齡妻剔目，五代李氏斷臂，此各為夫爾。史尚誇詡為奇節，如何氏為舅姑[redacted]股，當進於房、李一等，不謂之孝可乎。夫逝時，世方[redacted]洞，何守志堅厲，嘗裝遣族女之孤者，傾囊笥，捐簪珥，絕無靳色。是不惟知有孝，且知有節與義者也。嗚呼，賢哉。

○墜樓婦

有林氏婦者，新會塘下村林子昭之女也。適鄰村某，寇至，婦與其稚弟在樓中，樓高六七丈，甚堅，寇攻樓未下，欲焚樓。女曰：姊弟俱死，則父嗣絕矣。負其弟於背，從樓上覆身墜地，頭面迸裂而死。卒存其弟。過者稱其樓曰「孝烈樓」。予為之銘曰：「婦一墜樓，節孝俱至。一完婦身，一全父嗣。負弟于飛，賢姊有翅。免孤毀傷，杵臼不易。背有鬼神，矢石皆避。前有梁媛，後有林氏。以墜樓傳，仁義之事。」

○錦桂女

歐氏女錦桂、連州人，其父紹裕，以女許賈繼保，將行而繼保卒，錦桂易服奔喪，自矢守節。鄰婦勸之，剪髮斷一指以拒。家貧，手植花果，紡績自給。有司屢旌其門，以細女紅布答之。年八十卒，論者謂婦而守志者，禮因於情。女而守志者，情生於禮。昔王文肅之女曇陽，許字徐氏子，徐早死，曇陽為之縞素。文肅曰：「爾尚未事徐，何以服為。」曰：「隆慶皇帝賓天，士庶哭臨，豈皆食君之祿耶。未嫁而可為夫服，則亦可為夫守矣。」嗟夫，女之節也，所以成仁。《易》有節卦，為女之仁者而言；有恒卦，為婦之仁者而言。錦桂、曇陽，其皆女之仁者哉。

第九卷 事語

南越初起

秦以桂林、南海、象三郡，非三十六郡之限，乃置南海尉以典之，所謂東南一尉也。嚚始為南海尉，佗為令，僅治龍川。秦之報佗也薄矣，然五嶺以南，廣運萬里，秦直以三郡制之，亦疏矣。

秦略定揚越，以謫徙民與越雜處。揚越蓋自古遷謫之鄉也，他日任嚚謂佗曰：「頗有中國人相輔。」中國人，即謫徙民也。佗之王，秦實資之，謫徙民得依佗以長子孫，與三千童男亻辰女，依徐福以安居海上，免於中原之鋒鏑，秦之德也。為秦留其遺民，非仙人不可，惜安期生計不出此，徒以一身逍遙於菖蒲之澗也。

秦以亻辰男女三千人與徐福，而百姓悲痛相思，欲為亂者十家而六，以女無夫家者萬五千人與尉佗，而百姓離心瓦解，欲為亂者十家而七。然則徐福、尉佗，皆秦之陳勝也。

尉佗初起，移檄告橫浦、陽山、湟溪關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當是時，秦人皆以諸侯兵為盜，謂諸侯之客亦曰盜，史遷據而書之。始皇至博浪沙，為張良所擊，而遷書之曰「為盜所擊」。微行至蘭池見窘，復書之曰「逢盜」。此盜不知何人，視良與荊軻、漸離似勝之，惜遷失其名氏。嗟夫。能為始皇之盜者，豪傑也，書盜亦榮甚矣。如佗者，假秦之土地甲兵以自王，乃真始皇之盜耳。

○四路下南越

漢當時四路下南越。樓船以偏師先至，其道徑也。先陷尋陝、破石門，則南越之險奪矣。復居前，得以自擇便處，居樂南面，則越之下流據矣。乘暮而疾攻，縱火燒城，計莫善焉。有樓船之鋒銳，戰如雷霆，而後伏波得以遣使招降，故破越者，楊僕也。然越人至今祀伏波不衰，未嘗及僕，則以伏波遣使招降者賜印，復縱令相招，務行其德之故也。太史公以楊僕為酷吏，觀其反驅越人入伏波營中，亦可見其慘暴之一端也哉。

○兩伏波樓船

漢孝武討南越，遣伏波將軍路博德、樓船將軍楊僕。其後光武徵交趾，亦遣伏波將軍馬援、樓船將軍段志，蓋以越人素畏伏波、樓船之威，故仍其號，使聞之而知震懼也。然兩伏波至今俎豆，而兩樓船無聞，當時實以德濟之，不純用威，故民之不能忘若是。

○白沙逸事

白沙先生嘗戴玉台巾，扶青玉杖，插花帽簷，往來山水之間。有詩云：「惟有白頭溪裡影，至今猶戴玉台巾。」又云：「拄地撐天吾亦有，一莖青玉過眉長。」又云：「兩鬢馨香齊插了，賽蘭花間木犀花。」又嘗披藤蓑垂釣，有詩云：「何處思君獨舉杯，江門薄暮釣船回。風吹不盡寒蓑月，影過鬆梢十丈來。」其風流瀟灑，油然自得。身在萬物之中，而心出萬物之外，斯乃造化之徒，可以神遇而不可以形跡窺者，所謂古之狂者非耶。王青蘿云：「白沙之學，從孔顏之樂而得。」然樂有虛實，顏子之樂實，曾點之樂虛，白沙其得顏子之實者耶。

白沙初應聘至廣，車由城南至藩台，觀者數千萬人，圖其貌者以百數十計，市井婦孺，皆稱為陳道統，其感人若是。為人身長八尺，面方而玉潤，左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耳長貼垂，兩目炯然如星，望而知為非常人。甘泉面上亦有黑子，具日月南北斗之異。寵振卿有瞻甘泉遺像詩云：「精華日月在顱首，兩耳之旁南北斗。」洪覺山云：「先生生相甚異，顙中雙顱隆然若輔弼，兩耳旁各有黑子，左七類北斗，右六類南斗。噫，天之生有道君子，固皆有以異於人乎哉。」

白沙先生受官，而康齋不受。一以處士，一以監生也。先生每題碑碣，必書翰林院簡討官銜，蓋不敢忘君之賜。其不出而就職，非為高也，以終養故也。當憲廟之升遐也，哀詔至，先生如喪考妣。有詩云：「三旬白布裹烏紗，六載君恩許臥家。」臨終朝服北拜曰，吾辭吾君也，則忠愛之終也。

鄧制府之於白沙，常令本縣月給白米一石，歲致人夫二名。白沙辭之曰：「執事所稱逋、野，誠隱逸士。如今日之賜，使逋、野受之宜也。其不受，未見其讓之過也。章何敢自列於古之名流哉。章無寸善可以及人，有田二頃，耕之足以自養，而又受賜於當道焉。以自列於古之名流，其怠於自修亦甚矣。」李副使又欲為買園池，亦辭之，其介如此。

○悟主

梁文康公事武廟，當秦王請塞上沃地，嬖臣朱寧、江彬為援，公獨當制。草上曰：「高皇帝令，此地不以封，非有愛也。地廣饒，產善馬，士卒刁悍，易生戎心，奸萌縱諛，不利社稷。王受地，毋亻肥德，毋聚奸人，毋多畜士馬謀不軌。」上覽之，大駭曰：「不意可虞若是，其勿與。」上欲自稱威武大將軍，而以彬副，召公草制。公奏曰：「制不敢草，陛下為君，乃自卑而列於臣。臣草制，是臣名君，臣不敢草。」上手劍睨曰：「不草齒此。」公免冠伏地，流涕請死，不敢奉詔。上不能強，擲劍歎息而起。予嘗為樂府云：「如何聖天子，乃稱大將軍。當制不敢草，嫌以臣名君。皇帝拔劍起，不草即誅爾。免冠伏殿前，淚流請就死。剛哉古大臣，不辱朝廷體。」

○孝感

鍾寶潭先生景星，東莞人，甘泉高弟子也。嘗輯濂溪、明道、白沙、甘泉四先生論學精言，為《宋明道學四書》，又注釋甘泉《心性圖說》，學者多傳習之。以宋李竹隱、明林南川與先生為東莞三理學。性至孝，父歿，欲繪遺容，默禱之，父見夢畫工，一筆而肖。其後楊復所先生欲葬其父肖齋公，未得吉兆，堪輿使先生卜之。先生曰：「枯龜何知，吾將卜之吾父。」是夕夢肖齋盤膝門嶺之墟，左右指曰：左列六十四，右列七十二。學問則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人丁則十而百，百而千，千而萬。復指坐席下曰：茲實祥也，吾其歸乎。先生遂以門嶺定議。是皆孝思之所感，非二先生聞道，安能通於神明若此。

○終養

東莞林公烈，以戶部郎督賦江西，奉其父大橋公以行。或曰：「故事，使者不隨家。」公曰：「吾豈以三公易一日之養哉。」已而大橋公卒於行署，公得視飯含，人始歎服。香山黃公佐，督學廣

西，聞母疾，即日疏乞致仕。方校《士懷集》，棄官竟歸。南海倫公以訓，年十五舉鄉試第七人，年十九會試第一，殿試第二，授編修。予告畢姻，遂侍母者七年，會兄御史公以諒告歸養，公乃出而供職。後官南京祭酒，迎養太恭人邸中。一日太恭人有歸志，即上疏奉板輿歸。弟以詵，年十八舉進士，官至武選郎中。例請歸養，亦遂不復出。或諷之，則曰：「隱居以求其志，吾蓋遵孔子法也。」海陽林公大欽，廷試第一，授編修，尋以母老乞歸。東莞陳公建，為教諭數年，擢陽信知縣，以母老告歸。東莞劉公存業，舉進士一甲第二，授編修，簡充經筵官。未四載，疏乞歸養。時功令非六年不得請，孝宗以其至孝，特詔許之，後以母命趨朝，逾年復上疏乞歸。孝宗循覽其疏改容，復許之。逾七年，武宗登極，趨赴闕，復充經筵官，纂修孝廟實錄。公不獲已，垂涕行，遂卒於官。之數公者，皆嶺嶠偉人，其道可以濟天下，才可以致公卿，乃以養親為念，脫屣軒冕，是真可以為世之貪位而忘親者之針砭也哉。

○狀元

吾廣於輿圖為極南，值離位丙午之間。離者，文明之氣也。自禹八年入午會，上下二三千年，天地山川之運適合。故自漢晉以來，扶輿清淑之化始毓而生人才，其卓然首魁天下者，在唐有莫公宣卿，在宋有張公鎮孫，在明有倫公文敘、林公大欽，然莫公記傳無聞。張公遭國危亡，不幸遇變。林公以早喪，弗克建立。獨倫公名重士林，德高朝野。初傳臚時，當寧見其儀表，深喜狀元得人，故龐公嵩詩云：「南方間氣旋貞會，北闕英標動聖顏。」

○五里四會元

南海治西三十里，有村曰石頭、黎湧、石[redacted]肯。相去五里許，有四會元，世稱五里四會元，是其地也。黎湧則倫公文敘、子以訓，石[redacted]肯則梁公儲，石頭則霍公韜，而文敘復中狀元，以訓榜眼，以諒解元進士，以詵進士，世復稱父子四元雙進士。海內科名之盛，無出其右，所謂南倫北許也。陳公紹儒云：弘、嘉之際，倫氏一門鼎甲，需穗石公探花始全，故事臚唱後得謁相臣，諸進士咸在，相臣語公曰：君對策洋洋，賈、董之流。初列名一甲第三，今二甲，數乎。公銜抱自如，無幾微見於顏色。例二甲為郎，公以次應得北曹，顧辭北而南，且局局戶、兵兩曹，徒以其間獲事親從兄，愛敬篤至。縉紳如公，謂之仁讓興邦非耶。湛公若水雲；霍公生十九年而始學，即博而精，文雄而昌大。既中會元，權臣某者嫉之，勿與狀元也，蓋三印卷而三倒置雲。又倫公文敘、霍公韜，皆以儒士入科中式，未嘗一日為諸生，是尤可異。

○解元

正統辛酉，番禺陳公政者，以《詩經》發解。二場後，瓊山丘公濬請誦所作，驚曰：解元屬之子矣。遂不終場而去。揭榜果然，次科丘公乃解元。有江潮者，提學廣東，謂霍公韜必發解，及考潮州還，亟召霍公語曰：今科解元當是蕭與成，汝次之，然汝當連魁天下，勛名大出蕭上。後果如言。又王世芳者，提學廣東，謂魁元多出潮州，儒士林大欽必魁天下，是科解元胡一化，而大欽壬辰狀元，皆潮州人也。楊公起元年二十，文大有名，督學羅某首拔之。語人曰：「鄉冠其惠出乎，予閱有人矣。」明歲果領解元，前輩識鑒，一一不爽如此。

○文敏父子

霍文敏登第，謁座主不修門生禮，其後主南宮試，所得士三百人，亦不許稱門生。其言曰：「是進士者，天子不敢用為私臣，我豈敢曰士由我進，而以之為我家挑李乎。」裡居，於台使者若監司郡縣書帖，皆不稱治字。曰：「士既通籍，朝廷治之，尊無二上也。」其子勉齋知慈溪，稱上官不曰大人而曰先生。關白上官，不用手本而用素簡。某鹽院檄嘗相府，先生不答，因被劾歸，父子皆以古道自處，不肯同於流俗者也。

○鄉試命題

廣東鄉試，不以《大學》命題，其來舊矣。或以《大學》命題，則貢院被火。或主司者有禍患，而尤忌聖經一章雲。

○全作五經題中式者

明制科，以全作五經題中式者，僅有二人。其一為福建顏茂猷，顏中甲子鄉試，時監察御史止謄錄其本經，至甲戌會試，顏仍全作五經題。知貢舉者左宗伯林某疏聞，奉旨，今其該博，准與謄錄。主司不知上屬意，以置乙榜之首。撤場後，宗伯陳公子壯，具揭代請，上准與廷試，取其墨捲進覽，命會試錄另為一項，列於正榜之前，廷試二甲第二，此異數也。其一為廣東王鳴雷，乙酉鄉試，以全作五經題，中式第八十四名，居榜之末，榜之末，其猶乙榜之首歟。

○海外衣冠勝事

廣於天下為遠藩，仕籍華秩已少，況瓊於廣又邊郡乎。成化二年秋，進薛公遠戶部尚書，邢公宥都御史，丘公濬翰林學士，皆在一月，雖天下望郡亦希覯，洵海外衣冠勝事也。瓊本海中一大洲，去中國絕遠，自孝陵稱為奇甸，人文因以奮興。若海公瑞清剛正直，又為瓊之特出者，惟奇甸故產奇人，天語所符，知異時更有比肩而起者矣。

○瓊人無仕元者

宋末，瓊州人謝明、謝富、冉安國、黃之杰，從安撫趙與珞拒元兵於白沙口，皆被執不屈以死。於是終元之世，郡中無登進士者。明興，才賢大起，文莊、忠介，於奇甸有光，天之所以報忠義也。忠義之鍾於人，於海外一洲一島，殆有甚焉。天不得其子孫而報之，報之於其地，天之窮也。

○五大司成

明興，嶺海人職大司成者有五人，若琴軒陳先生璉，若瓊山丘先生濬，若甘泉湛先生若水，若白山倫先生以訓，若泰泉黃先生佐，允若人師哉。湛先生有《雍語》、《南雍志》，尤有功於《大學》。

○賢督學

吾粵督學使者，在嘉靖時有魏公校者，以德行簡士。甫至任，不事考較文藝，輒行黜陟。嘗使陳激衷、林克忠二人都諸生靜坐，務見仁體，每晨入見，稽所得而開導之。大毀寺觀淫祠，以為書院社學。使諸童生三時分肄歌詩習禮演樂，禁止火葬，令僧尼還俗，巫覡勿祠鬼。男子皆編為渡夫，一時風俗丕變，其崇正辟邪之功，前此所未有也。督學之官，非醇儒不可，使得其人復久任之。如代皇帝之用陳公政，提督北直隸學校，直至九年可也。如魏公者，得

十有五人焉，分置省直，使之十年二十年專行其教，將見十五國風移俗易，先王之道大興矣。

○司教

吾粵善司教者有六公。一曰海公瑞，其教諭南平也，以朱子白鹿洞五規鄉願忠信廉潔之，以孔子剛者之辯，孟子不見諸侯之守，日與諸生講明，相見拜揖外，不許將一物為贄。一曰楊公守道，其教諭金鄉也，諸生執贄見者受之，隨以食諸生之貧而有志者。又以所餘俸，置學田三百五十畝，以贍諸生。一曰翟公宗魯，其教諭宣平也，以典試四川所得聘金，建文明書院，並置田以贍學者。一曰朱公仕夔，其教授南寧也，申蘇湖科條以飭之，又作心學時惕圖，圖凡十二格，一格象閏，日凡八圈。上一大圈象卯，以考存養。下一大圈象戌，以考省察。中六小圈象辰、巳、午、未、申、酉，以考經書應酬。因時填圈，妨於事則朱之，協於義則白之，蹈於過則黑之，學存乎心，心存乎惕，惕存乎時與人，士勤而行之。一曰林公光，其教諭平湖也，以道為任，常上敦風化養廉恥一疏，言甚懇切，勉學者窮源探本，反身修行，一時士習丕變。而陳公思賢者，教授漳州，每直指使者至漳，參謁畢，必進問聖躬安否何似。靖難詔至，公慟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與其徒六人，堅不迎詔，即明倫堂為舊君位，哭臨如禮。被逮至京，與六人者皆死之。噫，今之君子，有司教之責者，平居則以海、楊、翟、朱、林五公為法。臨大節，則以陳公為師，其亦庶乎無忝於宮牆也哉。

○教官不拜

海忠介為教官，御史詣學，公不拜，曰：「若至台院，當以屬官禮見。此堂乃師長教士之地，體不應絀。」兩訓導夾公長跪，公立當中，時謂筆牀學士。蓋教官者，能尊其身而後能尊先聖，不能尊其身，則何以代先聖而行其教，其辱先聖莫大焉。御史如賢，當以忠介之言請於朝，定為儀注。

○辭署縣

葉公春及為福清教諭，台使者委署連江蘇。辭曰：「洪武十四年，禁有司差遣學官，則學官教諸生外不當與矣。齊景公以旌招虞人，殺之不往，守道即守官也。學之於縣，豈特旌與皮冠哉。職實欲附於虞人之義。」

○鄉約

御史季公本，謫簿揭陽，以化民為事，約為條規。鄉立約長以總其教，約副以助其決，約正司訓誨，約史主勸懲，知約掌約事，約贊修約儀，月朔會民讀約講義，數約復為一總約，以察諸約之邪正。月終，輪二人至縣，傳訓誨語。行之二年，風俗移革，境內以寧。順德何公淡知濱州，取呂氏鄉約，教民榜行之，每鄉慎選老人，親為演說大義，使訓閭里，按季稽考，民以惡聞，則召其鄉老。泣謂之曰：「吾不能化若，與若不能化鄉，其罪一也。然吾則罪首也。民苟三犯，吾當自劾求退，於若何如。」各慚謝而去，訟為之稀。順德黃公著知安溪，俗喜構訟。市師以爰書訓其子弟，公痛除其弊，授以《孝經》，俗為之變。東莞林公培知新化，仿古斂散法，置義倉一十五所，均口賦，以糧為差。建社學，率二十一里一區，選行誼為師，與諸生言，朔望父老言，約法皆首、明倫，使還相告教，作四誡詩，令童子誦之，修古鄉射禮於學宮。南海劉公

煥知程鄉，創小學四齋，聚童蒙肄業，月試分五等，率三十貫給之。又捐千緡市田為小學租，使學掾主之。寧都丁公積知新會，申明洪武禮制，參以朱文公四禮儀節，為《禮式》一書，每鄉擇三老主之，月朔進於庭，禮其能者，其不肖者榜門示恥，良家子游惰者聚廡下，使口誦《小學》，親為講解。順德黃公璋知南康，立旌善懲惡二牌於要地，善惡直書其名，人服其公。之數君子者，皆以教養為務，所謂學道愛人者也，是皆可以為州縣之法。

○唐氏鄉約

明初，南海平步有六逸。其一曰唐豫，學者稱為樂滄先生，嘗立鄉約，與鄉人行之。有曰，婚禮舊俗，先一夕燕其子，子必據尊席而坐，以為漸老之宴，非禮也。今後止許開筵聚親，子不得據尊席而坐，為父宜依醮禮命之，庶不違古人之意。有曰，《禮》云：父在，子雖老猶立。今後為子者不許坐，違者叱以辱之。有曰：父母之喪，不得飲宴。親朋來弔，止宜待以蔬素。有曰：忌日之祭，當以喪禮處之。讀祝後，孝子哭盡哀。是日不飲酒食肉，居宿於外，傳所謂君子有終身之喪是也。其延親賓散胙，必待祭畢，庶不分其祭祀之誠。此四約，最為禮之大者。

○禮儀

廣州風俗尚禮，南海冼桂奇嘗建同母異父昆弟服議，曰：昔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為之齊衰三月。冼子曰：禮為出母嫁母杖期，乃同母異父之服大功，不已重乎。齊衰三月，則已輕矣，亡於禮者之禮，貴中也，小功其庶矣乎。其為嫂服議曰：人情於無服之親則易犯，故服也者。所以飾哀而持情合危者也。今有聞嫂之喪而不戚然哀者乎，哀之斯服之矣。昔者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夫既無服矣，而又為位焉，必其情有所甚不安者矣。故嫂叔不相為服者，禮也。而不得不服者，情也。禮本諸人情而已矣，其為長子為人後議曰，昔公儀仲子之喪，舍其孫而立其子，孔子非之。子思兄死，使其子白為嗣，後世無詞焉。故宗子死，以嫡為後，禮也。若以庶繼嫡，是謂奪宗，非禮也。禮曰長子不得為人後者，為支子後言之也。子夏曰，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正嫡，正所以後大宗也。若所後非小宗大宗之嫡，而輒以長子後之，是謂誣禮。新會湯敬升曰：晉張湛曰：後大宗者，所以承正統也，必大宗之主。小宗五世之嫡，死而無後，然後為之置後。支子不得置後，不繼祖與禰也。今之非所後而後焉，是曰誣禮。舍天性之愛而父他人，孝子不忍也，是曰抑本。二者皆自悖於先王之教者也。然則支子之無後者，不無厲乎。曰：「《禮》曰：殤與無後者，[redacted]食於祖，不斬祭也。如之何為厲也。」羅虞臣曰：「《禮》曰：支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既曰後大宗，則小宗亦不置後矣，況其非小宗乎。既曰祭宗子之家，則不為之立後矣，故立後出繼之禮，古所無也。自此說行，使人子舍其親而事他人之親，天理人情必不安。嗟乎，古今之以此陷於不孝不仁者，可勝道哉，湯氏族譜之不與為後者，有以也。」

○嫡子不釋喪服

西寧之連灘，凡塚子有父母之喪未葬，終身不釋喪服，庶子則否。雖市井鄙人，亦如是。《禮．喪服小記》曰：久而不葬者，惟

主喪者不除。蓋死者以歸土為安，喪事既葬始畢，故記曰：兄弟之喪內除，親戚外除。外除者，由外飭以散哀也。靈柩未安則服不變，服不變則哀未衰。故《禮》云：「主喪不除。」所以欲人子之葬親當及時也。禮失而求諸野，連灘其亦可稱也夫。

○作七

吾粵喪禮，亡之七日一祭，至七七而終，或謂七者火之數。火主化，故小兒生而七日一變，逢七而祭，所以合變化之數也。予謂人生四十九日而魄全，其死四十九日而魄散，始死之七日，冀其一陽來復也。祭於來復之期，以生者之精誠，召死者之神爽，七七四十九日不復，則不復矣，四十九日者，河圖之盡數。數盡而祭止，生者亦無可如何也。

○為師服

白沙先生之沒，甘泉翁曰：「道義之師、」「成我者與生我者」等，為之制斬衰之服，廬墓三年，不入室，如喪父。然其告詞有曰：「成吾之身，孰與盡吾之性。教育之恩，何異生養之勞。在禮經則師無無服之文，在義起則例有緣情之制，昔者孔子沒，門人有三年之喪，大抵禮緣情行，例以義起，亦天地之大經，古今之通義」雲。

○教儉

湛文簡為南大司馬，令民毋得餐大魚，市中毋得叢飲。除歲，庶民毋得焚楮祀天，糜財犯禮，蓋導民以儉之一端也。

○師弟六皓

甘泉講學天關，有簡翁者，年百有三歲。就而問學，將執弟子之禮，甘泉弗受也。延翁忠愛堂上南向坐，己東向坐以賓之，謂是翁容貌凝然，所養純一，赤子之心已復，吾當師而事之。時甘泉年八十有五，觀者謂其以三達之尊，而謙讓不遑，致禮布衣一老，誠為有道者之風雲。時有黎養真瑞鸞者，年八十二，黃慎齋民准年八十一，吳藤川純年八十，皆游甘泉門下，甘泉稱為三皓。有歌云：「養真慎齋與藤川，三皓同時及我門。」而袁教授郵者，年七十餘，與慎齋同注甘泉《心性圖》書。一堂之上，師弟子皆龐眉鶴髮，太古衣冠。好事者因與簡翁合繪為圖，稱曰師弟六皓。其後甘泉年九十五，復開龍潭書院，時東莞有鍾景星叔輝者，年七十有二，增城有張春岡潮者，年七十有三。侍之開講，每展書發揮所得，聲響不減少年，皆異人也。

○九老雅集

何端恪公維柏家居時，有餽佳味者，即白其父，延裡中九老宴集。九老者，達齋唐明府年九十二，沃泉鄧憲副八十六，荔灣周太守八十三，獅山周明府八十二，端恪之父通議公七十七，豫齋曾僉憲與虛谷江明府皆七十二，北崖辛通府與惠齋張貳府皆七十一。端恪詩：「五仙舊在三城裡，九老今同一里間。春日蔬盤真率會，風流長得似香山。」時嘉靖甲寅歲也。

○稱壽

世之稱壽者，率以十為數。嶺南及江西寧都，則以十之一為數。魏禧謂前十之年，必加一而後成，後十之年，必從一而生。此大易貞元之義，於禮為宜。

○合食

博羅周謙山，常仿花樹韋家禮，同祖兄弟合食於四孟朔，同父兄弟合食於每月朔望。費咸己出，罄俸餘置谷百餘石，與兄弟均之，周族之不能給者。

○養士

甘泉翁官至上卿，服食約素，推所有餘以給家人弟子。小宗、大宗有義田，有合食田，相從士二千九百有餘。於沙貝鄉，則有甘泉、獨岡、蓮洞館穀。於增城、龍門，則有明誠、龍潭館穀。於會城，則有天關、小禺、白雲、上塘、蒲澗館穀。於西樵，則有大科、雲谷、天階館穀。羅浮則有朱明、青霞、天華館穀。曲江則有帽峰，英德則有清溪、靈泉館穀。南都則有新泉、同人、惠化館穀。溧陽則有張公洞口、甘泉館穀。揚州則有城外行[redacted]、甘泉山館穀。池州則有九華山、中華館穀。在徽州則有福山、斗山館穀。武夷則有六曲仙掌、一曲王湛會講館穀。南嶽則有紫雲館穀。平生以興學養賢為任，所至之地，咸有精舍贍田，以便來學。故所造就士，皆有得於先生之學，以淑其身，以惠諸人。孟氏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為樂，如先生者，可謂得其所樂也已。吾人為孔孟之徒，貴而有位，當以先生為法。

○請遷寺

翟一東先生宗魯，初為諸生，以博羅延慶寺逼近泮宮，上書督學魏公校曰：「鳳鴟不並樹而棲，蘭棘不同林而植。」今泮宮實壓招提，庠聲嚚於梵音，青衿雜於左衽，非所以息邪反經、崇儒貞教也。徙寺他所，以其地廣學宮便，魏公從之，謂此議可行於天下。

○過洋樂

東莞李竹隱先生，當宋末，使其婿熊飛起兵勤王，而身浮海至日本，以詩書教授，日本人多被其化，稱曰夫子。比死，以鼓吹一部送喪返裡，至今莞人送喪，皆用日本鼓吹，號過洋樂，樂人皆倭衣倭帽以象之。

○獄中拜節

陳文忠在刑部獄，值履端及萬壽聖節。圜中故事，是早，依官班向天北拜，或有謂囚服不宜拜節，有謂朝中亦有青衣小帽拜於墀下者，公謂君親壽考，無日忘之。眇爾罪人，庸知改歲乎。於是拜聖節，不拜年節，人以為知禮。

○白血

保昌有丘必明者，宋咸淳中進士也。德[redacted]丙子，與東莞熊將軍飛，力拒元兵於梅關，戰敗被執，死之，白血飛流，無涓滴紅者。其後文丞相遇害，頸中湧白膏，直噴數尺。忠臣之死，每有奇異若此。

○麥公雨

麥公貞庵，名秀岐，番禺人。萬曆間，以舉人知萬年縣，縣民棄女者載道，公於家鄉取乳母十餘人，拾而養之廨中。兒稍長，乃還其父母。天大旱，上官使公祈雨，公不肯祈，問之，則曰：「萬年百姓不仁，生女輒棄，天故以大旱罰之。民自今若不棄女，皆上要約於縣。縣乃為之祈雨。」上官諾之，公於是出教與民約，民皆樂從，願勿復棄女，公乃徒跣出郊伏禱。大雨如注，民以為麥公雨云。

○孝子粟

揭陽有周孝者，幼時問其母曰：「我當何名。」其母曰：「吾欲名汝以孝。」孝喜曰：「甚善，吾能孝，即無讀書亦可矣。」家貧，躬耕以養，每晨具衣冠拜母乃出，暮歸復然。歲大旱，鄉人念惟孝可以動天，請於縣令，禮致之。孝至，禱焉，天大雨，民以有年，因稱為孝子粟。覺浪丈人云：自古忠臣孝子，莫不以愚魯而成，當王祥臥水時，彼惟知有母，不知有身與夫天地造化也。而天地造化卒為之逆施，以答其誠，所謂其愚不可及。吾於周孝亦云。

○沉原壤

陳岩野先生，少應童子試，學使者命題，幼而不遜弟，長而無述焉。先生與彭忠愍曜並錄進庠，既十餘年，同案生八九十人，無有舉賢書者。先生謂忠愍曰：「是豈原壤為祟耶。」乃以芻為原壤像，為文祭之，沉於江。是年忠愍得舉。越三年，先生授兵部主事，以拜官日舉於鄉，冠帶就鹿鳴宴，人以為榮。已而與忠愍同死國事，以忠節著。其未經禳除者，卒無一人通顯。噫，亦信有兆歟。

○廣州時序

立春日，有司逆勾芒土牛，勾芒名扌幻春童，著帽則春暖，否則春寒。土牛色紅則旱，黑則水，競以紅豆五色米灑之，以消一歲之疾疹。以土牛泥泥灶，以肥六畜，元日拜年，燒爆竹，啖煎堆白餅沙壅，飲柏酒。元夕張燈燒起火，十家則放煙火，五家則放花筒。嬉游者，率袖象牙香筒，打十八閘為樂。城內外舞獅象龍鸞之屬者百隊，飾童男女為故事者百隊，為陸龍船，長者十餘丈，以輪旋轉，人皆錦袍倭帽，揚旗弄鼓，對舞寶鐙於其上。晝則踢<毛■>五仙觀，<毛■>有大小，其踢大<毛■>者市井人，踢小<毛■>者豪貴子。歌伯鬥歌，皆著鴨舌巾、駝絨服，行立凳上。東唱西和，西嘲東解，語必雙關，詞兼雅俗。大約取晉人讀曲十之三，東粵摸魚歌十之四，其三分則唐人竹枝調也。觀者不遠百里，持瑰異物為慶頭。其燈師又為謎語，懸賞中衢，曰燈信。二月始東作，社日祈年。師巫遍至人家除禳，望日以農器耕牛相市，曰犁耙會。清明有事先塋，曰拜清，先朝一日曰劃清。新塋必以清明日祭，曰應清。三月二十三日為天妃會，建醮扮撬飾童男女如元夕，寶馬彩棚亦百隊。佛山則以上巳為真武會，放大爆竹，四月八日浴佛，彩面菇榔，搗百花葉為餅。是日江上陳龍舟，曰出水龍，潮田始作。五月自朔至五日，以粽心草係黍，卷以■冬葉，以象陰陽包裹。浴女蘭湯，飲菖蒲雄黃醴，以辟不祥。士女乘舫，觀競渡海珠，買花果於蛋家女艇中。夏至磔犬御蠱毒，農再播種，曰晚禾。小暑小獲，大暑則大獲，隨獲隨蒔，皆及百日而收。七月初七夕為七娘會，乞巧，沐浴天孫聖水，以素馨、茉莉結高尾艇。翠羽為篷，游泛沉香之浦，以象星槎。十四祭先祠厲為盂蘭會，相餉龍眼、檳榔，曰結圓，潮州則曰結星。二十五為安期上升日，往蒲澗彩蒲，濯<音■>■水。八月蓼花水至，有月，則是歲多珠，為大餅象月浮。桂酒剝芋，芋有十四種，以黃者為貴。九日載花糕萸酒，登五層樓雙塔放響弓鷂，霜降展先墓，諸坊設齋醮禳彗。十月下元會，天乃寒，人始釋其荃葛，農再登稼，餅菜以餉牛，為寮搾蔗作糖霜。冬至曰亞歲，食■，為家宴團冬，墓祭曰掛冬。小除祀社，以花豆灑屋，次日為酒以分歲，曰團年。歲除祭，曰送年。以灰畫弓矢於道射

祟，以蘇木染雞子食之，以火照路，曰賣冷。

○放鴿

南海之佛山，歲九月十日為放鴿會。先期主者懸式於鴿場，鴿皆以白楚紙為之，凡兩翼，一竿一弓。翼廣一尺，以平為上。竿長三尺，弓二尺，弦以竹根片或銅片，以薄為上。主者察之，嵌以印。放日，主者立一竿於地，長二丈。人十人為耦，離竿二丈，約之曰，毋過竿，毋不及竿，出大竿，復出小竿，如是者賞。約已，依次而度，鴿出於竿末，則以線之直上者為上。線已直上，則竿中更吐一竿，高至三丈，又以線之直出於三丈之末者為上。線既直出於三丈之末，又以鴿之聲清和中節，而其態迴翔合度者為上。

○拾燈

海豐之俗，元夕於江乾放水燈，競拾之，得白者喜為男兆，得紅者謂為女兆。或有詩云：「元夕浮燈海水南，紅燈女子白燈男。白燈多甚紅燈少，拾取繁星滿竹籃。」廣州燈夕，士女多向東行祈子，以百寶燈供神。夜則祈燈取采頭，凡三籌皆勝者為神許，許則持燈而返，逾歲酬燈。生子者盛為酒饌慶社廟，謂之燈頭，群稱其祖父曰燈公。八月十五之夕，兒童燃番塔燈，持柚火，踏歌於道曰：灑樂仔，灑樂兒，無咋糜，塔累碎瓦為之，象花塔者其燈多，象光塔者其燈少。柚火者，以紅柚皮雕鏤人物花草，中置一琉璃盞，朱光四射，與素馨茉莉燈交映。蓋素馨茉莉燈以香勝，柚燈以色勝。

○打仔

下番禺諸鄉，歲正月初旬，兒童先集山野間，以拳棒相角，謂之打仔。已而壯者蜂擁至助之，以勝負卜其鄉一歲之興衰。陽江縣西有廝打岡，歲五月五日，鄉人無老少咸集奮鬥，謂勝則一方吉利，此亦吳俗鬥力之戲。各料強弱相敵，事類講武，然非禮讓之風也，宜禁。

○吹角賣物

順德之容奇、桂州、黃連村，吹角賣魚。予詩：「吹角賣魚人，拾燈求子客。」其北水古、粉龍渚、馬齊村，則吹角賣肉。相傳黃巢屯兵其地，軍中為市，以角聲號召，此其遺風雲。

○賭蔗鬥柑

廣州兒童，有賭蔗、鬥柑之戲，蔗以刀自尾至首破之，不偏一黍，又一破直至蔗首者為勝，柑以核多為勝。有詠者云：「賭蔗鬥柑獨擅場。」

○採青

瓊州風俗之敝，尤在上元，自初十至十五五日內，竊蔬者、行淫奔者，不問，名曰採青，此宜嚴禁。

○永安祟巫

永安俗尚師巫，人有病，輒以八字問巫。巫始至，破一雞卵，視其中黃白若何，以知其病之輕重。輕則以酒饌禳之，重則畫神像於堂，巫作姣好女子，吹牛角鳴鑼而舞，以花竿荷一雞而歌。其舞曰贖魂之舞，曰破胎之舞，歌曰雞歌，曰暖花歌。暖花者，凡男嬰兒有病，巫則以五彩團結群花環之，使親串各指一花以祝。祝已而歌，是曰暖花。巫自刳其臂血以涂符，是曰顯陽。七月七夕，則童子過關。十四夕，則迎先祖，男子或結場度水，受白牒黃誥。婦人

或請仙姐，施捨釵鈿。仙姐與女巫不同，女巫以男子為之，仙姐以瞽人之婦為之，山深谷邃，淫昏之鬼或憑藉以為禍福，未可知。縣令嘗厲禁之，然其根株深固，未能剪除二三也。

○祝灶

永安歲除夕，婦人置鹽米灶上，以碗覆之，視鹽米之聚散，以卜豐歉，名曰祝灶。男子則置水釜旁，黏東西南北字，中浮小木，視木端所向，以適其方，又審何聲氣，以卜休咎，名白灶卦。

○吹田了

東莞麻湧諸鄉，以七月十四日為田了節，兒童爭吹蘆管以慶，謂之吹田了，以是時早稻始獲也。予詩：「蘆管吹田了，中含祝歲辭。初秋幾望日，早稼始收時。」

○貪吏

吾廣謬以富饒特聞，仕宦者以為貨府，無論官之大小，一捧粵符，靡不歡欣過望。長安戚友，舉手相慶，以為十郡羶境，可以屬饜脂膏。於是爭以母錢貸之，以五當十，而厚責其贏利。其人至官，未及視事，即以攫金為事，稍良者或恣睢掠拾，其巧黠者則廣布爪牙，四張囊橐，與胥吏表裡為奸。官得三而胥吏得七，蚩蚩小氓，以邊徼荒遠見欺，淫刑枉法，其亦何求而不得乎。嘗見一二婪吏矣，凡構訟者，兩造皆勒其長夫。父告其子，則勒其父長夫。兄告其弟，則勒其兄長夫。而子弟亦不得免，皆勒長夫。家有美花珍果，墓有喬木，亦必勒其長夫。一長夫折金十四餘兩，胥役攜之入署，此婪吏者匿笑而受之曰：吾不若是錙銖之取也，吾則無以應上官之誅求也。嗟夫，吾粵之為官者，計其誅求之狀，亦大抵以上中下三等相呑而已矣。上官眈眈乎中，中復眈眈乎下，下則無所眈眈也，亦惟於匹夫匹婦之微，窮其巧力而已矣。所由者，官者戾蟲，民者甘餌。京師者，餓虎之山。權貴者，擇肉之主。其不足以為水者，東粵之膏脂，不足以為薪者，東粵之筋骨。其以珠貝為泥沙者，取之匹夫而不足。以金錢為糞土者，取之匹婦而已有餘也。嗟夫，吾粵金山珠海，天子南庫，自漢唐以來，無人而不豔之。計天下所有之食貨，東粵幾盡有之；東粵之所有食貨，天下未必盡有之也。故今之官於東粵者，無分大小，率務[redacted]民以自封。既得重貲，則使其親串與民為市，而百十奸民從而羽翼之，為之龍斷而罔利。於是民之賈十三，而官之賈十七。官之賈本多而廢居易，以其奇[redacted]，絕流而漁，其利嘗獲數倍。民之賈雖極其勤苦，而不能與爭，於是民之賈日窮，而官之賈日富，官之賈日富，而官之賈日多。遍於山海之間，或坐或行，近而廣之十郡，遠而東西二洋，無不有也。民賈於官，官復賈於民，官與賈固無別也，賈與官亦復無別。無官不賈，且又無賈而不官，民畏官亦復畏賈。畏官者，以其官而賈也。畏賈者，以其賈而官，於是而民之死於官之賈者十之三，死於賈之官者十之七矣。嗟夫，在昔國之富藏之於民，今也藏之於官，復藏於官而賈者。藏於賈而官者，民曰窮而盜賊日熾，其禍不知所底，非有聖君賢相，端本澄源，以節儉為之倡率，禁難得之貨，明貪墨之刑，則東粵一隅，何以有匹夫匹婦之性命也哉。噫。

第十卷 學語

白沙之學

吾鄉理學，自唐趙德先生始，昌黎稱其能知先王之道，論說亟排異端而宗孔氏者也。宋則梁先生觀國，有《歸正》一書，謂蘇氏父子所為文，出入禪諦，飾以縱橫，非有道者之言，胡待制寅亟稱之。明興，白沙氏起，以濂、雒之學為宗，於是東粵理學大昌。說者謂孔門以孟氏為見知，周先生則聞而知之者，程伯子周之見知，白沙則周之聞而知之者。孔孟之學在濂溪，而濂溪之學在白沙，非僅一邦之幸。其言是也。

白沙先生初學於康齋，而未有得。歸坐春陽之台，潛心數年，乃恍然有得於孔、顏之所以為樂。其學蓋本諸心，其功則得於靜，故每以靜中養出端倪教人，其言去耳目支離之用，非去耳目也。去其支離之用也，其不事著述，而欲歸於無言。蓋以道之顯晦，在人不在言。伏羲著述止數畫，而畫前又有易，六經而外散之諸子百家，皆剩言而已矣。又謂此理之妙不可言，吾或有得焉。心得而存之，口不可得而言之，比試言之，則已非吾所存矣。故凡有得而可言，皆不足以得言。

○甘泉之學

甘泉初遊江門，夢一老人曰：「爾在山中坐百日，即有意思。」以問白沙，白沙不以為然，是則白沙亦未嘗欲人靜坐也。然明道見人靜坐，輒歎為善學。紫陽亦曰「半日讀書，半日靜坐。」甘泉則謂古之論學，未有以靜坐為言者，程氏言之非定論。蓋孔門之教，皆欲從事上求仁，動時著力，何者。靜不可以致力，才致力，即已非靜矣。故《論語》曰：「執事敬」。《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中庸》戒慎恐懼慎獨，皆動以致其力之方也。故善學者必令動靜一於敬。又云：「涵養在敬，進學在致知，如車兩輪。又如人行路，足目一時俱到。」明道云：「學在知所有，養所有。」明道得孔孟之傳者也，其語學也，上下體用，一貫中正而無弊，朱、陸各得其一體故也。朱語下而陸語上，宗旨各有所重。

白沙本於濂溪，陽明本於明道，其學未始不同。而當時二家弟子，各執師說不相下。有建寧太守者，為甘泉、陽明創大同書院於武夷，以見二家大同之意。甘泉聞之甚喜，謂己與陽明，戮力振興絕學，一以濂、雒為宗，致良知以體道，猶磨鏡以照物，不是一空知便已，故曰格物。物即為物不二之物，至善是也。知止、定、靜、安、慮、能得，則格之矣。吾之言格物，與陽明之言致知，無二旨也。顧端文云：「陽明之知，即甘泉之物。甘泉之格物，即陽明之致知。」大均謂知在於物，物外無知，物在於知，知外無物。知不可致，必格吾物以致之，物不可格，必致吾知以格之，格致一也。湛、王之說，善會之無有不同，格知中之物，致物中之知，而《大學》之道盡之矣。

甘泉先生嘗開禮舍僧寺，來學者，令習禮三日而後聽講。講必端坐觀心，不遽與言，使深思以求自得。陽明云：「甘泉之學，務

求自得者也。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其為禪。甘泉者，殆聖人之徒也。」青蘿云：「陽明之學過於高，惟甘泉所論，純粹平正，上下皆可企及。至於宋儒之中，專信明道，尤為獨得之見。」先是甘泉在京師，與陽明講求正學，天下靡然從之。號陽明之派曰浙宗，甘泉之派曰廣宗。而陽明早世，甘泉獨以高壽作人，學者慕風而至，得以及門為慶幸。噫嘻，可謂盛矣。

甘泉翁年七十有五，始得致仕。作歌云：「歸來乎而，嗟餘其歸矣。東西南北之人兮，安所不之矣。水宿山棲兮，忍其飢矣。」因取道江浙，泛錢唐，游憩於武夷久之。常為《九曲棹歌》，令諸生歌以相樂。有「一篙一篙至無終，篙篙相接終有通」之句。歸至羅浮，日夕端坐石上，未嘗至家。年八十復遊南嶽，築室紫雲峰麓，集衡陽人士而誨之，數月乃返。年九十二時，又游南嶽，道過古州，鄒文莊率同志數百人趨迎，戒曰：「先生高年，猶殷殷訪友，此可徵其學矣。古雲，憲老不乞言，吾儕無多問以煩長者也。」時文莊年亦六十，臨別淚落沾襟，翁顧慰之曰：「謙之何悲也，豈以予年老不復再會耶，後十年當再過子。」其後四年，翁九十有六，又欲往游武夷，未行而病，臨終，為門人諄諄說《易》。昔人云「人不學便老而衰」。若翁者，其真自強不息之力也哉。

○弼唐之學

明興，白沙氏起。其學以自然為宗，無欲為至，蓋天之學也。天無欲而四時行，日月無欲而萬物以之變化，聖人有所不知，有所不能，以其無欲焉耳。白沙得其微，當時來學者至傾天下，甘泉擴其緒而大之，及門四千餘人。然以為求友於南，得龐弼唐一人而已。初，弼唐講學羅浮，官南都時，又講學於新泉書院，年五十有三致政，乃請為甘泉弟子。甘泉命主天關講席，都授廣州，嘗言呂涇野在北，龐弼唐在南。二子者，中分吾道而治，可謂不孤。自甘泉沒，弼唐與陳唐山、林艾陵、劉素予、黃萊軒、岑蒲谷、鄺五嶺、何古林、霍勉衷為天山講易之會。四仲月，則大集天關。弼唐謂陽明之所謂知，即朱子之所謂物，朱子之所以格物，即陽明之所以致知，與甘泉體認天理之說不相悖。良知莫非天理，天理莫非良知，原無二旨。當是時，甘泉、陽明二家弟子，各執其師之說，互有異同。自弼唐為之會通，而浙、廣二宗，皆於弼唐悅而誠服。於時鄉士大夫翕然和之。若何古林則講學詞林，薛中離則於金山，黃泰泉於白雲，鍾叔輝於寶潭，楊肖齋、葉允中於歸善，葉纟■齋於羅浮，王青蘿於粵秀。而其在廣州者，遇朔望必偕至天關，就正於弼唐。纟■齋云：「先生聖儒，不言而躬行。其質行，諸儒不能逮也。而教人則尤精微純粹，要而不煩，可謂篤論者也。」弼唐名嵩，字振卿，南海人。

○事師

白沙之於吳聘君也，為之執役數月，而不敢請益一言，其後賀黃門欽於白沙亦然。既別為白沙像事之，出告反面，周布政使於白沙，迎至藩堂，使之南面坐，受拜咨問以風一方。而丁知縣積者，初至新會未視篆，即上謁白沙，事以師禮。凡有所聞，行之惟恐不及。姜進士麟者，始見白沙，則曰：「吾閱人多矣，如陳先生者，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視聽言動者，殆非人也。人問之，輒曰活孟子活孟子雲。」嘉魚李世卿，三至白沙，其始也居七越月，繼也一

歲，又繼則居二歲矣。當是時，師弟子相與登高望遠，追逐雲月，賦詩飲酒以為歡。至於何物而為道，何物而為學，其師不言。曰：「吾以待世卿之自得也。」弟子亦不問。曰：「吾亦待吾自得之也。」而白沙亦嘗言曰：「吾與世卿朝夕無所不言，所未言者，此心通塞往來之機，生生化化之妙，非見聞之所及者，將以待世卿深思而自得之，非敢有愛於言也。」此白沙深於愛世卿者也。湛文簡初至白沙，齋戒三日而後敢求教。舉於鄉，即焚路引，從白沙十有三年，既得其旨，乃出而求仕，然猶一舉足不敢忘師，所至輒為書院以奉之。又以白沙愛慕羅浮，向未能至，乃於黃龍洞為祠，以濂溪、豫章、延平與白沙並祀。又於衡山為嶽麓精舍，專祀白沙。其後文簡沒，門人因以配享，論者謂文簡此舉，以高明廣大之地，處其師而即以之自處，蓋真善於為學者也。而龐弼唐者，於甘泉沒，塲居天蠶者三年，守天關講席廿餘年，朝夕瞻拜不倦。他若鍾景星、郭肇乾、陳謨三公，則皆棄舍舉業，從文簡燕京，服勤數載而後歸。冼進士桂奇者，初分司冬官，即上疏求南，以從文簡於南雍。而方文襄以吏部郎中位陽明上，因論學，遂事以為師。黃夢星者，承其父命，數千里往浙從陽明，居數月輒一告歸省父，去二三月復來，如是者屢屢，陽明甚嘉歎之。楊復所之於近溪，無須臾離，亦圖小像事之，歲時與同志祭奠。薛中離舉進士後乞歸，侍陽明於虔。陽明之沒，為位興隆寺，率同志數十人，朝夕哭焉。以行人求使山東，暇即王氏家經理其事，遂自越反魯，謁孔孟廟，集多士大會於嶧山講學。還京，即疏請陸象山、陳白沙入祀廟庭，制從象山。罷歸，又白當道立祠宗山，以祀陽明。之數公者，皆可謂善事其師，如七十子之心悅而誠服者也。今天下異端盛行，釋老多而儒者少，士大夫即欲為儒，而無賢師可事。南北分家，意見各別，又安得有白沙、甘泉、陽明三先生者，倡明洙泗之學，以開聾聵，予亦得周旋執御於其間也哉。

○白沙弟子

《新會志》有《白沙弟子傳》。弟子一百餘六人，以伍云為首。雲字光宇，新會人，與李子長並知名。然白沙之門，見道清徹，尤以林先生光為最。光字緝熙，東莞人，所上白沙書，得力過於甘泉，可直接白沙學脈，《弟子傳》當首緝熙。白沙嘗語人云：「從吾游而能見此道踐履者，惟緝熙耳。」甘泉亦云：「白沙夫子，崛起南方，溯濂雒以達於洙泗。當是時得其門而入者，南川一人。」南川者緝熙也。

○羅公為師

東莞羅公亨信，以給事中丁艱歸，設塾授徒，凡宗人朋舊子弟皆就學，不受束[redacted]，凡三年，乃起復還朝。孟子謂人之患好為人師，如羅公者，吾患其不好為人師耳。

○翟先生善教

博羅翟先生宗魯，字一東，砥礪節行，居處必恭，行必古禮之循，來學日眾。於堂下置茅[redacted]三，一收放心，在兩階間，來者居之旬日，放心收矣。乃升堂，一有過，在西階下，一改過，在東階下，知改移之東，能改復升堂，學者遵教惟謹。

○拜五經

南海人陳元，自恨不學，晨夕陳五經拜之，久之忽能識字。歸

善楊先生傳芳，居嘗讀《易》，謂恐死去不見姬文、周、孔，每雞鳴而起，焚香向《周易》再拜，日玩一卦，久之洞見象數之奧。新會人陳烈，讀書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求放心章，始知其故。靜坐百日，遂能一覽無遺。然甘泉雲，此事若非知本，恐亦未有所得，仍須以不求記為善學。

○齋居拜先師

南海陳先生激衷，號堯山，齋居設先師孔子位，朝夕禮焉。恒計勤惰以自罰，或立或跪，托先師讓之曰：「激衷，爾有過盍改諸。」深自刻苦，家人罕見其面。不設枕席者二年，倦則凴几，少息復起，明燈正衣冠而讀。嘗苦強記，因讀程伯子聰明睿智皆從此出，喜曰：「得之矣」。自是動靜起居，一主於敬。嘗言學者立志貴剛，觀之乾為金，金百鍊斯純，純斯剛。吾人之學法天，非剛不可。又言以吾心善念之微，敵百欲之攻，正如杯水勝車薪之火。苟非終日乾乾，顧ⅰ是警惕，惡能立而不變。故曰：尊德性而道問學。惟尊則不屈於欲，然後無以尚。學以充之，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者此也。又言聖人之教，小即大，淺即深。故曰下學而上達。夫子食不語，寢不言，此正是參贊天地所在。文王與太姒相對時，即對越上帝，天匹男女，何私欲之與有。理在是，心在是，德在是，道在是。生生之謂易也。

○白沙從祀

薛文清從祀議，當隆慶時，朝臣以陳獻章、王守仁並請，攻者紛如。上罷守仁，其後又罷獻章。萬曆十二年，復以二子請，攻如前，上不聽，乃與胡居仁並祀。四子學行不同，薛、胡宗朱子，陳、王宗大程子，而陳微兼濂溪，王兼象山。上兼收之，大哉聖學。

第十一卷 文語

廣東文集

予嘗撰《廣東文集》，其序云：「廣東居天下之南，故曰南中，亦曰南裔。火之所房，祝融之墟在焉，天下之文明至斯而極。極故其發之也遲，始然於漢，熾於唐於宋，至有明乃照於四方焉，故今天下言文者必稱廣東。蓋其地當日月之所交會，故陶唐曰南交，言乎日月之相交也。日在南則月在北，月在南則日在北，上下相望以為交。生其地者，其人類足智而多文，固日月之精華所吐[redacted]翕而成者。漢曰日南，舉日而月在其中矣。天之陽在南，故曰日南。又其時為夏，辰為午，位為丙午，於卦為火在天上之象。火麗為日，日在天上而天大有。其文明，君子當之，而以文章為富有之業，以大車載而享於天子。此文獻金鑒之錄、文莊衍義之補、文簡格物之通、文襄皇極之疇之所以與皐謨伊訓相彪炳也。自洪武迄今，為年三百，文之盛極矣。極而無以會之，使與漢唐以來諸書，其遠而為王范、黃恭之所紀述，近而為泰泉、蓼菊之所編摩者，悉淪於草莽，文獻無稽，斯非後死者之所大懼乎。嗟夫，廣東雖一國乎，求文於人，人或不足於文。求人於文，文則有餘於人矣。博取而約之，撰為一書，名之曰《廣東文集》，使天下人得見嶺海之盛於其文。文存而其人因以存，以與《廣東通志》相表裡，豈非一國人文之大觀乎哉。嗟夫，一國之人文，天下之人文也。知天下於一國，知一國於一人。此一人者，其出則必如文獻，處則必如文恭者也。典型既往，後學無師，吾安得不為斯文之緒有深慮乎。」又云：「先是時吾粵有《嶺南文獻》一書，吾嘗病其文不足，獻亦因之，蓋因文而求其獻耳，非因獻而求其文也。斯乃文選之體乎，以言乎文獻，則非矣。且嶺南之稱亦未當，考唐分天下為十道，其曰嶺南道者，合廣東西、漳浦及安南國境而言也。宋則分廣東曰廣南東路，廣西曰廣南西路矣。今而徒曰嶺南，則未知其為樂乎，為西乎，且昭代亦分廣東為嶺南東西三道矣，專言嶺而不及海焉。廉、雷二州則為海北道，瓊州為海南道矣，專言海而不及嶺焉。今而徒曰嶺南，則一分巡使者所轄已耳。且廣東之地，天下嘗以嶺海兼稱之，今言嶺則遺海矣，言海則遺嶺矣，或舍嶺與海而不言，將稱陶唐之南交乎，周之揚粵乎，漢之南越乎，吳晉之交廣乎，是皆非今日四封之所至。與本朝命名之實，其亦何以為徵。凡為書必明乎書法，生乎唐，則書嶺南。生乎宋，則書廣南東路。生乎昭代，則必書曰廣東，此著述之體也，以尊祖宗之制，以正一代之名，而合乎國史，其道端在乎是。且廣東之文始尉佗，然佗真定人，或中國人相輔者為之，未必南武人之所作。即高固為相，嘗以鐸氏微進楚王，亦未聞有文可稱。吾嘗謂廣東以文事知名自高固始，謂其能以春秋事君也，武事知名則始梅钅[redacted]，钅[redacted]亦無文。然則文其以漢之陳元為始乎。其請立左氏一疏，大有功聖經。次則楊孚有請均行三年通喪一疏，即其《南裔異物志》，辭旨古奧，散見他書，搜輯之亦可以為廣東文之權輿。今徒以曲江冠簡端，抑疏矣。嗟夫，廣東自漢至明千有餘年，名卿鉅公之輩出，醇儒逸士之蟬連，操觚染

翰，多有存書。其或入告之嘉謨，或談道之粹論，或高文典冊，紀載功勳，或短章數行，昭彰懿行。其義皆係於人倫，其事多裨乎國史。作者深衷，鬼神可質，豈可掛一漏十，令其泯沒無傳。將一邦人物之盛，著作之宏多，反不如[redacted]珠翠羽，犀象珊瑚，水沉伽楠諸珍怪，猶能盡見於世，是豈有志好古敏求者之所忍乎。大均嘗臆度之，大約大家數十，名家數百，近而穗城，遠而瓊匈，及此兵火之餘，搜羅殘缺，出於壁中，求之枕上，猶可十而得五，一以慰孝子慈孫之心，一以開後生晚學之聞見。苟以卷帙浩繁為憚，務存簡略，使先哲精神所注，耳目所存，雖有至文，不能溢乎數篇之外，如此即欲天下人盡徵其文，已不可得，況於獻乎。然欲多載乎文以資觀者之厭飫，而其文分體而不分人，人存其名而不存其事實，又以文選之實而冒夫文獻之名，名文獻實則文選，斯則大均之所不敢出也。若專以識夫獻焉，將如吾學編、列卿記、名臣言行錄、獻徵獻實二錄、人物考之類，以獻為主，文為客，斯則《史記》之流，又大均之孤陋寡聞所未能也。無已，則以張天如所撰漢魏百名家為例可乎？其例也，人各一集，集分諸體，體不必兼，即一體亦成一集。不成一集，則以其可附者附之，稍加裁擇，咸使雅馴。一篇一字，亦必以內聖外王為歸，痛絕釋老之言，陰寓春秋之法。書成，總計三百餘卷。集皆有原序、新序或書後，集末則以本傳、行狀、墓志附焉，俾其人生平本末盡見，易以考求。統名曰《廣東文集》，分名則曰某人集。有諡稱諡不稱官，以朝廷之易名為尊也。無諡乃稱官，官以其代之官，以一王之制，不可亂也。官又以所贈之官，榮君恤也。無官則稱處士，重高節也。非處士則或稱生員、貢、監生，以其嘗欲求仕也。或稱舉人、進士，以其將出而仕者也。某某子與別號不稱，以非其祖父之所命也。其集外諸家著書，非文體者，約有百餘種，若丘文莊之《大學衍義補》，湛文簡之《格物通》、《周易測》、《二禮經傳測》、《非老》、《非楊》，黃宗大之《皇極經世傳》，黃文裕之《樂典》，王光祿之《正學觀水記》諸書，雖為體博大，為理精微，可以羽翼《聖經賢傳》，概不編入，將別匯為《廣東叢書》一部，俾與《廣東文集》並懸日月，垂之無窮焉。斯二書也，叢書無所去取，貴大全也。《文集》中十汰二三，然亦寧寬毋嚴。蓋以一省之書，非海涵岳負，無物不具，不足以稱厥地靈，昭山海之精華，成人文之淵藪。即或瑕瑜不掩，彌見大家，譬之羅浮瑤石中有粗礫焉，不足以損其瑰麗也；[redacted]谷扶桑上有槁枝焉，不足以累其輪[redacted]也。嗟夫。廣東者，吾之鄉也，一桑梓且猶恭敬，況於文章之美乎。文者道之顯者也，恭敬其文，所以恭敬其道。道在於吾鄉之人，吾得由其文而見之，以為尚友之資，以為畜德之本，豈非吾之所以為學者乎。其不能一一鏤版以傳，則以貧也，有所待於有力者也。然予將終身以之，若愚公之徙太行，精衛之填東海，不以其力之不足而中輟也，知者鑒諸。」

○尉佗書

南越文章，以尉佗為始。所上漢文帝書，辭甚醇雅，其中國人代為之耶，抑出於南越人之手也。文帝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也。」佗亦曰：「老夫故粵吏也，妄竊帝號，聊以自娛也。」蓋文帝有舜禹有天下不與之心，佗

亦有文王事殷之德，君臣之間，以至誠感應，如響與聲，信一時之盛事也。論者以文帝賜佗書，純作家人父子語，不用欺，亦不示恩，所謂以德服人。然亦佗明哲炳於幾先，故能變逆為順，以相安於無事耳。噫，文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哉。予讠巽《廣東文選》以佗始，佗孫胡次之，重其文，亦重其智也。

○粵人著述源流

漢議郎陳元，以《春秋》、《易》名家。其後有士燮者，生封川，與元同里，撰有《春秋左氏注》，陳國袁徽嘗稱其簡練精微有師說。燮後有番禺董正，年十五通《毛詩》、三傳《春秋》，知名公府。有南海王范，搜羅典故，為《交廣春秋》，史稱其事贍詞密，謂交廣之有紀載自范始。有黃恭亦南海人，以王氏《交廣春秋》多所遺漏，乃為王氏《交廣春秋》補遺。其論尹牙、丁茂、朱崖令女，皆以《左氏春秋》為斷，後復廣為《十三州記》。世以其書與楊孚《南裔異物志》、《臨海水土記》並傳。其族子整，博洽工文詞，有集十卷，此吾廣著述之源流也。而元父欽，得黎陽賈護之傳，直接虞卿、荀況、張蒼、賈誼、貫公、貫長卿、張禹、尹更始、尹咸、翟方進、胡常之一脈，源遠流長。嘗撰為陳氏《春秋》以自別，而《通志》謂陳元有《左氏訓詁》及集若干卷，不言陳欽，豈元之所著，多其父未竟之業耶。嗟夫，《春秋》者，聖人心志之所存，其微言奧指，通之者自丘明、公、谷而外，鮮有其人。粵處炎荒，去古帝王都會最遠，固聲教所不能先及者也。乃其士君子向學之初，即知誦法孔子，服習《春秋》，始則高固發其源，繼則元父子疏其委，其家法教授，流風餘澤之所遺猶能使鄉閭後進若王范、黃恭諸人，篤好著書，屬辭比事，多以《春秋》為名。此其繼往開來之功，誠吾粵人文之大宗，所宜俎豆之勿衰者也。元所撰，自請立左氏學宮與請勿督察三公二疏而外，有承詔與范升辯難書十餘道。其子堅卿，亦有文章名，能傳祖父之業。噫嘻，陳氏蓋三世為儒林之英也哉。

○郭從事碑

東漢郭從事蒼，字伯起，曲江人，以博學能文舉茂才，為荊州從事。靈帝熹平三年，桂陽太守周某，開導昌樂瀧，治[redacted]俞為夷，以便舟楫，郡民頌之。從事為撰神漢桂陽太守周府君功勳記銘，曲江長區祉勒石瀧上，至今知周府君之功，以此碑也。府君廟，在樂昌縣西北一百八十里武溪之上。武溪者，伏波將軍馬援南征時，其門人袁寄生善吹笛，援作歌以和之，名曰武溪深者是也。武溪之源，出湖廣臨武。唐時名昌樂瀧，瀧有六，今名六瀧。其曰韓瀧者，以昌黎韓愈嘗至其上作《瀧吏詩》，故名。府君祠在韓瀧上，祠旁祀愈及任囂，以瀧口有城，囂所治也。碑舊在府君廟中，碑末有云：「太和九年五月重修」，歐陽文忠《集古目錄跋》云。此君簡漢書無之，今碑石缺亡，其名惜乎遂不見於世也。然碑文原云：「府君字君光。」不言其名。而宋蔣之奇則謂府君名煜，其續武溪深詞有云：「飛湍瀑流瀉雲岑，砰激百兩雷車音。」吾聞神漢之初始開<屬斤>，使君姓周其名煜。嗟乎，府君之功，以從事之文而傳，而其名偏不可考。或云憬，或云昕，憬或作[redacted]景，則皆以訛傳訛而已。從事碑文甚奇古，六瀧山水之勝，形容殆盡，其才亦揚雄之亞雲。

○趙進士文

趙進士德，海陽人。唐元和間，韓愈刺潮州，牒請攝尉海陽為衙推官，專勾當州學督生徒，於時潮之學者，翕然奮興，以進士明經貢於王庭者，歲有其人。蘇軾云：始潮之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自是潮之人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於今號稱易治。是也。愈嘗以平生所為文授德，德飢餐渴飲其中，沛然滿足，因為文錄序一篇，愈見而稱善。比愈改官袁州，欲與俱行。謝不往，愈益高其風操，作詩相別。有云：「我遷於揭陽，有子可與娛。心平而行高，兩通詩與書。婆娑海水南，簸弄明月珠。及我遷宜春，意欲攜以俱。擺頭笑且言，我豈不足歟。人心未嘗同，不可一理區。宜各從所務，未用相賢愚。」自愈入粵，所與交遊賢士，德與區冊、區弘三人而外，邈無聞焉。而弘尤與周旋久，愈遷法曹時，送至荊門。其後入為博士，弘隨愈至丹陽而別，於是愈有《送弘南歸詩》，張籍亦有詩送弘。而德乃獨徜徉洲嶼，以道自娛，致愈有簸弄明珠之羨，其相知也深矣。論者謂弘即冊也，其從愈修業[redacted]文，粹然一出於正。比於樂王侯葩，皆可謂能自得師。而德崛起海隅，節概文章，卓有植立，為潮學者之所宗，固非待昌黎而後興者。今以配享韓山，稱為天水先生，俎豆勿替。噫嘻，其亦豪傑之士也哉。潮之文自德而始，有文錄一序，可與《昌黎集》並傳。

○《劉御史集》

自韓昌黎入粵，粵之人士與之游，而因以知名於世者，在海陽則有趙德，在南海則有區冊、區弘。於時昌黎於德有牒，又有詩以別之，於冊有序，於弘亦有詩送之，至今粵人以為榮。若曲江劉君軻者，其在匡廬，夢書生遺二雞子事甚奇。昌黎過韶時，嘗欲為文以傳之不果。君故能文，當時與韓、柳齊名。學士大夫之稱韓、柳者，未嘗不言及君。上京時，白樂天以書薦之於庾補闕、杜拾遺、元員外、牛侍御、蕭正字、楊主簿兄弟，稱君為人慕孟軻，為文慕揚雄、司馬遷。所著若《翼孟》，若《豢龍子》，若雜文，於聖人之旨，作者之風，皆往往而得，於是君名動一時。人謂曲江公之後，嶺南復有君接武其人云。君生平問學多得力於朋友，為僧時，師月華寺惠朗禪師，即大小朗也。居羅浮，師壽春楊生，講授《春秋》。在東林，則與隱者茅君游，又與扶風馬植交善。植嘗稱其文為韓愈之流，疏薦於朝，君由此官至御史者也。先是時，君事黃老求輕舉，繼又參學浮圖，習《南山疏鈔》、《百法論》諸書，得其指歸。已而盡吐棄之，專心儒述，直求三代聖王之道於春秋，得《春秋》之精微於三傳。蓋其睿智過人，非昌黎所謂魁奇而迷溺者可比也。昌黎嘗以郴之為州，其忠信材德之民，不可多見。今曲江亦郴之接壤也。君生其間，於異端之中，入而能出。廖師雖或與游而不以告，而昌黎已深知之，其亦可以無憾於衡岳之精靈也已。君之祖，自淮入湘，其父服賈郴、桂，因生君曲江。君弱齡好學，博洽群書，遂以玉聲如樂詩舉進士。曲江之舉進士，蓋自君始。嗟夫，天地之氣，自西北而東南，閩之建州，吾粵之曲江，亦西北也。漢之時，吾粵文始於西，為陳欽、陳元父子。唐之時，吾粵文始於北，為張文獻與君。文獻與君，其又為粵北之終而南之始者也。君所著書，若《三傳指要》，若《漢書古史》，若《黃中通理》，若《隋鑑》，若《三禪五革》及《翼孟》、《豢龍子》，皆

亡。僅存者文十餘篇，予錄之為《劉御史集》。

○鍾左丞文

鍾左丞允章，番禺人，南漢主劉晟喜其才思敏捷，誥敕碑記，多命為之。游碧落洞，有《雲華御室記》，游羅浮，有《蓬萊上界詩》，皆見褒賞。拜工部郎中知制誥，聲名藉甚。其後劉钅長於羅浮黃龍洞建天華宮，亦使為記，今不傳，傳其《雲華御室》一記而已。南漢五十餘年無文章，惟左丞微見華藻，其藏於劉[redacted]墓所謂康陵碑者，則翰林學士知制誥正議大夫尚書右丞相盧應敕所撰，殊不工。然吾考钅長時曲江有劉竇王者，撰《南漢國史》十二卷，亦曰《劉氏興亡錄》，此書必有文采可觀，惜乎不傳，想歐陽《五代史》亦頗採用其說也。

○易史

黎美周讀《易》，每以史繫之，以爻配事，以事例爻。自謂不煩太卜立筮、詹尹拂龜，吉凶[redacted]如，其明炳燭。張天如謂孔子憂時之作，挹損褒諱，莫如《春秋》，深切著明，莫如《易》。後人以《春秋》言治亂，不若以《易》言治亂之尤長。故《易史》不可以不作。《易史》美周未有成書，予嘗欲踵為之。

○日本遺書

日本之學始徐福。歐陽公詩云：「徐福去時書未焚，遺書百篇今尚存。」歸善葉春及常上疏，請於纂修正史之日，檄至倭國，搜尋三代以前古書，或猶有什一之存，此議甚高。

○二禮

甘泉先生嘗謂《禮》二而已矣，曰《曲禮》，曰《儀禮》。孔子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子思子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威儀其《曲禮》乎，禮儀其《儀禮》乎，乃於讀《禮》之後，進少儀參《曲禮》為上經，而《儀禮》為下經，定《冠義》等十六篇為《儀禮》正傳，其《王制》等二十三篇雜記不可以分係者，為二禮雜傳通傳。又別小戴《郊特牲》等五篇，與大戴《公符》等四篇，為《儀禮》逸經傳。編既成，名曰《二禮經傳測》。而吳文正之三禮，與二戴之全篇章句，補《儀禮》之缺者，則皆在所不取焉。

○補樂經

甘泉謂禮之起在節文，節文者禮之經也。樂之起在度數，度數者樂之經也。節文者升降揖讓之謂也，度數者律呂聲音之謂也。二禮之缺，予既已正之經傳矣。樂經之缺，自年四十而致意焉。間取諸家律呂之說，而損益更張以文之，擬為《古樂經》一篇，而以《樂記》諸見於載藉者列於後，以為之傳。經以定其度數，傳以發其義理，而樂其可知矣。又謂《樂經》之散亡久矣，《樂記》之言，蓋孔門弟子及秦漢間諸儒所記，以發揮古樂之義者也。中多精妙之言，然每每以禮樂對言之，非專傳樂也。故予以《樂記》為樂傳，不以為經。蓋古謂傳為記，如《儀禮》中多有記字，亦其傳也。

○《樂典》

香山黃文裕公，嘗謂樂本於太極，函三為一，五聲協五行，即《河圖》也。八音合八卦，即《洛書》也。乃綜核群籍，以《周禮．大司樂》為主，證以《樂記》，暨朱子、蔡氏諸編，登歌下管，參諸詩書，無一不合。羽水知崇，徵火禮卑。西漢以前，知音

者類能道之。於是立樂均，述樂義，詳載名物度數，而闡明其理。合《大司樂》、《樂記》、《詩樂》共三十六卷，名為《樂典》，多擴前哲之所未發者。張文襄謂《樂典》一書，簫韶可以復聞，而公嘗示門人以所制琴、瑟、鍾、磬、管、笛、笙、簫，皆分宮商以倡和。一日奏樂，有兩雉自天而下，和鳴飛去，蓋文明之瑞應雲。吾粵先輩多明於禮樂之原，公《樂典》而外，若湛甘泉有《補樂經》、梁東溪有《樂書》，各若干卷。《樂書》今散佚矣，《樂典》、《補樂經》猶存，聖君賢相欲興起古樂，其必有取於是夫。

○《古小學》

甘泉謂古者小學大學皆有書。小學乃童子事，大學乃大人事。大學書雜於《戴記》中，程子既表章之。小學書今已殘闕，散見於《禮記》諸篇，尚未有人簡出復為一書。於是取《禮記》諸篇有小學事者，分為《蒙養灑掃》、《應對進退》、《事親敬長》、《隆師親友》、《禮樂》、《射御》、《書數》，凡七篇，有胎教之道，有接子見子之禮，有輔養太子之道，法通乎天子元子眾子之事。其文則古，其事則小子之事，不敢以大人之事參之，恐其躐也。不敢以今文參之，恐其混也。書成，名曰《古小學》云。是書未成，予亦將繼公之志。

○《大學衍義補》

郭光祿夢菊，謂我粵士人釋褐讀中秘書，昔罕其儔。《爾雅》浩[redacted]若丘仲深，藻澤璀璨如黃才伯，咸蔚為時宗工。然《衍義補》一書，尤足徵經世宏抱，則才伯遜席焉。才伯謂文莊公績學修辭，直宗子朱子，而仰視聖祖睿制以為則，盎然而春陽和，炳然而象緯明，繩然如山河兩戒相終始，真治世之文也。惜入輔已晚，平生德業之蘊，惟《大學衍義補》一編而已，蓋惜之也。公進《大學衍義補》時，憲廟甚喜，謂有功於《大學》不小，以一部敕公建樓藏之。噫嘻，亦榮矣哉。

○《三字經》

歸善楊肖齋傳芳，有《性理五經》、《子史摘要》，著為四字七字經行世，今不存。其童蒙所誦《三字經》，乃宋末區適子所撰。適子順德登洲人，字正叔，入元抗節不仕，或問之曰：「吾南人操南音，安能與達魯花赤俯仰耶。」

○《朱子學的》

丘文莊有《朱子學的》一書，分九篇以擬《論語》。其言曰：「王通自著書以己擬孔子。愚則彩輯朱子語，而竊推之以繼孔子之後，非效通也，效曾子、有子之門人也，豈謂僭哉。」

○晦翁學驗

東莞林南川先生，嘗取《朱子大全》讀之，見其多有自悔之言，因知朱子之學，其所以悔者，乃其所以進，暮年體認，蓋有人不及知而已獨覺者矣。因取其警切要會錄之，名曰《晦翁學驗》。是書不存，予亦欲補為之。

○[redacted]教

《[redacted]教》者，宋南海人梁觀國所撰，凡十五卷。授其女弟為師，使訓閭巷童女，以守禮法。真德秀、胡寅常稱其書。明歸善葉時，又嘗著《陽禮書》以教子，《陰禮書》以教女若婦。諸女歸，書醮辭於[redacted]，令習之。祭祀，夫婦灑掃滌器，菹醢必親。朔望先生

率男，孺人率女婦謁祠，退，登堂相拜，乃據坐，兒女上謁受教。及兒女長，兩人春秋高矣。日揖讓如賓，誕迭賓主再拜上壽，然後兒女更上壽，盡歡而罷。故葉春及稱之云：「惠江之學，造於夫婦，蓋以身行其《[redacted]教》者。」又香山黃佐有《姆訓》一書，以內則、曲禮、詩傳為主，而《列女傳》、《女戒》、《家范》，皆採入焉，皆淑正風化之要典也。

○《疑耀》

《疑耀》者，博羅張萱所撰，坊刻以為李贄，非也。中有稱予鄉海忠介語，又萱不喜佛，《疑耀》中辭多辟佛，謂列子述孔子言。西方有聖人，西方聖人，即詩之西方美人，蓋周文王也。此非贄之言，明甚。

○同文編

南海龐公嵩，為曲靖太守，以雲南滇池迤東、迤西，伯夷、玀、緬之俗，人各異音，書各殊字，致倫[redacted]攵行穢，娶婚同姓，兄收弟婦，弟室兄妻，習以為常。行之者自諉蠻夷，而吾之治之者，亦以蠻夷待之，此非聖人有教無類之至意也。嘗欲為同文編，首刻《三字經》以訓夷童，次刻《聖諭》及《大明律》中關係人倫者，以訓夷黎庶。因地審音，別為三類。大書漢字於前，附注夷字於下。一教曲靖、尋甸、武定、玀玀，一教迤東八百、老過、車裡、孟良，一教迤西木邦、孟密、麓川，緬甸、於崖、南甸、隴川、孟定，使之幼習壯觀，語由短以入長，文因淺以入奧，咸知聖字之可學，王道之易從。又以夷人無姓，止以者字阿字起音，以者一、者二、阿罵、阿遮等為名，彼此相同，不能辨別。欲奏請賜姓一千餘字，多造紅牌，刊刻賜姓於上，但無姓而原係一祖相同者，給以一牌。祖宗多異者，給以各牌，俾之定以為姓，永遠勿易。有遷徙者，察明乃許寄居，仍禁不得同姓為婚，有犯者杖斷離異，此亦正蠻風之一助雲。予謂推其說以教吾粵之亻[redacted]、僮、黎、岐，亦無不可。

○外志

葉石洞作《肇慶志》，其外志論雲，無不覆幬，天道也。如天之無不覆幬，王道也。王者無外，志有外何，因其外而外之。孰外，仙也，釋也，亻[redacted]也，僮也，皆外也。仙、釋、亻[redacted]、僮之為外何，仙、釋蔑棄人倫，而詭言出世，亻[redacted]、僮傲狠王法，而自異齊民，皆外於聖人之教明王之治者也，故外之。然則遂外之乎，固將內之也。外而曰內之何，《易》稱顯比，《書》曰並生，《春秋》大一統，歸斯受之而已。是故志而外之，所以明有義也。外而志之，所以明有仁也，仁義立而王道備矣。

○《極衍》

周杰，南海人，唐開成中進士，精曆算。著《極衍》二十四篇，以究天下之數。占嶺南可以避地，棄官而歸。劉[redacted]問國祚修短，杰筮之，得比之復。曰，卦有二土，土數生於五，成於十，二五相比，以歲言之，當五百五十，[redacted]大喜。[redacted]以梁貞明三年僭號，至宋開寶四年國滅，止五十五年，蓋杰舉成數以避害雲。

○二鐵塔銘

廣州光壽寺，有二鐵塔。其在樂者，南漢主劉钅長所造，最下一層銘云：「大漢皇帝，以大寶十年丁卯歲，敕有司用烏金鑄造千

佛寶塔壹所七層，並相輪蓮花座高二丈二尺。保龍躬有慶，祈鳳歷無疆，萬方咸底於清平，八表永承於交泰，以四月乾德節設齋，慶贊謹記。」塔南面之左銘云：「內殿大僧錄教中大法師金紫光祿大夫撿扌交工部尚書曉真大師沙門監造。」南面之右銘云：「教中大法師內供奉講經首座金紫光祿大夫撿扌交工部尚書寶法大師沙門監造。」北面之左銘云：「教中大法師內供奉金紫光祿大夫撿扌交工部尚書□□大法師沙門監造。」西面之前銘闕。北面之右銘云：「教中大法師金紫光祿大夫撿扌交工部尚書□□沙門監造。」東面之左銘云：「都監住持秀華宮使上將軍上柱國□伯食邑十萬戶□□監造。」塔之在西者有銘云：「玉清宮使德陵使龍德宮使開府儀同三司行內侍監上柱國龔澄樞，同女弟子鄧氏三十三娘，以大寶六年歲次癸丑，五月壬子朔，十七日戊辰鑄造，永充供養。」其東塔雕刻盤龍，西者惟寶蓮花，而高大相等。秀水朱氏有書光孝寺鐵塔記跋云：「嗚呼，僭竊之主，未有愚於劉钅長者也。謂群臣有家室顧子孫，惟宦者可信，不知其植黨納賄更甚焉。鐵塔建自大寶十年，凡七層，合相輪蓮花座崇二丈有二尺，觀其列名，皆宦者也。當其時，钅長又范銅為己像，並肖諸子，列於天慶觀，而今已亡之。蓋金石刻之傳於世，金之用博，故其鑠也易。」以予所見，自唐以來，惟景雲觀、法性寺二鍾銘及是塔記而已。

○秋痕

陳文忠在禮部時，所見朝廷大小政事，隨書之以遺子弟，凡十九首，名之曰《秋痕》，中有可補國史者。其後在刑部獄，欲取文王以下人事稍著者，編為獄史，以劇心不果。

○《赤雅》

鄺湛若上元跨馬，值南海黃令先行[redacted]，下騎弗及，令怒拘之。梁御史森瑯為講罪弗釋，湛若微吟曰：「騎驢適值華陰令，失馬還同塞上翁。」棄家走粵西，登陟鬼門銅柱之間，遍遊諸岑及藍、胡、侯、盤四姓土司，為亻[redacted]女執兵符者雲[redacted]娘之客。嘗紀其山川風土儀物，及女君天姬隊歌舞戰陣之制，為《赤雅》一書。奇怪若《山海經》、《齊諧》，華藻若《西京雜記》。其逑徵諸詩，多與《赤雅》相表裡，好事者競傳於世。吾覽之，如諸岑為漢將軍岑彭之後，世為粵西君長，雄據蠻中。婦女亦稱酋帥，歲時祭祀，以面為吳將軍漢首，以代犧牲。而伏波苗裔，世稱馬流人，皆史書所未及載，亦一異也。

○張孟奇所著

博羅張萱孟奇所著，有《匯經》、《匯史》、《史餘》、《匯雅》、《聞見錄》、《古韻心口語》諸書，凡千餘卷。語人曰：世人貴遠而賤近，吾且藏之羅浮石室中，百世下有同好者俟之。不爾，吾當還之於造化。孟奇諸書，兵火後散佚殆盡，惟《西園彙集》、《疑耀》二書猶存。噫，豈其還之於造化耶。

○讖

羅浮舊志云：後唐明宗天成中，羅浮掘得古劍，有篆文曰：「丁與水同宮，王將口耳同。尹來居口上，山屾護重重。」以獻南漢主劉[redacted]，國人莫之辨。及宋平廣南，競傳其言。知者云：宋太祖以丁亥年降生，是丁水同宮也，於文口耳王為聖，尹口為君，重山為出，蓋丁亥年聖君出也。又劉[redacted]嘗構宮室，得石讖，有古篆十

六，其文曰：「人人有一，山山值牛。兔絲呑骨，蓋海承劉。」解者云：人人有一，大人也。山山，出也。值牛者，[redacted]建漢國歲在丑也。兔絲者，晟襲位歲在卯也。呑骨者，滅諸弟也。越人以天水為趙，為蓋海，指宋國姓也。承劉者，言宋受劉氏降也。及劉钅長時，多火災，令民家貯水，號防火大桶。時有童謠曰：「羊頭二四日，天雨至。」解者以羊者未之神，是歲辛未二月四日钅長國亡。又謂宋以火德王，房為宋分，天雨猶天水也，又王師如雨之義也。又儂智高為狄宣撫所敗，先有童謠云：「農家種。糴家收。」

○土言

廣州謂平人曰佬，亦曰獠，賤稱也。《北史》：周文帝討諸獠，以其生口為賤隸，謂之壓獠，威壓之也。謂平人之妻曰夫娘，夫娘之稱頗古，劉宋、蕭齊，崇尚佛法，閤內夫娘令持戒，夫娘謂夫人娘子也，廣州則以為有夫之娘也。東莞女子，未字者稱曰大娘，已字稱小娘，眾中有已字、未字，則合稱曰大小娘。廣州謂新婦曰心抱，謂婦人娠者曰有歡喜，免亻身而未彌月曰坐月，亦曰受月，謂子曰崽。《水經注》：「弱年崽子。」是也。謂雲孫曰Ｅ１５，玄孫曰塞，息訛為塞也。謂父曰爸，曰爹。《南史》：「湘東王，人之爹。」是也。陽春謂外祖父曰翁爹，外祖母曰婆爹，自稱則曰儂。高明謂外祖父曰公低，外祖母曰婆低。東莞謂曾祖曰白公，曾祖母曰白婆，或止稱曰阿白。廣州謂母曰[redacted]爾，亦曰媽，媽者，母之轉聲，即母也，亦曰<母巴>。凡雌物皆曰<母巴>，謂西北風亦曰<母巴>，蓋颶與瘴皆名母，故西北風亦曰<母巴>也。婦謂舅姑曰大人公、大人婆，亦曰家公、家婆。賈誼曰「與公並倨」，《列子》曰「家公執席」。是也。子女謂其祖父曰亞公，祖母曰亞婆，母之父曰外公，母之母曰外婆，母之兄弟曰舅父，母之兄弟妻曰妗母，母之叔伯父母曰叔公，曰叔婆。孫謂祖母之兄弟及妻曰舅公，曰妗婆，謂從嫁老婦曰大妗。醮子之夕，其親戚送花於新郎房中者，男曰花公，女曰花婆，子初生者曰大孫頭，子女末生者多名曰<子盡>。新會則曰長仔，或曰<尾子>。奴僕曰種仔，惠州曰賴子，言主人所賴者也。廣州凡物小者皆曰仔，良家子曰亞官仔，耕庸曰耕仔，小販曰販仔，遊手者曰散仔，船中司爨者曰火仔，無賴曰打仔，大奴曰大獠，嶺北人曰外江獠。小奴曰細仔，小婢媵曰妹仔，奴之子曰家生仔。螟蛉子曰養仔，盟好之子曰契仔。姻婭之使役曰親家郎。東莞稱無賴者曰趲子，又多以屎為兒女乳名，賤之所以貴之。男曰屎哥，女曰屎妹。謂賃田者曰佃丁，曰田客，賃地者曰地丁，曰地客。僦屋曰房客，巫曰師公、師婆。覡之夫曰覡公，瓊女賣檳榔者曰山子，傜之畬者亦曰山子。廣州謂橫恣者曰蠻，又曰蠻澄。钅長，劉钅長。澄，龔澄樞也。言其不循法度，若此二人也。謂外省人曰蠻果，興寧、長樂人曰哎子，海外諸夷曰番鬼，司柁者曰柁公、梢公，在船頭者曰頭公。二人為舟司命，故公之，即三老也。搖櫓者曰事頭，《宋書》「蕭惠開有舫十餘，事力二三百人。」事頭者，事力之首也。立桅鬥者曰班首，司篙者曰篙長，打牽曰牽夫。香山謂佃而服役者曰入倩，謂田主曰使頭，其後反以佃戶之首為使頭。廣州謂美曰靚，顛者曰廢，鯁直曰硬頸，迂腐曰古氣，壯健曰筋節，輕捷曰轆力，言其力如車之轆也。角勝曰鬥，轉曰翻，飲食曰吃，遊戲曰則劇，雜劇也，訛雜為則也。謂淫曰姣，

姣音豪，又曰■毒。謂聰明曰乖，謂不曰吾，問何如曰點樣，來曰釐，溺人曰碇。走曰■，取詩「■■阜螽」之義。攻治金鐵之器曰打，為醮事曰打醮，取事物曰邏，罵人曰鬧，挈曰報起。東莞謂事訖曰效，遊戲曰■■。順德曰仙。曰欣。新會曰流，指何處曰蓬蓬。順德謂欺曰到，《史記》「張儀曰：不如出兵以到之。」《索隱》曰：「到，欺也。」猶俗云張到，謂張綱得禽獸也。到，得也，張儀善欺，故謂欺人者曰張到也。以言托人曰訣，一作■央。謂猥犭衰者曰魁摧，出賈誼《哀時命》篇，即詩之虺乂也。縫衣曰Ｅ１６。《書》曰「Ｅ１６乃甲冑」。凡細者曰縫，粗曰Ｅ１６。著裡曰縫，著邊曰Ｅ１６也。東莞謂光曰皎，皎音效，美好曰灑，持物曰的，肥曰凹，肉熟曰■。《禮記》曰「腥肆■爓■念祭」。注曰：「■念，熟也。」■爓或為■甲也，廣州謂烹物曰■甲，亦曰■甲也。謂港曰湧，湧，衝也，音衝。凡池沼皆曰塘，其在江中者亦曰塘，若白蜆塘、■曾塘、菱角塘是也，猶合浦海中之珠池也。凡水皆曰海，所見無非海也。出洋謂之下海，入江謂之上海也。出洋曰開洋，亦曰飄洋。謂潮曰水，潮起則曰水大，潮落則曰水乾。廉、欽州謂潮以朔望而大者曰老水，日止一潮者曰子水。謂水通舟筏者曰江，不通舟筏者曰水，二水相通處曰■。稱山之有林木曰山，無者曰嶺。廣州謂門橫關曰閂，謂帆曰■裡，纟免索曰纟■，旁出者曰纘枝，小舟曰艇，泅水曰游。《南州異物志》贊「合浦之人，習水善游」。芟草曰薅草，亦曰勞。諺曰「耕而不勞，不如作暴。」樹■參水中以掛罾曰罾<同戈>，亦曰罾門。西寧謂魚種曰魚口，小豬曰豬口。廣州謂卵曰春，曰魚春，曰蝦春，曰鵝春，曰雞春、鴨春。數食籠曰幾頭，晉元帝謝賜功德淨饌一頭是也。數檳榔曰幾口，陸亻垂謝安成王賜檳榔一千口是也，亦曰幾子。陳少主嘗敕施僧智■檳榔二千子是也。數蕉子曰幾梳，蘇軾詩「西鄰蕉子熟，時致一梳黃」。謂衣一套曰一沓，沓，襲也，訛襲為沓也。楮錢一片曰一佰，線縷一綹曰一子。一家曰一主，一熟曰一造。擲骰子者一擲曰一手。禽之窠曰竇，雌雞伏卵曰哺竇。石湖雲，雌雄曰一斗，十雞並種，當得六斗。是也。瓊州數尚六，禾六束曰一把，錢六百孔曰一貫，物六十斤曰一擔，萬州則以禾十二把為一擔，潮陽以錢八十為一佰，曰東錢。築牆縱橫一丈曰一井，化州石城間，貧者欲避火，門於野外，構茅以棲，名曰{艹了}。雷州有{艹了}村，有蒲{艹了}，有新{艹了}島，吳川有芷{艹了}鎮，瓊有芒{艹了}，儋有郎{艹了}墟，定安有坡{艹了}市，萬有黎{艹了}都，樂會有薄{艹了}氵郎陂，會同有李{艹了}塘，文昌有罟{艹了}墩，黎峒有岑{艹了}、黑{艹了}、居{艹了}、陳婆{艹了}。自陽春至高、雷、廉、瓊地名，多曰那某、羅某、多某、扶某、過某、牙某、峨某、陀某、打某。黎岐人姓名，亦多曰那某、抱某、扶某。地名多曰那某、氵南某、婆某、可某、曹某、爹某、落某、番某。其近漢者多曰■不某，■不音不。香山中秋夕，劇飲月下曰■中秋，發引之日，役夫蹋路歌以娛屍，曰踏鷓鴣。海豐方言，其濱海者，大約與潮相近，如髻曰莊，鼻曰鄙，耳曰係，須曰秋，鴨曰啞，牛曰悟之類。其屬於山者，語又不同，謂無曰冒，我曰礙，溪曰階，嶺曰諒。其蛋人則謂飯曰邁，箸曰梯，碗曰愛瓦，盆曰把浪，拿網曰今網。狼人謂父曰扶，我曰留，彼曰往。女謂男曰友友，又曰友二。

男謂女曰有助，謂娶曰換。野郎曰苦郎，那家曰扶閭，有心有意曰眉心眉意。扁擔曰閒，木曰肺，以榕木擔相贈曰送條閒肺榕，頭曰圖，有歌曰：「三十六圖羊，四十隻圖雞。」僮謂花瓣曰花脈，花朵曰花桃。亻█謂魚曰牛，不曰陷。有歌曰：「牛大陷到石頭邊。」謂兄曰表，來曰大。有歌曰：「表大便到木橫底，娘大便到木橫枝。」畬人謂火曰桃花溜溜，謂飯曰拐█農。瓊語有數種，曰東語，又曰客語，似閩音。有西江黎語，有士軍語，地黎語。地黎稱峒名有三字者，如那父爹、陀橫大、陀橫小之類。有四字者，如曹奴那紐、曹奴那勸、曹奴那累之類。有六字者，如從加重伯那針、從加重伯那六、從加重伯那扌等之類。有七字者，如從加重伯那白吾之類。其山多曰鷓鴣啼，村多曰荔枝。廣州語多與吳趨相近，如須同蘇，逃同徒，豪同涂，酒同走，毛同無，早同祖，皆有字有音。潮州或無字有音，德慶亦然。新會音多以平仄相易，如通作痛，痛作通。東莞則謂東曰凍，以平為去，謂莞曰官，以上為平。香山謂人曰能，番禺謂人曰寅，東莞之南頭謂刀曰多，增城謂屋曰竈，廣州謂父又曰爸，母曰█爾。或以阿先之，亦曰亞。兒女排行亦先之以亞，謂視不正曰乜斜，乜音█芊。射覆曰估，以刀削物曰卑刂，音批。細切物曰粟刂，音速。削去物曰{敝力}，音撇。食飽曰Ｅ１８，音救。以鼻審物曰嗅，許用切。謂多曰夠，少曰不夠，音遘。謂無尾曰Ｅ１７，音掘，謂人無情義者亦曰Ｅ１７。謂腿曰Ｅ１９，音彼，髀也。以手搓物曰挪，音儺。以手按物曰捺，難入聲。以拳加物曰Ｅ２０，音釵。以手覆物曰揞，庵上聲。以指爬物曰扌█，烏寡切。般運曰扌連，連上聲。積腐穢曰扌█Ｅ２１，漱口曰敕口，敕音朔。謂人愚曰█畏█妥，怒目視人曰Ｅ２２，音利。謂田多少曰幾█令，肉動曰Ｅ２４，音徹。瘡腫起曰Ｅ２３，興去聲。以足移物曰█發，裸體曰<身國><身力>。音赤歷。不謹事曰邋遢，鼻塞曰鼻<鼻邕>，音甕。露大齒曰<齒包>牙。新婦入門，使親屬老婦迎之曰█台步。是夕夫婦同牢食，曰暖房飯。次早見舅姑親屬，獻幣、帛、█、履，曰荷惠。冬至圍爐而食，曰打邊爐。元夕黏詩藏謎，以示博物通微，曰打燈。以鴿翎貫皮錢踢之，曰踢<毛█>，<毛█>亦曰燕。謂雲腳疏直曰風路。不知人之來歷，曰不知風路。龍門謂娶婦時置酒延賓以迎之，曰接路，高要人謂婿曰郎家，女巫曰鬼<先母>。

○講學

甘泉翁嘗謂陽明，昔夫子憂學之不講，夫講必有同不同，不必同所以求其同也，然後義理生焉。如彼二磨，其齒不齊，然後粟米出焉。故天地之所以能化生萬物者，以陰陽變合之不齊也。翁平生好游，所至輒與士大夫講學，年八十九十時，兩至衡岳，輿櫬相隨，不為首丘之計，轍經道旁，觀者如堵牆，稱為聖人復出，爭拜門下。先生繼往開來之心，為日不足，九十有五，猶懸桶於門以求規益，使天再假之年，敢自一息滿足乎哉。

○皇明通紀之謬

東莞陳清瀾所輯《皇明通紀》，謂李空同宦江西時，與宸濠交歡，借勢誣善，奏罷布政使鄭岳之官。及濠事敗，以交通係獄，禁錮終身焉。夫既與濠交歡矣，又借其勢可罷人之官，而又一時自罷其官者何耶。濠之被俘，而詞引空同，亦宿憾之所致也。賴見素林

公持法不阿，遂已之。未嘗逮係，其曰係獄禁錮皆無之，陳蓋得之傳聞之誤耳。考霍文敏為吏部侍郎，雅好空同，嘗與諸公議於朝堂曰：「宋儒謂歐陽修今之韓愈也。若李獻吉者，非今之韓愈乎？使之終老林下，得毋後世訛議吾輩耶。」諸公然之。文敏因疏薦，上命吏部起用，未果行，然文敏誠空同之知己矣。

第十二卷 詩語

詩始楊孚

漢和帝時，南海楊孚字孝先，其為《南裔異物贊》，亦詩之流也。然則廣東之詩，其始於孚乎？而孝惠時，南海人張買侍游苑池，鼓棹為越謳，時切諷諫。晉時，高州馮融汲引文華士與為詩歌。梁曲江侯安都為五言詩，聲情清靡，數招聚文士，如陰鏗、張正見之流，命以詩賦，第其高下，以差次賞賜之。此皆開吾粵風雅之先者，至張子壽而詩乃沛然矣。

○曲江詩

東粵詩盛於張曲江公。公為有唐人物第一，詩亦冠絕一時。玄宗嘗稱為文場元帥，謂公所作，自有唐名公皆弗如，朕終身師之，不得其一二雲。而公為人虛公樂善，亦往往推重詩人。為荊州時，辟孟浩然置幕府，又嘗寄羅衣一事與太白。故太白有答公寄羅衣及五月五日見贈詩，而王摩詰有「終身思舊恩」之句，浩然則有陪公遊宴諸篇。三子者，皆唐詩人第一流，他人鮮知羅致，獨公與之相得。使玄宗終行公之道，不為小人讒間，則公之推誠薦引以為國家經綸之用者，又豈惟詩人而已哉！劍閣蒙塵，始Ｅ２５然追念，噫嘻！亦已晚矣。少陵云：「受諫我今日，臨危憶古人」，蓋謂公也。丘文莊言：「自公生後，五嶺以南，山川燁燁有光氣」。信哉！

○陳琴軒詩

東莞陳琴軒先生璉，當永樂初，鋪張國家威德，為平安南、巡狩、平羌三頌及鐃歌鼓吹曲十二篇以獻。上大嘉悅，即以滁州守超擢西蜀憲使。文人之遇，視漢相如有過焉。

○羅勉夫詩

順德有羅彪音，字勉夫，永樂時，常游京師。有一王府命工人圖鬆，當成，彪見之，書題鬆詩一首。工人重其絹無以復，遂論彪污圖狀於王。王目彪詩，奇其才，令給筆札復試之，彪受令頃刻奏。王悅，置酒飲彪，留為上客。彪頓首謝曰：「今俊旄列裾大王之門，不可勝數，臣愧乏枚、路之才，無為菟園重聲價也。且臣南人不能久客茲土，願乞骨骸歸。」王厚賜遣之。蓋亦儻蕩奇節士雲。

○神童詩

明初，惠來有蘇福者，八歲能屬文，舉童子科赴京，以年小令還裡中。有司給廩米，未幾病卒，年十四。所著有詠月三十首，其《初一夜月》云：「氣朔盈虛又一初，嫦娥底事半分無。卻於無處分明有，渾是先天太極圖。」[redacted]州謂末二句即湛甘泉亦說不到。論者謂維岳降神，以惠來地方百里，襟海[redacted]山，有鍾靈孕秀，亦非偶然。但其發洩太早，故享年亦促。譬之朝華之草，夕而零落，理固然耳。《中庸》云：「苟不固聰明睿知。」乃知聖人未嘗不神。然惟其固，所以聖也，猥謂海濱氣薄不能容，豈定論哉！福入惠來鄉賢祠。年十四而俎豆宮牆，亦天下之所希者。

○白沙詩

白沙先生善會萬物為己，其詩往往漏泄道機，所謂吾無隱爾。蓋知道者，見道而不見物，不知道者，見物而不見道。道之生生化化，其妙皆在於物，物外無道。學者能於先生詩深心玩味，即見聞之所及者，可以知見聞之所不及者。物無愛於道，先生無愛於言，不可以不察也。先生嘗謂人，讀其詩止是讀詩，求之甚淺，苟能諷詠千週，神明告人，便有自得之處。龐弼唐雲，白沙先生詩，心精之蘊於是乎泄矣。然江門詩景，春來便多，除卻東風花柳之句，則於洪鈞若無可答者，何耶？蓋涵之天衷，觸之天和，鳴之天籟，油油然與天地皆春，非有所作而自不容已者矣。然感物而動，與化俱徂，其來也無意，其去也無跡，必一一記其影響，則亦瑣而滯矣。此先生之所以有詩也。

粵人以詩為詩自曲江始，以道為詩自白沙始。白沙之言曰：「詩之工，詩之衰也。率吾情盎然出之，匹夫匹婦胸中自有全經，此風雅之淵源也。彼用之而小，此用之而大，存乎人。天道不言，四時行，百物生，焉往而非詩之妙用。」此白沙詩之教也。甘泉嘗撰白沙詩教以惠學者，然學白沙者難為功，學曲江者易為力。曲江以人，而白沙以天。詩至於天，嗚呼至矣。

○區海目詩

嶺南詩自張曲江倡正始之音，而區海目繼之。明三百年，嶺南詩之美者，海目為最，在泰泉、蘭汀、侖山之上，其集有《前使》、《後使》二編及《海目詩選》行世。而虞山錢氏不獲見之，此《列朝詩集》之憾事也。陳雲淙云：海目太史之為詩也，濬南園五先生之源，而匯梁、黎諸公之流，蓋雅道莫尚已。其謁張文獻祠云：「一代孤忠在，千秋大雅存。詩才推正始，相業憶開元。曝日陳金鑒，蒙塵想劍門。更吟羽扇賦，搖奪不堪論。」即此一篇已工絕。海目有二子，啟圖、叔永，皆能嗣其音響。予嘗與為雅約社，並序其詩，俾世之言詩者知吾粵，言粵詩者知區氏焉。

○黎美周詩

美周詩五古最佳，有古俠士磨劍歌云：「十年磨一劍，繡血看成字。字似仇人名，難堪醉時視」。結客少年場云：「生兒未齊戶，結客少年場。借問結交人，不數秦舞陽。泣者高漸離，深沉者田光。醉者名灌夫，美者張子房。感恩思報仇，相送大道傍」。其困守虔州臨危時，擊劍扣弦，高吟絕命。有云：「壯士血如漆，氣熱吞九邊。大地吹黃沙，白骨為塵煙。鬼伯舔復厭，心苦肉不甜」。一時將士聞之，皆為之袒裼爭先，淋漓飲血，壯氣騰湧，視死如歸。以視李都尉兵盡矢窮，委身降敵，韋韝椎結，對子卿泣下沾襟，相去何啻天壤哉！美周又有花下口號云：「生平不事求神仙，願上東海求仙船。童男童女各三千，教之歌舞及管弦。逍遙行樂二十年，遂令婚配同力田。可得萬人馳九邊，大雪國恥銘燕然。老夫鬢眉圖凌煙，結屋花國臨酒泉。名儒俠客列四筵，等閒詩賦人爭傳，乞得一字十萬錢」。此篇予亦愛之，是皆不失英雄本色。他體彷彿西昆，則傷於綺靡矣。

黎美周嘗客揚州，於鄭氏影園與詞人即席分賦《黃牡丹》七律十章，已糊名殿最，錢牧齋拔美周第一。鄭氏以書報曰：「君已錄牡丹狀頭矣」。以二金[redacted]賚之。其後美周過吳下，人皆稱牡丹狀元。其詩有曰：「月華蘸露扶仙掌，粉汗更衣染御香。」又曰：

「燕銜落蕊成金屋，鳳蝕殘釵化寶胎」，皆麗句也。是時鄺湛若亦賦《赤鸚鵡》七律十章，其句有云：「舞愛玉環低絳袖，歌憐樊素囀朱櫻」。又曰：「飛瓊閬苑乘朱霧，小玉璇宮化紫煙」。一時人士傳誦，有黎牡丹、鄺鸚鵡之稱。

○鄺湛若詩

湛若南海人，名露，少工諸體書。督學使者以恭寬信敏惠題校士，湛若五比為文，以真、行、篆、隸、八分五體書之，使者黜置五等，湛若大笑棄去。縱游吳楚燕趙之間，賦詩數百章，才名大起。歲戊子，以薦得擢中書舍人。庚寅，奉使還廣州。會敵兵至，與諸將戮心死守，凡十閱月城陷。幅巾抱琴將出，騎以白刃擬之。湛若笑曰：「此何物，可相戲耶！」騎亦失笑。徐還所居海雪堂，環列古奇器圖書於左右，嘯歌以待騎入，竟為所害。為人好恢諧大言，汪洋自恣，以寫其牢騷不平之志，或時清談緩態，效東晉人風旨，所至輒傾一座。至為詩，則憂天憫人，主文譎諫。若七哀述徵之篇，雖《小雅》之怨誹，《離騷》之忠愛，無以尚之。其當事君行去：「不啞吞炭漆為厲，殿屎入梁，匍匐入廁。更音易貌心苦悲，良友斷腸，妻不與知。百年意氣生命促，不斬君衣，何能瞑目。主讎未報白日逋，亮為國士，安得完膚。身無完膚讎未報，斬衣流血徒草草。褫仇之魄，以愧二心。臣命不如，臣心已窮。」蓋可以見其志矣。子鴻，字劇孟，亦負不羈之才。年二十餘，能詩及擊劍。先時丙戌之變，率北山義旅千餘，戰敵於廣州東郊死之，得贈錦衣千戶。父子皆烈士也，而世徒以為風流曠達詩人也，噫！

○僧祖心詩

祖心博羅人，宗伯韓文恪公長子。少為名諸生，才高氣盛，有康濟天下之志。年二十六，忽棄家為僧，禪寂於羅浮、匡廬者久之。乙酉至南京，會國再變，親見諸士大夫死事狀，紀為私史。城邏發焉，被拷治慘甚，所與游者忍死不一言，傅律殊死既得減，充戍瀋陽。痛定而哦，或歌或哭，為詩數十百篇，命曰《剩詩》。其痛傷人倫之變，感慨家國之亡，至性絕人，有士大夫之所不能及者。讀其詩而君父之愛油然以生焉。蓋其人雖居世外，而自喪亂以來，每以氵典氵忍苟全，不得死於家國，以見諸公於地下為憾。而其弟[redacted]、[redacted]、驪以抗節，叔父日欽，從兄如琰，從子子見、子亢以戰敗，寡姊以城陷，妹以救母，[redacted]婦以不食，驪婦以飲刃，皆死。即僕從婢媵，亦多有視死如歸者。一家忠義，皆有以慰夫師之心。嗟夫！聖人不作，大道失而求諸禪。忠臣孝子無多，大義失而求諸僧。春秋已亡，褒貶失而求諸詩。以禪為道，道之不幸也。以僧為忠臣孝子，士大夫之不幸也。以詩為春秋，史之不幸也。《剩詩》有曰：「人鬼不容發，安能復遲遲。努力事前路，勿為兒女悲」。又曰：「地上反淹淹，地下多生氣」。嗚呼！亦可以見其志也矣。

○零丁山人詩

山人姓李名正，字正甫，番禺諸生也。丙戌城破，其父乃於兵難。山人乃髡首，名今日僧，[redacted]居零丁之山。遇哀至放聲曼歌，歌文文山正氣之篇，歌已而哭，哭復歌，四顧無人，輒欲投身大洋以死，與崖門諸忠烈魂同游。既又自念吾布衣之士耳，與其死於父，何如生於君，死於父則無子，斯死父矣，生於君則有臣，其尚可以致吾之命，而遂吾之志也乎！於是棄僧服而返。性好獨坐，然亦非

習為禪觀者。一室深閉，人莫知其所為，竊窺之，每一[redacted]發，即以紙錢包裹，具衣冠上山焚去，哭之嗚咽。試問之，則曰：「吾發欲還之父母也。全歸之未能，故傷之耳」。酒酣慷慨為詩，有曰：「身當病後哀歌短，家自亡來骨肉輕」。又曰：「多病一身堪久客，故園諸弟尚重圍」。又曰：「夜夜哀魂同夢父，年年孤影愧稱兄」。又曰：「當天落日愁無影，到地悲風壯有聲」。皆悲酸慘絕，如猿吟鶴唳，不堪入耳。久之鬱鬱竟以死，年三十七。悲夫正甫，士之不幸其至此耶！生既無可奮其才，死而忠孝之心又不白，後之人其終以正甫為何如人耶！其為桑門也，臣之終，其棄桑門也，子之始。終始之間，嗚呼！難言之矣。正甫一字零丁，零丁亦大洋名，自文文山一至，數百年乃有正甫以哀歌招其魂魄，文山其亦幸矣哉！

○張璩子詩

東莞張璩子家珍，年十六，從其兄文烈公起兵。常得良馬絕愛之，摧鋒陷堅陣，數有奇功。馬死，璩子哭之慟，葬於龍門山中。既十年所，忽夜夢馳驅如昔，悲鳴戀戀，覺而為詩弔之。其辭云：「久失飛黃馬，空餘血戰衣。可憐橫草後，不得裹屍歸。力盡猶追敵，功高幾潰圍。年來生髀肉，夢爾淚頻揮」。

○屈氏詩譜

洪武初，予八世從祖諱仲舒者，以元帥府總護出鎮紫荊，有詩云：「塞上風霜舊，軍中號令新。枕弓頭印月，臥甲臂生鱗。慷慨酬明主，忠勞致此身。狼居封有日，歸賀太平春」。十二世祖滄洲處士諱氵英，著有《草蟲鳴砌集》。十五世伯祖博翁處士諱群策，有《來薰書院集》。翁耆年碩學，高曠絕倫，白沙嘗過其家，書「背處從他冷笑，眼前任我清狂」二語贈之。甘泉想慕其風，自京師寄酒一尊，翁答詩云：「野老何堪太史情，醇醪分注玉壺清。天生我有江湖興，獨自推篷對月傾」。其子青野翁諱某，嘗與諸從結社龍山，著有《交翠軒集》。龍山在番禺水門鄉，林泉幽邃，於沙亭相近，南臨獅海，東接虎門，天氣晴明，羅浮隱隱可見，翁甚樂之。有琴曰一天秋日，撫弄以自娛。白沙題句云：「鑿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

○屈道人歌

南海陳喬生常作《屈道人歌》見贈，有曰：「雲中龍變化，隱隱見其鱗。支公與林師，彷彿雲一人。方袍白足彩蘭蕙，僧伽未必非靈均」。方是時，予雖棄沙門服，猶稱屈道人，不欲以高僧終而欲以高士始。故喬生言之若此。

○詩社

廣州南園詩社，始自國初五先生。越山詩社，始自王光祿漸逵、倫祭酒以訓。浮丘詩社，始自郭光祿[redacted]、王光祿學曾。訶林淨社，始自陳宗伯子壯，而宗伯復修南園舊社，與廣州名流十有二人唱和。葉石洞云：東廣好辭，縉紳先生解組歸，不問家人生產，惟賦詩修歲時之會，粵人故多高致乃爾。粵詩自五先生振起，至黃文裕而復興。陳雲淙云：太史公謂齊魯文學其天性，粵於詩則有然矣。我國家以淮甸為豐鎬，則粵應江漢之紀，風之所為首二南也。五先生以勝國遺佚，與吳四杰、閩十才子並起，皆南音，風雅之功，於今為烈。歐楨伯云：明興，天造草昧，五嶺以南，孫[redacted]、黃

哲、王佐、趙介、李德五先生起，軼視吳中四杰遠甚。百餘年來，經術貴而聲詩絀。一振於弘治、正德，大都三河東西秦之產，淮南江左稍稍響應。當世宗皇帝時，泰泉先生崛出南海，其持漢家三尺，以號令魏晉六朝，而指揮開元大歷，變椎結為章甫，辟荒剃穢於炎徼，功不在陸賈、終軍下也。楨伯與梁蘭汀、李青霞、黎瑤石皆泰泉門人，其詩正大典麗，澤於風雅，蓋得其師所指授。楨伯、蘭汀常以詩盛稱京師，於鱗、元美輩欲連為八才子，旋以八才子中粵居其二，心嫉之，且楨伯又非甲科，乃舍楨伯。王敬美云：嶺南故多嫻於文辭，而歐先生為最，俯一第不足拾取，竟以常調為文學掌故。故事，掌故歷郡國學，即止不復遷。歐先生所歷皆上考，遂破選人格，為國學掌故。居久之，將選入中秘，弗果，已遂遷為廷尉平。上下百年內，徐迪功由廷尉平左遷博士，歐先生由博士右遷廷尉平，相望兩人耳。夫物不有以少為貴乎？自先生用掌故得廷尉平，天下以為少而貴之。其學無所不窺，而比事屬辭，壹稟於古，直溯建安大歷而上之。而元美則謂瑤石五言古，自建安而下逮梁陳，靡所不出入，和平麗爾。七言歌行，有盧、楊、沈、宋之韻。近體氵風[redacted]，全盛遺響。誠徵其辭而奏之肉，葉以正始，鏗然而中宮商，蓋十得八九矣。知言哉！瑤石後有區海目者，直追初唐，置大歷以下不復道。論者謂明興，前後七子稱詩，號翰林為館閣體。海目始力[redacted]浮靡，還之風雅，其《前使》、《後使》二集，雖使燕、許復生，亦不能有所加損。其論詩有云：弘正間，力驅宋元還之古，始合者什一。近世求多於古，自用我法，未免恣睢於情之中，而決裂於格之外，按之而不合節，歌之而不成聲。其子啟圖亦云：國朝之文章，自北地以還，歷下繼之，盛於嘉隆而即衰於嘉隆。其病在誇大而不本之性情，率意獨創而不師古，遂使唐、宋、昭代畛分為三，聲氣之元，江河不返。此皆篤論也。啟圖能承家學，與李煙客、羅季作、歐子建、鄺湛若四五公者唱和，其雄才絕力，皆可以開闢成一家，而兢兢先正典型，弗敢隕越。所著悉溫厚和平，光明麗則，絕不為新聲野體、淫邪佻蕩之音，以與天下俱變，是皆嶺南之哲匠也。慨自申、酉變亂以來，士多哀怨，有鬱難宣，既皆以蜚[redacted]為懷，不復從事於舉業，於是祖述風騷，流連八代，有所感觸，一一見諸詩歌。故予嘗與同里諸子為西園詩社，以追先達，然時時討論，亦自各持一端。有舉湛若之言者曰。詩貴聲律，如聞中宵之笛，不辨其詞，而繞雲流月，自是出塵之音。王說作則謂，君等少年，如新華乍開，光豔動人，然不久當落耳。必斂華就實，如果熟霜紅，甘美在中，悅目不足，而適口有餘，乃可貴也。湛若之言尚華，說作之言務實，合而一之，斯為有體有用之作。噫嘻！吾其勉之而已。

○寶安詩錄

明興，東莞有鳳台、南園二詩社，其詩頗得源流之正。琴軒陳公璉嘗為《寶安詩錄》，自宋元以至國初。其後祁方伯順，增損為《前集》。自琴軒至方伯時得數十人，為《後集》。外郡士大夫有為寶安作者，亦因其舊增附焉。吾粵諸邑，惟東莞詩有合集，區啟圖嘗梓同鄉先輩選詩曰《嶠雅》，凡五百餘家，其書未成。予撰《嶺南詩選》前後集，前集自唐開元至明萬曆，後集自萬曆至今，人各有傳，仿《列朝詩集》之體。積二十年亦未有成書，可歎也。

○粵歌

粵俗好歌，凡有吉慶，必唱歌以為歡樂，以不露題中一字，語多雙關，而中有掛折者為善。掛折者，掛一人名於中，字相連而意不相連者也。其歌也，辭不必全雅，平仄不必全葉，以俚言土音襯貼之，唱一句或延半刻，曼節長聲，自回自復，不肯一往而盡，辭必極其豔，情必極其至，使人喜悅悲酸而不能已已，此其為善之大端也。故嘗有歌試，以第高下，高者受上賞，號為歌伯。其娶婦而親迎者，婿必多求數人與己年貌相若而才思敏給者，使為伴郎。女家索攔門詩歌，婿或捉筆為之，或使伴郎代草。或文或不文，總以信口而成，才華斐美者為貴。至女家不能酬和，女乃出[redacted]。此即唐人催妝之作也。先一夕，男女家行醮，親友與席者或皆唱歌，名曰坐歌堂。酒罷，則親戚之尊貴者，親送新郎入房，名曰送花。花必以多子者，亦復唱歌。自後連夕親友來索糖梅啖食者，名曰打糖梅，一皆唱歌，歌美者得糖梅益多矣。其歌之長調者，如唐人連昌宮詞、琵琶行等，至數百言千言，以三弦合之，每空中弦以起止，蓋太族調也，名曰《摸魚歌》。或婦女歲時聚會，則使瞽師唱之，如元人彈詞曰某記某記者，皆小說也，其事或有或無，大抵孝義貞烈之事為多，竟日始畢一記，可勸可戒，令人感泣沾襟。其短調踼歌者，不用弦索，往往引物連類，委曲譬喻，多如《子夜》《竹枝》。如曰：「中間日出四邊雨，記得有情人在心」。曰：「一樹石榴全著雨，誰憐粒粒淚珠紅」。曰：「燈心點著兩頭火，為娘操盡幾多心」。曰：「妹相思，不作風流到幾時。只見風吹花落地，那見風吹花上枝」。《蜘蛛曲》曰：「天旱蜘蛛結夜網，想晴只在暗中絲」。又曰：「蜘蛛結網三江口，水推不斷是真絲」。又曰：「妹相思，蜘蛛結網恨無絲。花不年年在樹上，娘不年年作女兒」。《竹葉歌》曰：「竹葉落，竹葉習，無望翻頭再上枝。擔傘出門人叫嫂，無望翻頭做女時」。《素馨曲》曰：「素馨棚下梳橫髻，只為貪花不上頭。十月大禾未入米，問娘花浪幾時收」。凡村落人奴之女，嫁日不敢乘車，女子率自持一傘以自蔽。既嫁，人率稱之為嫂。此言女一嫁不能復為處子，猶士一失身，不能復潔白也。梳橫髻者未笄也，宜笄不笄，是猶不肯在花棚上也。十月熟者名大禾，歲晏而米不入，花浪不收，是過時而無實也。此刺淫女，亦以喻士之不及時修德，流蕩而至老也。」有曰：「大姐姐，分明大姐大三年。擔凳井頭共姐坐，分明大姐坐頭邊」。言女嫁失時也，妹自愧先其姊也。有曰：「官人騎馬到林池，斬竿筋竹織筲箕。筲箕載綠豆，綠豆喂相思。相思有翼飛開去，只剩空籠掛樹枝」。刺負恩也。有曰：「一更雞啼雞拍翼，二更雞啼雞拍胸。三更雞啼郎去廣，雞冠沾得淚花紅」。有曰：「歲晚天寒郎不回，廚中煙冷雪成堆。竹篙燒火長長炭，炭到天明半作灰」。有曰：「柚子批皮瓤有心，小時則劚到如今。頭髮條條梳到尾，鴛鴦怎得不相尋」。有曰：「大頭竹筍作三椏，敢好後生無置家。敢好早禾無入米，敢好攀枝無晾花」。敢好者，言如此好也。其蛋女子蕩恣，如吳下唱楊花者曰綰髻，有謠曰：「清河綰髻春意鬧，三十不嫁隨意樂。江行水宿寄此生，搖櫓唱歌槳過[redacted]」。槳者，搖船也，亦雙關之意。[redacted]者，覺也。如此類不可枚舉，皆以比興為工，辭纖豔而情深，頗有風人之遺。而彩茶歌尤善。粵俗，歲之正月，飾兒童為采

女，每隊十二人，人持花籃。籃中然一寶燈，罩以絳紗，以为為大圈，緣之踏歌。歌十二月彩菜，有曰：「二月彩茶茶發芽，姐妹雙雙去彩茶。大姐彩多妹彩少，不論多少早還家。」有曰：「三月彩茶是清明，娘在房中繡手巾。兩頭繡出茶花朵，中央繡出彩茶人」。有曰：「四月彩茶茶葉黃，三角田中使牛忙。使得牛來茶已老，彩得茶來秧又黃」。是三章則幾於雅矣。東莞歲朝，貿食嫗所唱歌頭曲尾者，曰湯水歌。尋常瞽男女所唱多用某記，其辭至數千言，有雅有俗，有貞有淫，隨主人所命唱之。或以琵琶蓁子為節，兒童所唱以嬉，則曰山歌，亦曰歌仔，多似詩餘音調，辭雖細碎，亦絕多妍麗之句。大抵粵音柔而直，頗近吳越，出於唇舌間，不清以濁，當為羽音。歌則清婉溜亮，紆徐有情，聽者亦多感動。而風俗好歌，兒女子天機所觸，雖未嘗目接詩書，亦解白口唱和，自然合韻。說者謂粵歌始自榜人之女，其願辭不可解，以楚語譯之，如「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則絕類《離騷》也。粵固楚之南裔，豈屈、宋流風，多洽於婦人女子歟！

潮人以土音唱南北曲者，曰潮州戲。潮音似閩，多有聲而無字，有一字而演為二三字，其歌輕婉，閩、廣相半。中有無其字而獨用聲口相授，曹好之以為新調者，亦曰畬歌。農者每春時，婦子以數十計，往田插秧，一老撾大鼓，鼓聲一通，群歌競作，彌日不絕，是曰秧歌。南雄之俗，歲正月，婦女設茶酒於月下，罩以竹箕，以青帕覆之，以一箸倒插箕上，左右二人扌連之作書，問事吉凶，又畫花樣，謂之踏月姊。令未嫁幼女，且拜且唱，箕重時，神即來矣，謂之踏月歌。長樂婦女，中秋夕拜月，曰[redacted]月姑，其歌曰月歌。蛋人亦喜唱歌，婚夕兩舟相合，男歌勝則牽女衣過舟也。黎人會集，則使歌郎開場，每唱一句，以兩指下上擊鼓，聽者齊鳴小鑼和之。其鼓如兩節竹而腰小，涂五色漆，描金作雜花，以帶懸繫肩上。歌郎畢唱，歌姬乃徐徐唱，擊鼓亦如歌郎。其歌大抵言男女之情，以樂神也。

東西兩粵皆尚歌，而西粵土司中尤盛。鄺露云：峒女於春秋時，布花果笙簫於山中，以五絲作同心結，及百紐鴛鴦囊帶之。以其少好者，結為天姬隊。天姬者，峒官之女也。餘則三五彩芳於山椒水湄，歌唱為樂。男子相與蹋歌赴之，相得則唱讠州終日，解衣結襟帶相遺以去。春歌正月初一、三月初三，秋歌八月十五。其三月之歌曰浪花歌。趙龍文云：亻[redacted]俗最尚歌，男女雜[redacted]，一唱百和。其歌與民歌皆七言而不用韻，或三句，或十餘句，專以比興為重，而布格命意，有迴出於民歌之外者。如云：「黃蜂細小螫人痛，油麻細小炒仁香」。又云：「行路思娘留半路，睡也思娘留半牀」。又云：「與娘同行江邊路，卻滴江水上娘身。滴水一身娘未怪，要憑江水作媒人」。亻[redacted]語不能盡曉，為箋譯之如此。修和云：狼之俗，幼即習歌，男女皆倚歌自配。女及笄，縱之山野，少年從者且數十，以次而歌，視女歌意所答，而一人留，彼此相遺。男遺女以一扁擔，上鐫歌詞數首，字若蠅頭，間以金採花鳥，沐以漆精使不落。女贈男以繡囊錦帶，約為夫婦，乃倩媒以蘇木染檳榔定之。婚之日，歌聲振於林木矣。其歌每寫於扁擔上，狼扁擔以榕為之。又以五彩<齒介>作方段，<齒介>處文如鼎彝，歌與花鳥相間，或兩頭畫龍。亻[redacted]則以布刀寫歌，布刀者，織具也。亻[redacted]人不

用高機，無箸無枝，以布刀兼之。刃用山木，形如刀，長於布之闊，銳其兩端，背厚而扌[redacted]，如弓之弧，刃如弦而薄，刳其背之腹以納緯，而{宛心}其銳，而吐之以當梭。緯既吐，則兩手攀其兩端以當箸也。歌每書於刀上，間以五採花卉，明漆沐之，以贈所歡。僮歌與狼頗相類，可長可短，或織歌於巾以贈男，或書歌於扇以贈女。其歌亦有《竹枝歌》，舞則以被覆首為桃葉舞。有詠者云：「桃葉舞成鶯[redacted]見，竹枝歌就燕呢喃」。

○采詩歌

古者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采詩，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吾越婦女，雅好為歌，謠詩多有發情止禮義，可以傳於後世者。蓋教婦人女子，莫善於詩。誠得老婦彩之以獻，如古之制，使閨門之內，無上下貴賤，皆用其風之正者，被諸管弦，一歌一詠，以陶淑性情，斯亦王化之一助也。考《風》之正者始《關雎》，而為文王妾媵之所作。文王善用其情，而宮中之人知之，未得淑女，則寤寐輾轉以思，已得則琴瑟以友，鐘鼓以樂，非文王不能有此敦篤，非宮中之人，不能形容其風流。古之婦人女子能詩見錄於聖人者，以此為首矣。然則詩歌者，婦人女子之事，所貴乎貞，貞斯可傳而已矣。

第十三卷 藝語

白沙書

白沙先生善書，其《書說》曰：「予書每於動上求靜，放而不放，留而不留，此吾所以妙乎動也。得志弗驚，厄而不憂，此吾所以保乎靜也。法而不囿，肆而不流，拙而愈巧，剛而能柔，形立而勢奔焉，意足而奇溢焉，以正吾心，以陶吾情，以調吾性，此吾所以游於藝也」。甘泉云：「先生初年墨跡，已得晉人筆意，而超然不拘拘形似，如天馬行空，步驟不測。晚年造詣益自然，自謂吾書熙熙穆穆。有詩云：神往氣自隨，氤氳覺初沐。夫書而至於熙熙穆穆，豈非超聖入神，而手與筆皆喪者乎？此與勿忘勿助之間，同一天機，非神會者不能得之。學者因先生之書以得夫自然之學，毋徒役耳目於翰墨之間，斯為可貴焉耳」。甘泉亦善書，常與鄭氏詩云：「孔新愛我字，字者心之畫。心苟有神妙，不畫亦自得。由畫以得心，立造神妙域。氤氳初沐時，太和未鳥跡。吾欲斬茅根，同子坐端默」。

白沙晚年用茅筆，奇氣千萬丈，峭削槎■牙，自成一家，其縛禿管作擘窠大書尤奇。諸石刻皆親視工為之，故慈元廟、浴日亭、莊節婦諸碑，粵人以為寶。甘泉亦能大書，南京燕子磯有「天空海闊」四字，刻絕壁上，旁一詩有云：「新秋窈窕題詩還」。其梅關、五仙觀、浴日亭三碑，人爭扌■之。吾粵先輩多善書。有趙東台者，於訶林書「梁唐嘉樹」四大字。而黎瑤石於錦石山書「華表石」三大字，大徑丈餘，人皆以為神筆。瑤石真、草、篆、隸皆善。文徵明嘗語人云：「書法嗣吾後者，惟敬也」。卒後，有購其一紙，輒出數金。高麗使至，必求其筆跡以歸。鄺湛若八分絕得漢法，楷書仿顏氏家廟碑，自書所撰詩集，使工刻之，卷首篆「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八字。東莞週一士，以二王楷書書五老園稿，字若指頭大，遒媚可愛，得之者珍猶美璧也。

○諸家畫品

白沙字，李子長畫貓，梁市南、陳全人白描佛相人物，袁道生山水，黎叔寶印章，黃仲亨印紐，皆粵東之所貴也。尹伯陽花鳥，能曲盡其情狀，稍惜筆重耳。凡寫生必須博物，久之自可通神。古人賤形而貴神，以意到筆不到為妙。粵東以翎毛名者頗眾，若呂紀、林良、張穆之皆神氣生動，不甚著意，設色如生，故可貴。林良祖黃筌、邊景韶，而枯榮之態、飛動之勢似過之。章皇帝嘗召良為待詔，一時畫苑稱雄。若馬遠以山水，劉鑒、陳瑞以鬆，鍾雪舫以春草，皆自以為不及。白沙有《題林良林塘春曉圖》云：「煙飛水宿自成群，物性何嘗不似人。得意乾坤隨上下，東風醉殺野塘春。」亦貴之也。有官能者，香山千戶所小旗，生有巧思，欲與林良抗衡，所畫鱗鬣亦精絕。又有張千戶善畫鬆，白沙有歌云：「張侯畫鬆人不識，鬆不畫橫惟畫直。上乾青霄下盤石，倒卷蒼龍二千尺。神物安可留屋壁，變化虛空了無跡，不然恐遭雷斧辟。左手執弓右持戟，取勝無過萬人敵。侯莫畫鬆費筆力，張千戶鬆不多有」。觀此歌，亦可想見其妙矣。穆之尤善畫馬，嘗畜名馬曰銅

龍，曰雞冠赤，與之久習，得其飲食喜怒之精神與夫筋骨所在，故每下筆如生。嘗言韓乾畫馬，骨節皆不真，惟趙孟[redacted]得馬之情，且設色精妙。又謂駿馬肥須見骨，瘦須見肉，於其骨節長短，尺寸不失，乃為精工。又謂馬相在骨，其腹前有兩蘭筋，嘗微動者則良。前蹄後有灶，謂之寸金。馬奔馳時，後蹄能擊到寸金，謂之跨灶。跨高一寸者為駿，低者次之。寸金處常破損如豆大，有血流出不生毛，是為跨灶之驗。凡馬皆行一邊，左前足與左後足先起，而右前足右後足乃隨之，相交而馳，善騎者於鞍上已知其起落之處。若駿馬則起落不測，瞬息百里，雖欲細察之，恒不能矣。故凡駿馬之馳，僅以蹄尖寸許至地，若不沾塵然，畫者往往不能酷肖。穆之畫鷹及蘭竹亦善。他若寫山水者彭伯時、賴白水、英白石，花卉者趙裕子，蘭者楊憲卿，竹者梁森瑯、梁文震，皆一時高手。伯時名滋，性高簡，不輕為人作畫。嘗有豪貴奪其田，曰：「為我畫，即歸汝陽」。伯時唾之不為畫，卒棄其田。

○鼓琴

唐末，連州陳用拙善鼓琴，著有《琴籍》十卷，載琴家論議操名及古帝王名士善琴者，以古調無徵音，乃補新徵音，謂商即徵音雲。宋英德石汝礪亦善琴，所言樂律一以琴為準，著《碧落子琴斷》一卷，鄭樵最稱之。二書惜皆不傳。明南海陳元誠制六虛琴，准古協度，以雷張自況。白沙先生雅好琴，嘗夢撫石琴，其音泠泠，有一偉人笑謂曰：「八音中惟石音難諧，今子諧若是，異日其得道乎？」先生因自稱石齋。有詩云：「寄語了心人，素琴本無弦」。予為作《石琴歌》云：「端州白石天下稀，聲含宮商人不知。斲就瑤琴長四尺，輕如一片番流離。石音最是難調者，碧玉老人能大雅。由來太古本無弦，不是希聲知者寡。無弦吾欲並無琴，琴向高山流水尋。人籟豈如天籟好，空中寫出太初心」。石琴今在江門，碧玉老人，先生所自號也。

鄺湛若有琴曰「南風」，宋理宗物也，又有綠綺台，先朝武宗皇帝御琴，而唐武德年所制者也，其游輒與二琴俱。有西湖修琴社及琴酌送羽人詩，他所詠亦多言琴。平生喜畜古器玩好，貧則以質子錢家。俗謂質曰當，當主例付票以為驗，故湛若有前當票序、後當票序，視其目，皆奇器也。而二琴亦時出入質家，有詩云：「三河十上頻炊玉，四壁無歸尚典琴」。庚寅城破，以二琴及寶劍、懷素真績等環置左右而死，意若殉焉。越人莫不傷之，有為抱琴歌以弔者曰：「抱琴而死兮當告誰，吁嗟琴兮當知之」。湛若既殉難，綠綺台為馬兵所得，以鬻於市。惠陽葉錦衣見而歎曰：「噫嘻！是毅皇帝御琴也」。解百金贖歸。暇日泛舟豐湖，出以相示，予撫之流涕，因為長歌，有云：「中書乃自劉家得，似捧烏號淚沾臆。珍重君王手澤餘，大弦小弦日拂拭。時飛纖指理南風，彷彿重華見顏色」。又云：「城陷中書義不辱，抱琴西向蒼梧哭。嵇康既絕太平引，伯喈亦斷清溪曲。一縷腸縈寡女絲，三年血變鍾山玉。可憐此琴遂流落，龍唇鳳嗉歸沙漠。蔡女胡笳相慘淒，王昭琵琶共蕭索。歎君高義贖茲琴，黃金如山難比心。我友忠魂今有托，先朝法物不同沉。」

南海陳拾遺善琴，有一古琴，不知其斲自唐代也。有客為言，向於某家見此琴，刻有「大歷四年」四字，今底池旁惟新漆一方，

蓋舊漆剝去，字無存矣。於是拾遺欣然知琴之歲。為詩云：「端居珍所尚，三歎少知音。不遇丁年友，那稱大歷琴」。

○黃仲亨元刂玉

東莞黃貞仲亨，性絕巧，所制金石竹木諸弄物，及雕刻印紐，為天人、山鬼、螭虎、白澤、飛狐、曰、鳥，各依石玉之色，點黃綴白，一一天成。即瓦礫入手，亦生光怪。湛若有《元刂玉歌》云：「寶安山人黃仲亨，離奇坎[redacted]尤多能。文心賦手老莫展，乃與怪石爭[redacted]。有時得錢但沽酒，蛟螭盤拿入雙手。不知切玉與切泥，但見魚梟颯飛走」。南海有朱未央者，所摹秦漢印章亦古雅，於晶玉上作蠅頭真草字體，遒媚如二王，迅疾若風。

○刻印

陳喬生善篆刻，常為《四面石章賦》云：「印章之便者，莫如四面矣。六則妨持，兩則罕變，酌於行藏，四始盡善。若夫青田舊凍，美石勝玉，淨比菜心，潤同栗熟。磨之方正，角八面六，隨手皆安，平心各足。罔事螭蟠，奚容鬥覆。或方孔橫通，或混沌不竅。貫組何傷，待銘亦妙。小匠既治，名公始制。逖訪甘，何，邇推陳，魏。祖述秦漢，旁搜書契。龍信蠖屈，鳳儀虎勢。或蟲籀以間斯冰，或齋堂以參名氏，或陰文而配陽字，或道號而隆私記。油朱璀璨，鐵筆神麗。緩用勤拭。披文遊藝。故足貴也。彼夫刻意龜[redacted]，殫精綰紐，不解六書，徒作矯[redacted]柔。玩物喪志，亦孔之丑。吾無取焉」。

○制硯

陳中洲有小端硯，其賦有云：「水岩紫雲，硯惟此珍。誰其琢之，專諸巷人。堂似坳而非坳，池既鑿而未鑿。底欲刳而不刳，邊務擴而即擴」。四語盡硯式之妙。

○陳孟長瓦器

新會陳孟長，居崖門，稱高逸士。美周謂其人性巧嗜奇，每拾溝中零瓦，因其方圓，磨大[redacted]龍湊合，為盆盎瓶盂諸器，精雅絕倫。湛若謂孟長削竹為箸，琢瓦作釜，飾以箴銘，疾如風雨，使人得其精而忘其粗，尚其象而升其質，莫不以為異寶。其人深湛好書，工吟詠，尤善集古。能不自運，托古人以運，矢口成聲，隨觸生變，吻其新容，奪其故相，如出一口一時之語。以彼之才，托之於詩與物如此。天固以無用奇孟長，而孟長亦欲以無用自奇耶！

第十四卷 食語

谷

東粵少谷，恒仰資於西粵。西粵之貴縣尤多谷，然其地僻在山溪，稻田亦少，其谷多半出於東粵靈山。《廣州記》云：「交趾有駱田，仰潮水上下，是名雄田。其禾能風旱而早實」。今靈山亦交趾地也，土廣而人稀，美田彌望，無分高下，皆有水澤沮洳之潤。民務耕耘，尚畜牧，以牛之孳息為富。谷多不可勝食，則以大車載至橫州之平佛，而賈人買之，順烏蠻灘水而下，以輸廣州。蓋西粵之谷，亦即東粵之谷也。東粵自來多谷，志稱南方地氣暑熱，一歲田三熟，冬種春熟，春種夏熟，秋種冬熟。故交州有三田。又語曰：交人有三熟之禾，南海有九熟之禾。而其地邊於海洋者，田無淳鹵，潮汐之膏，魚蛤之肥，打秧而不薅草，大禾尤易生育。東粵固多谷之地也，然不能不仰資於西粵，則以田未盡墾，野多[redacted]萊，而游食者眾也。又廣州望縣，人多務賈與時逐，以香、糖、果、箱、鐵器、藤、蠟、番椒、蘇木、蒲葵諸貨，北走豫章、吳、浙，西北走長沙、漢口，其黠者南走澳門。至於紅毛、日本、琉球、暹羅斛、呂宋，帆踔二洋，倏忽數千萬里，以中國珍麗之物相貿易，獲大贏利。農者以拙業力苦利微，輒棄耒耜而從之。惟下番禺諸鄉，其俗微重樸勤，能盡地力，早禾田兩獲之。餘則蒔菜為油，種三藍以染紺，或樹黃姜、[redacted]麥，或蔓菁、番薯。大禾田既獲，則以海水淋[redacted]旱燒鹽。其平阜高岡，亦多有荻、蔗、吉貝、麻、豆、排草、零香、果[redacted]之植。民皆纖嗇筋力，以本業為孳孳。亦可謂地無廢壤，人無遊手者矣。然其谷亦不加多。往者海道通行，虎門無阻，閩中白艚、黑艚盜載谷米者，歲以千餘艘計，甚為廣人大患。今也邊禁既嚴，艚船稀至，而天下游食奇民，日以輻輳，若士宦，若工商，若卒徒白搶，若倡優游媚，增至數千百萬，咸皆以東粵為魚肉，恣其噬吞，如螻蟻之附羶，蠶之食葉，斯亦已耳。谷之所由以空乏，不其然歟！地雖膏腴，而生之者十三，食之者十七，奈之何而谷不仰資於西粵也。然今西粵頻年苦兵革，有司者罕以勸農為務，小民不以地著而安，服疇無人，死徙載道，而谷亦漸稀少矣。雖靈山產谷之地，其土沃，其水肥仁，亦且荒蕪彌望，有司者苟能給發官錢，為之治草廬，具牛種農器，使得各盡地利，則民之良者，猶不致玩巧而事末，而暴者亦可不務兼併，或去而椎剽為盜也。不則盡遷廣州招撫之盜以實之，使之屯墾荒田，以分其勢。無復仍居故土，寓盜於農，以為鄉閭患害。則亦足食一良策也。

東粵之稻多種，有曰香粳，粒小而性柔甚香，其紅者曰香紅蓮。有曰珍珠稻，粒圓而白，最早者曰六十日，種之六十日而熟，又曰蟬鳴稻。又有西風早、光早、烏早。最遲者曰芮稻，二月種至十月熟。曰界稻，十一月種至四月熟，界在兩年，亦曰三時稻。其出於徐聞、陽春、澄邁者曰香稻。出番禺者曰斜禾，與吉貝、茶、豆、胡麻雜植丘阜間，名曰種斜，粒白而長，亦絕香。而從化有赤黏、白黏、黃黏、花黏、薯粱黏、鷓鴣黏、深水蓮。糯則有黃、白、紅、麻四種。[redacted]更有餘[redacted]更、赤[redacted]更，宜作餈餌。皆谷品之良

者。其生畬田者曰山禾，亦曰山旱，曰旱[redacted]合，藉火之養，雨露之滋，粒大而甘滑，所謂雲子，亦曰山米也。當四五月時，天氣晴霽，有白衣山子者，於斜崖陡壁之際，Ｅ２６殺陽木，自上而下悉燔燒，無遺根株。俟土脂熟透，徐轉積灰，以種禾及吉貝綿，不加灌溉，自然秀實，連歲三四收，地瘠乃棄，更擇新者，所謂[redacted]田也。而羅浮山上，神皐奧沃，瀑水流離四注，悉成天田，雖千仞之巔皆可稼。焚石本之，蒔而不耘，歲且兩收，此尤山田之美者。其生沙氵單者曰大禾，三四月間，乘水節種之，潮而潤至，汐而膏留，蒔得其強，則毛蟛蜞不食，八月花收，九月垂頭，粒大而飯多。其田在海瀕，彌望斥鹵，自一沙至於八沙，外沙歲有贏壞。三歲種草，四歲種禾，子田之利，常浮於其母，有肥毋磽，秋糧亦薄，此則水田之美者。凡粵之田，近海者虞潦，則有基圍，近山者虞旱，則有水車，故凶荒之患常少。其大禾田，歲一收。早禾田歲種早黏、早糯，則二收。晚收於九十月，米得金氣，多性涼益人。早收於五六月，米得火氣，多性熱而功用不及。然大率以黏米為貴。黏米似粳而尖小長身，其種因閩人得於占城，故名占，亦曰秈，秈音仙。先熟而鮮明，故謂之秈。氣味清芬，性溫無毒，最可以和脾養胃。鬱溪云：百穀之早熟者應之火變，遲收者應之金成。故遲收者為嘉谷。梁氏謂谷之成而色黃者，得金之氣正也。粟為西米，西金也。金為秋，秋之義取禾與火，禾為眾卉之首，火有成金之功，成金所以成木，故粟以秋收者為貴。或謂粳米赤者粒大而香，水漬之有味益人，以其赤有火氣也。白者涼，食之生痰。南韶諸處以白者蒸曬為炒火，和油茶食至極飽，體加和暢。此亦既濟之道也。

廣州之稻，每十月獲終，即起土犁曬，根荄霜凝，則田可以不糞。立春後十日浸種，至小暑前五日盡熟。五月中即有新米，謂之弔犁早，稍遲者曰百日早，曰夏至白。此谷既升，又復插蒔，曰蒔翻利，亦曰翻藁。翻者，晚谷也。晚谷每畝所收，少於早稻三之一。是為兩熟。其一熟者為潮田，秋分而獲，寒露而獲，至霜降而畢獲。諺云：好禾不過降也。每畝豐者四石，芒長粒大，炊之多飯，勝早稻。早稻子粒小，炊之少飯不耐飽。耕者必兼二田種之，自夏至秋，無時不獲，無谷不備，是為上農。瓊南臘月而秧，四月而獲，曰小熟，謂之春耕。五月而秧，九月而獲，曰大熟，謂之秋耕。蓋以穗粒之厚薄分大小熟，故有春秋之名。若勤於耒耜，則一年有三熟之稻矣。崖州左右曰東西裡，西裡如瓊。東裡則臘月種，三月收，四月種，七八月收，三冬皆可雜藝。相距十里，而氣候迥不同焉。占城在崖之南，其谷益早而美，以天暖更多也。故吾粵最重占米。萬州歲凶，則以薯蕷、桄榔面、南椰粉、鴨腳、狗尾等粟充飢，耕者頗少。然瓊山人亦皆從事貿易，不甚力耕，禾雖三熟，而[redacted]更[redacted]餘往往不給，多取盈於果[redacted]。家有檳榔之園、椰子之林，斯則膏腴之產矣。蓬菼中又多薏苡，玉粒絳珠，與葛[redacted]相糾，可以為藥為糧，而甜薯尤多。子瞻云：海南以薯米為糧，幾米之十六。是也。

上番禺之糞以牛骨，下番禺以茶子麩、麻麩。他山糞以石，石以火之熱去水之寒，其禾苗乃長。又能醃死Ｅ２７蛤以為肥，然其谷未免稀少。潮田則不然，愈低則愈肥，新生之沙則更肥。以海上

淤泥，隨潮而積，人居所流之惡歸焉。流至田裙，舊沙母之，新沙則其子也。子嘗肥於母，以污垢多而新也。其壤黑，其[redacted]腥，故其稼狀大，少弟而多兄。其稈長，務出水上，故氣力重而宜人。早熟於秋分，遲亦不過霜降，金氣之精華在焉，故為養人之嘉實，是謂大禾。禾以潮田為大，故積穀者尚之，謂能久而不敝。

北方寒，粳性多涼，八九月收者即可入藥。南方熱，粳性多溫，必十月收者乃可入藥。以是時火衰而金王，金之氣盛，故粳入肺而解熱。粳者更也，去火故而取金新，故曰更。更，革也，金革其火也。早粳得土氣多，故赤者益脾，而白者益胃。嶺南之粳性熱，惟土人宜之，而赤粳、新粳尤熱。白粳、陳粳涼，晚白粳寒。新者乍食動風氣，陳者下氣易消。

嶺南之谷多黏，有青黏、黃黏、花黏、銀黏、油黏，又有鼠牙、虎骨、冷水、拋犁、麻包、錦黃、魚串之目，而交趾黏為多。糯則有安南糯、斑魚糯、白糯、黃糯、蕉糯、油糯、翻生糯、荔支糯、金包銀糯十餘種，而其性多變。蘇子瞻言：海南秫稻，率三五歲一變。頃歲儋人最重鐵腳糯，今歲乃變為馬眼糯。草木性理，有不可知者。嶺南以黏為飯，以糯為酒，糯貴而黏賤，其價倍之。蓋以其性善變，罕得佳實雲。

嶺北多火耕，嶺南多水耨。水耨者，地苦鳥鹵水咸，大禾難育，故必天雨水淡，乃多稼而米粒甘。山田兩熟者以水淡，潮田一熟者以水咸。咸生於潮，潮者，陰火之氣也。苗以陽火之氣而肥，此燒畬所以美稻粱也。大抵田無高下皆宜火，火者，稻稈之灰也。以其灰還糞其禾，氣同而性合，故禾苗易長。農者稻食而[redacted]旱薪，以灰為寶。灰以糞禾及吉貝、蔗、蘿蔔、芋薯之屬，價少而力多，自然之利也。

黎人性蠢，所居憑深阻峭，無平原曠野，伐樹火之，散佈穀種於灰中，即旱澇皆有收穫。逾年灰盡，土磽瘠不可復種，又更伐一山，歲歲如之。蓋天所以制其力也。或有詩云：火粒收畬客。凡畬田所生曰火粒，石田所生曰石粒。石灰咸，其粒頗苦，木灰淡，其粒絕甘。故瓊人最重黎米，他處則重亻[redacted]豆，亻[redacted]豆絕大而甘，亦火粒也。蓋瓊田濱海洋者，苦風濤變為斥鹵，附黎人者，患剽劫漸致[redacted]萊，惟居中一帶稍膏沃。然春秋之間，黎水橫溢，又往往以淡傷為苦。故歲中畝無半收，田皆下下，即上田每畝不過五斗。三農率貪天功，所謂上次者不可得也。女婦不知布帛，惟以經營為計，不如畬人者舉家力作，猶可給其谷豆也。

○黍稷

嶺南少黍稷，然其黍見稱於古，《呂氏春秋》云：飯之美者，南海之[redacted]。[redacted]，黑黍也。《爾雅》曰：粢稷。孫炎曰：「稷者，粟也。嶺南人不知稷之為粟，但有赤粱、白粱、青粱、黃粱之名，粱，粟也。黃者味甘性平最益人，青者比他谷稍大，能解小麥之毒，皆謂稷米。或謂不黏者為稷，黏者為黍。黍有赤黍、玉膏黍，可以作酒。玉膏黍一名玉膏粱。嶺南少以為食，故見黍稷，往往不辨。

○麥

麥屬陰而粟屬陽，嶺南陽地，故多粟而少麥，多小麥而少大麥。晚禾既獲，即開畦以種小麥，正月而收。然作面常有微毒，以

霜雪少，麥花夜吐，又種於冬收於春，以春為秋，故其性罕良。惟雷州小麥，九月種至二月收者為良。然食必以北麥為上，次則楚南、粵西所產，又次增城，又次則長樂，長樂麥以產青樹下者為上。

廣人以面性熱，不以為飯。燕客時，乃以擘面索面為羹湯。市中或賣溫淘或冷淘，切成薄片，為蛺Ｅ２８雙[redacted]之狀。傅玄所謂面游水而清引，進飛羽之薄衍者也，是謂水面。水面外，若干餅、蓑衣油餅、⺄不⺄乇、水晶包、卷蒸之屬，束[redacted]所謂饅頭薄持，起搜牢九，蘇軾所謂「散流一啜雲子白，炊裂十字瓊肌香」者，一一有之，而廣人亦不多食。不知新麥性熱，陳麥則性平和。大麥味咸，性最涼，為五穀之長，不動風氣，可以常食而無病也。嶺南面自古所重，蘇軾常於博羅溪水，日轉兩輪，舉四杵，以作白面。有詩云：「要令水力供臼磨，與相地脈增[redacted]是防。霏霏落雪看收面，隱隱疊鼓聞舂糠。」軾又以面、米、水三物為真一法酒，其色如玉，有自然香味。有《酒經》云：「吾始取面而起肥之，和之以姜液，蒸之使十裂，繩穿而風<戶[redacted]>之，愈久而益悍，此面麴之精者也。始釀以四兩之糯餅，而每投以二兩之面，麴餅烈而麴和，必屢嘗而增損之，以舌為權衡。」又有詩云：「豈惟牢九薦古味，要使真一流仙漿」。其嗜嶺南面若此。

○豆

雷州有四收豆，新安有三收豆，其地暖，故物皆早成，每不及三月而熟。《月令》一書，固不為嶺南而設也。又有小如米者，可以代米，名米豆，出雷州思靈島，一年種，三四年收，《淮南子》以為豆之至美者。海豐有雪豆，熟於大小雪時，名寒豆。

○倉穀

龍門知縣王許之，常立義倉，計一邑之通以為約，凡十家一甲，五家一保，二保一約。約擇民有齒德者主之，副之贊之以協約事，以知約中貧民良否，應周多寡之實。倉置於約之當社，以貯義輸公罰之粟。擇社中廉乾者為長，以董斂散出入之數。社凡五十五所，而居仁、由義諸倉隸焉。郊郭則附於公庾，遠近相聯，大小相比，公私相攝。於是知義之民，輸谷若干，益以隱稅之罰若干，以分入諸倉。歲春艱食，則聽約中等差而散給之。秋成如數董斂，附以二分之息。凡領必同十人，互相恤而相察也。冒者、侵者有罰，需例者有罰。於是谷母常存，而息歲增，雖捐息亦且足給。論者謂斯政也，義以動民，民忘其積，大化也；艱以食民，民忘其死，大恩也；因以利民，民忘其庸，大道也。

東莞林公培知新化縣，歲飢，令每鄉各立義倉，上戶出谷三斗，中戶半之，下戶七升。以倉長、倉書總其事，而官為之提衡。秋成斂之，青黃不接時散之，越明年則薄息收之。斂則多上戶，散則多下戶。蓋無處不倉，無人不倉也，識者謂此即井田遺意。蓋井田行則人人有田，義倉立則人人有谷。行之十年，粒米必且狼戾，雖有飢饉，而民不流移矣。

順德胡先生杭，嘗謂今天下富者田數十百頃，請令田自五頃以上，分其一頃，百頃者，分其二十頃，以為義田，半收租入以助邊，半以備賑，隱欺詭寄者籍沒，徙其家於邊。又今富貴人絕嗣，則群族起而爭繼，粵俗為甚。誠令邑立祠宇，凡富人老而無子，欲

立繼者，告諸官，以財產半輸為義田。其盡輸不立繼者聽之，歿為納主於祠，春秋有司謹祀之。其田租半以助餉，半貯當社，以賑其裡族。擇耆碩主之，凶年則先發而後報縣，縣以時核盈縮焉。又凡犯輕罪官，半以所贖實倉，重大沒其產，或鬻之以實倉，有司無所利焉。又仿耿壽昌貴糴賤糶之法，如是而民可免餒瘠之患。此策誠善。

○諸飯

西寧之俗，歲三月，以青楓、烏桕嫩葉，浸之信宿，以其膠液和糯蒸為飯，色黑而香。楓一名烏飯木，故用之以相餉。南雄以寒食前後，婦女相約上丘壠，以烏糯飯置牲口祭墓。又以蠟樹葉搗和米粉為[redacted]，色青而香。長樂人以香桂皮葉蒸飯，食之亦香。東莞以香粳雜魚肉諸味，包荷葉蒸之，表裡香透，名曰荷包飯。瓊州以南椰粉為飯，曰椰霜飯。南椰與椰子樹不同，其精液、形色、氣味皆類藕蕨之粉，故曰南椰粉。性溫熱補中，《本草》以為{艹紗}木面也。予詩：「樹有天然粉，溫香最飽人」。出萬州之南萬嶺。

○茶素

廣州之俗，歲終以烈火爆開糯穀，名曰炮谷，以為煎堆心饀。煎堆者，以糯粉為大小圓，入油煎之，以祀先及餽親友者也。又以糯飯盤結諸花，入油煮之，名曰米花。以糯粉雜白糖沙，入豬脂煮之，名沙壅。以糯粳相雜炒成粉，置方圓印中敲擊之，使堅如鐵石，名為白餅。殘臘時，家家打餅聲與搗衣相似。甚可聽。又有黃餅、雞春餅、酥蜜餅之屬。富者以餅多為尚，至寒食清明，猶出以餉客。尋常婦女相餽問，則以油[redacted]冊、膏環、薄脆。油[redacted]冊、膏環以面，薄脆以粉，皆所謂茶素也。端午為粽，以[redacted]冬葉裹者曰灰粽、肉粽，置蘇木條其中為紅心。以竹葉裹者曰竹筒粽，三角者曰角子粽。水浸數月，剝而煎食，甚香。重陽為糕。冬至為米餈，曰冬丸。平常則作粉果，以白米浸至半月，入白粳飯其中，乃舂為粉，以豬脂潤之，鮮明而薄以為外。荼蘼露、竹胎、肉粒、鵝膏滿其中以為內。則與茶素相雜而行者也，一名粉角。又有以椰子以芝麻以豆糠為[redacted]者，以蕨以葛以菱以茨菰以甘薯為粉者，皆謂之饣[redacted]食。

○鹽

鹽有鹽田。鹽之為田也，於沙坦背風之港，夾築一堤，堤中為竇，使潮水可以出入也。天雨水淡，晴水咸。潮消則放淡水使出，潮長則放鹹水使入也。凡鹽田五畝，以其半分為四區。布之以細沙，周之以溝水，是曰沙田。日以鱟魚之殼戽水者三，而沙田始不涸也。以鱟魚殼者，以其堅而耐咸，不易壞也。澆溉三日，沙與鹽相雜，乃耙鬆而乾之，置於漏也。漏在溝之旁，長七八尺，兩旁有牆，崇二尺，中廣二尺，橫以木，覆以草之{艹朗}{艹幾}也。漏旁復有溝，置鹽沙於{艹朗}{艹幾}上，以溝中水再淋之，沙沉於底，鹽鹵乃流也。鹵者鹽之精，《爾雅》曰：天生曰鹵，人生曰鹽也。鹵既流至三四丈，為一槽載之，以火照鹵，鹵氣衝火火滅，則良鹵也。投以雞子或飯，或截小魚為兩以試之，感皆浮矣。或杓鹵而置蓮子數枚，三浮五沉者淡，七八浮者則淳也。於是煮之則為熟鹽，曬之則為生鹽也。生鹽浮游於面，不雜泥沙，其白如雪，則為鹽花也。語曰：無雲而雨，有日而雪。言戽水淋沙，如無雲之雨也，日

色烈而鹽花始白也。白生於炎日，金以火成也，白者金之正色也。煮鹽之釜以竹，周以蜃灰，涂以泥，橫可八尺，深半之，置於灶背曰牢盆。受鹵二十餘石，晝夜三四煮之，其竹不焦。蓋鹽與火同類也，鹽，水中之火也。鹽成則得十有六石也。其煙燄之所結，雨不得施，望之有如海市也。曬鹽則以池，池底以石，廣丈，深三寸，天晴瀉鹵於池，不及半寸。夏秋日盛，池一日成鹽二石許，冬春日微，池一日成鹽一石許。每一漏歲四十收，則得鹽二百石也，斯上田也。鹽田以高者為上，高則潮消先乾，其沙易白也。計五畝之中，有溝，有漏，有槽，有池，其空處則曰沙田也。堤與竇，眾之所同，槽與池，己所獨也。鹹水之來，從港以入堤，從堤以入竇，從竇以入溝，從溝以入漏，從漏以入槽，從槽以入池，而後乃成鹽也。煮則不以池也。凡民之勞者農，苦者鹽丁。竭彼一丁之力，所治鹽田二三畝。春則先修基圍，以防潮水。次修漏池，以待淋氵鹵。次作草寮，以覆灶。次彩薪蒸，逾月而後返。次朋合五六家，同為靑盤，一家煎乃及一家。秋則朝而揚水暴沙，暮則以人牛耙沙，晴則陽氣升而鹽厚，八九日一收淋氵鹵。雨則陽氣降，沙淡而鹽散，半月之功盡棄矣。而築田築灶，工本繁多，往往仰資外人。利之所入，倍而出之。其出鹽難，行鹽之路又遠，不得不賤售於商人，蓋困弊未有極也。

生鹽成於陽火，熟鹽成於陰火。陰火以人，其成鹽也難，故熟鹽貴。陽火以天，其成鹽也易，故生鹽賤。陽火者，日也。日為火之精華，火為日之渣滓，而鹽者又火之渣滓也。海之水鹹，為火之渣滓所積，鹽煮之成熟，暴之成生，亦因其自然而已矣。

凡水出於山下者為陽水，至海則為陰火而味鹹。鹹故成鹽，蓋陽水輕清而淡，不能成鹽，必變為陰火，重濁而鹹，然後成鹽。鹽者陰火之子，陰火者，鹽之母也。海中無處非陰火，故無處非鹽，子母相生，以人力成之。南海陰火太盛，其味益鹹，故廣鹽為吳、楚所重，南贛人為醢醬者，必以廣鹽，謂氣力重於淮鹽一倍雲。

○茶

珠江之南有三十三村，謂之河南，粵志所謂河南之洲，狀若方壺是也。其土沃而人勤，多業藝茶。春深時，大婦提[redacted]，少婦持筐，於陽崖陰林之間，凌露細摘，綠芽紫筍，薰以珠蘭，其芬馨絕勝鬆蘿之荚。每晨茶估涉珠江以鬻於城，是曰河南茶。好事者或就買茶生自制，葉初摘者曰茶生，猶{山介}山之草子也。而西樵號稱茶山，自唐曹鬆移植顧渚茶其上，今山中人率種茶，間以苦{艹登}。{艹登}樹森森，望之若刺桐叢桂。每茶一畝苦{艹登}二株，歲可給二人之食。其採摘亦多婦女。予詩：「春山三二月，紅粉半茶人」。茶人甚守禮法，有問路者，茶人往往不答。昔湛文簡、方文襄二公講學山中，其流風遺化有存者。文簡嘗治雲谷精舍，中有稻田茶丘十餘畝，旁有人居七八村，皆衣食於茶。其茶宜以白露之朝彩之，日出則味稍減。或謂此茶甲天下，早春摘者尤勝。三日一摘，餘則每月一摘，早春一月之茶，可當餘月一年雲。端州白雲山，其上有湖，僧於岩際種茶，歲收石許，烹之作素馨花氣，味甘淡而滑，稱頂湖茶，然不能恒得。而羅浮幽居洞北有茶庵，每歲春分前一日，彩茶者多寓此庵，其茶以受日陰陽，分味之高下，試以景泰泉水，芳香勃發，是曰羅浮茶。景泰泉者，羅浮諸泉之冠。淳

[redacted]中，有逍遙子為茶庵詩：「活水仍將活火煎，茶經妙處莫虛傳。陸顛所在閒題品，未試羅浮第一泉」。黎美周云：「泉以茶為友，以火為師，火活斯泉真味不失」。蓋謂此雲。曹溪茶氣味清甜，歲凡四彩，彩於清明、寒露者佳。新安杯渡山絕壁，有類蒙山茶者，烹之作幽蘭茉莉氣，水濯十餘次，甘芳愈勝。或經一宿再濯，氣味不減。飲者無不驚異。山勢高，雲露滋潤，得太清之精英多故也。樂昌有毛茶，茶葉微有白毛，其味清涼。潮陽有鳳山茶，可以清膈消暑，亦名黃茶。{艹登}以產新安，河源者為良，其味最苦。而粵人烹河南茶者，必以點{艹登}少許為可口。《南越志》稱龍川縣出皐蘆葉，葉大而澀，南海謂之過羅，今稱為苦{艹丁}，{艹丁}一作{艹丁}。長樂有石茗，瓊州有靈茶，即江南黃連茶也。有烏藥茶，以烏藥嫩葉為之，能補中益氣，一名山葉。或以金鵝蕊搗去苦汁，合兒茶、毛茶為之。東莞以芝麻、薯油雜茶葉為汁煮之，名研茶，謂能去風濕，解除食積，可以療飢雲。

○酒

《唐國史補》：酒則有嶺南之靈溪、博羅。靈溪在樂昌東北，源出泠君之山，以其水釀，曰靈溪酒。博羅鑾村有桂，以其花釀，曰桂酒。蘇長公有《桂酒頌》，並與釀法刻於羅浮鐵橋下，謂非忘世求道者不以授雲。惠州有羅浮春，長公以寄山中道士鄧守安，有詩云：「一杯羅浮春，遠餉采薇客」。又有海[redacted]及萬戶酒，長公詩：「嶺南萬戶皆春色」。又有雪釀，長公詩：「雪花浮動萬家春」。蓋宋時酒皆官釀，惟嶺南以煙瘴不禁，謂之萬戶酒。唐子西以萬戶酒之和者名養生主，勁者名齊物論。梅堯臣云：「越林多蔽天，黃甘雜丹橘。萬室通釀酤，地遠無禁律」。粵地故多靈泉甘液，終年花果鮮美芬芳，而當時人民饒裕，戶戶為酒，爭以奇異相高，故名賢遷謫至此，多好嗜之。而粵又有酒泉焉。一在陽江之南，泉甘而香，以為釀，曰陽江香。一在龍川霍山之青華觀，泉甘如飴，曰醴泉。昔時出酒極清異，日滿數鬥，今泉孔滴水，猶含酒味。有酒峽焉，東莞之龍潭峽是也。以其水釀，曰龍潭清。有酒山，在香山境，以其白泥為餅，雜藥物釀之。有酒井，在開建似龍山之下，其泉如醴。有酒樹，曰嚴樹，產於瓊州，搗皮葉浸之，和以香粳，或以石榴葉釀[redacted]數日，即成酒，曰嚴樹酒。又有酒花，以石榴花著甕中，經旬而成。其曰荔支酒，則土人齎持釀具，就樹下以荔支[redacted]酒一宿而成者。有倒捻酒，以倒捻子為之。倒捻子如棠梨而小，外紫內赤，有紅漿甜美，食必倒捻，故曰倒捻子。其花如紅海棠，花生於春，而實成於秋，[redacted]釀日深，陽精純固，以之為酒益人。有酒草，其形如艾，名曰甜娘，以為釀，曰甜娘酒。有酒藤，以葉之辛香者，和米粉釀。有曰酒香，則以角、沉、黃、熟等為釀，所謂七香酒也。大抵粵中花木多稟陽明之德，色多大紅，氣多香，紅以補血，香以和中，故無不可以為酒者。龍眼之[redacted]，橘之凍，蒲桃之冬白，仙茅之春紅，桂之明月黃，荔支之燒春，皆酒中之賢聖也。荔支燒唐時最珍，白樂天云：「荔支新熟雞冠色，燒酒初開琥珀春」。然以陳者為貴。《志》稱廣有十八仙，韶有換骨玉泉，皆名酒，今不可考。今廣州所常用者惟龍江燒。細餅而陳者，以諸鮮花投其中，封缸兩月，加沉香四兩，以發群芳之氣，名百花酒，一名百末酒。漢景星歌云：「百末旨酒布蘭生。」師古

云：「百草華之末」。曰蘭生者，漢武之百味旨酒也。太宗賜魏徵詩「[redacted]渌稱蘭生」是也。蓋以百華乾之為末入之，若廣中則以鮮花為用，或專以鬆黃，以荔支花，以蒲桃殼，以香蕉子浸之亦佳，而龍眼花尤勝。予有贈單翁詩云：「陳村果木多龍眼，一一花頭飽露華。翁欲酒香還有法，春時兼與荔支花。」

稽含草木狀，南海多美酒，不用麴糱，但杵米粉，雜以三五草藥。蓋若今山桔、辣蓼、馬蓼之屬，和豆與米飯而成者也。一名草麴，新會、香山則用板杏，然味太甘有毒，惟專以面為麴者始無毒。餘則劇，飲之既醒，猶頭涔涔然。至於市酤逐旦夕之利者，色黃而苦多灰，飲之則泄，惟白酒號竹葉青者，比諸品稍良。又一種大餅燒，以錫甑炊蒸糟粕，瀝其汁液而成。性熱尤甚，嗜之者傷脾焦腎，往往有酒痰墜腳之患，致喪其軀，是不可以不禁。黃泰泉嘗以為言。按燒酒之法自元始，有暹羅人，以燒酒復燒入異香，至三二年，人飲數盞即醉，謂之阿剌吉酒，元蓋得法於番夷雲。

○油

韶、連、始興之間，多茶子樹，以茶子為油，客至輒以油煎諸物為獻。燕、吳人購之為澤膏發，謂非是油則玫瑰、桂、蘭諸香不入。梁簡文云：「南油俱滿，西漆爭然」。南油必茶子也。晉傳巽云：「南中茶子，西極石蜜是也」。瓊州文昌多山柚油、海棠油、山竹果油，儋州多麻子油，皆美。廣州有露花油，露花生番禺蓼湧，狀如菖蒲，其葉脊邊有刺，葉落根露，以火[redacted]之，則成枝幹而多花。花生叢葉中，其瓣大小亦如葉，而色瑩白，柔滑無刺芒，花抱蕊心如穗。朝夕有零露在苞中，可以解渴，又有粉。可涂兒女肌膚止汗粟，以其花結方勝戴之，或摺疊衣笥，經久猶香。其生於他土者，蕊落結子大如瓜，曰路頭，花多不香，香惟露花。盛夏時，露花始熟，以花覆盆盎曬之，香落茶子油中，其氣馥烈。是曰露花油，蓼湧及增城人善為之。洋船爭買以歸，遲開者曰寒花，陽氣微斂，香益清徹。然不可為油，其生東安山中者，叢卑葉小，自春至秋皆花，近水者尤香。然亦不可為油。東莞有蜜香油，以棧香子搾之，然燈明亮，蠅蛾百蟲不敢近，觸之輒折翼脫足而死，性大熱，誤入飲食令人吐，外有欖仁油、菜油、吉貝仁油、火麻子油，皆可食。然率以茶子油白者為美，曰白茶油，又有山茶油，以烏藥子色紅如珠者搾之，火麻產端州江岸間，黑色炒焦，以為小磨香油，名曰秧油，然以生搾者為良。

○糖

廣中市肆賣者有繭糖，窠絲糖也。其煉成條子而玲瓏者，曰糖通。吹之使空者，曰吹糖。實心者小曰糖粒，大曰糖瓜。鑄成番塔人物鳥獸形者，曰饗糖，吉凶之禮多用之。祀灶則以糖磚，燕客以糖果，其芝麻糖、牛皮糖、秀糖、蔥糖、烏糖等，以為雜食。蔥糖稱潮陽，極白無滓，入口酥融如沃雪，秀糖稱東莞，糖通稱廣州。烏糖者，以黑糖烹之成白，又以鴨卵清攪之，使渣滓上浮，精英下結，其法本唐太宗時貢使所傳，大抵廣人飲饌多用糖。糖戶家家曬糖，以漏滴去水，倉囤貯之。春以糖本分與種蔗之農，冬而收其糖利，舊糖未消，新糖復積，開糖房者多以是致富。

○糖梅

自大庾以往，溪谷村墟之間，在在有梅。而羅浮所產梅花，肥

大尤香。予詩：「羅浮山下梅花村，花開大者如玉盤。」他處花小，然結子繁如北杏，味不甚酸，以糖漬之可食。段公路云：嶺南之梅小於江左，居人以朱槿花和鹽曝之，其色可愛，曰丹梅。又有以大梅刻鏤為瓶罐結帶之類，漬以棹汁，味甚甘脆。東粵故嗜梅，嫁女者無論貧富，必以糖梅為舅姑之贄，多者至數十百罌，廣召親串，為糖梅宴會其有不速者，皆曰打糖梅。糖梅以甜為貴，諺曰：「糖梅甜，新婦甜，糖梅生子味還甜。糖梅酸，新婦酸，糖梅生子味還酸」。糖欖亦然，有糖梅必有糖欖，欖貴其有雌雄，雄者花而雌者實也。凡女既入門，諸媵妗相與唱歌。其歌曰解，解糖梅者詞美新婦，解糖欖者詞美新郎。

○荼蘼露

露本秋金凝液之氣，味甘性涼，故凡百草之露皆可潤肌，百花之露皆可益顏。取之造酒，名秋露白，絕香。而荼蘼露尤美，廣人多種荼蘼，動以畝計，其花喜烈日，當午澆灌則大茂，有細瓣而蕊三四卷者，有瓣粗而蕊一二卷者。有細心者，疏{艹宅}者，以甑蒸之取露。或取其瓣拌糖霜，暴之兼旬，以為粉果心餡，名荼蘼角，甚甘馨可嗜，然猶以大西洋所出者為美。大西洋天氣寒時，荼蘼始花，露凝花上，晶瑩芬鬱若甘露，諸花木則否。暹羅、滿剌伽人購以銀錢，貯以玻琉瓶，攜至占城，占城婦女以香蠟調之膏發。客至，則以發拂拭杯盤之屬以為敬。奧門番女得之，以注飲饌，或以沾灑人衣，外有薔薇水，暹羅、爪哇、滿剌加三國，曩以進貢。其薔薇乃三佛齊所種，與中國薔薇不同，廣人多以土薔薇浸水效之，試以琉璃瓶翻搖數四，泡周上下則真也。

○燕窩菜

崖州海中石島，有玳瑁山，其洞穴皆燕所巢，燕大者如烏，啖魚輒吐涎沫，以備冬月退毛之食。土人皮衣皮帽，秉炬探之，燕驚撲人，年老力弱，或致墜崖而死。故有多獲者，有空手而還者。是為燕窩之菜，或謂海濱石上有海粉，積結如苔，燕啄食之，吐出為窩，累累巖壁之間。島人俟其秋去，以修竿接鏟取之。海粉性寒，而為燕所吞吐則暖，海粉味咸，而為燕所吞吐則甘，其形質盡化，故可以清痰開胃雲。凡有烏、白二色，紅者難得，蓋燕屬火，紅者尤其精液。一名燕疏，香有龍涎，菜有燕窩，是皆補草木之不足者，故曰蔬。榆肉產於北，燕窩產於南，皆蔬也。石花亦然，石花出崖州海港中，三月採取，過期則成石矣。

○石鐘乳

浮源縣西有乳岩，乳大者曰乳牀，小曰乳枝，葳蕤下垂，一一空中相通。乳自其末溜至端，且滴且凝，滴者如冰，凝者如脂膏，乃鐘乳之最良者。他巖洞及陰潤之所，雲氣噓[redacted]翕，亦即生鐘乳。蓋石之精華，隨寒暖而為融結，昌黎所謂泄乳交岩脈也。然惟石有脈有津氣者方出乳，頑石則否。石之腴者，乳益氵重流，瘠而透漏者則否。乳源多良乳，故縣以名。其乳岩之水，流至白土，二三百里間，亦皆鐘乳之純英所注。飲之甘香，或謂乳穴之水皆味甘性溫。重而有力，煎之似鹽花，噴起皎潔如霜，是真所謂石髓，久服肥健，以釀酒尤宜，功過鐘乳，鐘乳性Ｅ８而凝精，不可服，服者多生奇疾。明初，乳源歲貢二十斤，其後乳戶雜以砂石，撫臣以乳石不堪上用奏罷。然今鐘乳亦竭矣。水土所生，神氣所感，嘗不足

以供人力之所求，即如連山金穴、陽山銀坑，昔有其名，今亦告盡。蓋土日耗則金石日消，陽德之炳耀無所。昔之鍾於物而為丹砂石英者，今且盡鍾於人乎。

石鐘乳生於巖穴陰處，以靈液滲漉而成。靈液者，山之精氣，散之則為雲霞，凝之則為鐘乳，歲久滴溜則為石，蓋純陽之英也。長者六七寸，以輕清如蟬翼者為上，爪甲者次之，鵝翎管者為下，光明而薄，色白而微紅，入水不沉，若此則可服矣。此物與雲母相類。雲母以云為母，雲之渣滓所成也。鐘乳以石為母，石之津潤，生於陰而成於陽，故性寒。雲母生於陽而成於陰，故性熱，可為大藥，故古仙人多服雲母，少服鐘乳。

○雲母

羅江之上多雲母，日照之寶光煒耀。昔有羅辯者，服之得仙，騎一白牛而去。今化州白牛潭，有石碓五六磉，是其煉雲母之所遺雲。增城有大溪，出雲母粉，何姑服之亦得仙。《羅浮記》云：「是溪有雲母石，名雲母溪，何姑嘗煉其石如紅玉。有句云：鳳台雲母似天花，煉作芙蓉白雪芽。」蓋雲母者，太陽之英華，五色備具。《淮南子》所謂「煉火生雲，煉雲生水。」王昌齡所謂「雲英化為水，光彩與我同。」皆此物也。其煉如紅玉，所以為飴，融之成水，所以為漿，乃神仙之上餌也。鳳台何姑所居，每朝旭初臨，台色晃耀如霞，一名紅玉洞。予少時常就洞煉取。近聞有石腦流出如茯苓，有僧取以為餌，可以辟谷雲。

○石耳

韶陽諸洞多石耳，其生必於青石，當大雪後石滋潤，微見日色，則石生耳。大者成片如苔蘚，色碧綠，望之如煙，蓋石之精英以寒而發。其花為雪蕈，其葉為石耳也。石耳亦微有蒂痕，大小朵朵如花，烹之面青紫如芙蓉，底黑而皺，每當昧爽擷取則肥厚，見日漸薄，或且消化為水，或以為苔蘚之變。北方有榆肉，此則苔蘚之肉雲。或曰：凡青石以烈日輒出汗，汗凝結則成石耳。青為木氣，故生石耳，白石則否。或曰此亦蕈之類，厚者曰蕈，薄則為耳。或曰：凡乳牀必因石脈而出，不自頑石出也。其在陰洞者為乳牀，在陽崖者為石耳。石耳之美，見稱於伊尹，其言曰：「漢上石耳。」蓋上古已珍之矣。

○菹

廣中隆冬時，常得鮮蔬十餘種，故人家絕少咸菹。諺曰：「冬不藏菜。」賓客至，以菹薦之，謂之不敬。諸果亦然，率以鮮者不以乾。荔支之脯，橄欖之豉，羊桃之蜜煎者，人面之醋漬者，皆不登於器。嫁女則以乾溼諸果為女贄，多至數千百罌，而糖梅為長。無糖梅，雖多遠方珍果，充溢筐[redacted]，未為成禮也。故召賓之辭，皆曰梅酌，賓亦以糖梅輾轉相餽，務使人人口嘗而後已。故曰：男贄茶麻女贄梅。梅七而欖三謂之敬，梅三而欖七謂之不敬。

○[redacted]差膾

粵西善為魚[redacted]差，粵東善為魚膾。有宴會，必以切魚生為敬，食必以天曉時空心為度。每飛霜鍔，泡蜜醪，下姜虀，無不人人色喜，且餐且笑。其膾也皆以男子，[redacted]差則以婦人。凡女始嫁，其家必以數十黃罌與之，能善為[redacted]差，使甘酸而香可飫口，是為好婦。粵東羅定，所居在山谷中少魚，俗亦尚[redacted]差。廉州則以珠柱肉為[redacted]

差，運州以筍蟲膾之，色白如雪，甚甘脆。

○鹼

廣人以山蕉豆枝或黃花{艹母}，燒而沃之，而熬其灰以為鹼。熬深則成沙，曰鹼沙。熬淺則成水，曰鹼水。以鹼沙為角黍，光瑩而香。以鹼水浣衣，去油膩色轉鮮好。

○舟楫為食

廣為水國，人多以舟楫為食。益都孫氏云：南海素封之家，水陸兩登。貧者浮家江海，歲入估人舟算緡。中婦賣魚，蕩槳至客舟前，[redacted]忽以十數。弱齡男女崽，身手便利，即張羅竿首，晝釣泥中。鱟、蟹、蜃、蛤之入，日給有餘，不須衣食父母。又舟人婦子，一手把舵筒，一手煮魚，槖中兒女在背上，日垂垂如負瓜瓠，扳罾搖櫓，批竹縱繩，兒女苦襁褓，索乳哭啼，恒不遑哺。地氣多燠，既省絮衣之半，跣足波濤不履襪。或男女同屐，男子冬夏止一褲一襦，婦人量三歲益一布裙，如是則女恒餘布。地惟粳稻，土厚獲多，人日計米一升。加以魚、蚌、烏菱、蕉、橘、薯、芋，減炊米十可二三，如是則男有餘粟，故古稱饒富居甲焉。按吾廣多雜食物，而水居尤易為生。顧禾蟲之埠，[redacted]雷蜆之塘，皆為強有力者所奪。以漁課為名，而分晝東西江以據之，貧者不得沾丐餘潤焉，蛋人之蜆{艹多}蝦籃，雖毫末皆有所主。海利雖饒，取於人不能取於天也。

廣州凡食物所聚，皆命曰欄。販者從欄中買取，乃以鬻諸城內外。欄之稱惟兩粵有之，粵東之欄以居物，粵西之欄以居人，居物者以果欄為上。果[redacted]之實，四時間百品芬甘少乾多濕，可愛也。

○谷

永安縣境方七百里中，山凡九之，田一之。土壤肥沃，多上田，無所用糞，種常七八十倍，下亦二三十倍。琴江都乃有[redacted]畜藏，古名、寬得二都，多富人之產。秋冬間漕歸，舟尾銜接，田家所有，僅二三而已。地多谿澗，以竹石障壅成陂[redacted]巛。[redacted]番轉過天車，水從下至高以溉，常有萬夫之力。其不可陂[redacted]巛者，皆有泉水。田在山罅，率津潤成膏，不苦旱。旱田而瘠，則種大冬一谷，歲一收。餘皆種早、翻二谷，歲二收。其烏禽、天字二嶂及下黃沙、羅坑一帶，乃多Ｅ１１畬，所種山旱及薯、芋、菽、苴、麻、姜、油茶諸物，與白衣山子同風。其初或是亻[redacted]人彩實獵皮毛，山濯乃徙，今悉化為齊民矣。

永安有三時谷，一早谷，一翻谷，田活而有水者種之，歲凡兩熟。一大冬谷，田瘠而無水者種之，歲一熟。早穀種於二月，收於五六月。翻穀種於六月，收於十月。大冬穀種於四月，收於九月。皆有黏有[redacted]有粳。寬得都之谷，其種山者曰畬禾。琴江都之谷，多[redacted]而藏之以炊，其米圓實以造曲，市於四方。

○御米

崖門內有村曰三家村，澗中有自生禾，粒長而白。有一紅腰，傳為御米，宋帝[redacted]之所食，又有泉曰甜水，亦嘗進御。

○獲

秋分後三日外，沙田所種早黏已熟，納諸場，以二牛躪之，不以連<耒加>。計一畝播種十升，穀成可得三石。芒長而粒大，其色花白，稈以為薪，灰以為糞，稻孫以為鹽，遺谷在田者以飼鴨，此

農人之利也。歲西江水大，咸潮不生，大禾尤易滋育。以牛犁其萊，以人犁其[redacted]，其蒔或一而再耘，或再而三。然螟蜞出則吾苗半去其稚，颶風作則吾苗半去其壯，蓋自夏徂秋，無日不以此[redacted]者為憂也。早黏一名秋分黏，秋分之黏，於諸黏為早，故曰早黏。田肥而污，下多黑壤，乃能種之。其粒長大薄皮，勝於寒露、霜降二黏。獲既登場，以三牛旋轉其上，凡五反覆，谷乃盡脫其稈，餘乃以連稈施之。田苦太肥，稈壯盛而谷稀不實者，常十而三四，白[redacted]比盈[redacted]齊，不能一一粒米也。餘<耒加>多根株於田，乘北風大作，海水益咸，焚之，以其灰濾而成鹽，其白如雪。秋末冬初，彌望波潮之際，有煙四起，[redacted]如也。

○火酒

廣人謂燒酒新出甑者，曰酒頭。以水參之，曰和酒。和酒貧者之飲，市上所酤，以細餅為良，大餅次之，號曰細餅燒、大餅燒。其佳者曰龍江燒，陳至三四年者可口，然多飲皆有酒痰墜腳之患。蓋痰生於火，酒以火蒸，火之汗液所成，得火則燄起燃燎，其性最熱，此元人之遺毒也。暹羅酒，以燒酒復兩燒之，以檀香燒煙，薰之如漆，乃投檀香其中，蠟封埋土三年，絕去火氣，乃出而飲，此燒酒之尤烈者，是曰火酒。飲一二杯，可癒積病殺蟲。然廣中燒酒，皆火酒也，亦曰氣酒。其味過辛，其曲皆以良姜、山桔、辣蓼之屬，和豆與米飯而成。新會、香山則用板杏，是曰草曲，皆有毒。番禺多糖燒、番藷燒，尤為酒之賤品。《南方草木狀》：南海多美酒，不用曲糵，但[redacted]鬥米粉雜以眾草葉，謂此等酒也。海南酒，多以小黍為之，亦有以樹皮草子為釀者，糯米朱曲，絕不經見。燒酒則臨高有之，有鵝掌谷者，以釀酒最佳。或人詩：「嶺南生異谷，冬月尚含胎。細細舂成米，先持作舊醅。」又有以花為釀而雜以諸果者，花則以檳榔花為最，果則以倒捻子為最，倒捻子一名黏子，花於暮春，實於盛夏。諺曰：「六月六，黏子熟。」熟以為酒，色紅味甘，人與猿猴爭食之，所在皆然，亦海外之異味也。五指深山中，猴彩百花釀酒，土人得之石宋中，或五六升，或鬥許，味最香辣。土人云：「老猴率小猴群坐，以腳濡飲之，山有洞曰猴門，人不敢入，其酒益多。」此亦一奇酒雲。

○畬物

永安羅坑一帶多畬物，其茶尤善，茶又以洪畬所種為善。往時貴寶峒畬，積五六十年而變，今最貴洪畬茶雲。

○食鹽

粵有生鹽、熟鹽，熟鹽產歸德等場，成於火煎，性柔易融化，味咸而甘，便於調和，水居之民喜食之。生鹽產淡水等場，成於日曬，性剛能耐久，其味倍咸，食之多力，山居之民喜食之。貧者以得鹽難，可以省用，尤利之。舊制，生熟鹽惟商所運，從無銷生滯熟之虞。自藩下奸商霸奪熟場，欲其多售增價，熟引較生引課輕，承生引之埠者，又欲輕餉漏課，乃不論土俗之宜否，徑於廣、肇、惠、羅各埠，生三熟七，配搭強行。究之民俗之喜生者七，引之熟亦照全生，民俗之喜熟者三，引之生亦照全熟。廠官創為免盤之陋規，竟置生熟於不問，此非商之好作其奸，乃法令之不便於民也。計粵東之埠六十，生引二萬餘道，熟引四千餘道，與其強民之所不好，以致二引難銷，何如從民之所好，喜食生者與以生，喜食熟者

與以熟，喜生熟相兼者，與以生熟相兼。既便於民，又惟商之所運，而以熟引照生引、以生引照熟引之弊，不禁而自絕矣。此鹽政之首務也。

○汰鹽商

凡邑近鹽場者，其鹽引之餉，宜均派之糧丁，聽民自便買食場鹽，其邑引多者，按之錢糧不過十五而加一，引少者，不過三十而加一。民易辦，縣亦易徵，責成本縣解餉，而領引埠商，可以汰去矣。今歸善、龍川無埠商，而民無擾，東莞埠商猶存，以致額外復有加派，以為商之費用。商仍冒稱拆引行鹽，高取數倍之價，專勒漁船，仍設仔埠幫餉，商收其利。民受其害，故商不可以不汰。商既汰，則賣私鹽可以無禁，夫所謂禁賣私鹽者，為其有妨於商而賺國餉也。若餉派之糧丁，而上無缺餉，聽民自行買賣，而下無私鹽矣。善乎李雯之言曰：鹽之產於場，猶五穀之生於地，宜就場定額，一稅之後，不問其所之，則國與民兩利。又曰：天下皆私鹽，則天下皆官鹽也。顧炎武曰：丘仲深言復海運，引杜詩云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為徵。予於鹽法，亦引子美詩曰：蜀麻吳鹽自古通。又曰：風煙渺吳蜀，舟楫通鹽麻。又曰：蜀麻久不來，吳鹽擁荊門。若如今日之法，各有行鹽地界，吳鹽安得至蜀哉。劉晏曰：鹽宜任其所之。歐陽修曰：水之行於地中也，遇坎則止，盈科則進。鹽之行亦猶是也。官何必限之，然且勢之所不能限也，旨哉！

第十五卷 貨語

金

或謂黃本日精，白本月華，故近赤道之地多金。吾粵陽明之國，天地盛德，寄旺於火。火之奐，丹砂之精，黃■父之，黃土母之，以故往往產金。金生於丹砂穴者為上，其屑多在黑沙及逆流漩氵復之所，沒水取之。或掘地丈餘，見有磊■粉子石，石褐色，一端黑焦，是為伴金之石，必有馬蹄塊金。蓋丹砂之旁有水晶牀，金之旁有粉子石，物不孤生，天地之道則爾，其粉子石所在，土色如血，或如熟杏，燒作脂蘇氣香，其沙甚重而苦，鵝鴨啖其沙者，從Ｅ２９■至內淘之，亦有金屑。開建有金莊水焉，其源出金雞湧，二百里間為大瀧小瀧者二，皆有瓜子金、麩金。越一山有金樓水，流聲清激，亦產生金。土人淘其沙，日得麩金分許，不能多，或有得一金龜，則其地數日無金矣。崖州黎田，其水瀠洄清徹，浮光躍金，有商人以百金貿而淘之，陽江木{艹朗}白石山澗中。及廣寧溪峒，亦有金坑，而生金甚微，色亦低劣，民竭一日之力，僅足餬口。英德之金山逕溪東西田腳亦有金，河源之藍田瀨，蒸煮其沙，日得生銀錢許，若得三四錢，則三日不能復得，高明礦脈亦微。萬曆間，中使募民認稅開採，尋以無利而寢，大抵晉康以掘鐵為生，開建、河源以淘金銀為業。一鐵爐可養千人，一金潭銀瀨可活數百室，皆天之所以惠貧民也。許渾詩云：「洞丁多斲石，蠻女半淘金。」若上官開採，則所得不足以償所失，未有不因而生亂者也。蓋嶺南雖有金而無金，其金皆自吳門買歸，□□者以銀易之，以便致遠。故賈人以金為貨，利常數倍。民謠有云：「黃金自吳來，精者十三倒。□□爭賣時，白銀不言好。」

○銀

粵之山舊有銀穴銀沙，《始興記》云：小首山崩，崩處有光耀，悉是銀礫。鑄之得銀，而英德、清遠其山傳有銀礦者，輒有白氣上升，草木沾之皆白。或山石盛熱時有銀汗，白而味辛。其礦或紅如亂絲，或白如草根，或銜黑石，或有脈，謂之龍口。循龍口挖之，淺者一二丈，深者四五丈，有焦路如灶土然，斯礦苗也，又挖則礦見矣。由微而盛，盛而復微，或如串珠，或如瓜蔓，微則漸絕，絕復尋焦，焦復見礦。若焦已絕，則又盤荒也。凡礦以有銀星大點而柔者為上，小點而堅者次之，謂之明礦。次則夾石礦，以色綠者為上，紅黑黃白者次之。又次則砂土礦，淘去浮者，留其沉重者煎之，以成瓜者為上，如瓜蔓者次之。然往往盤荒時，見有人騎白馬望空而去，此銀氣也，氣去則其銀亦去，故往往不得銀雲。東莞東南百餘里有寶山，其穴有銀磚數百片，相傳郭將軍所煉，取之輒昏迷不得出。旁一深洞在水中，土人嘗祭以白雞，入水鑿之，其剛者石也，柔則為鉛，鉛一石或得銀數兩。然每為神笞擊，鑄不及成。電白東有紗帽山，山有石大小數萬，非石，皆銀塊也。取之亦輒昏瞀，曳以巨藤，藤盡斷。有為齋醮以禱者，費三百金，第如其數以償，餘不能動。潮州西豐水有一穴，中有銀餅數千枚，亦不可取。始興林水源有斜潭，潭底有銀數十甕，以青石蓋之，可開觀而

不可取。羅浮一洞，有大銀版無數，有取其二者，夜夢山神訶責，復納還之，雷即震擊此洞，塞以巨石，至今遂不復識。夫非其有而取之者為盜，盜於人然且不可，況盜於天乎。大凡山谷之所藏，精靈之所秘，神物有歸，必非貪者所得而覬覦也。然惟人愛之，天乃吝惜而不與，人苟不愛，天亦以之同於砂礫矣。然而銀者多藏亦必厚亡，歲庚子，廣州有白鏹數萬錠，飛於空中，自南而北，有方將軍者焚香拜之，飛下近簾，兒童群笑之，竟復飛去，有為之賦飛鏹行者。且銀積久，蟲蟻亦食之，或化而為水，或從土中徙他所，其開礦者，利贏則商，縮則寇，終於不得其死。噫嘻。銀之為祟，亦何所益於人也哉。

夫用銀何始乎，顧炎武云：唐宋以前，上下通行之貨，一皆以錢而已，未嘗用銀。《漢志》言：秦幣二等，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臧，不為幣。孝武始造白金三品，尋廢不行。《舊唐書》：憲宗元和三年六月，詔曰：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钅廣。銅者可資於鼓鑄，銀者無益於生人。其天下自五嶺以北，見彩銀坑，並宜禁斷。《通典》：梁初唯京師及三吳、荊、郢、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則雜以穀帛交易。交廣之域，則全以金銀為貨。而韓愈奏狀亦言：五嶺買賣一以銀。元稹奏狀言：自嶺已南，以金銀為貨幣。自嶺已外，以鹽帛為交易。黔巫溪峽，用水銀、硃砂、繒、彩、巾、帽以相市。《宋史》：仁宗景[redacted]二年，詔諸路歲輸緡錢，福建、二廣易以銀，江東以帛。《金史．食貨志》：舊例銀每錠五十兩，其直百貫。《舊唐書．哀帝紀》：內庫出方圓銀二千一百七十二兩，充見任文武常參官救接。是知前代銀皆是鑄成，民間或有截鑿之者，其價亦隨低昂，遂改鑄銀，名承安寶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每兩折錢二貫。公私同見錢用。又云：更造興定寶泉，每貫當通寶五十。又以綾印製元興珍貨，同銀鈔及餘鈔行之。行之未久，銀價日貴，寶泉日賤，民但以銀論價。至元光二年，寶泉幾於不用，哀宗正大間，民間但以銀市易，而不用錢。至於今日，上下通行用銀，皆忘其所以然矣。考之《元史》：歲課之數，為銀至少，然則國賦之用銀，蓋不過三四百年耳。故今之言賦者，猶必曰錢糧。夫錢，錢也，糧，糧也，亦惡有所謂銀哉。嗟夫，用銀之為害始於金，今有國者，不以唐宋以前為法，上下通行之貨悉以錢，而獨仍金人之弊，其欲財用之充足也，不其難乎哉。夫二廣歲輸制以銀，以其地不產銅耳。如天下皆不用銀，則二廣亦不能獨用，二廣不能獨用，而二廣之民於是乎而不窮矣。嗟夫，古之為富者，菽粟而已。為其交易也，不得已而以錢權之。三代之賦，粟也，非錢也。漢唐之賦，粟也，錢也，帛也，非銀也。用銀始於閩、粵，以其地坑冶多而海舶利耳。然今二者皆不如昔，使能與天下十五省直悉廢銀不用，皆以錢以糧以布帛及諸土物易之，上之人以節儉倡率，禁瑰貨，絕淫巧，賤賈而貴農，將使黃金與土同價，復見今日，斯言必非荒謬也。

閩、粵銀多從番舶而來，番有呂宋者，在閩海南，產銀，其行銀如中國行錢。西洋諸番，銀多轉輸其中，以通商故。閩、粵人多賈呂宋銀至廣州，攬頭者就舶取之，分散於百工之肆，百工各為服食器物償其值。承平時，商賈所得銀，皆以易貨，度梅嶺者，不以銀捆載而北也，故東粵之銀，出梅嶺十而三四。今也關稅繁多，諸

貨之至吳、楚、京都者，往往利微折資本，商賈多運銀而出，所留於東粵者，銀無幾也，故諺曰：物賤銀貴，無錢可替。大抵小民貿易喜用錢，上之人苟能以錢易銀，盡棄銀而勿用之，而銀於是乎同於瓦礫矣。

粵東銀，其在野者，多用大口鍋，形如碗圓而高邊，及雙吹。在城者，多用砒傾硬錠、漳州錠、方槽，日趨於偽。其紋者若潮州餅、井欄酥與二洋之大小銀錢，有九五六色。最高者交趾銀條、銀舌，若山銀，則丹房所謂銀筍，色至足矣。市井小人，爭以巧偽為事，或蕩錫於邊，或钅贊Ｅ３０於腹。或灑鐵沙於面，或釣銅於四角，或以白銅，藥煮之為Ｅ３１銀，最易惑人。故便民莫善於錢。

○銅

考唐建中初，趙贊判度支，彩連州白銅，鑄大錢一以當十，而韶州城南七十里，宋初置場彩銅，曰岑水銅場，謂場水能浸生鐵成銅，今不然矣，而連州亦絕無白銅。大抵廣東無銅礦，惟廣西右江州峒有之，往時掘地數尺即有礦，故蠻人好用銅器。然廣東亦有赤銅，宓山云：凡赤銅一石，可取白銀四兩。從雲、貴來者有光，蓋未取煉者也，其價貴，從洋船來者無米，其價稍賤，以取煉者也。赤銅鑄錢，須以倭鉛、盧甘石入之則黃。官誠能平價採買於洋船，而取英德、仁化礦鉛以鑄制錢，錢既行，漸廢銀而不用。將見富者難以為富，貧者易以為貧，此亦便民之道也。說者謂地不產銅，而開局鑄錢則銅價頓高，勢不得不[redacted]雜以充課額。錢既[redacted]雜，質脆而色黯，遂啟偽錢之端，此說亦未必然。

○古錢

自河頭至高、雷二郡，用唐宋錢，廉州則用開元錢，開元錢以面有半月痕者為貴。相傳開元鑄錢，貴妃指甲誤觸其模，冶吏不敢擅易，此半月痕即貴妃指甲雲。又高、雷、廉用元豐錢，以平頭元為上，尖頭元次之。平頭元者，元字上一畫平也，尖者作一點，行書也，前世錢文未有行書者。淳化中，太宗始以宸翰為之，既成，以賜近臣，名御書錢，其用萬曆錢，則以[redacted]歷者為上。[redacted]者，歷字左撇直下也，交趾亦用宋錢，以六十錢為一勺，瓊用錢以六孔為一錢，六十為一兩，六百為一貫，數皆以六。

○鐵

鐵莫良於廣鐵，廣中產鐵之山，凡有黃水滲流，則知有鐵，掘之得大鐵礦一枚，其狀若牛，是鐵牛也。循其脈路，深入掘之，斯得多鐵矣。然產鐵之山，有林木方可開爐，山苟童然，雖多鐵亦無所用，此鐵山之所以不易得也。凡鐵礦一枚，層層剖之，皆有木葉紋，向背不一，山有某木。則鐵礦中有某葉紋，深掘之至數十丈，莫不皆然。嶺南當隆寒時，木不落葉，惟產鐵之山落葉，蓋鐵之精英所攝，金剋木之道也。鐵礦有神，爐主必謹身以祭，乃敢開爐。爐之狀如瓶，其口上出，口廣丈許，底厚三丈五尺，崇半之，身厚二尺有奇，以灰沙鹽醋築之，巨藤束之，鐵力、紫荊木支之，又憑山崖以為固。爐後有口，口外為一土牆，牆有門二扇，高五六尺，廣四尺，以四人持門，一闔一開，以作風勢。其二口皆鑲水石，水石產東安大絳山，其質不堅，不堅故不受火，不受火則能久而不化，故名水石。凡開爐始於秋，終於春，以天氣寒涼，鐵乃多水，金為水之源，水盛於冬，故鐵水以寒而生也。下鐵礦時，與堅炭相

雜，率以機車從山上飛擲以入爐，其焰燭天，黑濁之氣，數十里不散。鐵礦既溶，液流至於方池，凝鐵一版，取之，以大木槓攪爐。鐵水注傾，復成一版。凡十二時，一時須出一版，重可十鈞。一時而出二版，是曰雙鉤，則爐太王，爐將傷，須以白犬血灌爐，乃得無事。鐵於五金屬水，名曰黑金，乃太陰之精所成。其神女子，相傳有林氏婦，以其夫逋欠官鐵，於是投身爐中，以出多鐵。今開爐者必祠祀，稱為湧鐵夫人，其事怪甚。凡一爐場，環而居者三百家，司爐者二百餘人，掘鐵礦者三百餘，汲者、燒炭者二百有餘，馱者牛二百頭，載者舟五十艘。計一鐵場之費，不止萬金。日得鐵二十餘版則利贏，八九版則縮，是有命焉。然諸冶惟羅定大塘基爐鐵最良，悉是鍇鐵，光潤而柔，可拔之為線，鑄鑊亦堅好，價貴於諸爐一等。諸爐之鐵冶既成，皆輸佛山之埠，佛山俗善鼓鑄，其為鑊，大者曰糖圍、{[redacted]}七、{[redacted]衣}六、牛一、牛二，小者曰牛三、牛四、牛五，以五為一連曰五口，三為一連曰三口，無耳者曰牛，魁曰清。古時凡鑄有耳者不得鑄無耳者，鑄無耳者不得鑄有耳者，兼鑄之必訟。鑄成時，以黃泥豕油塗之，以輕杖敲之如木者良，以質堅，故其聲如木也。故凡佛山之鑊貴，堅也，石灣之鑊賤，脆也。鬻於江楚間，人能辨之，以其薄而光滑，消氵柬既精，工法又熟也。諸所鑄器，率以佛山為良，陶則以石灣，其炒鐵，則以生鐵團之入爐，火燒透紅，乃出而置砧上，一人鉗之，二三人錘之，旁十餘童子扇之，童子必唱歌不輟，然後可煉熟而為钅[redacted]也。計炒鐵之肆有數十，人有數千，一肆數十砧，一砧有十餘人，是為小爐。爐有大小，以鐵有生有熟也。故夫冶生鐵者，大爐之事也。冶熟鐵者，小爐之事也。其鋼之健貴乎淬，未淬則柔性猶存。流傳者，鋼已爐錘，方出火即入乎水，大火以柔之，必清水以健之，乃成純鋼。此煉鋼之事也。甘泉云：觀洪爐之鑄金，則知天地之終始矣。在爐而溶，生之也。出爐而結，成之也。溶也者，水始之事也。結也者，土終之事也。其溶也人以為屈，而不知生之始也，信孰大焉。其結也人以為信，而不知成之終也。屈孰大焉，始終相乘，屈信相感，而金未嘗變，道之象也。

○連

鉛一曰連，徐廣云：連，鉛之未煉者。昔王莽鑄作錢布皆用銅，[redacted]以連錫。孟康云：連，錫之別名也。李奇云：鉛，錫之璞，名曰連。應劭云：連似銅。許慎云：鏈，銅屬也。連州有鉛錫冶，故以名州。然今廣東錫多從廣西賀縣而至，賀縣出錫，故名賀。賀，錫也。語云：羊脂[redacted]銅，牡羊角縮賀。然廣東長樂、興寧、河源、永安皆產錫，堅白甲於洋錫，有馬蹄、蜈蚣、門限之名，貧民彩者賴以生，天啟末年以來甚盛。又韶州產錫，餘靖雲，韶處嶺[redacted]厄，雜產五金，四方之民，聚而遊手，牒訴紛[redacted]，常倍他郡，皆以爭錫穴之故，則宋時韶實多錫矣。

○珠

合浦海中，有珠池七所，其大者曰平江、楊梅、青嬰，次曰烏坭、白沙、斷望、海豬沙，而白龍池尤大。其底皆與海通，海水咸而珠池淡，淡乃生珠，蓋月之精華所注焉。故珠生池中央者色白，生池邊者色黃，以海水震蕩，咸氣侵之，故黃也。珠者蚌類也，蚌之陰精，圓澤為珠，故郭璞曰：瓊蚌[redacted]曜以瑩珠，或以為石決明

產，非也。珠一名神胎，凡珠有胎，蓋蚌聞雷則<疒秋>瘦，其孕珠如孕子然，故曰珠胎，蚌之病也。珠胎故與月盈朒，望月而胎，中秋蚌始胎珠。中秋無月，則蚌無胎。《呂氏春秋》云：月群陰之本，月望則蚌蛤實，群陰盈。月晦則蚌蛤虛，群陰揪。《淮南子》云：蛤、蟹、珠、龜，與月盛衰。又云：月死而蠃蚌■焦。語曰：澠■奉之精，孕為明月。又曰：蚌胎之珠，隨月圓缺。予詩云：「中秋月滿珠同滿、吐納清光一一開。」明月本為珠作命，明珠元以月為胎是也。凡秋夕，海色空明，而天半閃爍如赤霞，此老蚌曬珠之候。蚌故自愛其珠，得月光多者其珠白，曬之所以為潤澤也。凡蚌無陰陽牝牡，須雀雉變化而成，故能生珠，專一於陰也。曰珠牡者，言其蚌大無陰也，或以九孔蠃為珠牡，非也。曰珠母者，言其無陽也。蚌以月為食，與蟾蜍相為性命，呼吸太陰之精，無大小皆有珠，皆牝類也。稱海曰珠母宜也。又珠母者，大珠在中，小珠環之也。予詩云：「珠池千里水茫茫，蚌蛤秋來食月光。取水月中珠有孕，精華一片與天長」是也。凡彩生珠，以二月之望為始，珠戶人招集蠃夫，割五大牲以禱，稍不虔潔，則大風翻攪海水，或有大魚在蚌蛤左右，珠不可得。又復望祭於白龍池，以斯池接近交趾，其水深不可得珠，冀珠神移其大珠至於邊海也。予詩云：「暮春爭賽白龍池，掛席乘潮彩不遲。千尺蠃筐垂海底，翻波不使巨魚知」是也。彩之之法，以黃藤絲棕及人發紐合為欖，大徑三四寸，以鐵為■琶，以二鐵輪絞之，纜之收放，以數十人司之，每船■琶二，纜二，輪二，帆五六。其纜繫船兩旁以垂筐，筐中置珠媒引珠，乘風帆張，筐重則船不動，乃落帆收■琶而上。剖蚌出珠，蚌有一珠者，數珠者，有絕無珠者，有權得珊瑚碎枝及五色文石金銀者，蓋有數焉。珠身以圓白光瑩細無絲絡者為精珠，半明半暗者為褪光珠，次肉珠，次糙珠、藥珠。大而稍扁者曰■珠，所謂南海之明■也。其曰走珠、滑珠、■累■珠、官雨珠、稅珠、{■總}符珠、稗珠。古有此名，今莫能盡辨。但以精珠龍睛粉白，重一分者銀六倒，二分者四十倒，肉珠二分重者四倒，合八百顆而成一兩者曰八百子，則十倒，合千顆而成一兩者曰正千。八倒，其重七分者為珍，八分者為寶，故曰七珍八寶，其價則莫可定雲。凡珠歲有豐耗，多得者謂之珠熟，少曰珠荒，然古時珠賤今珠貴，古時合浦人以珠易米，珠多而人不重。今天下人無貴賤皆尚珠，數萬金珠，至五羊之市，一夕而售。奸人或以珠池為逋逃藪，與官吏交通，盜珠之人一，而買珠之人千百。產珠之池一隅，而用珠之國極於東西南朔。富者以多珠為榮，貧者以無珠為恥，至有金子不如珠子之語，此風俗之所以日偷也。聖明在上，不寶珠玉，以樸儉身先，是所望於今日矣。往總制林富有疏，請罷採珠，謂珠一彩之後，數年始生，又數年始長，又數年而始老，故禁私彩，禁數彩，所以生長之。今經數彩，即以人命易珠，有不能多得者，言甚剴切。珠本神物善徙，太守廉則珠復還。予嘗至合浦，止於城西賣魚橋，故珠市也。聞珠母肉作秋海棠或杏華色，甚甘鮮而性太寒。《草木記》云：採珠人以珠術作■，今不可得。土人餉我珠肉，臘以為珍，持以下酒，謂珠比年皆他徙，即雷州之對樂池，高州石城之麻水池，舊多產珠，今亦無之。又元時，東莞之大步海媚珠池，產鴉蠃珍珠。又縣之後海、龍岐、青蠃角、荔支莊一十三處，亦產珠母蠃及

珠蠃樹，今皆無之。元時張惟寅上狀言：珠蚌生在數十丈水中，取之必以繩引而縋人而下，氣欲絕，則掣動其繩，舟中人疾引而出，稍遲則七竅流血而死，或為惡魚所噬。蚌逾百十，得珠僅能一二，乞申罷之，其言與林富相表裏，留心民命者，可不知之。

產合浦之地者，多稱珠人。予嘗有《珠人曲》云：「一唇有數珠，大小相連綴。採珠乘月圓，揚帆入龍穴。」又云：「珠母當秋孕，精華月全。明珠無大小，都在口唇邊。」又云：「水淡珠多白，水咸珠多黃。月光化為水，來養明月[redacted]。」又云：「生長珠池旁，食珠如食米。日夕剖神胎，珠肉薦芳醴。」又云：「兒女抱珠筐，細珠棄不取。珠母肉微紅，色似海棠乳。」蓋蚌蛤食月之光以成珠，珠者月之光所凝，故色白，其肉亦白而有微紅，則月中之一陽也。白又以水之淡，其水取之於月中，故淡也。水者月之光所化，雖在鹹海之中，而精華不混。蚌蛤實月之光於腹而成珠於唇，珠在唇，故嘗吐之以自媚也。大抵蚌蛤以月為命，月者水之精，珠則月之精。其生不易，故得之亦不易。

合浦珠名曰南珠，其出西洋者曰西珠，出東洋者曰東珠。東珠豆青白色，其光潤不如西珠，西珠又不如南珠。南珠自雷、廉至交趾，千里間六池，出斷望者上，次竹林，次楊梅，次平山，至汗泥為下，然皆美於洋珠。宓山云：洋珠大如豆者，竟似夜光。但易碎又輕，一名玻璃珠。其中空故輕，凡珠有生珠，有養珠。生珠者以蚌曬之日中，其口自開，則珠光瑩，謂之生珠。若剖蚌出珠，則黯黯矣，是謂死珠。養珠者，以大蚌浸水盆中，而以蚌質車作圓珠，俟大蚌口開而投之，頻易清水，乘夜置月中。大蚌彩玩月華，數月即成真珠，是謂養珠。養成與生珠如一，蚌不知其出於人也。蚌之精神，蓋月之精神也。

吾粵所寶者珠，在古時凡生男子多命曰珠兒，生女多曰珠娘。珠娘之可知者，交趾王之女曰媚珠，雙角山之女曰綠珠是也。大抵珠者粵之精華，月之所生，日之所養，以為士女之光耀。故凡還珠之郡，媚川之都，沉珠之浦，禺珠之鄉，珠[redacted]之國，生其地者，人多秀麗而文，是皆珠胎之所孕育者也。故夫月無光，以日而為光，故月有外景，皆日之景。珠無光以月而為光，故珠有內景，皆月之景。月生於日，珠生於月，而人物又生於珠。珠以月為母，以日為父，粵人之寶珠，蓋所以寶日月也。粵故多珠，蚌、蛤、蠃生珠，鮫人慷慨以泣珠，鯨鯢目即明月珠。朱鱉吐珠，[redacted]豪亦有珠，復有驪龍之珠。驪龍珠產歸善之筆架山，歲大比，輒有大光如斗，上下峰間。一出應舉者一人，十出應十人，故其為士者祝雲。今歲舉賢書十人吐十珠，而河源桂山、茶山，龍川白額，亦有驪龍珠光見。粵又有龍珠，諺曰：種千畝木奴，不如一龍珠。又有蛇珠，諺曰：蛇珠千枚，不及玫瑰。玫瑰者，龍蚌之珠也。又海中有珠子樹，其狀如柳，蚌生於樹，樹生於石，蛋人嘗玄身沒海，鑿石而得樹，樹上得蚌，蚌中得珠。予詩云：「家家養得採珠兒，兼彩珊瑚石上枝。珠母多生珠子樹，海中攀折少人知。」

凡夜光之珠皆龍珠也。交廣昔時人少而物多，故《南齊地理志》稱：民戶不多，俚獠猥雜。扌卷握之資，富兼十世，卷握之資，必龍珠之類也。合浦人向有得一龍珠者，不知其為寶也，以之易粟。其人納之口中誤吞之，腹遂脹滿不能食。數數入水，未幾遍

體龍鱗，遂化為龍，所居室陷成深淵，故今謂之龍村。嗟夫。夜光之珠可寶也，然吞之則變為鱗介，失其性並失其身，人可以不慎乎哉。然今者嶺南俗雜五方，人多而物不給，扌卷握之中，亦無甚難得之貨，蚌珠且盡，況於龍頷之珠乎。昔危[redacted]為廉州守，吏進一聚珠扇，歎曰：身為廉州，而執此扇以對吏民，獨不愧於州名乎，卻之。嗟乎，如[redacted]者可謂無失其性者哉。

○玉

粵不產玉，而廣志云：白玉美者可以照面，出交州，又曲江縣東有玉山，卉木茂滋，泉石澄潤，相傳為昔人彩玉處。又瓊山石，白潤如玉，故名瓊山。高州海中有文[redacted]比，其鳴似磬而生玉。《山海經》云：文[redacted]比狀如覆銚，是生珠玉。然則粵亦有玉矣。語曰：瀰蚌之胎有玫瑰，文[redacted]比之腹有美玉。或有賦云：魚孕玉而長鳴，鱉弄珠而延佇。

○水晶

瓊州五指山，多水晶，光瑩照人，望如雪霽。取以為假山，高至丈餘，價甚翔。其銀晶及黃紫者，多從閩漳而來。或謂色紅者火昌，可以取火，白者水晶，可取水亦可取火。水晶所在，夜輒有火光雲。

○珊瑚

珊瑚，水之木也。生海中磐石之上，初白如菌，一歲乃黃。海人以鐵網先沈水底，俟珊瑚貫出其中，絞網得之。或以鐵貓兒墜海中得之。在水直而[redacted]，見風則曲而堅，得日光乃作鮮紅、淡紅二色。其五七株合成者，名珊瑚林，夜有光景，常燁燁欲然，南越王以為烽火樹是也。狀多如柏，亦曰烽火柏。或謂此物貴賤，並隨真珠，大抵以樹身高大，枝柯叢多，紋細縱而色殷紅，如銀朱而有光澤者為貴，色淡有髓眼者次之。其色善變，可以占災祥。圓之為珠，帶腕上，或以為簪。其人有福澤，則益紅潤。高明區《懷瑞賦》云：[redacted]氏炎洲之寶樹兮，實擢秀於重泉。抱巽德之典直兮，分離象於洶淵。瓊苞森其矗仄兮，丹柯宛以[redacted]連。於是犀象之渠，貝蛤之長，命贏舟，蕩舄槳，繚金維，舉鑛網，以加於千仞之下，而出於湍[redacted]之上。外有瑯[redacted]石，生海底，柯似珊瑚。色白者曰白珊瑚，青者青珊瑚。又有黑珊瑚，其色如漆，出安南。有海鬆，亦似珊瑚而多針眼。

○琥珀

琥珀，來自云南者多血珀，來自洋舶者多金珀、蜜蠟、水珀，廣人雕琢為器物特工，餘則以作丸藥之用。琥珀者，龍陽而虎陰，龍為魂而虎為魄。蓋得鬆液之陰精，因己土而結者也。梁氏云：凡鬆老則其中所附之金精甚堅，堅則重而下注，潛伏於根節之中。夏月時太陽氣盛，鬆以金水之精，受大火之蒸炙，於是通體融液，膚理有疏，皆滲泄而遺漏。而是時火在天上，地下之氣寒而斂。以地下寒斂之氣，而受鬆熱液之精，二者相抱，遂凝而為琥珀。久在土中，愈堅而愈明瑩。其內之光亮者精也，如金色者血也。故服琥珀，則寧心魄而利小遺，血經之藥陰也。服茯苓，則安神魂而補脾胃，氣經之藥陽也，物以類各相從也。廣中抱龍丸為天下所貴，以其琥珀之真也。其以油煮蜜蠟為金珀，吸莞草易，但不香。

○貝

徐聞之西，每天霽，海水清澈見底，渾然砥平，皆石也。石上多有石欄杆、海菜、鐵樹、雲根、石菌、靈[redacted]而、土芝等物。砂中復有蠃、[redacted]戍、蜃、蜊、[redacted]豪、蚶、蝤蛑之屬。凡古之威鬥、大鍾、刑鼎、瓊弁、敦牟、卮[redacted]，以及罍、缶、[redacted]、釜豆、區、[redacted]卷、[redacted]之狀，無不畢具。磨蕩既久，肌理滑瑩，皆作五色光怪。有客嘗摭拾之，凡得貝類三百餘，蠃類五百餘，蛤類二百餘，石類一百餘，樹類五十餘。其最精麗纖巧，如相思子、甲香、指甲蠃、石蠃、石蟹、石燕、[redacted]車Ｅ３２、玳瑁等有六十餘種，一一不同，是皆所謂貝也。凡寶有天產自然者，有人工雕鏤者，如貓睛、鹵子、組母[redacted]錄、映青、映紅、黃钅贊、白钅贊，皆寶也。貝海，貝也。又有客嘗至吳川，見海浪至，輒如萬條白練，諸蠃殼隨浪去來，淘汰日久，光彩陸離，可以監照眉須，不減水碧金膏也。海旁多細白沙，積如丘阜，潮落時，沙痕如波紋素[redacted]。黑夜海中生火，蠃[redacted]函之屬，一一負火以行。蓋離為蚌為蠃，文為蛤為Ｅ３３，皆火德也。姚寬云：蛤蜊、文蛤，皆一潮生一暈。予謂潮水咸，咸屬火，暈生於潮，亦生於火也。陰火生於海中，為鱗介之文，陽火生於山中，為鳥獸之文。

○玻璃

玻璃來自海船，西洋人以為眼鏡。兒生十歲，即戴一眼鏡以養目光，至老不復昏[redacted]蒙。又以玻璃為方圓鏡，為屏風，昔漢武帝使人入海市琉璃者此也。《南州異物志》云：琉璃本質是石，欲作器，以自然灰治之。自然灰狀如黃灰，生南海濱，今西洋人不知亦用此灰否。每裁鋸為大小物，或以鑲嵌壁障。潘尼所謂灼[redacted]龠旁燭，表裡相形，凝霜不足方其潔，澄水不能喻其清者。廣人或鑄石為之，然殊不及。

○騏[redacted]竭

騏[redacted]竭，紫鈚樹之脂也，以嚼之不爛如蠟者，拍之可透指甲者，燒之有赤汗出，而灰不變色者為上。此物與龍腦頗同，龍腦屬金，故白，血竭屬火，故赤。腦其樹之膏，竭其樹之血也，廣州及南番諸國皆有之。

○龍腦香

龍腦香，出佛打泥者良，來自番舶，粵人以樟腦亂之。樟腦本樟樹脂，色白如雪，故謂之腦。其出韶州者曰韶腦。樟腦以人力，龍腦以天生者也。凡腦皆陽氣所聚，陽香而陰臭，而龍者純陽之精尤香。其腦與涎，皆香品之最貴者。

○勾漏砂

嘉靖初，鬱林苦彩砂之役。有州同顧起綸者，謂葛洪南來，鮑靚留居羅浮，實未嘗得砂於此。今日之役，恐徒靡敝吾民，不如市之辰州便。台府不從，役三萬工於[redacted]山西嶺，穿三池，得砂一斤。於綠珠湧渫深井，得巨砂二十餘兩，乃知勾漏亦無砂雲。鬱林古勾漏地，昔之所有，今之所無，亦天地氣運使然。連州往亦產砂，至宋時已絕，又安知辰州、貴陽他日不如勾漏邪！

○辟珠

辟珠，質理堅重如貝，其生也常以椰子、檳榔、果谷諸實為胎，謂之聖鐵。大者如菩提子，可辟銅鐵，銅鐵不能損。小者如黍粟，可辟竹木，竹木不能損。犯以他物則損矣。然大者或可辟竹

木，小者或可辟銅鐵，島夷能辨之，以為奇寶。

○綿布

東粵之綿布，良苦不一，最美者白[redacted]。《史記》：榻布者白疊，或作[redacted]，是也。其布細膩精密，皚如雪，輕如繭紙，幅廣至四五尺，吉絡為之。其織為巾者，兩頭組結方勝、葳蕤及諸物象。織者每拋一梭，則念一佛，故廣州人殮死者以為面衣。是曰西洋布，以來自番舶者為真。其出於瓊者，或以吳綾越錦，拆取色絲，間以鵝毳之綿，織成人物花鳥詩詞，名曰黎錦，濃麗可愛。白者為幛，雜色者為被，曰黎單。四幅相連曰黎幕，亦曰黎幔，以金絲者為上。又有花被假被，《漢書》：儋耳、朱崖皆服布如單被，穿中央為貫頭，即今之黎單也。亦有織為巾[redacted]與裙者。裙曰黎衤甬，橫幅合縫如井欄，皆素花假錦百褶而成，所謂迦盤之衣也。黃文裕賦云：布帛則攀枝吉貝，機杼精工。百卉千華，凌亂殷紅。疏[redacted]暑，密斜弭風。蓋謂瓊布也。斜謂斜文布，其文或作象眼，或[redacted]字，或大小方勝，文皆側理，故曰斜。廣州有麻經、絲經兼絲布，或綿緯絲。有雙纟丕布，甚厚實。有榜被，絮纟[redacted]所織，其緯粗如小指，或謂即<並毛>被，亦名<並毛>[redacted]，或方文、斜文。雷州有雷被，以白綿線為之，亦有紅者、紫者。崖州多織綿，儋州多織生絲。崖州組織綿線如布帛狀，繡人物花鳥其上，有十金一具者，名曰帳房，俗稱儋、崖二帳。是皆越布也。志曰：南方之布葛越，木綿草本，亦越也。其曰織貝者，織為貝文，詩所謂貝錦也。貝或吉貝也。志稱高昌有草，實如繭，絲如細纟盧，名白纟盧[redacted]子。織之為布，白疊即吉貝也。島夷以卉服來貢，而織吉貝之精者以入篚，故曰織貝。臨川吳氏云：染其絲五色，織之成文曰織貝，不染五色而織之成文曰織文。是也。綿與絲一也。綿又有木棉之綿，即攀枝花絮也。其木高四五丈，花殷紅，朵大於杯，花落則絮蘊焉。春暮時溫空而飛，彩之，其粗者可以為褥。嶺外以為吉貝即木棉，非也。吉貝草綿，如斑枝乃木棉耳。汪廣洋詩：翠苞半拆漸吐綿，雪花填滿行人道。又云：搓就瓊簪膩如繭，絲成水縷細如煙。謂斑枝也。又有樹綿，一曰樹頭綿，以吉貝枝接烏柏，俟生時截去烏柏，樹長可八九尺，四季開花，夏秋尤盛。每一株生，數十年不壞。絮同木綿，德慶以上多種之。

○葛布

粵之葛，以增城女葛為上，然恒不鬻於市。彼中女子終歲乃成一疋，以衣其夫而已。其重三四兩者，未字少女乃能織，已字則不能，故名女兒葛。所謂北有姑絨，南有女葛也。其葛產竹絲溪、百花林二處者良。彩必以女，一女之力，日彩只得數兩。絲縷以針不以手，細入毫芒，視若無有，卷其一端，可以出入筆管，以銀條紗襯之，霏微蕩漾，有如蜩蟬之翼。然日曬則縐，水浸則蹙縮，其微弱不可恒服。惟雷葛之精者，百錢一尺，細滑而堅，顏色若象血牙。名錦囊葛者，裁以為袍直裰，稱大雅矣。故今雷葛盛行天下。雷人善織葛，其葛產高涼、[redacted]岡洲，而織於雷。為[redacted]者[redacted]者，分村而居，地出葛種不同，故女手良與沽功異焉。粵故多葛，而雷葛為正葛，其出博羅者曰善政葛。李賀羅浮山人與葛篇云：依依宜織江南空。又云：欲剪湘中一尺天。謂此。出潮陽者曰鳳葛，以絲為緯，亦名黃絲布。出瓊山、澄邁、臨高、樂會者，輕而細，名美人葛。

出陽春者曰春葛。然皆不及廣之龍江葛堅而有肉，耐風日，凡此皆纟全葛也。纟全葛外有新會細苧，蓋左思所謂[redacted]中黃潤，又曰黃潤比筒者。凡疊布必成筒，一筒十端，而葛之大者率以兩端為一連，苧則一端為一連，他布則以六丈為端，四丈為疋，此其別也。古時無木綿，皆以細麻為布，惟粵之苧則自上古已有。《禹貢》曰：島夷卉服。《傳》曰：島夷，南海島上夷也。卉，草也。卉服，葛越也。葛越，南方之布，以葛為之，以其產於越，故曰葛越也。左思曰：蕉葛升越，弱於羅紈。《正義》曰：卉服葛越，蕉竹之屬，越即苧祁也。漢徐氏女贈其夫以越布。鄧後賜諸貴人白越，是也。《漢書》云：粵地多果布之湊。韋昭曰：布，葛布也。顏師古曰：布謂諸雜細布。皆是也。其黃潤者生苧也，細者為纟全，粗者為苧，苧一作[redacted]。《禹貢》曰：「厥篚織貝。《傳》曰：織細[redacted]也。《疏》曰：細[redacted]，布也。《漢志》所謂蘭乾細布也。蘭乾者，獠言[redacted]也。翁源以為苧霜布，是也。其曰花練，曰谷纟戶，曰細都，曰弱折，皆其類。許慎云：南方[redacted]布之屬皆為荃。荃，纟全也，蕉竹之屬皆纟全也。蕉布黃白相間，以蕉絲為之，出四會者良。唐時端、潮貢蕉布，韶貢竹布。竹布產仁化，其竹名曰丹竹，丹亦曰單。竹節長可緝絲，織之名丹竹布，一名竹纟束。庾翼與燕王書曰：竹纟束三端。是也。志稱蠻布織蕉竹、苧麻、都落等。麻有青、黃、白、絡、火五種。黃白曰苧，亦曰白緒。青絡曰麻，火曰火麻，都落即絡也。馬援在交趾，嘗衣都布單衣。都布者，絡布也。絡者，言麻之可經可絡者也。其細者當暑服之，涼爽無油汗氣。氵柬之柔熟如椿椒繭綢，可以御冬。新興縣陽盛，估人率以綿布易之。其女紅治絡麻者十之九，治苧者十之三，治蕉十之一，紡蠶作繭者千之一而已。又有魚凍布，莞中女子以絲兼苧為之，柔滑而白若魚凍。謂紗羅多浣則黃，此布愈浣則愈白雲。外有藤布、芙蓉布，以木芙蓉皮績絲為之，能除熱汗。又有罾布，出新安南頭。罾本苧麻所治。漁婦以其破敝者翦之為條，縷之為緯，以綿紗線經之，煮以石灰，漂以溪水，去其舊染薯莨之色，使瑩然雪白。布成，分為雙單，雙者表裡有大小絮頭，單者一面有之。絮頭以長者為貴，摩挲之久，葳蕤然若西氈起絨。更或染以薯莨，則其絲勁爽，可為夏服。不染則柔以禦寒，粵人甚貴之，亦奇布也。諺曰：以罾為布，漁家所作。著以取魚，不憂風颶。小兒服之，又可辟邪魅。是皆中州所罕者也。粵布自《禹貢》始言，遷、固復言，官其地者往往以為貨賂。昔孫Ｅ３４調朱[redacted]廣幅布，蠻不堪役，遂作亂殺Ｅ３４。而士燮獻吳大帝細葛以千數，粵人苦之。宋恭帝時，廣州獻入筒細布，一端八丈，帝惡其精麗，蠹害女紅，卻之，詔嶺南禁作此布。誠慮小民淫巧，風尚侈靡，使貪吏得以為暴也。

　　雷州婦女多以織葛為生。《詩正義》云：葛者婦人之所有事。雷州以之。予詩云：雷女工[redacted]，家家買葛絲。又云：蠻娘細葛勝羅襦，彩葛朝朝向海隅。又云：雷女彩葛，緝作黃絲。東家為[redacted]，西家為[redacted]。增城亦然，其治葛無分精粗，女子皆以針絲之。乾[redacted]成縷，不以水績，恐其有痕跡也。織工皆東莞人，與尋常織苧麻者不同。織葛者名為細工，織成弱如蟬翅，重僅數銖，皆純葛無絲。其以蠶絲緯之者，浣之則葛自葛絲自絲，兩者不相聯屬，純葛則否。葛產綏福都山中，以蔓生地上而稚者為貴。若繚繞樹間，則葛多枝

葉，不中為絲。彩者日得數斤，城中人買而績之，分上中下三等為布。陽春亦然。其細葛不減增城，亦以紡緝精而葛真雲。凡葛以[redacted]之有響，濡之明亮者為真。浣以梅葉之汁，和以清泉，摺幅為方而勿揉以手，則理不皺。其盎以瓦毋以木，則色不淄。湛之經宿，出而拍拍陰乾於簷端，毋以烈日則不脆。然純葛者可浣，兼絲者浣之則縮。純葛曰纟全，言全乎葛也。

蕉類不一。其可為布者曰蕉麻，山生或田種，以蕉身熟踏之，煮以純灰水，漂[redacted]令乾，乃績為布。本蕉也而曰蕉麻，以其為用如麻，故葛亦曰葛麻也。廣人頗重蕉布。出高要寶查、廣利等村者尤美。每當墟日，土人多負蕉身賣之。長樂亦多蕉布，所畜蠶，惟取其絲以緯蕉及葛，不為綢也。綢則以天蠶食烏柏葉者織之。史稱粵多果布之湊，然亦夏布若蕉葛、苧麻之屬耳。冬布多至自吳、楚。松江之梭布，咸寧之大布，估人絡繹而來，與綿花皆為正貨。粵地所種吉貝，不足以供十郡之用也。蕉布與黃麻布為嶺外所重，常以冬布相易。予有《蕉布行》云：「芭蕉有絲猶可績，績成似葛分[redacted]。女手纖纖良苦殊，餘紅更作龍須席。蠻方婦女多勤劬，手爪可憐天下無。花針白越細無比，終歲一疋衣其夫。竹與芙蓉亦為布，蟬翼霏霏若煙霧。入筒一端重數銖，拔釵先買芭蕉樹。花針挑出似游絲，八熟珍蠶織每遲。增城女葛人皆重，廣利娘蕉獨不知。」

○繭布

程鄉繭綢，為嶺南所貴。其蠶分畦而養，各以其葉飼之，飼某葉則為某繭綢，其繭布則羅浮大胡[redacted]繭所成。有詠者云：仙遺衣化羅浮[redacted]，[redacted]化山蠶復作衣。大胡[redacted]者，葛稚川之遺衣也，衣化為[redacted]，[redacted]化復為衣，其異若此。文昌繭，其蠶惟食山栗葉，故吐絲堅靭，其綢可久服弗敝。新興繭亦然。若南海官窯繭、順德龍江繭，則劣矣。

○鳥服

朔漠多獸服，南方多鳥衣。鳥衣者，諸種鳥布所成，一曰天鵝絨，夷人剪天鵝細管，雜以機絲為之，其制巧麗，以色大紅者為上。有冬夏二種，雨灑不溼，謂之雨紗、雨緞。粵人得其法，以土鵝管或以絨物，品既下，價亦因之。一曰瑣袱，出哈烈國，亦鳥毳所成，紋如紈綺，其大紅者貴。然服之身重不便，粵人仿為之，似素紡絹而自起雲，殊不逮也。又有以孔雀毛績為線縷，以繡譜子及雲肩袖口，金翠奪目，亦可愛。其毛多買於番舶，毛曰珠毛，蓋孔雀之尾也。每一屏尾價一金，一屏者一孔雀之尾也。以其尾開如錦屏，故曰屏。

○紗緞

廣之線紗與牛郎綢、五絲、八絲、雲緞、光緞，皆為嶺外京華東西二洋所貴。予《廣州竹枝詞》云：洋船爭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二洋。五絲八絲廣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

○紙

東莞出蜜香紙，以蜜香木皮為之。色微褐，有點如魚子，其細者光滑而靭，水漬不敗，以襯書，可辟白魚。南浙書殼，皆用栗色竹紙，易生粉蠹，至粵中必以蜜香紙易之，始不蠹。最堅厚者曰純皮。過於桑料。細者曰紗紙，染以紅黃。以帷燈，恍若空[redacted]，以有

細點如沙，亦曰沙紙。晉武帝賜杜預蜜香紙萬番。嶺表錄異。廣州多棧香，以作紙名為香皮。是此紙也。長樂有谷紙，厚者八重為一，可作衣服，浣之至再不壞，甚暖，能辟露水。[redacted]紙自昔見重，唐蕭仿為嶺南節度使，敕諸子以谷紙繕補殘書。子廩諫曰：州距京師且萬里，書成不可露齎，必將貯以囊笥，貪者伺望，得無薏苡之嫌乎？仿曰：善，吾思偶不及此。此谷紙之故事也。從化有流溪紙，紙出流溪一堡，有上流紙[redacted]度、下流紙[redacted]度，二[redacted]度專以運紙故名。其竹名曰紙竹，與他竹異。男女終歲營營，取給篁箐，絕無外務。其法先斬竹投地窖中，漬以灰水，久之，乃出而椎練。漬久則紙潔而細，速則粗而滲。粗者一名後紙。

○諸番貢物

諸番之直廣東者，曰婆利，曰古麻刺，曰狼牙修，曰占城，曰真臘，曰爪哇，曰暹羅，曰滿剌加，曰大泥，曰蒲甘，曰投和，曰加羅希，曰層檀，曰赤土。其直安南者，曰林邑，曰[redacted]，曰三佛齊，曰急蘭丹，曰頓遜，曰州湄，曰氵孛泥，曰[redacted]婆，曰扶南，曰彭亨，曰毗騫，曰天方，曰錫蘭山，曰西洋古裡，曰榜葛剌，曰蘇門[redacted]剌，曰古裡班卒。是皆南海中大小島夷，見於明祖訓、會典者也。其不可考者，有輦、羅蘭、頓田、離其、門毒、右笪、羅越、佛逝、訶陵、個羅、羅谷羅、婆露、獅子、摩逸、佛朗機諸國，則未嘗入貢懋遷有無者也。安南本漢交趾地，洪武初朝貢，其物有金銀器皿、燻衣香、降真香、沉香、速香、木香、黑線香、白絹、犀角、象牙、紙扇。占城本古越裳氏界，洪武二年，其主阿[redacted]阿首遣其臣虎都蠻來朝貢，其物有象、犀、象牙、犀角、孔雀、孔雀尾、龍腦、橘皮、抹身香、燻衣香、金銀香、奇南香、土降香、檀香、柏香、燒碎香、花藤香、烏木、蘇木、花梨木、蕪蔓、番紗、紅印花布、油紅綿布、白綿布、烏綿布、圓璧花布、花紅邊縵、雜色縵、番花手巾帕、兜羅綿被、洗白布泥。暹羅在占城南，洪武四年，其王參烈昭毗牙遣使柰思俚儕剌識悉替等來朝貢，進金葉表，其物有象、象牙、犀角、孔雀尾、翠毛、六足龜、龜筒、寶石、珊瑚、金戒指、銅鼓、片腦、米腦、[redacted]束腦、腦油腦、紫檀香、速香、安息香、黃熟香、降真香、羅斛香、乳香、樹香、木香、烏香、丁香、丁皮、阿魏、薔薇水、琬石、紫梗、藤竭、藤黃、硫黃、沒藥、烏爹泥、肉豆寇、胡椒、華撥、蘇木、烏木、大楓子、[redacted]布、油紅布、白纏頭布、紅撒哈剌布、紅地絞節智布、紅杜花頭布、紅邊白暗花布、綿棋子花布、織人象花文打布、西洋布、織花紅絲打布、剪絨絲雜色紅花被面、織雜絲竹布、紅花絲手巾、織人象雜色紅文絲縵。真臘本扶南屬國，洪武六年，其王忽兒那遣使柰亦吉郎等來貢，其物有象、象牙、犀角、孔雀翎、蘇木、胡椒、黃蠟、烏木、黃花木、土降香、寶石。爪哇本古[redacted]婆國，洪武三年，其王昔裡八達剌遣使八的占必等來朝貢，其物有胡椒、蓽茇、黃蠟、烏爹泥、金剛子、蘇木、烏木、番紅土、薔薇露、奇南香、檀香、麻藤香、速香、降香、木香、乳香、黃熟香、安息香、烏香、蓽拔、茄龍腦、血竭、肉荳蔻、白荳蔻、藤竭、阿魏、蘆薈、沒藥、大楓子、丁皮、番木鱉子、悶蟲藥、碗石、寶石、珍珠、錫、西洋鐵、鐵槍、摺鐵刀、銅鼓、[redacted]布、油紅布、孔雀、火雞、鸚母[redacted]、玳瑁、孔雀尾、翠毛、鶴頂、犀角、象牙、龜筒。滿剌加在占

城南，永樂三年，其王西剌八兒速剌遣使奉金葉表來朝貢，其物有番小廝、犀角、象牙、珠母殼、玳瑁、鶴頂、鸚母■、黑熊、黑猿、白麂、鎖袱、金母鶴頂、金廂戒指、撒哈剌白■布、薑黃布、撒都細布、西洋布、花縵、片腦、梔子花、薔薇露、沉香、乳香、黃速香、金銀香、降真香、紫檀香、丁香、丁皮、■旁、胡椒、血竭、烏爹泥、肉荳蔻、沒石子、阿魏、窠鉛、片腦、肉果、瑪瑙珠、竹布、蘇合油、烏木、蘇木、大楓子、番錫、番鹽。三佛齊本南蠻別種，在占城南，洪武四年，其王哈剌紮八剌卜遣使玉的力馬{穴下}亦裡麻思奉金字表來朝貢，其物有黑熊、白獺、火雞、孔雀、五色鸚母■、諸香、兜羅綿被、■布、龜筒、胡椒、肉荳蔻、番油子、米腦。氵孛泥本■婆屬國，洪武四年，其王馬謨沙遣使亦思麻逸朝貢，其物有珍珠、寶石、金戒指、金緣環、金銀八寶器、龍腦、牛腦、梅花腦、降香、沉香、速香、檀香、丁香、肉荳蔻、黃蠟、玳瑁、龜筒、贏殼、鶴、熊皮、犀角、孔雀、倒掛鳥、五色鸚母■、黑小廝。錫蘭山，正統十年，其王遣使耶把剌謨的黑啞等來朝貢，其物有寶石、珊瑚、水晶、金戒指、撒哈剌象、乳香、木香、樹香、土檀香、沒藥、西洋細布、藤竭、蘆薈、硫黃、烏木、胡椒、碗石。蘇門■剌，永樂三年，其王鎖丹罕難阿必鎮遣使阿裡來朝貢，其物有馬、犀、牛、龍涎、撒哈剌梭眼木香、丁香、降真香、沉速香、胡椒、蘇木、錫、水晶、瑪瑙、寶石、石青、回回青、硫黃、番刀弓。大垠，稱隸暹羅助貢國，其來貿易，有胡椒、乳香、血竭、沒藥、片腦、華撥、烏爹泥、土檀、黃檀香、降香、沉香、沉粟香、丁香皮、烏木、蘇木、藤黃木、貪子、龜筒、象牙、番牛角、玳瑁、珠殼、寶石、打麻、西洋布、竹布、茭張席、灰筒。急蘭丹，正德四年來貿易，有胡椒、烏木、丁皮。以上凡十二國，皆嘗來往廣東者。舊例，貢舶三艘至粵，使者捧金葉表，入京朝貢，其船市物還國。次年三船復至迎敕，又市物還國。三年三貢，或五年一貢。一貢則其船來往三度，皆以澳門為津市。黃文裕云：往者番舶通時，公私饒給，其貿易舊例，有司擇其良者，如價給之，次則資民買賣。故小民持一二錢之貨，即得握椒。輾轉交易，可以自肥。廣東舊稱富庶，良以此。助國供軍既有賴，而在官在民又無不給，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者也。議者或病外番闖境之為虞，夫暹羅、真臘、爪哇、三佛齊等國，洪武初首貢方物，臣服至今。永樂時，氵孛泥入朝，沒齒感德。成化間，占城被簒，繼絕蒙恩。南方蠻夷，大抵寬柔，乃其常性，百餘年間，未有敢為寇盜者。邇者佛朗機來自西海，其小為肆侮，夫有所召之也。見今番舶之在漳閩者，亦未聞小有警動，則是決不敢為害，亦章章明矣。霍文敏云：東南番皆由廣入貢，因而貿易，互為利市焉，中國不可拒之以自困。惟佛郎機則賊人之桀也，不可不拒。因拒佛郎機並拒諸番，非策也。為今之計，在諸番之來則受之，在佛朗機則斥之，否則厲兵以防之，示之必誅。

○黷貨

東粵之貨，其出於九郡者，曰廣貨，出於瓊州者，曰瓊貨，亦曰十三行貨，出於西南諸番者，曰洋貨。在昔州全盛時，番舶銜尾而至，其大籠江，望之如蜃樓■■。殊蠻窮島之珍異，浪運風督，以湊鬱江之步者，歲不下十餘舶。豪商大賈，各以其土所宜，相貿

得利不貲，故曰金山珠海，天子南庫，貪者豔之。《晉書》稱：廣州包帶山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然地多瘴癘，人情憚焉。惟貧窶不能自立者，求補長吏。故前後刺史，皆多黷貨。朝廷欲革其弊，以吳隱之為廣州刺史。隱之至郡，清操異常，每食惟乾魚菜。帷帳器服，皆附外庫。其後有王琨者，刺史廣州，人言南中沃實，官此者常致鉅富，世雲廣州刺史，一經城門，即得三四十萬。琨無所取納，表獻祿俸之半。有王僧孺者，為南海太守，歎曰：昔人為蜀部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吾子孫，不在越裝。有張田者，知廣州，嘗謂人曰：南海饒諸珍物，但身為市舶使，不欲以此自污。作欽賢堂，繪古昔清刺史像，師事之。有周[redacted]童者，知廣州。故事：番船抵郡，犀象香珠之屬悉選以獻，曰呈樣。[redacted]童一無所受，終任不至舶務。有餘靖者，知廣州，奏罷番舶之稅，以來遠人。又戒在任官吏。不得私市南藥，及受給由蘇息二錢。比自罷歸，囊中無南海一物。有孔[redacted]者，為嶺南節度使，始至，免屬州逋賦十八萬緡、米八萬斛、黃金稅八百餘兩。番船初來，有下碇稅，有閱貨宴，所餉犀象、香[redacted]，下及僕隸，[redacted]禁絕無求索。舊制，海商死者，官籍其貨，滿三月，無妻、子詣府，則沒入之。[redacted]以海道遠，歲一往復，苟有驗者，不為限，悉推與之。有盧鈞者，為嶺南節度使，番船之來，舊帥皆作法興利以致富。鈞奏請監軍領市舶使，己不干預。有韋正貫者，為嶺南節度使，舊日番船始至，大帥必取其上珍，而售以下直，番人厭苦之。正貫至，一無所取。之數公者，皆清廉自愛之君子，求其取所當取者不可得。況於身為大賈，斡山海之貨，役利細民，與市井子孫爭為奸利者乎！比年以來，嶺海亦大空虛矣。所喜者大庾綰轂其口，百里間磴道[redacted]岩，十郡之大阻恃焉。天欲留不盡之貨財於南越，故以此台關一線為咽喉。俾玩巧事末之民，與夫{此口}窳偷生者，得仰機利而食。不然者，地之所產者有盡，而貪人之捆載者無窮。嶺海雖為天下饒，所存以為生且養者，亦無幾矣。嗟夫！國之富藏之於民，復藏之於其地之民，夫使其地之民各享其利，而無眈眈者虎視其間，而其國治矣。

第十六卷 器語

鍾

五仙觀有大禁鍾，洪武初永嘉侯朱亮祖所鑄，然不敢擊。歲乙酉，有司命擊之，城中嬰兒女死者千餘。於是嬰兒女皆著絳衣，係小銀鍾以厭之。越一年城破，乃止勿擊。鍾有雌雄，其雌者向飛入白鵝潭，往往與城中鍾相應。予詩：「雌雄海底應鐘聲。」鍾故能飛，宋政和中，合浦靈覺寺鍾一夕飛去，既明，懸於空中，其半猶濕。居人言：江灣每夜有鍾吼聲，是必與龍鬥也。察之果然。乃去鍾頂上龍角，遂不復飛，而名其地曰鍾灣。每灣中風起，有一物大如車輪，藍色，騰躍波中，必嘗與鍾鬥者也。鍾，金也，龍，木也。金木相鬥，其必有不得其平者歟！

○鼓

漢順帝時，周敞為交趾刺史，嘗至龍川，聞山木響異，因伐取為鼓，以下分鼓給桂林郡，上分鼓給並趾郡。每擊一鼓，則二鼓皆鳴，俚獠驚動，謂有龍潛而相應，莫不畏之，因名其山曰龍山。萬曆間，剿滅大藤峽賊，以大藤為三鼓[redacted]桑，[redacted]桑圍一丈，長三四尺，黑潤若角沉然。一置廣州都司堂，一置肇慶府門上，一置梧州總兵府。其聲逢逢，數百里亦時相應，皆靈器也。二者相類，皆木與藤之為怪。

○鐵鼓

韶州忠惠公祠有鐵鼓，一面微損，擊之有聲。先時江中有一蛟，舟行者多為所害。公以鐵為鼓及船，使役人乘之，一日夜來往五羊，得蛟斬之，至今蛟骨二段存祠中。蓋以鐵物治蛟，乃金剋木之道，龍性畏鐵，蛟亦然，是皆屬木，故以金製之。伏波鑄鐵船沉於合浦，其亦以鎮壓毒龍而已。

○銅鼓

南海廟有二銅鼓，大小各一。大者徑五尺，小者殺五之一，高各稱廣。大者因唐時高州太守林靄，得之於蠻酋大家，以獻節度使鄭[redacted]，[redacted]以獻於廟中者。其制中空無底，钅刃垂四懸，腰束而臍隱起，旁有兩耳，通體作絡索連錢及水氵[redacted]紋，色微青如鋪翠，半斷起如辰砂，銅質盡化，金精獨存，有光瑩然可鑒，蓋千餘年物也。邊際舊有蛙六，今不存。其小者或謂出潯州銅鼓灘。先是灘水湍急，舂石底作銅鼓聲，入夜輒有光怪。一日水涸銅鼓見，太守取之，懸於四穿樓。其四角有金蝦蟆五，為番人所竊，聲遂稍石，乃歸於南海廟中。色純綠作鷓鴣斑，斜文纖麗，隱隱若八卦象。歲二月十三，祝融生日，粵人擊之以樂神。其聲<門堂>[redacted]鏗钅訇，若行雷隱隱，聞於扶胥江岸二十餘里。近則聲小，遠乃聲大，神器也。嘉靖間，海寇曾一本謀移去，鐵索忽斷不可舉。有老父云：此銅鼓昔浮海至，其鳴應潮，自為大盜所移，靈蛙殘缺，遂不復自鳴。又云：銅鼓之大者，舊雌雄各一，今廟所存者雄也，其雌向遇風雷，飛入獅子海中，今雄鳴，則其雌輒相應雲。粵故多銅鼓，或謂雷、廉至交趾瀕海饒濕，革鼓多[redacted]緩不鳴，伏波始制銅為之，狀亦類鼓，而稍埤，縮腹下殺，周以繁紋，面上八角，皆綴以坐蛙，

名為駱越之鼓。或曰：《晉書》云：諸獠並鑄銅鼓，以高大為貴。初成，懸於庭中，置酒召客，豪富子女則以金銀為大釵，執以扣鼓，因遺主人，名納鼓釵。攻殺時則聲其鼓，至者如雲。其所鑄鼓，惟豪強稱最，號為都老鼓。廟中銅鼓，蓋諸峒獠所遺也。或曰：《周禮．司徒》有鼓人，掌六鼓四金之事。司馬大閱，則群吏致其鼓鐸鐲鉦，以聽坐作。故范銅為鼓，皆屬軍樂。意漢時其制尚存，故伏波鑄之，留西南夷中甚眾。其形皆如腰鼓，而面臍在上方。出廟中所藏，其內有鐫，云：漢伏波將軍所鑄。乃是陽識。凡三代銅器用陰識，其字凹。秦漢用陽識，其字凸。陽識易成，陰識難鑄，此必漢物無疑。大抵粵處處有銅鼓，多從掘地而得，其狀各異，皆伏波所瘞以鎮蠻者。每遇風雨輒有聲，諸蠻於深溪邃峒之間，循其聲之所自，往往求得銅鼓。蓋物之神靈者，歲久輒思自見。故永樂中，萬州土官黃惠，於多輝溪中得一銅鼓，長三尺，面闊五尺，凸二寸許，沿邊皆科鬥，各銜線縷抵臍，束腰[redacted]尾，若今之杖鼓然者，擊之聲如鵝鸛，聞數十里。萬曆間，茂名高田溪水暴漲，湧出銅鼓，徑三尺，高二尺有奇，面列蛙蛤六，遍體作細篆文，有硃砂積翠，蝸蝕之孔十餘。其聲鎧鎧，或以革掩底，或積水甕中蓋而擊之，聲聞十餘里外，叩蛙蛤則其聲益遠。而廉州有銅鼓塘，欽州有銅鼓村，靈山有銅鼓嶺，陰雨則嶺上作銅鼓聲。文昌萬州亦有銅鼓嶺，皆以掘得銅鼓而名。又博白縣北有銅鼓潭，向有二銅鼓沒其中。弘治己未，得其一以獻兩廣制府。正德乙亥，又得其一以獻縣。羅定城隍廟有銅鼓，高二尺五寸，徑二尺，州人爭訟不平及被誣欲昭白者擊之，則禍有歸，無事而擊，則禍擊者。又雷州英靈岡雷廟，有銅鼓二，其式如鏞，圍徑五尺許，高亦如之。在左者面邊蟆六，右者蟆五，其旁皆有兩耳。每耳又分而二之，耳下有一獸首，反俯下足，尾入於郛。左者土花剝蝕，聲短而無光澤。右者質理瑩然如碧玉，其面稍廉三分，簷覆下六分，中心微拱而平。其暈有十三圈，暈各一聲，暈中夾平綈如波紋，兩圈作連錢墳，旁紋人字如莞簟，其綈作雷紋、斜方鬥紋，色翠綠徹骨。有一線丹，午後乘陰氣蒼潤欲滴，午前象褐色稍淡，蝕處如蝸篆。又有一銅鼓在廡下，狀亦如之，皆聲聞十餘里。雷人輒擊之以享雷神，亦號之為雷鼓雲。雷，天鼓也，霹靂以劈歷萬物者也，以鼓象其聲，以金髮其氣，故以銅鼓為雷鼓也。吾視其碑，蓋從天寧寺及英山掘而得者。昔伏波徵交趾，歐陽[redacted]守廣州，皆以銅鼓進御。而伏波善別名馬，得駱越銅鼓，皆鑄為馬式表上之。之數銅鼓，或皆鑄馬式之所餘，未可知也。

　　粵之俗，凡遇嘉禮，必用銅鼓以節樂。擊時先雄而後雌，宮呼商應，二響循環，音絕可聽。其小者曰鐺，大僅五六寸，凡擊銅鼓必先擊鐺，以鐺始亦以鐺終。鐺者，銅鼓之子，以子音引其母音也。然今銅鼓制皆小，最大者二尺餘，圓臍突起，隆面而淺唇，不作蝦蟆花繡紋，大小頗如鉦式，不及二廟所藏者遠甚，惟雌雄之別則同。凡為銅鼓，以紅銅為上，黃銅次之。其聲在臍，雌雄之臍亦無別，但先煉者為雄，後煉則為雌耳。然諸工不善取音，每銅鼓成，必置酒延銅鼓師。師至，微以藥物淬臍及鼓四旁，稍揮冷錘攻之，用力鬆輕，不過十餘錘，而雄聲宏而亮，雌聲清以長，一呼一應，和諧有情，餘音含風，若龍吟而嘯鳳也。廣州煉銅鼓師不過十

餘人，其法絕秘，傳於子而不傳女雲。

瓊州有黎金，似銅鼓而扁小，上三耳，中微其臍，黎人擊之以為號，此即鐺也。古時蠻部多以銅為兵，以銅為器，富者鳴銅鼓，貧者鳴鐺，以為聚會之樂。故謂銅鼓為大器，鐺為小器。

○寶劍

尉佗嘗瘞寶劍以鎮名山，今兩廣山中，往往有劍氣，中夜燭天。唐明宗天成中，羅浮掘得古劍，有篆文二十字，識者以為己亥年聖君出也。其後宋太祖應之而興，是豈佗之所瘞者歟！

○彭中丞劍

東莞彭中丞誼，身既歿，其子孫以憲廟所賜劍，懸於祠堂。劍有神靈，每一動錚錚有聲，則其宗人之不肖者輒自刭而死，以劍瘞香爐下，其鳴亦然。或者謂以公之靈，使以其所受賜劍用之於國，無徒用之於家，則奸賊之臣，何難盡誅以謝天下。然此劍銷為門牛，人亦有取之鑄為一龍文匕首者矣。

○刀

粵多番刀。有曰日本刀者，聞其國無論酋王鬼子，始生，即以鑌鐵百斤，淬之溪中，歲凡十數煉，比及丁年，僅成三刀。其修短以人為度，長者五六尺為上庫中，中者腰刀，短小者解腕刀。初冶時，殺牛馬以享刀師。刀師卜日乃冶，以毒藥入之，刀成埋諸地中，月以人馬血澆祭，於是刀往往有神。其氣色陰晴不定，每值風雨，躍躍欲出有聲，匣中鏗然。其刀惟刻上庫字者不出境，刻漢字或八幡大菩薩、單槽雙槽者，澳門多有之，以梅花鋼、馬牙鋼為貴。刀盤有用紫銅者，鏤鑴金銀者，燒黑金者，皆作梵書花草。有小匕在刀室中，謂之刀奴。其水土既良，鍾煅復久，以故光芒炫目，犀利逼人，切玉若泥，吹芒斷毛髮，久若發硎，不折不缺。其人率橫行疾鬥，飄忽如風，常以單刀陷陣，五兵莫御。其用刀也，長以度形，短以[redacted]越，蹲以為步，退以為伐，臂以承腕，挑以藏撇，豕突蟹奔，萬人辟易，真島中之絕技也。其[redacted]者以金銀雜純鋼煉之，卷之屈曲如游龍，首尾相連，舒之勁直自若，可以穿鐵甲，洞堅石。上有龍虎細紋，或旋螺花，或芝麻雪花。礬之以金絲礬則見，所謂繞指鬱刀也。古有魚腸劍，屈曲如環，此亦其類。刀頭凡作二層，一置金羅經，一置千里鏡，澳夷往往佩之。又有兩刃如劍，隱出層紋，可沾積毒藥，然皆不可多得。外有紅毛西洋諸刀，鏤鑿亦異，其割食者，首以珊瑚琥珀嵌之，柄以金珠古窯器片鑲之，率奇瑰奪目，輕薄如紙，可割裁，充文房佳器。有交蠻長刀，有槽無脊，輕利頗如日本，而精寶剛銳遜之。有苗刀，其紋以九簾為上，輕便斷牛。有交趾刀，甚長，亦有槽無脊，精美如倭，然亦不能多得。尋常戰鬥之用，惟以惠陽刀為良耳。凡刀有相，張穆云：「凡刀凜凜有霜威，持之增人意氣者吉，引之精利。嘗使人愁慘不樂，刀鋒按之正及心坎者凶。無論長短廣狹，以草自刀根至尾約之，草與刀長相若，已乃斷草如刀根大，盡其草作數十寸，湊如口字，又重累之成且字，視其尾方，則刀無禍患，加一為虎尾有威，加二為蝦鬚則凶。君子服刀，必以吉祥者為貴。」大均云：「君子大抵以心劍為用。心劍者，天下之利器也。」甘泉云：「磨劍劍氣利，磨心心劍神。劍利一人敵，心神敵萬人。」吾以為得用劍之本焉。

○鳥槍

粵人善鳥槍。山縣民兒生十歲，即授鳥槍一具，教之擊鳥，久之精巧命中，置於肘上，背物而擊之，百步外錢孔可貫。鳥槍以新會所造為精。槍成置於掌上，擊物而槍不動，掌亦無損，然後架之於肘用之。其人在前，則轉身而橫擊之，無不妙中。槍既錘煉精熟，夜必懸於牆，否則曲而不直。引藥又宜長帶在身，使人氣溫暖，方易著火。炭則以糯穀為之。蓋沙炮貴長，鳥槍貴輕，而藥皆宜乾燥也。外有三眼槍者，有置於刀槍之末，本末互用者。有交槍者，其曰爪哇銃者，形如強弩，以繩懸絡肩上，遇敵萬銃齊發，貫甲數重。其曰沙炮者，以百鍊精鐵為之，長者一丈五六或二丈，每一發可斃人於三箭地外。其為制也，皮宜厚，腹宜光滑，口宜稍大於身，使彈子易於噴撒。彈子多至升許，一發斃數十百人。雜以快鈀藤盾，長短相救，每戰輒無敵矣。予嘗有《軍行曲》云：「沙炮都須丈六長，藤牌一一輔花槍。縱橫只用鴛鴦陣，馬戰何如步戰良。」又云：「挑戰時時逾白溝，刀牌好手夾蛇矛。鏢槍先擲身隨人，出沒如風敵盡愁。」

○大銃

往塞上大將軍銃，薊鎮歲聲一次，以勢大，人不敢發也。其重也，斤以一百五十計，以千斤銅母裝放如佛朗機。少保葉公夢熊益為斤二百五十，長三倍之，得六尺許。以滾車發之，可及八九百弓。不以銅母，中以鉛彈七斤者為公，三斤者為子，一斤者為孫，三錢、二錢者二百許為群孫，名曰公領孫。彈以鐵磁片，雜斑貓毒藥煮就者佐之。凡重三十斤，發時勢如霹靂，可斃人馬數百計。沿邊以千萬架處處安置，俾將士習熟，人人能發。又以滾車轉運之，雖重大可以登高涉遠，夷險皆宜，斯火器之最神者矣。其曰西洋大銅銃者，重三千斤，大十餘圍，長至二丈許，藥受數石。一發則天地晦冥，百川騰沸，蟄雷震爗，崩石摧山，十里之內，草木人畜無復有生全者。紅毛夷擅此大器，載以巨舶，嘗欲窺香山澳門，脅奪市利。澳夷乃仿為之，其制比紅毛益精，安置南北兩台，以守要害。發時以銃尺量之，測遠鏡度之，無不奇中。紅夷乃不敢犯。用於中土，則誠攻守重器也。顧夷人不吝重貲峻法，講習演試，中土反之，以故不得其效。蓋銅質欲醇，銅汁欲清，鑄候欲齊，土范欲澤，引緘欲後，方可免迸裂之患。五者備矣，藥又欲精欲燥，發火之人欲練，乘火之人欲整欲敏，而懸重賞以待之，然後守無夾砦，攻無金城。如徒曰重器而已，安知不反以資敵乎？

龍塘葉公，嘗以甘肅無牆，僅有一夾把邊，夾把者，夾草與沙而為把者也。公以大神炮為牆，一發可及六里，謂以兩門更番而放，則六里無患。計東起金城，西至嘉峪，一千六百餘里，北起鎮番，南至西寧，一千七百餘里，以大神炮一千門，分佈其中，又以滅寇、三眼、百子，佛朗機、湧珠等炮，及火箭、火磚、火雷佐之，則三千餘里無患。其炮洞也，有牆者穿牆為之，無牆者則安置土墩院中。每一門立炮長一人，加糧三斗，率領炮軍五人，日夜練習。有急則聚而為陣，戰則以大神炮殲敵於五六里之外。俟其將近，乃以滅寇、三眼等器雜施之。其步下兵，每人執一挨牌，牌中藏一窩蜂火箭九枝，夾以長槍一、長斧一。計挨牌一千，則得火箭九千，長槍、長斧二千矣。當齊發時，如天火下焚，鐵石莫御，槍

斧先鋒而摧堅，馬兵兩翼而衝突。而又有貴州土夷，如羅鬼、仲家、黑苗之類，恒以一二千人而敵十萬。諸蠻能騎野馬，不用鞍轡，步下放弩，馬上標槍，跣足踏冰，有進無止，所食者又皆血腥生物，不用煙火。寇人往往望而怖畏，以故所向無敵。

○機銃

澳門所居，其人皆西洋舶夷，性多黠慧。所造月影、海圖、定時鐘、指掌櫃，亦有裨民事，其風琴、水樂之類，則淫巧詭僻而已。至如機銃者，名覿面笑，[redacted]藏於衣衤及之中，而突發於咫尺之際，殺機不測，良可寒心。其制也，小石如豆，鬣皮函外，鐵牙摩戛，火透函中，蓋皆精鐵分合而成。分之二十餘事，邈不相屬，合之各以牝牡櫜[redacted]相茹，納紐篆而入蝸戶，栝轉相制，機轉相發。外以五六鐵[redacted]匝[redacted]之，大四寸，圍長六七寸，以帶係置腰間，帶有銅圈，可插機銃二十枚。鉛彈亦懷於身，用時乃入。彈重八九分，用止二枚，不可多，多則壞銃。危急時，一人常有二十銃之用，百不失一，此亦防身之奇技也。區懷瑞有銘云：「有械咫尺，出自島舶。具銃之型，燄煙小弱。支緒瑣陳，煉鋼而作。輻輳委蛇，洞空櫜[redacted]。節短勢長，旋螺屈蠖。魚乙眕分，犬牙繡錯。闗鍵相須，石金噴薄。渾合自然，不焚而灼。激射摧殘，等於戲虐。迅擊尋丈，不爽錙銖。蛻胎重器，巧捷於茲。觸光毫末，鋒鏑為威。變生衽席，狃而不知。明信在躬，聖鐵是衣。君子警斯，毋中於微。」

○佛山大爆

佛山有真武廟，歲三月上巳，舉鎮數十萬人，競為醮會，又多為大爆以享神。其紙爆，大者徑三四尺，高八尺，以錦綺多羅洋絨為飾，又以金縷珠珀堆花疊子及人物。使童子年八九歲者百人，倭衣倭帽牽之，藥引長二丈餘，人立高架，遙以廟中神火擲之，聲如叢雷，震驚遠邇。其椰爆，大者徑二尺，內以磁罌，外以篾以松脂瀝青，又以金銀作人物龍鸞飾之，載以香車，亦使彩童推挽。藥引長六七丈，人立三百步外放之，拾得爆首，則其人生理饒裕，明歲復以一大爆[redacted]壽神。計一大爆，紙者費百金，椰者半之。大紙爆多至數十枚，椰爆數百。其真武行殿，則以小爆構結龍樓鳳閣，一戶一窗，皆有寶鐙一具。又以小爆層累為武當山及紫霄金闕，四圍悉點百子鐙，其大小鐙、燈裙、燈帶、華蓋、瓔珞、宮扇、御爐諸物，亦皆以小爆貫串而成。又以錦繡為飛橋復道，兩旁欄循，排列珍異花卉，莫可算。觀者駢闐塞路，或行或坐，自亂煙花，鼻厭沉水，簪珥礙足，簫鼓喧耳，為淫蕩心志之娛，凡三四晝夜而後已。此誠南蠻之陋俗，為有識之所笑者也。喪亂之餘，痍傷未復，小民蠢蠢無知，動破中人之產，奇技淫巧，自致其戎。良有司者，苟能出令禁止，教以節儉，率以樸純，使皆省無益之費，以為有用之資，不惟加惠斯民，亦所以善事鬼神焉耳。

○弩

古越人能為連弩。《南越志》稱：交趾之地最腴。舊有君長曰雄王，其佐曰雄侯，地曰雄田，一曰駱田，食其田者曰駱侯，諸縣則曰駱將，銅印青綬，如今之令尹然。蜀王嘗將兵三萬討雄王，滅之，以其子為安陽王，治交趾，其城九重，周九里，土庶蕃富。尉佗竊據番禺，遣兵攻之。安陽王有弩一張，一放殺越軍萬人，三放殺三萬人，佗乃卻壘息卒，還戍武寧，遣次子始為質通好。王之女

媚珠，見始手姿閒美，遂私焉。始求觀神弩之妙，媚珠示之。因潛毀其機，馳使報佗。復興師襲之。軍至，安陽王如初放弩，弩敗，師徒崩散，遂破之。佗遣二使者，典主交趾、九真，即甌駱也。相傳安陽王弩，有神人皐通教為之，其制不可考，使佗子孫能彷彿其大概，為弩以守，則伏波樓船必不能攻陷石門、尋狹如是之易。嗟乎！幅員雖廣，幾敵中國之半，而漢偏師一人，國即破滅，綿力薄材，乃一至於是乎！自古用兵，以弩為尚，《周官》有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荀子謂：魏武卒操十二石之弩。晁錯謂：勁弩長戟，為中國之長技。漢制：將軍有強弩、積弩之名。《唐書》：擇宿衛勇者為番頭，習弩射。宋有弓弩院，造牀子弩、虎翼弩、馬黃弩。自古有國未有不尚弩者也。至於歷代以弩取勝，又多可稽，乃今日北方官軍並未見有用弩者，惟南方民兵或用之，西南夷獠專用之。夫弦木削竹，費廉而工省，製造易而為用神，有國者何憚而不為。以之輔戰車，射堅及遠，爭險守隘門，怒聲勁勢，遏動制突，非弩其何以勝。其奇制越人或有知之，誠下令有能獻強弩法式者，奏予一官，知必有以神臂弓為獻如李宏，以克敵弓為獻如韓世忠者矣。此二弓者，皆弩也。多造戰車，悉置強弩火器於車箱上，以御馳突，雖有強敵，未必不以萬弩齊發為懼也。

○木槍

龍門健兒，多以棉木為槍，長三丈餘，三人持之，一進一退，以四尺為率，從地上挑起人馬，敵不能近，謂之八步長槍。予有《龍門健兒行》云：「龍門健兒身手強，棉木為槍三丈長。三人持一棉木槍，風旋電轉誰能當。進四尺，退四尺，挑起人馬半空擲。朔騎千群喪精魄，前鋒夾以竹篙錐。三丈不足二丈餘，藤牌絮被滾如珠。三眼鳥槍洞鐵甲，繞指鬱刀隨卷舒。又銅鋒鏑涂毒藥，猛虎中之僅三躍，用短尤能精用長，縱橫擊刺千軍卻。」

○戰車

歸善葉少保公，常以車戰立功。其車用雙輪，甚輕，平地二人推之，險阨四人挽之，上列槍刀，中施火器，又以斲馬刀與長短兵，相夾前衝，然後鐵騎從之。每車一輛，車正一人，挨牌六人，長槍二人，鉤鐮二人，佛朗機手二人，百子銃手二人，兼以火箭三層，推車夫二人，馬八匹，馬上各稍百子銃一，騾一頭，馱滅寇炮一，百子銃十，共計步兵十七人，馬兵八人。以二十五人為一隊，十隊為一司，十司為一部，十部為一軍。分為三營，合為一大營。勢小則分擊，大則合擊，又熟練而選其鋒。其《車戰錄》一書，奇奇正正，靡不備極，古今兵法，一覽而犁然在目。諺曰：「輕車便道，無往不利。」葉公有焉。論者謂戚南塘在薊時，所造戰車多仿偏廂之制，環以為營，稍合古法。但其車太重，非馬數匹卒十餘人挽之莫動，蓋宜於易不宜於險，宜於守而不宜於戰者。公所制，獨有取於輕車，往來便捷，又翼之以拒馬挨牌，藏之以巨銃神槍，止而為營，則有連城之固，進而衝鋒，則有排山之力，神炮並發，則勢如崩雷，精騎隨驅，則功同拉朽。可險可易，可戰可守，非所謂制勝之上乘者耶！用兵者能準是輕車之式，於步騎外皆置車戰一軍，選將簡徒，預教而熟練之，敵至則誘之以步兵，試之以游騎，使之薄吾車營，而後千乘並馳，萬炮齊響，數百步之內，有不全軍崩潰者哉！

○水車

從化之北有流溪，自上五指山至黃龍■太，驚灘草逕，凡百餘里。兩岸巨石相拒，水湍怒流，居民多以樹木障水為水翻車。子瞻詩：「水上有車車自翻。」水翻車一名大■朋，車輪大三四丈，四週悉置竹筒，筒以吸水，水激輪轉，自注槽中，高田可以盡溉。西寧亦然。每水車一輛，可供水碓十三四所。以樟、楓、雞藤諸香舂末，以作線香，謂之香水車。

○香碓

香碓，羅浮為多。羅浮眾香之藪，其樹木多芳辛酷烈。凡枯柯折■，外皮雖朽，內心甚香。山人每彩樹之鱗甲名薰陸羅香者，及楓、桂、雞藤、水鬆之屬，以■車車水，水激處，百杵齊舉，而黃屑成焉。乃以浮灞載之，沿羅陽溪而下，售於廣、惠二州。凡為香條、香餅者，皆取給。其香以天生，而末以水成，不費筋力，又有溪流以輸運，真棲隱之幸也。予嘗以此溪為香客所往來，易名曰香溪，以與山中之藥市對。有詩云：「彩香秋自香溪入，採藥春從藥市還。」又云：「七十二溪流水香，香隨流水出羅陽。山中水碓家家有，香末舂成即稻粱。」又云：「羅浮自是一香山，香使山人不得閒。一棹香溪販香去，香如塵土滿人間。」

○木牛

木牛者，代耕之器也。以兩人字架施之，架各安轆轤一具，轆轤中係以長繩六丈，以一鐵環安繩中，以貫犁之曳钅句。用時一人扶犁，二人對坐架上，此轉則犁來，彼轉則犁去，一手而有兩牛之力，耕具之最善者也。吾欲與鄉農為之。

○羅浮古器

羅浮沖虛觀，當宋時有道士，於朝鬥壇下得銅龍六，銅魚一。細玩之，非金非石非銅鐵，其龍皆具四足而微鱗，魚則空洞其中，無孔，堅若窯瓷，輕如木葉，蓋神物也。蘇長公嘗以為異。均按：道書稱真人傳授，齎金龍玉魚，盟誓天地。或即此物。嘉靖間，文移取去，今不可得矣。觀又有樂器四十餘種，為真人白玉蟾遺制，名雲■敖之樂。靜夜月明，羽人一再奏之，猿鳥皆鳴，四山響應。今樂器亦零落殆盡，惜哉！

○大甑

廣州光孝寺有大甑，六祖時，飯僧之用者也。大徑丈，深五六尺，韶州南華寺亦有之，大與相若。當飯僧時，城中人爭持香粳投之。或有詩云：「萬戶飯香諸佛下。」

○冠巾

白沙有玉台巾，平頂四直，象玉台山形為之。有詩云：「惟有白頭溪裡影，至今猶戴玉台巾。」文簡有自然裳，其《謁石翁墓詩》云：「夫君有嘉惠，贈我雲錦裳。中繡自然字，服之永不忘。」又有心性冠，其銘云：「嘻！為之上圓，以象乎天，分之八方，以象八卦。麗之十雲，以象十乾。垂之二帶，總之一紐，以象始終主敬。周之重■，以象大圈。是為甘泉翁心性之冠。」葉纟■齋有平定巾，其贊云：「流為水，凝為冰，冰液乃返其形。死為鬼，生為人，人死乃歸其根。今為官，昔為民，官罷乃還其真。葛衣大帶，平定之巾。樂堯舜之道，又何必游堯舜之庭邪！」平定巾一名民巾。纟■齋遷賓州守，至境即棄官，歸著民巾往投。其之官

福清也，使者請衣朱菰任，先生曰：辟如鳥，有白有黑，安能一切，夫非化工。竟不朱。元旦，里長請為易綬，不許。迎春東郊，限於綱竟不花矣。其高致若此。此三公者，予取以為衣冠師焉。

○瘿冠

廣多木瘿，以荔支瘿為上，多作旋螺紋，大小數十，微細如絲。友人陳恫屺得其一以作偃月冠，大僅寸許，有九螺。銘之曰：「文全於曲，道成於木。予亦得其一，以作瓢而有曲柄，字之曰箽友。」為詩云：「拳曲千年成一節，半生半死沉香結。」又云：「霜皮未盡尚磨礱，蠐螬半食心已空。螺紋如絲旋細細，左紐右纏文不同。」

○笄

香山之俗，女笄用中秋。是夕召親戚為丸羹，食而笄之。初加{敫手}髻，既嫁變塌髻，形頗不雅。冬至，家以丸羹祀神，或以笄女，他時率不以笄也。東莞娶婦，入門廟見後，終身不復戴笄。南海、番禺婦人，平居不笄，有事則笄，女子出閣前一日始笄。笄多用蓮花珠笄，乳嫗筍殼尖笄，長樂、興寧扁笄，大小如其首，以金為梁，或四六，或八十，有偶無奇。雖田家婦子，笄靡不華，靡不朝夕在首。

○茅筆

白沙喜用茅筆。所居圭峰，其茅多生石上，色白而勁，以茅心束縛為筆，作字多樸野之致，白沙嘗稱為茅君。有詩云：「茅君稍用事，入手稱神工。」又云：「長揖謝茅君，安靜以待終。」又嘗稱為茅龍，其詩云：「茅龍飛出右軍窩。」今新會書家仿之，多用茅筆。

○金魚缸

南海之石灣善陶，凡廣州陶器皆出石灣。其為金魚大缸者，兩兩相合，出火則俯者為陽，仰者為陰，陰所盛則水濁，陽所盛則水清。試之盡然。

○古瓦盤

陽春東有馬鞍山，山巔一古瓦盤，圍八尺許，中有清泉。登者掬飲將半，詰朝復滿，雖積雨不益。盤乍隱乍顯，若有心求之，不可必得。

○屐

莊子云：以[redacted]蹻為服。[redacted]者，屐也。[redacted]蹻者，[redacted]也。木曰屐，麻曰[redacted]，古人皆著屐。《異苑》云：晉文公哀介子推，拊木視其屐曰：悲乎足下。《孔叢子》云：孔穿振方屐見平原君。晉延嘉中，京師長者皆著木屐。婦女始嫁，作漆畫屐，五色彩為係。《汝南先賢傳》云：戴良嫁女，布裳木屐。吳時粵有趙嫗，常著金蹋[redacted]是，或著金箱齒屐，居象頭鬥戰。今粵中婢媵，多著紅皮木屐。士大夫亦皆尚屐，沐浴乘涼時，散足著之，名之曰散屐。散屐以潮州所制拖皮為雅。或以抱木為之，抱木附水鬆根而生，香而柔韌，可作履，曰抱香履。潮人刳之為[redacted]，輕薄而[redacted]，是曰潮屐。或以黃桑、苦楝，亦良。香山土地卑濕，尤宜屐。其良賤至異其制以別之。新會尚朱漆屐，東莞尚花繡屐，以輕為貴。史稱邯鄲女子，弓屣躡利屣。利者，輕也。廣州男子輕薄者，多長裙散屐，人賤之，呼為裙屐少年。

○蒲葵扇

蒲葵樹身乾似桄榔，花亦如之，一穗有數百千朵，下垂子如橄欖，肉雖薄可食。新會之西沙頭、西湧、黎樂、新開[redacted]諸鄉多種之，名曰葵田。周回二十餘里，為畝者六千有餘，歲之租，每畝十四五兩。中人之產，得葵田十畝，亦可以足衣食矣。蒲葵最宜為扇，扇大者三四尺，可以蔽日。其葉末作蓑笠、簟席、坐團，亦以編屋。凡新會若男與女所以資生者，半出於蒲葵焉。子初種時，沃以肥膩，俟苗生至尺乃再蒔。五年始割下葉，八年乃割上葉，歲凡三割。既割已，暴之兼旬，乃水濯之，火烘之，使皆玉瑩冰柔，而隨其葉之圓長，制而為扇。緣之以天蠶之絲，嵌之以白鱗之片，柄之以青琊[redacted]之牌，纏之以龍須藤之線，銅釘漆涂，繪畫為絢，然後粗者以貨於近，精者以貨於遠。考此扇興於晉時，自謝太傅執之，王丞相捉之，其價頓貴。其制雅，而出風和好，不致傷人，故大江以南尤尚。瓊州亦有蒲葵，男女以為帽，竹胎而金銀紙襯之，雖士人亦戴，不以巾幘為重也。或作麥草帽，則以白綢機頭為綏。又以草之精粗，分人貴賤，其風俗如此。蒲葵風最美，勝於他扇。患熱中暑者，以蒲葵扇燒灰，調水飲之，立解。

○席

粵之席，以西洋茭文者為上。其草隨船而至，澳人得之亦能織，然皆復而不單。單者用細方勝斜紋，惟西洋國人能織。次則龍須席，龍須出廣寧、高明二縣，其莖多倒垂，似莞而細，土人春取其萌於石穴，種之成田，名曰龍須田。諺曰：「山種龍目，水種龍須。」龍須至芒種而肥，肥則勿壅，壅之生蟲退色。至秋分而熟，熟乃與燈心草同收，而使金渡村人織之。長樂龍須[redacted]祭亦產此草，而織手不及。有通草席，出高要白土村及新會。有莞席，出東莞縣。莞叢生水中，其中莖圓美。《爾雅》曰：莞，苻蘺，其上{北鬲}。{北鬲}，中莖也。莞故與蒲相連，蒲下而莞上，故《周禮》司幾筵，有蒲筵莞筵，蒲粗而莞細也。《詩》：下莞上簟。簟涼而莞暖也。《禮》曰：莞簟之安。言其細精可以安人也。漢文帝以莞蒲為席。顏師古曰：莞，夫離也。今謂之蔥蒲。以莞及蒲為席，亦尚質也。《鹽鐵論》曰：大夫士，復薦草緣，蒲平單莞，庶人富者，[redacted]坐平莞。《拾遺記》曰：穆王時，西王母來，敷黃莞薦。宋《起居注》曰：廣州刺史韋朗，作白莞席三百二十領。莞音完，又音官。蓋其為用最古，東莞人多以作莞席為業，縣因以名。縣在廣州之東，故曰東莞，亦曰東官。盧中丞祥有《莞草詩》云：「菀彼莞草，其色[redacted]。厥土之宜，南海之東。菀彼莞草，[redacted]其色。不蔓不枝，宜之為席。菀彼莞草，寒暑攸宜。長舒不捲，君子安之。」他若瓊有藤席，有定安席，有椰葉席、檳榔席，皆席之美者。檳榔，山檳榔也。葉如蘭，大三指許，長可數尺，淡白中微帶紅紫，績為布，似葛而輕，亦可作席。人知粵多奇布，不知有檳榔布與檳榔席也。又澄邁染茜草為飾，久而愈滑，曰黃村席。又瓊有紅竹[redacted]，潮有流黃席。

○酒器

粵酒器有蒙[redacted]周[redacted]杯，蒙[redacted]周[redacted]者，越王鳥也。其喙黃白黑色，長尺許，光瑩如漆，以為杯，可受二升。有鶴頂杯，鶴者，海鶴也。其大者修項五尺，類淘河而[redacted]朱銳，頂色丹，堅潤如金玉，以

為杯，可受一升。有鸚母[redacted]杯，本海贏殼也，出瓊州三亞港青欄海中，前屈而朱，如鸚母[redacted]嘴然。尾旋尖處作數層，一穴相貫，甚詰曲，可以藏酒。其色紅白青紫相間，生取者鮮明。《異物志》云：扶南海有大贏如甌，其體蜿蜒委曲，盛酒在中，自注至傾覆終不盡，以伺誤相罰為樂。有紅蝦杯，紅蝦大者須數尺，以金鑲口為杯，可受酒升許。有鸕鷀杯，磨海贏殼為之。有海膽杯，海膽生島嶼石上，殼圓有粟珠，粟珠上有長刺，累累相連，以漆灰厚櫬之為杯。一名共命杯，以其取一帶十也。有火雞卵杯，受一升。有纏[redacted]杯、椰杯。凡椰出於瓊者，處處相似，獨文昌鋪前所產者，大小形殊，小者至如拇指，作杯以此為貴。尋常用則以沉速香杯，因香之大小方圓刳成，狀千百出，以金銀鑲之。粵人頗尚奇器，以地之所少者相高。然大抵近山多用贏杯，近海多用香杯，而東西洋之金銀器不與焉。

○椰器

椰殼有兩眼謂之蕚，有斑纈點文甚堅。橫破成[redacted]宛，縱破成杯，以盛酒，遇毒輒沸起，或至爆裂，徵蠻將士率持之。故唐李衛公有椰杯一，嘗佩於玉帶環中。椰杯以小為貴。一種石椰，生子絕纖小，肉不可食，止宜作酒杯，其白色者尤貴，是曰白椰。粵人器用多以椰，其殼為瓢以灌漑，皮為帚以掃除，又為盎以植掛蘭掛竹，葉為席以坐臥。為物甚賤，而趙合德以椰葉席獻飛燕也。

○檳榔合

廣人喜食檳榔。富者以金銀，貧者以錫為小合，雕嵌人物花卉，務極精麗。中分二隔，上貯灰臍、蔞須、檳榔，下貯蔞葉。食時先取檳榔，次蔞須，次蔞葉，次灰，凡四物各有其序。蔞須或用或不用，然必以灰為主，有灰而檳榔、蔞葉乃回甘。灰之於檳榔、蔞葉，猶甘草之於百藥也。灰有石灰、蜆灰，以烏爹泥製之作汁益紅。灰臍狀如臍，有蓋，以小為貴。在合與在包，為二物之司命。包以龍須草織成，大小相函，廣三寸許，四物悉貯其中，隨身不離，是曰檳榔包。以富川所織者為貴，金渡村織者次之，其草有精粗故也。合用於居，包用於行。

○錫鐵器

錫器以廣州所造為良。諺曰：「蘇州樣，廣州匠。」鐵冶亦然。廣州之佛山多冶業，冶者必候其工而求之，極其尊奉，有弗得則不敢自專，專亦弗當，故佛山之冶遍天下。石灣多陶業，陶者亦必候其工而求之，其尊奉之一如冶，故石灣之陶遍二廣，旁及海外之國。諺曰：「石灣缸瓦，勝於天下。」

○銅鼓器

宋陸游云：予初見梁歐陽[redacted]傳，稱[redacted]在嶺南多致銅鼓，獻奉珍異。又云：銅鼓累代所無，予在宣撫司見西南夷所謂銅鼓者，皆精銅，極薄而堅，文鏤巧麗，叩之鼟鼟如鼓，不作銅聲，秘閣下古器庫亦有二枚。此銅鼓，南蠻至今用之於戰陣祭享，初非古物，實不足辱秘府之藏。然自梁時已珍貴之如此，不知何取也。

○溫坑瓦甕

永安溫坑所作瓦甕，內外純黃，水炙不裂，以藏酒，味能不變。又有康禾白磁諸器，亦堅好。

○石湧甕

越人謂石甕曰石湧，故地名石湧。今大甕高至六尺，大倍之，名曰石湧甕，家家有之，蓋取甕城之象。

○笄制

永安婦人，粗棉大苧，衣多青黑。發左右盤，無鬟髻，皆戴塌笄。笄廣五六寸，與頭相等，以羊皮金紙，剪擘為條者七或九或十一，名曰金縷子，以傅其上。笄亦以紙為之，外冒黑紗，四旁插大釵簪，自朝至夕，無或有婦不笄者。其未笄者有髻子，笄則無之。故常不去其笄，雖至貧，笄亦華好。嫁日，其姑來迎，其母送至夫家乃還。貧者率務勤苦。其俗如此。

第十七卷 宮語

楚庭

越宮室始於楚庭。初，周惠王賜楚子熊惲胙，命之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於是南海臣服於楚，作楚庭焉。越本揚越，至是又為荊越，本蠻揚，至是又為蠻荊矣。地為楚有，故築庭以朝楚，尉佗仿之，亦為台以朝漢，而城則以南武為始雲。初，赧王時，越人公師隅為越相，度南海。時越王無彊為楚所敗，其子孫遁處江南海上，相爭為王。隅以無彊初避楚居東武，有怪石浮來鎮壓其地，名東武山，因於南海依山築南武城以擬之，而越王不果遷。其時三晉，魏最強，越王與魏通好，使隅復往南海，求犀象珠璣以修獻。隅久在嶠外，得諸琛異，並吳江樓船、會稽竹箭獻之。魏乃起師送越王至荊，棲之沅湘，於是南武疆土為越貢奉邑。或曰：《吳地志》稱：吳中有南武城，在海渚，闔閭所築，以御見伐之師。或曰：初，吳王子孫避越嶺外，亦築南武城。及越滅吳，遂有南海。其後為楚所滅，越王子孫自臯鄉入始興，有鼻天子城，令公師隅修吳故南武城。既不果往，而趙佗遂都之，故佗自稱南武王，而宮亦號南武宮。或曰：闔閭所築南武城在丹陽臯鄉，吳既滅，其子孫南徙，遂移南武之名於嶺外，亦猶越徙瑯琊，初築東武，既歸會稽，亦名其地曰東武也。吳王子孫不能有其南武，而越王子孫有之，越王子孫復不能有之，而佗實有之，遂以南武名其國，與漢爭大，此勁越之所由稱也。嗟乎！佗本邯鄲冑族，以自王之故，裂冠毀冕，甘自委於諸蠻，與西甌半嬴之王為伍，其心豈誠欲自絕於中國耶！誠自知非漢之敵，故詭示鄙陋以相紿，而息高帝兼併之心耳。其後自言老臣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豈敢以聞於天王。其詞遜而屈，可謂滑稽之雄，蓋猶是偽為[redacted]結之意也。考楚之先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其三子皆為王。論者謂其王三子也，姑順蠻夷之俗，不自為王，猶存寅畏之心。其後十世熊通，求周室加位，不得，始自尊為武王。武者，生謚也。佗都南武，亦自稱之曰武，蓋師此意。佗宮故在粵秀山下，即楚庭舊址。粵秀一名王山，以佗也，其曰玉山者誤也。宮之東為偽漢劉[redacted]南宮。

○四台

趙佗有四台。其在廣州粵秀山上者，曰越王台，今名歌舞岡。其在廣州北門外固岡上者，曰朝漢台。岡形方正竣立，削土所成，其勢孤，旁無丘阜，蓋茲台也，與越王台相去咫尺。其在長樂縣五華山下者，曰長樂台，佗受漢封時所築。長樂本龍川地，佗之舊治，故築台。又新興縣南十五里有白鹿台。佗獵得白鹿，因築台以志其瑞。是為四台。自古諸侯王築台以朝天子，始自佗。戰國之築帝宮，奉冠帶以事強秦者，無斯恭順，佗亦賢也哉！

○三閭大夫祠

予之鄉名曰沙亭，有煙管岡焉。其高大甲於茭塘諸峰，勢與華山獅嶺東趨海門，蓋番禺之一鎮也。岡之麓，予欲建三閭大夫祠，以宋玉、景差二大夫為配，而題饗堂曰忠過，儀門曰日月爭光，寢室曰詞賦之祖，又刻司馬遷所作列傳以為廟碑，歲時ネ禴祀，率子

姓灌獻椒漿，弦歌《離騷》二十五篇，以樂神聽，斯亦吾宗之盛事也。吾宗本荊楚人，文雅之士，固宜以《離騷》為家學，學其忠，復學其文，以無愧大夫之宗族，無負《離騷》之一書。吾嘗謂《詩》亡而後《離騷》作，學《離騷》所以學三百篇。善學三百篇者，當自《離騷》始。祠既成，將使吾宗操觚之士，皆以祠為歸，凡有所作，合之為《三閭家言》，附於《楚辭》之後，豈非大夫之所樂得於其苗裔者哉。嗟乎！吾宗自喪亂以來，二三士大夫，亦頗能蟬蛻垢氛，含忠履正，三閭之遺風，其猶未泯也。聞江南雷氵卷有忠潔王祠，相傳宋太宗平江南時，以此號封三閭大夫。則予之鄉今亦名之為忠潔，使人因名求實，以為繼述之美。又大夫故居在歸州屈沱之上，楚人謂江之別流為沱，屈姓之所居，故曰屈沱。而大夫所耕之田，淚滴而生玉米，名曰屈田。吾之鄉，其前有潮溪數曲，今亦命曰屈沱。有田數百畝，高者兩三熟，低者一收，以供粢盛，今亦命曰屈田。蓋追慕大夫之忠，一一襲其故跡，使吾宗有所觀感，亦誠無所不可也。祠之後復祀女[redacted]，則名其堂曰嬋媛。女[redacted]者，大夫之姊也。楚人謂姝為[redacted]，故曰女[redacted]。自昔屈氏女子，能辭令者自女[redacted]始。其申申以詈，欲大夫之愚如甯武，不欲其伉直如史魚以速死也。大夫之忠，忠而過，大夫之過，過於忠。世儒能言之，不知大夫之姊早已言之矣。噫！[redacted]誠賢女，大夫傳其名於《離騷》，有以也哉！

○大忠祠

廣州城南有三大忠祠，祀宋丞相文公天祥、陸公秀夫、太傅張公世杰。祠本南園舊址，洪武初，有五先生者，結社其中，開有明嶺南風雅之先。其後當事者即其地建祠，以祀三大忠，以與崖門大忠祠並峙。其左有堂曰臣范，右有軒曰抗風。抗風者，典籍孫先生之所命也。典籍詩：「昔在越江曲，南園抗風軒。」今以俎豆五先生，是為南園五先生祠。予嘗謁祠，有詩云：「詞客舊多亡國恨，騷人今有禮魂篇。」其在崖門大忠祠，白沙先生嘗作哀歌亭其側，時釃酒以弔三公，有辭云：「儼其堂堂，沛其洋洋。是謂正氣，至大至剛。上有青天，下有黃壤。不亡者存，薰蒿悽愴。」

○祖祠

嶺南之著姓右族，於廣州為盛。廣之世，於鄉為盛。其土沃而人繁，或一鄉一姓，或一鄉二三姓，自唐宋以來，蟬連而居，安其土，樂其謠俗，鮮有遷徙他邦者。其大小宗祖禰皆有祠，代為堂構，以壯麗相高。每千人之族，祠數十所，小姓單家，族人不滿百者，亦有祠數所。其曰大宗祠者，始祖之廟也。庶人而有始祖之廟，追遠也，收族也。追遠，孝也。收族，仁也。匪譖也，匪諂也。歲冬至，舉宗行禮，主鬯者必推宗子。或支子祭告，則其祝文必云：裔孫某，謹因宗子某，敢昭告於某祖某考，不敢專也。其族長以朔望讀祖訓於祠，養老尊賢，賞善罰惡之典，一出於祠。祭田之入有羨，則以均分。其子姓貴富，則又為祖禰增置祭田，名曰蒸嘗。世世相守，惟士無田不祭，未盡然也。今天下宗子之制不可復，大率有族而無宗，宗廢故宜重族，族亂故宜重祠，有祠而子姓以為歸，一家以為根本。仁孝之道，由之而生，吾粵其庶幾近古者也。

龐弼唐嘗有小宗祠之制。旁為夾室二，以藏祧主。正堂為龕

三，每龕又分為三，上重為始祖，次重為繼始之宗有功德而不遷者，又次重為宗子之祭者同祀。其四代之主，親盡則祧。左一龕為崇德，凡支子隱而有德，能周給族人，表正鄉里，解訟息爭者；秀才學行醇正，出而仕，有德澤於民者，得入祀不祧。右一龕為報功，凡支子能大修祠堂，振興廢墜，或廣祭田義田者，得入祀不祧。不在此者，設主於長子之室，歲時輪祭。歲正旦，各迎已祧、未祧之主，序設於祠，隨舉所有時羞，合而祭之。祭畢，少拜尊者及同列，然後以[redacted]餘而會食。此誠簡而易，淡而可久者也，吾族將舉行之。

○明誠書院

明誠書院在增城縣城中，湛文簡所建。堂上有《心性圖》及文簡所書《心性圖說》，右隅有王文成所書五言古詩，今《陽明集》中，《書泉翁壁詩》是也。行書字大如拳，漫滅不可盡識。堂後石刻文簡像，襆頭執簡，上有隸書《心性圖說》。甘泉書院遍天下，此其發祥之地。故尤重雲。

○白雲書院

白雲之山有三寺，中曰白雲，左月溪，右景泰，蓋山中之三勝也。嘉靖間，三寺既毀，於是泰泉黃公以景泰為泰泉書院，鐵橋黃公以月溪為鐵橋精舍，甘泉湛公以白云為甘泉書院。自作《白雲記》，謂仙變釋，釋變儒。王青蘿讀而嘉之曰：其變之終於正矣乎！遂書白雲三變匾而揭焉。

○西樵三書院

西樵之西，有山從端州來，至南海黃岡，渡江而東，有石跡，為石頭村。又南而北，綿延數十里，丘垤連累者百數，乃崛起而為西樵，中有書院三。其曰石泉書院者，方文襄所營，在紫雲峰。曰大科書院者，湛文簡所營，在大科峰。曰四峰書院者，霍文敏所營，在雞冠、紫姑、龍爪、聚仙四峰之間。當時三書院鼎足而立，三公講學其中者歷十年。世宗御極，相與應召而起。方為內閣輔臣，霍為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入弼東宮，湛為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同時尊顯，世之所難也。論者謂山有神靈使然。父老云：昔年茲山，嵐霧溟[redacted]覆其半，昏旦莫辨。近三十年，明淨秀露，無復嵐霧掩焉。亦山之遭遇，非偶然也。

○萬卷堂

東莞陳琴軒先生璉，致仕後，開萬卷堂。書多秘館所無，四方學者至，必館穀之。而丘文莊於瓊州學宮為石室，藏書以惠學者，皆盛德事也。

○合道山房

吾鄉有煙管山，[redacted]特出，其脈逶迤而下，為丘陵者三四，復崛起為一大山。其塚高而長，形如船覆，因名之曰覆船。其大與煙管相若，而勢稍平，四圍岡阜宮之，扈者、[redacted]者、巋者遠近連屬，凡數十百計，皆以二山為宗。形家者謂煙管上應太陽，覆船上應太陰，從太陽而落為太陰，一南一北，如日月相配，有妙道之象焉。予草堂在二山間，背覆船而右煙管，將以陰為體而陽為用，以師夫二山，於是題其堂曰合道，而為銘曰：「煙管在北，覆船在南，吾居其中，與之相參。覆船在南，煙管在北，吾居其中，與之相翼。以身為宮，廣如虛空，能與地塞，能與天通。以心為佩，光無外

內，能與日明，能與月晦。」

○三樓

三樓，一曰越華樓，故在廣州城西<同戈>船澳。南越王佗以陸大夫有威儀文采，為越之華，故作斯樓以居之。或曰：越華樓一名越華館，佗作此以送陸賈，因邇朝台稱朝亭，唐改曰津亭雲。自古文人至越者，始陸賈，繼終軍，皆有光於越，而軍與韓千秋節烈尤偉，予嘗欲重建此樓以祀之。一曰越望樓，在藩司堂後。枕玉山而面珠海，山川千里，極目無際，亦南天杰構。今不存。一曰玉山樓，在粵秀山上。洪武初都指揮花英所建，以祀越先賢高固、楊孚、董正、羅威、唐頌、疏源、陳臨、王范、黃恭九人。玉山為五嶺山川之望，九賢為十郡人文之望。玉山有此樓，樓有此九賢，可以不朽。

○六樓

廣州有崇樓四，在南者曰拱北，故唐之清海樓也。其地本番、禺二山之交，劉[redacted]鑿平之，疊石建雙闕其上，宋經略某改雙闕為雙門，民居其下，今號曰雙門底雲。北曰鎮海，在粵秀山之左。洪武初，永嘉侯朱亮祖所建，以壓紫雲黃氣之異者也。廣州背山面海，形勢雄大，有偏霸之象。是樓巍然五重，下視朝台，高臨雁翅，實可以壯三城之觀瞻，而奠五嶺之堂奧者也。西曰觀海，在大觀橋上，今廢。中曰嶺南第一樓，在坡山五仙觀中，洪武初行省參知政事汪廣洋所建。四穿無壁，棟柱皆出石牆上，以懸禁鍾而已。四樓惟鎮海最高，自海上望之，恍如蛟蜃之氣，白雲含吐，若有若無，晴則為玉山（即粵秀）之冠，雨即為崑崙（番大舶也）之舵，橫波濤而不流，出青冥以獨立。其瑋麗雄特，雖黃鶴、岳陽莫能過之。外則有端州閱江樓。江，西江也。其水自梁、益二州，經流數千里，會五十餘州之水而下。其大者為鬱、黔、桂、繡、臨、賀之水，分為二江，複合而為一。洪波漭Ｅ３５，無支流以疏播之。至端州，而羚羊之峽綰轂其口，不能遽泄，每當夏月，崩騰怒湧，載於高地，為暴漲以魚鱉吾民。樓之建，所以砥狂瀾而鎖鑰西疆者也。其基在石頭岡上，岡臨江崛起，巨石<廠垂><廠義>，府治第一重捍門也。樓勢崢嶸，望如山嶽。前後樓二，各三重。左右樓二，各二重。左右耳樓四，各二重。凡大小八樓，合而為一。外此則惠州有合江樓。東、西二江匯其東，豐、鱷二湖氵豬其西，而象嶺、羅浮前後屏擁。其水大而山雄，境清而氣秀，又為嶺以東之最勝。是為東粵六樓也。

○碧玉樓

碧玉樓在白沙先生宅，小廬山西。碧玉長六寸許，寬半之，上銳下豐，旁有兩耳，耳有孔可以組穿約，蓋古命圭之屬。《記》曰：「命圭自九寸以下。」又曰：「圭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是也。白沙以總督朱英之薦，於是憲廟以此圭聘先生，先生建樓藏之，名碧玉樓，又嘗自稱碧玉老人。郡人黃泰泉詩：「百年聞道屬斯人，碧玉中藏太古春。」鄺湛若詩：「碧玉樓前千仞雪，肯容狂簡禮簪裾。」

○高樓

廣州諸大縣，其村落多築高樓以居。凡富者必作高樓，或於水中央為之。樓多則為名鄉。遙望木棉榕樹之間，矗立煙波，方正大

小，一一相似，勢如山嶽之峙，皆高樓也。樓基以堅石，其崇一丈七八尺。牆以磚或牡蠣殼，其崇五六丈，樓或單或復，復者前後兩樓，盤回相接，雨水從露井四注，名回字樓。罩以鐵網銅█，隱隱通天。樓內分為三重，每重開三四小牖██望。頂為戰棚，積兵器炮石其上，以為禦敵之具。寇至則一鄉婦女，相率登樓，男子從樓下力鬥。鬥或不勝，則寇以鞦韆架巨木撞樓，或聲大銃擊之，或以煙火焚薰，樓中人不能自固，爭從樓窗自墮，以求緩須臾之死，慘不可言。是樓雖壯觀瞻，亦寇盜之招，此鄉落之莫可如何者也。

○名園

廣州舊多名園。其在城東者，曰東皐別業，陳大令之所營也。初從山口闢之東而入，有一湖曰蔬葉，嘗有蔬葉自羅浮流至。湖中有樓，環以芙蓉、楊柳。三白石峰矗其前，高可數丈。湖上榕堤竹塢，步步縈回，小汊穿橋，若連若斷。自挹清堂以往，一路皆奇石起伏，羊眠陂陀巖洞之類，與花林相錯。其花不雜植，各為曹族，以五色區分。林中亭榭則以其花為名，器皿几案窗櫺，各肖其花形象為之。花有專司，灌溉不攝。司梅者則處梅中。客至梅中，司梅者供其茗果，而以梅之利輸主人。他所有花木皆然。登其台，珠海前環，白雲後抱，蒲澗、文溪諸水，曲曲交流，悉貫玉帶橋而出。有彩舟四：曰只在，曰弄碧，曰漁長，曰浮家。客至隨所欲乘，主人弗問。夾岸桃樹有一坊，書曰：「桃花源裡人家。」越一曲為錦袍灣，二曲為九龍井。委折而西，與鳧鷗相遂，日不知其幾十里也。湖盡，萬鬆謖謖，直接赤岡山徑而止。桂叢藤蔓，繚繞不窮，行者輒迴環迷路。文忠公與大令，兄弟也，有詩云：「山水經營始寧墅，畫圖二十孟城坳。」此城東名園之故事也。其在城西者，曰西疇，為吳光祿所築，梅花最盛。又五里有荔枝灣，偽南漢昌華故苑，顯德園在焉。又五里三角市中為花田，南漢內人斜也，劉鋹長美人字素馨者葬其中，鋹長多植素馨以媚之，名素馨斜。有詠者云：「花田近在城西社，素馨花氣薰遊冶。美人墓上多牛羊，當日人前面空赭。」其在半塘者，有花塢，有華林園，皆偽南漢故跡。逾龍津橋而西，煙水二十餘里，人家多種菱、荷、茨菰、蕹芹之屬，其地總名西園矣。城南有望春園，有芳華苑，亦偽南漢故跡。其南園，則國初五先生倡和之地。裡許為斐園，文忠公所營，有閣曰桐君。公嘗自稱桐君，故以名。北則有芳春園，桃花夾水二三里，東接<音█>█之水，可以通舟，一名甘泉苑，其橋曰流花。鋹長與女侍中盧瓊仙、黃瓊芝、蟾姬、李妃、女巫樊鬍子及波斯女，為紅雲宴於此。雨後往往拾得遺釵珠貝，知為亡國之遺物也。大抵鋹長時，三城之地，半為離宮苑囿。又南北東西環城有二十八寺，以象二十八宿，民之得以為棲止者無多地也。其為無道若此。

○祖香園

祖香園在沙亭鄉，吾以園中草木，皆有先祖三閭大夫之遺香，故以名園。園之中有騷聖堂，其木主書曰：楚左徒三閭大夫先公屈子靈均之位。旁二主書曰：楚大夫宋玉先生之位，楚大夫景差先生之位。二先生皆高弟子，故以配享。而三閭大夫畫像，則以漁父、詹尹參之。以嘗相與問答，見諸楚辭者也。或謂漁父者，三閭大夫寓言；《滄浪》一歌，亦《離騷》之短篇。《離騷》之長，《滄浪》之短，是皆楚風之正。亦一說也。

○狼家屋

自橫州平佛水口渡江，三十里至白鴿墟，是靈山縣境。墟中狼家一瓦屋，其屋脊東為廣東界，脊西為廣西界，狼目司之。予嘗信宿其中。

○慈元殿

慈元殿在新會崖山上，成化中方伯劉公大夏始建，以祀宋楊太后，上賜名全節廟。進士張公詡有贊云：「朝閩夕廣，提二弱孤。依臣張陸，為宗社圖。曹娥死孝，貞義死信。惟後死之，仁至義盡。」太后有陵在崖山海濱，張太傅營葬。今莫辨其地雲。

○呂相祠

順德桂洲堡有呂相祠，神甚赫。相傳為宋呂文煥於甲子門與元人戰敗赴水死，屍溯流至，鄉民祠之。咸平間，封忠愍武靈侯。考《通鑑》，文煥以襄陽降元，為參知政事，每導元人入寇，德[redacted]初，籍其家。宋亡，入見太后，尚出怨言。乃宋叛臣，無戰甲子門事，況咸平乃真宗年號，先文煥二百餘年，則所傳者訛也。邑西南有地名石湧，南越相呂嘉故鄉也。當漢兵南下，嘉於其鄉築石湧、金門二城以為守。敗後伏波追奔至此，編橋度兵，既獲嘉，橋遂以伏波名。桂洲與石湧一水相連，溯流而至必嘉也。為南越相故稱相，此乃嘉之子孫，居於石湧者之所祠也。嘉本越人之雄，尉佗得之，因越人之所服而相之，而南越以治。佗之能用越人如此。秦將屠睢不能用桀駿以敗，番君吳芮能用梅钅[redacted]以興。越人之不可忽也如此。嗟夫！越人固多六千君子之遺烈者哉！

○南海廟

何[redacted]云：廣州東去百里，有南海廟，祀南海之神，退之為南海廟碑，乃其地也。廟植波羅樹，種自海外來，樹不著花，土人刀斲其[redacted]，液出而成實，丑若鬼面，剖之有房，熟而食之，如栗而香。若或不經刀砍，則液流於地，實成地中，香達於外，土為之裂。良亦怪矣。廟有此樹，故亦號曰波羅廟。左為浴日亭，登以望海，淼茫無際。然東去百里，乃有虎門，兩山夾峙。虎門之外，群島伏立，猶非大洋也。廟在扶胥江北岸，其南岸有最高峰，曰煙管岡，正與廟對。岡左右亂峰環疊，海樹如城。翁山有書屋在其下。倚南面北，扶桑曉赤，羅浮晚青，山海之勝，甲於百粵，北海東海之濱，未易有此。村民千戶，耕漁為業，皆屈大夫之流裔。田肥美而水苦咸，屋後小峰，甘泉涓涓，一村飲足焉。翁山之廬，倚煙管岡為屏，臨南海為溪。想其扶桑日生，中夏猶夜，獨登山閣，以受曉華，真神仙境界，豈人世王侯所能夢見。予為之作《海閣日華圖》，題其上曰：「天以布衣存日月，海濱山閣著藏書。」閣旁多木棉。其種自海外來，樹高數十尺，喜溫惡寒，莫能過嶺以北。花類玉蘭，色正赤而無香，結實如酒杯。老而飄絮，著土自生，盛於荒灘閒址。集其絮可席以坐，柔而少溫，若蘆花然。翁山謂廣民種木，多擇實之易售者，若荔支、龍眼之屬，非是則不貴。以故木棉為棄種，而任其自生。若收之園林，當亦佳觀也雲。

○文選樓

廣州外城之南，有珠江義學。其西一樓，予居之，以撰《廣東文選》，裡人因名之曰文選樓。為詩有曰：「自今南與北，文選有雙樓。」

○濠畔朱樓

廣州濠水，自東西水關而入，逶迤城南，逕歸德門外。背城舊有平康十里，南臨濠水，朱樓畫榭，連屬不斷，皆優伶小唱所居，女旦美者，鱗次而家，其地名西角樓。隔岸有百貨之肆，五都之市，天下商賈聚焉。屋後多有飛橋跨水，可達曲中，宴客者皆以此為奢麗地。有為《濠畔行》者曰：「花舫朝昏爭一門，朝爭花出暮花入。背城何處不朱樓，渡水幾家無畫楫。五月水嬉乘早潮，龍舟鳳舸飛相及。素馨銀串手中燈，孔雀金鋪頭上笠。風吹一任翠裙開，雨至不愁油壁濕。」是地中濠畔街，當盛平時，香珠犀象如山，花鳥如海。番夷輻輳，日費數千萬金。飲食之盛，歌舞之多，過於秦淮數倍。今皆不可問矣。噫嘻！

第十八卷 舟語

操舟

越人善用舟。劉安云：越[redacted]蜀艇，不能無水而浮。又云：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redacted]舟而浮於江湖。又云：九疑之南，陸事少而水事眾。九疑之南，蓋越也。又云：越地幽昧而多水險，其人皆習水鬥。而左思云：篙工楫師，選自閩、禺。禺，番禺也。《山海經》云：番禺始為舟。番禺者，黃帝之曾孫也，其名番禺，而處於南海，故今廣州有番禺之山。其始為舟，故越人習舟，古時吳楚之舟，皆使越人操之。劉向云：鄂君[redacted]舟於新波之上，有越人擁[redacted]戢楫而歌。而越王句踐，嘗發習流二千伐吳，又作大翼、中翼、小翼以攻吳。戰艦之制，至句踐而漸備矣。越既滅，其子孫散處海嶠。然當秦之時，始皇嘗使尉佗、屠睢將樓船士卒平越。其後漢武帝亦遣五將軍，率樓船十萬師平越。何當時越人不能以水鬥長技與之爭耶？楊僕得越船粟，因推而前挫越鋒，遂至番禺。漢將軍凡分五路，皆以水軍，南越之平，實以水軍之力。故知將在勇，勇則神速，能使敵人長技不及施，策之上者也。

粵人善操舟，故有鐵船紙人，紙船鐵人之語，蓋下海風濤多險，其船厚重。多以鐵力木為之，船底從一木以為梁，而艙[redacted]橫數木以為擔，有梁擔則骨幹堅強，食水可深，風濤不能掀簸，任載重大，故曰鐵船。船既厚重，則惟風濤所運，人力不費，小船一人一漿，大船兩三人一櫓，揚篷而行，雖孱弱亦可利涉，故曰紙人。篷者，船之司命。其巨艦篷，每當逆風掛之，一橫一直而弛，名曰扣篷。諺所謂：「廣州大[redacted]蒙[redacted]童，使得兩頭風。輸一篷，贏一篷」也。橫行曰輸，直行曰贏。篷，[redacted]風也，以蒲席為之，亦曰{[redacted]雙}也。或以木葉為之，曰帆葉也。每艦有二篷，風正曰八字，八字風在後則正，在前則橫，故又有「後八字風，揚篷當中，前八字風，勾篷西東」之語。其或舟子撮唇為吹竹葉聲，及鳴金鼓以召風。風至，二篷參差如飛鳥展翅，左右相當，其形亦如八字。是皆鐵船乃勝任。上江自湊、湞、湟、武諸水以下至清遠，一路灘高峽峭，水多亂石，其船食水淺，率以樟木為之，底薄而平，無橫木以為骨，放之順流，遇[redacted]及[redacted]我大石，一折而過，勢如矢激，故曰紙船。其逆崩流而上者，觸崖抵Ｅ３６，隨石迴旋，扌堂者、鉤者數人，牽者數人。牽者在隈岸或怪石間，為深林密箐所蔽，前後不相顧，舟子慮其或過或不及，衝陷石稜，則終日大叫，叫且如哭，如相殺聲，一一淒酸鬱怒，或於石告哀，或與石拒敵。其船乍前乍卻，前者如暴虎，後者如搏熊。一[redacted]篙失勢，舟破碎漂沒，入於渦盤矣。故舟子非強有力者不能勝，故曰鐵人。其上樂昌瀧者，率以雙[redacted]篙穿舟，腰之而上。舟子謠曰：「朝穿腰，暮穿腰，[redacted]篙如鐵一條。」又曰：「上灘[redacted]篙在手，上瀧[redacted]篙在腰。」其上樂昌灘者，舟人為藤圈於舟旁，[redacted]篙在圈中，二人肩[redacted]篙以行，名曰肩舟。舟行以肩，亦曰舟輿。其上烏蠻大灘者，每一落[redacted]篙，男女則偃身船旁，以助其勢，曰眠[redacted]篙。行者笑之。有謠云：「婦人扌堂右，丈夫扌堂左。估客笑人，眠[redacted]篙不可。」是皆非鐵人不能任。其駕諸

鄉[redacted]度船者，雖隆寒袒裸，血汗沾濡，搖櫓之聲，如雷霆，如戰鬥，常使驚波披靡，舟過而水痕不能合。雖逆水逆風，日猶百里，亦皆號為鐵人云。廣州故多[redacted]度船，而日[redacted]度夫尤壯。日[redacted]度多勤，夜[redacted]度多惰，勤者之力，恒使風潮無功。風潮不能厄其勢，海寇不敢爭其強，是皆所謂鐵人也。

東莞[redacted]度船趕水，常以一人執杵在船頭，以忤左右舂船，為搖櫓疾徐之節。左舂則足左躍，右舂則足右躍，諸櫓人以之作勢，以之齊聲，又口唱山歌，使諸櫓人屬和以蘇其苦，於是筋力盡忘，舟行迅速，須臾至彼步頭矣。此古舂堂之遺俗也。《寰宇記》云：新州俗，豪渠之家，喪祭則鳴銅鼓，召眾則鳴舂堂。按舂堂狀如小船，長丈餘，兩三人交擊。一云：刳木為槽，旁約十杵，男女間立舂穀，槽聲若鼓，聞數里。蓋本舂器，因用召眾也。一曰：椎塘。志云：羅浮山中人，鑿方木為舂，曰椎塘，昧爽聲震而虎潛。韶台詩：「椎塘聲合虎狼歸。」即舂堂也。

○戰船

廣之蒙衝戰艦勝於閩艚。其巨者曰橫江大哨。自六櫓至十六櫓。皆有二桅，桅上有大小望鬥雲棚。望鬥者，古所謂爵室也。居中候望，若鳥雀之警示也。雲棚者，古所謂飛廬也。望鬥深廣各數尺，中容三四人，網以藤，包以牛革，衣以絳色布帛，旁開一門出入。每戰則班首立其中。班首者，一舟之性命所繫，能倒上船桅，於望鬥中以鏢箭四面擊射，勢便，或銜刀挾盾，飛越敵艦，斬其帆檣；或同蛋人沒水鑿船，而乘間騰躍上船殺敵；或抱敵人入水淹溺之。其便捷多此類。艦旁有芘籬，夾以鬆板，遍以藤，蒙以犀兕綿被，左右架佛郎機炮、磁炮、九龍信炮、蒺藜錫炮、霹子炮、神炮數重，及火磚、灰[redacted]、煙球之屬，尾梢作叉竿連棒。又有箐竹樓櫓以隱蔽。又或週身皆炮，旋轉迴環，首尾相為運用，其捷莫當。此戈船之最精者也。其小者曰飄風子，曰大小撥槳。大撥槳，每船一艘，槳百餘，小者亦五六十。人坐船內撥之，其行若飛。人各有所隱蔽，箭炮莫能中。槳之利勝櫓，櫓立槳坐，立則人在艙外易受敵，坐則人在艙中，每一槳有一鳥槍或三眼神槍輔之，槳動則群槍齊發。其飄洋者曰白艚、烏艚，合鐵力大木為之，形如槽然，故曰艚。首尾又狀海鰍，白者有兩黑眼，烏者有兩白眼，海鰍遠見，以為同類不吞噬。其載人與貨物者曰[redacted]度，制亦如斗艦，上施兵器及炮火、飛石、灰罌，旁布漁[redacted]。小者曰橫水[redacted]度。捕魚者曰香[redacted]了，亦曰鄉[redacted]了，曰大滂罾、小滂罾。其四櫓六櫓者曰小[redacted]了，八櫓者曰大[redacted]了。曰纟索[redacted]船，曰沉罾。其曰朋[redacted]者，以船十數Ｅ１３為一朋，同力以取大魚，故曰朋[redacted]，亦曰擺簾網船。其上灘瀨者，曰匾水船，即[redacted]扁[redacted]差也，亦曰扒竿船。叉二木於船首，以張帆席，故曰扒竿。竿即檣也。蛋人所居曰艇，孔鮒云：小船謂之艇。《釋名》云：艇，其形徑挺，一人二人所乘行也。盜舟曰龍艇。長四五丈，裸無篷蓋，數十人以橈撥之，奮迅如龍，最利攻去刂。吾粵水道多歧，山海相通，盜賊易為出沒，龍艇之為害，無處無之。其曰大龍艇者，長九丈七尺，寬一丈一尺六寸，兩旁有槳四十四，櫓十二。入洋則純用槳，出洋則純用櫓及風篷。每櫓八人，槳一人，更番出力。凡有三百餘人，為兩班。船上有木櫃，其形方，長六七尺，可避波濤。兩旁為銃眼及強弩架，弩亦四十有四。又有竹欄，

以支牛皮、絮被、罾[redacted]，為御矢石銃炮之具。其船輕而疾，受水淺，倏忽可數百里，白艚、烏艚最畏之，以其無風可行，不能追逐故也。其名生船，以烏、白艚無風則死也。其櫃以水椰之木，帆以布，布以粗麻為之，染以薯莨，浸以礬水及鹽。其底以鐵力木或紅盧桂木，性柔耐水，可長久。更佐以香[redacted]了之船，左右相夾，往往無敵。香[redacted]了長短與相等，寬亦如之，周以竹籬而頭方，上亦有櫃稍圓，惟不用槳而純用櫓耳。櫓十四或十六，桅則三之，或於船兩旁作代風輪二或四，以激水，水力即風力也。或止作空底一層，於最近水處，穩便愈甚。不然止在船兩旁順置長空匣，疾亦如之。

○洋船

洋船之大者，曰獨檣舶，能載一千婆蘭，一婆蘭三百斤，番語也。次牛頭舶，於獨檣得三之一。次三木舶，於牛頭得三之二。次料河舶，於三木得三之一。底二重，皆以鐵力木厚三四尺者為之。錮以瀝青、石腦油、泥油，填以[redacted]石。[redacted]丁以獨鹿木，紮以藤，縫以椰索。其碇以鐵力、水杪，釘以桄榔、{[redacted]思}{[redacted]勞}，淬釘以蛇皮內膏。蓋海水咸，爛鐵妨磁石，故皆不用鐵物雲。桅凡三，一桅常植。二桅以風而植。桅長者十四五丈或二三接，中皆橫一桿，上有望鬥，容四十餘人。又以木為人，或升或降，遍置梯繩之間，前木照後柁，以黑鬼善沒者司之。其舶小者，四圍皆密，腹中僅留一孔，自上而下。飄洋時，梢公縛身桅下，餘悉在船腹之中。凡上舶容人千餘，中者數百，皆有舵師、歷師，然必以囉經指南。屍羅經者，為一船司命，毫末分利害焉。每船有羅經三，一置神樓，一船尾，一在半桅之間，必三钅咸相對不爽，乃敢行海。大魚至，以銅銃擊而退之。大魚去而波浪為怪，以長劍斬之。其人為西南諸番將卒工商之屬，一一凶狠，海寇皆莫敢近。故得輸其珠賸奇物，以輻輳五羊。嘗有賀蘭國舶至閩，有客往觀之，謂其船崇如山嶽，有樓櫓百十重，上懸五色幡幟，環飛廬皆置木偶以疑遠，內則含伏大佛朗機百位，外則包裹牛革數重，月以丹漆涂[redacted]既一周以為固，梯以藤結而上下。客登，則番人從雀室探其首，眼皆碧綠，發黃而面黧，以手相援，見之驚猶魑魅。登未及半，則施放火器，黃霧蔽人，咫尺渺不相見，聲如叢雷，轟闐足底。譯人云：「此吾國所以敬客，願毋恐。」其人無事皆細絨大笠，著紅纟[redacted]長衤[redacted]，金紐連綿至地，或持骨朵，或負手閒行，自晨至暮不息。帆繩交結如網羅，或皆在其上坐臥。帆以布，凡七張之，繩以棕細藤，窗牖以玻璃嵌之。艙以辟支緞鋪之。凡十數重。酒以葡萄以香舂，器以寶玉[redacted]宛，高傾以瀉注成貫珠為禮。瓜蔬味皆酸脆碧色。筆管以木為之，如冠簪而細小。有一卷長二丈餘，繪畫山川，有番字識其下。考之皆五虎門內水深淺處，其心故不可測也。賀蘭舶亦嘗至廣州，予得登焉。船腹凡數重，縋之而下，有甜水井、菜畦。水櫃水垢濁，以沙礬濾之復清。懸釜而炊。張錦綳白[redacted]而臥，名曰[redacted]牀。人各以柔韋韜手，食則脫之。食皆以蘇合油煎烙，曼頭牛[redacted]，皆度色如金黃乃食。其刀可屈信如蛟蛇，左右盤[redacted]，類古之魚腸劍。然時鼓弄銅琴銅弦，拍手[redacted]肩，對舞以娛客，似有禮者。吾廣承平時，西南諸番嘗至者有十五國。其安南、占城、暹羅、真臘斛、鎖裡五國，歲一朝貢，餘則或至或不至。所患者，吾奸民為彼舌人通事，時或椎發環耳，侏亻離入群，為之鄉導，誘之以婦女妖淫，告之以

官司重輕，示之以地形虛實，為我腹心禍患。正德間，佛郎機紿稱入貢，自西海突犯莞城。大肆殺掠，此其明徵矣。賀蘭從古未至，而紅毛鬼者，長身赤發，深目藍睛，勢尤猙獰可畏。比年數至廣州，其頭目號曰白丹，每多閩漳人偽為之，其驕恣多不可制。紅毛鬼所居大島在交趾南，蓋倭奴之別種也。常入洋中為盜。其船有五桅者、九桅者，首尾皆有舵。以利迴旋。舵工分班使風，晝夜兼行，惟視羅經所向，時登桅視千里鏡，見遠舟如豆子大，則不可及，若大如拇指許，即接長其桅而追之。桅有雌雄二竅，箍而楔之，益左右帆，數百里之遙，逾時可及。吾船亦有三五桅者，兩舷作木城，搖櫓於中，且行且戰。若大炮多、風順，亦可逸去。倘眾寡不敵，為所擒，則盡屠矣。紅毛鬼之為惡若此。嗟夫！吾粵三面阻海，而南■奧為左蔽，潿洲為右翼，虎門為前屏，此皆險要。倭與紅毛若乘汛舉連天之舶而前，則南■奧必先受敵。虎門犄角二隅，未多置兵，則內戶不鍵也。諸舶既往來飄忽，而山寇陰行勾引，其為禍可勝道哉！

○藤埠船

瓊船之小者，不油灰，不釘■，概以藤紮板縫，週身如之。海水自罅漏而入，漬漬有聲，以大鬥日夜戽之，斯無沉溺之患。其船頭尖尾大，形如鴨母，遇颶風隨浪浮沉，以船有巨木為脊，底圓而堅，故能出沒波濤也。蘇軾云：番人舟不用鐵釘，止以桄榔須縛之，以橄欖糖泥之，泥乾甚堅，入水如漆。蓋自古而然矣。

○洋船桅

洋船桅，其巨者一桅費千餘金。每洋中風狂，船將覆沒，以刀順風勢斬桅，桅大者合兩人抱，皆立斷，如鴻毛飄空。船人以桅為命，桅既斷，則船隨風所至，得至岸者無幾矣。

○船帆

廣州船帆，多以通草蓆縫之，名之曰■裡。其方者曰平頭■裡，順風使之。其有斜角如折疊扇形者，逆風可使，以為勾篷。勾篷必用雙■裡，前後相疊，一左一右，如鳥張翼，以受後八字之風，謂之鴛鴦■裡。舟人有口號云：「鴛鴦雙篷，使風西東。」

○瀧船

舟自宜章下平右者，曰單船，自平石下六瀧至樂昌者，曰雙船。單，小■也。雙，大■差也。六瀧古名武溪，或以為即馬援門生所歌武溪深者。水最湍怒，舟上下■水石，單船小水易漂沒，故必用雙船，其力能與石鬥，船勝石則生之機，石勝船則死之機，固嶠南之絕險處也。雙船兼二獨木為之，形若浮槎，單者止刳一木。每船三人，上水者篙人在水中，下者槳人在舟中，二人分左右打槳，一人在後，一手持舵，一手打槳，舵亦以長槳為之。故諺曰：「上篙下槳。」予嘗有《上瀧謠》曰：「篙直如箭，船石不見。篙曲如弓，船石相舂。」又歌曰：「上瀧下瀧舟不同，雙船與石相爭雄。」雙船一曰瀧船。昌黎詩：「仍將衰病入瀧船。」瀧船又即下瀨船，方愚者云：「東越傳下瀨將軍。」南越傳下厲將軍。厲即瀨也。海水深故用樓船，灘水淺故用下瀨，下瀨之船小者也。戈船者，戈音划，撐小舟曰划，音華，廣陵以小舟為划子是也。舟進篙謂之划篙，一曰■莊子，方將杖■而引其船。

○蛋家艇

諸蛋以艇為家，是曰蛋家。其有男未聘，則置盆草於梢，女未受聘，則置盆花於梢，以致媒約。婚時以蠻歌相迎，男歌勝則奪女過舟。其女大者曰魚姊，小曰蜆妹。魚大而蜆小，故姊曰魚，而妹曰蜆雲。蛋人善沒水，每持刀槊水中與巨魚鬥，見大魚在巖穴中，或與之嬉戲，撫摩鱗鬣，俟大魚口張，以長繩係鉤，鉤兩腮，牽之而出。或數十人張■，則數人下水，誘引大魚入■，■舉，人隨之而上，亦嘗有被大魚吞啖者。或大魚還穴，橫塞穴口，己在穴中不能出而死者。海■酋長者亙百里，背常負子，蛋人輒以長繩係槍飛刺之，候海■酋子斃，拽出沙氵單，取其脂，貨至萬錢。蛋婦女皆嗜生魚，能泅氵子，昔時稱為龍戶者，以其入水輒繡面文身，以象蛟龍之子，行水中三四十里，不遭物害。今止名曰獺家。女為獺而男為龍，以其皆非人類也。然今廣州河泊所，額設蛋戶，有大罾、小罾、手罾、罾門、竹箔、簍箔、攤箔、大箔、小箔、大河箔、小河箔、背風箔、方網、輳網、旋網、竹{■多}、布{■多}、魚籃、蟹籃、大罟、竹篾等戶一十九色。每歲計戶稽船，徵其魚課，亦皆以民視之矣。諸蛋亦漸知書，有居陸成村者，廣城西周墩、林墩是也。然良家不與通姻，以其性凶善盜，多為水鄉禍患。曩有徐、鄭、石、馬四姓者，常擁戰船數百艘，流劫東西二江，殺戮慘甚。招撫後，復有紅旗、白旗等賊，皆蛋之梟黠，其婦女亦能跳蕩力鬥，把舵司{■雙}。追奔逐利。人言亻■居畬而偏忍，蛋居水而偏愚，未盡然也。粵故多盜，而海洋聚劫，多起蛋家。其船雜出江上，多寡無定，或十餘艇為一■宗，或一二■至十餘■為一朋。每朋則有數鄉■了隨之醃魚，勢便輒行攻劫，為商旅害。秋成時，或即搶割田禾，農人有獲稻者，各以錢米與之，乃得出抄。其為暴若此。議者謂誠以十船為一甲，立一甲長，三甲為一保，立一保長，無論地僻船稀，零星獨釣，有無罟朋及大小■了船，皆使編成甲保，互結報名，自相覺察，按以一犯九坐之條，則奸舸難匿，而盜藪可清。然清■了船及澳艇，尤為先務。

○大洲龍船

番禺大洲，有宣和龍舟遺制，是曰大洲龍船。洲有神，曰梁太保公。蓋以將作大匠，從宋幼帝航海而南者也。公將營宮殿於大洲，未成而沒，村民感其忠，祠祀之。每歲且請舉龍舟，覆■交得全陰，則神許矣。許則舉，輒有巨木十數丈浮出江中，舟之長短准之，號曰龍骨。自崇禎丁丑以來，請輒不許。辛丑之歲，有泣訴於神者：「吾老矣，神今垂許，猶可傳之後人，否則此法遂絕矣。」神乃許之。船長十餘丈，廣僅八尺，龍首尾刻畫奮迅如生。蕩槳兒列坐兩旁，皆錫盔朱甲，中施錦幔。上建五丈檣五，檣上有台閣二重，中有五輪閣一重，下有平台一重。每重有雜劇五十餘種，童子凡八十餘人。所扮者菩薩、天仙、大將軍、文人、女伎之屬，所服者冠裳、介冑、羽衣、衲帔、巾幗、衤能衤戴之屬，所執者刀槊、麾蓋、旌旗、書策、佩■之屬。凡格鬥、挑招、奔奏、坐立、偃仰之狀，與夫揚袂、蹙裳、喜、懼、悲、恚之情，不一而足，咸皆有聲有色，盡態極妍。觀者疑為樂部長積歲月練習，不知錦幔之中，操機之士之所為也。每一舉費金錢千計，神之許以十年二十年之久，蓋以惜民力也。龍之口，鐵钅巢■之。問之神，曰：不爾則雨。

○龍船

順德龍江，歲五六月鬥龍船。鬥之日，以江身之不大不小，其水直而不灣環者，為龍船場。約自某所起，至某所止，乃立竿中流以為界。船從竿左右鬥，不得踰界。先期定其敵，兩龍船為一偶，大小長短相若，黃頭郎相若也。主者書於冊，又以兩籌書某龍船，字中分，主者執其兩半，而以兩半酌卮酒與之。兩船既鬥，則勝者交其籌於主者，主者合籌不爽，則書於冊曰：某船勝某船矣。以一標書勝字與之。其負者又與他船鬥，或勝，則亦得一勝標。是日也，船連三勝，得三勝標者，是為初場最。次日三勝者又與三勝者鬥，三勝者連得二勝，則得一五勝之標，是為二場最。次日五勝者又與五勝者鬥，其一得全勝者，是為三場最。於是主者與以狀頭標，張伎樂，簪花掛紅，為四六莊語送之還埠。凡出龍船之所曰埠。鬥得全勝還埠，則廣召親朋燕飲，其埠必年豐人樂，貿易以饒雲。

東莞有鼓峽。兩山夾蹲，芊綿起伏，怪石[redacted]，若岡若阜者數十里，堪輿家稱南行三紫龍，此其一云。峽西多居人，荔枝林鬱蓊蔽日，有高樓二十餘座，與黑葉丹苞相映。舟販酥醪花果之屬者，交錯水上，稱水市焉。峽中一小山，山下為龍母祠，有老榕垂須百尺，與飛藤糾結，拂水葳蕤，遊人爭繫舟其下。南望羅浮諸峰，隱隱可數。予詩云：「漸近羅浮紫翠分，紛紛瀑布下層雲。」謂此也。峽東皆沮澤。五月時，洪流滂濞，放於百里，鄉人為龍舟之會，觀者畫船雲合，首尾相銜，士女如山，乘潮下上，日已暮而未散。龍舟長十餘丈，高七八尺，龍髯去水二尺，額與項坐六七人，中有錦亭，坐倍之。旗者、蓋者、鉦鼓者、揮橈擊[redacted]者，不下七八十人。競渡則驚濤湧起，雷雨交馳，舟去而水痕久不能合，斯亦遊觀之至侈者。廣中龍船，惟東莞最盛，自五月朔至晦，鄉鄉有之，如彭峽者可紀也。

吾沙亭鄉當海岸，有地曰石頭，一巨石作鯉魚形，名曰鯉魚石。吾宗人歲於此裝造龍船，與諸村競渡，未嘗不得勝奪標。有風雨，龍船益疾。他村墟有借此地以造龍船者，有請其神侯王像至彼船，冀得騰空疾渡者，吾宗人不之許也。沙亭龍船，比他所長大倍之，然出輒飛渡不可勝。鬥罷汗血滿船，油衣盡赤，可詫也。

瓊人重龍船。四月八日，雕木為龍置於廟，唱龍歌迎之，而投白雞水中以洗龍。五月之朔至四日，乃以次迎龍。主人先為龍歌，包以繡帕置龍前，其歌辭不可見，止歌末一字可見。諸客度韻湊歌，能中帕中歌字多者，得酬物多。其諺曰：「未鬥龍船，先鬥龍歌。欲求錢帛，中字須多。」

○諸舫

新會伍處士雲，為光風艇，月夕乘艇而歌，其師白沙先生扣舷和之，飄飄乎任情去來，不知天壤之大也。南海陳秋濤宗伯，有舫名此花身，取唐人「幾度玉蘭船上望，不知原是此花身」之義。東莞鄧參政雲霄，有舫名天坐軒，取少陵春水船如天上坐之義。東莞尹衝玄先生，年九十餘，讀書不輟，常於竹杪為亭，翼以扶闌，盛夏竹葉陰濃，日光不漏，風一起，蕩漾如舟，名曰蕩雲航。藏所著《皇明史竊》其中，客至，與梯而上觀之。張西園有舫，曰五石瓠，嘗載所著書，從羅陽水入羅浮。

○夢香船

從肇慶新橋而上，人煙寥落，山路多歧，乃三縣交界之區，盜賊之所出沒。行者以[redacted]度船僦資貴甚，因附小船以行。舟人及此險地，即然夢香，客皆酣臥昏迷，遂被啟[redacted]。易資財以礫塊，封識宛然。若枕間置水一盂，則迷魂之藥渙散矣。又以藥名破布葉者，煎湯服之，立解。行者歌云：「身無破布葉，莫上夢香船。」廣州[redacted]度船多有鑽艙之患，黠者或以骰子寶字盒誘人賭博，盡局財物而去。又或佯相鬥毆，乘利便因而搶掠。或先伏盜[redacted]喬於艙中，中道拔刀而起，斬舵工以應外賊。其害不可枚舉。

第十九卷 墳語

鼻天子塚

始興縣南二十里，有鼻天子塚，或以為象，然象之稱天子何也？《史記》云：禹踐天子位，堯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見天子，天子弗臣。象當時豈以天子之弟亦載天子旌旗為禹賓客，隱然有天子之望歟？其或堯為摯之弟，代為天子，象當時亦嘗為禹所讓，幾幾有代位之事，有鼻之人屬望，因亦稱之為天子歟？《山海經》稱丹朱曰帝，則亦可稱象天子歟？其葬始興也，或當舜南巡狩，象嘗朝見於南嶽，因從舜以至曲江、始興之間，象薨，即葬於其地歟？零陵縣今有有鼻墟，而道州亦稱有[redacted]地。有[redacted]者何？有鼻也。豈有鼻之地甚廣，自零陵至始興皆象之封內歟？然舜嘗於曲江奏簫韶，曲江在始興下流，舜崩葬九疑，而商均窆其陰。《大荒南經》稱：赤水之東，蒼梧之野，舜子商均所葬。舜崩而子弟陪葬，禮也。始興密邇九疑，何當時臣庶不以象陪葬，抑象薨在舜陟方之先歟？《括地志》稱：鼻亭神在道縣北六十里。相傳舜葬九疑，象嘗至此，後人因立祠名鼻亭神。則象薨於舜陟方之後可知矣。傳曰：舜葬蒼梧，象為之耕。象，舜之弟也。耕者其為兄守視祭田歟？九州之大，舜乃封象有鼻以為其寢陵主，豈舜故有神靈，先知其將崩於蒼梧歟？象既篤友愛之情，自宜遺命陪葬梧野。今二塚相望數百里而遙，豈舜神明之所安歟？《禮記》曰：舜葬蒼梧，二妃不能從。或謂二妃葬衡山。衡山在零陵郡，地去蒼梧不遠。何當時二妃亦皆不得[redacted]葬歟？吾聞象有神靈，宋時有掘鼻天子塚者，見銅人數十，擁笏列侍，俄聞墓中擊鼓大呼噪，懼弗敢入。豈象時已有銅人殉葬之事歟？然零陵嘗得白玉[redacted]，乃西王母所獻，而舜以殉葬者。則象塚中亦宜有異寶歟？舜之親愛，天下莫不聞知，當[redacted]時，象既為舜所化，必有功德於其國，國人之不敢犯斯塚也。自有虞時至宋，亦云久矣。舜崩，四海喪之如考妣，愛象者，所以愛舜也。舜放[redacted]兜崇山以變南蠻，考《書疏》：崇山在衡嶺之間，與有鼻不遠。南蠻風俗於變為中華，意象必有力焉。南裔之人，為之建祠廟、守丘墓，必不偶然。予嘗欲至其塚，立一豐碑，書之曰：「古帝舜之弟有鼻國君之塚。」以示後人。或曰：按越滅吳，遂有南海，其後越為楚所滅，越王子孫自丹陽皐鄉人始興，有皐天子城。其曰鼻天子墓者，或越王子孫死葬始興，因稱墓曰皐天子不可知。鼻者，皐字之訛也。曰天子者，句踐大霸稱王，其子孫因僭稱天子也。則亦一說也。

○越佗墓

南越武王趙佗，相傳葬廣州禺山，自雞籠岡北至天井，連山接嶺，皆稱佗墓。《交廣春秋》云：佗生有奉制稱藩之書，死有秘異神密之墓。是也。孫權嘗遣交州從事吳瑜訪之，莫知所在。獨得明王嬰齊墓，掘之，玉匣珠襦，黃金為飾，有玉璽金印三十六，銅劍三，爛若龍文。而文王胡墓亦莫知其處。佗墓後有大岡，秦時占者言有天子氣，始皇遣使者鑿破此岡，深至二十餘丈，流血數日。今鑿處形似馬鞍，名馬鞍岡。其脈從南嶽至於大庾，從大庾至於白

雲，千餘里間，為危峰大嶂者數百計。來龍既遠，形勢雄大，固宜偏霸之氣所鍾也。岡南至禺山二十里，禺山南至番山五里，二山相屬如長城。南控溟海，木棉松柏刺桐之屬，一望蔥青，實為靈穴之所結，故佗墓營焉。自南漢劉[redacted]鏟平二山，積石於番為朝元洞，積沉香於禺為清虛台，而地脈中斷，然霸氣亦時時鬱勃。元至正間，廣州人林桂芳兵起，稱羅平國。南海人歐南喜兵起稱王。又至元間，增城人朱光卿兵起，稱大金國。他如邵宗愚、王成輩，爭戰紛紜，靡靡草竊。是皆以東粵天險，絕五嶺，通二洋，可以纂趙、劉之業而抗中原也。獨東莞何真，灼知天命有歸，不敢妄為一州之主以禍生民，誠為識時俊傑也者。洪武初，永嘉侯朱亮祖戡定南粵，於越秀山巔建望樓，高二十餘丈，以壓其氣，歷二百餘年，清平無事。黃蕭養僭稱齊帝，即位五羊驛館，逾月而亡，蓋其驗焉。嶺南形勢，蓋與曩時大異，風氣既開，嶠路四達，梅關橫隘，車馬周行，瀧水漓川，舟航交下，雖有強兵勁馬，戍守不給，一夫奪險，勢若山崩矣。

○任囂墓

任囂墓，在南海縣西北二里，墓上舊有廟，今無。今鎮海樓左，但有三君祠一區，祀囂及趙佗、陸賈耳。當始皇時，南海尉屠睢以苛法鉗制粵人，粵人不服，乘秦人疲惰，潛出奇兵攻之，遂破五軍。囂至，撫綏有道，不敢以秦虎狼之威，復加荒裔，於是民夷稍稍安輯。當是時，秦北有蒙恬，威[redacted]漠庭，南有任囂，恩洽揚越，而始皇乃得以自安。其後項、劉並起，豪傑紛爭，莫知所向。而甘公乃教張耳曰：漢王之入關也，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自甘公此說一倡，而天下皆歸心漢矣。囂亦善識天文，能知五星餘氣及越門為南方偏霸之象，卒教尉佗成其業。故張耳之歸漢也以甘公，而富貴數世，尉佗之自立也以任囂。而享國五傳，是皆以天文決之。

光孝寺後有楚塚，宋時有發之得寶玉劍佩之類。予疑楚塚即任囂塚。蓋囂墓相傳在南海縣治西北二里，光孝寺正其地也。

○劉[redacted]墓

劉[redacted]墓，在番禺東二十里。其地有南亭、北亭，海潮圍繞，中不過十餘里。墓在北亭洲旁，疑即昌華苑地也。崇禎九年秋，洲間有雷出，奮而成穴。一田父見之，投以石，空空有聲，乃內一雄雞，夜盡聞雞鳴。於是率子弟以入。堂宇豁然，珠簾半垂，左右金案玉幾備列。有金人十二，舉之重各十五六斤。中二金像冕而坐，若王與後，重各五六十斤。旁有學士十八，以白銀為之。地皆金蠶珠貝所築。旁有便房，當窗一寶鏡，大徑三尺，光燭如白日。寶硯一，硯池中有一玉魚能游動。碧玉盤一，以水滿注其中，有二金魚影浮出。他珍異物甚眾，不可指識。田父先持鏡歸，光動鄰舍。亟撲碎之，有一珠，入夜輒作怪狀，懼而棄之。於是鄰人覺而爭往，遂白邑令。令亟臨其地視搜發，令得玉枕一、金人四以歸。玉枕作臥虎形，長可尺許，大小珠見風悉化灰土，口含之而出，乃得完好。承棺有黃金磚四。棺既斧碎，有懷其發齒以出者。一碑當穴門中立，辭稱：「高祖天皇大帝哀冊文，翰林學士知制誥正議大夫尚書右丞相紫金袋臣盧應敕撰並書。」其所為大帝者，崩於歲壬寅四月甲寅朔越廿四月丁丑，號為大有十五年，葬以光天元年，陵曰康

陵，蓋劉[redacted]墓也。[redacted]者，清海軍節度使劉隱之弟。偽梁常封隱南海王，隱卒，[redacted]嗣。貞明三年，僭稱帝於廣州，改元乾亨，國號大越。又明年而更號漢。其九年白龍見，改元白龍。[redacted]初名儼，至是復改名[redacted]，以應白龍之祥。又二年，楚師來侵，[redacted]懼，以《周易》筮之，遇大有，復以大有稱元。十有五年而[redacted]卒，子玢立，改元光天。[redacted]即俗所稱劉岩是也。岩乃儼之亥文也。考《奇名編》，無劉儼名。彼初實名巖，後改[redacted]，其字為儼，故遂訛為儼耳。劉[redacted]字為巖特製，取飛龍在天之義，蓋效武後之作[redacted]字。[redacted]在位，專以慘毒為事，所誅殺粵人，若刈菅草。死後數百年，粵人始得而甘心之。所謂天道好還，非耶！尉佗有功德於民，死葬禺山，人不忍言其故處。仁與不仁之報，蓋若是哉！

○劉钅長墓

劉钅長墓，在韶州治北六里白虎山，宋太祖嘗封钅長為南越王，故亦曰越王山。降王而得返葬故園如钅長者，在昔無幾，宋太祖之仁也。

○永福陵

宋端宗崩於硐洲時，曾淵子充山陵使，奉帝還殯於沙衝馬南寶家，佯為梓宮出葬，其實永福陵在[redacted]山也。今新會壽星塘山中，有陵跡五處，以遺民隱諱，故得免於會稽之禍。予嘗訪其跡，弔之曰：「一路松林接海天，荒陵不見見寒煙。年年寒食無尋處，空向春山拜杜鵑。」又曰：「萬古遺民此恨長，中華無地作邊牆。可憐一代君臣骨，不在黃沙即白洋。」又曰：「北狩南巡總寂寥，空留[redacted]土是前朝。憑君莫種冬青樹，恐有人來此射雕。」

○楊太后陵

楊太后陵，在[redacted]山海濱。番禺張詡銘云：「朝閩夕廣，提二弱孤。依臣張陸，為宗社圖。所奔波者，趙氏塊肉。今則亡矣，伊疇之屬。茫茫大海，履之若無。止見仁義，不見其軀。曹娥死孝，貞義死信。惟後死之，仁至義盡。山陵峨峨，尺土孔多。六鼇擎負，毋使隨波。」布政使劉大夏嘗過慈元陵，泫然曰：後死國而弗祀，義弗稱。謀立廟[redacted]門之上，人感其意，不日而就，是為全節廟。

○香頭墳

香頭墳，在新寧縣境。宋末帝舟次[redacted]門，新寧有伍隆起者，以三世受國厚恩，非死不報，於是貢米七千石，率其鄉人捍衛。時賊臣張弘范已入廣州，隆起奮身與戰，累日不沮，潛為其下謝子文所殺，以首投降。丞相陸秀夫使人收葬，以香為首，其墳因曰香頭墳。予銘之曰：「天生沉檀，以為君首。血肉非香，烏鳶所有。斲以良工，其大如斗。玉粹金純。黃泉不朽。」

○李子長墓

李子長墓，在西樵雲路村。其碑曰：「明抱真先生李子子長之墓。」霍文敏公所書也。子長，順德人，名孔修。初赴省試，以搜簡過嚴，歎曰：「此豈朝廷所以待士耶！」擲硯而去。今貢院右，有擲硯亭存焉。常從白沙先生問學，得無欲之旨，操行廉潔，人不可得而衣食之。布政使朱英餉米二十餘石，固辭不獲，乃悉舉所有瓶、盎、盤、[redacted]之屬以貯米，才容一二石許，餘則不受。遇空輒畫貓兒賣之，毛骨如生，鼠見驚走。其山水、翎毛亦精絕，人爭寶重，然皆不肯多畫。平居大帽深衣，入夜不解，閉戶靜默，人希見

其顏面。間出，則市人環觀，以為異物。舉止雍容，擇地乃蹈，遇雨輒拱手徐行。人曰：「先生何不趨，雨瀧凍透衣矣。」曰：「前路豈無雨耶？」行益從容。人皆笑之。至今廣人言迂拙者，猶曰子長子長雲。嘗詣縣輸糧，令見其容止有異，問姓名，弗答，第拱手。令叱之，則再拱手，令怒以為不遜，笞之五，竟無一言而出。白沙戲之曰：「如何叉兩手，剛被長官笞。」傳者以為美談。晚於道深造，年九十餘，無疾卒。文敏葬之西樵，稱曰：「白沙抗節振世之志，惟子長、謝佑不失。」或問子長廢人有諸？陳庸曰：「子長誠廢，則顏子誠愚矣。」佑，字天錫，南海人。亦早棄諸生，從白沙游，安貧味道，人稱為二高。子長無子，今西樵人以祭於社，為社師。

○彭烈女墓

彭烈女墓，在廣州大北門外百餘武。烈女往為某家婢，色情婉美，其主已許字亻兼某矣。一夕欲嬈之，堅拒不可，主乃逐亻兼以絕其意。亻兼臨行有言弗遜，主怒撻之數百，肩背流血。烈女遂自繆，死前謂儕曰：「某亻兼受大杖，凡以我也。我食主與母十餘年矣，顧義有所不可。」言短而深，主懊悔無極，葬之郭外。番禺令馮藻表其墓，銘曰：「夫為人奴，儂乃婢子。讎主不能，儂則當死。」

○雙燕窩塚

從化有殷氏女者，水西香家人，生員朝輅女也。年十六，許嫁锺氏子。锺氏子死，訃聞，女默然，徐更衣自經。兩家合葬之，稱其塚曰雙燕窩。予為之賦，有云：「雙燕復雙燕，生時不相見。相見在黃泉，雌雄何婉孌。」

○丁公二子墳

丁公積知新會縣，多惠政，有二幼子殤，葬黃雲山。公既沒，民為二子置祀田，其墓至今不廢。黃孚詩：「黃雲山下多黃雲，雲裡鷓鴣啼小墳。」謂此。

○山場

廣之著姓右族，其在村落者，人多襟岡帶阜以居，廬井在前，墳墓在後。其瀕海者，亦必多置山場，以為蒸嘗之業。子姓以昭穆序，[redacted]葬先塋。貧者乘凶血葬，毋有積久而不葬，或以無地而葬以水火者。而吾鄉沙亭，其地半當山海間，山場凡有數所。自宋以來，奉宗千有餘人，環祖宗之精爽以居，人與鬼數十世毋相離也。朝見祠而生敬，而求神聚於陽，暮見墓而生哀，而求氣散於陰。人不出鄉，鬼無為客。仁孝之風，庶幾去古不遠者也。吾祖父阡在湧口之山，山形如平沙落雁，兩三峰正當草堂，鬆楸之聲，不絕於耳，煙嵐之色，不絕於目。吾不廬墓而墓咫尺吾廬，雖謂之廬墓，可也。

○塔

塔本浮屠氏所制，以藏諸佛舍利者，即中國之墳也。華人今多建之以壯形勢，非禮也。吾嶺南在在有塔，其藏佛舍利者，惟廣州城中花塔，是佛之大塚也。予推原浮屠氏之意，其塔非為形勢而設，故以附於墳語。

○六祖發塔

六祖發塔，在廣州光孝寺佛殿後。六祖初剃度時，其徒為藏發

於此，蓋發塚也。佛以膚發為垢濁，委而去之，顧乃作塔以藏之，使人見而瞻禮，是猶有我相在也，失其旨矣。

○四塔

廣州有四塔。其在城中者，一曰花塔，在六榕寺，梁大同間刺史蕭譽所建。其形八方，凡九級，高二百七十尺。上有銅柱，柱上一金寶珠，以銅周回為圜，一級一圜，皆有銅鏈以護之。塔下有魯般像，一手遮目仰視塔，所視處常為雷震去，凡數十葺之皆然。一曰光塔，在懷聖寺，唐時番人所建。高十六丈五尺，其形圓，輪■直上，至肩膊而小，四週無■欄無層級。頂上舊有金雞，隨風南北。每歲五月，番人望海舶至，以五鼓登頂呼號，以祈風信。洪武間，金雞為風所墮，乃易以風磨銅蒲盧。上有榕一株，白鶴棲之。二塔為一城之標，形家者常謂會城狀如大舶，二塔其檣，五層樓其舵樓雲。其在城東五里者，曰赤岡塔。蓋會城東郊之山，左臂微伏，兩■林巒，與人居相錯，累累若釜鍾然。形家者以為中原氣力至嶺南而薄。嶺南地最卑下，乃山水大盡之處。其東水口空虛，靈氣不屬，法宜以人力補之，補之莫如塔。於是以赤岡為巽方而塔其上，觚稜峻起，凡九級，特立江乾，以為人文之英鍔。其東二十五里，有氵琶洲，當二水中，勢逆亦面巽。有二山連綴，穹然若魁父之丘。其內一山，石塚高平，於是又塔其上。以其水常有金鼇浮出，光如白日，因名曰海鼇之塔。二塔既成，屹然與白雲之山並秀。為越東門，而引海印、海珠為三關，而全粵扶輿之氣乃完且固。蓋吾粵諸郡，以會城為冠冕，會城壯，則全粵皆壯。乃今二塔在東，三浮石在西，西以鎖西北二江之上流，東以鎖西北二江之下流。而虎門之內，又有浮蓮塔以束海口，使山水回顧有情，勢力逾重，是為江上之第三道塔雲。

○榴花塔

榴花塔，在莞之桐嶺，其鄉曰榴花，因名塔曰榴花塔。鄉為宋義士熊飛起兵之地，嘗大戰殲元兵於此，陰雨中，時聞金鼓之聲。塔下為花溪銀塘，有巨石，飛自刻「花溪銀塘」四大字，亂之復整。

○將軍墓

將軍墓，在永安古名都下陳田。將軍姓字不詳，自建縣未有祀者。常有光氣燭天，相傳為古將軍墓。下有銅鼓石一片，不嘗作響。有閩人翁文■者省墓，築室於旁，其石輒響。大響則翁氏有大慶，小響則有小慶，世世衣冠。人謂即將軍後裔雲。

○孝子墓

孝子墓凡二，皆在永安。其在縣北牛塘大山頭之下者，孝子黃讓所葬。在縣西林田張八嶺者，讓子啟愚、啟魯所葬。父子三孝，故皆稱孝子墓。讓墓無碑碣，然永安人無不知為黃孝子墓者。大鈞嘗過之，書於石曰：「父孝子，子孝子。牛塘與林田，兩墳隔十里。牛塘不封樹，行人罔不指。」啟愚、啟魯墓，有石書曰：「大明孝子黃啟愚、啟魯之墓。」石廣二尺，長三尺五寸，左右白■刻二鶴二兔，壇砌方磚五，花石方圓大小不一。父子事載《永安志》，墓則予所補書云。

○忠僮陳添桂墓

陳添桂者，海陽人，諸生莊菸之家僮也。菸家海陽龍溪東溝

砦，家頗富饒。隆慶二年，巨寇林道乾率眾攻砦，砦陷，滋與家人盡匿復垣之內。寇執添桂，詰知為滋家僮也，窮其主所在，以先避郡城為解。寇怒，懼以危言，其對如初。已而斷左手，不言。復斷右手，亦不言。寇乃更斷其首領以去。當是時，滋家人之在復垣者，並聞其語乃受苦楚聲甚悉，然不知為支解也。比出，見遇害狀異常，相與慟哭。添桂時年十有八，未娶，滋殯之如家人子禮。墓在畸溝田，每伏臘，享祭以報。

○二烈婦墓

新會吳村裡，有烈婦莊氏墓。象山有蕭烈女墓，無主。丁公積為知縣，割廢廟田六十餘畝，命邑人守之，主其祭。白沙有莊節婦碑。

○厲布衣所相墳地

宋有厲布衣者，善相墳地。今廣州故家大族，其始祖二世三世墳，多厲布衣所定穴。予宗有其二焉。諺曰：「族有布衣墳，繁昌必有聞。」

○王將軍墓

王將軍墓，在廣州珠江南岸三山之陽。其碣曰：「皇明虎賁將軍縣伯電輝王公偕同節元配張氏一品夫人暨十五庶夫人之墓。」吾粵人所立也。天下罕此墓碣，榮矣哉！予嘗為王將軍作傳，而陳子恭尹為之歌曰：「炎方有義士，姓王名曰興。十三學殺人，十五手搏狼。三十建義旗，姓名驚一方。天子頒虎符，作鎮鼉江陽。翠華日以遠，地絕軍彌張。百戰環岡州，冒死披殘疆。海濱富斥鹵，重林與連岡。高者掩雲日，遠者浮蒼茫。煮波致財貨，鑄冶成刀槍。宮室何所居，天家侯與王。藁粟何所餽，從駕子與娘。心膽何所贈，海內豪與英。敵兵四面來，眾士各逞強。將軍躍上馬，命客持一觴。獨出揮長戈，兩目流電光。直取首來將，生挾歸戎行。顧飲所持酒，昔熱猶未涼。相待及三月，[redacted]廣騎皆奔亡。來時三萬人，半還仍重傷。奏功自間道，涉瘴徂昆明。黃金三千鎰，玉帛各有筐。天駟方驅馳，下臣效芻漿。臣興昧死上，帝曰興卿良。賚爵列五等，高獸盤銀章。其文曰虎賁，將軍蕩南荒。敵人聞之懼，[redacted]虎盈千旗。來者左右賢，其君督責之。不得此彈丸，若輩何生為。上天仍助虐，其年兼薦飢。將軍察天命，命匠搜良材。斲以為巨棺，彩[redacted]懸葳蕤。約日出合戰，敵怯不敢來。堅壁十里外，迤邐與長圍。溝壘內外防，突援無所施。始從戊戌夏，兩及中秋期。戰士飯草土，抱骨還登陴。所憂負將軍，糜爛死猶歸。將軍曰嗚呼，共盡終何裨。我乃報國恩，汝當全宗支。乃命幼子九，先出卑其辭。卜吉結歡會，敵將不致疑。是夜一更終，將軍訣所知。夫人翠鳳冠，有母頭如絲。侍妾十五人，左右皆肩隨。肅肅何雍雍，俱集園東陲。上有古梅樹，[redacted]結垂高枝。白石為幾席，皎月明蒼苔。將軍命夫人，拜別而慈闈。拜畢與將軍，四拜中間居。十五妾羅拜，[redacted]更娟無參差。夫人命尊酒，有脯形如圭。酌罷提群妾，先掛臨中閨。阿母大驚呼，將軍言勿悲。著我錦繡袍，麒麟當心開。戴我七梁冠，簪纓鬱崔嵬。玉帶與璽書，次第皆抱懷。置敕中堂上，燈燭榮且輝。望闕遙謝恩，臣死有赧顏。報君一身少，妻孥同摧殘。房中何所有，火花堆如山。將軍未即死，先解夫人繯。次及妾十五，列置火藥端。出戶著朝衣，捧敕仍來還。飛身乃入火，烈燄貫高天。

雞鳴部曲入，白骨空██。舉哀建素旒，合斂歸巨棺。敵人亦流涕，況在同肺肝。卜葬三山陽，隱約題墓門。歲時俎豆陳，宿草來攀援。」

○孝女墓

孝女畢氏，番禺畢村人。甲寅夏，兵往花山剿賊，掠得之，殺其父母，係女以行。女中夜抽刀殺兵，割截肢體，棄池中。天明，眾從女索兵，女紿以上山射生未返。一日見斷屍浮出，問之，女曰：「是兵殺吾父母，吾故殺之以報讎，死今無憾。」其帥欲釋之，諸將不可，乃射一矢以死。隨殮之，葬於山麓。予銘其墓曰：「古有龐娥，亦有緱玉。手刃親讎，白茅無辱。女不共天，以讎為肉。大卻大█，批導惟欲。劁之折之，游刃於族。散棄大█瓜，髓於溝瀆。父母有神，ì桀然而速。動刀甚微，躊躇志足。一矢見射，以報鞠育。有歸哀丘，花山之麓。上啼母烏，下鳴█鹿。中有嬋娟，年可十六。魂魄毅然，鬼雄蒲服。」

○戴節婦墓

南海人戴綺之妻鄒，方娠而寡，哀毀逾禮。既生遺腹子晟，父母憫其少，勸之他適，鄒截發自誓，守節三十七年而卒。巡按御史姚虞銘其墓曰：「綺也吾夫，晟也吾子。吾不夫綺，吾則有死。吾不子晟，疇奉綺祀。吾祀吾綺，吾心已矣。於戲！晟母綺妻，戴婦鄒女。女不二夫，臣不二主。我勒茲碑，臣道之矩。」

○素馨斜

素馨斜，在廣州城西十里三角市，南漢葬美人之所也。有美人喜簪素馨，死後遂多種素馨於塚上，故曰素馨斜。至今素馨酷烈，勝於他處。以彌望悉是此花，又名曰花田。方信儒詩：「千年豔骨掩塵沙，尚有餘香入野花。何似原頭美人草，風前猶作舞腰斜。」予詩：「花田舊是內人斜，南漢風流此一家。千載香銷珠海上，春魂猶作素馨花。」近崇禎間，有名姬張喬死，人各種花一本於其塚，凡得數百本，五色爛然，與花田相望，亦曰花塚。予詩：「北同青草塚，南似素馨斜。終古芳魂在，依依為漢家。」塚在白雲山梅坳。

第二十卷 禽語

鳳

羅浮不見《山海經》，而《南山經》言：丹穴之山，其上多金玉。丹水出焉，南流注於海。有鳥五彩，狀如雞而文，是曰鳳凰。今鐵橋瑤池之水，南注溟渤，穴土皆赤，而其洞曰朱明，則亦丹穴之義也。山有鳳凰峰、鳳浴潭。有異鳥五彩而頭大，名大頭鳳，飛則羽聲震山谷。他若青鸞、碧雞、五色雀、山喜鵲、[redacted]羲[redacted]、紅裙、白練之屬，人皆以為鳳雛也，豈即所謂丹穴之山耶！凡鳥赤多者鳳，南海鳥多赤，皆鳳之族。而師曠《禽經》言：赤鳳謂之鶉，南方取象鶉火。鶉，鳳也。赤故云火也。《星經》言，南方七宿朱鳥。朱鳥，鳳也。南方為朱雀之分，鳳之所產，故諸鳥之有文采者，皆為鳳之子姓。《記》稱羽嘉生蜚翼，蜚翼生鳳凰，鳳凰生鸞鳥，鸞鳥生庶鳥。凡庶鳥皆生於鸞鳥，故謂之[redacted]雛。《山海經》又言：南禺之山，有鳳凰、[redacted]雛。南禺者，謂羅山之南，番禺之東也。《莊子》云：[redacted]雛發南海，飛於北海。是也。

有山鳳凰者，大如鵝雁，伏卵時，雄者以木枝雜山桃膠封其雌於巢，而留一竅。雄飛求食以飼子，子成發封，否則窒竅殺之，蓋鳳之不仁者也。而大頭鳳者卵於石，積柴封之，雛則抉石而起。鄺露云：博白淥含之山多鳳，有高三尺者，五彩冠似金杯，天晴則雙飛而出，眾鳥隨之。又有大如鵝者，尾甚長，羽聲薨薨，響若輪轉，諸鳥見之，斂翼俯首，伏不敢鳴。名大頭鳳。亻[redacted]僮間射得之，肉備眾美。[redacted]娘握兵者，多以其毛為裘。或以[redacted]羽代之，色久逾鮮，涅而弗滓。有句云：「蠻女[redacted]裘，庖烹鳳大頭。」

小鳳凡數種，有曰桐花鳳，丹碧成文，羽毛珍異，其居不離桐花，飲不離露。桐花開則出，落則藏，蓋以桐花為胎，以露為命者也。兒女子捕之，飲以蜜水，用相傳玩，漁洋有詞云：「郎似桐花，妾似桐花鳳。」謂此也。有曰麼鳳，似鸚母[redacted]而小，綠衣黃裡，色甚姣麗。常倒懸架上，屈體如環，東西相穿，轉旋不已，一名倒掛子。東坡詞云：「倒掛綠毛麼鳳。」羅浮梅花村多有之，倒掛梅花枝上，人至不去以為常。志稱：惠州梅花上珍禽，多倒掛子，似綠毛鳳而小，其枝亦香，俗人畜之帳中是也。有曰鳳頭雀，大小毛片皆如燕，惟頭作鳳冠而尾紅，兒女養之馴，放去一二日復來。有曰金鳳，出儋州，大如指許，身五色，冠首修尾，儼如釵上金鳳花。有曰鳳雞，毛色花斑似鵪鶉而小，尾短身圓，度之僅及荔支大，足脛微細如一發，梟梟欲斷。歲十月，從羅浮飛至新安田上，或至東莞茶[redacted]，人以紅絲為網，見輒驚人，畜久馴習。然畏寒，至臘月必死，其聲頗似雞雛，故名曰雞。喉小，谷麥不能進，食惟芝麻稗米而已。多巢花萼中，亦桐花鳳之類。

○鶴

南方之鶴皆灰色，白者則小，去頂二寸許毛始丹，亦能鳴舞。有水鶴，亦小，狀類白鷺。其性通風雨，有風雨則鳴而上山，否則鳴而下海，尋常多在榕樹。廣人以其頂丹可貴，故曰丹歌。有詩：「丹歌時引舞。」

○孔雀

孔雀者，炎方之偉鳥也。孔，大也。鸞之大者曰孔鸞，鳳之大者曰孔鳳。故雀之大者曰孔雀也。孔雀生深山喬木上，高三四尺，通身金暈，五色層疊如錦錢，隆背細頸，口丹黃輔，有三彩毛在頂，參差直上，長三四寸許，锺會所謂「戴翠旄以表弁，垂綠蕤之森纟麗」是也。其文尤在尾。尾有大小，小者成以三年，大者五年。莖長四五尺，珠毛相串，翹翹然若順風揚麾，而其色多變，紅黃不定。蓋草木之精華在焉。故其金翠以始春而生，花萼榮則金翠盛，春暮花萼凋，金翠亦衰。性絕畏雨，雨則金翠損壞，猶花萼之忌沾濕也。凡獸毛如草，鳥羽如木葉，文禽羽如木之華。孔雀以其金翠當木之華，故榮茂於春而畏濡濕。其棲宿必擇置尾之所，雨至猶珍顧不復騫舉，寧為羅者所得，而不肯傷其羽毛，蓋愛文之至也。孕以音，或以影相接。音則以風，風之上下，其雌雄鳴必隨之。鳴曰都護，聲必三，三聲而其精已傳。精之傳以風，是謂風化，亦曰風胎。凡鶴以聲交，鸛以影接，而孔雀兼之，故謂孔雀與蛇交者非也。予嘗畜其二，朝則飛向人家取食，暮則歸宿榕樹。賓至，使童子呼之，翩然俱下，徘徊軒𥂕，顧影自矜。芳時媚景，歌管雜陳，輒喜而舒張秀毛，盼睞以舞。性好彩色，喜與美人相狎。美人鼓掌或彈指，則應節起舞。兒童衣錦綺與戲，或拍其尾，則與兒童對舞。兒童不舞，輒趁而啄之。敝衣垢面者尤啄之，惡其不類己也。謂其性妒忌，非也。故凡畜者，食必以竹實，飲必以凝露，所以養其芳潔也。臥必以細沙，所以磨瑩其文藻也。居必以文軒，所以寵異其淑靈也。性解人語，能周旋賓客。以之珥門戶焉，代童子焉，所以增長其聰明也。粵人謂其舞曰開屏，凡賓至而孔雀開屏，是為敬客。故唐詩云：「屏開金孔雀。」孔雀一名孔雉。《易》：離為雉。南方，離也，故多雉。孔雀，雉之大者也。白鷴，雉之皎潔者也。雉以文明為尚，文明在於冠帶，嶺南多冠帶之鳥。冠之高者孔雀，美者白鸚母[redacted]、戴勝、官[redacted]。帶之長者白練、山喜鵲。綬之華者孝鬲[redacted]。孔雀頂有三翠毛，直豎如華三峰，古人制華山之冠，蓋彷之。白鸚母[redacted]頂毛，每開則外白內黃，如千瓣芙蓉，志所謂毛花成勝也。戴勝色灰綠，大如脊[redacted]，顱有髻，高六七分。南海謂其雄者丁髻郎，雌者丁髻娘，陽江謂之釘髻鸕，高要、高明謂之冠髻。官[redacted]喙距皆紅，身五彩，頂有纓碧綠。處山谷中，群鳥附之，謂之山判官。山喜鵲身藍嘴紅，面臆皆黑，白腹，尾其長，如兩白帶，飛則{罔月}掛樹間。鬲[redacted]，旨{艹鬲[redacted]}也，其綬藏於嗉下小囊，每吐之，爛然文錦以自娛，一名綬鳥。

越鳥有三客，孔雀曰南客，白鷴曰閒客，鷓鴣曰越客。古詩云：「越鳥巢南枝。」謂三客也。予詩云：「天產珍禽為越客，山留梅樹作南枝。」嶺上之梅，其向南者花先發，故稱南枝者以梅當之。

○白鷴

白鷴者，南越羽族之珍，即白雉也。周成王時，越裳貢白雉。建武中，南越徼外蠻獻白雉。唐肅宗時，日南徼外蠻究不事人獻白雉，皆白鷴也。素質黑章，喙丹，雄者有朱冠，背純白，腹有黑毛，尾長二三尺，時銜之以自矜。神貌清閒，不與眾鳥雜，故曰鷴。耿介不欲近人，故曰雉。雉，摯也。雌雄摯而有別，終日並

游，人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雌雄不相戲狎，若朋友然，故曰雉。雌者多朱毛白中，由朱而變為純白，亦以黑為邊衤闌，如水波形。其音[redacted]朱[redacted]，藏喉間，甚隱而微，未嘗出諸其口。當面聽之，不知聲自何出，若在隔垣，若在屋上，如有如無，恍若琴之泛音。雌雄常相谷谷以相娛，又若擊木魚聲，幽靜可聽。暮棲枝上，則雄上雌下，類有禮者。

○鸚母[redacted]

澳門有西洋鸚母[redacted]，大紅者內絨毛黃，大綠者內絨毛赤。每抖擻其羽，則赤者為黃，綠者為赤，表裡俱變。有純白者，五色者，翅尾作翠縹者，黃裡白腹者，皆來自海船。瓊州所產多紺綠，羽有極細花紋，名曰鸚哥。兒女喜與之狎，故哥之。以其如嬰兒之學母語，故曰鸚母[redacted]，母[redacted]作鵡者誤也。其性畏寒，然撫摩其背則[redacted]，觸尾則顫，名曰鸚母[redacted]瘴。解之以餘甘子。尋常飼以綠豆、白粳，欲其喜而多語以香蕉。五色者，能兼番漢二語。白者黑嘴、烏爪、鳳頭，撫之有粉黏著指掌，如蛺蝶翅。頂上有黃毛上聳，喜則披敷，狀若蘭花瓣，又若芙蕖，名曰開花，亦名芙蓉冠。予詩云：「不如白鸚母[redacted]，頭有芙蓉冠。」此鳥亦能言，常側其腦視客，類有知者。其產羅浮者，大如母鴨，色玉雪，亦人舌能言。凡鳥四指，三向前，一向後。獨此鳥兩指向前，兩指向後，行則啄地，然後兩足從之。有秦吉了者，彩毛紺黑，丹[redacted]朱紅耳，頭有黃肉冠，頂毛一縫如分發，午日剪舌能人言，比鸚母[redacted]尤慧。鸚母[redacted]聲如兒女，秦吉了如丈夫。嫩則口黃，老則口白，口白其聲更壯。又以眼為別，眼黃者金了，白者銀了，黑者鐵了。鐵了品最下，一名了哥，亦曰[redacted]別哥，亦曰[redacted]別[redacted]別。常有畜者，番酋以多金買取，[redacted]別[redacted]別言：我漢禽，不願入番。遂不食而死。其義若此。性絕惡煙。而倒掛鳥喜香煙，食之復吐，或收香翅內，時一放之，氤氳滿室。頂有黃茸，舞則茸開，亦名曰開花。花開頂上，香放翅中，輒自旋轉，首足如環以自娛。入夜必倒垂籠頂，兩兩相並。亦間能言。身嫩綠色，額大青，胸間有硃砂一點，小如鷦鷯，出瓊州。予詩：「已食沉水煙，復藏雙翅內。時放煙氤氳，幃中香久在。」又云：「黑潤與黃沉，持薰倒掛鳥。不教雙翅間，收得香煙少。」其出西洋國至澳門者，以銀十字錢四五枚，可易其一。性極嬌柔難畜，飯以香稻，飲以荔支之漿，毋見塵埃風日，愛之至必養之潔，與秦吉了皆鸚母[redacted]之族也。

○五色雀

五色雀，產羅浮山，比鸚母[redacted]而小，羽儀四時鮮明，未嘗[redacted]<毛先>。一雀二色或五色，其大絳者君也，朱藍相間若朝服者大臣也。飛則數千百為群，不雜他鳥，而以兩鐵冠烏色者司進止。有賢人入山則出見，一日數集，如數朝，山中人謂之小鳳。白者大如鳩，素表黃裡，獨見亦以為瑞。《異物志》謂：山神使木客鳥迎貴人。即此雀。餘襄公云：羅浮有五色雀，非時不見。若士大夫將游，則先翔集，庵僧以為候。蘇文忠嘗至儋州，五色雀來集庭下，客見而異之。文忠舉酒祝曰：若為吾來者，當再集也。已而果然。楊文懿云：<鳥蒙><鳥童>近乎仁，五色雀近乎智。以賢人為貴，人亦貴之。故今入羅浮者，必求一見五色雀與大蝴蝶，不得見以為愧恨。《異物志》又云：木客鳥大如鵲，數千百頭為群，飛集有度。

其白黃文者君長，有翼有綬。飛高而正赤在前者曰五伯，居前正黑者，鈐下緗色而[redacted]雜者功曹，左脅有白帶似[redacted]囊者主簿。廬陵郡東有之，即五色雀也。今產羅浮者，則以鐵冠為長。文忠在海南見者，以兩絳者為長，進止必隨。文忠詩云：「粲粲五色羽，炎方鳳之徒。青黃縞玄服，翼衛兩綬朱。仁心知憫農，常告雨霽符。」是又能預報陰晴，不特迎貴而已，斯真可稱靈禽。嶺南花鳥，與中州不同，而羅浮花鳥，又與嶺南不同，浮與羅又復不同。羅浮固珍禽之藪也，而五色雀尤異，一名子弟雀，俗稱精緻者為子弟。又以此雀從其長者如師，一依進止，尊卑有序，如子弟之恂恂也。又名五姊妹，數千百同巢共哺，每歲於博羅城隍廟樹翔集，一春中不窠不雛，既去，他時亦不再至也。

○鷓鴣

鷓鴣，隨陽越雉也。天寒則[redacted]舌今。暖則對啼，啼必連轉數音。其飛必向日，日在南故常向南。而多雲但南不北。雖復東西迴翔，而命翮之始必先南翥。其志懷南，故謂之南客。飛數必隨月，正月一飛而止，十二月則十二飛而止。山中人輒以其飛而計月，人問何月矣，則雲鷓鴣幾飛矣。早暮有霜露則不飛，飛必銜木葉以自蔽，霜露微沾其背，聲為之啞，故性絕畏霜露。一雄常挾數雌，各占一嶺，相呼相應以為娛。有侵其地者則鬥，獵以Ｅ３７誘之，鷓鴣聞Ｅ３７聲，以為據其丘阜也，亟歸與鬥，遂陷墮網中。其性好潔，以[redacted]離竿黏之亦可得。畜久馴稚親人，然不鳴。鳴必在萬山叢薄中，鳴多自呼，其曰行不得也哥哥，聲尤淒切，聞者多為墮淚。古詩云：「山鷓鴣，爾本故鄉鳥。不辭巢，不別群，何苦聲聲啼到曉。」噫！亦古之羈人思婦所變者歟。

○山鶘畫眉

山鶘青紫，畫眉紅綠，形色小異，而情性相同。畜之者雌雄必異其{[redacted]奴}，異之則弄聲相喚，同則否。導之則其雄見雄，雌見雌，必隔{[redacted]奴}而鬥，慮其雄其雌之為所奪也，同則否。鳥之最妒，鬥以色者也，鵪鶉則鬥以食者也。山鶘一名山鳥，其鐵腳者，眼赤而突者，善鬥，臆間有黑毛一片，圓小而長者善鳴。雄者尾長雌尾短，雄者音長雌音短。畫眉則兩眉特白，其眉長而不亂者善鳴，胸毛短者善鬥。欲其善鳴，以生雞子青調米飼之。欲其善鬥，以馬螳螂、蚱蜢兼嚼肉飯飼之。又必越兩日一浴，使毛衣光澤，身不生[redacted]茲，則其音流麗。二鳥皆然。然畫眉喜棲山，自調其聲，與岩石相應以自娛。山鶘喜棲水，自調其聲，與流波相應以自娛。畫眉尤善轉聲，轉轉不窮，如百舌然。山鶘稍不及。畫眉嘴爪最利，其鬥至三四百合，勝者羽毛不動，曼聲長引，以鳴得意。敗則羽毛蓬鬆，伏而無響矣。晝離之，夜必合之，合之則四翼相交，屈首垂尾，團團然雌雄莫辨。獨寐則畏寒而苦憶，不能久活。二鳥者，蓋伉儷之敦篤者也。陽春、東安人喜鬥此鳥及黃頭，購以重金，致有以駿馬易之者。美食雕籠，視若嬌子，家家皆有之。畫眉性燥，山鶘性靜，尤易畜。一名珊瑚，珍之也。予詩：「人家盡養珊瑚鳥」是也。翁源有畫眉村，以多畫眉鳥，故名，亦貴之也。自化州至石城，一路深林邃谷，畫眉尤多。予嘗過之，有詩云：「野花含笑滿，山鳥畫眉多。」

○翡翠

粵產翠羽，而人不珍，婦女不以為首飾。故語曰：「南海之羽，出疆始珍。」羽，翠羽也。其大者毛充貢，小者名水翠，宿食各占磯塘，自[redacted]其毛。日浴水中，乃益鮮縟。美於山翠，一名魚翠，即鷸也。大於燕，羽長寸餘，雄赤為翡，雌縹青為翠，合之色碧，是曰翡翠。翼尾俱十二條，以毳毛光明者為上，顏色暗者曰秋毛，次之。其生於深黎者，茂林峻嶺，人希得見。晴霽，日中始一出。小大僅侔梁燕，五色離披。人必積久採視，密羅其巢始獲之，是山翠也。取者又或俟其生子乃得。楊孚《異物志》云：翠鳥先高作巢，及生子，愛之，恐墜，稍下作巢。子生羽毛，復益愛這，又更下巢也。予詩：「雌青雄赤是魚師，日夕清波浴不遲。低處為巢因愛子，花工捕向月明時。」

○紅翠

羅浮有紅翠，每更則鳴，響徹山谷。日出時，碧雞先鳴，則紅翠、山[redacted]羲[redacted]以次相應。白樂天詩：「紅翠數聲瑤室靜。」予詩：「紅翠碧雞知客至，相迎直至玉溪陽。」酈露云：羅浮有天雞，朱冠錦尾，天晴則迴翔又舞。凡天雞鳴而潮雞鳴，潮雞鳴而家雞鳴。天雞者，碧雞也。語云：「天雞知日，潮雞知潮。」

○鷦鷯

鷦鷯，詩所謂桃蟲也。因桃蟲而變，故其形小，性絕精巧。以茅葦羽毳為房，或一或二，若雞卵大，以麻發懸繫樹枝，雖大風雨不斷。一名巧婦鳥。久畜之，可使為戲及占卦，名和鵲卦。其身小，又曰相思，亦曰想思仔。仔者，小也。相思者，身紅黑相間如紅豆。紅豆者，相思也。予有《楊柳枝詞》云：「山禽最小是相思，隱花枝，釵頭偷立已多時，未曾知。郎處不須紅豆子，慇懃寄，雙雙取得係紅絲，到天涯。」

○比翼鳥

比翼鳥，一名鶼鶼，背青腹赤，一翼一目，相比而飛。《水經注》云：林邑有比翼鳥，不比不飛，其名歸飛。終日自呼，一名蠻蠻。《山海經》：崇吾之山，鳥曰蠻蠻，如鳧，一翼一目。即鶼鶼也。蠻亦作蠻[redacted]。予有《代閨人寄遠曲》云：「鶼鶼一赤一青衣，比翼多年在翠微。南海有禽皆不北，如何夫婿不歸飛。」

○花燕

雷州西湖，每夜有紫燕數萬巢荷花中，州人呼曰花燕。予為謠曰：「燕燕燕，飛入荷花尋不見。荷花落盡燕無依，歸去猶銜花一片。明年花發莫東西，還向荷花深處棲。人間不似荷花好，莫使空梁有燕泥。」

○石燕

石燕，產西樵巖穴中，大如乳燕，足生翼末，山人小兒羸瘦，取食之。諺曰：「嬰兒瘦，探石[redacted]。」香山有山燕，黑而健疾，眾鳥畏之，隼也。

○青佳[redacted]

青佳[redacted]狀如鴿，青色，喜食橄欖烏者，囫圇吞之，肉爛乃吐其核，一名橄欖佳[redacted]。秋深自粵西來，春半乃去。宿則倒懸一足樹杪。弋得之，肉厚味腴。其生於檳榔林者曰檳榔佳[redacted]，喜食檳榔之未熟者，性亦相類。山歌云：「多謝青佳[redacted]鳥，檳榔要與郎。寧食我橄欖，莫食我檳榔。」又云：「青佳[redacted]且莫來，檳榔猶未熟。莫

食檳榔青，寧食檳榔肉。」瓊人謂檳榔之未熟者曰檳榔青，熟者曰肉子檳榔。肉亦作玉。瓊人嗜食檳榔青，故云。

○四雀

四雀，一曰吉弔雀，狀如鴝鵒而大，青首翟翮，其名自呼曰兜兜，一名兜兜雀，產東莞大奚山中，其出則風。一曰玄鉤雀，產高明粟砦山中，其鳴則雨。予詩：「鳥鳴山雨至。」一曰倒掛雀，產瓊州，有風則倒掛，無風則否。予詩：「風來禽倒掛。」一曰鉤割雀，四五月夜半向東飛鳴，如雲鉤割則年豐，鉤鉤割則年必歉。

○諸雞

嶺南多珍鳥，予少時嘗喜畜養。有詩云：「仙禽亦有白鷴母[redacted]，頂上一花蓮倒垂。麼鳳可憐毛太綠，畫眉亦自白雙眉。」又云：「花裡青雞與錦雞，青鸞亦共白鷴棲。青雞頂上丹砂好，來自朱明洞以西。」青雞比秦吉了稍大，尾長，頭上一點如丹砂。錦雞一曰[redacted]羲[redacted]，山雞也。其冠甚小，背有黃赤文，綠頂紅腹，每照水即舞，目眩而死，其照鏡亦然。有碧雞，似孔雀而小，足重距，背連錢文，色碧，一名越王山雞。《六帖》云：羅浮有碧雞，群飛絕[redacted]，或獨鳴空林，曰先顧先顧。予嘗於浮山見之。每當日出，則碧雞先鳴，山中人乃以為天雞雲。凡雞皆天雞也，雞為積陽，南方之象，故陽出而雞鳴，以類感也。陽為天，故曰天雞。謂日中有天雞者，蓋日出於卯，卯之屬為兔，而兔之宅在月中，月出於西，西之屬為雞。而雞之宅在日中，蓋雞以金為質，以木為氣，木中有火，則日之精也，金中有水，則月之精也。嶺南陽明之地，乃雞之宅，故多錦雞、青雞之屬。其似雉而尾長三四尺者為翟[redacted]雞，似翟[redacted]而尾長五六尺，能走且鳴者為喬[redacted]雞。有金雞，項鬃毛純黃，身紅黃雜有文采，自微色白。有金錢雞，通身作金錢如孔雀尾，足四距。有翻毛雞，翮翎皆翻生，彎彎向外，尤馴狎。有客雞，狀如雞而五彩，出則歲穰。有真珠雞，體有珠點文，能反哺，亦曰孝{艹鬲[redacted]}。每春夏天晴氣爽，則鼓翅而舞，口中微出物如錦綺，長數寸，漸長覆胸，燦然眩目，頃之漸收入喉中，剖之無所有也。大如鴝鵒，頭頰似雉，有錦囊在臆前，大如斗許，具五色，一名錦帶功曹，一名吐綬，亦曰綬雞。楊慎云：綬雞曳彩而騈羅，能辟火災。有竹雞，形如鷓鴣，褐色斑赤文，居竹林中，見儔必鬥，以Ｅ３７誘其鬥，網之。性好啼，啼曰泥滑滑，白蟻畏之。諺曰：「家有竹雞啼，白蟻化為泥。」有[redacted]雞，類雉而大，黃黑色，有毛角如冠。性愛其黨，有被侵者，直往赴鬥，雖死猶不置。食之令人勇健。有[redacted]雞，食於田澤洲渚間，大者如鶴，青蒼色，長頸高腳，群起飛鳴則有雨，一名雨落母，亦曰麥雞。有蘆雞，亦曰茅雞，生陽江山谷中，狀如鵲而身微赤，晴呼則雨，雨呼則晴。有石雞，特小，亦曰潮雞，潮長則鳴，其聲長而清，有如吹角。李德裕詩：「三更津吏報潮雞。」予詩：「雞聲若吹角，知是海潮來。」又云：「海氣夜成潮，潮雞唱[redacted]寥。」有西洋雞，短足昂首，毛片如鱗，與孔雀彷彿。有鬱雞，可療鬱病。有豁雞，雞頭而烏喙，色黃，腹毛純黑，尾長下垂，鳴聲豁豁。性嗜蛇，人捕食之，能治骨節折傷。其哺子時，取雛折其兩足，乃以蛇飼之，三日即復，屢折屢復。有白臉雞，即春魂鳥也。有名[redacted]雞，似青雞而高大，頂有兩角。有長鳴雞，晝夜長鳴，鳴聲甚長。有英雞，狀如雞而雉尾，體熱無毛，腹

下毛多赤，飛翔不遠，常食碎石英，秋時即無之。有火雞，大如鸛，多紫赤色，能食火，吐氣輒成煙燄，出滿剌加國，春夜先雞而鳴，粵間有之。有駝雞，高三尺許，花冠翠羽，背有雙峰，似駝，肉鞍可乘，能食鐵石，近有獻於京師者。或詠之曰：「廣南異物進駝雞，錦背雙峰一寸齊。只道紫■■來絕塞，雞林元在大荒西。」一名錦駝雞。此皆雞之族也。青鸞即烏鳳，狀如喜鵲，色紺碧鬘，頭有冠，類雄雞，尾垂二弱骨，各長一尺四五寸，及杪始有毛羽一簇，若垂旄而秉{■翟}然。鳴聲清越，恍惚笙簫度曲，妙合宮商，又能為百蟲音。

○<鳥蒙><鳥童>

<鳥蒙><鳥童>，一名越王鳥，大如孔雀，有黃白黑色，喙長尺許。羅山疏云：越王鳥，其狀如鳶。口句末可受二升許，南人以為酒爵，珍於文螺。不踐地，不飲江湖，不唼百草，不餌蟲魚，惟■敢楓楠諸木葉，故其糞香似薰陸，山人以為香末，又治雜瘡。其名一曰象雕，亦曰越王雕，言其大也。有詠者云：「山鳥狀如人。」謂此。予詩：「蝴蝶仙人服，<鳥蒙><鳥童>越客杯。」又云：「糞香越王鳥，餐火外巒雞。」

○鴨

廣州瀕海之田，多產蟛蜞，歲食谷芽為農害，惟鴨能食之。鴨在田間，春夏食蟛蜞，秋食遺稻，易以肥大，故鄉落間多畜鴨。畜鴨有埠，埠有主，以民有恒產者為之。凡鴨食人田稻，責之埠主，埠主責之畜鴨民，按名以償，無有敢為暴者。秋獲時，鴨價甚賤，佃戶納租，必以鴨副之。然皆海鴨，滋味腥不美。美者山鴨。故南雄煙鴨特重，次則從化所產。

○寶鴨

寶鴨，似鳧而小，頭有綠毛，身文采，鴛鴦之屬也。一種名琵琶鴨，與相類，皆池塘之玩。漁歌有云：「琵琶洲上琵琶鴨，一樣鴛鴦兩樣看。」

○野鴨

野鴨，比家鴨稍小，色雜青白，背上頗有文，短喙長尾，卑腳紅掌，性肥而耐寒，常入水取白蜆食之，又名蜆鴨。重陽以後立春以前最可食，大益病人。予詩：「十月南風白蜆肥，紛紛水鴨掠船飛。」一名水鴨，其有冠者曰冠鳧，或謂石首魚秋時所化。

○鬆鳧

鬆鳧，棲息鬆上，四會、廣寧間有之，蓋野鴨之類。《屍子》云：「野鴨為鳧，家鴨為鶩。」《爾雅》云：「鴨為舒鳧。」以其喜在鬆間，故名鬆鳧。其隨潮下上者曰潮鳧，亦曰信鳧。

○靈鵝

從化有靈鵝，狀如水鵝，每至夜中則鳴，鄉落無更鼓，多以為候，謂之鵝更。

○淘鵝

淘鵝，即鵜鶘也，曰逃河者，淘鵝之訛也。陽江人則謂水流鵝雲。其大如鵝，能沉水取魚，或竭小水取魚。頤下有皮袋，嘗盛水二升許以養魚，隨水浮游。每淘河一次，可充數日之食。漁童謠云：「水流鵝，莫淘河。我魚少，爾魚多。竹弓欲射汝，奈汝會逃何。」

○鴉

昌化無喜鵲，感恩無鴉。儋州有烏鴉能食火，每銜火置人屋上，以翅煽焚，則群鳴飛舞。其名火鴉，居人多以食物禳之。

○鵪鶉

鵪與鶉其形相似。鵪色黑無斑，始由鼠化，終復為鼠，夏有冬無。鶉毛有斑點，始由蝦蟆黃魚化，終以卵生，四時常有。今通呼為鵪鶉矣。番禺獅子裡多鵪鶉，其價頗貴，鬥者率以此為良。張網田中，以犬驚而得之。其麻翼黑爪而足高者雄也，黃眼赤嘴而足卑者雌也。其夫鬥也，使童子左握其雄，右握其雌，時時在掌出入不離。又處之於囊，以盛其氣，沃之於水，以去其肥。其將鬥也。則注以金錢，誘以香粟，拂其項毛，兩兩迫促，於是奮怒而前，爪勾喙合，灑血淋漓，尚相抵觸。鬥之既酣，勝者與祿。此戲傳自嶺內，今廣人皆以此為事。而潮人有鬥鵝之戲。鵝，力鵝也，重者三四十斤，鬥時以咬眼為上，咬舌次之。

○鴿

鴿之高下在目。目有黑底天青者，黑底插黃者，黃油白氣者，焦油者，以此四種為上。其睛清而深，有重暈，以日照之，精光四閃，暈邊復有血粒，如石榴子，則極聰慧者矣。其頭宜小，尾宜短，翼宜與尾齊。翼與尾齊則飛高，飛高則可免鷹擊之患。故鴿之佳者，價之重輕與金等。翼凡大毛十二莖，每出[redacted]至二三月則調毛，四調五調六七調曰初王，則可用，調至十一十二則老。調者何？脫其胎毛更生新者，故曰調。廣人有放鴿之會。歲五六月始放鴿，鴿人各以其鴿至，主者驗其鴿，為調四調五調六七也，則以印半嵌於翼，半嵌於冊以識之。凡六鴿為一號，有一人而印一二號至十號、百號者，有數人而合印百號者。每一鴿出金二錢，主者貯以為賞。放之日，主者分其二，一在佛山曰內主者，一在會場曰外主者。於是內主者出教，以清遠之東林寺為初場，飛來寺為二場，英德之橫石驛為三場，期以自近而遠。鴿人則以其鴿往，既至場外，主者複印其翼，乃放鴿。一日自東林而歸者，內主者驗其翼印不謬，則書於冊曰：某日某時某人鴿至。是為初場中矣。一日自飛來而歸，一日自橫石而歸，皆如前驗印，書於冊，是為二場。三場皆中，乃於三場皆中之中，內主者擇其最先歸者，以花紅纏係鴿頸，而觴鴿人以大白，演伎樂相慶。越數日，分所貯金，某人當日歸鴿若干，則得金若干。有一人而歸鴿數十者，有十人千鴿而只歸一二者。當日歸者甲之，次日歸者乙之。是為放鴿會。

鴿之大者曰地白。廣州人稱鴿皆曰白鴿，不曰鵓鴿。地白惟行地不能天飛，故曰地白。人家多喜畜之，以治白蟻，亦以其多子可嚐食。其子每四十日一乳，乳時雄者餐米至咽，米成漿液，乃吐出以喂其子。雌復受孕。性絕淫，雌嘗乘雄，故多乳。富者畜至數百頭，惟所指使，以谷令就掌飼之。予詩：「家餘地白糧。」又曰：「地白有糧多哺[redacted]」。[redacted]，方言曰鬥，一乳則為一斗，鬥者，[redacted]音之訛也。又鬥者，窠也，乳子一窠曰一斗也，人臥處亦曰窠鬥也。又鬥，古作Ｆ３８。

○焙鴨

廣州每北風作，則咸頭大上，水母、明蝦、膏蟹之屬，相隨而至。咸積於田者，其泥多半成鹽。鴨食鹹水而不肥，又咸多則稻無

孫，鴨不得以為食，乃益不肥。予詩：「北風吹穫後，咸早稻孫稀。」又云：「今年鹹水少，鴨食稻孫肥。」故歲北風少作，則咸頭小而鴨肥且多。廣人善焙鴨，以鴨卵五六百枚為一筐，置之土墟，冒以衣被，環以木屑，種火文武其中。卵小溫，則上下其筐而更易之，晝夜凡六七度，至於十有一日乃登之牀。牀第亦以衣被覆藉，時旋減之。通一月，而雛孳孳啄殼出矣。雛稍長大為子鴨。當盛夏時，廣人多以茈姜炒子鴨，雜小人面子其中以食。茈音紫。《上林賦》：「茈姜[redacted]荷。」《四民月令》：「生薑謂之茈姜。」張揖云：茈姜，子姜也。諺云：「老姜蒸牛，子姜炒鴨。」鴨至秋深，乃以船載至沙田食稻。稻熟農必齊獲，獲稍遲，往往為鴨所食，農頗苦之。

○白頭公

白頭公者，似瓦雀而尾稍長，頭有白毛，五更嗚啁[redacted]析可聽。予詩：「春來催早起，最是白頭公。」

○江鷗

江鷗，在漲海中隨潮上下，常以三月風至，乃還洲嶼，頗知風雲。若群飛至岸，渡海者輒不敢渡。

第二十一卷 獸語

虎

高、雷、廉三郡多虎，商旅遇之，輒詬罵以奪虎氣，斥之為大蟲。凡風主蟲，蟲，風族。虎乃風族之大者，故虎之來必有風，其聲颷疾。山行者聞風聲有異，則知有虎。常有人入山燔木，一虎來直豎其尾，大哮吼，風起，火即盡滅。久之虎去，風颼颼猶在樹間。蓋虎在地上行甚緩，遇林木則其行如風，竟若風行非虎行，故曰風從虎。虎得風其威乃生，風者，虎之羽翼也。

木之性宜雷，草之性宜風。虎者風之獸，故虎嘯而風生。風以生草，草之柔非露不能滋潤。秋天多露，故虎毛滋潤。虎毛如草，故以秋而變，其文炳如。粵之虎毛率短淺，不及西北邊者斑而深厚。則以南方火盛，霜露少而金氣微也。

從化山中多虎，常緋衣襆頭盛陳儀從而出，夜則燈火煌煌射林薄，見者以為山神也。欲食人，則脫襆頭緋衣，復變為虎，乃大哮吼而前。蓋帝命山神以治虎，而虎即假山神冠服以食人。謂虎即山神耶？是帝命山神為虎也。吾不知其解矣。

羅浮有啞虎，不嘯不█至。相傳葛真人上升，留二丹粒，以與其隸黃野及啞虎食。為羅浮四庵守者，今沖虛觀葛真人像旁，有黃野及一蹲虎，是必啞虎也。然土人皆云：山中虎率不嘯不█至，從不傷人。八九十歲老人，未嘗聞有虎哮吼。亦可異也。山中人即或遇虎，亦狎易之。然山中亦自少虎雲。有詠者云：「搗禽應臼杵，喑虎懷仁讓。」

○犀

入蠶蟲鄉，飲食中以犀角攪之，有毒則白沫生，以煮毒藥則無毒勢也。犀角出暹羅者，內凹外凸，氣微腥。出占城者，四週圓整，注沸酒且香。照之有血暈者，價兩倍。

○鹿

雷州之野多鹿。鹿以清明前後三日生子，子生三日始開眼，遇雨乃起而跑，未雨雖墮地一月，其脛猶軟，跬步即顛踣。故雷人每乘其候捕之。邵子云：「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鹿█以雨而始跑，所謂雨化物之走也。雷人喜捕鹿子，尤重胎皮及紅瑪瑙茸。蓋鹿以一陰生而為茸，可以補陰，麋以一陽生而為茸，可以補陽。故男宜食麋，女宜食鹿。萬州六連嶺有鹿市，崖州左右曠野，亦多麂鹿。黎人謁州守者，必以為贄。其茸嫩者如紫茄，長三四寸，紅鮮可愛。然不逾時，未潰而本乾，剖之有如堅木，所謂柴茸。不如蜀產者，茸已歧枝，解開猶嫩。故入丸宜以川茸。

德慶青旗山有三足鹿，初秦時，龍母蒲媼，常乘白鹿以出入。農人惡其害稼，母乃斷一足以放之，至今鹿有三足者。三足鹿善鳴，鳴輒有驗。在山上隅鳴，則貴官詣龍母廟，自上流而至。在下隅鳴，則自下流而至，甚不爽。

○牛

上番禺諸鄉，地瘠而民{此口}窳。耕者合數十家牛，牧以一人，人以一日。其牧牛之田曰牛田，所生草冬亦茂盛，食牛肥澤。

其種稻者曰人田。上番禺牛田多，下番禺人田多。
　　廣州凡潮田稍高者，犁必以牛。牛必以吉貝核渣飼之，乃肥有力。核中有仁，搾油已，其渣尚有潤澤，故牛嗜之。牛皆水牛，春以犁田，冬以馱搾。搾者，搾荻蔗以為糖也。水牛多產神電，志云：「電白旄牛。」
　　韶州十月朔日，農家大[redacted]，為米餈相餽。以大餈黏牛角上，曰牛年。牛照水見影而喜，是日牛不穿繩，謂之放閒。
　　西江有潛牛，牛身魚尾，能上岸與牛相鬥，角軟，入水既堅復出。牧者歌云：「毋飲江流，恐遇潛牛。」
　　瓊州多山牛。牛也而兩睛紅，常百十成群，見人吆喝弗避。或曰山牛有四眼，以其眼上有兩旋毛，狀似四眼，故云。瓊州又多山馬，似鹿而大，千百為群，角彎而內向無歧，眼下復有二眼，日閉夜開以燭物。善入棘叢，黎人得之，以其皮易布。皮可為臥具御濕。其毛牛也，不識者以為山牛也。
　　○果下馬
　　羅定之羅鏡，西寧之懷鄉，產小馬，高僅三尺，可騎行樹下，名果下馬，一曰果騮，多海石榴色。駿者有雙脊骨，能負重凌高躡險，輕疾若飛。予有山歌云：「花纟束初著時，郎乘果下馬。何處遣相尋，知在荔枝下。」又云：「果下紫騮嘶，郎來自水西。折儂花不得，花不為郎低。」又有果下牛，出高涼郡，《爾雅》所謂[redacted]犤牛也。郭璞云：[redacted]犤牛絕卑小，可行果樹下，故又呼果下牛。粵謠云：「果下馬，果下相逢為郎下。果下牛，果下相逢為儂留。」果下馬者，以其小而堅壯，亦名石馬。粵人凡物之小者皆曰石。然果下馬非有種，馬中偶然產之，不可常得，故其價絕貴。
　　○馬會
　　東莞盛時，喜為馬會，以馳騁相雄。每會日，於平原廣野，設步障，陳鼓樂，數百里外皆以名馬來赴。其下者不得雜馳，即上駟，亦須主人舉觴以請乃馳。有黎姓者，以控縱之道名。當其出馬，皆屏氣斂容以觀其馳驟，有躑躅、橫排、小行、大行、中行、拆脚諸法，一步不亂。時有一馬，兩目如紫琉璃，高項廣膊，駿甚。人不能騎，兩壯夫牽之，昂首頻嘶，躑躅不定。黎已年老，力不逾中人，然執鞭躡鐙，馬為戰慄。往返十餘次，奔騰超逸，足不參錯，觀者皆為神王。有贈以詩云：「一片紅塵隨電去，只聞風雨在空冥。」
　　○熊
　　嶺之南，熊有三種，曰人熊，曰豬熊，曰狗熊。狗熊即《爾雅》所謂熊虎丑其子狗者也，郭璞謂熊之子名狗，非也。狗熊者，熊之小者也。以其小，故曰熊子也。璞又言：律曰：捕虎一，購錢三千，其狗半之。今嶺南捕得虎與狗熊皆受上賞，以其食人之獸，而狗熊尤嗜小兒也。又熊多力，黎人搏而獲之，一峒畢賀，以熊多則其地不祥。崇禎間，樂會有熊無數自山中出，捕得百餘首，自是頻年大旱，蓋旱徵雲。人熊即狒狒，多力而好笑，一名山笑。見人則笑不止，以投其嗜也。胸間有脂絕美，名熊白。人患發毛黃者，以熊白一升塗之，伏牀底，食頃即盡黑。有Ｅ３９Ｅ３９者，如人面，唇黑，身有毛，反踵，見人亦笑，笑則上唇掩目，大者丈餘，俗呼為山都。酈氏云：山都形如崑崙，青毛有尾，見人輒閉目張口

而笑。Ｅ３９Ｅ３９見人則握手而笑，人以竹筒置臂，姑與之握，握則必笑。笑而上唇掩目，因曲臂以錐穿其唇於額，格而殺之。《吳都賦》云：「猩猩啼而就擒，Ｅ３９Ｅ３９笑而被格。是也。狒狒狀如■猴，紅髮{髟丕}{髟而}，人言而鳥音，能知生死，笑似Ｅ３９Ｅ３９，上吻覆額。得之生飲其血，可見鬼物。是皆人熊之屬也。又云：熊名子路，僮人於熊館呼之子路可出，熊即出，子路可鬥，熊即鬥。有綠者，土司、亻■僮取其皮為駿馬障泥，塵不敢揚，威懾虎豹，一尺百金。其牝曰羆，披髮人立，力能拔樹，指爪利如鋒攢，遇虎豹樵牧，皆抗其喉捏鮮血飲之。其脂亦曰羆白，味過於前掌後蹯也。猩猩人面猿身，一名熊人，謂其熊而人也。曰人熊者，謂其人而熊也。一曰紅人，則謂其毛髮純紅也。性機警，通八方言，聲如幼女子，啼亦清越，間學蟲鳥語音，一一曲肖，蓋獸中之百舌也。最嗜酒，人以酒滿注甕中，復置高屐其旁。猩猩見輒毀罵而去，去已復還，姑以指染酒嘗之，遂至醉，著屐而笑。人因縛取問之曰：汝飲我酒，須還我血。猩猩許以血一升，即得一升，不能多。血以染緋，久而不變，最可貴。有騰豺者，生高要西七十五里騰<豸乾>嶺，狀類沐猴，頭正方，發長丈許，覆其面，欲有所視，輒搖頭以兩手披之。一名騰<豸乾>，上樹甚捷，故以名。東粵無豺狼，惟此嶺有之，疑亦人熊之類。

○猿

大庾嶺有白猿洞，洞多梅樹，白猿嘗攀掛其上，花與猿，皓然莫辨也。行者聞風生，始知為白猿吟嘯。復有緋猿，善啼，啼必三聲。高州青山鎮，其山多猿，有黃緋者絕大，毛彩殷鮮，有黃色玉面者，有身面俱黑者。羅浮則有金絲猿，毛如織絨，其啼聲絕大。瓊州多猿，射之輒騰躍樹杪，於四週伐去竹木，然後張網得之。嘗於石岩深處得猿酒，蓋猿以稻米雜百花所造，一石穴輒有五六升許，味最辣，然絕難得。封川之北三十里有猿嶺，多猿，牡黃而牝黑。牝能嘯，牡不能也。或云：純黑者雄，金絲者雌，雄者能嘯，雌不能。瓊州又有石猿，小者拳許，飲以井水即長。粵故多猿，予自二禺以至英德，自■口以至連陽，自石夾以至東安，自六瀧以至郴口，一路高峰絕■，崖谷連綿，古木蔽天，百里陰黑失天日，群猿聚族其間，聲聲相應，惻惻淒淒。予輒落淚傷懷，不能自已。

○猴

瓊州多猴，以小者為貨，曰拳猴。大者曰獼猴，亦曰母猴。母，非牝也，母音轉為馬，猶魚有馬■，{此蟲}有馬{此蟲}，薊有馬薊，藍有馬藍，皆其類之特大者。凡物之特大者曰馬，故又曰馬猴也。

○狨

東粵山中有狨，大小類猿，色純黃，名金線狨，一名猱，以毛柔長可緝藉也。尾絕自愛，中藥矢即自齧斷其尾。蹻捷善緣木，■猴絕怖畏之，其以■猴為食也甚怪。元孝有賦云：「維猴於狨，若見大吏。縮爪戰唇，相泣而跪。狨呼猴前，膝行蒲伏。伸手探喉，捫胸抵脊。驗其腹腰，孰肥孰瘠。瘠者遣之，肥首戴石。使自湔洗，使自拔毛。須臾之間，飫彼貪饕。」有猓然者，生從化山中，似猴，身黑面白，其尾長過於身，數以尾自度其身以自娛，其自愛尾亦似狨。狨尾短，以金色而溫柔，不能自保。猓然尾長，以無所

可用而自保。亦各有幸不幸歟！

○兔

粵無兔，比年乃稍有之。蓋兔者太陰之精，一兔居於月腹而顧天下之兔，天下之兔皆望之而孕，故曰顧兔。上顧而下望，其精自口而入，故兔吐而生子，兔與月相為性命。雞在日中亦然。故曰中秋月光多兔少魚。月者，兔之命也。北方多兔，月之世也，南方少兔，日之世也。

○麂

麂，一名■，旄尾狗足，牡者有短角，黧色，喜食橄欖，高州寶山多有之，其聲如破鈸，每鳴則赦書至，居人以為瑞。予《高涼曲》云：「寶山春色照珠台，中有龍湫萬壑回。父老時時望蒼翠，■鳴知有赦書來。」其皮軟膩，以作履襪良，故廣人以為貨。或謂■多智，聞犬而奔，一息已去犬千百步，亦足以免夫犬矣。乃使智以泯其跡，周遭走數匝，復膝行數匝，方一躍丈餘而去。犬善聞氣，亦從其跡周遭幾許，又躡其膝行奮逸之跡而追之，往往得■。■盡其智適足以自戕，向使不用其智，犬雖智不得而追之。

○獐

獐，似鹿而小，黃黑色，無角，雄者有牙出口外。秋冬居山，春夏居澤，獵者得之以釀酒，有消風之功，八月至十一月食之勝羊肉。諺曰：「秋冬食獐，春夏食羊。獐以釀酒，羊以為糧。」

○犭蒙犭貴

■犭貴，似狸，高足而結尾，有黃、白、黑三種。其產於暹羅者尤善捕鼠，澳門番人能辨之，常以易廣中貨物。番人貴畜而賤人，視■犭貴不啻子女，臥起必抱持不置，吾唐人因其所貴而貴之，亦何心哉！

○狗

韶州有赤狗穴居，吠則不祥。雷州有喙夜食，尾大而喙甚長，夜從樹上取食不以晝，故曰喙夜食。蓋狗之族，其曰豺狗者豺也，曰毛狗者狼也。粵東少豺狼，故不識者以為狗，或曰封川多狼，青色，尾特大，作聲諸竅皆沸，能食犬羊，攫小兒。

○番狗

蠔鏡澳多產番狗，矮而小，毛若獅子，可值十餘金，然無他技能，番人顧貴之。其視諸奴囝也，萬不如狗，寢食與俱，甘脆必先飼之，坐與立。番狗惟其所命。故其地有語曰：「寧為番狗，莫作鬼奴。」

○乳羊

廣東綿羊，少有所產，羊肉味甚澹，惟英德乳羊食仙茅，肥甘補人。予詩：「仙茅春食乳羊肥。」凡羊腦不可食。《醫經》云：「羊食百草，其病在腦。」乳羊則不然，一名茅羊。《本草》云：「羊食鉤吻而肥，食仙茅而肪。」石湖云：羊食仙茅，舉體即化為肪，不復有血肉，食之宜人。外有花羊、石羊。石羊色黑，類人家羊而蹻捷。無悶云：羊羶而魚腥，二者鮮食之則美，故字以魚羊為鮮。東南少羊而多魚，邊海之民有不知羊味者。西北多羊而少魚，其民亦然。二者少得而兼，故字以魚羊為鮮。

○獺

水獺，一名犭扁獺，類青狐而小，喙尖足駢，能知水信高下為

穴，廣人以占水旱。善捕魚，一歲二祭魚。《淮南子》云：「畜池魚者必去犭扁獺。」廣人謂蛋家，男曰獺公，婦曰獺婆，以其能入水取魚也。其以猿為雌者，插翹山獺也。語云：「猿鳴而獺候。」莊子云：「猿犭扁狙以為雌。」言非類為牝牡也。鄺氏云：山獺性淫而無偶，亻■女採樵，歌肅■為猿聲以誘之。山獺聞之，即躍抱亻■女，因扼殺之，以其骨續骨，解箭毒，以陰莖入藥，名插翹春。

○箭豬

箭豬，即封豕也。封者，大也，故象亦曰封獸。封豕初本泡魚，泡魚大如斗，身有棘刺，故化為毫豬。毫在項脊間，尺許如箸，白本黑端，人逐之則激毫以射人。婦女以金銀鑲之為簪，能止頭癢，除白屑。其意如蒿然，亦曰蒿豬。又有山豬，雄大而多力，口旁出兩牙，長六七寸，甚猛利，肉味美多脂，以多食禾稻故也。一名懶婦，以機軸■織之器置田間，則不敢近。齒長輒入海化為巨魚，狀如蛟螭而雙乳垂腹，名曰奔■孚。諺曰：「朝為泡魚，暮為蒿豬。朝為懶婦，暮為奔■孚。」刺婦女之不能服勤者也。以奔■孚油為燭，照飲酒則紫燄生花，照讀書則昏昧作暈。湛若詩：「丁年誤買奔■孚燭，丙夜誰傳太乙書。」箭豬以魚始，山豬以魚終，物之相變如是。

○香狸

雷州產香狸，所觸草木生香，臍可代麝，《本草》稱靈貓，自為牝牡者也，亦名果狸。其食惟美果，故肉香脆而甘，秋冬百果皆熟，肉尤肥。予詩：「食果三秋美，眠花一尺長。」又云：「果香生骨肉，花味入膏脂。」南越有狸無狐，香狸外有玉面狸，白面紅爪牛尾，亦食果，飯則以水淘淡乃食。有貓狸，文如錦錢。有火狸，毛色如金錢豹，其錢差大，歲久輒化為豹。有藤狸，生長藤間，食藤實而多倒掛。有香獐，味甘性溫，食之不畏蛇毒。臍名麝香，非獐也，狸之似獐者也。亻■女當春時，多彩生香麝子以為佩，動則香氣遠聞。山歌云：「生麝香吹亻■女風。」

○碩鼠

廣中近多碩鼠，狀如兔，色白，皆以為白兔也。嗜食芭蕉、蕹葉，四十日一胎，子產一日即受孕。番船至，購以重金。蓋廣中無兔，且無白兔，故以碩鼠當之，雌者多黑褐色而小。父老云：「此物頗關理亂，以少為貴。」詩人所以歌食黍雲。

○竹<鼠留>

竹<鼠留>，穴地食竹根，毛鬆，肉肥美亦鬆。肉一二臠可盈盤，色紫，味如甜筍，血鮮飲之益人。亻■中以為上饌，謂之竹豚。予詩：「海人花蜃蛤，山子竹雞豚。」

○義象

癸巳夏，西師至肇慶，久攻不下。使群象往，皆縮栗，獨一象牯跳躍而前，蹴死蕃兵數百，以鼻捲起人馬擲於半空，既墮，復糜爛之。已而疫氣大作，士卒多死，西師退，群象遂為所得。有兩大象，一不跪，一不食，死，餘象流涕終日。蕃帥叱之，一象■怒奮起，將甘心焉，幾不能制，乃悉送之入都。有為泣象行者曰：「雲南象來舉國嘻，纏頭赤腳蠻子騎。雲是粵東新戰獲，道出江楚北歸旗。還遵前朝加品秩，照品給俸沿途支。大開城門容象進，獨有一

象不肯隨。印官當街再拜請，象奴附耳前致詞。先言禮節勞縣主，後言官職如前時。去南日遠北日近，此是本國知不知。象聞此言淚雙垂，淋漓滿路觀者悲。語象且勿悲，汝來粵東五千里，即今放歸歸已遲。我聞西有獨牙象，摧堅陷陣功尤奇。昨日被執不肯屈，掘坑縱火焚其屍。汝輩不戰復不死，中道涕泣將何為。」

○凶年虎

從化縣凶年多虎，獵者為機阱林中，而擊土以致虎。虎每伏地，擊土則必跳躍而出，出時其飽易擊，飢則難，故嘗以甘餌投之。傳曰：「虎者戾蟲，人者甘餌。」噫嘻！虎不食人，人自為甘餌以投之，奈何哉！

第二十二卷 鱗語

龍

南海，龍之都會。古時入水採珠貝者，皆繡身面為龍子，使龍以為己類，不吞噬。在今日人與龍益習，諸龍戶率視之為[redacted]蜓矣。新安有龍穴洲，每風雨即有龍起，去地不數丈，朱鬣金鱗，兩目㸌㸌如電，人與龍相視久之，弗畏也。其精華在浮沫，時噴薄如瀑泉如雨，爭承取之，稍緩則入地中矣，是為龍涎。或謂龍涎者，多積於海上枯木，如鳥遺狀，其色青黎，其薌腥，雜百和焚之，翠煙千結，蜿蜒蟠空，經時不散，可以剪分香縷，然多不真。從番舶來者，出大秦、波斯，於雨中焚之，[redacted]爆有聲則真。蓋龍本純陽之精，故其氣絕香。又龍屬木，木之氣得太陽多者必香。故諸香以龍涎為最。得盂水徑撲其中，不落空外。龍以水為用，見水則精入焉。蓋龍用精則為雨，用氣則為雲。

海中苦龍氣。每龍氣過，輒噓吸舟船人物而去，置之他所，然舟船人物亦無恙也。舵師知龍起，但擂金鼓，或焚鬣殼諸臭物，或灑青礬卻之。海濱多高樓，樓角獸頭，每為龍氣所掣，置兵器其上亦止。以龍性畏鐵，鐵辛，為目害故也。

羅浮多龍潭。嘗有人小遺潭中，庵僧見之，使之蒲伏土上。俄有白氣千百道，從谷中起，迅雷乘風雨如注，海上舟船已破溺無數矣。人必蒲伏土上乃免，若在木石之間，必為龍所掣矣。又有人戲投巨石岩中，巨石左右砰擊，久而不下，龍驚以為雷也，即時白氣四起，雨點如盤盂。蓋龍與雷同類，雷出則龍出，雷入則龍入。而其氣不起於潭洞中者，山澤相通，地中虛無之處，皆龍之竅穴也。又新興有天露山，其頂有潭，歲旱，以石投之，聲震如雷即雨。又有井乾湖，其深莫測，歲旱，以土搭擊之亦有雨。蓋亦驚龍之意。龍聽以角，謂之聾蟲，故善驚。

○石龍

化州有石龍，其首蟠州廨之左，其尾注於江中，身多竅穴。每為風潮所激，則噴沙如雪，霏霏滿空。有時鳴以一歲，鳴以二三歲，其聲隱隱，與鵝鸛同。在上如石，在西如東，有探其尾於急湍之下者，皆得古錢，或為五銖，或為開元，或古或近，或缺或全，紫碧交錯，青黃雜楦。其為數，歉不八九，盈不二十，雖百十人，各有所給。

○金龍

茂名靈湫中有一龍井，晉時有潘茂名真人者，以金鑄五龍納井中。自永嘉至今，每遇旱，高涼太守出五金龍祭之，雨立至。或謂金龍者，丹砂所成，然非能為雨也，為雨者祭金龍者也。然亦靈異，萬曆間，有太守嘗竊其一，行至中途，金龍飛入於水，今止存四。然大旱時，汲龍湫之水以禱亦得雨，不必定出金龍雲。

○土龍

廣人亢旱，以水日雩祭於社而請雨。以土為龍，身皆黑而尾白，長九尺，使丈夫八人，小兒八人，皆衣黑衣，丈夫舁龍，小兒歡呼曰：烏龍頭，白龍尾。小童求雨天公喜。」自北而南，又自南

而北，乃歸於社息焉。復取五蝦蟆錯置社之中，掘池方五尺，深一尺，置水，埋蝦蟆其中而閉之。

○蜃氣

東莞合蘭海，其水漩洄而黝黑，三江之所匯，有龍窟焉。嘗有積氣如黛，或如白霧，鼓舞吹噓，倏忽萬化。其為城闕、樓台、塔廟諸狀，人物、車騎，錯出於層峰疊[redacted]之間，尤極壯麗。舟行其中弗見也。自外望之，變幻斯見，即之輒遠，離之復近，雖大風雨不能滅，人以為蛟蜃之氣所為雲。其氣或大或小，晴則大，陰則小，五色光芒不定。或如旌旗戈甲，則兆其地有兵革，如倉廩，則兆其地豐登，居人每候之以知災祥。歲正月初三、四、五日必一見，不見，則以為怪。或謂此乃海氣，春晴始見，非也。此蜃氣也。蜃者，千歲之雉所化，其為物最神。莊生云：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章者，雲物之氣也。蜃，龍類也。其能靜則為陰，動則為陽。陰而含萬象於無，陽而吐萬象於有，固於龍具體而微也。然蜃氣之起，大抵為舟船多，為樓台者少。《天官書》云：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晉志》云：南夷氣如[redacted]台，或類舟船。凡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蜃氣多象舟船，亦南夷之氣所雜為變怪也。必以春正月見者，蓋青陽始動，而龍見於田，蜃亦龍屬，故其氣與龍皆當春而發，至秋而收也。蜃氣與海市不同。海市多見於靖康場，當晦夜，海光忽生，水面盡赤，有無數燈火往來，螺女鮫人之屬，喧喧笑語，聞賣珠、鬻錦、數錢、量米麥聲，至曉方止。則海市也。或曰：海上有珊瑚之市，在虎頭門西，蓋即海市。或曰：其地故有沉洲，每月出輒有鬼物就海中為市，所謂沉洲夜市也。陳雲淙詩：「月出珊瑚輸海市。」蓋南海蜃氣，有氣而無聲，海市有聲而無氣，以此為別。而靖康海市，又與青州不同。靖康海市見於夜，青州見於晝。《番禺雜記》云：海邊有鬼市，半夜而合，雞鳴而散，人從之多得異物。殆所謂狼[redacted]荒之民也。《水經注》：狼[redacted]荒之民，冥夜為市，以鼻嗅金，即知美惡是也。

○海鰍

海鰍之出，其長亙百里，牡蠣、蚌蠃積其背，<血聿>[redacted]兀如山。舟人誤以為島嶼，就之往往傾覆。晝噴水，為潮為汐。夜噴火，海面盡赤，望之如天雨火。予詩云：「勢欲吞舟去，光先噴火來。」又云：「海鰍吐陰火，千里波潮紅。」蓋陰火生於海，陽火生於山。陽火為雷以起龍，陰火為風以起大魚，固造化之常。而石尤風則海鰍益起，艚船弗及避，為所吞噬，猶夫[redacted]且且之微。鰍非有意於吞舟也，其氣呼吸所致也。有海龍翁者，大如屋宇，亦知風。

海[redacted]酋，長數百里或千里，穴居海底。入穴則海水為潮，出穴則水潮退。其出入有節，故潮水有期，是名潮魚。昔人多以為潮者海[redacted]酋之所為，不知潮長則海[redacted]酋隨之出，潮消則海[redacted]酋隨之入，海[redacted]酋之出入以潮，非海[redacted]酋之自能為潮也。此海魚之應潮者也。

○怪魚

海上多怪魚，大小不一，開洋時，隨風鼓舞，往往飛入船中，人不敢取。有一魚長數十丈，其首有二大孔，噴水上出，遇船則昂首注水船中，須臾而滿。亟以鉅甕投之，連吞數甕則逝。有一魚嘴長丈許，有齒刻如鋸，能與力戰而勝，以救海船。又有魚長二十餘

丈，性最良善。或漁人為惡魚所困，此魚輒為漁入解圍。又大風雨時，有海怪被發紅面，乘魚而往來。乘魚者亦魚也，謂之人魚。人魚雄者為海和尚，雌者為海女，能為舶祟。火長有祝云：「毋逢海女，毋見人魚。」人魚之種族有盧亭者，新安大魚山與南亭竹沒老萬山多有之。其長如人，有牝牡，毛髮焦黃而短，眼睛亦貢，面黧黑，尾長寸許，見人則驚怖入水，往往隨波飄至，人以為怪，競逐之。有得其牝者，與之Ｅ４０，不能言語，惟笑而已。久之，能著衣，食五穀。攜至大魚山，仍沒入水。蓋人魚之無害於人者。人魚長六七尺，體發牝牡亦人，惟背有短鬣微紅，知其為魚。間出沙[redacted]能媚人，舶行遇者，必作法禳厭。海和尚多人首鱉身，足差長無甲。

○暨魚

暨魚，大者長二丈餘，脊若鋒刃。嘗至南海廟前，謂之來朝。或一年數至，或數十年一至。若來數，則人有疫疾。《志》稱：南海歲有風魚之災。風，颶風，魚謂暨魚也。有烏白二種，來輒有風，故又曰風魚。暨一作[redacted]忌。諺曰：「烏[redacted]忌白[redacted]忌，不勞頻至。」

○潛龍鯊

南海有巨魚，曰潛龍鯊，蓋魚種而龍者也。有網得者，長五尺許，重百斤。其小魚從者數千，至不可網。肉甚甘，諸骨柔脆，惟鱗堅不可食。鱗大者如掌，可為帶及酒器飾，小者中雜佩。脊一行，腹二行，鱗皆十三。兩翅兩行，鱗皆三十。瓊州唐伯元以為其脊一行，腹與翅行皆兩者，五行也。天地之數各五也，脊一腹二，陽奇陰偶，天一地二也。十者天地之成數，天十而餘三，三三為九，乾元所以用九也。地二十而餘六，陽進而陰不能也，坤元所以用六也。翅三十者，一月之數也。兩翅合而甲子一周也。總之九十九鱗，群龍所以無首，河圖所以虛中，大衍之用所以不滿五十也。蓋《易》教也。

○黃雀魚

有黃雀魚者，多產惠州，八月化為黃雀，十月後複化為魚，魚與黃雀迭相化也。吾不知其始為魚而終為黃雀耶，抑始為黃雀而終為魚也。魚與黃雀，化於何始於何終，他魚不化，而黃雀魚獨化，其必有故矣。《交州記》云：南海有黃魚，九月變為鶉。鶉，黃雀也。魚本黃魚而曰黃雀魚，黃魚本於黃雀，故曰黃雀魚。聞其名則知其為黃雀所化矣，然則黃雀先而魚後矣。然黃魚以黃雀為始，而黃雀不以黃魚終，則又何也。有秋風鳥，產雷州，亦魚之所化。化必以八月望前五日，從風而起，自南至北，中秋後則無之，故曰秋風鳥。其亦黃雀魚之為怪乎？有海鰉者，亦能化。歲二八月群至沙洲，移時化而為鳥，是曰火鳩。海人噪而驚之，化者十五，鱗鬣不開者不全化矣。食之自秋至冬，瀕海皆足。有以為餽者，發之，鳥首而魚身者二。客愀然曰：「是欲化而不可得者也，無乃人離造化之情耶？尚忍食哉！」命棄之。

○鼠鮎烏賊

有鮎者，產於南海，每暴尾沙際以紿鼠，鼠見之，謂且失水，舐而將食之，被捲入水。有烏賊者，腹中有墨，吐之以自衛。嘗浮水上，烏見以為死矣，往啄之，被捲入水。二魚皆性黠，為鼠與烏

之賊。然鼠與烏，以高而為下者所食，亦可以為貪而下求者之戒。或曰：烏賊魚相傳烏所化，烏所化而還食烏，故曰烏賊。烏不賊烏，化為魚乃以賊烏，魚樂而烏苦矣。

○魚

廣州地多池塘，所畜者鰱、鱅、鯇、[redacted]令、鯽，皆以魚秧長之。鱅一名[redacted]與，語曰：「網魚得[redacted]與，不如[redacted]茹。」言不美也。鯇之美在頭，鯉在尾，鰱在腹。語曰：「鯇魚頭，鯉魚尾，鰱魚之腹甘且旨。」又曰：「水[redacted]令土鯽，病人宜食。」[redacted]令浮鯽沉，可以滋陰。蓋鯽屬土，其性沉，長潛水中。[redacted]令屬水，其性浮游，長躍水上。鯽食之可以實腸，[redacted]令食之可以行氣。鯽守而[redacted]令行，故以為美也。江海魚之美者，語有曰：「第一[redacted]倉，第二[redacted]罔，第三第四馬膏[redacted]郎。」又曰：「黃白二花，味勝南嘉。」又曰：「寒鰽熱鱸。」黃者黃花魚，白者白花魚也。又春曰黃花，秋曰石首也。凡有鱗之魚皆屬火，二花不然，其功補益而味甘，故美。鰽魚至冬益肥，故曰寒鰽。鱸至夏益肥，故曰熱鱸。言一以寒而美，一以熱而美也。凡鱸魚以冬初從江入海，趨鹹水以就暖。以夏初從海入江，趨淡水以就涼。漁者必惟其時取之。語曰：「魚咸產者不入江，淡產者不入海。」未盡然也。白花魚鹹淡之水皆有，黃花惟大澳乃有。大澳者，鹹水之邊也。自十月至十一月，以日昃盡浮出水，漁者必以暮取之。聽其聲稚，則知未出大澳也，聲老則知將出大澳也。聲老者，黃花魚嘯子之候也。其嘯子必於大澳，故於大澳取之。取[redacted]奧及黃皮蜆、鰽、青鱗，亦皆聽其聲，聲齊則開[redacted]取之。鰣魚以孟夏隨鰽魚出，其性喜浮游，網入水數寸即得。或候其自海入江，逆流至潯州之銅鼓灘，觸石壁不能西上則多得。語曰：「黃魚不上雙魚石，三Ｅ４１不上銅鼓灘。」三[redacted]赤者，鰣也。黃魚每新水長則出，嘉魚以孟冬天大霧始出，出必於端溪高峽間。其性潔，不入濁流。嘗居石岩，食苔飲乳以自養。霜寒江清，潮汐不至，乃出穴噓吸雪水。凡嘉魚在蜀中丙穴者，以三月出穴，十月入穴。在粵中大小湘峽者，以十月出穴，三月入穴。西水未長，則四五月猶未入穴。蜀嘉魚畏寒而喜熱，粵嘉魚不然。白沙詩：「兩山斷處小湘峽，十月嘉魚出水鮮」是也。[redacted]赤魚、[redacted]曹白，皆以仲春出，大者重數十斤，入自大洋，望之如黑雲。至虎門，則[redacted]赤魚之稚者多變為鰣，漁者輒合圍取之。又[redacted]赤魚大至時，其下堆積至數十百丈，不可底極。以槍刺一魚取之，次魚飲其血復上，復槍刺取之，如是者相連不斷，不可勝取。故[redacted]赤魚時節，所在人民饜飫，多糟之為終歲食。蓋[redacted]赤魚放卵，雄者為雌者含卵口中，卵不分散，故類繁。彼此尾相銜，無一斷續，故得其一，則千萬源源可得。竹魚產二禺連口，以盛夏出，色如筱葉青翠，鱗下多硃砂點，味甘。馬膏[redacted]郎以臘月出至三四月。有馬伍者，以九十月出，似鱸而肉厚，為馬膏[redacted]郎之次，故曰馬伍。貼沙一名版魚，亦曰左[redacted]介，身扁喜貼沙上，故名。市歸以貼牆壁，兩三猶鮮。即比目魚也，一名鰈，一邊青綠一邊白，一目在青綠邊，亦有兩目合而為一者。《吳都賦》云：「雙則比目，片則王餘。」河[redacted]屯以番禺茭塘所出者為美。自虎頭門至茭塘六七十里許，其河[redacted]屯小，色黃而味甘，少毒，與產他縣大而板牙色白者異。其價賤，土人以當園蔬。秋時競為河[redacted]之會，以火燔刺，以沸湯沃涎，浣至再三，雜肥肉烹

之，皮骨脫落，斯可食矣。河[redacted]屯終歲皆有，入秋尤宜多食，益胃暖人，可減一衣，產婦每以為初。其腴在膏，即肝也，俗以為八珍之一云。[redacted]午魚狀如鱸，肉鬆少刺味甘，大者重數十斤，出海豐。鱘魚多產端州，以春時出浮陽，見日則眩，漁者輒於陽處取之。一曰鱘龍魚，長至丈，有甲無鱗，魚之至貴者也。鮎魚出流水者色青白，出止水者青黃，故以灘瀨中者為美。[redacted]倉魚狀如[redacted]扁，圓頭縮尾狹鱗，肉厚而細，一脊之外，其刺與骨皆脆美。新安人每以奉客，味甘以平，食之肥健益氣。一名鏡魚，以其圓也。[redacted]沙有犁頭[redacted]沙、劍[redacted]沙、斑點[redacted]沙、虎鹿鋸[redacted]沙，背鬣而腹翅，大者丈餘。皮有沙，圓細如珠，可以治木發光潤。海水將潮，天將雨，毛皆起濕，雖千里外不爽。一名潮鯉，腹中有兩洞，以貯水養子。子必二，皆從胎生，朝出口，暮則入臍。其肉淡而鬆，以翅作銀絲菜，稱珍品。蠟魚產陽江，似鯽而白，肉柔膩，性喜溫暖。臘月時，漁人立水中，魚爭附足，可掇也。紅者肉稍粗。[redacted]居魚一名狼藉。笋魚如笋，長尺許，與[redacted]昔、[redacted]二魚皆惠州出。[redacted]昔魚大者盈丈。[redacted]魚大如指許，長七八寸，脊骨美滑宜羹。龜魚如小兒臂大，有腹無口，其足三十如笄簪。章魚足有八，一名章舉。昌黎南食詩其五為章舉魚是也。石冷魚似蝦蟆而黑，生石穴中。倒掛魚鮮食醉人。宜[redacted]，出萬州。鳳尾魚一名馬鱭，其子宜醢。葵鯉出羅旁水口，圓如葵扇。已上皆魚之美者，大率出於海者十之七，出於江者十之三，然皆美於池塘者也。其最微細而美者，曰[redacted]魚。春時自巖穴中出，狀似初化魚苗，宜乾之，食以姜醋。曰銀魚，以秋九月出，九月有風，曰銀魚風。予詩：「九月銀魚出水長，銀魚風起水泱泱」是也。其出惠州豐湖之第一橋下者，長二黍許，光滑無鱗，表裡朗徹，以白磁盆[redacted]之，與水無異，惟見兩目瑩漆。希貴弗多，漁者但量器計值，煮以湖上清醒泉及姚坑水，有味無渣，而出於清明節者尤美。曰鵝毛魚，取者不以網罟，乘夜張燈火艇中，鵝毛魚見光輒上艇，須臾而滿，多則滅火，否則艇重不能載。其氣味絕香，一曰香魚。外則錦鱗魚者，大可二指，長寸許，身有橫理十二道，鱗如錯錦，具五色，尾長於身如帶，金彩縷縷。以盤盂畜之，於午日中，投花一二瓣，皆爭覆陰，不得者忿而相鬥，翩反鼓舞，各有態度，鬥罷複比目而游。又有金魚者，分鯉、鯽二種。春深咬子，咬子者，雄以口咬雌者眼，子則出腹。子出腹宜亟取之，否則雌者還食之矣。或不食，則子著{艹犀}藻間，遇雷雨輒隨電光而去。子初出色黑，由黑而紅，而黃，則純金矣。以鬣小三尾、五尾者為貴，謂之蝦尾咬子，又名跌子。當跌子時，以大蝦蓋之，則多蝦尾。尾又以撒開象木芙蓉葉者為貴，謂之芙蓉尾。此二種則魚之可玩者也。

○魚花

南海有九江村，其人多以纟勞魚花為業，曰魚花戶。魚花產於西江。粵有三江，惟西江多有魚花。取者上自封川水口，下至羅旁水口，凡八十里，其水微緩，為魚花所聚，過此則魚花稀少矣。魚花之步凡數十，步皆有餉，魚花戶承之，歲納於朝。當魚汕種時，雄者擦雌者之腹則卵出。卵出多在藻荇間，雄者出其腹中之[redacted]覆之，卵乃出子，然見電則子不出矣。土人謂魚散卵曰汕。[redacted]者，魚之精也。子曰花者，以其在藻荇之間若花，又方言凡物之微細者

皆曰花也。亦曰魚苗，以當春出於苗始生時，與苗俱生也。亦曰魚秧，農人種禾兼種魚，視魚猶禾也。而多言魚花者，又以其類不一，故曰花也。凡取魚花，自三月至於八月，當日落時，望某方電腳高，則知某方無雨。某江之水不長，某方電腳低，則知某方有雨。某方之水長，長則某魚花至矣。西南為南寧左江，其水多土■令。正西為柳州右江，其水多■、■崇。西北為桂林府江，其水多草魚。草魚者，■爰也。魚花以此四種為正，畜於池易長，故務取之。他魚花則弗取也。鯉、鯽則或取諸蛋人，以其雌者放子也。凡取魚花，以苧布為罾，罾尾為一木筐而無底，半浮水上，魚花從罾入至筐，乃杓於船中。罾之狀如復斗帳，凡兩重，外重疏，以布四十丈，內重密，以布一丈為之。大步置筐八九十，小步十或二十。上步取已，復於下步取之，其出不窮，然多在江水灣環之所。取之盛以白磁，方如針許，已能辨其為某魚。揀為一族，其浮而在盆上者■崇也，在中者■，在下者■爰，最下則■令也。分養池中，水淺而向陽則易長。稍長者曰{艹犀}，謂可以食{艹犀}萍也。歲正月，始鬻魚花。水陸分行，人以萬計，筐以數千計。自兩粵郡邑，至於豫章、楚、閩，無不之也。其鬻於近者魚花大，遠者小，日以米湯和鴨子黃飼之，又數易以生水。其在舟中者，則舟旁為兩水車，晝夜轉水，使新水入舟，故水不留，而後魚花不病也。價則■崇■廉貴，以易長而不費草也。■爰賤，以費草，每■爰百尾，日需草百斤也。土■令賤，以其難長，罕有重至一斤者，又必冬寒而始肥也。凡池一畝，畜■爰三十，■廉百二十，■崇五十，土■令千。日投草三十餘斤，■爰食之，■、■崇不食。或食草之膠液，或■爰之糞亦可肥也。楚雖多魚，而所產魚花，楚人不重，率重九江人所鬻者，以粵之魚花易長也。魚花難偽，楚魚胞一重而直，粵魚胞兩重，上大而下小，以此為辨也。九江之地如棋枰，周回三十餘里，其黑脈者堤也，方方■池塘也。池塘之水，養魚花者十之七，養大魚者十之三。養魚花水濁，養大魚水清。視其水色，則知所養為何等魚也。地狹小而魚占其半，池塘以養魚，堤以樹桑，男販魚花，婦女喂愛蠶，其土無餘壤，人無敖民，蓋風俗之美者也。人之富多以谷估及販魚花，史稱水居千石魚陂者此也。

魚花產北江者不貴，以北江多石灰水，魚花食之不肥，取之又不易畜，而北江絕少淵潭故也。凡魚皆藏於淵潭，魚花從淵潭出者易養。西江多淵潭，而其源從滇、黔、交趾而來甚遠，故魚花多而肥，池塘中可以多養。故諺曰：「北江魚種讓西江。」然廣西人不解取，即取之，而西江上流恒不如下流。故諺又曰：「下流魚花上流魚。」又曰：「上江魚放下江花。」

○魚生

粵俗嗜魚生，以鱸，以■吏，以■曹白，以黃魚，以青鱭，以雪■令，以鯇為上。鯇又以白鯇為上。以初出水潑剌者，去其皮劍，洗其血■生，細劊之為片，紅肌白理，輕可吹起，薄如蟬翼，兩兩相比，沃以老醪，和以椒芷，入口冰融，至甘旨矣。而鰣與嘉魚尤美。予嘗盪舟海目山下，取鰣為膾。有詩云：「雨過蒼蒼海目開，早潮未落晚潮催。鰣魚不少櫻桃頰，與客朝朝作膾來。」又云：「羚羊峽口嘉魚美，不若鰣魚海目鮮。黃頰切來紛似雪，綠尊傾去更如泉。」又云：』刮鑊鳴時春雪消，鰣魚爭上九江潮。自攜

膾具過漁父，雙槳如飛不用招。」鰣以櫻桃頰為上，黃頰、鐵頰次之，爛鱗粉頰為下。其肪在鱗，鱗不可使爛，爛則脂流而味損。蓋鰣亦自惜其鱗，每一絲[redacted]鱗，即不復動。故取之必以絲網，使柔弱而不傷鱗。嘉魚亦多脂，嚐食乳泉石沐，冬則出穴飲雪水，而所處大小湘峽、端溪、錦水、楊柳沙，潮鹹不到，故肥美不腥，膾之益美於熟食也。雪[redacted]令以冬而肥，其性屬水，喜游泳波上，得氵奔流則跳躍尋丈，生食之益人氣力。鱸、[redacted]扁、鯧、塘蝨亦可膾。然食魚生後，須食魚熟以適其和。身壯者宜食，諺曰：「魚生犬肉糜，扶旺不扶衰。」又冬至日宜食，諺曰：「冬至魚生，夏至犬肉。」予詩：「魚膾宜生酒，餐來最益人。臨溪親舉網，及此一陽春。」所以者，凡有鱗之魚，喜游水上，陽類也。冬至一陽生，生食之所以助陽也。無鱗之魚，喜伏泥中，陰類也，不可以為膾，必熟食之，所以滋陰也。或云：凡魚行隨陽，春夏浮而溯流，秋冬沒而順流。其浮時可膾，其沒時必須烹食，乃不損人云。粵人多有魚生之會，以天曉空心食之佳。或以鱔之烏耳者、藤者、黃者為生，亦有以蠔為生者。嶺內人不知此味，不足與之言也。

○漁具

漁具多種，其最大者曰[redacted]，次曰罾。[redacted]之類有曰深[redacted]，上海水淺多用之。其深六七丈，其長三十餘丈。每一船一[redacted]，一[redacted]以七八人施之。以二[redacted]為一朋，二船合則曰[redacted]朋。別有船六七十艘佐之，皆擊板以驚魚。每日深[redacted]二施，可得魚數百石。有曰纟索[redacted]，下海水深多用之。其深八九丈，其長五六十丈。以一大纟[redacted]為上綱，一為下綱。上綱間五寸一藤圈，下綱間五寸一鐵圈，為圈甚眾，貫以纟索以為放收。而以一大船為[redacted]公，一小船為[redacted]姥，二船相合，以[redacted]連綴之。乃登桅以望魚，魚大至，水底成片如黑雲，是謂魚雲。乃皆以石擊魚使前，魚驚回以入[redacted]。魚入，則二船收纟索以闔[redacted]口，徐牽而上。有曰板[redacted]，以小船施之，小船有[redacted]姥而無[redacted]公，故一名[redacted]姥船。有曰車[redacted]，制如纟索[redacted]而小，深二三丈，廣七八十丈，連合二[redacted]為一圍。以二船一前一後施之，亦以板驚魚。凡魚首有石者，皆驚入[redacted]，無者則否。首有石者，曰黃花，曰[redacted]岡，曰[redacted]師子，曰[redacted]赤魚，曰Ｅ４２，曰鱸，曰馬鱭，曰[redacted]畫，此八者善驚。有曰牆[redacted]，則以纟索[redacted]為之，專以取[redacted]曹白及黃、白花魚，亦曰黃花[redacted]。每一船一[redacted]，[redacted]深六七丈，長三十餘丈，相連數百千[redacted]以為一牆，橫截海水。魚觸牆[redacted]不能去，大小壅積，起[redacted]時魚多不可勝取，每割[redacted]之半以放魚。大抵纟索[redacted]疏，專以取大魚，春則取[redacted]曹白、[redacted]赤，冬則取黃花，一歲僅兩用之。圍[redacted]密，以取雜魚，終歲用之。此[redacted]之事也。罾之類，有曰纟勞罾，其形四方，廣三丈有六尺，以舟施之。以二竹為罾子，竹長四十丈許，上有多圈，貫繩以為放收，而為一罾椏以架罾。魚至乃下罾，以石擊魚，有曰沉罾。沉，音朕，方言也。長十餘丈，口大而尾小，尾旁有一穴，以出水母及鰵魚之屬。而浮二木於水中，以支罾口。又於水中，置二木攬水，以係支罾口之木，是曰罾門。其口廣三丈有六尺，常向上流，潮緩則罾口合，急則口張而魚大入。凡一沉罾，以[redacted]麻十二石為之，九人舁之，罾之巨者也。有曰知州罾，其廣丈餘，樹二木於水中以繃罾，是曰硬門。常浮而不沉，費人力少，罾之小者也。有曰車罾，其形方，以三石臼置罾竿，墜而起之。有曰絞罾，形亦方，週五丈餘，以四角

係於柱中施之，人在岸上離罾十餘丈，魚至則轉轆轤以起之。此罾之事也。大抵[redacted]皆用於海，罾皆用於江。罾之利常不如[redacted]，[redacted]者，漁具之可大得志者也。罾之外，有以箔者，以籠者，以涂跳者，以跳白者。箔以堅竹編之，《爾雅》所謂{[redacted]}，亦曰罩也。其注曰：「{[redacted]}，編細竹以為罩」是也。又曰：「今楚{[redacted]}也。」無竹則以荊，故謂之楚{[redacted]}也。{[redacted]}，薄曲也。《史記》：絳侯周勃，以織薄曲為主。韋昭云：北方謂薄為曲。《淮南子》云：曲，葦薄也。《詩》曰：[redacted]然汕汕。注：汕，[redacted]巢也，以薄汕魚也。[redacted]巢，鄭氏曰：今撩罟也。方氏曰：獨漉也。獨漉，樂苑作{[redacted]主}鹿，荀子作獨鹿。成相辭曰：獨鹿棄之江。注：網也。箔亦網之類也。每一箔，其崇五尺，廣丈。漁者嘗合五十箔而為一，其長五十丈，虞其過大，則箔口為魚房二重以藏魚。歲三月，大禾已莳，魚始上田。漁人以箔三方依田塍，一方依水。潮至則張而大，潮退則卷而小，是為塞箔。箔亦曰{[redacted]洪}，陸龜蒙詩：「織作中流萬尺{[redacted]洪}。」故凡以石為梁絕水者曰洪，以竹為梁取魚者曰{[redacted]洪}，亦曰滬。皮日休《漁具詩》：「列竹於海ㄛ曰滬。」今有滬瀆是也。魚籠長五六尺，寬二尺，口通尾塞，以山藤繫之，置於上流，魚入則為倒叩須所[redacted]不能出。又中置樹枝以聚魚。涂跳以木為之，長三四尺，厚半寸，首尾翹然，狀若上弦之月。前有二木直之，上有一木橫之，其底則舟，而兩旁無牆，所謂橇也。當海水乾落，魚、蝦、蛤、鱔之屬，膠黏淺沙，跣踏之，輒驚入漸洳不可得。漁者於涂跳，曲其左足而以右足踔泥，左扶橫木而右手捃拾。板輕坦滑，[redacted]行若飛，蓋大禹泥行之所乘者也。跳白者，船也。其制小，僅受一人，於灣環隈澳間，乘暮入焉，乃張二白板於船旁，而鳴其榔。魚見白板，輒驚眩入網。然諸魚不驚，惟鰽、[redacted]邊、[redacted]盾三者驚。三者味甘美，故粵人最重跳白之魚。魚以曉散而暮聚，聚必於水之涯[redacted]。故跳白船之出以暮，而多在岸草蒙茸之際，無風波患。予詩：「花中藏跳白，出沒少魚驚。向夕鳴榔去，知予是月明。」其照公魚，則以火枝搖[redacted]，公魚搶火，乃以罾漉之。取花魚，則以藤竹為竿。竿長丈有三寸，貴軟而輕，以左紐絲為線，長丈有四寸，係以四鉤，鉤分四方。施於沙泥之上，足輕手疾，日可得花魚半石。花魚者，七星魚也。取[redacted]池魚以釣。其竿五尺，係以天蠶之絲，餌以公魚、騰[redacted]罩。取鮹以潑生釣，以輕絲為之，往來游[redacted]，則不損其鱗。取河豚以秋潮始盛，垂千百鉤於網中，河豚性嗔，觸網輒不去，欲與網鬥，以故往往中鉤。又或以一大繩為母，以千百小繩為子。子繩係於母繩之末，而母繩之末各係一鉤。一河豚中鉤，則眾河豚皆中鉤，是名兄弟釣，亦名拖釣。其鉤皆空不以餌，亦曰生釣。然生釣之河豚多雌者，雌者多子，味不美。惟南亭海心岡撒網而取者，其河豚多雄，雄者多[redacted]，味絕美。予詩：「風俗河豚美，秋來樂事多。乘潮下生釣，濫口峭帆過。」取貼沙魚以細釣，先一夕放之江中，次日乃收。一細釣有鉤數百，漁者夫婦，各放細釣至數千，好水旬則得貼沙數十百斤矣。細釣以蝦，以七星魚，或蚯蚓為餌。[redacted]岡魚亦如是取。是皆漁之具也。予生長海濱，知漁事，故具記之。然此乃吾番禺茭塘都取魚之具，非全粵如此。

○鱔

鱔之族有曰鰻鱺，背有肉鬣連尾，無鱗，口有舌，腹白，大者

長數尺，脂膏最多。其有黃脈錦紋者，名金絲鰻鱺，善穿深穴，冬時穴熱乃出，名走風■單。有曰白鱔，以產池塘中烏耳者為佳。有曰黃鱔，黃質黑章，多涎沫，大者長二三尺，小者佳。有曰藤■單，其曰泥鰍，長二三寸，無鱗，以涎沫自染。曰溫魚，與泥鰍相似而多肉，與諸鱔皆喜伏水土之下，味甘可以滋陰。大抵鱔與魚相反，魚屬火可以滋陽，故蛋人多子，以多食魚。又方書，魚鰾白為丸，可以種子。鱔屬水滋陰，故患痰火者宜食之。白鱔或塞箔或裝籠取之，箔鱔為佳。黃鱔以釣，或於坑田掘取之。凡鱔畜於盆中，夜以火照之，其騰而搶火，火輒滅者，噴火蛇也。與鱔相類，而頷下有細鱗數片，食之殺人，故凡食鱔者不可不慎。諺曰：「魚浮鱔沉，沉者滋陰。雖則滋陰，其毒亦深。」言蛇鱔之難辨也。

○養魚種

廣州諸大縣村落中，往往棄肥田以為基，以樹果木。荔支最多，茶、桑次之，柑、橙次之，龍眼多樹宅旁，亦樹於基。基下為池以畜魚，歲暮涸之，至春以播稻秧。大者至數十畝，其築海為池者，輒以頃計。九江鄉以養魚苗，魚苗之池，惟九江鄉有之。他處率養大魚，即養魚苗，不繁滋也。諺曰：「九江估客，魚種為先。左手數魚，右手數錢。」凡歲三月始有西水，西水長，故有魚苗，八月西水盡則無之。自封川江口至羚羊峽口，皆有魚花步，步凡六七十處。魚花者，魚苗也，亦曰魚秧，以其利與田禾等，故曰苗，曰秧，而常名則曰魚種雲。魚種皆出於左右兩江。左右兩江者何？《赤雅》云：左江發源交趾，右江發源■■，至潯而兩江合為一。至梧而桂江入之，而三江合為一，而左右江之名不存然。地形左宜為右，右宜為左，而今從溯流而言分左右，不從地形分左右也。又南寧亦有左右江，左出廣源，右出峨利，會於合江鎮以入橫州。是左江之中，又有左右江也。然出廣源者，古夜郎豚水也，古名鬱江。出峨利者，古交■泓水也，古名黔江。則謂鬱、黔為小左右江可也。

○魚牌

魚苗，本粵西溪潭中巨魚散卵，至端州境內始出子，九江堡民於灣環處所取之。自封川江口至高明，為魚苗阜者九百所，每阜分上中下，納稅於府，名曰魚牌。其曰鯉■者，南雄每寒食大水，魚之逆流而上灘者，多鯉、■宛、鯽、■敢、青魚之屬，土人作{■牌}迎之。魚入輒不得出，謂之鯉■，不言他種魚者，以鯉為群魚之長，鯉來則眾魚皆來云爾。

○龍蝦

龍蝦，巨者重七八斤，頭大徑尺，狀如龍，彩色鮮耀，有兩大須如指，長三四尺。其肉味甜，稍粗於常蝦，以殼作燈，光赤如血珀，曰龍蝦燈。東莞、新安、潮陽多有之。昌黎詩：「又嘗疑龍蝦，果誰雄牙須。」

○鯊虎

南海多鯊魚，虎頭鱉足，有黑紋，巨者二百餘斤。嘗以暮春至海山之麓，旬日化為虎，惟四足難化，經月乃成。有虎皮、白皮、料影三種。鯊魚亦能化虎，故凡炳炳成章者，虎之虎也。紋直而疏且長者，鯊之虎也，有見鯊之虎者，但擊其足則斃之。或曰：鱷魚一名忽雷，秋時亦多化虎而三爪。然則南海之虎類多矣。鯊與鱷之

所化者，人猶能識之，人之所化者，未知何狀。或曰：今之世未見有人如牛哀之化虎者也，止見有虎之化人耳。噫！

○魚餉

九江鄉瀕海，粒食惟艱，多以池沼養魚為業。弘治間，各水蛋戶，流亡所遺，課米數千石。總制劉大夏上疏，將西江兩岸河阜，上自封川，下至都含，召九江鄉民，承為魚阜。分別水勢，上者納銀五錢，下者二錢五分，貯肇慶府，給帖照船撈魚，永著令典。其後總制淩雲翼，蕩平瀧東西兩山，復開羅旁並都含下諸處魚阜，歲餉約有千金。所謂魚阜者，魚花步也。蓋九江鄉扌益西北江下流，地[redacted]，魚塘十之八，田十之二，故其人力農無幾，終歲多殫力魚苗。魚苗出西北諸江，清明後雷雨大作，魚孕育，乘潦流下，其種柳、慶為上，南寧次之。鬱、桂又次之，富、賀又次之，北江為下。長年蛋戶，當夜分西望電光，即知魚苗來自何江，至以何日。柳、慶越三旬兩旬，南寧則兩旬旬半，餘各遲速有差。或電光遠，則知過[redacted]鬥門不來，辨析部位微茫。若操左券，魚苗入塘，養至下年春，乃以船載往兩粵州縣，兑換穀米。於廣、肇二府有正餉，於龍川、南雄、羅定有額輸，於始興、開建、永安、香山、桂林、平樂、潯、賀又有例徵。且所兑谷石，非苦遏糴，則厄上倉，魚商罷困極矣，而龍川為甚。故諺有曰：「龍川不可往，[redacted]令魚不可養。」然通鄉魚花，大半售在龍川。」往則傾貲，不往則有餘，魚為患正未已也。

○插箔

廉陽自永安至乾體一帶，種穀之地無幾，瀕海居民，非插箔無以為生。然有箔無船，箔又何利。近者關榷印烙海船，蛋人率捨舟楫，致插箔日少。有司者宜於插箔船免其徵收，不與諸船納稅同科，庶澤國謀生有藉。然有箔而無船，猶無箔也，有魚而無鹽，猶無魚也。宜令沿海諸箔，請於阜引，按箔之多寡，以納鹽課之多寡。大約歲中每箔一所，課銀五六錢許，俾魚鹽交資其益而不相害，則箔戶殷盈，而國課亦因以裕矣。

○飛魚

海南多飛魚，或謂《吳都賦》「文鰩夜飛而觸綸」，即此。有句云：「飛魚從未見，漁父說文鰩。」飛魚有兩翅，飛疾如鳥，觸綸輒有光射潮，夜見漁火，爭投船上。烹之味甚美。

○似嘉魚

四會有烏龍潭，在縣西二百里。潭底石隙中，多產鮮魚，柔鱗肥甲如水晶，土人謂之似嘉魚，其味如鰣。蓋四會為二江所匯，地多白蕩，其魚多野生，不俟下種。德慶之嘉魚，其種至此而變未可知。似嘉魚者，嘉魚之庶孽也。

○鰣魚

順德甘竹灘，鰣魚最美。其灘上鰣魚，以罾取之，灘下鰣魚，以大網取之。罾小，一罾僅得鰣魚一尾，以灘小不能容大網也。南海九江堡江中有海目山，所產鰣魚亦美而甘，竹灘尤勝。予詩：「甘灘最好是鰣魚，海目山前味不如。絲網肯教鱗片損，玉盤那得[redacted]香餘。」又曰：「灘下肥過灘上魚，罾中潑刺溯流初。冰鱗觸損烹無及，玉箸慇懃食有餘。」相傳鰣乃[redacted]曹白所變，在海為[redacted]曹白，在江為鰣，[redacted]曹白於春，鰣於夏，其味皆美。[redacted]曹白之鮮者，

陽江最多。予詩：「[redacted]倉黃[redacted]曹白[redacted]季花香，玉箸金盤盡意嘗。」[redacted]倉味美。諺云：「一[redacted]倉二鰻。」[redacted]倉體圓，一名鏡魚。予詩：「鏡魚春向鏡中游。」又云：「魚在鏡湖多似鏡。」魚生以鰣魚為美。他魚次之。予家在沙亭鄉，池沼頗多，親戚相過，必以斲[redacted]為歡，以多食[redacted]為韻事。予有《過某族翁斲[redacted]詩》云：「出水鮮鱗作[redacted]宜，蠻美蜜酒沃紅肌。相過一味魚生足，不必重為雞黍期。」又曰：「[redacted]成雙蝶食如流，冬至魚生絕勝秋。明歲方塘思佃取，養魚思向范公求。」又有漁歌調《行香子》云：「第一魚[redacted]倉，第二魚[redacted]王，第三魚是馬膏[redacted]郎。潮咸潮淡，一任漁郎。喜春風來，黃花短，白花長。江水魚香，魚子滋陽，大罾船滿載鹽霜。[redacted]公[redacted]姥，兩兩開洋。更鰽魚寒，鱸魚熱，[redacted]皆良。」

第二十三卷 介語

鱟

鱟大者尺餘，如覆箕，其甲瑩滑而青綠，眼在背，口藏在腹。其頭蜣螂而足蟹，足蟹而多其四，尾三稜，長一二尺，其血碧。凡諸血皆赤，惟鱟碧色。碧生於咸，赤生於淡，海之水咸，故色碧。鱟之血與海水同，得咸之氣多故也。其子如粒珠，出而為鱟者僅二，餘多為蟹為[redacted]寧蝦麻蝦及諸魚族。蓋淡水之魚，多生於魚，鹹水之魚，多生於鱟，鱟乃諸魚蝦之母也。鱟者，候也，善候風，諸水族亦候之而出，故曰鱟。性喜群游，雌常負雄於背，背有骨如扇，作兩截，常張以為帆，乘風而行，雌雄相積，雖遇驚濤不解，名曰鱟帆。漁者每望其帆取之，持其雄則雌者不去，如持其雌則雄去矣，然失雄亦不能獨活，故曰鱟媚。取之又多以夜，凡海中夜行，舉棹撥浪，則火花噴射。鱟蟹之屬，緣行沙氵單，亦一一有火花。水咸成火，漁者每拾一火，則得一鱟蟹之屬。蓋海族多生於咸，咸，火之渣滓也。海族得水之清虛者十之三四，得火之渣滓者十之五六。介之類屬離，離為火，鱟蟹者，火之渣滓所生者也。水之清虛所生者知雷，火之渣滓所生者知風，豚魚與風相孚，鱟亦然。

昌黎詠鱟詩：「鱟形如車文，背眼相負行。」其詠蒲魚云：蒲魚尾如蛇，口眼不相營。蒲魚者，[redacted]專也，形如盤，大者圍七八尺，無鱗，口在腹下，目在額上，尾長有刺，能螫人。肉白多骨，節節相連比，柔脆可食，二物口眼皆與眾魚異，故昌黎並言之。又昌黎《南食》詩：「一曰鱟，二曰蠔，三曰蒲魚，四曰蛤，五曰章舉，六曰馬甲柱。」其詩曰：「南食驚呈怪。」又曰：「南烹多怪味。」又曰：「我來御魑魅，自宜味南烹。」鱟亦佳味，故昌黎首言之。鱟殼可代甲香以合香，其勢力均，尾尤佳。

鱟，雌大而雄小。諺曰：香山鱟，雌長雄勸。雌稍大，常負其雄，得其雙者乃可食。單者及身小名鬼鱟者，與尾有鋸刺者，不可食。漁者殺而賣之，中有清水二升許，不肯棄，雲以其水同煮，味乃美。非水也，血也，以色碧，故不知其為血也。

水者火之本，水潤下作咸，則火炎上作苦，海族生於潤下，即其生於炎上者也。凡鱟蟹之屬，置陰處皆有火光，鰉魚亦有火。元微之送客游嶺南詩：「曙朝霞儿儿，海夜火磷磷。」火磷磷，謂鱟蟹之屬也。

○珠鱉

珠鱉，產高州海中，其背隆起者有珠，珠或從口吐出。予《高涼曲》有云：「蚌含明月浮滄海，珠鱉江中亦吐珠。」又記云：「珠鱉三足，有珠百碧。」或云六足。珠鱉味甚美。伊尹云：魚之美者醴水之魚，名曰朱鱉。

○玳瑁

玳瑁，產廉、瓊州，一作玳瑁龜。夜伏沙江，注目上視，與月爭光，月之精華因入焉，而為文介。漁人捕得之，覆其背即不能去，比曉，其介文采益鮮明，因戹於沙而磨瑩焉，自脊兩分，得十

四版，以厚而黃多有物形者為貴。區懷瑞賦云：「其物也，非黿非鼉，非蜴非蛙。{辟黽}皮鸎喙，六甲千葩。紺彩斑駁，若云若霞。」又云：「是為玳瑁，穴於丹水，游於桂海。餌於珠茁，吸於瓊瀣。既異[redacted]觜[redacted]，又非蓍蔡。珍[redacted]俞百朋，章含九貝。Ｅ４３茹五英，以為幅背。映日凝丹，流文[redacted]葑。繡錯金相，飛潛譎怪。變幻出沒，螭鏤鬼繪。血御鴆毒，甲搖蠱憝。島之諸夷，是帶是佩。」[redacted]觜[redacted]，山巨龜也，巧匠以其甲黃明無日腳者，煮而拍之，陷黑玳瑁，狀甚明媚。日腳，謂甲上有散黑暈也。一種赤[redacted]令與相似，然介脆薄，文采亦晦。

○龜

毛龜出韶州，大如錢，以水養之，其毛披放色碧綠，置之几案可辟蠅。有六目龜，出欽州，本兩目，其四目乃金黃花紋，圓長中黑，與真目排比，狀似六目，故名。有卜龜，出雷州，俯行者靈。有巨龜，出惠州，背生樹木，望之儼如洲渚，然不常見。有紅白二龜，在文昌北石井中，旱禱之，紅出則雨，白出則否，亦神龜也。

○蟹

蟹善候潮，潮欲來，舉二螯仰而迎之，潮欲退，折六跪俯而送之。漁人每視其俯仰以知潮之消長，蟹以潮之消長為多少，潮長則蟹少，消則蟹多。予家在茭塘，當蟹浪時，使童子往三沙四沙捕蟹，隨潮下上，日得蟹數{[redacted]狸}。或乘潮乾，蟹從稻田求食，其行有跡，跡之得其穴，一穴輒一輩，然新穴有蟹，舊穴則否。其匡初蛻，柔弱如綿絮，通體脂凝，紅黃雜糅，結為石榴子粒，四角充滿，手觸不濡，是名[redacted]蟹。其未蛻者曰膏蟹，蓋蟹黃應月盈虧，為月之精所注，故以膏為美。膏多則又曰母蟹，蟹以有膏為母，猶蚌以有珠為母也。次者肉蟹，自扶胥以上，水淡，多肉蟹，近大小虎門，水鹹，多膏蟹。蓋水淡則蟹多肉，水鹹則蟹多膏，鹹者火之所為，火之膏也，淡者水之所為，水之肉也。蟹以[redacted]者為貴，其字從解，言以甲解而美也。甲解者，蛻也。蛻而[redacted]，蛻必以秋，然每年四月八日，潮不大長，是日[redacted]蟹尤多。故諺有云：「四月八日，[redacted]蟹爭出。」則蟹亦以夏而蛻矣，蛻則益肥。然大抵潮減則蟹肥，潮滿則蟛蜞肥，每月初九、二十三兩日潮必乾，潮乾而蟹食泥則肥，潮滿而蟹食水則瘠。又蟹一月一解，自十八以後月黑，蟹乘暗出而取食，食至初二三而肥，肥則殼解。月皎時蟹不敢出，則瘠矣。然蟹率以秋深以盛寒而肥，以月黑潮水小而解，蓋蟹產於鹹淡水之間有白蜆之所，盛寒時白硯子肥，故蟹食之而肥。又蟹以流水生者色黃而腥，止水生者紺而馨，得白芷則黃不散，得蔥及五味子同煮則色不變。

蟹類甚多，有曰小娘蟹，其螯長倍於身，大者青綠如錦，味與諸蟹同。而新安人賤之，惟熟其螯以進客。有擁劍，五色相錯，螯長如擁劍然。新安人以獻嘉客，名曰進劍，為敬之至。有飛蟹，小者如錢，大者倍之，從海面飛越數尺，以螯為翼，網得之，味勝常蟹。此三者，蟹之異者也。尋常以膏蟹為上。蟹之美在膏，而其容善於俯仰，俯以八足之折故曰跪，仰以二螯之倨故曰螯。螯者，敖也。以螯敖人，故昔人食蟹上螯，今則上膏。予村居多暇，秋日輒出扶胥釣蟹。有詩云：「紫蟹得霜肥，銜禾上釣磯。閒垂兄弟釣，更得白魚歸。」兄弟釣本以釣河豚者，蟹觸之亦往往多得。又或緯

罾為斷，承流而取之。或置小石數百枚罟中以為餌，二人持罟截港口而取之。予又有《捕蟹辭》云：「捕蟹三沙與四沙，秋來樂事在漁家。隨潮上下茭塘海，艇子歸時月欲斜。」又云：「紫蟹迎潮復送潮，紛紛銜穗上蘭橈。蟹黃應月秋逾美，亂擲金錢向市橋。」又云：「匡螯初蛻及秋肥，母蟹膏多肉蟹稀。飽食沙田霜降稻，潮乾拾得滿船歸。」又云：「虎門潮水接■■，春淡秋咸蟹總多。水肉金膏隨月滿，精華更柰稻花何。」

○石蟹

環瓊水咸，獨崖州三亞港水淡，故產石蟹。石上有脂如飴膏，蟹食之黏螯濡足而死，輒化為石，是為石蟹。取時以長鉤出之，故螯足不全。或謂石蟹浮游海中，見風則堅，誤也。或謂石蟹水沫相著所化，多生海潮出入處，隨風漂出，善水者沒而取之，於水中洗刷，出水則泥不能脫雲。

○蟛蜞

凡春正二月，南風起，海中無霧，則公蟛蜞出。夏四五月，大禾既莳，則母蟛蜞出。其白者曰白蟛蜞，以鹽酒醃之，置荼蘼花朵其中，曬以烈日，有香撲鼻，生毛者曰毛蟛蜞。嘗以糞田飼鴨，然有毒，多食發吐痢，而潮人無日不食以當園蔬。故諺有曰：「水潮■另，食咸解。」咸解者，以毛蟛蜞入鹽水中，經兩月，熬水為液，投以柑橘之皮，其味佳絕，解春渣滓不用，用其精華，故曰解也。■另者，蛤之屬。諺曰：蟾蜍、蛤、■另。三者形狀相似，而廣州人惟食蛤不食蟾蜍、■另，■另惟潮州人食之，故名曰水潮■另。■另有一種生海泥中，長二三寸，大如指，兩頭各有兩歧，以其狀怪，故曰蜫。氣味甘溫，能去胸中煩悶，然病後不可食，食惟白蟛蜞稱珍品。予詩：「正月蟛蜞出，雌雄總有膏。絕甘全在殼，雖小亦持螯。」又云：「風俗園蔬似，朝朝下白黏。難腥因淡水，易熟為多鹽。」

○蠔

蠔，鹹水所結，其生附石，■鬼■■相連如房，故一名蠣房。房房相生，蔓延至數十百丈，潮長則房開，消則房闔，開所以取食，闔所以自固也。鑿之，一房一肉，肉之大小隨其房，色白而含綠粉，生食曰蠔白，醃之曰蠣黃，味皆美。以其殼累牆，高至五六丈不僕。殼中有一片瑩滑而圓，是曰蠔光，以砌照壁，望之若魚鱗然，雨洗益白。小者真珠蠔，中嘗有珠。大者亦曰牡蠣，蠣無牡牝，以其大，故名曰牡也。東莞、新安有蠔田，與龍穴洲相近，以石燒紅散投之，蠔生其上，取石得蠔，仍燒紅石投海中，歲凡兩投兩取。蠔本寒物，得火氣其味益甘，謂之種蠔。又以生於水者為天蠔，生於火者為人蠔。人蠔成田，各有疆界，尺寸不逾，逾則爭。蠔本無田，田在海水中，以生蠔之所謂之田，猶以生白蜆之所謂之塘，塘亦在海水中，無實土也。故曰南海有浮沉之田。浮田者，蕹{■牌}是也。沉田者，種蠔種白蜆之所也。其地婦女皆能打蠔，有《打蠔歌》，予嘗效為之。有曰：「一歲蠔田兩種蠔，蠔田片片在波濤。蠔生每每因陽火，相疊成山十丈高。」又曰：「冬月真珠蠔更多，漁姑爭唱打蠔歌。紛紛龍穴洲邊去，半濕雲鬟在白波。」打蠔之具，以木製成如上字，上掛一筐，婦女以一足踏橫木，一足踏泥，手扶直木，稍推即動，行沙坦上，其勢輕疾。既至蠔田，取蠔

鑿開，得肉置筐中，潮長乃返。橫木長僅尺許，直木高數尺，亦古泥行蹈橇之遺也。

香山無蠔田，其人率於海旁石岩之上打蠔，蠔生壁上，高至三四丈，水乾則見，以草焚燒之，蠔見火爆開，因夾取其肉以食，味極鮮美。番禺茭塘村多蠔。有山在海濱，曰石蠣，甚高大，古時蠔生其上，故名。今掘地至二三尺，即得蠔殼，多不可窮，居人牆屋率以蠔殼為之，一望皓然。

○■雷

■雷，比黃蜆而大，聞雷則生，故文從雷。《雜錄》云：番禺每震雷，有大蛤從空而下，名天蛤，非也。白蜆從霧中落，可名天蜆，而蛤多因黃雀入海而化，不可名天蛤，故謂■雷曰天蛤，非也。■雷者雷之所感，白蜆者霧之所感也。然陽江有紅嬴焉，殼黑而肉微紅，味絕甘，生海中，千百萬群，若蜂房相結，海人鉤取其一，則千百群起。其年若地震則不生，聞雷則死，又與■雷異。粵故有■雷田，在番禺市底之南，春初取小■雷種之，至冬乃取，故曰■雷田。田在鹹海中，亦曰■雷塘，猶夫白蜆之塘也。■雷與蠔、白蜆、蝲、蚶，雖生於天，亦恒生於人，惠潮多蚶田，蚶與沙■白、■雷皆味甘性溫益人。蚶從甘，不用調和，自然甜美，愈大癒嫩。志稱，嶺南炙之名天臠，是也。一名花■雷，沙■白不可種，故粵人貴沙■白而賤■雷。■雷凡沙坦皆有，冬月時漁者以足取之，謂之踢■雷。■雷以天寒乃肥，其以仲秋孕者腹黑，廣人有釀■雷之食，以白者為貴。

○白蜆

番禺海中有白蜆塘，自獅子塔至西江口，凡二百餘里，皆產白蜆。歲二三月，南風起，霞氣蔽空，輒有白蜆子飛落，微細如塵，然落田輒死，落海中得咸潮之力乃生，秋長冬肥，積至數丈乃撈取。予有謠云：「南風起，落蜆子。生於霧，成於水。北風瘦，南風肥。厚至丈，取不稀。」慇懃祭沙氵單，莫使蜆子飛。」上有黑蜆、黃蜆，一名扁嬴，遇風雨亦輒飛徙，蛋女率於黑沙泥處取之。貧者以為蔬，然味不如白蜆。凡生於海者曰白蜆，生於江者曰黑蜆、黃蜆，而金钅■蜆者，生大海中獨珍。劉钅長時，取以自奉，禁民不得彩，亦曰金口蜆。有無耳蜆，產韋湧。相傳宋帝■幸韋湧時，食蜆而美之曰：惜不令其無耳。至今帝泊舟處，蜆皆無耳，甘美異常，進蜆漁人配祀將作大匠梁公廟中，人稱蜆子丈人云。蜆之美可以解蠱，以為臘，不能水土者宜之。

白蜆多生於霧，每當春暖，白霧彌空，■■■■之中，土人知為白蜆落也，名落蜆天。白蜆者，霧之屑也。霧白者曰南霧，南風之霧也。白蜆以春南霧而生，以冬南風而熟，皆宜暄暖。若天盛寒則瘦矣。又雷多則蜆子亦瘦。蜆子蓋風之族，宜風而不宜雷，風之南者生物，故之宜南風也。南風之起，舊蜆子未盡，新蜆子復積其上，厚至數十百丈不可極，過春則化為泥滓。故取之貴及其時。有南風嬴，形大如荔支，肉頗堅韌，風從南來則群至。亦其類。

凡取蜆之蛋曰蜆{■多}，取蝦之蛋曰蝦籃，其富者則出洋皮取大魚。蜆之利以白蜆塘為最，豪右家擅奪海中深澳以為塘，白蜆之所生，或多或少，視其人造化所至。蛋人佃其塘以取白蜆，亦復如之。故諺曰：「今年白蜆多，蛋家銀滿{■多}。」

○蛤

蛤生田間，名田雞，冬藏春出，篝火作聲，呼之可獲。三月三日，農以其聲卜水旱，聲小水小，聲大水大。諺曰：「田雞聲啞，田好稻把。田雞聲響，田好蕩槳。」又田雞上晝鳴上鄉熟，下晝鳴下鄉熟，終日鳴上下齊熟。唐詩：「田家無五行，水旱卜蛙聲。」蛙，蛤也。或謂大聲曰蛙，小聲曰蛤。韓退之《南食》其四曰蛤，未知是此否。珠蚌亦名蛤，然非常食。一種肖田雞而無腰股，鳴長聲，俗乎為[redacted]另，主瘰癧，即螻蟈雲。

○[redacted]巢[redacted]吉

[redacted]巢[redacted]吉，狀似珠[redacted]奉，殼青黑色，長寸許，大者二三寸，生白沙中，不[redacted]泯淖，互物之最潔者也。有兩肉柱能長短，又有數白蟹子在腹中，狀如榆莢，合體共生，常從其口出，為之取食。蓋二物相須，[redacted]巢[redacted]吉寄命於蟹，蟹托身於[redacted]巢[redacted]吉。郭璞謂：[redacted]巢[redacted]吉腹蟹。葛洪謂：小蟹不歸而[redacted]吉敗。是也。然[redacted]巢[redacted]吉清潔不食，但寄其腹於蟹，蟹為[redacted]巢[redacted]吉而食，食在蟹而飽在[redacted]巢[redacted]吉，故一名共命鸁，又曰月蛄。每冬大雪則肥，瑩滑如玉，日映如雲母，味甘以柔，蓋海錯之至珍者。諺曰：「霜蟹雪鸁，味不在多。」凡鸁皆以雪肥，蟹則以霜。予詩云：「霜肥鸁有柱，月滿蟹多黃。」有紅鸁，腹中亦有小蟹，漁者率鈞取之。又有海鏡，二殼相合甚圓，肉亦瑩潔，有紅蟹子為取食，一名石鏡。其腹中小蟹曰蚌孥，任[redacted]謂之箸。

○鸁

鸁種最多，以香鸁為上，產潮州，大者如盤盂，其殼雌雄異聲，可應軍中之用。次則珠鸁，出東莞大步海，南漢常置三千人彩之，名其地曰媚川都，人曰珠鸁戶。有銀母鸁，狀若蚌，內多小珠，而珍色不及，殼厚而瑩，可以截鑲器皿，亦名珠母。其曰銀母者以殼言，曰珠母者以多珠子言也。其肉最珍而性寒。有九孔鸁，產珠與蚌珠類。有鸚母[redacted]鸁，珠光隱隱可燭，文采五色類鸚母[redacted]，有指甲鸁，一名紫[redacted]劫。荀子：東海有紫纟去。纟去即[redacted]劫也，一名石[redacted]劫。味甘咸，能利小水。江淹謂：石[redacted]劫有足翼，得春雨則生華。郭璞謂：石[redacted]劫應節而揚葩，是也。味絕鮮美，虛損人以米酒同煮最補益。有馬甲柱，形如指甲鸁，殼薄肉少，味頗清。昌黎《南食》詩：「章舉馬甲柱，鬥以怪自呉。」有寄生鸁，生鹹水者，離水一日即死，生淡水者可久畜，殼五色如鈿，或純赤如丹砂。其蟲如蟹有螯足，腹則鸁也。以佳殼或以金銀為殼，稍炙其尾，即出投佳殼中，海人名為借屋，以之行酒，行至某客前而駐而飲，故俗以為珍。有蝓螯者，二螯四足似彭[redacted]骨，其尻柔脆蜿屈，則鸁每竊枯鸁以居，出則負殼，退則以螯足[redacted]戶。稍長更擇巨殼遷焉，與寄居蟲異名，多足鸁亦曰竊[redacted]。《越記》：負屋之螯，飼以雲母，能產白珠。《梅華國志》：屋[redacted]千歲，出海為螯龍。蓋此物也。有神仙鸁，產羅浮，曾經仙人所齧，尾端盡破，味甚甘。有流鸁，大如小拳，一名甲香鸁，肉亦視月盈虧。有蛤蜊生海濱土中，白殼紫唇，一名赤口鸁，以殼為粉曰蛤粉，可入藥。凡鸁類兩殼相合皆名蛤，而此鸁肉殼並利於人，故曰蜊。有車螯者，似蛤蜊而大，甲厚而瑩，有斑點如花，絕水佯死，烏鳥信而啄之，輒為所得。一名沙[redacted]白，有海膽，生島嶼石上，殼圓有粟珠，大小相串，

粟珠上又有長刺，纍纍相連，取一帶十。如破其一，餘皆死黏於石上，殼破流漿，終不得起。肉色黃鮮，以作醬味佳。以上諸蠃，皆舉其知名者。史稱：楚越之地，飯稻羹魚，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蓋謂此。

語曰：「蠃飢蜆肥。」凡年豐，則白蜆、烏蜆多，凶則沙蠃多。沙蠃亦霧露所為，霧露之渣滓為白蜆、烏蜆，其精華為沙蠃，故沙蠃不能多有。沙蠃者，[redacted]巢[redacted]吉也。嶺南蛤蜊，不如江浙，[redacted]巢[redacted]吉則勝之。予詩：「[redacted]巢[redacted]吉羹清絕，河豚美在肝。」凡河豚以三月從鹹海入者可食，以冬十一二月從淡江出者不可食，以其在江之灣澳，食胡蔓草汁益其毒，其肝雖美，亦毒之所聚，不可不慎。

○蚌

蚌，川澤處處有之。凡狹而長者皆曰蚌，廣而圓者皆曰蛤。車白與蜆皆蛤屬。車白即車螯，土人以為沙白者，謬也。蜆老，則肉出小蛾而蜆死，小蛾復散卵水上為蜆，蜆在沙者黃，在泥者黑，蛋人以撈蜆為生。有諺曰：「飢螺飽蜆。」謂螺多則歲不熟，蜆多則歲大豐雲。廣中蜆特多，人以為蔬，貧者不能買魚，惟買蜆而已。有先達都憲何經經者，罷官家居，偶思食蜆，蜆適過門，探囊中無錢，夫人曰：「何不書清字售之？」公笑而止，此蜆之佳話也。

○鱟子

鱟，雌者子滿腹中，殆無空隙。炎海之蟹不孕，子皆鱟子所化，九為蟹，十一為鱟也。鱟者蟹之母，然獨炎海之蟹母之，他處無鱟，蟹之所生又異矣。

○白蜆

凡南風霧重則多白蜆，北風霧則否，蓋白蜆之生生於霧，霧味咸，咸為白蜆之生之本。始生時，白蜆之形如霧，自空而下，若無若有，人見之以為霧也。漁人知之，以為天雨蜆子也。蜆子既成，以天暖而肥，寒而瘠。在茭塘、沙灣二都江水中，積厚至數十百丈，是曰蜆塘。取之若泥沙，量之以舸[redacted]。以食，以糞田，以壅蔗，以飼梟鴨，其利頗大。自冬至春，淘者、鬻者，所在有之。

○殺鱷魚

昔韓愈守潮州，鱷魚為暴，為文以祭弗能去，後刺史至，以毒法殺之，其害乃絕。按《周禮．秋官》：壺涿氏之職，曰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以驅之，以焚石投之。永樂中，吳淞陂塘壞，壅水橫流，漂沒廬舍，田屢不登，官賦匱缺。朝遣使者治之，治輒壞。居民告曰：「水有怪焉，穴於塘澳，塞土填石，不勝其一奮，必殺怪而後塘可成也。」於是使者相繼謀殺怪，卒無計策。朝廷憂之，遣夏原吉往。原吉至，命具舟數百，載以焚石，布塘之上。下令曰：「聞鼓聲，齊下焚石。」於是兩岸擊鼓，竟投焚石，急散舟以避之。須臾波濤狂沸，水石搏擊，震撼天地，輾轉馳驟，赤水泉湧，有物仰浮水面，焦灼腐爛，縱橫數十丈，若黿若鼉，莫可名狀。怪絕而塘成。假使昌黎讀《周禮》，得此殺怪之方，則盡鱷魚之種類以誅，何暇與之論文哉！鱷魚而祭，祭且用文，彼爰居之，祀又何譏焉。此何[redacted]番之說也。

○玳瑁

玳瑁，如龜，大者如盤盂，上有鱗，發之因見其文，有光輝，可作器，生帶之。遇有蠱毒，則其甲自動搖，每以為驗。一種名脊

鱗，大如巨黿，甲上有膜一層，以火向下焙之，可坼而起，文似玳瑁而質薄，廣人所飾器用皆以此。陳震詩：「玳瑁脊鱗彩不殊，弔膏熊膽功堪比。」

○弔

弔，介之屬也，產瓊州海口港中，蛇頭鼉身，水宿不棲，其膏其輕利，貯以銅瓦皆滲出，惟雞卵盛之則不漏。以治諸腫毒，功同熊膽。

○白鰲

白鰲，可以愈痰火症，其初得之神授，廣人甚珍之。有口號曰：「烏耳鱔，白腳魚，滋陰降火只須臾。」

○仙蟹

仙蟹，產羅浮阿耨池旁，形如錢大，色深紅，明瑩如琥珀，大小數十，群行見人弗畏。以泉水養之，可經數月，見他水則死，相傳仙人擲錢所變。

○鯪鯉

鯪鯉，似鯉有四足，能陸能水，其鱗堅利如鐵，黑色，絕有力氣，能穿山而行。一名穿山甲，蓋陸之魚也。楊孚《異物志》：鯪鯉吐舌，螻蟻附之而因吞之，又開鱗甲，使螻蟻入之，乃奮迅而舐取之。予詩：「穿山有陸魚，螻蟻食無餘。水中魚尚可，只解食沮洳。」其甲灰可治蟻瘺，血入土則堤岸滲漏。語云：「百丈之堤，潰於蟻穴。」其鯪鯉之故耶！

第二十四卷 蟲語

八蠶

廣蠶歲七熟，閏則八熟。《記》曰：一歲八繭出日南。是也。廣自三月至九月，月一熟蠶，以三十二日為度。歲當立春，桑谷生，蠶駒始出。凡蠶初出曰[redacted]少，而曰蠶駒者，蠶與馬同神，本龍精而首類馬，故曰蠶駒。蠶駒既出，以桑芽喂之，二眠三眠，食葉漸有聲，至四眠而蠶熟矣。凡蠶三日一蛻，蛻則不食，是謂一眠。眠至四而繭成。然眠必齊眠乃良，齊眠曰大眠，若九蠶眠，一不眠，則九為一所累而俱敗矣。繭既成，時當正月，是曰大蠶。大蠶一歲一熟，熟至八日而出蛾，配其雌雄。又至八日而蛾卵，卵則蛾死，以紙裹卵藏之。至立春，蠶駒復出，故曰大蠶。其二蠶、三蠶曰小蠶，亦曰連蠶，言相連不絕，月月熟也。繭既成，大蠶繭四千，小者六千，可獲絲一斤。大蠶絲光滑而細，小者不及。計一婦之力，歲可得絲四十餘斤。桑葉一月一摘，摘已復生，計地一畝，月可得葉五百斤，蠶食之得絲四斤。家有十畝之地，以桑以蠶，亦可充八口之食矣。坡山之絲線良，龍江之線綢良。然龍江蠶種，率購之於九江，而為絲及線乃獨良，非女手之不同也，水色異也。然李商隱詩云：「八蠶{爾蟲}綿小分炷。」又云：「小炷八蠶綿。」左思賦：鄉貢八蠶之綿皆言綿而不言絲。蓋以蠶養至第八次，不中為絲，但可作綿，然吾廣第八蠶皆可為絲。所謂珍蠶也，凡蠶再熟者謂之珍，況於八輩蠶乎。《本草》言：南粵蠶，有三眠、四眠、兩生、七出、八出者。蓋蠶屬陽，喜燥惡濕，南粵火之所房，炎精盛實，故蠶至於八輩也。

○天蠶

天蠶，出陽江，其食必樟楓葉，歲三月熟，醋浸之。抽絲長七八尺，色如金，堅[redacted]刃異常，以作蒲葵扇緣，名天蠶絲。亦有成繭者，大於家蠶數倍。《禹貢》：厥篚{厭禾}絲。或即此類，然不可繅為絲。入貢者，齊魯之山繭也。有沙柳蟲，腹中絲亦可作緣。

○蟬

羅浮東峰下有石洞，洞中楓樹千萬株，嘗有蜩蟬數百種，數里間鳴則齊鳴，止則齊止。無一參差斷續者。又有異鳥和之，聲若木魚以為節。黃冠云：昔白玉蟾真人，於沖虛觀制雲[redacted]敖八曲，有客，常命道童奏之，玄鶴唳空，山鳥相應。今樂器零落矣，聽此蟬聲，猶彷彿雲[redacted]敖音節也。

○大蝴蝶

大蝴蝶，惟羅浮蝴蝶洞有之。嘗止花樹間，見人弗動，即動亦依依不遠，彩者連枝持出，輒飛復故處不他之。其生以繭，繭中有一卵，小於雞子，重胎沁紫，包以烏桕木葉，絡以彩絲，山中人嘗以冬月往彩，好事者購取藏之。明年二月，以繭置梧柳間，輒有一大蝴蝶，展翅徑尺，飛來就繭，不飲不食，抱伏纏綿。經七日，繭破子出，大可六七寸許。越數日，挾之飛去，其出繭絕不使人見，雖晝夜伺之，弗覺也。雌雄不離，千里外必相尋覓，至則繞籠翔舞，不得入。以翅觸籠，金翠委損，放之，兩兩相逐，翩然高舉。

蓋羽族之至神者，精氣相通，無間遠邇，所謂仙靈之使令，非人間所得而羈也。予嘗有遠行，有一大蝴蝶飛來，止庭柯三日。友人陳子，謂大蝴蝶既美文章，舍仙山而集茲，與予氣類相感，非無意也。為詩云：「羅浮大蝴蝶，言是小風皇。六足盤胸間，四翅交文章。修眉若楊葉，繡腹如垂囊。仙人愛文采，挾之游帝傍。四海安足飛，來下君子堂。堂中有行子，比德共翱翔。」一時諸子屬和，繪圖以傳。予亦有詩云：「翩翩大蝶誰所為，莊得其雄老得雌。芙蓉沆瀣日餐服，流將一氣母群兒。」又云：「變化不離玄牝內，世上蜉蝣那足配。南郭今為槁木藏，葛洪不見丹砂在。」其亦得物化之旨歟！大蝴蝶以花為糧，予嘗於華首台，見有花如紅芍藥，大蝴蝶食之，倏盡數朵。道人掩取其一，誤傷之，以翅為團扇，五色絢爛，金粉流光，真神仙之服玩也。廣州人士向有大蝴蝶會。冬月，使人入羅浮，以針及綿絲帶，易繭於牧豎。春間大蝴蝶出繭，文采各別，雖百十無一同者。以絲竹籠貯之，攜往浮丘、穗石間，以蝴蝶大小較勝負，買花犒之。其花或使人彩於羅浮百花徑中，徑多異花，四時爛若錦繡，大蝴蝶之土物也。羅浮諸洞，皆有異花，瞥見之，欲折不折，行數武。遠視輒失之。惟徑中花可常取。予詩：「只愁蝴蝶大如箕，食盡山花人不知。紅翠紛紛難與守，芳菲又過豔陽時。」

大蝴蝶本洞中仙種，相傳麻姑遺衣所化，二三月間出洞，山中人索其子藏之。至六七月，如蠶成繭，繭破成蛾，乃化為蝴蝶，初化時大五六寸，雌雄成配，無一孤者。留雌則雄不去，留雄則雌去復來。數月生子，子生半月而化，其子如彈如雀卵，大小不等，其生化亦隨大小而成。廣州春夏之交，市上有賣大蝴蝶者，每枚數十錢，大僅五六寸許，懸竹竿上，兼旬不飛不飲食，生卵十餘，漸不能動，以為乾死矣。觸之輒蠕蠕然，如是者數月乃化。予詩：「二月大蝴蝶，家家出繭來。兒童爭鳳子，買取及花開。」

羅浮山中人，所見無非鳳凰者，不惟以紅翠、碧雞、五色鳥之屬為鳳，即大蝴蝶亦以為小鳳凰。王說作詩云：「羅浮蝴蝶翼如箕，彩雲晴日向天飛。錦光金色相離披，盛世文章仙人姿。蝴蝶雙飛如鳳凰，仙人騎入道士房。房中誕育鳳凰子，四百山頭山氣紫。」

蝴蝶大如蝙蝠者，名鳳車。其大如扇，四翅，好飛荔支上者，名鬼車，亦曰鬼蛺蝶。又有大如扇，純黑，為橘蠹所化，名玄武蟬。此皆非仙種，與羅浮所產者█NC564█別。予詩云：「蝴蝶元生蝴蝶洞，仙胎不必鮑姑衣。 天教鳳子如箕大，不向梅花嶺外飛。」

羅浮人喜以蝴蝶繭餉客，予入山必盈袖以歸。有《蝴蝶繭歌》云：「羅浮蝴蝶有洞穴，天蛾吐絲白如雪。千絲萬絲作一繭，仙胎只為鳳車結。終日纏綿如有情，變化一一通神明。繭中久蟄經霜雪，雌雄之雷不能驚。枝間厚裹烏桕葉，山人彩得盈筐篋。四百峰邊大小村，家家皆有大蝴蝶。」

○蝙蝠

粵山多巖洞，蝙蝠宮之。以乳石精汁為養，夏間出食荔支，冬則服氣，純白者大如鳩鵲，頭上有冠，或千歲之物。其大如鶉而未白，亦已百歲。而皆倒懸，其陽精在腦，腦重，故倒懸也。餘則背腹茜紅而肉翼淺黑，多雙伏紅蕉花間，雌雄不捨，捕者得其一，則

一不去，婦人佩之為媚藥。予詩：「羅浮蝙蝠紅，雙宿芭蕉葉。相與帶在身，媚郎兼媚妾。」或謂即肉芝，以藥制服之，身可肥健。未知然否。仁化有夜燕岩，蝙蝠多至數萬，且暮分三道往還，聲如飄風，倏忽數十里。羅定有催生鼠，狀如兔而鼠首，以其髯飛，飛且乳，聲如人呼，喜食火煙。能從高赴下，不能從下上高，其毛可治難產。一名飛生，亦即蝙蝠也。又從化鼇頭嶺之右，有蝙蝠石，石穴中多黃白蝙蝠，有大五六尺者。肇慶七星岩，有五色蝙蝠，生黑洞中，遊人以火入多見之，名伏翼。予詩：「岩中伏翼撲人飛。」

○■龍蜂

陽春有■龍蜂，嘗附橄欖樹而生，雖有首足，與木葉無別，須木葉凋落乃得之。土人以置篋笥，每遇蠱毒必鳴，鳴則自呼，又以其聲之清濁卜禍福，粵以雞卜又以■龍蜂卜，人罕知之。司馬遷所謂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者也。

○蜂蜜

陽春多蜂蜜以為貨。蜂為房於岩石林木間者，其釀白蜜脾，謂之山蜜，亦曰蜂糖。霜後割之，白如脂，味勝家蜜。家蜜取以夏冬為上，秋次之，春易發酸。冬曰梅花糖，最甘香。唐詩云：「天寒割蜜房。」然其性熱，多食發濕熱病，生蟲Ｅ４４。新興有姜蜜，尤忌，不若川蜜溫。西南蜜涼，為可嗜。

凡海濱巖穴，野蜂巢焉。其蜜曰石蜜，多泛溢於草間石罅，露積日久，必宿蛇虺之毒。船人入山者，雖草木魚蟹之屬，糝以胡椒，熟而食之無害也。設遇石蜜以為甘而過食，必大霍亂以死。故食蜜必以家養者為貴。

○蝦

蝦字始見於賈誼《弔屈賦》，曰：「夫豈從蝦與蛭■寅。」蝦莫多於粵水，種類甚繁，小者以白蝦、大者以■寧蝦為美。■寧蝦產鹹水中，大者長五六寸，出水則死。漁人以絲黏網，其深四尺有五寸長六尺者，仄立海中。絲柔而輕，■寧蝦至則須尾穿Ｅ４５，弗能脫也。兩兩乾之為對蝦，以充上饌。鮮者肉肥白而甘，其次曰黃蝦、白蝦、沙蝦，最小者銀蝦，狀如繡針。以■布為網，網大丈有二尺，以二罾<同戈>繫之，口向上流，取蝦卵及禾蟲，亦復如是。銀蝦稍大者出新安銅鼓角海，名銅鼓蝦，以鹽藏之味亦美。其蝦醬則以香山所造者為美，曰香山蝦。其出新寧大襟海上下二川者，亦香而細，頭尾與須皆紅，白身黑眼。初醃時每百斤用鹽三斤，封定缸口，俟蝦身潰爛，乃加鹽至四十斤，於是味大佳，可以久食。一種名蝦春，粵方言，凡禽魚卵皆曰春，魚卵亦曰魚春子。唐時吳郡貢魚春子，即魚子也。然蝦春非蝦之卵也。江中有水■茲，大僅如豆，其卵散佈，取之不窮。產新會者卵稍粗，滋味益好，燒之通紅，紅故鮮明多脂而可口。次則番禺深井江勒海所產。村落間家有數甕，終歲醃食之，或以入糟，名泥蝦。

丹蝦產惠州西湖。其色青，煮熟丹紅，絕鮮美。諺云「湖上漁家，白飯丹蝦。」白飯者，水晶魚也，長不盈寸，大不過分，其色■差潔，無乙有丙，八九月有之。

○天蝦

天蝦，色白，西江多有之，狀如蛺蝶。四五月間，從空飛入水

化而為蟲，黃魚食之而肥，名黃魚蟲。漁人取其未化者炙食之，雲味甘美，或以為蝦所化，以其自天，故曰天蝦。崔豹云：「海間有飛蟲如蜻蛉，名纟番紺，七月群飛暗天，夷人食之，雲蝦所化。」或曰：「腐草為螢，朽麥為蛪。」蛪為蝦，天蝦者蛪之所化，未知然否。戊申冬，韶州相江雨天蝦，大如燈蛾而多兩翅，人以為異，非異也。

○水母

水母，生海中，以鹹水之渣滓為母，故名水母。鮮煮之輒消釋出水，一名海蜇。氣最腥，為蟲之所宅，蟲者蝦也。水母以蝦為浮沉，故曰水母目蝦，性冷，能化物，不能自化，脾胃弱者勿食。乾者曰海蜇，腹下有腳紛紜，名曰蜇花。八月間乾者肉厚而脆，名八月子。尤美。

○禾蟲

夏暑雨，禾中蒸鬱而生蟲，或稻根腐而生蟲。稻根色黃，禾蟲者，稻根所化，故色黃。大者如筋許，長至丈，節節有口，生青，熟紅黃。霜降前禾熟則蟲亦熟。以初一二及十五六，乘大潮斷節而出，浮游田上。網取之，得醋則白漿自出，以白米泔濾過，蒸為膏，甘美益人，蓋得稻之精華者也。其醃為脯作醯醬，則貧者之食也。

○螢

螢之類初如蛹，腹下有火，數日能飛者，茅根所化，為螢。其長如蛆，尾有火不能飛者，竹根所化，為熠耀。螢飛而熠耀行，故曰宵行。嶺內秋夕螢始飛，廣則夏秋俱見。熠耀四時有之。或謂熠耀即放光蟲，如百足而小，夜緣屋壁，身有火，色雜紅綠，以手觸之成粉，粉所著處生光，逾時不滅。其光生於咸，咸故作火光也。螢亦濕熱所化，腐草與陽氣相蒸，故生焉。

○金花蟲

金花蟲，大者如斑貓，有文采，其背正綠如金貼，有翅生甲下，一名綠金蟬。喜藏朱槿花中，一一相交，取帶，令人相媚。予詩：「持贈綠金蟬，為卿釵上飾。雙棲朱槿中，相媚情何極。」

○荔支龍眼二蟲

荔枝樹有蟲名曰石背，喜食荔枝花蕊。荔枝多虛花，花十子乃一。又以石背之為賊，場師必務去之。石背閩中尤多，冬伏荔枝葉下，荔始花，蟲亦生子。一生十二粒，數應一歲，閏則增其一。荔花時，石背輒溺，溺則全枝脫蒂，雨時尤盛。其背堅如石，故曰石背。廣中荔花所苦多雨耳。石背無甚害事。而龍眼者，地一畝僅可種二十株，多則翳風而生金雞蟲，蟲食龍眼花立盡。歲大寒節，場師必搖樹，使金雞蟲盡落，乃掃除而溺之江。非大寒節，雖搖樹，蟲亦不落也。有黃蟲者，狀類蜜蜂，春社後，江岸地中乘日暮而出，食百樹葉，色轉翠，蓋葉之所化，而萬嗜荔枝之葉。予詩云：「葉化黃蟲還食葉，花生石背更餐花。」又有桂蠹者，桂上蠹也，生於桂而還食桂。其大如指，色紫而香辛。色紫則桂之花所為也，香辛則桂之葉所為。蜜漬之，可為珍味，去陰痰疾。其名因尉佗以五器獻文帝而傳。然《楚辭》云：「桂蠹不知所淹留。」則已為三閭所知矣。又露花中有蠹，色白，亦大如指，熟則化為飛蛾。乘未化取之，炮炙充盤，味甚甘。

○蚊

蚊，多生於腐葉、爛灰及陰濕地，或臭溝沙蟲所化。而新州有Ｅ４６母焉。鄧氏云：真[redacted]也，類烏而大，有黃白雜文，吐納皆Ｅ４６。又有虻母草，虻自其花實中出。有虻母木，《南越志》云：古度樹也，一名那子。南人號曰柁，不華而實。實從皮中迸出，如綴珠[redacted]，色赤味酢。煮為粽食之，遲則化蛾，亦有為蚊子者。又從化有樹實如枇杷，將熟，則殼中飛出螟子。又榕子中多有數小蚊，亦皆虻母木也。虻母木與夜蘭相反。夜蘭木本，高尺許，葉似槐，花如粟米，至夜則芳香如蘭，折之可以辟蚊，插門上則蚊不敢入，一名蚊驚樹。有病取其葉生啖或煎水，即吐痰，數日而愈。葉上有篆文如符，又名神符樹。

○海珠

海珠，狀如蛞蝓，大如臂，所茹海菜，於海濱淺水吐絲，是為海粉。鮮時或紅或綠，隨海菜之色而成，曬晾不得法則黃，有五色者可治痰。或曰；此物名海珠母，如墨魚，大三四寸，海人冬養於家，春種之瀕海田中，遍插竹枝，其母上竹枝吐出，是為海粉，乘濕舒展之，始不成結。以點羹湯作。

○蜈蚣

蜈蚣，短者也，其長者節節有足，是曰百足。足赤腹黃，有雙須，尾歧，螫人最毒。以醬敷，或以紙錢作燃薰之，或以蛞蝓涎涂可解。性畏雞，人見百足亟喚雞，雞未至而百足僵矣。或觸飲食，誤食之令人腹痛欲死。飲燒酒，或雞肉羹亦可解。百足，《爾雅》作[redacted]即蛆，能伏蛇，每自口入食蛇腹。山行，筒置[redacted]即明，蛇不能近。又能嗅龍腥，天將雨，爭就木最高處，蓋聞龍腥故。廣中多[redacted]即蛆而少蜈蚣，絕無蠍。[redacted]即蛆多生古牆中，盛暑輒出，大者有珠，雷常搜而擊之。

○蜞

蜞，有青黃二種。青者生深山樹葉中，名曰飛蜞。聞聲輒飛，刺人取血，專集耳後，使人不知。始如針，血飽則如指，隨手拔去，稍遲深入膚理矣。凡山行，以無患子，或蒜，或薑汁，或茶子末涂身，則飛蜞不敢近。黃者生地下，吮血如螞蝗，入水則死。螞蝗一名水蛭，池澤處處有之，入人肌肉咂血。誤吞之，則生子腹中，[redacted]敢食髒血，飲黃土水數升可解。或以蜂蜜，則螞蝗化水而死。有狗鼻扌肯者，生陰濕處，似山蜞而長，好入犬豕鼻中吮血。間入人鼻，血出不止。口含釅醋，塞兩耳，自低首，則此物[redacted]然而出。被刺時人不可拔，重力拍之則自墜。有沙蝨者，生水中，大不過蟣，喜入皮膚害人。以茅根竹葉刮之，或以苦苣汁塗之，可癒。或以火炙身，則隨火去。有飛蛟者，生於瘴霧，有三足，無身，呼吸間入人肺腑，則食漸減而斃。或入魚腹牛馬腹中，令食之者劇病。先毒物以毒人，蟲之最惡者也。然亦亻[redacted]黎中乃有之。又有蛇蠱，狀如蜘蛛而足短，最毒，出瓊州。見者以為蜘蛛也，易視之，忽為所中。有謠云：「生恨蜘蛛無結網，無絲無緒最傷人。」

○雨師雲師

霍山有雨師、雲師，雲師如蠶，長六寸，雨師如[redacted]胃，長七八寸。每出則有雲有雨。山人以為驗。

○蠱

西粵土州，其婦人寡者曰鬼妻，土人弗娶也。粵東之估客，多往贅焉。欲歸則必與要約，三年返，則其婦下三年之蠱，五年則下五年之蠱，謂之定年藥。愆期則蠱發，膨脹而死。如期返，其婦以藥解之，輒得無恙。土州之婦，蓋以得粵東夫婿為榮。故其諺曰：「廣西有一留人洞，廣東有一望夫山。」以蠱留人，人亦以蠱而留。

粵東諸山縣，人雜亻[redacted]蠻，亦往往下蠱。有挑生鬼者，能於權量間，出則使輕而少，入則使重而多，以害商旅。蠱主必敬事之。投宿者視其屋宇潔淨，無流塵蛛網，斯則挑生鬼所為。飲食先嚼甘草，毒中則吐，復以甘草、姜煎水飲之，乃無患。入蠻村，不可不常攜甘草也。挑生鬼亦蠱之屬，蓋鬼而蠱者也。以人蠱人已不可，況於以鬼乎。

下蠱皆出於僮，出於僮之婦，若亻[redacted]娘則不能下蠱也。蠱有鬼，名曰藥鬼，藥鬼之所附，僮婦恒不得自由。代代相傳，必使其蠱不絕以為神。其中於人得解者，或吐出生魚、生蝦、生鴨子之屬，皆藥鬼之為之。粵東無僮，故無藥鬼。

○水蠱

粵西有三江，而左江之水尤毒，其源自交趾而來，皆蚺蛇、孔雀之糞所漬，夏間尤忌之。流至端州始平淡，然五六月西水漲溢，往往令人腹疾。又恩平水中多蚯蚓屯結，每水一升，可得蚯蚓數十許，色黃濁，飲之立蠱。又羅旁之水，多有[redacted]何木葉、木犀花葉浸其中，飲之亦輒脹滿以死。是皆水之蠱，不因人力者也。

○木蠹

高、雷間，木之所為者，皆有蠍蠹。善齧木心，其聲入夜尤甚。木既穿穴，雨後化為天牛，飛滿室中，角兩而黑，背有黃白點，蓋木之蠱也。凡器久不用而蟲生，謂之蠱，故凡物皆有蠱，蠱者，蟲之所為。蟲，風族，風鬱而不舒則為蠱，於文三蟲食皿為蠱。二[redacted]蟲食Ｅ４７為蠹。然蠹之為患在物，而蠱之為患在人。人為天地之皿，物為天地之Ｅ４７。Ｅ４７而蠹焉，物不能全歸於天地矣。人而蠱焉，人不能全歸於天地矣。故聖人必務致中和以順天地之風，風順，而二蟲、三蟲乃不為害。

○蟋蟀

蟋蟀，於草中出者少力，於石隙竹根生者堅老善鬥。然多以東莞熊公鄉所產為最。其地名花溪銀塘，熊公飛昔與元人大戰之所也。其產於東莞伯何公真、羅中丞亨信、彭中丞誼、陳少保策墓上者皆最。廣人喜鬥蟋蟀，歲於此間捕取，往往無敵。其立於蛇頭上者，身紅而大，尤惡。五公勇烈絕人，皆多戰功，精氣蓋及於昆蟲也。

○大蟻

廣中蟻冬夏不絕。有黃赤大蟻，生山木中，其巢如土蜂巢，大容數升。土人取大蟻飼之，種植家連巢買置樹頭，以藤竹引度，使之樹樹相通，斯花果不為蟲蝕，柑橘林檬之樹尤宜之。蓋柑橘易蠹，其蠹化蝶，蝶胎子，還育於樹為孩蟲，必務探去之，樹乃不病。然人力嘗不如大蚊，故場師有養花先養蟻之說。向稱嶺南有樹蟻、樹蜂、樹蝴蝶，皆連於樹上，樹蟻即此。樹蜂者，[redacted]龍蜂也。樹蝴蝶者，木葉所化，狀如丹青，與木葉相纏綿不去者也。其為蝴

蝶也，猶其為葉也。葉已非葉，而蝴蝶猶然葉也。

○白蟻

廣多白蟻，以卑濕而生，凡物皆食，雖金銀至堅亦食，惟不能食鐵力木與櫺木耳，然金銀雖食，以其渣滓煎之，復為金銀，金銀之性不變也。性不變，故質亦不變。鐵力，金之木也，木中有金，金為木質，故亦不能損。

潮州大馬蟻山，有蟻祖廟，歲五月，群蟻來朝。有詠者云：「馬蟻山頭馬蟻朝，年年五月趁江潮。」蟻祖者，主蟻之神之名，猶《周禮》{羽是}氏、蟈氏之命其官者也。土人以蟻害稼而載牲擊鼓致賽於蟻祖，蓋亦曰昆蟲毋作，曰去其螟[redacted]及其蟊賊，以無害我田稚之意云爾。廣東多蟻，螽[redacted]彖之屬亦名蟻，故攻禜之術是勤。蟻祖者近乎古之田祖，致其祈焉，亦禮也。

○蚺蛇

崖州多蚺蛇。新官至，黎人輒以蚺蛇為獻。其長至丈，巨盈尺，秋時眼[redacted]蒙而休，茅草萌芽，自其腹出於鱗甲，春暖始可屈伸，行者視茅草盤旋即知之。性畏蓑披木，猝遇之，以蓑披木為御，人多則掊擊斃之。首尾兩分，猶奔勝數十里，以有水旱二膽轉運週身，故逾半日乃死。其性淫，以婦衤日衣置穴外，蚺蛇聞氣出蟠伏，黎人以藤圈加頸上，逆鱗牽之。藤名蚺蛇藤，凡有蚺蛇之所，即有此藤，見此藤，即知有蚺蛇在咫尺間。黎人又以牛為餌。蚺蛇嗜食牛，其口小，見牛則齧其足，任牛所之，久之牛力絕，乃縮其身而吞焉。入水閉氣，牛即斃。逾日肉骼融化，以尾掛樹杪而吐其骨，黎人因擊殺之。鄺露云：蚺蛇尾有钅句，口無齒，其聲甚怪，似貓非貓虎非虎，擊之則鳴。其長九十丈者吞赤蟻，六十丈者吞象，三十丈至九丈者，吞豺、狼、虎、豹、鹿、豕及人。吞之法，始以尾鉤之，繼以氣衝之，濡濕之。吞畢，懸樹上，絞至糜爛。骨角悉從皮出，望之若神龍之蛻。西粵土司，凡蚺蛇過三十丈者皆稱龍。其拿龍部署也，緝婦人裙裾以為旗，斬烏鹽以為槍，葛藤以為纜。凡蛇長一丈，旗一人，槍一人，弩五人，金二十人。蛇長十丈，人十之。長百丈，人百之。金者藤，藤以束之。槍者鹽，鹽以剝之。旗者酒，酒以勞之。旗者得膽，槍者得皮，金者得肉，弩者、牌者得眶。眶辟邪殺鬼，佩之吉祥。肉辟風寒，皮五彩可繃鼗鼓。其過三十丈者曰龍皮，一端千金，波斯市之為鼓，聲振百里。膽有三，旱膽能療目疾，水膽止瀉，護身膽隨月，擊其處則隨而至。

○諸蛇

蛇之類甚眾。中其毒者，以蛇藥敷之即愈。凡有蛇之所即有蛇藥，見有蛇藥，即知有毒蛇在左右，不可踐履。蛇每遺精草上，及飲行潦之水而留涎沫。行者宜擇地而蹈，擇泉而飲。忽焉腫痛如蛇蟠狀，是中其毒。求蛇藥不得，亟以酒和熊膽服之亦可癒。諸山峒多蛇。有白烏梢者，野遇之，殺傷不死，能尾其人至家以報之。以釀酒，可治瘡疥。有曰量人者，長五寸許，見人即標起，欲高過人。有曰藤蛇，善附物，裊裊如藤，見者以為藤也，遂為所中。有曰山烏蠡，一名飛梢，頭如烏，聲如馬嘶，每逐物，身則騰起，惟尾著地。有曰土錦，將生子，必當大道，俟人擊之，腹破子始出，否則其子食母而出，故粵人稱不孝者曰土錦蛇。有曰兩頭蛇，有曰

九首蛇，《天問》所謂雄虺九首者也。亦曰王虺。此皆毒蛇之異者也。其無毒而異者，曰時辰蛇，狀如蜥蜴，十二時轉十二色。曰貓蛇，其聲如貓。曰雷公馬，產雷州，可食，故北人謂雷州人食雷公雲。蛇種類絕多，有一字名、二字名、三字名者。三字名如筲箕[redacted]、金角帶、七寸錦、過樹[redacted]容之類。予不欲言，寧言猛虎，不欲言毒蛇也。

○蛤蚧

蛤蚧，長五六寸，似蜥蜴，四足，有毛尾絕短，嘗自呼其名以鳴，一歲則鳴一聲。有鳴至數十聲者，人以為神，羅浮多有之。《方言》曰：桂林之中，守宮能鳴。即此。一名吉度蛇，吉度者，象其聲也。其背色綠，有黃斑點若古錦。自旦至暮，常變十二種色。有得其一，閉於籠中玩之，止見變黃、褐、赤、黑四色。多居古木竅間。人以其聲與色之異，喜捕取之，得其雌雄合者益陽。

○白蠟蟲

粵人以蟲大如蟣蝨者，芒種後置之菁纟由樹上，樹狀類冬青，蟲食樹汁，吐沫黏嫩莖上，化為白脂。至秋取之，以水煮[redacted]濾成蠟，文理瑩徹，若石膏然。以之澆燭入藥，甚適用。蟲嫩時白色，作蠟及老則赤黑。其結苞於樹枝，初若黍米，入春漸長如雞頭子大，色紫赤，累累抱枝，宛如樹之作實，是稱蠟種，亦白蠟子。子內有白卵，一苞數百。次年立夏，以箬葉包之，係於樹上。芒種後苞拆，白卵化蟲，乃復上樹作蠟也。黃蠟成於蜜蜂，白蠟成於此蟲，各有其能若此。白蠟瓊州最多，以之為炬，大者可五六斤，每夜宴用至數百石，其價頗賤。諺曰：「東家白蠟蟲，西家黃蠟蜂。養蜂得蜜食，養蟲得燭紅。」

○禾蟲

禾蟲，狀如蠶。長一二寸，無種類。夏秋間，早晚稻將熟，禾蟲自稻根出。潮長浸田，因乘潮入海，日浮夜沉，浮則水面皆紫。彩者以巨口狹尾之網係於[redacted]弋，逆流迎之。網尻有囊，囊重則傾瀉於舟。[redacted]弋之所，在江兩岸，其名曰阜。阜有主，爭者輒訟。與罾門、白蜆唐，皆土豪所私以為利者也。論者謂：國家漁課，達於山谷谿澗之水，芥為之舟，課亦不免，故皆敷於里甲。然漁業有浮、實，乘潮掇取，若棹艇往來，浮業也，罾門、禾蟲阜之類，實業也。廣州邊海諸邑，其漁而實業者，盡入豪宗，利役貧民，而不佐公家之賦，所在皆然。鴨阜起於洪武、永樂間，其圖具在，雖非漁業，以之抵課有四善焉：免逋負一，去蟊賊二，抑兼併三，弭暴亂四矣。禾蟲阜、白蜆塘亦然。當事者尚亦留心於此。

○蠅異

嘉靖間，三水何維柏以御史按閩，疏論嚴嵩被逮，閩人哀號攀送。有無數蠅，小而綠色，朋飛薨薨，如泣如訴，止於輿，止於桎梏，止於校人之衣，撲之不去。出郭十餘里乃散。既抵京下獄，蠅集如前。高明羅一中，為撰《蒼蠅傳》。

○蝶異

林光祿培，知新化縣，有饒貴者，與妻男四人暮歸，盜殺之。駢屍於野，主名不獲。為文告山川城隍之神畢，有蝶前飛，飛良久，心識之。尋單騎歷里社講約，適見蝶飛集一稚子衣背，尾得其父王忠瑚，捕至鞫之。稚子背即饒男故衣，立伏罪。諸生為作《蝴

蝶記》，以神其政。

○蚱蜢異

香山黃雙槐先生瑜官長樂時，有豪氓殺人匿其屍，訊不詞服，法司欲從疑釋。先生請自訊，忽有蚱蜢折左股斃於硯池。謂曰：女折其左股，沈黑水池中，神告我矣。氓驚服。其洗濁冤奸，多此類。

○斷草烏

斷草烏者，蛇也，大僅指許，長五六寸，頭如龍形而小，身純烏。其行也，百草沾之立斷，人見斷草，輒跡得之，故蛇每離地丈許。使身如矢，直以入穴，使不沾草，故人莫得而取之。以酒煮食，愈<疒林>瘋。

○蝦母

捕魚者言魚之情，水漲逆水而行，水退順水而去。五更出於淺水，天明潛於深淵。蝦亦然。蝦之母名曰水母，塊然如破絮，黑色，有口無目，常有蝦隨之，食其涎沫，水母以蝦為目，每浮水上，或取之，[redacted]然而散。有曰蝦姑者，一名海馬，亦曰水馬，蝦類也，主催生。其扁如蜈蚣者，燒服，主夜遺。

第二十五卷 木語

鬆

羅浮七星壇下，舊有七星鬆，甚怪。嘗化為劍客，從道士鄒葆光入朝，見帝凝仙殿。又化道士七人，往來山下。葛稚川云：「千歲之鬆，其中有物。或為青牛，或青犬，或人。」殆謂是耶。」《化書》云：「朽麥化為蝴蝶，老楓化為羽人，自無情而之有情也。」予謂萬物之生，有情與無情一耳，情之所有，即為情之所無，情之所無，即為情之所有。天地之化醇，男女之化生，皆莫知其所以然，而又何疑於鬆與楓麥之化乎！

梅嶺多鬆，大者十餘抱，枝柯百尋，裊裊若藤蘿下垂而多倒折，葉黝黑，望若陰雲，夾道有數百株，左回右轉，多張曲江手植。然苦為斤斧所侵，火入空心，膏流斷節，半如《枯樹賦》所言。向有議者，欲使有司者籍其株數，記其抱圍，部署什五。俾紅梅巡簡掌之，月一察驗，傷毀必償，諸古梅亦皆如是，可以更曆數百年無恙。此誠奇偉之策。嗟夫！人知梅嶺之梅而不知鬆，梅以梅將軍，鬆以張丞相，重其人因以重其樹，昔湛甘泉以鬆為髯翁。有句云：「髯翁作人拜。」而於梅嶺鬆坐臥其下不能去，風流良可慕也。

瓊州無鬆，海忠介嘗植數株祖墓，今惟其祖墓有鬆，他處植之不生。蓋鬆性宜寒，瓊州極南之地，其氣太暖，即使生鬆，亦為不材之木，不可梁棟。蘇子瞻云：「羅浮地暖，生鬆而不識霜雪，如高才勝人生紈綺家，與孤臣孽子有間矣。」

○水鬆

水鬆者，■■也，喜生水旁，其乾也得杉十之六，其枝葉得鬆十之四，故一名水杉。言其乾則曰水杉，言其枝葉，則曰水鬆也。東粵之鬆，以山鬆為牡，水鬆為牝。水鬆性宜水。蓋鬆喜乾，故生於山，檜喜濕，故生於水。水鬆，檜之屬也，故宜水。廣中凡平堤曲岸，皆列植以為觀美，歲久蒼皮玉骨，■■■而多癭節，高者塵駢，低者蓋偃，其根浸漬水中，輒生鬚鬣，■婀娜下垂，葉清甜可食，子甚香。又嘗有木生其旁，■起於地，與相抱若寄生然，名曰抱木，甚香，亦曰抱香。質柔弱不勝刀鋸，乘濕時刳而為履，易如削瓜。既乾，則■刃不可理矣。嵇含言：土人不甚珍此，亦不大香，嶺北人愛之，香乃殊勝。予詩：「儂如抱香枝，不離水松樹。裁為木■輕，隨郎踏霜露。」

○柏

廣中鬆多而柏少，以其地乃天之陽所在，鬆，陽木，故宜陽而易生。其性得木氣之正，而伏金其中，故為諸木之首，凌冬不凋。梁氏云：鬆為陽而柏為陰。鬆木鬆，色白而多脂，象精。柏木堅，色赤而多液，象血。精以形施，血以氣行，故鬆出肪而柏生香。然以類言，鬆似夫而柏非婦，柏得陰厲之氣勝也，似婦而為血屬者，其惟漆乎！況鬆文從木從公，木之公也，漆從水，水含金為女，木生火為男，亦有夫婦之義。大均謂：柏樹向西，西方白，故字從白，金之木也。鬆向東，木之木也，木之木為夫，金之木為婦，金

之木向陰，受月之精多，是則柏終乃鬆之配也。

○漆

梁氏以鬆為夫漆為婦，謂松脂，精也，木之火也，漆液，血也，金之水也。服鬆則神氣清明，服漆則精血堅固。則宓山謂廣漆黃，江漆黑。予謂黃者火之神也。南方火盛，漆得火之神多，故黃也。《易》曰：黃離。黃為火之神，赤為火之氣。鬆，坎之木也，漆，離之木也。

○杉

東粵少杉，杉秧多自豫章而至，鬻者為主人闢地種就，乃如株數受植。粵多材木，用杉者十止四五，故罕種之。柏亦然。潮陽我紫柏，木香而文，可為器。其生他州縣者，歲久空心。

○梅

梅花惟嶺南最早。冬至雷動地中，則梅開地上，蓋其時火之氣不足於地，而發其最初之精華，故梅開。水之氣上足於天，而施其最初之滋潤，故雪落。雪，泄也，從肅殺之中，泄其一陽之精，以為來春之生生者也。雪深則水氣足，梅早則火氣足。火氣足而為天地陽生之始，陰殺之終，使萬物皆復其元，梅之德所以為大。

廣中梅於一之日已花，二之日成子，得春獨早，故群卉資之以為始。斯時也，天地一陽之復不可見，見之於梅，梅其得氣之先者也。故欲見天地之心者於梅，欲見梅得氣之先者於粵。

韶州梅，長至已開，臘月大雪，梅復開尤盛，有於舊蒂而作新花者。其地屬嶺北，故梅以臘以正月開。廣則秋末冬初，梅且開盡，往往不待長至，以地暖故開更早，氣盛則開而又開。予詩：「嶺梅一歲再開花。」

梅嶺多梅，《唐六帖》言：庾嶺梅花，南枝已落，北枝未開。而宋之問有魂隨南翥鳥，淚盡北枝花之句，好事者往往植梅其上。宋淳熙間，知軍事管銳，植三百株。明正統中，知府鄭述復補植。正德中，參政吳廷舉增植及鬆，至萬五千餘株。有某推官女，亦植梅三十株，鐫詩於石。崇禎初年，博羅張郎中萱植三百株，知府趙孟守題曰梅花國，書額於紅梅驛以旌之。是皆於梅钅[redacted]將軍有功。梅將軍以梅嶺為湯沐，又有梅花為俎豆，亦榮矣哉！嶺上梅微與江南異，花頗類桃而唇紅，故驛名紅梅。蓋嶺頭雪少，積陽之氣所發，故梅多紅而香烈。予詩：「南枝多紅北多白。」多紅以其向日，多白以其背日也。

瓊之州比年梅花六出。予謂梅花五出者也，五，陽數也。冬至一陽始復，梅即吐花，得陽之先者也。今六其出，則得陰數矣。蓋以地氣而變，苦於嚴寒，故不用其五而用六，同於雪花也。以梅花為體，以雪花為用，使人見以為雪花，則梅也，以為梅，則雪花也。人見其六而不見其五，其五在六之中，猶河圖之五在十中也。且也河圖之一生水，梅得水氣之先，故花於冬至與雪同時。雪者水之氣所凝，梅者水之形所結，其卦皆為坎，坎為水。水在天而未至乎地，而先凝為雪，先天之水也。水在地而未上乎天，而先發為梅花，先地之水也。水之數六，寒極則雪花與梅皆六其出，應其數也。北方地寒，以暖為祥。南方地暖，以寒為祥。瓊州之梅早，以暖也，其六出，以寒也，是乃祥也。

○桂

古多以桂為舟。《楚辭》云：「沛吾乘兮桂舟。」蓋古時番禺我桂。《山海經》云：「賁隅之東，八桂生焉。」故舟楫多彩桂為之。故曰：番禺之桂，爰始為舟。

飲食中，古稱蜀姜越桂。越桂以高州肉桂為珍，雜檳榔食之，口香竟日。秦時羅浮有桂父者，象林人也，嘗服肉桂及葵，以龜腦和之。《列仙傳》贊云：「偉哉桂父，挺直遐畿。靈葵內潤，丹桂外綏。」

○楓

嶺南楓多生山谷間，羅浮連亙數嶺皆楓，每天風起則楓鳴。語曰：「櫻喜雨，楓喜風。」凡陽木以雷而生，陰木以風而生。楓，陰木，以風而生，故喜風，風去而楓聲不止，不與眾林俱寂，故謂之楓。凡草生於雷，木生於風，故文雷上著草為蕾，有蕾無橊，風旁著木為楓，有楓無{艹風}。楓者，風之所聚，有癭則風神聚之，曰楓子鬼。嵇含云：「楓老有癭，中夜大雷雨。」

癭即暗長，一枝長可數尺，形如人，口眼悉具，謂之楓人，越巫取之作術，往往有神。予有《楓人歌》云：「小雨楓人長一尺，大雨楓人長一丈。女巫取得水沈薰，一夕楓人有精爽。小婦持珠來，求子步遲回。大婦持錢至，問郎歸尚未。」

○木棉

木棉，高十餘丈，大數抱，枝柯一一對出，排空攫[redacted]，勢如龍奮。正月發蕾，似辛夷而厚，作深紅、金紅二色，蕊純黃六瓣，望之如億萬華燈，燒空盡赤，花絕大，可為鳥窠，嘗有紅翠、桐花鳳之屬藏其中。元孝詩：「巢鳥鬚生丹鳳雛，落英擬化珊瑚樹。」佳絕。子大如檳榔，五六月熟，角裂，中有綿飛空如雪。然脆不堅韌，可絮而不可織，絮以褥以蔽膝，佳於江淮蘆花。或以為布，曰纟[redacted]，亦曰毛布，可以禦雨，北人多尚之。綿中有子如梧子，隨綿飄泊，著地又復成樹。樹易生，倒插亦茂，枝長每至偃地，人可手攀，故曰攀枝。其曰斑枝者，則以枝上多苔文成鱗甲也。南海祠前，有十餘株最古，歲二月，祝融生朝，是花盛發。觀者至數千人，光氣熊熊，映顏面如赭。花時無葉，葉在花落之後，葉必七，如單葉茶。未葉時，真如十丈珊瑚，尉佗所謂烽火樹也。予詩：「十丈珊瑚是木棉，花開紅比朝霞鮮。天南樹樹皆烽火，不及攀枝花可憐。南海祠前十餘樹，祝融旌節花中駐。燭龍銜出似金盤，火鳳巢來成絳羽。收香一一立華須，吐綬紛紛飲花乳。參天古乾爭盤[redacted]，花時無葉何粉葩。白綴枝枝蝴蝶繭，紅燒朵朵芙蓉砂。受命炎洲麗無匹，太陽烈氣成嘉實。扶桑久已摧為薪，獨有此花擎日出。」

舟自[redacted]江而上至端州，自南津、清岐二口而上至四會，夾岸多是木棉，身長十餘丈，直穿古榕而出，千枝萬條，如珊瑚瑯[redacted]叢生。花垂至地，其落而隨流者，又如水燈出沒，染波欲紅。自春仲至孟夏，連村接野，無處不開，誠天下之麗景也。其樹易長，故多合抱之乾，其材不可用，故少斧斤之傷，而又鬼神之所棲，風水之所藉，以故維喬最多與榕樹等。予詩：「西江最是木棉多，夾岸珊瑚十萬柯。又似燭龍銜十日，照人天半玉顏酡。」

○榕

榕，葉甚茂盛，柯條節節如藤垂，其乾及三人圍抱，則枝上生

根，連綿拂地，得土石之力。根又生枝，如此數四，枝幹互相聯屬，無上下皆成連理。其始也，根之所生，如千百垂絲。久則千百者合而為一，或二或三，一一至地，如棟柱互相撐抵，望之有若大廈，直者為門，曲者為窗牖，玲瓏四達，人因目之曰榕廈。其根下蟠者，剔去土石，又往往若巖洞，容十許人。其樹可以倒插，以枝為根，復以根為枝，故一名倒生樹。乾多中空，不堅，無所可用，故凡為社者，以之得全天年。大者至數百歲，故夫望其鄉有喬木森然而直上者，皆木棉也，有大樹鬱然而橫垂者，皆榕也。榕，容也。常為大廈以容人，能庇風雨，又以材無所可用，為斤斧所容，故曰榕，自容亦能容乎人也。又榕，離之木也，外臃腫而中虛，離之大腹也。其中常產香木，炎精所結，往往有伽亻南焉。粵人以其香可來鶺子，可肥魚，多植於水際。又以其細枝曝乾為火枝，雖風雨不滅。故今州縣有榕須之徵。其脂乳可以貼金接物，與漆相似，亦未盡為不材也。性畏寒，逾梅嶺則不生，故紅梅驛有數榕，為炎塞之界。又封川西三十里分界村，二廣同日植一榕，相去三丈許。而東大西小，東榮西瘁，東榕又不落葉，咫尺間地之冷暖已分如此。自韶州西北行，榕多直出，不甚高，與廣州榕婆娑偃蹇者異。高州道中，榕夾路垂陰，凡百株，狀甚詭怪，皆束千百根以為一身，一身之上皆根也。根包其身，身隱於根，枝柯長至數丈，多直少曲，曲而至地為身，直而橫空為乾。有紅白大葉小葉諸種，有子無花，子落時常如密雨。中多嶺西副使吳廷舉所植，父老稱吳公榕，新興東北一帶亦有之。先是宋延[redacted]間，有倉振者知新州，夾道植榕，其後高芝復植鬆。於是行旅歌之曰：「倉榕高鬆，手澤重重，高鬆倉榕，夾道陰濃。」而僉事劉洵者，修高、倉故事，自高要南岸至新興，令里胥分地植榕，遣官以時驗勤怠，至今榕樹存者大十圍。又歸善葉春及知惠安，令民植榕。下教曰：榕者，容也。其陰大，當馳道植，自白水至雒陽，五丈而樹，田間恐妨[redacted]。凡植幾本以報。嗚呼！遠者種德，近者種樹，吾無德且種樹。此皆仁人之澤也。其榕凡四百二十一本雲。

榕易高大，廣人多植作風水，墟落間榕樹多者地必興，鳥銜落子，寄生他木上，歲久根下至地，則根反為乾。千百根蟠結，大至合抱，其故乾失，其所寄者亦失，所寄者反若寄生於榕焉。而榕老空心，復有榕子或他木寄生其中，竟不知其孰為本根也。榕之怪在根，自上生下。語曰：「榕木倒生根。」根小者俗稱榕須，拂水生波，千絲萬縷，始為須，中為根，終為乾。故乾在中，新乾在外，表裡相合，狀益臃腫可愛也。

韶州城中古榕，每吐煙則有兵革，榕故火樹，亦老樹生煙之徵也。凡物久菀則生火，榕多空心，濕熱鬱積於中，故發而為煙燄，昏夜望之，常若炎炎勃勃。歲乙亥，劉香寇廣州，時南海縣治有古榕，白晝騰煙，彌日不息。識者曰：香其平矣。《陰符經》謂：火生於木，禍發必克。物殆雲告也。不月餘，香平。又壬午，樂昌至善寺古榕，空中火起如焚膏，三日乃盡。又癸未，高州府署榕煙接天。丙戌之臘，清遠城隍廟榕出白煙氣三日。明年二月，晏公廟又與城隍廟榕，並出煙氣二日。其秋九月，遂有屠城之禍。是榕又可以卜休咎也。

龍門有連理樹，在平康都油田鋪，蓋兩榕也。相去數丈，其上

枝葉繆結，根乾所出，結成一門，下通車馬往來，宋時物也。桂林有榕樹門，狀亦相似。門，古桂州南門，兩榕根相夾為之，元至正間忽悴，平章唐元公祭之復生。

○[redacted]完

廣州故屯田道署，有一樹，通體根須蟠結，大可數十抱，枝短而勁。葉初發，細卷如辛夷之蕾，葉開則色殷紅，望之如花。其樹無花，葉即其花，葉至冬而落，春間乃發，初發又如筆管，粵人因名為管樹。父老云：「此[redacted]完樹也。」舊有一碑在樹腹，兵婦得之以搗衣，有聞石聲清越者求之，則塚宰李默所撰《孤樹裒談記》也，默常為屯田副使居此。予有《老樹歌》云：「少參堂側有老樹，似榕非榕榕所寓。葉葉含苞如木筆，葉開忽似花爭吐。花亦非花花不如，紅淺綠深帶膏露。千萬根須作一身，虎倒龍顛應有故。」

○菩提

訶林有菩提樹，蕭梁時，智藥三藏自西竺持來，今歷千餘年矣。大可百圍，作三四大柯，其根不生於根而生於枝，根自上倒垂，以千百計，大者合圍，小者拱把。歲久根包其乾，惟見根而不見乾。乾已空中無乾，根即其乾，枝亦空中無枝，根即其枝。其葉似柔桑而大，本圓末銳，二月而凋落，五月而生。僧彩之浸以寒泉，至於四旬之久。出而浣濯，渣滓既盡，惟餘細筋如絲，霏微蕩漾，以作燈帷笠帽，輕弱可愛，持贈遠人，比於綃[redacted]。其萎者以之入爨矣。予嘗為菩提詩，有云：「菩提有靈樹，植自蕭梁年。智藥所移根，航海來炎天。歲久乾中空，蒼皮相糾纏。根須自上生，千百垂連卷。大者成虯螭，小者藤蘿穿。結束成一身，四體何拘攣。下枝多洞穴，崩陷至三泉。上枝雖臃腫，亦自方且圓。雷霆日大索，鱗爪無留奸。神火所焦灼，千尋亦童顛。二月葉始隕，槎[redacted]牙餘一拳。葉狀如柔桑，五月爭新妍。僧伽匯成紗，弱薄如翅蟬。持以遺遠方，恍忽鮫綃煙。南中多怪木，巨者惟木棉。柯作女珊瑚，丹葩燒天邊。開時無一葉，一一烽火然。光如十日出，吞吐海東偏。麼鳳巢蕊中，血染綠毛鮮。復有細葉榕，交陰連陌阡。根須亦倒生，合抱為一椽。縱橫作廣廈，戶牖相盤旋。腹大容十牛，亦可藏舟船。皮膚左右紐，瘿瘤以萬千。士女所婆娑，伏臘拜必虔。菩提更神怪，與之難比肩。大士昔灌溉，甘露流涓涓。左與訶子接，右與[redacted]婆連。蒲葵居門外，其壽亦彭[redacted]。下滋達磨井，上蒙虞翻園。肥沃多火膏，咸氣不能宣。菩提所覆被，細草皆芊綿。累石作香台，蟲蟻愁攀援。」

○荔枝

荔字從艹從Ｅ４８，不從Ｅ４９，Ｅ４８音離，割也。Ｅ４９音協，同力也。荔字固當從Ｅ４８，《本草》謂荔枝木堅，子熟時須刀割乃下。今瓊州人當荔枝熟，率以刀連枝斲取，使明歲嫩枝復生，其實益美。故漢時皆以為離支，言離其樹之支，子離其枝，枝複離其支也。

南方離火之所出，荔枝得離火多，故一名離支，亦曰麗支。麗，離也，麗文從兩日，天地之數，水一而火二，故麗從兩日。日為五行之華，月為六氣之精，日麗乎支，猶之乎日出於扶桑也。麗支乃震木之大者，震木以扶桑為宗子，而麗支其支子，故曰麗支

也。日出於離，離盡午中，故麗支以夏至熟。離為坤之中，其色黃，故曰黃離。麗支之核，外赤而內黃，則黃離之美也。坤之中其味甘，故曰甘節，麗支之肉，少酸而多甘，則甘節之吉也。又荔枝核之小者名節核。

荔支以臘而萼，以春而華，夏至而翕然子赤，生於木而成於火也。皮紅肉白而核復純丹，火包其外復孕其中也。肉白為金，金為內外火所煉，故味醇和而甘。其液乃金水之精，甘又屬土，備五行之粹美，而以火為主者也。粵以火德王，凡花多朱色皆火花，實多朱實皆火實，太陽烈氣之所結。火實之屬凡百種，而荔枝為長，火為母，荔支則火之長子也。荔支以增城沙貝所產為最，土黃潤多沙，潮味不到，故荔支絕美，自掛綠以下數十種，色、香、味迥異他縣。好事者當未熟時，先以兼金購之，乃得。其狀元紅等，賤如菽粟，歲收數千萬斛，販於他方，非所急矣。自掛綠至狀元紅，皆山枝，火山之屬也。火山善變，滋味百出，隨其土為高下，然遲熟，熟必在水枝之後。水枝以黑葉為上，黑葉又以番禺古壩所產為上。順德之三貴次之，龍眼以順德之陳村北[redacted]為上。番禺之韋湧次之。龍眼必經博接乃子，花頭十汰七八，子乃甜大而多，荔枝花頭不可汰。語曰：「荔枝惜花，龍眼惜子。」又曰：「荔枝十花一子，龍眼一花十子。」荔枝又貴以沃土厚培，使根深不拔，膏澤上行，沙水下滲。然後枝條鬱茂，實不裹刺，上廣下尖，樽肩壺腹而成嘉種。語曰：「荔枝宜肥，龍眼宜確。」又荔支屬火，宜使向陽，龍眼屬水，宜向陰，荔枝之陽子甜，龍眼之陰子甜。語曰：「當日荔枝，背日龍眼。」予詩：「龍眼獨從陰處長，荔枝先向日邊紅。」其甜曰上糖，酸曰上水，三月熟者曰三月青，四月熟者曰犀角子，七夕曰七夕紅，而大熟於小至。以蟬鳴為候應，此時熟者曰金釵子，實大核小，昔人解金釵而得其種，或謂即黑葉也。荔支葉青綠，此獨黑，故曰黑葉。廣人為荔脯者多黑葉，次曰進奉，曰大造，曰塘塋，是皆水枝之貴者也。當摘時宿之井中，沃以寒泉，火氣既去，金液斯純，以正陽精蕊，而配以正陰津液，水火既濟，斯為神仙之食。予詩云：「露井寒泉百尺深，摘來經宿井中沈。日精化作月華冷，多食令人補太陰。」火則寒之，水則熱之，此食荔枝之法也。水枝食罷，乃食山枝，山枝之美者多無核，近蒂一點檀暈，微作核痕，又多雙實，實皆寬膞尖腰。一種大如拇指，長而不圓，狀若玉蘭之蕾，味香以脆，觸其殼即爆開成兩，亦無核，即有亦甚微小，名馬口鈴，出番禺平山。又一種大如龍眼，亦無核，絕香，名曰香荔，出新興。然皆不如掛綠之美。掛綠者，紅中有綠。或在於肩，或在於腹，綠十之四，紅十之六。以陽精深固，至秋而熟，生只數十百株，易地即變，爽脆如梨，漿液不見，去殼懷之，三日不變。其曰凝冰子者，以日照之，內外洞徹，微核在中，半明半滅，又絕異。予詩：「照人最是凝冰子，五月光生一片寒。未啟朱苞光已出，可憐更在水精盤。」其曰水浮子者，重而不沈，以置水中，隨波下上。又有如素馨香者，如露花，如丁香者。丁香有大小之分，與小華山、綠羅衣、交幾環三種皆絕美，是皆火山之屬。湛文簡公昔從楓亭懷核以歸，所謂尚書懷者也。又有名公領孫者，每一大者有十餘小者環之，其色紅綠各半，味亦美，大者微有核。有曰丫髻，形最小，生皆並蒂，故曰丫髻。多無核，即有亦小，名

曰焦核。有曰將軍荔，最大，核亦大，然肉多不覺。是皆山枝之貴者也。東粵故多荔枝，問園亭之美，則舉荔枝以對，家有荔枝千株，其人與萬戶侯等。故凡近水則種水枝，近山則種山枝，有荔支之家，是謂大室。當熟時，東家誇三月之青，西家矜四月之紅，各以其先熟及美種為尚。主人餉客，聽客自摘，或一客而分一株，或一株而分十客，各以其量大小，受荔枝之補益。莫不枕席丹膚，沐浴瓊液，既飽復含，未飢先擘，或辟谷者經旬，或卻葷者連日。其有開荔社之家，則人人競赴，以食多者為勝，勝稱荔枝頭狀，少者有罰，罰飲荔枝酒數大白。蓋荔枝多食，未嘗傷人，飲蜜一杯即解。或以青鹽調白火酒飲，或飲荔枝酒過醉，則以荔支殼浸水飲。又荔支多露，有過食者，昧爽就樹間先吸其露，次咽其香，使氤氳若醉，五內清涼，則可以消肺氣，滋真陰，卻老還童，作荔支之仙。白莎云：「我是荔支仙，得此法也。」

廣州凡磯圍堤岸，皆種荔支、龍眼，或有棄稻田以種者。田每畝，荔支可二十餘本，龍眼倍之，以淤泥為墩，高二尺許，使潦水不及，以芻草蓋覆，使烈日不及。而龍眼之乾，欲其皮中之水上升，以稻█旱束之。欲其實多而大，以鹽瘞之。生蟲，則以鐵線濡藥刺之，否則樹盡蠹。凡龍眼用接，荔支用博。博之法，當花發時，以其枝削去青皮寸許，傅之以土，子結後枝即生根，乃落之為栽。接之法，以核漏出萌芽，長至三四月為栽，乃以龍眼之枝屈而接之，其栽之枝葉盡脫，乃以樹上之枝葉為栽之枝葉。其法與閩中異。閩之龍眼樹，三接者為頂圓。核種十五年始實，實小不可食，則鋸木之半，以大實之幼枝接之。至四五年，又鋸其半接如前。如此者三數次，其實滿溢，倍於常種。若一二接即止者，形小味薄，不足尚也。二接者曰钅咸樹，未接者曰野{█老}，廣之龍眼，大率野{█老}多，故不及閩。廣荔枝種之四年即實，龍眼必至五年。荔支歲初而蕾，二月而花發，發時多雷，則花落實小，多雨則花腐，少雨則花液相膠而不實。估計者，視其花以知其實多少而判之，是曰買焙，其人名曰焙家，龍眼亦然。順德多龍眼，南海、東莞多荔枝，多水枝，增城多山枝。每歲估人鬻者，水枝七之，山枝三四之，載以栲箱，束以黃白藤，與諸瑰貨向台關而北，臘嶺而西北者，舟船弗絕也。然率以荔枝、龍眼為正貨，挾諸瑰貨，必挾荔枝、龍眼，正為表而奇為裡，奇者曰細貨，不欲居其名，所謂深藏若虛也。廣人多衣食荔枝、龍眼，其為栲箱者打包者各數百家，舟子車夫，皆以荔枝、龍眼贍口。而予家在扶胥南岸，每當荔枝熟時，舟自扶胥歷東西二洲至於沙貝，一路龍丸鳳卵。若丘阜堆積，估人多向彼中買賣，而予亦嘗為荔枝小販。自酸而食至甜，自青黃而食至紅，自水枝食至山枝，自家園食至諸縣，月無虛日，日無虛晷，凡四閱月而後已。比鄰有大石村，荔枝尤盛，以予不及往，則以荔枝為酒相餉。而予又得藏荔枝法，就樹摘完好者，留蒂寸許蠟封之，乃剪去蒂，復以蠟封剪口。以蜜水滿浸，經數月，味色不變，是予終歲皆有鮮荔支之飽，雖因之辟谷可矣。伊尹言：「丹山之南，有鳳丸。」沃民所食，鳳丸必荔支也，所謂仙人之美祿非耶。

○龍眼

荔支與龍眼皆成於火，而荔支先熟，龍眼繼之，故廣人名曰荔

奴。予謂荔支火之牡也，龍眼火之牝也，牡大而牝小，故荔支大於龍眼。而龍眼以初秋熟，又得金氣，金以黃為純，故龍眼色黃，火以赤為正，故荔支色赤。荔支肉白而核赤，火在金中也，龍眼肉白而核黑，水在金中也。火在金中，故荔支性熱，水在金中，故龍眼性寒。而皆為乾之木果，乾為金，金得火而熱，荔支之所以為陽也。金得水而寒，龍眼之所以為陰也。龍眼花時，以天昧爽取其露以點飲食，絕甘美，勝於荔支花露，此又金水之精也。

閩中龍眼熟時，兒童食之而肥，謂之龍眼長。廣中不然，兒童多食輒患瘕，以焙乾者為貴。其黃皮者子大，皮黃而薄滑無點，青而有點者，子在大小之間，皆甚甜。最大者孤圓，次金字、山字、南字，小者蜜糖埕，遲者秋風子。每一年多，則一年少，閩中謂之歇枝，廣中謂之養樹，歲歲豐盛，則樹易衰。養之而後，經久不壞，子且繁大。蓋樹自養，非人養，或龍眼荔支皆養，或各養。

順德之錦鯉海，諸邑龍眼若於此貿易，謂之龍眼市，增城之沙貝，則荔支市也。予詩：「端陽是處子離離，火齊如山入市時。一樹增城名掛綠，冰融雪沃少人知。」又云：「六月增城百品佳，居人只販尚書懷。玉欄金井殊無價，換盡蠻娘翡翠釵。」蓋市中所販，大抵狀元紅、小華山諸種，皆火山之屬，所謂尚書懷者也。若掛綠、玉欄、金井，則夜光無價，非可以金錢而得之。

舟自南海之平浪三山而東，一帶多龍眼樹，又東為番禺之李村、大石，一帶多荔枝樹。龍眼葉綠，荔枝葉黑，蔽虧百里，無一雜樹參其中，地土所宜，爭以為業，稱曰龍荔之民。

龍眼多食益智，予詩：「採摘日盈筐，香生比目房。食多能益智，本草有仙方。」又詩：「益智為龍眼，蠲愁是荔支。」龍眼產廉州者尤美。東坡云：「廉州龍眼，色味殊絕，可敵荔支。」

○梨

予所居覆船山下曰沙梨園，地皆黃細沙，多井氣，掘地尺許，水姸■■上溢。天大雨，水迸出庭際有似氵糞泉，所食井深四尺許，水嘗■濫至眉，冬不乾涸，味甘冽。上有梨一株，根得美泉滋沃，結實獨異，以二月花者八月熟，九月花者正月熟，歲凡兩熟。正月熟者曰雪梨，稍小，味益清。葉凡二落，落於七月者深紅，於正月者色微紫，予齋中煮茗多用之。樹甚古，作五大柯，橫直者半，直者高出簷端。月夕布影扶疏，葉丹花白，離離相間，若在羅浮老梅之下。予詩云：「春來始落葉，葉盡梨花開。」又云：「先秋葉半紅。」又云：「兒小方垂{髟■}，能爭掌上梨。」謂此。

○橄欖

橄欖，有青、烏二種，閩人以白者為青果，粵中止名白欖，不曰青果也。白欖利微，人少種，種者多是烏欖，下番禺諸鄉為多。種至兩歲，烏欖秧長八九尺，必扦之乃子，扦至三年而子小收，十年而大收矣。其樹本高而端直多獨乾，至頂乃布枝柯，有雌有雄，雌子而雄花，雄者俗曰欖公。欖公不實，以雌者插之，使雌雄相合乃實，雄為主，雌為客，猶婦之歸於夫也。子如棗大，長寸許，光無稜瓣，先生者下向，後生者上向，八九月熟。梯之擊以長竿，或刻其乾東寸許，納以紅鹽，則其乾東子落，刻其乾西或南北寸許亦然，古詩所謂「紛紛青子落紅鹽」也。白欖以白露後食不病虐，其性熱，食時須去兩端，初嚼苦澀，久乃回味而甘，故一名味諫，粵

人有欲效其友忠告者，輒先贈是果。其色白，可以和氣，雖有慣戾，食之潛消。以沸湯點之，色淡碧，芬如蘭臭，可以香口，絕勝雞舌香。烏欖子大肉厚，其性溫，故味氵薔甘，以溫水泡軟，俟紫脂浮溢乃可食。水冷則濕生膠，熱則肌膚反實，故必溫水之和乃醇，其性亦有婉諫之道焉。白者亦曰雄，烏者亦曰雌，白陽而烏陰，陽故色白而行氣，陰故色紅而補血，陰故烏者有仁可食，陽故仁小而不成，此其別也。《酉陽雜俎》以枝南向者為橄欖，東向者為木威，高、雷間則以烏者為木威。予詩：「山果木威香。」有龍蓯果者，木乾中空，高二三丈，亦有雌雄，雄者不實，雌不花，雄之花即雌之實，雄不自為實，雌亦不自為花也。雄雌並植始實，實如王瓜，一枝環繞數十枚，煮之味類匏，特出惠州，亦橄欖之類。

○檳榔

檳榔，產瓊州，以會同為上，樂會次之，儋、崖、萬、文昌、澄邁、安定、臨高、陵水又次之，若瓊山則未熟而先彩矣。會同田腴瘠相半，多種檳榔以資輸納，諸州縣亦皆以檳榔為業，歲售於東西兩粵者十之三，於交趾、扶南十之七，以白心者為貴。暹羅所產曰番檳榔，大至徑寸，紋粗味澀，弗尚也。三四月花開絕香，一穗有數千百朵，色白味甜，雜扶留葉、椰片食之，亦醉人。實未熟者曰榨椰青，青，皮殼也，以檳榔肉兼食之，味厚而芳，瓊人最嗜之。熟者曰檳榔肉，亦曰玉子，則廉、欽、新會及西粵、交趾人嗜之。熟而乾焦連殼者曰棗子檳榔，則高、雷、陽江、陽春人嗜之。以鹽漬者曰檳榔咸，則廣州、肇慶人嗜之。日暴既乾，心小如香附者曰乾檳榔，則惠、潮、東莞、順德人嗜之。當食時，咸者直削成瓣，乾者橫剪為錢，包以撫■■，結為方勝，或如芙蕖之並跗，或效蛺蝶之交■。內置烏爹泥石灰或古賁粉，盛之巾盤，出於懷袖，以相■壽獻。入口則甘漿洋溢，香氣薰蒸，在寒而暖，方醉而醒。既紅潮以暈頰，亦珠汗而微滋，真可以洗炎天之煙瘴，除遠道之渴飢，雖有朱櫻、紫梨，皆無以尚之矣。若夫灰少則澀，葉多則辣，故貴酌其中。大嚼則味不回，細咽則甘乃永，故貴得其節。善食者以為口實，一息不離，不善食者汁少而渣青，立唾之矣。予嘗有竹枝詞云：「日食檳榔口不空，南人口讓北人紅。灰多葉少如相等，管取胭脂個個同。」謂此。粵人最重檳榔，以為禮果，款客必先擎進，聘婦者施金染絳以充筐實，女子既受檳榔，則終身弗貳。而瓊俗嫁娶，尤以檳榔之多寡為辭。有鬥者，甲獻檳榔則乙怒立解，至持以享鬼神，陳於二伏波將軍之前以為敬。按《本草》以小而味甘者為山檳榔，大而味澀者為豬檳榔，最小者曰{艹納}子，又名公檳榔。圓大者名母檳榔。雷氏言：尖長有紫文者名檳，圓大而矮者名榔。榔力大，檳力小，今醫家亦不細分，但以狀作雞心，穩正不虛，內有錦文者為佳。予謂賓與郎皆貴客之稱，嵇含言：交廣人客至，必先呈此果。若邂逅不設，用相慊恨，檳榔之義，蓋取諸此。越諺云：「一檳一榔，無蔞亦香。扶留似妾，賓門如郎。」賓門即檳榔也。又云：「檳榔為命賴扶留。」

○桄榔

桄榔似■■櫚而多節，巨者徑二三尺，乾長五六丈，至杪乃柯條相比。葉生於杪，不過數十百葉，葉下有須，長短如鹿馬尾，微風動之，蕭疏可愛。花開成穗，綠色，子如青珠。每一樹輒有青珠

百餘，條須多於葉，珠又多於須，風飄[redacted]之，若水簾繽紛而下垂也。廣人遇旱，每以珠結香亭，舁之祈禱，謂可致雨。子紅熟者，連瓢食之頗甜，皮中有白粉，曰桄榔面，故海南人有「檳榔為酒、桄榔為飯」之語。其心似藤心。以為炙，亦滋腴極美。南方奇木故多[redacted]樵本，而皆可食，桄榔蓋其一云。桄榔一名須木，語云：「毋言天涯，可以為家。食有須木，飲有酒花。」謂此。木色類花梨而多綜紋，珠暈重重，紫黑斑駁，可以車鏇作器，須可織巾及掃帚，肌甚剛，可作钅吳鋤及槍以代鐵，番人多用之。下四府人以其小者為屋椽，為梁柱，然多空心，與檳榔、椰、蒲葵三種，皆號木中之竹。檳榔葉小椰葉大，二種取其實。桄榔取其材，蒲葵取其葉。一種南椰取其粉。皆南天之奇植也。諸祠宇多植桄榔、蒲葵、木棉，佛寺多植菩提，里社多榕，池塘堤岸多水鬆、荔支。廣州訶林，舊多訶子、頻婆，其菩提樹，植自蕭梁年間，為諸寺菩提之祖。南海廟波羅蜜樹，亦為十郡波羅蜜祖。廣州屯田道署有[redacted]完樹，若榕非榕，榕冬時葉不萎落，[redacted]完則盡落，亦數百年物，為諸[redacted]完之祖。故廣州城中老樹，以訶林菩提及此[redacted]完並稱，而桄榔則最古者少矣。

○椰

椰產瓊州。栽時以鹽置根下則易發，樹高六七丈，直竦無枝，至木末乃有葉如束蒲，長二三尺。花如千葉芙蓉，白色，終歲不絕。葉間生實如瓠係，房房連累，一房二十七八實，或三十實，大者如斗，有皮厚苞之，曰椰衣。皮中有核甚堅，與膚肉皆緊著。皮厚可半寸，白如雪，味脆而甘。膚中空虛，又有清漿升許，味美於蜜，微有酒氣，曰椰酒。蘇軾詩：「美酒生林不待儀。」言椰子中有自然之酒，不待儀狄而作也。瓊人每以檳榔代茶，椰代酒，以款賓客，謂椰酒久服可以烏須雲。予詩：「瓊南無酒家，酒向椰中取。椰子有一心，出酒如娘乳。」又云：「椰心在酒中，大似銀桃子。浸以玉漿寒，食之甘且旨。」椰心色白而甘在酒中，大小不一，宜以檳榔兼嚼之。雷、瓊婦女多鬻檳榔於市，以浮留葉結疊鴛鴦相餉，潛點椰心其中。予有竹枝詞云：「數錢爭出手纖纖，葉結鴛鴦滿翠奩。莫道檳榔甘液好，買儂椰子更心甜。」凡揀椰子，以手搖之，聽其中水聲清亮，則其心大而甜，其肉厚，其殼亦堅，水聲濁則否。蓋椰心以水而養，椰無水則無心，往往而是。瓊州歌有云：「不買椰衣只買心。」

○橘柚

吾粵多橘柚園，漢武帝時，交趾有橘官長一人，秩一百石，其民謂之橘籍，歲以甘橘進御。王逸云：「東野貢落疏之文瓜，南浦上黃甘之華橘。」是也。唐有御柑園，在羅浮。按羅浮柑子，開元中，始有僧種於南樓，其後常資進獻，其屬有赭、黃二色，大三寸者，黃者柑，[redacted]者橘也。化州有橘一株在署中，月生一子，以其皮為橘紅，瀹湯飲之，痰立釋。曩亦進御，今為大風所拔，新種一株，味不及。化州故多橘紅，售於嶺內，而產署中者獨異其類。有曰橙者，皮厚而皺，人多以白糖作丁，及佛手、香橼片為蜜煎糝，貨之。橘[redacted]有紅白，大者曰柚，最大者曰鐳柚，小曰邏柚，熟於早禾時曰禾轆，以其極圓，故曰邏曰轆也。春時，兒女蒸取柚花油，以作香膽口脂，謂可美顏。有香柚者，出增城，小而尖長，甚芬

鬱，入口融化。然其性能化物，不能自化，雖香液飴津，甘漿浸齒，多食之輒能病人。近為貪令所苦，每出教，取至萬枚，需金以代，今樹亦且盡矣。柑亦橘之類，以皮厚而粗點及近蒂起饅頭尖者為良。產四會者光滑，名魚凍柑，小民供億亦苦，柑戶至洗樹不能應。產增城者，以沙貝、東洲、西洲為貴，其土高，多細白沙，與海潮遠，鹹味不接，故甘美。荔支亦然。凡食柑者，其皮宜陽擘，不宜陰擘，陽擘者自上而下，下者蒂也，陰擘自下而上，則性太寒，不宜入藥。其未熟而落者青皮，年久而芳烈入腦者陳皮，逾嶺得霜雪氣益發香。橙皮辛性溫，主消腸胃中惡氣，兼醒宿酲。外有水橙，似柑而稍大，皮甜可食。又有桔，亦與柑類。曰蜜柑者，小而甘。曰鬆皮桔者，皮紅不黏，肉微酸。其皮皆不及柑。一種名黃淡子，色黃味酸，花可薰香，是曰塌橘。又有壺橘、山橘，性皆畏冷不宜肥，肥則春分後多死，故宜種於山谷間。其木善生蠹，而螞■豈氣辛，可以養之。有曰岑梨，即橙梨，大如橘味。又有金橘，最小，剝皮則酢，合食則甘，皆厥包之珍也。香櫞，一曰枸櫞，以高要極林鄉為上，其狀如人手，有五指者曰五指柑，有十指者曰十指柑，亦曰佛手柑。有單拳有合掌不一，花開即見其子於蕊中，子成長如小瓜，皮若橙柚而光澤，肉甚厚，色白如肪。然亦鬆虛，味短，惟香芬大勝香櫞，經久不歇耳。搗大蒜罨其蒂上，香更充溢。以汁浣葛■，絕勝酸漿，一名飛穰。

番禺鹿步都，自小坑火村至羅岡，三四十里，多以花果為業，其土色黃兼砂石，潮咸不入，故美。每田一畝，種柑桔四五十株，糞以肥土，溝水周之。又彩山中大蟻，置其上以辟蠹。經三四歲，桔一株收子數斛，柑半之。柑樹微小於桔，桔茂盛可至二十餘歲，柑亦半之。熟時黃實離離，遠近照映，如在洞庭包山之間矣。自黃村至朱村一帶，則多梅與香蕉、梨、栗、橄欖之屬，連岡接阜，彌望不窮，史所稱番禺多果布之湊是也。吾粵自昔多梅，梅祖大庾而宗羅浮，羅浮之村，大庾之嶺，天下之言梅者必歸之。若荔支，則以增城為貴族，柑、橘、香櫞，以四會為大家。歲之正月，廣利墟賣柑橘秧者數十百人，其土良，其柑甜美，勝於四會、新興。其種散在他處，香味迥殊，以故居人擅其利。番禺土瘠而民勤。其富者以稻田利薄，每以花果取饒，貧者乃三糯七■占，稼穡是務。或種甘蔗以為糖，或種吉貝以為絮。南海在在膏腴，其地宜桑，宜荔支。順德宜龍眼，新會宜蒲葵，東莞宜香，宜甘蔗，連州、始興宜茶子，陽春宜縮砂{艹密}，瓊宜檳榔、椰。或遷其地而弗能良，故居人利有多寡。

○波羅樹

波羅樹，即佛氏所稱波羅蜜，亦曰優缽曇。其在南海廟中者，舊有東西二株，高三四丈，葉如頻婆而光潤。蕭梁時，西域達奚司空所植，千餘年物也。他所有，皆從此分種。生五六年至徑尺，削去其杪，以銀針釘腰即結實。其實不以花，成實乃花。然常不作花，故佛氏以優缽曇花為難得。每樹多至數十實，自根而乾而枝條，皆有實，累累疣贅。若不實，則以刀斲樹皮，有白乳湧出，凝而不流則實。一斲一實，十斲十實，故一名刀生果，其以乳而實者，乳，血也，猶人以母之血孕育而成形也。其根或行旁舍，則實潛結地中，熟而地裂，聞香始知，較枝幹所生者尤美，此所謂無花

之果也。廣南無花之果，若古度子，若[redacted]猴桃，若楊[redacted]子，凡有三四種，以波羅蜜為大。蓋果之胎生者，果不以花，果成或一生花，蓋其花不為果而生，可以花可以無花者也。天下有有花無果之花，即有有果無花之果，造物者固以不齊為道。《天問》云：「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夫亦無花之果焉耳。波羅熟以盛夏，大如斗，重至三四十斤。皮厚有軟刺，[redacted]如佛頭旋蠃。肉含純瓤，間疊如橘柚囊，氣甚芬鬱，有乾濕苞之分。乾苞者，液不濡膩，味尤甜。每實有核數百枚，大如棗仁，如栗黃，[redacted]芻熟可食，能補中益氣，悅顏色。天下果之大而美者，惟此與椰子而已。廟中二樹已朽，今所存是其萌糵，亦大數十圍，薜蘿糾纏，枝柯臃腫，與訶子、槐、榕諸樹，森列階下，皆數百年物也。相傳波羅國有貢使，攜波羅子二登廟下種。風帆忽舉，舶眾忘而置之。其人望而悲泣，立化廟左。土人以為神，泥傅肉身祀之，一手加眉際，作遠矚狀，即達奚司空也。廟以故及江皆名波羅。廟外波濤浩淼，直接重溟，獅子洋在其前，大小虎門當其口，欠伸風雷，噓吸潮汐，舟往來者必祇謁祝融，酹酒波羅之樹，乃敢揚[redacted]風鼓柁，以涉不測。

○訶子

訶子，一作苛子，樹株似無[redacted]患，花白子黃似橄欖，皮肉相著，以六路者為上。廣州光孝寺，舊有五六十株，子小味不澀，多是六路，以進御，今皆盡矣。寺本虞翻舊苑，翻謫居時，多種蘋婆、苛子樹。宋武帝永初元年，梵僧求那羅跋跎三藏至此，指苛子樹謂眾曰：「此西方訶梨勒果之林也，宜曰苛林制止。」於是寺名訶林。寺中有達磨洗缽泉以此。木根蘸水，水故不鹹，每七八月子熟，寺僧輒煎訶子湯延客，和以甘草，色若新茶，謂可變白髭發雲。訶樹不知伐自何時，今惟佛殿左有菩提一株，殿前有榕四株，門有蒲葵二株為古物。予詩云：「虞園雖是古浮圖，訶子成林久已無。一片花宮生白草，牛羊爭上尉佗都。」

○羊桃

羊桃，其種自大洋來，一曰洋桃。樹高五六丈，大者數圍，花紅色，一蒂數子，七八月間熟，色如蠟，一名三斂子，亦曰山斂。斂，稜也。俗語訛稜為斂也。亦以其味酸能斂顏色也。有五稜者名五斂，以糯米水澆則甜，名糯羊桃。廣人以為蔬，能辟嵐瘴之毒。中蠱者，搗自然汁飲，毒即吐出。脯之，或白蜜漬之，持至北方，不能水土與瘧者，皆可治。蘇長公詩：「恣傾白蜜收五稜，細<屬斤>黃土栽三椏。」注：廣南以田為稜，收五稜。則所種酒稻白蜜以言酒，皆非也。五稜正與三椏對，人參贊曰：「三椏五葉，背陽向陰。」

○山桃

山桃，大於尋常桃，陸賈云：「羅浮山頂有楊梅山桃，海人時登彩拾。止於飽食，不得持下。」羅浮固多異果，不知賈當時何自知之，豈嘗一至羅浮耶！廣中又有冬桃，似橄欖而圓，色綠，味甘酸。有扁桃，似桃而扁，一曰偏桃。大者若鴨卵，色青黃，味酸微甜，皆山桃之屬。

○蒲桃

蒲桃，樹高二三丈，其葉如桂花，開自春至冬，叢須無瓣，如剪黃綠絲球，長寸許。廣中兒童，多為十穗髻象之。予詩：「十穗

蒲桃髻，其實如蘋果。」色亦黃綠，而香甜在殼。殼厚半指，核小如彈子，與殼不相連屬，搖之作響。羅浮澗中多甚，猿鳥含啄之餘，隨流而出，山人阻水取之，動盈數斛。以釀酒曰蒲桃春，經歲香氣不減，作膏尤美。

○夾竹桃

夾竹桃，一名桃柳，葉如柳，花如絳桃，故曰桃柳。枝幹如[redacted]竹而促節，故曰夾竹。本桃類，而其質得竹之三柳之七，柳多而竹少，故不曰夾柳桃。終歲有花，其落以花不以瓣，落至二三日，猶嫣紅鮮好，得水湯漾，朵朵不分。開與眾花同，而落與眾花異，蓋花之善落者也。故又曰地開桃，似落於地而始開然。有曰芙蓉桃，千葉深紅，後桃花一月始開。一花而兼二，以為芙蓉則桃，以為桃則芙蓉，不可以專名之，故曰芙蓉桃。又有菊桃。瓊州有李桃，一枝有紅白，或一花有紅白，然大約紅多於白，其白則李也，言色者先白而後紅，故曰李桃。八九月時與桃花盛開，故諺曰：「桃李爭秋。」肇慶七星岩有四季桃。

○蜜望

蜜望，樹高數丈，花開繁盛，蜜蜂望而喜之，故曰蜜望。花以二月，子熟以五月。色黃，味甜酸，能止船暈，飄洋者兼金購之，一名望果。有天桃者與相類，樹高亦數丈，巨者百圍。正月花，六七月子熟，大如木瓜，味甜酢，以羹魚尤善。凡渡海者食之不嘔浪。然年荒乃多結實。粵謠云：「米價高，食天桃。」故廣人貴望果而賤天桃，貴之故望之。蜜望其花，人望其果也。」

○宜母

宜母，子似橙而小，二三月熟，黃色，味極酸，孕婦肝虛嗜之，故曰宜母。元時，於廣州荔支灣作御果園，栽種裡木樹，大小八百株，以作渴水。裡木即宜母子也，一名梨檬子。吳萊詩：「廣州園官進渴水，天風夏熟宜檬子。百花[redacted]作甘露漿，南國烹成赤龍髓。」蓋以裡木子搾水煎糖也。凡木果之汁，皆可為之，香酸經久不變。蒙古以為舍裡別，即渴水也。宜母子以鹽醃之，歲久色黑，可治傷寒痰火，一名藥果。當熟時，人家競買以多藏，而經歲久為尚。汁可代醋，染大紅，以其汁調乃上。

○人面

人面，子如大梅李，其核類人面，兩目鼻口皆具。肉甘酸，宜為蜜煎。仁絕美，以點茶，如梅花片，光澤可愛，茶之色香亦不變。以增城水東所產為佳。水東在城南雁塔下，其樹僅數十株。子皮薄，落之使潰爛，乃乾其核囊之。其仁門寬，稍搖即脫。去水東咫尺，所產不然。有買者，隨多寡取核搖之，不預出其仁也。此樹最宜沙土，沙土鬆則根易發，數歲即婆娑偃地。山居家，其祖父欲遺子孫，必多植人面、烏欖。人面賣實，烏欖賣核及仁，百餘年世享其利。番禺大石頭村，婦女多以斵烏欖核為務。其核以炊，仁以油及為禮果。有詠烏欖者云：「只應人面子，與爾共成仁。」蓋粵中惟此二果以仁重。

○諸山果

廣中山果，曰穀子者，大如橄欖而長，初亦苦澀，後甘，嫩者蜜漬之可食。曰餘甘子，樹高丈餘，葉如槐，子如川楝，白色，有文理，核作六稜，亦初苦澀後甘，行者，以之生津，一名庵摩勒。

曰鬼目子，大如梅李，皮黃肉紅，味甚酸，人以為蔬，以皮上有目名鬼目。一曰麂木，麂者，鬼之讠為也。曰山棗子，葉似梅，子如荔支，九月熟。曰Ｅ５０果，果作Ｅ５０字形，畫甚方正，蒂在字中不可見，生食香甘，一名蓬松子。曰[redacted]君[redacted]遷子，樹似甘蕉，子如馬乳而小，俗稱牛奶Ｅ５１子，亦曰牛乳子。廣人言乳曰奶，中有美漿若牛乳，故曰牛奶子，一名[redacted]棗。曰五子，其狀如梨，有五核。曰千歲子，蔓生，子在根下，有綠須交加如織，一苞恒二百餘子，皮青黃，乾者殼肉相離，撼之有聲，似肉荳蔻。曰秋風子，包褐，如梨而小，味酸澀，熟乃可食。曰金紐子，色紅黃，味甘，大如秋風子。俗歌云：「一雙金紐子，無計上羅衫。」曰青竹子，如桃而圓，味酸色黃。曰羊齒子，一曰羊矢，如石蓮而小，色青味甘。曰不納子，實如圓棗，十月黃熟，味甜酸，蓋蘋果之小者。粵中少蘋果、花紅二種，以不納子代之。曰山葡萄，一名{艹嬰}[redacted]，其莖細裊，花紫白，實比葡萄而小，色赤味酢，可為酒，八九月熟。曰山韶子，類荔支，而鮮麗過之，微有小毫，一名毛荔支，亦曰毛珧子，肉薄而酸澀，著核不離，蓋荔支之變者。曰胭脂子，子赤如胭脂，味甜酸，諺曰：「不彩紅蓼花，但彩胭脂子。持以作朱顏，其餘入玉齒。」曰都捻子。樸[redacted]敕叢生，花如芍藥而小，春時開，有紅白二種，子如軟柿，外紫內赤，亦小，有四葉承之，每食必倒捻其蒂，故一名倒捻子。子汁可梁若胭脂，花可為酒，葉可曲，皮漬之得膠以代柿。蘇子瞻名曰海漆，非漆而名為漆，以其得乙木之液，凝而為血，而可補人之血，與漆同功，功逾青黏，故名。取子研濾為膏，餌之又止腸滑。以其為用甚眾，食治皆需，故又名都捻。產羅浮者高丈許，子尤美。曰黃皮果，狀如金彈，六月熟，其漿酸甘似葡萄，可消食順氣除暑熱，與荔支並進。荔支饜飫，以黃皮解之。諺曰：「飢食荔支，飽食黃皮。」有曰白蠟子者，與相似，其味尤勝。諺曰：「黃皮白蠟，甜酸相雜。」曰蘋婆果，一名林檎，樹極高，葉大而光潤，莢如皂角而大，長二三寸，子生莢兩旁，或四或六，子老則莢迸開，內深紅色，子皮黑肉黃，熟食味甘，蓋[redacted]栗也。相傳三藏法師從西域攜至，與訶梨勒、菩提雜植虞翻苑中，今遍粵中有之。梵語曰蘋婆，以其葉盛成叢，又曰叢林。一種水[redacted]朗子，與相似，多生水間。或謂林擒為雄，水[redacted]朗為雌。粵歌云：「水[redacted]朗林檎大小同，盤中不辨是雌雄。」

○苦楝

苦楝最易生，村落間凡生女必多植之，以為嫁時器物。花紫多實，實苦不可口。故童謠云：「荔支好食不生子，苦楝無甘墜折枝。」花可入香。子瞻云：「溫成皇后[redacted]中，香用松子膜、荔支皮、苦楝花，沉檀、龍麝皆不用。」蓋亦見珍於古。

○牡丹

廣州牡丹，每歲河南花估持根而至，二三月大開，多粉紅，亦有重疊樓子，惟花頭頗小。花止一年，次年則不花，必以河南之土種之，乃得歲歲有花。予詩：「由來南海上，未有雒陽花。」又云：「香教天早暖，紅使露多華。」又云：「花估持來遠，兼金買幾枝。」又云：「地暖重樓少，天晴淡粉滋。」芍藥亦花，然亦不能大朵，地氣使然。語曰：「南花宜暖，北花宜寒。」

○木芙蓉

木芙蓉，本名拒霜，以其狀似芙蓉生於木，故曰木芙蓉。《楚辭》：「搴芙蓉兮木末。」楚之芙蓉有水而無木，故三閭以為言也。木芙蓉以秋深開，水芙蓉既謝，花乃繼之，至冬深而罷。雖岸生，亦喜臨水，得水則容顏益媚。予詩：「芙蓉面面笑窺池，在水還如在木時。」又云：「人家盡種芙蓉樹，臨水枝枝映曉汝。」一名木蓮。予詩：「郎如木蓮發，妾似水蓮開。可憐花與葉，不得兩蓮來。」又云：「可惜芙蓉發，煙波隔幾重。那能將水木，合作一芙蓉。」其重台者多露，而顏色不定，一日三換，又稱三醉。將紅曰初醉，淺紅曰二醉，暮而深紅為三醉，故亦曰酒芙蓉。又有添色芙蓉，初白花，次日稍紅，又次日深紅，又謂三日醉芙蓉。予詩：「芙蓉三日醉，菡萏一秋香。」其子自秋至春不落，皮可為箠為布，故廣州有芙蓉布。

○夜合

夜合，木本，葉如栗，花如茗茶，色白。其開以夜，開而其半若合，一似開於曉而合於夜，故曰夜合。山歌云：「待郎待到夜合開，夜合花開郎不來。只道夜合花開夜夜合，那知夜合花開夜夜開。」夜合四時有花，而當暑尤盛，與含笑類。大含笑則大半開，小含笑則小半開，半開多於曉，一名朝合。小含笑白色，開時菩蕾微展，或菡萏之未敷，香尤酷烈。古詩云：「大笑何如小笑香，紫花那似白花妝。」又有紫含笑，初開亦香，是子瞻所謂「娟娟泣露，暗麝著人」者。羅浮夜合、含笑，其大至合抱，開時一谷皆香。

○木樨

木樨，與桂相似，而花多過之，秋深尤盛。白沙有《九月木樨盛開寄賀黃門詩》云：「香逐西風起，氤氳入杳冥。不知從此去，幾日到遼城。」以香相寄，可謂吾無隱矣。

○月貴

月貴，有深淺紅二色，花比木芙蓉差小，蓋荼蘼之族也。月月開，故名月貴，一名月記。宋子京云：花亙四時，月一披秀，故又名月月紅。廣東為長春之國，雖涸陰冱寒，花開不輟，月貴其一也，佛桑亦然。而瓊州芙蓉一種，自五月開至冬盡。佛桑多與牡丹相似，花朵大，有重樓子而香，終歲盛開。梅、菊亦大朵，梅不以春，菊不以秋，二花時時相見也。儋州有四季蓮。

○茉莉

茉莉，本有藤月本，其花有實珠，有千葉，有重台。春間分種，或黃梅時扦之，六月六日種尤宜。以殘茶、米漿及魚腥水沃之，則花繁。語曰：「六月六日種茉莉，雙瓣重台香撲鼻。」藤本尤香，然皆以柳州所產者為貴。花大至十餘瓣，香似黃檀味甚厚。茉莉與素馨皆以日入稍陰乃開，夜合亦然。香皆旖旎近人，沾之者竟日芬膩。予詩：「花以月明開，香因人氣甚。」陸賈常稱茉莉不著風土而變，可謂愛之深者。雷、瓊二州有綠茉莉，本如蔦蘿。有黃茉莉，名黃馨。又有紫茉莉，春間下子，早開午收，一名胭脂。花可以點唇，子有白粉可傳面，然皆不如白色者香。有番茉莉，花大至二十餘瓣，作重樓寶珠，香染衣裾，益不易脫，茉莉之第一種也。當春盡摘其葉，葉少花乃繁，然苦為飛絲蟲所食，未開而蕾已損，蓋日午摘花所致。予詩：「未開先食蕾，蟲細苦飛絲。」

○貝多羅

貝多羅，來自西洋，葉大而厚，梵僧嘗以寫詩。唐人詩：「貝葉經文手自書。」是也。花大如小酒杯，六瓣，瓣皆左紐，白色，近蕊則黃，有香甚縟，落地數日，朵朵鮮芬不敗。

○杜鵑花

杜鵑花，以杜鵑啼時開，故名。西樵岩谷間，有大粉、紅、黃者，千葉者，一望無際。羅浮多藍紫者、黃者、香山鳳凰山有五色者。是花故多變，而殷紅為正色。予詩：「子鵑魂所變，朵朵似胭支。血點留雙瓣，啼痕漬萬枝。」

○丁香

丁香。廣州亦有之，木高丈餘，葉似櫟，花圓細而黃，子色紫，有雌有雄。雄顆小，稱公丁香。雌顆大，其力亦大，稱母丁香。從洋舶來者珍，番奴口嘗含嚼以代檳榔。其樹多五色鸚█鳥所棲，以丁香未熟者為餌，子既收，則啄丁皮。

○女青

女青，一名萬年枝，一名冬青，亦曰女貞木。身大合抱，肉厚皮粗，經冬不謝，結子青黑色，有瓤核，飛禽嗜之，亦名凍青。予詩：「有美雲堂樹，冬生翠負霜。少陰精自固，名以凍青香。」又有男青與相似，條蕊皆朱色，尤易植，人罕知之。予詩：「行人只道冬青樹，不識男青定女青。」龐韶台詩：「男青蕊乾赤離披，插土旋生繞短籬。歲歲冬青寒更好，行人錯認萬年枝。」

○山丹

山丹，一曰山大丹，其花四出，自根開至杪。一樹作數千百大花，有四葉承之。一大花又作數千百小花，攢簇為一大球，微有絲縷，類馬首繁纓，數月不落。色大絳，入夜光豔如火，名不夜花。盛夏當烈日種之易生，終歲皆花。五月得太陽之正，花尤大，殷紅若瑪瑙盤，日照彌鮮，兒女多戴之，取其不易凋落，經久變黃尚可愛。予詩云：「願君如山丹，花紅至百日。」又云：「願君似山丹，紅顏得長保。一開三月餘，黃落猶能好。」山丹或謂即赭桐，木棉即刺桐，蓋嶺南珍木多名桐，非桐而以為桐，亦猶水鬆非鬆以為鬆也。或曰《唐本草》以山丹為賣子木，其名不美，變亂以來，民多窮困，雖有山丹紅豔，兒女不能與之相保。有詠者云：「昨日官錢鬻一兒，今日官錢鬻一女。山丹更莫生紅花，我家兒女無如許。」其感傷若此。或曰：「賣當作買。」

山丹，一名珊瑚林。予詩：「亦是珊瑚種，花開大似盤。石家如意好，擊碎作山丹。」又云「珊瑚亦作林，紅絕知三歲。自紅開至黃，不忍離頭髻。」蓋珊瑚三歲已絕紅，而山丹生花甚早，故云然。山丹亦有淡紫者，蓋以不大向陽也。

○佛桑

佛桑，枝葉類桑，花丹色者名朱槿，白者曰白槿，有黃者、粉紅者、淡紅者，皆千葉，輕柔婀娜，如芍藥而小，蓋麗木也。一曰花上花，花上復有花者，重台也。一名愛老，不愛老也。」不愛老而曰愛老，飾詞也。予有《愛老曲》云：「枯腸能生荑，卿乃不言好。不如朱槿花，姿容能愛老。」其朱者可食，白者尤甜滑，婦女常以為蔬，謂可潤容補血。一名福桑，又一名扶桑。予詩：「佛桑亦是扶桑花，朵朵燒雲如海霞。日向蠻娘髻邊出，人人插得一枝

斜。」

○瑞香

乳源多白瑞香，冬月盛開如雪，名雪花。刈以為薪，雜山蘭、芎■之屬燒之，比屋皆香。其種以攣枝為上，有紫色者香尤烈。雜眾花中，眾花往往無香，皆為所奪，一名奪香花，乾者可以稀痘。

○合歡

高州有合歡樹，枝葉若拘係然，亙相交結，風至輒分解，一離一合，狀若有情，故名合歡。花兼紅白色，有絲茸甚香，佩之可以蠲忿。番禺有合歡菜，四葉相對，晝開夜合。予有《合歡詞》云：「郎種合歡花，儂種合歡菜。菜好為郎餐，花好為郎戴。天生菜與花，來作合歡配。合歡複合歡，花菜長相對。」又有《定情曲》云：「願作合歡草，夜則為一莖。與郎纏綿死，地下猶相並。」

合歡木似梧桐，枝柔弱，葉細而繁，每風來，輒自相解不相牽綴。五月花發，上半白，下半肉紅，散垂如絲。秋實作莢，子極其薄細。其葉至暮即合，一名合昏，亦曰夜合，蓋夜合花其花夜合，合歡木其葉夜合，性各不同。予詩：「合歡合葉不合花，花合何如葉合好。夜夜相交不畏風，令君蠲忿長相保。」

○指甲花

指甲花，頗類木樨，細而正黃，多須■，一花數出甚香。粵女以其葉兼礬石少許染指甲，紅豔奪目。唐詩「彈箏亂落桃花片」，似謂此。一種金鳳花，亦可染，名指甲桃，葉小如豆，花四瓣層層相對，一干輒有二種花，一深紅，一黃邊紅腹。其蕊大者為鳳頭，小者鳳尾，尾修長縷縷。又有兩翅，粵女多象之作釵。二三月時栽之，與指甲花為一叢。兒童向街頭賣者，多此二花。

○南燭

南燭，生羅山高處，初生三四年，狀若菘，漸似梔子，二三十年成大株，蓋木而似草者也。葉似茗而圓厚，冬夏常青。枝莖微紫，大者高四五丈，肥脆易折。子如茱萸，九月熟，酸美可食。昔朱靈芝真人以其葉兼白■亢米九蒸暴之，為青精飯，常服，人稱青精先生。今蘇羅傜人，每以社日為青精飯相餉，師其法也。蘇羅乃羅浮最深處。予詩：「社日家家南燭飯，青精遺法在蘇羅。」

○四種花

西蕉向有四種花，他處所無。曰山石榴，三月盛開，稱滿山紅。曰錦鶯花，葉如碧蘭，花瓣上紅下白。曰白鶴花，葉如三菽，莖上出花，狀白鶴，頭頸翅足皆具，頭又有黑點如眼睛，開於暮春。曰粉蝶花，枝條甚柔，花如粉蝶然。湛文簡嘗為四花亭玩之。又有月桂二株，石榴一株，在煙霞隱居之前。月桂多花，石榴多實，則是年禾茶皆{艹熟}，山人以為驗。

○櫟

陽春縣署有櫟，高十丈餘，垂蔭數畝，根乾如古藤，下垂延絡牆壁，復屈盤生入地中，穿出階砌，以不材而益其怪。怪而不材之，壽益以久長，為一邑之名樹，可異也。或謂櫟與榕及鷹不泊，火之皆不然，故蕉蘇弗施斤斧。嗟夫！木而不然，木之變也，火之力至是而窮矣，其真不材之木也哉！

○九里香

九里香，木本，葉細如黃楊，花成艽，色白，有香甚烈。又有

七里香，葉稍大。其木皆不易長。廣人多以最小者制為古樹，枝幹拳曲，作盤盂之玩，有壽數百年者。予詩：「風俗家家九里香。」

○山礬

山礬，葉如梔子，可辟書蠹，灰其葉以染紫為黝，可不用礬，故名。三月作白花六出甚香，亦曰白嬋子，入藥名山梔子。予詩：「結果但道山梔子，不記花開是白嬋。」

○蠅樹

西蕉多種茶，茶畦有蠅樹，葉細如豆，葉落畦上，則茶不生[redacted]茲。旱則蠅樹降水以滋茶，潦則蠅樹升水以[redacted]茶，故茶恒無旱潦之患。又夏秋時，蠅皆集於蠅樹不集茶，故茶不生[redacted]茲而味芳好。蓋蠅樹者，茶之所賴以為潔者也，己受蠅污，而以潔與茶，為德於茶者也。然下山茶畦種之，山上則否，以山上雲霧多，不生蠅也。

○藥樹

化州石城之間有藥樹，狀似木棉，青精液色白，見風則黑，是名藥脂。土人以濡箭鏃為瞑藥，以射虎，虎三躍死矣。或有人誤食之而不死者，以其五臟無損血，與藥脂不相遇也。或有手足微破，藥脂沾之立死者，以其血與藥脂相遇，血為逆流，直強毒入於心髓也。或以射山豬而不死，則以其皮厚多肉，不易見血也。山豬中藥箭，則齧木[redacted]患根以自療。土人知之，用藥箭必含一木[redacted]患子或橄欖，蓋藥樹與橄欖性相犯，凡藥樹之山無橄欖，則藥脂驗，能死虎，有橄欖則否。

○花之應候

嶺南花不應節候。予詩：「花到嶺南無月令。」又云：「梅喜炎洲暖，長開在菊前。」謂十月間梅與芝齊發也。正月菊亦有花。白沙詩：「春到東籬花亦知，紅桃白李正當時。東風自領芳菲去，也為秋香作意吹。」海南荷花，嘗與梅菊相接，蕊小而香清，臘月尤勝。陳覺詩：「五月芙蕖冬更香，解陪梅菊到冰霜。」嵇含云：「嶺外多花，在春華者冬秀，夏華者春秀，秋華者夏秀，冬華者秋秀。其華竟歲，故婦女之首，四時未嘗無花。」昌黎詩：「二年流竄出嶺外，所見草木多異同。冬寒不嚴地恒泄，陽氣發亂無全功。浮花浪蕊鎮長有，才開還落瘴霧中。」諸花亦多香，蓋炎德之所醞發。而陸賈言：「南越境百花不香」，然今蘭、蕙、桂、蓮、玫瑰等花與中州同，亦未嘗不香。豈地氣日盛，視昔有以異歟！

嶺南花不可以時序限之，予有《秋日對花詩》云：「重陽節過即芳菲，麼鳳枝頭啄不稀。梅蕊竟先黃菊放，卻嫌綠萼得霜肥。」又云：「花歷天南最不同，吹噓不必定春風。東君自解行秋令，先遣梅開九月中。」又《冬日對花》云：「六種爭開向藥欄，冬來花事不曾殘。天南春色無來去，長與東皇共歲寒。」六種者，梅、菊、月貴、高麗菊、雁來紅、水仙也。嶺南花大抵盛於秋冬，至初春已盡。花朝時，但有綠葉及結子青青而已。昌黎詩：「南方二月半，春物亦已少。」

○花木歷

元旦雞鳴，以火照桑、果元蟲，以斧駁斲樹，則子繁不落，是曰嫁樹。嫁李以石安枝間，嫁石榴以石累根上，嫁諸果以長竿擊樹梢。是月也，諸果以望前種則多實，忌西南風、火日。竹栽宜初二日，蔗栽宜望日。桃栽宜密，李宜疏，杏宜近人室家。諸果未芽，

則鑿去正根以騸之。二月宜插芙蓉、楊柳，順插則楊，倒插則柳。葡萄宜插蘿蔔中，芙蓉宜插堤岸，梨以春分插，漆以根三四寸插。移種諸花木宜上旬，宜分蘭，宜接博果木。凡接果木，腰接離地二尺許，根接離地二寸許。櫟上接栗，桑上接楊梅，椐柳上接核桃。或皆用桃樹，兩兩相交，封以黃土，壅以肥垢，燒腐草以拒霜，勿使凍著接枝，則易生。花既芽，角澆糞水，俟嫩條長，花頭出，結實稍大，乃澆糞水。實時以羹潑之則實多，舂根則實固。清明前後亦宜博接果木，梅上接李，杏上接梅，柿上接桃，桐上接栗，接蜀茶又山茶，接玉蘭以木棉，接瑞香以榕。陳樹人尤善博接，凡花木同類者，各候其梁液所至之時，博接之無弗活者。非其類則氣不相貫，雖活不久。故或去支護本，使氣在本，實乃壯大。或去本護支，使氣在支，花乃繁茂，其巧不可縷數。物性雖殊，而不能逃人之智。予嘗得其法，以辛夷、木蘭合為一。有詩云：「辛夷與玉蘭，一白復一紫。二花合一株，顏色更可喜。」清明又宜種荔支、龍眼。種荔支必使枝葉東向，斜其本使葉蔭根，每畝二十餘株，以土培壅高二尺，下為溝洫。龍眼以稻草纏之，自乾至枝，使易上水。夏至宜嫁棗，宜酵竹根，宜種山丹、茉莉。八月宜鋤竹園。十一月朔宜囊諸種窖之，越五十日，取視其多寡，則知明歲所宜。以糟水澆海棠，以雪水埋地中以浸諸種，則耐寒不蠹。十二月宜添果木土。

○海南文木

海南文木，有曰花櫚者，色紫紅微香，其文有鬼面者可愛，以多如豬斑，又名花狸。老者文拳曲，嫩者文直，其節花圓暈如錢，大小相錯，堅理密致，價尤重。往往寄生樹上，黎人方能識取。產文昌陵水者，與降真香相似。有曰烏木，一名角烏，色純黑，甚脆。其曰茶烏者，來自番舶，堅而不脆，置水中則沉。有曰雞翅木，白質黑章如雞翅，絕不生蟲，其結癭猶楠鬥斑，號癭子木。一名雞刺，匠人車作素珠，澤以伽亻南之液，以紿買者。有曰虎翅木，文如虎斑，皆出文昌、陵水。有曰蘇方木，汁紅可染，黎山野生者良，其花即金鳳。有曰鐵索木，質堅皮黃，剝落時如榆，可為器，黎山為多。有曰香楠，產崖州，童童若幢蓋，亭擢而上，枝枝相避，葉葉相讓，乾甚端偉。一名端正樹，膚有花紋，色黃綠而細膩，剖之香辣。有曰相思木，似槐似鐵力，性甚耐土，大者斜鋸之，有細花雲，近皮數寸無之，有黃紫之分。亦曰雞翅木，猶香[redacted]朗之呼雞涑[redacted]木，以文似也。花秋開，白色，二三月莢枯子老如珊瑚珠，初黃，久則半紅半黑，每樹有子數斛。售秦晉間，婦女以為首飾。馬食之肥澤，諺曰：「馬食相思，一夕[redacted]肥。馬食紅豆，騰驤在廄。」其樹多連理枝，故名相思。唐詩：「紅豆生南國。」又曰：「此物最相思。」酈露詩：「上林供御多紅豆，費盡相思不見君。」唐時常以進御，以藏龍腦，香不消減。有曰鐵力木，理甚堅致，質初黃，用之則黑。其性濕，赤手憑之令脈澀，黎山中人多以為薪，廣人以作梁柱及屏幛。南風天出水，謂之潮木，亦曰石鹽。作成器時，以濃蘇木水或胭脂水三四染之，乃以浙中生漆精薄塗之，光瑩如玉，如紫檀，其潮亦止。紫檀一名紫榆，來自番舶，以輕重為價，粵人以作小器具，售於天下。花櫚稍賤，凡牀屏案多用之。若香楠、虎子楠、鐵力，則凡為棟樑、船碇皆是也。香楠有紫

貝、金釵之名，金釵色黃赤，紫貝黃中帶綠，皆香辣細潤。黃楠木理粗疏。有水桫者，葉如羅漢鬆，膚理細潤，可方鐵力，以作棺不朽。有飛雲木，文如波浪到心，可為杯。有秋風木，類梓，生子數十成兂，味酸甜可食。有胭脂木，高三四丈，葉類波羅，色如胭脂紅豔，與秋風木、紫荊性皆耐土不易朽。有█餘，根葉俱類桃，而膚理輕細油膩，性耐水。有椽木，分青、黃、白三種，黃者最良，堅而膩，不招蟲蛀。有槌子木，一名員子，一名赤梨，椽之別種也。子如珠璣可食，亦曰珠子木，子多則歲歉，長樂人每以為驗。有水椰，葉如魚子蘭稍尖，其質有文如牛角者良。有曰櫨，性堅而理疏。有金絲█累，可為弩，其白█累如象牙者，可為器皿，性最韌。有椅，一名雲楸，琵琶、棋、枰多用之。有吐珠木，堅如鐵力，色比紫荊較赤。此皆海南之文木也。海南五指之山，為文木淵藪，眾香之大都。其地為離，諸植物皆離之木，故多文。又離香而坎臭，故諸木多香。香結於下則枝葉枯於上，有科上槁之象，故欲求名材香塊者，必於海之南焉。自儋州至崖千里間，木多雜樹，又多樹上生樹，蓋鳥食樹子，糞於樹枝而生者，巨且合抱，或枝柯伏地下，連理而生。亦多鐵力、石梓、香楠、水桫之屬，惟地暖少霜雪，鬆木不生，即生亦質性不堅，脂香液甘，易為白蟻所食。故嶺南楝柱榱桷之具，無有以鬆為用者，亦以多文木故也。

○山木

德慶悅城水口，有龍母祠，祠南之山曰青旗，是多古木。有一巨桂，土人伐之作龍船，從水口至廣州五百餘里，一日往還。憚其太疾也，為四足於船底以阻水。不知龍飛以足，疾乃益甚，一擊鼓，即越三灣。土人大懼，沉於水。明歲端陽復出之，周船身悉生鱗甲，乘至楊柳沙，驤首振尾，遂與舟人俱沉。金鼓聲隱隱潭底，久之乃絕。至今風雨晦冥，船輒浮出，土人或於端午日祭之。山上多香楠、水桫、鐵力諸木，某將軍以金二千市於神，神不之許，強伐得八九株，雷雨暴至，木盡騰踴入江。又有人舟至廟口，壞其█太筒，入山斷一木為之，置金神座而去。已而舟至南寧，█太筒忽失，一鯉魚入舟，剖得金，封識宛然。其靈異多此類。吾粵瀕海之山，每大風雨，龍輒拔其大木以為用，比歲高梁山中，數有水桫浮出，長三四丈，大數盡，皆龍所棄之餘材也。凡山中巨木，皆有龍主之，龍之所棄乃可取，否則巨木為災患。蓋龍屬木，龍之所在，巨木不令人伐，惡傷其類也。又龍多藏木中，雷雨而龍起則木拔，龍非拔木也，木自隨龍者也。故龍不欲傷其木，虎不欲傷其草者，性也。

西寧在萬山中，樹木叢翳，數百里不見峰岫，廣人皆薪蒸其中，以小車輸載，自山巔盤回而下，編{█牌}乘漲，出於羅旁水口，是曰羅旁柴。其古木數百年不見斤斧，買田者必連柴山，山近水者價倍之。西寧稻田所以美，以其多水，多水由於多林木也。凡水生於木，有木之所，其水為木所引，則谿澗長流。故《易》曰：「木上有水井。」從化流溪之地，萬山綿亙，林木蓊鬱，居民以為潤水山場，二百年來，斧柯不入。萬曆季，有奸民燒炭市利，盡赭其山，木既盡，無以縮水，於是泉源漸涸，田裡多荒。故知川竭由於山童，林木暢茂，斯可以言水利。

○移榕

東莞城西上清觀，有榕五株。故老言：昔有道士，其妻戲以雷印擊案，忽有雷神五，來止庭前不去，妻大驚怖。道士歸，乃言觀前無樹，吾召雷，欲移數大樹庇廕山門耳。須臾風雨大作，有巨榕五株列植觀前，狀甚怪，至今猶存。

○[redacted]冬葉

有[redacted]冬葉者，狀如芭蕉葉，濕時以裹角黍，乾以包苴物，封缸口。蓋南方地性熱，物易腐敗，惟[redacted]冬葉藏之可持久，即入土千年不壞。柱礎上以[redacted]冬葉墊之，能隔濕潤，亦能理象牙使光澤。計粵中葉之為用，[redacted]冬為多，蒲葵次之。有油葵者，似[redacted]葉而性柔，以作蓑衣，耐久不減蒲葵。諺曰：「油葵蓑，蒲葵笠。朝出風乾，莫歸雨濕。」又曰：「只賣葉，休賣花。花貧葉富，二葵成家。」廣州竹枝詞云：「五月街頭人賣葉，捲成片片似芭蕉。」謂[redacted]冬葉也。「參差葉尾作蓑篷，」謂蒲葵也。篷形方，大三尺許，以施於背庶雨，名曰葵篷。葵曰蒲葵者，以葉如蒲而倒垂，蓋蒲之木也。

○山大丹

山大丹，花大如盤，蕊時凡數十百朵，每朵四瓣合成球，與白繡球花相類。首夏時開，初黃色，漸紅如丹砂，將落復黃，黃紅相間，光豔炫目，開最盛最久。八月又開，俗名馬纓丹。有以大紅繡球名之者，又以其瓣落而蒂枝矗起，槎[redacted]牙成簇，與珊瑚柯條相似，又名珊瑚球。言大紅繡球者，以開時也。言珊瑚球者，以落時也。唐詩「越人自貢珊瑚樹」，意即此。然亦不讓海底女珊瑚矣。惜漢宮積草池旁，未嘗植此耳。是花多野生，移至家園培養，乃益茂盛，故曰山丹。予詩：「山丹無大小，寸寸是珊瑚。」考宋徽宗賜此花名珊瑚林，黃聖年以為即[redacted]桐。有句云：「花似彩絲堪續命，樹驚榴火合中天。」其花開以端陽，開又最久，故云。

○步驚

步驚，木本，以嫩葉和米數粒微炒，煎湯飲之，可癒嘔瀉寒疾。花有幽復，步行遇之，往往驚為蕙蘭，故曰步驚。永安人每以嫩葉乾之，持入京師作人事。

○槌子

槌子，一名員子，多生則歲歉，永安人每以為驗。

○紅豆

紅豆，本名相思子，其葉如槐，莢如豆子。夏熟，珊瑚色，大若芡肉微扁。其可以飼鸚鵡者，乃蔬屬藤蔓子。細如[redacted]豆，而朱裳黑喙，其結實甚繁，乃籬落間物，無足貴也。其本木者，樹大數圍，結子肥碩可玩。萬紅友有詞云：「拂砌青陰，垂簷絳莢。暖風薰坼，串煎珊珠。[redacted]點苔石。鸚哥啄雨，銜不去詰多香粒。珍惜。誰喚小梅，僭紅兒名色。」又有賦云：「其蔭也如槐之敷，其結也如豆之腴。其莢維絳，其實則朱。其色煒煒然如屑南海之珊瑚，其質磊磊然如彩合浦之明珠。若是物者，即為之奩礡瑁，[redacted]半車渠，聯以冰蠶之縷，而綴諸翠鳳之襦，不亦宜乎。」又曰：「爰有扶桑小墅，刺桐別院，黎女青鬟，蠻姑素面。挹深翠於林間，檢輕紅於械畔。莞榴粒之羞圓，[redacted]既杰頭手[redacted]灄紜；旎鶬攵[redacted]獠髩，匀[redacted]而顏亂。訝丹砂其九還，似琥珠之一串。戲藏鬮而賭勝，裹鮫綃以持薦。偶玫釧之誤觸，隨杏裙而不見。豈徒蓄豔於香閨，實足襲珍乎玉案。」又紅豆花，形似蓮而小，色白，中有紅心一縷。汪

碧巢詩：「冰潔花叢豔小蓮，紅心一縷更嫣然。」王摩詰詩：「紅豆生南國」，「此物最相思」。按相思子，硃墨相銜，豆大瑩色，山村兒女，或以飾首，婉如珠翠，收之二三年不壞。相傳有女子望其夫於樹下，淚落染樹結為子，遂以名樹雲。

○果日

雒陽獨以牡丹為花，花一月十五日，牡丹盛開，曰花朝。古詩：「牡丹開日是花朝。」廣州以荔枝、龍眼為果，歲夏至日，賈人以板箱載荔枝、龍眼而北，曰果箱。予詩云：「舟車北去果箱多。」荔枝大熟，曰果日。予詩云：「南中歡果日，競獻荔枝盤。」荔枝漢已有之，相如云「[redacted]Ｅ５２荔枝。」枝亦作支，張衡云「荔黃支甘」。荔字或作離，音力致反。

○粵東荔支早熟

粵東荔支，社日，犀角子先熟。郭蓼菊詩云：「未摘龍牙開笑口，先嘗犀角沁詩脾。」龍牙亦荔支名。又三月熟者曰三月青，四月熟者曰四月紅。予詩：「三月青連四月紅，離支早熟讓南中。」蓋以先年十月作花，故早熟也。又粵中荔支，先閩一月而熟。陸放翁詩：「北嶺空思擘晚紅。」自注云：「北嶺在福州」。予少時，與友人朱景參會嶺下僧舍，時秋晚，荔子獨晚紅在。

○大荔細荔

《潮州府志》：大荔、細荔。大荔荔枝，細荔龍眼也。龍眼本荔支之族，具體而微，故曰細荔，亦曰荔奴。粵人以荔支、龍眼為業，隨土壤所宜種之，種荔奴之利多於荔支。然荔奴之美不若閩，荔支則過之矣。秀水朱氏云：閩粵荔支，優劣向無定論，世之品荔支者不一，或謂閩為上，蜀次之，粵又次之。或謂粵次於閩，蜀最下。以予論之，粵中所產掛綠，斯其最矣。福州佳者，尚水敵嶺南之黑葉。而蔡君謨《譜》乃云：廣南州郡所出精好者，僅比東閩之下等。是亦鄉曲之論也。

○御摘荔支

宋端宗幸沙湧處士馬南寶家，荔支方熟，帝手摘一枝，後經摘處，風味獨殊，人以為異。予詩：「一株高出少微家，青葉當年覆翠華。一自端皇親摘後，至今香烈勝群葩。」南寶自[redacted]門變後有詩云：「眾星耿耿滄溟底，恨不同歸一少微。」故予首句雲。

○龍眼

合浦龍眼，色味殊絕，可敵荔支，蘇長公嘗以為然。其詩曰：「香割蜜脾知味勝，價輕魚目為生多。」

○泡木

泡木，千百成行，出於江海[redacted]沙水間，乃無始以前之木，質不朽爛，火之不然。漁人斲之以係罟網，尚其性甚浮故也，高明、高要有之。

○海苔樹

海苔樹，出陽江海中石上，狀如樹枝，根如鐵，亦稱鐵樹。柯條蟠結，有枝無葉，分紅黑二種。火稍炙之，隨手作各種古樹，甚有畫意。予詩云：「非鐵非苔樹，珊瑚軟未成。」

○油葵

油葵，生陽江、恩平大山中，樹如蒲葵，葉稍柔，亦曰柔葵。取以作蓑，禦雨耐久。諺曰：「蒲葵為扇油葵蓑，家種二葵得利

多。」

○海棗

海棗，俗名紫京，堅重過鐵力木。鐵力木不甚宜水，此則入水及風雨不朽。以作屋，嫌小皺裂，故不貴。

○鹽醋子

鹽醋子，陽江山林多有之，高四五尺，葉如苦楝，秋生白花，結子最繁，冬即枯死。子味酸如醋，酷日暴之，能出白鹽，故名。予詩：「貧家愛向陽江住，鹽醋多從樹上求。」

○刺桐

刺桐，花形如木筆，開時爛若紅霞，風吹色愈鮮好，絕無一葉間之。有詠者云：「一林赤玉琢玲瓏，豔質由來愛著風。日暮海天無暝色，滿山霞作刺桐紅。」或謂刺桐即蒼梧。

○香桃花

香桃花，與中州桃花不異，獨於八九月盛開，有微香。中宿峽秋海棠亦香。大抵嶺南眾香之國，花木多香，蓋陽德之所勃發也。

○散沫花

散沫花，一名指甲花，樹高五六尺，枝條柔弱，花繁細如半米粒許。廣人多使丐者著敝垢衣種之，花香尤烈。其葉以染指甲，故名指甲花。粵女歌云：「指甲葉，鳳仙花，染成纖爪似紅芽。」鳳仙花一名金鳳。

○朱槿

朱槿，一名日及，亦曰舜英。葉如桑，光潤而厚，樹高止四五尺，而枝葉婆娑。自仲春花至仲冬，一叢之上，日開數百朵，朝開暮落，色深紅五出，大如蜀葵，瓣捲起，勢若飛[redacted]，層出如樓子。有蕊一條，比瓣稍長，上綴金屑，日光所爍，疑有火燄。江總木槿賦：「朝霞映日殊未妍，珊瑚照水定非鮮。千葉芙蓉詎相似，百枝燈花復羞燃。」是也。粵女多種之，插枝即生，以其花蒸醋食之，能美顏潤血。蘇子瞻詩：「燄燄燒空紅佛桑」，謂朱槿也。佛桑又有殷紅、水紅、黃、紫各色，花比朱槿差小，稱小牡丹。四時有花，繞籬種之，爛熳若錦屏。白者以為蔬菜，甜美可口，女子食之尤宜。予詩：「花當園蔬有佛桑」。徐文長謂佛桑即扶桑，有句云：「蠻花長憶爛扶桑。」

○瓊南花木

瓊南氣候，大抵在新夏初秋之間，半涼半燠。諺云：「葉茂四時，花開八節。」扶桑自春，木芙蓉自夏，桃菊自秋，皆開至冬春而止。連亦有四季花者。木蘭花如粟，淡黃，芳似珠蘭而蘊藉過之，樹本大者圍數尺，真可以為木蘭舟也。木槿花比廣州較大，名土牡丹，皆從夏至冬有花。有青茉莉，本如藤蘿，盤結成蓋，花時香甚酷烈，土人多結竹為亭，坐臥其下，為消暑之會。有仙人掌，自下而上，一枝一掌無花葉，可以辟火。有鐵樹，葉朱紺色，形如江南老少年，其本則棕也。有人面竹，可為杖，瓊南竹此為佳種，他竹率生荊棘。有藤竹，堅實耐久，長逾尋丈，皆與諸花雜植，以為園林之玩者。

○添色芙蓉

廣州木芙蓉，其色一日數換，晨正白，午後微紅，夜深紅。有半紅半白者，有先紅後白者，名曰添色芙蓉。種之當年成樹，高二

三丈，其蒂有四花，開其二剖之，復有二花在焉。少陵詩：「並蒂芙蓉本是雙。」古人立言，其根柢如此。外有江南玉芙蓉一種，色稍白，名南金花。

○孔雀花

瓊州有孔雀花，可以避暑。有為苦熱詩者云：「葛衣半解方流汗，凍殺牆陰孔雀花。」是花性宜陰濕，對之生寒，故云。

○椰葉

瓊州多椰子葉。昔趙飛燕立為皇后，其女弟合德獻諸珍物，中有椰葉席焉。椰葉之見重也，自漢時始。瓊州人無分男女，首皆戴笠，以竹絲為之。其用椰葉為笠者，貴之也，以為席則賤之矣。

○刺桐葉

瓊州田家，以刺桐葉糞田，門巷多種之，耕時視其花為候。王佐詩：「東君三月剪猩紅，分著枝頭片片工。海國鄉村隨處有，田家門巷一般同。離披風火寒生燄，爛熳晴霞暖鬧空。地僻喜無車馬到，閒看花候畢農功。」

○■殺末

瓊州人以茱萸為■殺末，雜辛香物煮之，以竹筅潑起白沫花飲之，清晨以奉老者。王佐詩：「藤缽曉茶吹■殺末，又以檳榔白為茶。」檳榔白者，檳榔始花未結實，以花莖嫩者食之以代茶。有謠曰：「檳榔白，不食花。食花蒂，當靈茶。檳榔青，子初成。食青子，當茶清。」檳榔青者以子言，檳榔白者以花言也。瓊州人以檳榔為菽粟，其嗜之過於諸郡，毋須臾而去於口。予詩：「檳榔為口實。」又云：「歡口檳榔花，儂口檳榔子。花香子不如，子甘花不似。甘香得相同，何必求連理。」

第二十六卷 香語

沉香

嶠南火地，太陽之精液所發，其草木多香，有力者皆降皆結而香。木得太陽烈氣之全，枝幹根株皆能自為一香，故語曰：「海南多陽，一木五香。」海南以萬安黎母東峒香為勝。其地居瓊島正東，得朝陽之氣又早，香尤清淑，多如蓮萼、梅英、鵝梨、蜜脾之類。焚之少許，氛翳彌室，雖煤燼而氣不焦，多醞藉而有餘芬。洋舶所有番沉、藥沉，往往腥烈，即佳者意味亦短。木性多，尾煙必焦。其出海北者，生於交趾，聚於欽，謂之欽香。質重實而多大塊，氣亦酷烈，無復海南風味，粵人賤之。海南香故有三品，曰沉，曰箋，曰黃熟。沉、箋有二品，曰生結，曰死結。黃熟有三品，曰角沉，曰黃沉，若散沉者，木質既盡，心節獨存，精華凝固，久而有力。生則色如墨，熟則重如金，純為陽剛，故於木則沉，於土亦沉，此黃熟之最也。其或削之則卷，嚼之則柔，是謂蠟沉。皆子瞻所謂「既金堅而玉潤，亦鶴骨以龍筋，惟膏液之內足，故把握而兼斤，無一往之發烈，有無窮之氤氳」者也。凡彩香必於深山叢翳之中，群數十人以往，或一二。日即得，或半月徒手而歸，蓋有神焉。當夫高秋晴爽，視山木大小皆凋瘁，中必有香。乘月探尋，有香氣透林而起，以草記之，其地亦即有蟻封高二三尺。隨挖之，必得油速、伽亻南之類，而沉香為多。其木節久蟄土中，滋液下流，既結則香面悉在下，其背帶木性者乃出土，故往往得之。

香之樹叢生山中，老山者歲久而香，新山者不及。其樹如冬青，大小不一。結香者百無一二。結香或在枝幹，或在根株，猶人有癰疽之疾。或生上部，或癧下體，疾之損人，形貌枯瘠，香之災木，枝葉萎黃。或為風雨所摧折，膏液灑於他樹，如時症傳染，久亦結香。黎人每望黃葉，即知其結已結香，伐木開徑而搜取。買香者先祭山神，次賂黎長，乃開山以藤圈其地，與黎人約，或一旬或一二月，以香仔扌瓜香之日為始。香仔者，熟黎能辨香者也。指某樹有香，或樹之左之右有香，則伐取之，香與平分以為值。凡香多在大乾上，樹之枝條不能結，以力微也。生結者，於樹上已老者也。死結者，斲樹於地，至三四十年乃有香而老者也。花鏇則香樹已斷而精液湧出，雖點點不成片段，而風雨不能剝，蟲蛟不能食者也。諸香首稱崖州，以出自藤橋內者為勝。而藤橋有一溪，飲之即死，蓋諸黎瘴毒所聚。諺云：「不怕藤橋鬼，只怕藤橋水。」其香美而水毒如此。

香產於山，即黎人亦不知之。外人求售者，初成交，償以牛酒諸物如其欲，然後代客開山，所得香多，黎人亦無悔。如罄山無有，客亦不能索其值也。黎人生長香中，飲食是資，計畬田所收火粳灰豆，不足以飽婦子。有香，而朝夕所需多賴之，天之所以養黎人也。香曰沉香者，歷年千百，樹朽香堅，色黑而味辛，微間白疵如針銳。細末之，入水即沉者，生結也。黎人於香樹，伐其曲乾斜枝，作斧口以承雨露，歲久香凝，入水亦沉。而色不甚潤澤者，死

結也。伽亻南與沉香並生，沉香質堅，伽亻南軟，味辣有脂，嚼之黏齒麻舌，其氣上升，故老人佩之少便溺。上者鶯哥綠，色如鶯毛。次蘭花結，色微綠而黑。又次金絲結，色微黃。再次糖結，純黃。下者曰鐵結，色黑而微堅，名雖數種，各有膏膩。匠人以雞刺木、雞骨香及速香、雲頭香之屬，車為素珠，澤以伽亻南之液，磋其屑末，醞釀錫函中，每能紿人。油速者，質不沉則香特異，藏之篋笥，香滿一室。速香者，凝結僅數十年，取之太早，故曰速香。其上者四六者，香六而木四，下四六者，木六而香四也。飛香者，樹已結香，為大風所折飛山谷中，其質枯而輕，氣味亦甜。鐵皮香者，皮膚漸漬雨露，將次成香，而內皆白木，土人烙紅鐵而爍之。蟲漏者，蟲蛀之孔，結香不多，內盡粉土，是名蟲口粉肚。花戔刂者，以色黑為貴。去其白木且沉水，然十中一二耳。黃色者質嫩，多白木也。雲頭香者，或內或外，結香一線，錯綜如雲，素珠多此物為之。最下則黃速、馬牙，如今之油下香。以上諸香，贗者極多，即佳者亦埋於地窖，覆以濕沙，賣時取起。半沉者試水亦沉，如大塊沉香，須試於江。江水流動，非真沉香不沉。若置缸缶中，水少自然沉底，不可不察也。然此等尚可識之，惟夾板沉難識，以水浸一宿，即渙散矣。

沉香有十五種，其一，黃沉，亦曰鐵骨沉、烏角沉。從土中取出，帶泥而黑，心實而沉水，其價三換最上。其二，生結沉。其樹尚有青葉未死，香在樹腹如松脂液，有白木間之，是曰生香，亦沉水。其三，四六沉香。四分沉水，六分不沉水，其不沉水者，亦乃沉香非速。其四，中四六沉香。其五，下四六沉香。其六，油速，一名土伽亻南。其七，磨料沉速。其八，燒料沉速。其九，紅蒙花鏟。蒙者背香而腹泥，紅者泥色紅也，花者木與香相雜不純，鏟木而存香也。其十，黃蒙花鏟。其十一，血蒙花鏟。其十二，新山花鏟。其十三鐵皮速，外油黑而內白木，其樹甚大，香結在皮不在肉，故曰鐵皮。此則速香之族。又有野豬箭，亦曰香箭，有香角、香片、香影。香影者，鋸開如影木然，有鴛鴦背、半沉、半速、錦包麻、麻包錦。其曰將軍兜、菱殼、雨淋頭、鯽魚片、夾木含泥等，是皆香之病也。其十四，老山牙香，其十五，新山牙香，香大塊，剖開如馬牙，斯為最下。然海南香雖最下，皆氣味清甜，別有醞藉。若渤泥、暹羅、真臘、占城、日本所產，試水俱沉，而色黃味酸，煙尾焦烈。至若雞骨香，乃雜樹之堅節，形色似香，純是木氣。《本草綱目》以為沉香之中品，誤矣。

○伽亻南

伽亻南，雜出於海上諸山。凡香木之枝柯竅露者，木立死而本存者，氣性皐溫，故為大蟻所穴。大蟻所食石蜜，遺漬香中，歲久漸浸，木受石蜜，氣多凝而堅潤，則伽亻南成。其香本未死蜜氣未老者，謂之生結。上也。木死本存，蜜氣膏於枯根，潤若饣易片者，謂之糖結，次也。歲月既淺，木蜜之氣未融，木性多而香味少，謂之虎斑金絲結，又次也。其色如鴨頭綠者，名綠結。掐之痕生，釋之痕合，[redacted]之可圓，放之仍方，鋸則細屑成團，又名油結，上之上也。伽亻南本與沉香同類而分陰陽。或謂沉，牝也。味苦而性利，其香含藏，燒乃芳烈，陰體陽用也。伽亻南，牡也。味辛而氣甜，其香勃發，而性能閉二便，陽體陰用也。然以洋伽亻南為

上。產占城者，剖之香甚輕微，然久而不減。產瓊者名上伽亻南，狀如油速，剖之香特酷烈。然手汗沾濡，數月即減，必須濯以清泉，膏以蘇合油，或以甘蔗心藏之，以白萼葉苴之，瘞土數月，日中稍暴之，而後香魂乃復也。占城者靜而常存，瓊者動而易散，靜者香以神行，動者香以氣使也。藏者以錫為匣，中為一隔而多竅，蜜其下，伽亻南其上，使薰炙以為滋潤。又以伽亻南末養之，他香末則弗香，以其本香返其魂，雖微塵許，而其元可復，其精多而氣厚故也。尋常時勿使見水，勿使見燥風，霉濕出則藏之，否則香氣耗散。

○莞香

莞香，以金釵腦所產為良。地甚狹，僅十餘畝，其香種至十年已絕佳，雖白木與生結同。他所產者在昔以馬蹄岡，今則以金桔嶺為第一，次則近南仙村、雞翅嶺、白石嶺、梅林、百花洞、牛眠、石鄉諸處，至劣者烏泥坑。然金桔嶺歲出精香僅數斤，某家家精香多寡，人皆知之。馬蹄岡久已無香，其香皆新種無堅老者。凡香，先辨其所出之地，香在地而不在種，非其地則香種變。其土如雞子黃者，其香鬆而多，水熟沙黑而多土者，其香堅而多生結，能耐霜雪。又以泥紅名硃砂管者，或紅如曲粉者，磽确而多陽者為良土。莞人多種香，祖父之所遺，世享其利。地一畝可種三百餘株，為香田之農，甚勝於藝黍稷也。然可種之地僅百餘里，他處弗茂且弗香。凡種香，先擇山土，開至數尺，其土黃砂石相雜，堅實而瘠，乃可種。其壤純黃純黑無砂，致雨水不滲，潮汐潤及其香，紋或如飴糖，甜而不清，或多黑絲縷，味辣而濁，皆惡土也，不宜種。香木如樹蘭而叢密，行人每折枝代傘，謂之香陰。其葉似黃楊，凌寒不落，種五六年即結子。子如連翹而黑，落地即生，經人手摘則否。夏月子熟種之，苗長尺許，乃拔而蒔，蒔宜疏，使根見日。疏則香頭大，見日則陽氣多。歲一犁土，使土鬆，草蔓不生。至四五歲，乃斬其正乾鬻之，是為白木香。香在根而不在乾，乾純木而色白，故曰白木香。非香故曰白木，而不離香，故曰白木香，此其別也。正乾已斬，留其支使益旁抽。又二三歲，乃於正乾之餘，出土尺許，名曰香頭者，鑿之。初鑿一二斤，曰開香門，亦曰開香口。貧者八九歲則開香門，富者十餘歲乃開香口。然大率歲中兩鑿，春以三月，秋以九月。鑿一片如馬牙形，即以黃土兼砂壅之，明歲復鑿，亦如之。自少而多，今歲一片，明歲即得二三片矣。然貧者鑿於三月，復鑿於九月耳，富者必俟十閱月乃再鑿，蓋以十月香胎氣足，香乃大良也。既鑿已，其為雨露所漬而精液下結者，則其根美。其雨露不能漬，水不能腐者，其精液滲成一縷，外黃內黑，是名黃紋黑滲。以此為上。蓋香以歲久愈佳，木氣盡，香氣乃純，純則堅老如石，擲地有聲，昏黑中可以手擇。其或鬃紋交紐，穿胸而透底者，或不必透底而面滲一黑線者，或黑圈斑駁如鷓鴣斑者，或作馬尾滲者，或純黃者，鐵殼者，皆為生香。生曰生結，亦曰血格。曰黑格。熟曰黃熟，亦曰水熟。黃熟者，香木過盛，而精液散漫，未及凝成黑線者。又土壅不深，而為雨水所淋者，是為黃熟。生結者，香頭之下，間有隙穴，為日月之光所射，霜露之華所漬，日久結成胎塊，其質不朽，而與土生氣相接者，是為生結。以多脂膏潤澤，洽於表裡，又名血格，曝之日中，其香滿室，不必焚█，

而已氤氳有餘矣。

凡鑿香貴以其時，秋冬鑿則良，霜雪所侵，精華內斂，木質盡化，瘠而不肥，故尤香。春鑿則多水氣而濕，夏鑿多火氣而燥。然香既鑿，夜必霧露之，晝必曝之，使其木氣盡去。惡者為佳者所薰染，則又一一皆香，不可以濕霉沾之，使色味損壞。若香氣日久不發，濯以溫湯，磨以木賊，其香復發。然當南風[redacted]之，或有水氣，不如當北風時，天氣乾爽，[redacted]之乃大香。香之生結者，[redacted]之煙輕而紫，一縷盤旋，久而不散，味清甜，妙於沉水。黃熟則反是。然黃熟亦有美者。其樹經數十百年，本末皆朽，揉之如爛泥，中存一塊，土氣養之色如金，其氣靜穆，亦名熟結。至馬尾滲，則香之在硃砂黃土中者，歲久天成一線，光黑如漆，浸潤香上，質堅凝而肌理密，乃香之津液所漬，氣味與生結相等而更悠揚，此所以為貴也。

凡種香家，其婦女輒於香之稜角，潛割少許藏之，名女兒香，是多黑潤、脂凝、鐵格、角沉之類。好事者爭以重價購之，而尤以香根為良。香根亦多種，蓋香木善變，有種至二三十年，其根鬆脆，絕無可採者，則以其地不同而香種亦變也。故凡鑿香師，見香木葉小而黃，則知其下根必異。蓋其精華下墜，水不能自根而上，故葉小而萎黃也。香師知其然，每竊掘之，私藏沙土之中，故主人須督視惟謹，然今種香家皆能鑿香，香師亦無所施其詐矣。凡香，此半鑿，彼半旋長，香皮不損，則香之肉香生。培以砂土，其香頭漸大至於百年之久。香頭中空，可坐數人，其香成窩穴形，在於中空之旁者，是曰岩香。無水土之氣，雨澤之滋則尤美。或曰，香之老者以[redacted]嚴似英石，鑿痕久化，紋紐而節乖錯，破之參差不順開者為良，其形殊，其氣亦異。故辛者為鐵面之族，恬者為哈窩之宗，靜者為菱尖，濃者為虎皮，透者為鷓鴣斑，咸有山澤雲霞之氣，無闤闠旖旎之味，故可重雲。自離亂以來，人民鮮少種香者，十戶存一，老香樹亦斬刈盡矣。今皆新植，不過十年二十年之久，求香根與生結也難甚。

莞行度嶺而北，雖至劣亦有馥芬，以霜雪之氣沾焉故也。當莞香盛時，歲售逾數萬金。蘇鬆一帶，每歲中秋夕，以黃熟徹旦焚燒，號為薰月。莞香之積閶門者，一夕而盡，故莞人多以香起家。其為香箱者數十家，藉以為業。其有不經製造者，亦曰生香。以上香雜次香中蒸炙成紋，以應賈人之急，亦曰熟香。其以瓦罌燒熱，投劣香於中，厚蓋之，使火氣逼而精液盈，面點點成斑綜紋，以為此生格也，熟結也，斯是偽香。而吳下亦多售之，故香估易以致饒。

德慶有香山，高明、新興有老香山，《南越志》：盆允縣利山多香林，名香多出其中。又朱崖有香洲，洲中山諸異香，往往無名，而並未言及東莞。蓋自有東莞所植之香，而諸州縣之香山皆廢矣。昔之香生於天者已盡，幸而東莞以人力補之，實之所存，反無名焉。然老香二山至今未嘗無香，而地苦幽深，每為虎狼據扼。蓋山谷之珍，因不欲盡出於人世也。東莞香田，蓋以人力為香，香生於人者，任人取之，自享其力，鬼神則不得而主之也。然東莞出香之地多磽确，種香之人多樸野不生文采，豈香之能奪其靈氣耶？香擇其地而生，香無美惡，以其地而為美惡，購香者問其所生何地，

則其香之美惡可知矣。地之磽确者，不生他物而獨生香，有香而地無餘壤，人無徒手。種香之人一，而鬻香之人十，[redacted]香之人且千百，香之為用亦溥哉！

○鶴頂香

古榕之腹，常有鳥銜香子墮落其中，歲久香木長成，其枝葉微出榕杪，白鶴之所盤旋，朝夕不散。久之香木作結，堅潤如脂，人取而[redacted]之，香煙翔舞，悉成白鶴之形，白鶴大小，則視香煙之[redacted]薄，是名鶴頂香。東莞或時有之，或曰是遁香也。身在榕中，而氣與鶴相感，蓋以榕為體，以鶴為用者也。聞成化間，有南海人於水瀕得朽木，大如缽盂，知為沉香也，[redacted]之。其煙作七鷺鷥，飛至二三丈，以獻於朝，得官錦衣百戶。識者謂沉香在水次，七鷺鷥飲宿其上，積久精神彙入，因結成形。此亦鶴頂香之類也。

○蘭香

莞香之精者不可變，其粗者可變，變之以蘭。以蘭變之，其香遂為蘭香。蓋蘭以香為質，香以蘭為神，蘭之神無所寄，寄於香。寄於香，而蘭之神於是乎長留矣。然諸蘭之神不可留，惟樹蘭可留。樹蘭大者數圍，其葉大者葉三，名三葉。小者葉五葉七，名五葉、七葉。五葉、七葉者，花香而味幽細，夏月盛開。以莞香之粗者，茗以濯之，雜置樹蘭於其中，包以蜜香之紙，曝以烈日，蘭焦復易。如此四五度，乃封貯之。[redacted]則蘭氣清芬，宛如黃粒初熟，露華尚凝，如游於金粟之林矣。然香薰曬於復，不可即[redacted]，[redacted]必在冬春之間，陽氣既純，味乃恬永。其蘭乾者亦勿棄，留在香中使相養，蘭氣善還，雖隔歲，猶可研末以作香線也。

○諸香

諸香，有曰雞[redacted]香，枝條似雞距故名。一曰雞香，一曰雞藤香，一曰雞骨香。有冷生香，似降香而小。降香，一曰降真香，雜諸香焚之，其煙直上，輒有白鶴下降。有馬眼香，其藤大如臂，歲久心朽皮堅甚香，周遭有小眼，如雕刻香筒狀，粵人多以供神，謂之比降。降之真者，人海舶而來，曰番降，根極堅實，色素潤似蘇方木，燒之初不甚香，得諸香和之特美，其屑可治刀傷。有水藤香。有楓香，即楓膠也。一曰白膠香，有左紐香、石檀香，有海漆香，產文昌海港，色其黑，焚之油出如如漆。有龍骨香，其樹叢生有刺，汁甚毒，枝老而根結者美。有芸香，山中樹液所結，雜諸香焚之，能除濕氣。有思勞香，狀乳香而青黃褐色，氣似楓膠。有橄欖香，橄欖之脂也，如黑飴狀，以黃連木及楓膠和之，有清烈出塵之意。有薰陸香，一名馬尾香，《山記》：羅浮有越王擣薰陸香。其曰白木香，則東莞香木之枝幹也，經斲傷則成黃熟，否則歲久亦止白木，故曰白木香。廣中香族甚多，其未知名者，味皆酷烈。廣人生長香國，不貴沉檀，顧以山野之香為重也。

○檀香

嶺南亦產檀香，皮堅而黃者黃檀，白者白檀，皮腐而色紫者紫檀，皆有香。而白檀為勝，與紫檀皆來自海船。然羅浮亦有白檀。竺法真謂：元嘉木，有人於羅山見一樹，大三丈餘圍，辛芳酷烈，其間枯條數尺，援而刃之，乃白旃檀也。比年三水縣西北百餘里，有香樹一株，大七八丈圍，其乾至四丈乃發枝，垂陰二畝，通體純白，土人稱白銀香，蓋白檀也。某帥使數百人伐之，僅於樹根一竅

為雨水所浸漬者，得香二十餘斤，味知沉水，其餘枝條皆不香。又新安黃鬆岡，有香樹三株，葉細如豆，類九里香，然不降不結，以不經斬伐，故精液不凝而皆散為枝葉也。枝葉為香之累，枝葉多，則其香在枝葉不在根節。然不在根節，則其香亦不在枝葉。蓋根節者，香之精華所聚，藉斧斤之力而凝，去其累精華者，而後精華有所舊。然此為莞香及沉速而言，若旃檀則寸寸皆香，不必其降其結，而以遭鬼神嫉忌，故爾質變而不香。噫，神物固不可以貪求也哉！

○煎香

香之美者，宜煎不宜■，■者有煙而無氣，煎則反是。蓋氣者香之魂，煙者香之魄，魂清而魄濁，魂輕而魄重。善焚香者，取其氣弗取其煙，取其魂弗取其魄，故常煎而不■，煎之之法，以生結之囫圇者，浣以新茗，芟其鬆浮，磨其稜角，而置香面於下，底於上，微沾少水，使香質滋潤，火既活而灰復乾，乃以玉碟或砂片隔之，使之不易就燥。香質不焦，膠液不流，則香氣生空，若無若有。香一片足以氤氳彌日，是名煎香。蓋五行木主藏魂，金主藏魄，故氣者香之魂也，木也。質者香之魄也，金也。其質貞者其氣清，金之氣多也。其質脆者其氣濁，木之氣多也。故煎香以取金氣，金氣不熱，則香魄長存。然惟生結囫圇者乃多金氣，黃熟則不及。

○心字香

《駿鸞錄》云：「番禺人作心字香，以素馨、茉莉半開者，著淨器，薄斯沉水香，層層相間封之。日一易，不俟花蔫，花過香成。」蔣捷詞云：「銀字箏調，心字香燒。」予詩：「多燒心字是心香，茉莉黃沉共作芳。香是番禺心字好，紫煙一縷結鴛鴦。」

○南方花皆可合香

南方花，如素馨、茉莉、■提、佛桑、渠那、大小含笑之類，皆可合香。又有麝香花，夏開，與麝香木皆類真麝香。或傳美家香用此諸花合之。溫氏云：素馨、茉莉摘下花蕊，香才過，即以酒■巽之復香。凡生香蒸過愈佳，如梅花、瑞香、酴■、梔子、茉莉、木犀及橙、橘花之類，皆可蒸。他日■之，則群花之香畢備，見《香乘》。

○種排草香

予沙亭鄉江畔，有沙地二三十畝，其種宜排草，農人以重價佃之。春以播秧，至六月始種排草，十月收之。其根長五六尺，賣以合香，葉以泥漬使乾，賣與番人為藥。每地一畝，以半種姜芋，以半種排草，以菜麩壅之。次年則以種姜芋者種排草，必相易也。農人喜種排草，其利甚厚。惜宜種之地，不能多有，沙亭之外，如潭山、大嶺間，亦有數十畝焉。

第二十七卷 草語

竹

竹曰華草，言草者故當以竹為首。東粵多竹，多異竹。有碧玉間者，其莖黃，有青絲間之，名碧玉間黃金。有黃金間者，其莖翠碧，有黃絲間之，名黃金間碧玉。有桃絲竹，黃黑絲間之，如椶竹而紋微粗。有青皮竹，大寸許，高二丈餘，皮冬夏長青，如初筍時去青作篾，與白藤同功。有黃皮竹，凡竹非青則綠，此獨黃。古詩云：「林中枝枝金瑯■，一丈二尺拂雲端。」謂此。有人面竹，節小而中大，小處如人面，大處如腹，亦曰佛肚竹。有鶴膝竹。有馬蹄竹，竹幹如馬蹄。有馬鞭竹，節逆生而無枝。有牛角竹，本大末小。有象牙竹，色如白象牙。有石竹，大者徑三寸，質實微空最堅，老者斧斤不能入，倭刀觸之立斷。有筋竹，莖直節平，不蛀，宜為矛。有{■力}竹，一名澀勒。勒，刺也。廣人以刺為勒，故又曰勒竹。長芒密距，枝皆五出如雞足，可蔽村砦。子瞻詩：「澀勒暗蠻村」。一名{■思}{■旁}。新興向無城，環種是竹，號{■力}城。其材可桁桷，篾可織，皮可■物，土人制為琴樣，以礪指甲，置於雜佩之中。用久微滑，以酸漿漬之，復澀如初。有蒲竹，性堅而直，亦可作屋材。有大頭竹，葉如蘆，徑五六寸，長者三四丈，宜為梘通水，以作篾，風浪不驚，然須盡去青皮，否則坼裂。有單竹，節長二尺，有花穰、白穰之別。白穰篾脆可為紙，花穰柔而韌，篾與白藤同功，練以為麻，織之，是曰竹布。故曰：南方食竹而方竹。有籬竹，大者徑寸，削之利如劍戟，小者鏃羽為箭能及遠，其葉箬亦曰白葉。葉生甚密，狀如葦，可編籬落作罩及船篷。有水竹，水居者以為障蔽，作撐篙非此莫勝，故種者雖多，而價常倍於他竹。有長節竹，節長至丈許。有{■圭}竹，葉細節疏，宜作{艹密}絲。有扶竹，枝幹相扶而生。有苦竹，類茅而節高莖曲，宜編織，性寒宜作瀝青，其根穿行山谷，延蔓成林，又名過山苦。予詩：「筍愛穿山苦。」

羅浮有大竹，《六貼》云：羅浮第三峰有竹，大徑七尺圍，節長丈二，謂之龍公竹。嘗有鸞鳳棲宿。其東有溪曰羅陽。永泰中，暑雨溪漲，有竹葉若芭蕉葉大，隨水流出。須臾一竹闊二尺餘，長二丈，隨之。蓋龍公之竹也。按龍公一作籠葱，舊志：籠葱竹大可十圍，世但聞其名，不識其物。水簾洞有道人庵，忽一人自稱姓黃，來寄宿，及去，留青竹篾一條，長二丈餘，無節。又《北戶錄》云：貞元中，有人至羅浮第十三嶺，見巨竹百千萬竿，竹圍二十一尺，有三十九節，節長二丈，筍甚膚直。此必籠葱之竹也。羅浮故多異竹，千百其類，予嘗自分水■奧至瑤池，二十餘里，皆行竹林中。枝葉交加，以兩手分披而過，欲尋籠葱，視多元有也。客云：昔湛文簡人羅浮，輿竿將折，就道傍老父取篾縛雲。至暮，輿人視篾，長二丈餘，無節。又崇禎間，一老父買篾環於廣州，一錢一環，環大八九寸，率無節無端，此皆異竹，必無意乃可遇之。其常可遇者，有{■函}{■䧟}竹，大如腳指，堅厚修直。竹成時，筍皮未落，輒有細蟲齧之，其文赤白似繡畫。又雙髻峰下百十步劉仙

壇側有符竹，竹不甚大，高止數尺，葉上有文如蝸涎，如古篆籀，其行或復或單，或疏或密，葉葉不同，若今巫覡所書符者。一竹中有一葉二葉，或數十竹中無一葉，葉雖枯而文色不改。文多白，與葉色不同。山人謂之竹葉符，每以餉客。又有沙箸竹，長尺許，其心如骨，白而勁，可以為箸。彩者須輕步從之，不爾，聞人行聲輒縮入沙中不可取，名越王餘算。此皆異竹也。大者籠蔥，小者沙箸，蓋羅浮最知名者。其美者有桃枝竹，大至四寸，疏節蔥莖，上下如一。皮光滑而黃，■而不■，名真瑯■。《南越志》云：博羅東洲足簟竹。或有贊者曰：簟竹既大，薄且空中，節長一丈，其直如繫。此言桃枝竹也，以為簟，曰桃笙。又有桃生，產青霞谷中，葉如■■，身如竹，密節而實中，犀紋瘦骨，高丈餘，亻■人以為弩弦。鐵橋、石樓諸峰多慈竹，有斑點者，有黃如金者，有綠色密節者，不畏水旱，隨處可植。亦有邛竹、方竹。有觀音竹。小如箸，高二三尺，葉細離披如草然。大抵羅浮竹類甚眾，東北數十里皆產竹，居人每以春夏采筍脯之，秋冬破削為篾，以售廣、惠二州。

嶺南奇草，大抵多蕉、竹類。葉多如芭蕉，乾多如竹，若檳榔、桄榔，椰、蒲葵，皆木之竹也。木之竹以葉而失其木，竹之木以乾而失其竹者也。羅浮有芭蕉竹，有檳榔竹，信宜之東山有木竹，皆以葉而名之為竹，故嶺南竹類絕繁。

嶺南筍不如江、浙，以其地火房少霜雪。火炎上，故筍味多苦。蓋竹冬生之草。生於冬仲，得一陽初復之氣，其時火足於地中。雷以火足而動，故竹以火足而萌。萌得火氣之先，故味苦。其稍甜者惟油筒竹，筍名龍芽，及甜竹、{■圭}竹、貓竹、筋竹、籬竹五種筍耳。凡竹有雌雄，第一節歧枝者雌，雌者多筍，是曰孕筍。有思摩竹，甚高大，筍生於節，筍成竹已及春。筍復生節，節之筍七，根之筍三，節節有筍，期年遂成大叢。然其筍絕不可食。

筍者，竹之初氣，勃然始生，其性迅銳而行，益人氣力，而其味以甘為貴。而山中採筍者，輒鬻其甜而自食其苦，謂甜者脹人，苦者可久食耐飢雲。然筍最難克化，其味削，能瘦損人。惟韶陽冬筍，於雪中得一陽之先，未出土，其真氣全。未經雷雨甲拆，其神全。此籜龍之至精者，食最宜人，惜山中野人未之知。外從化有馬竹，筍大如盤，長至二尺。西寧有銀竹，筍長三四尺，雖至梢與其母齊，籜猶不隕，剝之肥白而脆。增城有聖筍，陽山有春不老。崖州有藤竹，其性堅實耐久，長逾尋丈，筍亦美。

○芭蕉

草之大者曰芭蕉，雖復扶疏若樹林，而莖乾虛軟，苞裹重皮，皮之中無所謂膚也。即有微心，亦柔脆不堅，蓋得草之質為多，故吾以屬於草。其大者兼圍，高二丈餘，葉長丈，廣尺至二三尺，中分如幅帛，有雙解角。其葉必三，三開則三落，落不至地，但懸掛莖間，乾之可以作書。陸佃云：「蕉不落葉，一葉舒則一葉焦巴。」是也。花出於心，每一心輒抽一莖作花，聞雷而拆。拆者如倒垂菡萏，層層作卷瓣，瓣中無蕊，悉是瓣。漸大，則花出瓣中，每一花開，必三四月乃闔。一花闔成十餘子，十花則成百餘子。大小各為房，隨花而長。長至五六寸許，先後相次，兩兩相抱，其子不俱生，花不俱落，終年花實相代謝，雖歷歲寒不凋，此其為異也。子以香牙蕉為美，一名龍奶。奶，乳也。美若龍之乳，不可多

得。然食之寒氣沁心，頗有邪甜之目。其葉有硃砂斑點。植必以木夾之。否則結實時風必吹折，故一名折腰娘。曰牛乳蕉，曰鼓槌蕉，曰板蕉，皆大而味淡。鼓槌蕉有核，如梧子大而三稜。曰佛手蕉者，子長六七寸，小而皮薄味甜，是皆甘蕉之知名者。蕉之可愛在葉，盛夏時，高舒垂蔭，風動則小扇大旗，蕩漾翻空，清涼失暑，其色映空皆綠。其高五六尺者，葉長乾小，蕭疏如竹，曰水蕉。其花如蓮，亦曰蓮花蕉。一種瘦葉，花若蕙蘭而色紅，日拆一兩瓣，其端有一點鮮綠，春開至秋盡猶芳，名蘭蕉，亦名美人蕉。宜種水中，其最小可插瓶中者，曰膽瓶蕉。此三種皆花而不實，但可名芭蕉，不可言甘蕉。言甘蕉者，以其實，言芭蕉者，以其葉也，巴者焦也，其葉巴而不隕，焦而長懸，故合言之曰芭蕉也。粵故芭蕉之國，土人多種以為業。其根以蔬，實以饣侯糧餅餌，絲以布。其[redacted]與苧葛同而柔韌遜之，名布蕉。布蕉多種山間，其土瘠石多則絲堅韌，土肥則多實而絲脆，不堪為布。諺曰：「衣蕉宜瘠，食蕉宜肥。肥宜蕉子，瘠宜蕉絲。」子熟時，大小排比，或以十餘二十餘為一梳，彼此相餉。子瞻詩：「西鄰蕉向熟，時致一梳黃。」其形如梳，子長短者如梳齒，黃時生割之，置稻穀中，數日即熟，熟乃大香，可食。增城之西洲，人多種蕉，種至三四年，即盡伐以種白蔗。白蔗得種蕉地，益繁盛甜美。而白蔗種至二年，又復種蕉。蕉中間植香牙蕉與蜜桔、羊蘋等，皆得芳好。其蕉與蔗，相代而生，氣味相入，故勝於他處所產。予家園蕉，每生一歲即結子，花將謝，摘去花端，使滴出精液，益大結子。結子已，此株即不復結，須伐去此株，使他株萌蘖者結子，將結子時，先出一短紅葉為信，夜中爆蕾聲甚響，然恒不使人見。蕾出為花，花謝乃成子，子經三四月而熟。嬰兒乳少，輒熟蕉子飼之。又以浸酒，味甚美，而蕉心嫩白者以為菹。

○朱蕉

朱蕉，葉芭蕉而乾棕竹，亦名朱竹。以枝柔不甚直挺，故以為蕉。葉紺色，生於乾上。乾有節，自根至杪，一寸四五節或六七節，甚密，然多一干獨出，無旁枝者。通體鐵色微朱，以其難長，故又名鐵樹。吾家種之成林，客有見者，愛其葉，則以為朱蕉，而朱竹之名隱。愛其乾，則以為朱竹，則朱蕉之名隱。愛其花，則以為鐵樹開花不易，而皆以為鐵樹，而朱蕉、朱竹之名並隱。嗟夫！一物也而三名，三名而不得其成，其亦善於自隱者歟！

○蔗

蔗之珍者曰雪蔗，大徑二寸，長丈，質甚脆，必持以木，否則摧折。《世說》云：「扶南蔗，一丈三節，見日即消，風吹即折。」是也。其節疏而多汁，味特醇好，食之潤澤人，不可多得。今常用者曰白蔗，食至十梃，膈熱盡除。其紫者曰昆倉蔗，以夾折肱，骨可復接，一名藥蔗。其小而燥者曰竹蔗，曰荻蔗，連岡接阜，一望叢若蘆葦，然皮堅節促不可食，惟以榨糖。糖上利甚溥，粵人開糖房者多以致富，蓋番禺、東莞、增城糖居十之四，陽春糖居十之六，而蔗田幾與禾田等矣。凡蔗，以歲二月必斜其根種之，根斜而後蔗多蔗出，根舊者以土培壅，新者以水久浸之。俟出萌芽乃種，種至一月，糞以麻油之麩。已成乾，則日夕揩拭其[redacted]茲，剝其蔓莢，而蔗乃暢茂。蔗之名不一，一作<甘乾><甘蔗>庶，蔗之甘

在乾在蔗也，其首甜而堅實難食，尾淡不可食，故貴其乾也。蔗正本少，蔗本多，故蔗又曰諸蔗。諸，眾也，蔗出之謂也，蔗出者尤甘，故貴其蔗也。曰都蔗者，正出者也，曹子建有都蔗詩，張協有都蔗賦，知其都之美，而不知其諸子美也。增城白蔗尤美，冬至而榨，榨至清明而畢。其蔗無宿根，悉是當年，故美。榨時，上農一人一寮，中農五之，下農八之十之。以荔支木為兩轆，轆轆相比若磨然，長大各三四尺，轆中餘一空隙，投蔗其中，駕以三牛之牯，轆旋轉則蔗汁洋溢。轆在盤上，汁流槽中，然後煮煉成飴。其濁而黑者曰黑片糖，清而黃者曰黃片糖。一清者曰赤沙糖，雙清者曰白沙糖，次清而近黑者曰瀵尾。最白者以日曝之，細若粉雪，售於東西二洋，曰洋糖。次白者售於天下，其凝結成大塊者，堅而瑩，黃白相間，曰冰糖，亦曰糖霜。

○蘭

蘭為香祖，蘭無偶，乃第一香，以椏蘭為上，椏者莖多歧出，其葉長至三尺，蕾尖花大且繁，多有一莖及椏開至五十餘花者。色黃有紫點，香味甚厚，稱隔山香。次則公孫[redacted]，每一大莖，輔以二小莖，若公領孫，其花從上開下。次曰出架白，花高出葉上，甚潔白，從下開上。次則青蘭，葉長二尺，小而直，其花青碧，以白乾者為上。青乾、紫乾次之。次黃蘭，葉長而稍大，花淡黃有小紅紋。次草蘭，以短葉白乾者為上，其花肥，喜食霜雪，不資灌穢，有雙花單花之別。外有風蘭，花如水仙，黃色，從葉心抽出，作雙朵，係置簷間，無水土自然繁茂。又有花如秋海棠，蕊則蘭，花紫蕊黃，甚幽媚，名鹿角蘭，葉細如鹿角海藻。有石蘭，生於石上，與相類，葉長四五寸，小而柔韌，花色淡白。有小玉蘭，花亦作淡白色，甚清香。有倒蘭，花倒垂，紫色。有報喜蘭，如蠟梅而色紅紫，香味亦同，每莖作七八枝，縣樹間勿侵地氣，遇有吉事則開。寤生者，以花根懸戶上即生，亦曰催生蘭。是皆以空為根，以露為命，乃風蘭之族。有賀正蘭，每當立春及元日開。有夜蘭，尋之不見，夜乃聞香，羅浮多有之。凡蘭生深林中，微風過之，其香藹然達於外，故曰幽蘭。林愈深則莖愈紫，香更有餘，而夜蘭開於夜，尤為幽絕，斯又蘭之隱者也。有翡翠蘭，六瓣三蕊，色如翡翠。有鶴頂蘭、鳳蘭、龍蘭，皆以花形似名，然不香。鶴頂蘭花大，面青綠，背白，蕊紅紫，捲成筒形，微似鶴頂，一莖直上，作二十餘花，葉甚大。有朱蘭，花小色麗，開只一朵，朵六出，葉如百合。有球蘭，開至五十餘朵，團圓如球。有竹葉蘭，葉似竹似萱，花則蘭也，深紫，叢生，有微香。有文殊蘭，葉長四五尺，大二三寸而厚，花如玉簪如百合而長大，色白甚香，夏間始開，是皆蘭之屬。或謂蘭與蕙難辨，凡生下濕，方莖赤花者為蕙，所謂薰也；凡多花者皆蕙，非真蘭。真蘭者，葉短而柔，一莖一花，色如玉瓣，中無黑脈紫紋，蕾未出土，香已噴人，幽谷中亦不可多得，是為真蘭。然大抵春芳者為春蘭，色深，秋芳者為秋蘭，色淺。而椏蘭四時有花，春秋尤盛，故為蘭之伯長。舊說，謂楚人賊蕙而貴蘭，故其室西養蕙而東養蘭。南粵亦然。予有《種蘭經》云：植以蘭盎，培以蘭泥。沃用[redacted]毛之水，或兼白蜆之肥。半陰半陽，風日遲遲，溫湯最善，人氣尤宜。美人膏沐，灌之繁滋。於是芽抽不已，葩吐無時。發箭九節，開椏十枝。三歲一分，根忌盤結，瘠則少花，腴則

多葉。凡蘭生蝨斑，謂之鷓鴣斑，以佳茗和茶子油灑葉，斑則自除。蘭性畏寒，而荊棘氣可以溫之。燥則葉黃，濕則[redacted]茲，置之橘柚樹下少[redacted]茲，龍眼樹下多[redacted]茲。

《離騷》香草，皆服御恒珍，而尤以蘭為貴，言蘭必兼言蕙。蘭花少而香多，蕙花多而香少。蘭，兄也，蕙，其弟也。蘭又女類，故男子樹之不芳。草木之性，惟蘭宜女子樹之。一名水香，以其多生水旁，故溱、洧士女，秉之以祓禊也。然此蘭古謂都梁香，《本草》以為大澤蘭，其花葉皆香，而燥濕不變，故可刈而為佩，凡香草皆然。今之所謂蘭者，花雖香，葉乃無氣，又其花質弱易萎，皆非可刈而佩者，斯乃蕙也，非蘭也。沅灃所生，在春而黃，在秋而紫，秋紫之芬馥，勝於春黃。嶺南之蘭不然，其非三閭之所彩也明甚。予詩：「猗彼幽蘭花，春黃而秋紫。顏色能隨時，所以媚君子。」又云：「花葉皆有香，乃可持為佩。幽幽君子心，非蘭無所愛。」

種蘭之泥，宜色黑，以日暴之。泥既乾，則隔以尿，以火燔燒之，亦勿過熟，使生氣多留。蓋暴以取日之陽，燒以取火之暖，亦使泥一一成塊而爽水也。泥不可滿，水不可多，燥濕得宜，蘭斯茂發。故疏之使其不逼，密之使其相親，深之使其根固，淺之使其易芽。芽生於鬆不於實，花生於暖不於寒，故冬勿覆蓋，春勿灌溉，夏勿曬而秋勿肥，依時以為珍護。而後蘭乃暢盛也。蘭者，花之君子，能知恩義，有喜則報，有哀則知，所手植之人死，必以衰麻一片掛之，否則立槁。

○賽蘭

賽蘭，長二三尺，莖葉離披甚弱，盛以美盎，以竹圈數重護之。性喜陰潤，亦勿過濕，及以煙火相近。花如珍珠，如金粟，一枝輒作數串，分佈若雞爪，一名雞爪蘭，亦曰碎蘭。四時有花，色黃綠而香經久不散。白沙詩：「南有賽蘭香，名花人未識。光風散微馨，甘露洗新碧。一月薰蒸來，氤氳在肝膈。乃知方寸根，中稟天地塞。」一名暹蘭，以來自暹羅斛，故名。

○菊

嶺南菊，冬乃盛發，子瞻在海南，以十一月之望，與客泛菊作重九。有云：嶺南地暖，百卉造作無時，而菊獨後開。考其理，菊性介烈，不與百卉並盛衰，須霜降乃發。而嶺南嘗以冬至微霜故也。大均謂：記稱菊，窮也。華事至此而窮盡，故謂之菊。嶺南華事，以菊始而不以菊終，華於正月，又華於十一二月。菊故名節華，又曰女節，至嶺南則非節矣。蓋嶺南地最晚寒，故菊晚開，黃菊應寒者也。予詩：「未敢違霜露，宜寒故晚開。」又曰：「不是花難發，炎洲故晚寒。」

○薏苡

薏苡，一曰{艹贛}米，亦曰薏珠子。交趾人呼為竿珠食以代米，或雜米中熟之。諺曰：「食米得薏，薏一米二，從郎二米，儂只一薏。」又曰「郎是竿珠兒，儂是薏珠子。自憐同一珠，甘苦長相似。

○仙茅

仙茅，產大庾嶺，自嶺之巔折而東，稍下為嫦娥嶂，相傳葛稚川棄其餘丹，生仙茅。葉似蘭蕙，花六出，其根獨莖而直，傍有短

細根相附。八月彩之，濯以嶂下流泉，色白如玉。以酒蒸曬，常服補益真氣，土人多以餉客。羅浮仙茅，高僅一二寸，八月生黃花，根如指大，長寸許。外有白茅生山谷中，狀如排草，以作浴湯，合諸香甚良。又有香茅，名辣草，皆瑤草之族

○素馨

珠江南岸，有村曰莊頭，周裡許，悉種素馨，亦曰花田。婦女率以昧爽往摘，以天未明，見花而不見葉。其稍白者，則是其日當開者也。既摘，覆以濕布，毋使見日，其己開者則置之，花客涉江買以歸，列於九門。一時穿燈者、作串與瓔珞者數百人，城內外買者萬家，富者以鬥斛，貧者以升，其量花若量珠然。花宜夜，乘夜乃開，上人頭髻乃開，見月而益光豔，得人氣而益馥，竟夕氤氳，至曉萎，猶有餘味，懷之辟暑，吸之清肺氣。予詩：「盛開宜酷暑，半吐在斜陽。繞髻人人豔，穿燈處處光。」花又宜作燈，雕玉鏤冰，玲瓏四照，遊冶者以導車馬。故楊用修云：粵中素馨燈，天下之至豔者。兒女以花蒸油取液，為面脂頭澤，謂能長髮潤肌。或取蓓蕾，雜佳茗貯之，或帶露置於瓶中，經一宿，以其水點茗，或作格懸繫甕口，離酒一指許，以紙封之。旬日而酒香徹，其為龍涎香餅香串者，治以素馨，則韻味愈遠。隆冬花少曰雪花，摘經數日乃開，夏月花多，瓊英狼藉，入夜滿城如雪，觸處皆香，信粵中之清麗物也。莊頭人以種素馨為業，其神為南漢美人，故採摘必以婦女，而彼中婦女多不簪戴。有詠者云：「花田女兒不愛花，縈絲結縷餉他家。貧者穿花富者戴，明珠十斛似泥沙。」可謂善言土俗也。語云：「珠浦之人以珠為飯，花田之人以花作衣。」是也。素馨本名那悉，亦名那悉茗。《志》稱：「陸大夫得種西域，因說尉佗移至廣南。」《南中行紀》云：「南越百花無香，惟素馨香特酷烈。」則素馨之名，在賈時已著。廣南多花木，賈未嘗言，惟言羅浮山桃、楊梅，及茉莉、素馨耳。素馨因陸大夫而有，今花田當祀陸大夫，以素馨為薦。猶梅嶺之上，以梅花薦梅將軍钅[redacted]也。花田者，陸大夫之湯沐也。

東莞稱素馨為河南花，以其生在珠江南岸之河南村也。兒女子以彩絲貫之，素馨與茉莉相間，以繞雲髻，是曰花梳。以珠圍髻，則曰珠掠。予詩：「珠掠盤明月，花梳間海棠。」

廣中七七之夕，多為素馨花艇，游泛海珠及西濠、香浦。秋冬作火清醮，則千門萬戶皆掛素馨燈，結為鸞龍諸形。或作流蘇，寶帶葳蕤，間以朱槿以供神。或當宴會酒酣耳熱之際，侍人出素馨球以獻客。客聞寒香，而沉醉以醒，若冰雪之沃乎肝腸也。以掛復斗帳中，雖盛夏能除炎熱，枕簟為之生涼。諺曰：「檳榔辟寒，素馨辟暑。」故粵人以二物為貴。獻客者先以檳榔，次以素馨，素馨貴而茉莉賤，茉莉宜於女子，素馨宜於丈夫。

廣州有花渡頭，在五羊門南岸。廣州花販，每日分載素馨至城，從此上舟，故名花渡頭。花謂素馨也。花田亦止以素馨名也。盛平時，花多而價賤，十錢可得素馨升許，家有十餘口簪戴皆足。今也人盡髡而彡，花無所著，亦漸以稀少矣。諸花戶皆貧，蕪其花田而弗種，即種亦不蕃滋，蓋時為之也。南人喜以花為飾，無分男女，有雲髻之美者，必有素馨之圍。在漢時已有此俗，故陸賈有「彩縷穿花」之語。

○蔞

蔞以東安富霖所產為上，其根香，其葉尖而柔，味甘多汁，名曰獲扶留。他產者色青味辣，名南撫留，殊不及。然番禺大塘、康樂、鷺岡、鳳岡頭諸村，及新興、陽春，所產亦美，冬間以芻草覆之，稍沾霜雪立萎矣。凡食檳榔，必以蔞葉為佐，或霜雪盛，少蔞葉，亦必屑其根須。或以山蔞藤代之，而以蚌灰為使，否則檳榔味澀不滑甘，難發津液，即發亦不紅。凡食檳榔，以汁紅為尚，然汁不可吐，吐則無餘甘。先忍蔞葉之辣，乃得檳榔之甘，檳榔之甘，生於蔞葉之辣。諺曰：「檳榔浮留，可以忘憂。」言相須之切也。浮留者，扶留也，其藤緣牆而生，檳榔樹若筍竹竿，至顛吐[redacted]。二物為根不同，所生亦異，而能相成至味若此。俗聘婦，必以二物及山辣、椰子、天竺、桂皮、[redacted]子為庭實。[redacted]子，蔞之實也，狀如桑椹，熟時色正青，以作醬，能和五味，見珍於尉佗、唐蒙。潮陽所產[redacted]尤美，辛而微甜，以火炙乾其葉，或蜜藏之，可行遠。粵又有欖醬。

樓與檳榔，有夫婦相須之象，故粵人以為聘果。尋常相贈，亦以代芍藥。予詩：「歡作檳門花，儂作扶留葉。欲得兩成甘，花葉長相接。」又云：「贈子檳榔花，雜以相思葉。二物合成甘，有如郎與妾。」相思樹其葉可食，而蔞亦名相思葉云。

[redacted]即蔞也，湛若謂：[redacted]醬亻[redacted]中家家用之，以蓽茇為主，雜以香草，味雖佳，不足為異。蓽茇者，哈蔞也。趙佗云：[redacted]醬道西北[redacted]而至。吳都賦云：[redacted]醬流味於番禺之鄉。以[redacted]醬出自[redacted]，故云流味也。大均云：吾粵產[redacted]，而不知為醬。然今為滋味者，多以[redacted]葉調之，亦醬之義。予詩：「越辣調扶[redacted]，吳酸瀹露葵。」又云：「蒿蔞瀹為齏，吳酸古所尚。」

○西洋蓮

西洋蓮，蔓細如絲，朱色，繚繞籬間。花初開，如黃白蓮十餘出，久之，十餘出者皆落，其蕊復變而為菊。瓣為蓮而蕊為菊。以蓮始而以菊終，故又名西洋菊。有時更從殘萼吐花，累三四重，經月不謝。其花始則一大者變為一小者，繼則一舊者變為一新者。一而二，二而三，三而四五，花花不窮，蓋花之善變而不失其本者也。其種來自西洋，廣人多雜以玉繡球、薔薇、凌霄等花，環植庭除，開時諸色相間，謂之王然錦屏。

○種海棠

秋海棠，無香。有客嘗從禺峽歸猿洞彩得秋海棠，甚香，謂嶺南諸花，其香者多生深谷，人所罕見，不獨秋海棠為然。予謂南州炎德，陽多而氣常泄，陽多故花厚於色，氣泄故花薄於香。{宀逐}谷幽岩之間，陰積寒凝，日光稀照，故花而不泄而多香。故夫花薄於香者，陽氣純在色也。薄於色者，陽氣純在香也。端州羚羊峽有春海棠，花與秋海棠相似，亦香。而葉大有毛，葉面紅綠色，有細白點如粟甚多，背紅紫如古番錦，莖淡紫而長。西寧有野海棠，開在春夏之交，花稍大不香。又有金絲海棠，五出而大瓣，與須蕊皆黃，一名金絲桃。其花如桃而大，故名海棠，亦不香。是皆野花。大抵粵花之美者多在野花。

○鳳尾花

鳳尾花，葉與穗皆若鳳尾，葉長五六尺，木有花紋，節節相通

可玩，植之辟火，以花置書帙中辟蠹。有詠者云：「鳳尾花香辟蠹魚。」一名鳳尾蕉，亦曰火蕉，燒鐵釘之則茂，然其花必數十年，實亦如之。

○鳳仙花

鳳仙，葉似桃葉而有鋸齒，椏間作花，頭翅尾足皆具，翹然如鳳之形，一名金鳳花，有紅、白、紫、碧數色，婦女以花及莖葉包染指甲，亦稱指甲草。有歌云：「指甲花連指甲草，大家染得春纖好。」

○露頭花

露頭花，多產番禺蓼湧，其葉如劍脊，邊皆在芒刺。花抽葉中，與葉彷彿相似，色白而柔，花中有蕊，如珍珠粟形，常含清露涓滴，故名露花。以火燔其根，使成大頭出土上，花乃茂盛，故又名露頭花。夏月大開，以花置油上曬之，香落油中，芬馨隔歲不滅，以膏發，照讀書，芳盈一室，廣人甚珍之。予《荔支詩》有云：「朱樓初日上窗紗，鏡裡妝成陰麗華。不用胭脂邊地草，但調南國露頭花。」其箋云：「蓼湧上，花曰露頭。花中有粉，傅面光流，採花曝日，香落蘭油。持為膏沐，發美而柔。荔子一種，芳氣同儔。亦名露花，珍果之尤。

○水仙

水仙頭，秋盡從吳門而至，以沙水種之，輒作六出花。隔歲則不再花，必歲歲買之，牡丹亦然。予詩：「冬盡人人爭買花，水仙頭共牡丹芽。」

○換錦

換錦者，脫紅換錦，脫綠換錦也。葉似水仙，冬生至夏而落，獨抽一莖二尺許，作十餘花。花比鹿蔥而大，或紅或綠，葉落而花，故曰脫紅脫綠。花落而葉，故曰換錦。花與葉兩不相見，花以換其葉，葉以脫其花，故又曰脫衣換錦。紅者葉小花短，綠者葉大花長，花多七瓣，與蕊各在一邊，瓣有卷紋，蕊特長。

○胡堞花

有蝴蝶花者，狀似蝴蝶，微風至，搖蕩若飛，一名金莖花。謠云：「不戴金莖花，不得入仙家。」有蝴蝶樹，高三五尺，葉皺而有稜，蓓蕾叢生至二三十許，花皆四朵相對，須眼微具。一花謝一花復開，相續不斷，新會白水為盛。又有蝴蝶花，其葉類萱而扁，花六出，色黃，上有大紅點，中抽一心，心外黃鬚三莖繞之，絕似蝴蝶。又一種，葉如射乾，而花六出如蝴蝶，大徑四寸，有三小瓣如蘭，其蕊色紫，各紫蝴蝶。又一種，如玉繡球，四圍有蝴蝶環之，一球或四蝴蝶，或六或八，有偶無奇，色紅白各隨其花。又有如蘭草者，葉莖開花狀蝴蝶，花卸則隨風飄[redacted]，直上為真蝴蝶。又有丹青樹者，其葉嘗化蝴蝶，有翠紺、縷金眼、丁香眼、黑花、紺脈不等，大者如蝙蝠，小者如榆葉。莊子謂：「烏足之葉化蝴蝶。」是也。又百合花亦嘗化蝴蝶，羅浮多有之。蝴蝶為花為葉，花與葉復為蝴蝶，變化之妙若此。予詩：「蝴蝶花所變，復為蝴蝶花。與郎共一體，亦如雲與霞。」又云：「願似蝴蝶花，花開紅煒煒。花落隨風飛，復作雙蝴蝶。」

○夜落金錢

夜落金錢，大如錢，六瓣，五蕊聳出，中一蕊特長如孔雀距，

蕊黃，花大降，日午始開，至子時而落，名子午花。古詩云：「花猶如子午。」予詩：「金錢花不久，花莫作金錢。」有白色者，名銀錢。

○雁來紅

雁來紅，以雁來時開。按[redacted]素賦云：見禽華以[redacted]色。注：禽華，菊也。一種名雁來紅。秋深時莖葉俱紅。[redacted]，敷也。禽者雁也。花比素馨差小，五瓣鮮紅，亦名紅素馨，然無香，一名老來紅。予詩：「秋來花亦解還童，菊葉凝丹與爾同。衰白不愁青鏡笑。玉顏吾定老來紅。」一名老少年。呂氏云：「其品有三，一紅黃相間。一純黃，由碧而變。一純紅，由紫而變。變皆以老。皆以秋，故謂老少年。」

○蕹

廣州西郊，為南漢芳華苑地，故名西園。土沃美宜蔬，多池塘之利，每池塘十區，種魚三之，種菱、蓮、茨菰三之，其四為蕹田。蕹無田，以蔑為之。隨水上下，是曰浮田。予詩：「上有浮田下有魚，浮田片片似空虛。撐舟直上浮田去，為彩仙人綠玉蔬。」浮田一名架田，亦曰{艹捭}。冬時去{艹捭}以種芹，而浮田不見矣。蕹葉如柳而短小，其莖中空，性冷味甘，以城南大忠祠所產者為上。芹生冬春之交，得木氣先，長至四五尺，莖白而肥，以西園所產為上。諺曰：「南蕹西芹，菜茹之珍。」

○藤萊

藤菜，一名落葵，蔓葉柔滑可食，味微酸，宜以羹魚，出惠州豐湖者尤美。子瞻詩：「豐湖有藤菜，似可敵蒓羹。」其子有液紫紅，可作口脂。或有詩云：「口紅藤菜子，不用市胭脂。」或以子蒸過，去皮作粉，塗面鮮華。

○蒓

蒓，出惠州西湖之蒓浦，葉似鳧葵，花黃白，子紫，以[redacted]則魚羹之能下氣。予詩：「羹魚必紫蒓。」

○蔥

蔥，有木蔥、絲蔥，木蔥經年不萎，絲蔥冬收春種，氣香不大辛，與瓊州珍珠蔥皆貴品。木蔥一名胡蔥。予詩：「胡蔥大葉穿沙早，越蕹長莖出水秋。」

○茄

廣州茄，有兩年宿根者，名為茄樹。詠者云：「種茄成樹子，歲歲矮瓜多。」茄一名矮瓜，產東莞者特圓，名荷包茄。

○蓮菱

廣州郊西，自浮丘以至西場，自龍津橋以至蜆湧，周回廿餘里，多是池塘，故其地名曰半塘。土甚肥腴多膏物，種蓮者十家而九，蓮葉旁復點紅糯，夏賣蓮花及藕，秋以蓮葉為薪。其蓮多紅，以宜藕宜實也。花白者任人彩之，紅者則否，葉則否。彩葉恐傷其藕，彩紅花恐傷其實也。予詩：「採花莫彩葉，彩葉恐傷藕。」又云：「蓮白多生花，蓮紅多生子。彩白莫彩紅，留紅在葉底。」又云：「水肥多並蒂，色映白成紅。葉大偏宜藕，田田滿浦東。」凡種藕之塘宜生水，種菱亦然。菱畢收，則種茨菰。菱去其三角四角者，以三角四角者敗種，蓋芰也。兩角乃菱也。菱花隨月，故鏡背多作菱花。鏡者，月之類也，月為金之水所生，鏡，金也。其光如

水，菱花依之，如在池塘之中也。又菱花背日，芡花向日，故菱寒而芡暖。予詩云：「願郎如芡暖，勿復似菱寒。」又云：「菱花背日寒，芡花向日暖。同是水中根，為心有長短。」

○瓜瓠

廣瓜歲種二次，二月至四月者為黃瓜，二月至三月、七月至八月者為梢瓜，亦曰越瓜。三月至九月者為南瓜，亦曰番瓜。三四月蕃者為甜瓜，冬月亦結者為西瓜，為水瓜，為冬瓜。冬瓜以白皮者及小者其名節瓜為良。節瓜蔓地易生，一節一瓜，得水氣最多，能解暑熱。有金釵瓜，產羅浮，冬熟，味甜美。有番木瓜，產瓊州，草本也，而形似木，高丈許，隨其節，四季作瓜，一節數瓜，以醬制之，味脆雋。有瓠瓜，形長尺餘，兩頭如一，與葫蘆皆以臘月下種。以二三月結至五六月，故諺曰：「瓜暑瓜寒。」蓋終歲間無日不斷瓜矣。有金瓜，小者如橘，小者如橘，大者如邏柚，色赭黃而香，亦曰香瓜。五六月熟，與荔枝爭其芬馥，瓤中釀味甚甘，解渴生津，番禺人多於吉貝畦與西瓜雜種之。其地沙白而細者，其瓜尤者。

○苦瓜

苦瓜，一名菩[redacted]，一名君子菜。其味甚苦，然雜他物煮之，他物弗苦，自苦而不以苦人，有君子之德焉。又諸[redacted]性寒者多不克化，而苦瓜其性屬火，以寒為體，以熱為用，其皮其子皆益人，又有君子之功，故今北人亦嗜之。然大抵南交喜食苦，其地火房，大炎上，炎上作苦，故人多以苦味解暑。《內則》：調味夏多苦，《周禮注》：「夏多苦者，南方火，味苦。屬夏，夏時調和，食苦多於餘味一分，故云夏多苦。粵人蓋此意。故茶以苦{艹丁}點之，饣肴以苦瓜雜之。

○姜

越姜為古所重。《記》稱妹嬉嗜珍味，必有南海之姜。越之新興多姜，田種者十三，山種者十七，其性亦異。語曰：「在田姜多腴，在山姜多辣。」粵俗，凡婦娠，先以老醋煮姜，或以庶糖芝麻煮，以壇貯之。既產，則以姜醋薦餉親戚，婦之外家，亦或以淒酒來助，名曰薑酒之會。故問人生子，輒曰薑酒香未。姜中多母姜則香多，子姜則否。白沙詩：「隔舍風吹薑酒香。」

○黃姜

番禺多種黃姜，以其末染諸香屑，為香線、香餅，是名黃香。又乾龍眼必以黃姜末穇之乃不蠹，故果箱度嶺必資之，又可使龍眼色黃為上果。

○高良姜

高良姜，種自高涼，故名。不曰涼者，言為姜之良也。其根為姜，其子為紅荳蔻。子入饌，未拆開者曰含胎，以鹽醃入甜糟中，終冬如琥珀，味香辛可膾。其根不堪食，而藥中多用之，人不以其子而掩其根，所重在根，故不曰紅荳蔻，而曰高良姜也。蔻者何？揚雄《方言》云：「凡物盛多謂之蔻。」是子形如紅豆而叢生，故名紅荳蔻。然其花亦以紅荳蔻名，花發於春末，先抽一干，有大籜包之。籜解花見，一穗數十蕊，淡紅鮮妍如桃杏，蕊重則下垂如蒲萄。每蕊心有兩瓣相並，色兼紅白。予詩云：「心如紅荳蔻，兩瓣苦相連。」又云：「與郎同一身，如彼荳蔻蕊。蕊心紅復紅，兩瓣

相依倚。」一名山薑花，劉禹錫詩：「故人博羅尉，遺我山薑花。堆盤多不識，綺席乃增華。」外有白荳蔻、草荳蔻、肉荳蔻，皆就其子而名之，花與根皆不足重。有草姜者，即射乾，其紫花者之根，研汁服之，通二便。以其花之美，亦曰花姜。

○猴姜

猴姜，西寧多有之，蔓生石壁如藤，蔓即姜也，味甚辣，猴以為姜，故曰猴姜。一名樹鳴，葉生蔓上，不作枝，彩之為笠，甚輕。

○三{艹賴}

三{艹賴}，根似姜而軟脆，性熱消食，宜兼檳榔嚼之，以當[redacted]子。或以調羹湯，微辣而香。聘婦者，以三{艹賴}雕鏤花鳥蝴蝶諸狀，薄金傅之，佐檳榔、椰、肉桂、薑花等以實筐。三{艹賴}一名山柰，亦曰廉姜，可為齏。予詩：「山辣作金齏，蠻姜為玉鼓。」山辣者，三{艹賴}也。蠻姜，高良姜也。以其子合細辛末，可辟口疾。

○鮮草果

鮮草果，人多種以為香料，蓋即杜若，非藥中之草果也。其苗似縮砂，三月開花作穗，色白微紅，五六月子結。其根勝於葉，味辛以溫，能除瘴氣，久服益精明目，令人不忘。《楚辭》云：「山中人兮芳杜若。」其亦以服食耶！

○香花菜

香花菜，叢生，莖、葉、花、子皆辛香，花絕小，紫色。婦人多以香茅並植之，以香手爪去垢穢。乾之香氣不減，持以相貽。廣州竹枝歌云：「香茅香菜家家有，婦女先教手爪香。」

○縮砂{艹密}

縮砂{艹密}，陽春、新興皆產之，而生陽江南河者大而有力，其種之所曰果山，以縮砂{艹密}為果山，猶專以素馨為花田也。曰縮砂者，言其殼。曰{艹密}者，言其仁。曰縮砂{艹密}者，言其鮮者。曰砂仁者，言其乾者也。八月彩之，以嫩者蜜漬為貨，售於嶺外最珍，其稅頗重。

○益智子

益智子，與縮砂{艹密}相似而形長，花實皆作長穗，分上中下三節，其實熟否，以候歲之豐歉。下節以候早禾，上節以候晚禾，大凶歲則皆不實。蓋罕有三節並熟者，非能益人智也，使人驗之以知歲豐歉則智也。又有知風草，可以占風，一節一風，無節則無風。

○葳蕤

葳蕤，產羅浮鐵橋諸峰，莖乾強直似竹箭，節節有須。葉狹長，表白裡青，其尖處有小黃點。三月開青花結實。根大如指許，長一二尺，補益之功逾黃精，方家稱黃芝，亦曰青黏。以漆葉同為散，可以延壽。外有放杖竹者，似竹非毛，浸酒服之理腰腳，老人一月可放杖。出羅浮第十四嶺，與黃精、葳蕤，皆竹之別種雲。

○椒

椒，苗蔓生，莖柔弱，葉長寸半。枝上結子相對，黑光如漆，謂之椒目。葉晨開暮合，合則卷其子於葉中，若閉目然。產廣州者，爭淺皺少不大辣，名曰土椒。以來自洋船者，色深黑多皺名胡

椒者為貴。胡椒產紅毛國，亦蔓生，常時紅毛鬼子乘大艨來，擄掠唐人以炒椒，椒氣酷烈有毒，役至年餘則斃。得唐人價值百金，輒埋下體地中，以防其逸。故廣人以為大患。有蓽澄茄者，與椒相類，椒向陽，蓽澄茄向陰。廣人多以白荳蔻雜之為乾末，以治噎食。

○芝

芝菌，處處皆生，生於剛處為菌，柔處為芝。芝生羅浮最多，有二十四種，其知名者，曰石芝、木芝、草芝、菌芝。葛稚川以為赤者如珊瑚，白者如截肪，黑者如澤漆，青者如翠羽，黃者如紫金，而光明洞徹皆如堅冰。見即禹步彩之，陰乾百日，色不變者為真芝。蓋芝者，川岳之靈，其形千出，或如入，如龍，如亭蓋。多有五彩雲覆其上，非有德之士不能見。山中見小人乘車馬，長七八寸者，是為肉芝。肉芝最不易得，予嘗入羅浮彩之，有詩云：「鳳凰玎█搗靈藥，二十四種黃金芝。就中肉芝最神異，仙人持作長生師。」

○薯

東粵多薯，其生山中，纖細而堅實者，曰白鳩薯。仙山藥而小，亦曰土山藥，最補益人。大小如鵝鴨卵，花絕香，身上有力者，曰力薯。形如豬肝，大者重數十斤，膚色微紫，曰豬肝薯，亦曰黎峒薯。其皮或紅或白，大如兒臂而拳曲者，曰蕃薯。皆甜美可以飯客，稱薯飯，為谷米之佐。凡廣芋十有四種，號大米，諸薯亦然。番薯近自呂宋來，植最易，生葉可肥豬，根可釀酒，切為粒，蒸曝貯之，是曰薯糧。子瞻稱海中人多壽百歲，由不食五穀而食甘薯。番薯味尤甘，惜子瞻未之見也，芋則蘇過嘗以作玉糝羹雲。

○芋

廣芋之美者，首黃芋，次白芋，次紅牙芋，皆小。惟南芋大，南芋色紫生沙甚可食，而白者尤良。凡以春種以夏收者曰早芋，以夏種以秋收者曰晚芋。與紅薯並登如稻，故有大米之稱。芋大者魁，小者奶。奶贅魁上下四旁，大小如乳，奶者乳也，魁亦曰<母巴>。俗以婦人多子為南芋<母巴>，猶以茨菰一乳十二子為慈姑也。又芋奶應月生子，稱十二奶。芋奶宜為蔬羹，其性與茯苓皆屬土，性重厚，故皆養脾，和鯽、鱧魚食之，調中補虛。有銀芋，苗莖瑩白，與葉皆可生食。廣芋多種，然苗莖必熟乃可食，銀芋不然，故多以為齏。

○地腎

羅浮多地腎，蓋鬆之膏液，因鬱蒸之氣而成，或松花落地而成。一名鬆黃旦，鬆黃未落為鬆實，已落而英華未散為地腎，蓋鬆氣之盛所致也。其為狀小若彈丸，大若雞卵，紅黃相錯，一一晶瑩。熟之味甘以香，庵僧嘗以甜薯、百合、籠蔥、竹胎、湧生蕈乳，雜之為素饌。其生無根蒂，散佈鬆下，土松石氵█潤處輒有之，意《菌譜》所謂鬆蕈也。凡物出於鬆者，無不可愛，而地腎之生，無所附麗，氣與鬆合而形與鬆離，則尤異。或曰：地腎亦茯苓之類，皆假鬆氣而生。凡鬆上有菟絲，則下必有伏菟之根。無此菟根在下，則絲不得生乎上，然其實不屬也。地腎者，伏菟根之類也。然茯苓雖附鬆根而伏於土中，茯者伏也，地腎散佈地上，則松花之所變也，亦鬆實也。

○茯苓

茯苓，得鬆之陽，合戊土以成形，故外類木而內類土，氣味淡而性和平。以為末，入牛乳伴勻，飯上蒸之，隨次服食，可與松脂同功。松脂者，陰金之精，男子之身，稟陽木之氣，須得陰金之精以滋養，故服松脂者多壽。粵之鬆得太陽之氣太甚，其精多在於脂，其神多在於茯苓。神宜伏，茯者伏也，神伏於土中而為苓，故曰茯苓。苓者靈也，神能伏則靈。人服之可以安神，故養生者貴之，而嶺南所產尤重。外有土茯苓，則薯莨也。能解諸毒，多以售於番船。有竹苓，生石城山谷中，竹之餘氣所結。生無苗，蔓在土中累累相邊，以皮黑肉白者為良。服之殺三蟲，除小兒百病。

○木耳

陽春、茂名，多以木耳為貨。其山深，故多朽木，而木火之精華未盡，得水氣復蒸為耳，耳亦朽株之萌櫱也。《易》曰：「困於株木。」株木，枯槁者也。菌生於枯槁，故曰菌，木耳亦然。木耳得一陰之氣而生，若卪蕢，則得一陽之氣者也。木耳以桑、槐、榆、柳、榕樹上生者良，柘木次之。生於桑者治痢，生木香者治瀉，生於梅者治腹痛，楓木生者令人笑不止。

○菌

從化多香菌，冬彩者良。其木曰羊矢。畬人伐置山間，至冬雨雪滋凍，腐而生菌。無蛇虺之毒，謂之雪菌，色白而香，亦曰雪蕈。或以朽桑、樟、楠三者尺斷，當臘時，於肥陰處埋之，為深畦如種菜法，春月以米泔水澆灌，不時菌出，日灌之三，即大如拳許，是謂家蕈。他蕈產於木之根土處，精華鬱結。有白者，有淡黑者，其莖皆白，皆甘美不下蘑菰，性溫補益陽。然濕氣薰蒸，未免有毒，若夏間瘴雨所成與最大者，煮時投以薑片飯粒，其色不黑，乃可食。大抵冬春無毒，夏秋多毒，以有蛇蟲從下而過，不若石耳生崖壁上，得霧露之氣，可以明目益精也。

凡香蕈感陰濕之氣而成，善發冷氣，多和生薑食乃良。惟石耳味甘腴，性平無毒，多食飫人，能潤肌童顏，在地耳、木耳之上。地耳味甘性寒，春夏生雨中，乘雨急彩，見日則不可用，俗名地踏菰。其品在石耳之下，木耳之上。

○落花生

落花生，草本蔓生，種者以沙壓橫枝，則蔓上開花，花吐成絲，然成絲而不能成莢。其莢乃別生根莖間，掘沙取之，殼長寸許皺紋，中有實三四，狀蠶豆，味甘以清，微有參氣，亦名落花參。凡草木之實，皆成於花，此獨花自花而莢自莢，花不生莢，莢不蒂花，亦異甚。予有贊曰：「爰有奇實，自沙中來。以花為媒，不以花為胎。花生於蔓，子結於[redacted]。香如松子，一莢數枚。和中暖胃，乃豆之魁。

粵多藤族，故凡草之蔓皆以為藤。藤菜者言其蔓柔如藤，非藤之菜也。落花生其蔓亦白藤，花生藤上，一花落土生一子，故曰落花生，以土為胎，故有暖胃之益。

○扁豆

扁豆，有紅邊、青、白三種。一曰蛾眉豆，象形也。其白者良，四月八日漏其子，則多莢不蠹。其蔓多隔歲者，謂之舊根。稚食其莢，老食其子，子老者入藥，廣中凡瓜棚豆架多不除，豆者扁

豆也。

○留求子

留求子，草本，廣州多有之，狀如梔子，有五六稜瓣而兩端銳，半黃已熟，殼脆薄，中有白肉微甘。小兒患食積者，煨熟與之食，以當乾果，食輒下蟲而疾愈，一名使君子。語曰：「欲得小兒安，多食使君子。[redacted]

○桃金娘

草花之以娘名者，有桃金娘。叢生野間，似梅而末微銳，似桃而色倍[redacted]，中莖純紫，絲綴深黃如金粟，名曰桃金娘。八九月實熟，青紺若朱乳狀，味甘，可養血，花則行血。或謂產自桂林，今廣州亦多有之。粵歌云：「攜手南山陽，採花香滿筐。妾愛留求子，郎愛桃金娘。」

○二蘭菜

二蘭菜，一曰馬蘭，其葉似蘭而大，馬者大也，故曰馬蘭。花似菊而紫，味辛，性微溫，以作茹甚良，能養新血。一曰芥蘭，葉如芥而綠，花黃花，比葉尤甘，葉有鉛，不宜多食，以微藍故，又名芥藍。諺曰：「多食馬蘭，少食芥藍。」予詩：「三花與二蘭，朝夕上蔬盤。」三花者菜也，一曰黃花菜，即鹿蔥，一曰白花菜。一曰紅花菜。一曰紅花菜。紅者味甘，黃者甘而微苦，白者苦而辛，皆吾之藜藿也。鹿蔥先食其苗，次食其花，可以和胃，可以忘憂，鹿之蔥勝於人之蔥也。

○百合

百合，羅浮最盛，根如葫蒜而大，重疊二三十斤，相合如蓮瓣，故合百合。色白，和肉煮之，或作粉，益人。五六月一本一花，花紅白如文殊蘭。種常傾側名天香，中有檀心，色黃味甘，宜蜜蒸食之，山中之仙蔬也。

○麻{艹區}

麻多舊根，一年凡四刈，五月刈者曰首苧，性柔，未刈者脆。其苗之稚者可[redacted]，是曰麻{艹區}。廣人多以醋炒食之。廣州多青麻，高州多黃麻，青麻{艹區}最美。

○葛花菜

葛花菜者，葛乳也，高州名種葛，雷州人市之為[redacted]。秋霜時，有葛乳湧生地上，如芝如菌，色赤，味甘脆微苦，其性涼，乃葛之精華也，亦曰葛蕈。予高州詩有云：「夫寒衣葛布，婦飢食葛乳。」

○蕨

從化山中多蕨，以雷鳴出土，故蕨惟雷鳴乃可食。蕨，決也。乘怒氣決然而生，故白蕨。其芽薇也，初生萌甚微，故曰薇。以其根為粉，曰蕨萁，以土茯苓雜之則性寒，多食病臃腫。或謂蕨以猿啼而生，凡有猿之所則多蕨，每猿一聲，蕨生萬莖。故食蕨能使人悲，而夷齊食薇三年，顏色不異。蓋薇美而蕨惡，故昔人多采薇而少彩蕨。予詩：「食薇三載容顏好，誰道夷齊不是仙。」

○藜

藜，白者葉心有粉如灰，名灰[redacted]，亦曰鹽菜，紅心者曰胭脂菜，嫩時可食。莖老以作杖，謂之菜。予有圃曰菜圃，欲藜之老而為菜以仗，不欲菜之稚而為藜以食也。相傳老菜子以菜為杖，故稱

老菜，吾茲且自稱曰少菜。可乎？

○薯莨

薯莨，產北江者良。其白者不中用，用必以紅，紅者多膠液，漁人以染■罾，使苧麻爽勁，既利水又耐咸潮不易腐。而薯莨膠液本紅，見水則黑，諸魚屬火而喜水，水之以黑，故與魚性相得，染■罾使黑，則諸魚望之而聚雲。

○莓苔

高州道中，苔蘚多如梅花，所謂莓也。予詩：「上有梅花下有苔，苔花亦似落殘梅。行人不識苔花好，只道梅花不是莓。」有檳榔苔者，生檳榔木上，如鬆身之艾{艹納}，單■極臭。以合泥香，能成溫■之氣，功用如甲香。一名苔香，有石蕊者，石上苔衣也。一名蒙茶，以水瀹之至十度，清香不減，味亦如之，多產羅浮山中。是三者，莓苔之異者也。

○睡菜睡蓮

睡菜，一名瞑菜，葉類茨菰，根如藕。彩根為鹽菹，食之使人好睡，與五味草食之不睡名卻睡草相背。睡蓮，布葉數重，葉如荇而大，花有五色，當夏晝開，夜縮入水底，晝復出也，與夢草晝入地夜即復出相背，廣州多有之。諺曰：「毋佩睡鏈，使人好眠。」

○海菜

海菜，產瓊之會同。歲三月，菜廠主人置酒，廣集菜丁，使穿衣{艹蹀}入海採取。海有研石，廣數里，桓亙海底，海菜其莓苔也。白者為瓊枝，紅者為草珊瑚，泡以沸湯，沃以姜、椒、酒、醋，味甚脆美。一名石花。以作海藻酒，治癭氣，以作琥珀糖，去上焦浮熱。大抵瓊之利，檳榔、椰為上，海菜次之。海菜歲售萬金，然巨姓兼併，利不及民。舊志云：瓊人以檳榔為命，以薯芋為糧，以安石榴為酒，以瓊枝為薪，販者竟自取載。今不然矣，有紙菜，其薄如紙，乃鹹水之皮所成，其色如青苔，則以日光而成。潮退時附沙氵單上，土人浣白之為蔬。有紫菜，薄而葉大。有石發，蒙生海石上，春時彩之，色碧綠。有海帶，亦薄而長，或散條，或結繩縷，或如短馬尾，黑紺色，與鹿角、龍須皆海之菜也。

○■樹

南海有■樹，附石而生，有枝無葉，側類石柏。氣似■，歲久堅凝，風日雨露不能■損，色黝以蒼。大者咫尺，小數寸，根乾為決明、蛤蠣所因依，波濤所噴齧，沙石所軋蹙，■含岈窟竇，勁■肖曲詰，大類繡濕古鐵，亦謂之鐵樹。其紅者，脂膩瑩滑，曼衍柔脆，又若珊瑚然。以火揉之炙之，隨其形狀，為鬆、栝、梅、柳諸樹，可供几案之玩。石柏，生陽江、電白海上，色潔白而質堅脆，扣之鏗然，乃浮沫所積，海苔所化，入水不泛，火不焦，枝葉理致於側柏亦無不肖。皆石樹之珍者。

○仙人掌

仙人掌，多依石壁而生，其葉勁而長，若齟齬狀，其花形如鳳。子生花下白鳳粟，葉則曰鳳尾，{■力}發苞外類芋渠，內攢瓣如球，各擎子珠於Ｅ５３，一枝一Ｅ５３，自下而上。子自青赤而黃，有重殼，外厚內薄，熟其仁食之，味兼芡栗，可以輕身延年。一名千歲子。黃文裕賦云：「有仙人之瑤草，惟龍洞之嘉生。展青鸞之羽葉，攢威鳳之球英。子珠擎乎翠Ｅ５３，侔蒸栗以芬馨。諒

抗時而耀質，遙作對乎男貞。」此草可以辟火，廣人多植之堂側，性宜沙土，惡肥膩。

○慎火

慎火者，可以禦火，廣人多種屋上以防火。一名戒火，其形如火始然，又名火秧。扁者不枝不葉，圓者多枝葉，叢生成樹，四稜有芒刺，皮中有白漿，能盲人。廣人以作籬落，村墟間{[redacted]力}竹為圍，火秧、露頭花為界，在在皆然。諺曰：「爾有垣牆，我有火秧。」又曰：「露兜花，牛屎勒。」

○諸異草

粵多異草，有曰萬年鬆，非鬆也，苔成樹而枝葉類鬆者也。高數寸，莖端布葉，葉上有毛，乾之數歲不死。漬以泉水，二三日碧綠如故。以他水及穢手觸之皆死，得天雨仍生，羅浮山中所產。一名卷柏，亦曰苔鬆。予有贊云：「羅浮草木，變化不窮。或大或小，與天無終。小而可大，竹有籠蔥。大而可小，鬆有苔鬆。苔鬆之生，枯而能榮。不資水土，柯葉長青。身雖數寸，亦作龍形。何須合抱，自有神靈。」有曰千歲竹，其葉類竹而無枝，長數寸或尺，乾之不死。有曰朱草，狀如小桑栽，長三四尺，枝葉皆丹，朔望生落如[redacted]莢，週而復始。有汁如血，以染絳成黼黻章，以金銀投其汁，輒成圓泥成水，為金漿玉醴，飲之長生。有曰掛蘭、掛竹，皆生於空中，雨露沾濡，久而彌秀。有曰長命草，多產潮陽。詠者云：「潮陽女兒梳掠好，鬢邊斜插長命草。」瓊州有長生草，亦相類。有還魂草，一名地膽，葉如芥，花如地茶，以蛤試之，能起死回生，產陽江山中。有接骨草，叢生，高二三尺，葉大如柳而厚，莖有節，色綠而圓，花白，午開，自三月至九月不絕，折傷者裹之即愈。始興玲瓏岩有琉璃草，莖如芹，食可已風，與肇慶七星岩風藥相類。風藥叢生石隙，其葉圓厚，和酒嚼之，治風疾。一曰風草，亦曰風葉。諺曰：「風病須風菜」。此皆不死之草也。其可為餌者，曰石菖蒲，以小者為貴。有一寸十二節者，以甲子日彩，陰於至百日為末，每日服三四匕，能益智聰耳明目。羅浮東澗石上所產，質甚堅，氣味清芬，他產則辛。有曰白菖蒲，溪蓀也，根肥白，節疏，作菹食殺蟲。有曰涼粉草，莖葉秀麗，香猶萑檀，以汁和米粉煮之止飢，名仙人凍，山人種之連畝，當暑售之。有曰香薷，生石上，葉似白蘇，甚香柔，煎水及為餅，消暑散腫。一名石香[redacted]，亦曰香茸。有石蒓，似紫菜色青，味甘平。此皆草之可資服食者也。其可佩者，曰排草，狀如白茅，對節生葉，葉兩兩相連，長五六寸，而乾中穿，以細嫩者為貴。番禺人種之，動至數畝，以其葉售於海外諸番。諸番歲有瘡[redacted]，煎其葉為湯，浣之即愈。其根莖以合諸香為囊，能使眾味久而不滅。予有贊云：「有美芳草，其香在根。眾香得之，長存其魂。穿心故靈，靈故返生。香之丹藥，奇莫能名。」故一名留香草，亦曰養香。一種夏開，細粉紫花如蒔蘿，乾之香，亦名排草。有曰千步草，香聞十里，然不可多得，或謂千步草即排草。廣人種之成畦，長至千步，故十里聞香。有曰瑤草，生羅浮山頂，如白茅而小，莖圓而香。有曰金縷草，色赤如金，雲麻姑金鈿所化，羅浮麻姑峰有之。其可用者，曰龍芻，與莞、與{艹仙}、與龍修，皆以充席簟及坐團。白蕢者，種之流沙則成田，有方圓二種。曰鹹草，多以束物為箔席。其無所可用者，曰

白草，叢生三四寸許，莖葉與眾草無異，每天雨，先一日變白，晴則如常。產仁化扶溪都。有曰知羞草，葉似豆瓣相向，人以口吹之，其葉自合，名知羞草。有曰鶴草，葉似鶴，嘴、翅、尾、足皆具，曲塵色，或鶴草，其葉如眉而短，亦曰蛾眉草。

○毒草

毒草，有曰斷腸草，一名苦吻，亦曰苦藥，曰苦蔓公，然皆以為胡蔓。花如茶花，黃而小，又名大葉茶。葉按月數多寡，一葉入口，血潰百竅，腸斷而死，其死之緩急，則視所下之水緩急，急水者湍激之水也。高、雷間人，有仇怨者輒茹之，或置食物中，以斃其親。或自含口中，勒人財物。急則嚥下，訟於官，以人頭錢償則不終訟。人頭錢者，被誣之人，以錢抵命也。高、雷人號為妖草。近之，葉輒蠕動，捋取毒人，則招搖若喜舞狀。蓋以殺為性，所謂{山█}也。陶貞白云：「斷腸草其花美好，名芙蓉花。」太白云：「昔作芙蓉花，今為斷腸草。」予詩云：「萱草不曾消客恨，芙蓉偏解斷人腸。」皆謂此。中其毒者，以路旁垂鞭草搗爛和糯米泔，或以卵中雞子細研和清油，或以生羊血解之。相傳羊食此草而肥，虎食之百日不飢，蓋以其花潤澤雲。有曰虎耳草，多產陽春山谷，葉有六尖，尖各有一刺，屑之為末，遇賊盜，順風揚之，著身則骨痛七日，不可忍，痛不敢言，言則加痛七日，有曰羊角揭者與相似。有曰白木香，蕊食之殺人。瓊州有牛心茄子，一核者入口立死，兩核者可以糞清解之。語云：「欲速死，請二子」是也。又有黃金茄，狀若檳榔，色黃，一種毒樹無花，其子如牛奶，食之立死。以蝦醬解之。陽江人輕生多食此。往有良有司，欲救其弊，凡訟自盡者，審無威逼，皆以服毒草之故，立使屍親買棺自瘞，重治之。民有事陳訴，皆令納斷腸草百根，方與受理，積而燒之，期年絕種，訟遂止。此良法也。

○藤

南藤有數百種，其可食者曰甘露藤。蔓如箸，花如指甲花，性甘以溫，久服令人肥健。一名肥藤。有涼口藤，狀若葛，葉如枸杞，去地丈餘，絕之更生。中含清水，渴者斷取飲之，甚美，沐發令長。一名斷續藤，常飛越數樹以相繞。予詩云「隔樹女羅飛」，謂此。一名東風菜，先春而生，東風乃至，農夫以驗土膏之動。東風一作{艹東}風，又名綠耳，可為蔬。有白花藤，味如甘蔗，以美酒調服，能補衰老。有浮沉藤、蘭子藤，子皆如梨，色赤如雞冠，生食甜酢。有紅藤，可代檳榔食。有小藤，產於東莞，微細如發，直起數丈無一節，常飛越數樹，如百千游絲牽綴。紅者名紅龍須，紫者紫龍須，凡有五色。然生無根蒂，以穢物投之，即消釋不知所去。土人以其液和細土石灰涂爨糖釜，其堅如鐵，雖猛火不裂。其花及子，浸酒可補骨筋。有盒藤，其莢有白子數枚，殼扁，狀如盒子，水浸數日，炒食之，味佳。有乳藤，蔓如懸鉤倒掛，葉尖而長，斷之有白汁如乳。婦人產後，以藤搗汁，和米作粥，食之乳氵重自通。此皆食藤也。諸藤初生嫩條，為藿為筍，而以其大實曰冬榮子者，大如柚子，中有瓤瓣瓣相疊，白如豬脂，炙食皆甘美，身懷數日香不滅。秋末冬初間，彩以相餉，矜為服食之珍雲。其可為藥者曰黃藤，熬其汁，則藤黃也。性最寒，以青魚膽和之治眼疾。間有白者，葉如土茯苓，身小而長，外有籜，包以莖，浸水洗目，

並除腫痛。有丁公藤，蔓生著地，高盡許，葉長二寸，面綠背微白。傷風者，以一二葉煮酒服之，汗下如雨，即愈。有皆治藤，蔓延牆壁野樹間，長丈餘，葉似泥藤，中暑者以根葉作粉食之，虛損者雜豬胃煮服。有買麻藤，其莖多水，渴者斷而飲之，滿腹已，餘水尚淋漓半日，可解蛇毒，乾之亦然。性柔易治，以制履，堅韌如麻，故名，言買藤得麻也。藤名而麻實，人爭買取。又以他藤多而賤，聽人自取，是藤適用頗貴，必須買之。而其子味微苦，可食，因曰買子也。有青藤，仔葉長三四寸，多芒刺，莖大如指而堅韌，人日用之，比北地之用柳條。花名假素馨，煎湯以洗瘡疥甚良。有忍冬藤，名左紐，凡藤皆右紐，故牽之使左不能，而忍冬藤獨左紐。有曲藤，瓊州酒無曲糵，以此藤葉辛香，雜米粉為餅以釀，亦曰酒藤。有白金藤，以為箸，遇毒則煙氣迸出。此皆藥之藤也。其為器物者曰白藤，子斑駁可為素珠，出文昌山中。曰五色藤。以紅者為簟，曰桃笙，色如夭桃，甚瑩滑。白者名瓊枝，以紅紫間之，為席，為盤，及屏風、盔、甲、馬鞭之屬，其用甚奢。其可以為屋桁桷者曰泥藤，可以駕牛。其大如{█圭}竹者曰苦藤，稍小而性柔，可為牛繩、船纜。曰括藤，以磨礪器物，能發光膩。曰濕皮藤，其葉饒有芒刺。曰█葉。可為香者曰雞香藤，堅面酷烈，能辟水霧之氣，山中多用之。大抵嶺南藤類至多，貨於天下，其織作藤器者十家而二。五羊、汾水之肆，衣食於藤，蓋多於果布也。

○人{艹侵}

粵無人{艹侵}，蘇長公嘗種於羅浮。有詩云：「上黨天下脊，遼東真井底。靈苗此孕育，肩股或具體。移根到羅浮，越水灌清█。地殊風雨隔，臭味終祖禰。」公又種地黃、枸杞、甘菊、香薯，為羅浮五藥之圃。予嘗欲仿之。

○同心蘭

廣中蘭多種，有同心蘭者，八瓣分張，雙心聯綴，比並頭者更勝。萬紅友有詞云：「魚Ｅ５４凝煙，鳳{髟肖}承露，懷春久因抱孿胎，吹香遠早垂駢乳。半窗月睨，正玉立翠綃群聚。只杜蘭蘇蕙，攜手雙雙私語。」

○燭竹

燭竹，多產永安天子嶂，土人彩以代燭。昔宋丞相天祥，屯軍南嶺，每生燃此竹，火光照人，今名丞相竹。其生於南嶺者，葉有符紋，與他處頗異。他處產者，一名江南竹。

○油草

油草，永安縣水際多產之，每開花結米，可佔有年。予詩曰：「油草花開卜有年。」

○蕨粉

蕨，永安最多，凡有二種，一食其牙者名龍頭菜，一以其根為粉者名粉蕨。性寒，多食患黃腫。或謂粉蕨歲凶乃出，非也。歲凶，民乃取之，稔無事此，然農家當早晚稻未收，多以蕨粉為食。廣州蕨以青者為美，紅者次之，春間爭以餉客，曰{艹朗}{艹幾}█，曰拳菜。

○水蠟燭

水蠟燭，草本，生野塘間，秋杪結實，宛與蠟燭相似。有詠者云：「風搖無弄影，煤具不燃煙。」

第二十八卷 怪語

黃野人

黃野人，相傳葛洪弟子，共仙去，留丹柱石間，野人服之。居羅浮為地行仙，往往與人相遇，或為黃冠，或儒者，或為溪翁、山婦，或牛，或犬，或鳥，或大蝴蝶。凡山中所有物，皆能見之。蘇子瞻常游羅浮，見一田嫗負兒，嘲其黑乳，嫗答歌多言子瞻隱事，子瞻大驚，欲就語，嫗忽不見。子瞻嘗云：羅浮有一野人，相傳為葛稚川之隸。有道士鄧守安者，嘗見其足跡長二尺許。大均嘗至羅浮，一人云，有僧於黃龍洞遇一老者，意其為黃野人也。拜求丹藥，老者指虎糞示之，僧見虎糞猶暖，有氣蒸然，且雜獸毛，腥穢不敢嘗。俄而虎糞漸消滅，僅餘一彈丸許。一樵者至取吞之，異香滿口，後得壽百有餘歲。又有見黃野人，冠烏方帽，著靴，往來黃龍、華首之間，見人則大笑反走。一日醉歸，以煤書壁上云：「雲意不知滄海，春光欲上翠微。人間一墮千歲，猶愛梅花未歸。」又有人於石岩間見一無衣人，紺毛覆體，異之。再拜問道，其人了不相顧，但長嘯數聲，響振林木。有一傴僂者遇之，令於道上俯拾一石以進，及起則腰膂自如。又有樵者，患腳瘡不癒，一老人隔溪喚之使前，手削木皮傅之，其瘡即愈。又有採筍者，夜宿深谷中，然木以辟雲氣，一木客就火而蹲，眉目如人，而黃髮離披，以薪觸之，稍稍退縮，相對寂然無言，至明乃跳躍而去。又有僧於聚霞峰側，見一人從竹叢中驚出，披髮至地，大呼疾奔入澗，視足跡長二尺許，是皆黃野人之所為雲。黃野人故有庵廬，在沖虛觀西，遺蛻尚存。宋太守王寧，登山尋其庵，一樵夫持一竹篋授之，隨即不見，視竹篋三丈無節。又有採藥者，至大石樓下，洞門忽開，一披蓑美者少年，腰插斧柯，手攜一幼女，顧視採藥者曰：「女識吾否。」問之，則書數字於其手，行十餘步忽不見，洞門複合，惆悵者久之。亦意其為黃野人也。山中仙靈頗眾，人稀得見，惟黃野人數數與人遇，共事見《山志》，不可枚舉。大率每年九月六日至九日，黃野人必出，以是日候之，然往往見之不識雲。

○幻女

南方海外之國，多幻術師，能使鬼執燭持茗供客，客徒見燭茗出入，不見其人。有孔氏子者，往從學之，則曰：「且留為我女婿，當以法授。」於是見女，夜與之處，美而豔，亟欲就之，輒輾轉牀席間，如隔牆壁。與語則在，索燭照之，婉孌豐澤來親人，欲撫而摟之，又不可近。凡數夕，無如之何。孔氏子亦美而豔，女心動，悅之。則曰：「席間有紅絲一縷，盍取而去之。」去之，乃遂得接合為夫婦，甚歡。師知而將殺之，其女以告，使亟去。且曰：「幸以手執一雄雞，頂一鐵釜，劍飛至，得雞若手指血。可厭而返也。」曰：「若此贅我何為。」女曰：「以子美故。我私而就子，其他或來與處，相狎昵久不得接，彼將神蕩魂離，以至於死。死則師命我裸裎招之，故能役之執燭茗以事客。以是為贅耳。」乃決去，涕泣甚悲。女曰：「無思我，我固老且丑也。」因脫其面，若蟬蛇蛻然。或以語美周黎子，黎子曰：「固然。夫色之美者皆能役

人，然而固未嘗美也。」

○三烈魂

女以烈見，不幸也。而烈以魂見，使人得傳其名氏，則猶為大幸。予得三人焉。一曰韓氏女。初，廣州有周生者，於市買得一衣，丹[redacted]鮮好，置之於牀。夜將寢，褰帷忽見少女，驚而問之。女曰：「毋近，我非人也。」生懼趨出。比曉，閭里爭來觀之，聞其聲若近若遠，久之而形漸見，姿首綽約，有陰氣籠之，若在輕塵。謂觀者曰：「妾博羅韓氏處女也，城破被執。兵人見犯不從，觸刃而死。衣平日所著，故附而來耳。」予哀之以辭曰：「彼綃者衣兮，水之不能濡，美人之血紅如荼兮。彼衣者綃兮，火之不能[redacted]，美人之心皎如雪兮。毋留我綃兮，吾魂與之而東飄兮。毋留我衣兮，吾魂與之而西飛兮。噫嘻烈兮，不自言之而誰之知兮。」一曰湛氏，增城湛翼卿之女也。及笄，受聘吳氏子。丙戌，廣州不守，女投井而死，吳生欲迎喪以歸。其親串止之。有李生曰：「凡女子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禮之，況死於節者乎。」於是吳生迎喪以歸。一夕月明，李見一好女子身被濕衣，前拜曰：「妾湛氏女也，非君執議，遊魂無依矣，請賦詩志妾之死。」言畢而滅。予撫琴而為之操曰：「嗚呼噫嘻，井之陰陰兮，美人以其魂嫁猶不沉兮。匪一日之沉兮，何以得君子百年之心兮。謝君之友兮，以禮而合幽明之瑟琴兮。」一曰蘇氏婦。甲寅春，廣州有請乩仙者，忽有自署蘇氏者來，問其誰，曰：「妾廣州繡花街人，年十七，嫁汪叔茂季子。庚寅冬，城破，兵殺吾夫，吾以幾擊兵，兵破頭額，因礫我而死。」予為之歌曰：「擊奴擊奴，奴雖不死已碎顱，腦血可以濺吾夫。纖纖女手有霹靂，泰山難與秋毫敵。丈夫何必是荊軻，死為鬼雄隨所擊。」

○盧瓊仙

盧瓊仙者，劉钅長之才人也。崇禎間，有請乩仙者，瓊仙至，題云：「身輕不許風中立，腕白愁教月下看。」瓊仙故能詩。同時有蘇才人者，亦能詩，南漢宮中稱大家，劉[redacted]寵之。至钅長時，有女學士十餘人，瓊仙其一也，與蘇皆南海人云。

○王小姑

王小姑，東莞石岡人。及笄，適陳氏子，無何，得疾不火食，日嚼梨棗飲水而已。歿經一日，顏色如熟寐。向夕，諸姊妹並立庭中，月色淒清，霜葉微墜，有物隨風而至，滅於階下，流香馥鬱，冷然襲衣。諸姊妹曰：「豈小姑來驚人耶！」小姑微吟，若流鶯出於葉底，就之弗見。良久曰：「世緣未盡，復來相對耳。」骨肉掩泣。小姑取架上巾為之拭淚，親戚來觀，婉孌如昔。每曉妝，皆見其衣紫綃，挽頹雲，與近態異。因戲疾撫其臂，玉腕如冰。小姑怒，以釵刺之。兄舉子，代命名曰棟隆，手制巾領與之，時時抱行空中，兒弗畏也。越數年，忽見身，與所親泣訣曰：「緣盡矣。」倏然而滅。

○黃賓臣

有黃賓臣者，字敬而，瓊山諸生也。庚申七月，至高州，值天大旱，有司祈禱不應。賓臣曰：「凡求雨必得奇門真傳。」或異其言，亟報有司往請之。賓臣使取竹片十二為令牌，及大鍋一，黑雄雞一，鹿脯五器以待。明日於觀出寺為壇，賓臣服道衣，被發仗

劍，於壇上步罡捻訣，以目視日，竟日不下一睫。明日申刻果雨，不甚大，觀者稱其術之神。曰：「未也。俟明日觀之。」明日烈日如故，賓臣曰：「此劫數，非獨高涼一郡為然，柰何！」有司以其左道譏之，賓臣愧甚。於是至發祥寺，登浮圖，居第四重，上下左右悉以符[redacted]封之。越三日，謂觀者曰：「明午雨必至，但從東南來可保無事，否則當有性命之憂。」因作書與家人訣。明日未時，烈日中狂風大作，賓臣謂其僕曰：「雨從西北方起，不祥，爾當速去。」其僕甫下塔，霹靂一聲，雨如注。有老人見一麻鷹，口含火丸，從塔第一重飛入，勢甚可怖。須臾霹靂再震，遠近聞硫磺撲鼻。馳視之，賓臣僵仆塔外，口存微息，鼻旁與右臂微破，一孔如針，血流不止，以沸水飲之，不受矣。高州人以賓臣為百姓而死，立廟祀之。

○北門邪

自瓊至崖，所歷州縣，皆杜北門不開。曩時，瓊郡午後鬼入市廛，以紙錢貿物，核之僅灰燼存焉，於是皆試錢水中，驗浮沉以別人鬼。有堪輿言：「宜杜北門，作真武廟以鎮之。」有司如其言，鬼怪遂滅，故十州縣皆效之。此甚妄也，北非鬼門也。鬼無形，隨在可以出入，有司者盡人道以杜之可耳，何必門。故曰：「有道之國，其鬼不靈。」

○孝陳

孝陳者，恩平文安寨人，不知其名。人以其始為女而終為男，不可以復女之，而掩其今之為男也；亦不可以竟男之，而掩其昔之為女也。於是但稱之曰陳雲。陳之為孝則何？曰：陳及笄時，以其父貧而無子，將如，北宮嬰兒之所為，不嫁以養。其父強遣之，陳時時提持酒食，歸餉其父。雖大風雨，崎嶇山谷，豺虎之間弗少避。路有烏風大王者，禱之，禱已而哭，哭輒失聲。痛其身之女，不幸而不為男，使其父老而無依也。一日匍匐壇前，見有山果隨流，拾食之，得疾。迷悶數日，夢有人以刀截其下體而接以他體者，驚寤，則居然男子矣。其夫以聞電輝王將軍，將軍嘉歎，以為孝之所致，命麾下給養其親。未幾，文安寨破，蕃王得陳，怪之，配以女子，而使掌管鹿園，於是陳又為人夫焉。屈子曰：「甚矣哉！天固無不足於人，而人嘗不足於天。人固無不足於人，而人嘗不足於人。夫苟足於天，雖女而男之可矣。苟足於人，雖妻而夫之可矣，孝陳之事是矣。嗟夫！女而男之，非祥也，則在陳則祥；妻而夫之，非祥也，而在陳則祥，祥則復何怪之與有。」

相關書籍

三國演義
水滸傳
西遊記
金瓶梅
紅樓夢
蜀山劍俠傳
魯迅《吶喊》
周易
老子
論語
孫子兵法
史記
三國志
戰國策
唐詩三百首
小王子
蜀山劍俠傳
南海觀音菩薩出身修行傳
唐鍾馗平鬼傳
女仙外史
封神演義
幽明錄
搜神後記
搜神記
東遊記
濟公全傳
牛郎織女傳
狐狸緣全傳
續濟公傳
聊齋誌異
觀音菩薩傳奇
醒夢駢言
韓湘子全傳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今古奇觀
儒林外史
兒女英雄傳
官場現形記
後官場現形記
醒世姻緣傳
鏡花緣
二刻拍案驚奇

初刻拍案驚奇
喻世明言
智囊全集
警世通言
醒世恆言
情史類略
九命奇冤
劉公案－劉墉傳奇
劉公案－滿漢鬥
劉公案－羅鍋軼事
劉公案－雙龍傳
劉公案－青龍傳
包公案－五鼠鬧東京
包公案－百家公案
包公案－龍圖公案
彭公案
施公案
海公案
狄公傳
夢溪筆談
天工開物
杜騙新書
洗冤集錄
三岡識略
五雜俎
先撥志始
十葉野聞
南部新書
名人軼事
君子堂日詢手鏡
呻吟語
嘉靖東南平倭通錄
因話錄
國初事蹟
夜雨秋燈錄
夢蕉亭雜記
大唐創業起居注
大唐新語
天史
天順日錄
奉天錄
奉天靖難記
安祿山事迹
客窗閒話
宣和遺事
宣室志

封氏聞見記
山水小牘
平番始末
庚巳編
徐霞客遊記
投轄錄
文昌雜錄
明皇雜錄
朝野僉載
杜陽雜編
東京夢華錄
東南紀事
東觀奏記
桂苑叢談
江南野史
池北偶談
決獄龜鑒
治世餘聞
淞隱漫錄
清代野記
清波雜志
清稗類鈔
游城南記
澠水燕談錄
炎徼紀聞
熙朝新語
獨異志
玉壺清話
玉泉子
睽車志
繼世紀聞
續客窗閒話
老殘遊記
老殘遊記二編
耳食錄
菽園雜記
萬曆野獲編
西京雜記
言行龜鑑
諧鐸
諫書稀庵筆記
道山清話
野記
開元天寶遺事
閱微草堂筆記
隋唐嘉話

雲谿友議
青箱雜記
順宗實錄
三國志
史記
吳越春秋
國語
左傳
後漢書
戰國策
續資治通鑑
西京雜記
資治通鑑一
資治通鑑二
資治通鑑三
資治通鑑四
資治通鑑五
資治通鑑六
越絕書
隋書
乾隆下江南
五虎平南
五虎征西
反三國演義
周朝祕史
大唐秦王詞話
大宋中興通俗演義
新編五代史平話
東周列國志
楊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義
殘唐五代史演義
薛丁山征西
薛仁貴征東
薛仁貴征遼事略
薛剛反唐
薛家將
趙太祖三下南唐
隋唐演義
說唐
列女傳
列子
呂氏春秋
商君書
孟子
尸子
慎子

新序
晏子春秋
管子
荀子
莊子
說苑
鄧析子
墨子
關尹子
韓詩外傳
韓非子
鬼谷子
中庸大學

FaceBook

白話孫子兵法

個人網站與臉書

主站：策略研究中心

臉書：孫子兵法

臉書：道德經論正

臉書：策略的哲學

臉書：超自然輸入法

臉書：暗箭：孫龐鬥智

個人著作

白話孫子兵法
孫子兵法論正
孫臏考
策略的哲學
暗箭：孫龐鬥智上季
暗箭：孫龐鬥智下季
預見未來•001